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三二冊目次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四十三卷別集二卷外集二卷 （唐）柳宗元撰 （宋）童宗說註釋 張敦頤音辯 潘緯音義 附錄一卷 元刻本	〇〇一
歐陽行周文集十卷 （唐）歐陽詹撰 明刻本	二五四
唐賈浪仙長江集十卷 （唐）賈島撰 明刻本	三〇六
李長吉歌詩四卷外卷一卷 （唐）李賀撰 （宋）吳正子箋註 劉辰翁評點 明天啟刻合刻宋劉須溪點校書九種本	三五〇
李文饒文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 （唐）李德裕撰 明刻本	四二二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四十三卷

別集二卷外集二卷

（唐）柳宗元撰　（宋）童宗説註釋　張敦頤音辯　潘緯音義

附錄一卷

元刻本

增廣註釋音辯柳集四十三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宋童宗說註釋。張敦頤音辯。潘緯音義。宗說南城人。始末未詳。敦頤有六朝事蹟。已著錄。緯字仲寶。雲間人。據乾道三年吳郡陸之淵序。稱爲乙丑年甲科。官瀟山廣文。亦不知其終於何官也。之淵序但題柳文音義。序中所述。亦僅及韓彷祝充韓文音義傳柳氏釋音。不及宗說與敦頤。書中所註。各以童云張云潘云別之。亦不似緯自撰之體例。蓋宗說之註釋。敦頤之音辯。本各自爲書。坊賈合緯之音義。刊爲一編。故書首不以柳文音義標目。而別題曰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也。其本以宗元本集外集合而爲一。分類排次。已非劉禹錫所編之舊。而不收王銍僞龍城錄之類。則尚爲謹嚴。其音釋雖隨文詮解。無大考證。而於僻音難字。一一疏通。以云詳博則不足。以云簡明易曉。以省檢閱篇帙之煩。則於讀柳文者亦不爲無益矣。舊有明代刊本。頗多譌字。此本爲麻沙小字版。尚不失其眞云。

柳文音義序

余讀韓柳文常思古人奇字齟齬吾目
且梲吾喙也開卷必與篇韻俱檢閱反
切終日不能通一紙偶得二書釋音如
獲指南猶恨字畫差小不便老眼至瀟
山郡齋屬廣文是正將大其刻以傳學
者一旦廣文携音訓數帙示余曰昌黎
文有江山祝充音義旣反切難字又注
其所從出亡以復加惟子厚集諸家音
義不稱是自說規模祝充撰柳氏釋音
數月書成余實濫觴權輿是書者序引
其意詎敢以語言不工爲解自小學不
興六書閑詔學者平日簡牘閒頗有不
分點畫不辨偏傍任私意失本原雖以

字學名世者未免斯弊若虞永興不知
姓顏平原不知名況下二子者耶甚者
以弄璋爲慶伏臘爲獵金根爲銀至於
古文奇字能不失句讀辨重輕清濁者
幾何人哉惟柳州內外集凡三十三通
莫不貫穿經史轇轕傳記諸子百家虞
初稗官之言古文奇字比韓文不啻倍
蓰非博學多識前言者未易訓釋也廣
文中乙丑年甲科恬於進取尚淹選調
生平用心於內不求諸外遂能會稡所
長成一家言將與柳文並行不朽無疑
矣非刻意是書者未必知論著之不易
也廣文諱縡字仲寶雲間人姓潘氏乾
道三年十二月吳郡陸 之淵書

唐柳先生文集序

夔州刺史劉禹錫纂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illegible]）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厖而土裂（[illegible]）三光五嶽之氣分（[illegible]）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illegible]）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疏雋少檢（[illegible]）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歸病且革（[illegible]）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爲四十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illegible]）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illegible]）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諸賢姓氏

中山劉禹錫編

河南穆脩叙

眉山蘇軾評論

胥山沈晦辯

南城童宗説音註

新安張敦頤音辯

新安汪藻記

張唐英論

雲間潘緯音義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雅詩歌曲

獻平淮夷雅表
平淮夷雅二篇
鐃歌鼓吹曲并序
貞符并序
視民詩

卷之二

賦

佩韋賦
瓶賦
牛賦
解祟賦
懲咎賦
閔生賦
夢歸賦
囚山賦
愈膏肓疾賦

卷之三

論

封建論
四維論
天爵論
守道論
時令論上下
斷刑論上下
辯侵伐論
六逆論

卷之四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駮復讎議
桐葉封弟辯
辯列子
辯文子
論語辯二篇
辯鬼谷子
辯晏子春秋
辯亢倉子
辯鶡冠子

卷之五

碑

箕子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柳州文宣王廟碑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
太白山祠堂碑并序
碑陰文
湘源二妃廟碑
饒娥碑
南霽雲睢陽廟碑并序

卷之六

碑

曹溪大鑒禪師碑
南嶽彌陀和尚碑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龍安海禪師碑
碑陰記

卷之七

碑銘

南嶽雲峯和尚碑
雲峯和尚塔銘附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大明和尚碑
大明碑陰
衡山中院律師塔銘附

卷之八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
柳常侍行狀
陳給事行狀

卷之九

表銘碣誄

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文通先生陸給事墓表
兵部郎中楊公墓碣
侍御史周公碣
衡州刺史呂公誄

戶部郎中魏公誌
永州刺史崔公誌
永州刺史崔公權厝誌
長安萬年縣丈人墓碣

卷之十

誌

安南都護張公誌并序
邕州刺史李公誌并序
貴州刺史鄧君誌并序
桂管防禦副使呂公誌
嶺南經略副使馬君誌
柳州司馬孟公誌
連州司馬凌君權厝誌
嶺南節度院李侍御誌

卷之十一

誌碣誄

大理評事裴君誌
大理評事柳君誌
祕書郎姜君誌
校書郎獨孤君碣
襄陽丞趙君誌
溫縣主簿韓君誌并序
張先生誌
虞鳴鶴誄并序
裴處士誌
覃季子誌
續案簿尉崔君誌

卷之十二

墓表誌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石背先友記
叔父殿中侍御史墓表
墓版文
弘農令府君石表辭
從弟宗直墓誌

卷之十三

墓誌

先夫人歸祔誌
伯祖妣李夫人墓誌
叔妣陸夫人遷祔誌
亡姑陳君夫人墓誌
亡姊崔君夫人墓誌蓋石文
亡姊裴君夫人墓誌
亡室弘農氏墓誌
下殤女子墓塼銘
小姪女墓塼銘
王侍郎母劉氏誌
薛君妻崔氏誌
韋夫人墳記
馬室女雷五葬誌

卷之十四

對

設漁者對智伯
愚溪對
對賀者
杜兼對
天對楚詞天問散入篇內

卷之十五

問答

晉問
答問
起廢荅

卷之十六

說

天說
鶻說
朝日說
捕蛇說
措說
乘桴說
說車
謫龍說
復吳子松說
羆說
覬八駿圖說

卷之十七

傳

宋清傳
種樹郭橐駝傳
童區寄傳
梓人傳
李赤傳
蝜蝂傳

曹文洽韋道安傳

卷之十八

騷

乞巧文　罵尸蟲文并序
斬曲几文　宥蝮蛇文并序
憎王孫文　逐畢方文并序
辯伏神文　憎蠅文
哀溺文　招海賈文

卷之十九

弔贊箴戒

弔萇弘文　弔屈原文
弔樂毅文　伊尹五就桀贊
梁丘據贊　霹靂琴引贊
尊勝幢贊并序　龍馬圖贊
戒懼箴　憂箴
師友箴并序　敵戒
臨江之麋　黔之驢
永某氏之鼠

卷之二十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劍門銘并序
塗山銘并序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并序
武岡銘并序　井銘并序
舜禹之事　謗譽
咸宜　鞭賈
吏商　東海若

卷之廿一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序
裴墐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直西漢文類集序　楊評事文集後序
濮陽吳君文集序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卷之廿二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送邠寧獨孤書記序
送崔羣序　送范明府詩序
同吳武陵送杜留後序　送李判官序
送幸南容聯句詩序　送蕭鍊序
送苑論詩序　送獨孤申叔序
送班孝廉序　送趙大秀才序
送豆盧膺南遊詩序

卷之廿三

序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送薛存義之任序
送薛判官量移序　送李渭赴京師序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觀省詩序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
送韋七下第求益友序　送辛生下第序略

卷之廿四

序

送從兄偁罷選歸江淮詩序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送澥序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陪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愚溪詩序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序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序飲　序棊

卷之廿五

序

陵助教蓬屋題詩序　送韓豐群公詩序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送易師楊君序　送徐從事北遊序
送詩人廖有方序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送賈山人南遊序　送方及師序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送元暠師序
送琛上人南遊序　送文郁師引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卷之廿六

記

監祭使壁記　四門助教壁記
武功縣丞廳壁記　盩厔縣新食堂記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館驛使壁記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邠寧進奏院記
興州江運記　全義縣復北門記

卷之廿七

記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
零陵三亭記

卷之廿八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道州毀鼻亭神記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永州法華寺西亭記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柳州復大雲寺記　永州修淨土院記
永州鐵爐步志 附

卷之廿九

記

游黃溪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鈷鉧潭記　鈷鉧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卷之三十

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楊京兆憑書
與裴塤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李翰林建書　與顧十郎書

卷之三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與呂恭書　答劉禹錫天論書

與劉禹錫論易書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與呂道州論非國語書

與友人論文書

卷之三十二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答崔饒州食石鍾乳書

答周君巢書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卷之三十三

書

與楊誨之書　與楊誨之第二書

答沈起書　與王參元書

卷之三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答韋中立書　答貢士元公瑾書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答貢士蕭纂求為師書

報崔黯秀才書[illegible]　答吳秀才書

答杜溫夫書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

卷之三十五

啓

上廣州趙宗儒啓　謝西川武相公啓

謝襄陽李尚書啓　賀趙江陵宗儒啓

與邕州李中丞啓　謝李中丞啓

上湖南李中丞啓　上桂州李中丞啓

卷之三十六

啓

上權補闕溫卷啓　上崔大卿啓

上裴晉公啓　上襄陽李凉公啓

上揚州李趙公啓　謝李趙公啓

上江陵趙相公啓　上嚴東川啓

上江陵嚴司空啓　上嶺南鄭相公啓

上李中丞啓　上桂州裴行立中丞啓

上河陽烏尚書啓

卷之三十七

表

禮部為百官上尊號表二首

禮部賀冊尊號表　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首

為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二首

禮部為文武百寮請聽政表三首

賀踐祚表　禮部賀永貞改元表

禮部賀太上皇誥宜令皇帝即位表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

禮部賀皇太子冊禮畢德音表

為王京兆賀皇帝即位禮畢表

卷之三十八

表

代韋中丞賀元和大赦表

禮部賀冊太上皇后表

禮部賀太上皇后冊禮畢表

賀皇太子牋　　御史臺賀嘉禾表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

京兆府賀嘉瓜白兎連理棠樹等表

禮部賀甘露表

禮部賀白龍青蓮花合歡蓮子黃瓜表

禮部賀白鵲表　　禮部賀嘉瓜表

為王京兆賀赤連表　　為王京兆賀雨表五首

代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

柳州賀破東平表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為三道節度表

為韋侍郎賀除布衣竇群右拾遺表

為樊左丞讓官表　　為王戶部薦李諒表

為王戶部陳情表　　代裴中丞謝討賊表

為崔中丞請朝覲表　　代柳公綽謝上表

代李愬襄州謝上表　　代節使謝遷鎮表

為裴中丞舉人自代伐黃賊表

為劉同州謝上表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

代韋永州謝上表　　謝除柳州刺史表

柳州謝上表　　代廣南節使舉人自代表

奏薦從事表　　代廣南節使謝出鎮表

為楊湖南謝設表　　為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謝賜時服表　　謝賜端午綾帛衣服表

卷之三十九

奏狀

為廣南鄭相公奏部內百姓産三男狀

為浙東薛中丞奏五色雲狀

為裴中丞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　　為京兆府奏草狀

代監察御史狀　　進農書狀

為南承嗣請從軍狀　　柳州舉人自代狀

代人進瓷器狀　　柳州上本府狀

上戶部狀　　賀誅淄青李師道狀

為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賀分淄青為三道節度狀

代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　　啟京本府狀

為裴中丞乞討黃賊狀　　為桂州崔中丞乞朝覲狀

為南承嗣乞兩河効用狀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人自代狀

為長安耆壽乞復尊號狀

為京畿父老乞復尊號狀

卷之四十

祭文

祭楊憑詹事文　　祭穆[illegible]文

祭呂衡州溫文　　祭李中丞文

為韋京兆作祭杜河中文

為韋京兆作祭崔太常文

為李京兆作祭楊郎中文

為安南楊侍御作祭張都護文

祭萬年裴令文
祭呂敬叔文
祭崔君敏文
祭段弘古文
祭李中明文
哭張後餘辭
楊氏子承之哀辭 并序

卷之四十一

祭文

舜廟祈晴文
雷塘禱雨文
祭纛文
禡牙文
祭井文
禜門文
祭六伯母文
祭獨孤丈母文
祭從兄文
祭弟宗直文
祭姊夫崔簡文
又祭崔簡旅櫬文
祭崔氏外甥文
祭崔氏外甥女文

祭外甥崔駢文

卷之四十二

古今詩

同劉二十八院長寄澧州張使君八十韻
弘農公五十韻
酬韶州裴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二十韻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作
酬婁秀才病中見寄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贈江華長老
酬巽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
界圍巖水簾
古東門行

寄韋珩
奉和楊尚書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
楊尚書寄郴筆因獻長韻
南省轉牒欲具注國圖令盡通風俗故事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再至界圍巖遂宿巖下
詔追赴都迴寄零陵親故
過衡山見新花開却寄弟
汨羅遇風
朗州竇員外寄劉員外見促行走筆酬贈
至前驛却寄相送諸公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
善謔驛和劉夢得酹淳于先生
詔赴都二月至灞上亭
李西川薦琴石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奉酬楊侍郎送八叔拾遺戲贈南來諸賓二首
商山臨路孤松
與夢得分路
再上湘江
清水驛叢竹
長沙驛前南樓感舊與德公別
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逕釣磯待徐容州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登峨山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答劉連州
嶺南江行
柳州峒氓
酬徐二中丞普寧郡內池館即事
酬賈鵬山人郡內新栽松寓興見贈二首
種柳戲題
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

浩初上人見貽絶句欲登仙人山因以詶之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　別舍弟宗一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
衡江得韶州書并附當州黄茶率然成篇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侖二童
銅魚使赴都寄親友
韓漳州書報徹上人亡因寄二絶
詶家雞之贈 夢得　重贈二首
答前篇 夢得　答後篇
疊前　疊後
柳州城西種甘樹　聞徹上人亡寄楊侍郎
段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迹
柳州寄京中親故
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 夢得
重別夢得　答
三贈劉員外　答
種木槲花　摘櫻桃贈元居士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卷之四十三

古今詩

法華寺石門精室三十韻　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登蒲洲石磯望江口潭島深迴斜對香零山
南澗中題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
與崔策登西山　構法華寺西亭
夏夜苦熱登西樓　覺衰
遊南亭夜還七十韻　韋道安
哭連州凌員外司馬　旦攜謝山人至愚池
獨覺　首春逢耕者
溪居　夏初雨後尋愚溪
入黄溪聞猿
韋使君黄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
郊居歲暮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雨後曉行獨至北池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零陵春望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
夏晝偶作　雨晴至江渡
江雪　冉溪
法華寺西亭夜飲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
茆簷下始栽竹　種仙靈毗
種朮　種白蘘荷
新植海石榴　戲題堦前芍藥
始見白髮題海石榴　植靈壽木
自衡陽移桂植零陵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
早梅　南中榮橘柚
紅蕉　巽公院五詠
梅雨　零陵早春
田家　行路難
聞籍田有感　跂烏詞
籠鷹詞　放鷓鴣詞
龜背戲　聞黄鸝
渾鴻臚宅聞歌効白紵　楊白花
漁翁　飲酒

讀書　感遇二首
詠史　詠三良
詠荊軻　掩役夫張進骸
省試觀慶雲圖　春懷故園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目錄畢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一

南城先生童宗說註釋
新安先生張敦頤音辯
雲間先生潘緯音義

唐雅

獻平淮夷雅表

（[illegible]）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illegible]）聖恩寬宥命守遐壤（[illegible]）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illegible]）洎今斷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illegible]）推校千古無所與讓因伏自忖度（[illegible]）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illegible]）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illegible]）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鍧（[illegible]）遺人耳目（[illegible]）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illegible]）夷劍南（[illegible]）取江東（[illegible]）定河北（[illegible]）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illegible]）

……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
然不勝憤踊[illegible]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
敷淨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
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

平淮夷雅二篇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皇耆其武[illegible]于[illegible]于淮[illegible]既巾乃車[illegible]環[illegible]其來具來校眾昏囂[illegible]嘗毒于酲[illegible]狂奔叫呶[illegible]以干大刑[illegible]○皇咨于度惟汝一德[illegible]

四紀其徯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illegible]○度拜稽首廟于元龜既禡既類于社是宜金節煌煌錫[illegible]有雕文[illegible]○度拜稽首[illegible]犀甲熊旂威命是荷[illegible]出次于東天子餞之[illegible]其崇[illegible]五獻百籩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既涉于淮[illegible]乃翼乃前[illegible]闕啟猶其佐多賢[illegible]死[illegible]周道于山于川遠揚[illegible]昭陟降連連○我旆我旆于道于陌訓于[illegible]師蔡[illegible]勇來格[illegible]公曰徐之無恃額額[illegible]一式和[illegible]容惟義之宅○進次于[illegible]

辛往[illegible]鉦[illegible]斧[illegible]彼昏[illegible]赤子[illegible]敵父是亢[illegible]怒其萌芽以悖太陽○王旅渾渾是佚是怙[illegible]敵師若飢得餔[illegible]蔡先[illegible]來獲左[illegible]擒其虛[illegible]靡[illegible]○載闢載[illegible]被[illegible]丞相是臨[illegible]其武刑[illegible]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illegible]化[illegible]為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illegible]爵之成[illegible]曾是[illegible]國[illegible]下人○淮夷既平震是朔南[illegible]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illegible]拜稽首皇[illegible]宜[illegible]以告德音歸牛休馬[illegible]豐[illegible]于[illegible]我武惟皇[illegible]求保無疆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illegible]以平淮右○方城臨臨王卒峙之[illegible]辛入蔡得其[illegible]匪[illegible]皇有正命[illegible]皇命于愬往舒余仁踣以彼[illegible]恩是剔○愬拜即命于皇之訓既[illegible]以[illegible]艱頑[illegible]能[illegible]其武衛[illegible]力日思乎[illegible]○冠[illegible]以任敵路[illegible]士[illegible]獻心太祖高[illegible]後[illegible]王師[illegible]○[illegible]長[illegible]酋[illegible]其[illegible]章[illegible]右剪左屠[illegible]其良其良既有告以父母[illegible]奉于肌卒首[illegible]有[illegible]彼[illegible]乃[illegible]○[illegible]二雄彼[illegible]宅乃發乃守○其[illegible]侍[illegible]我功我多[illegible]厥圖[illegible]以究爾[illegible]雨雪洋洋大風來加于[illegible]其寒于[illegible]其[illegible]○汝陰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是震是拔大殲厥家狡虜既縻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行一作以）○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既清而瀰（瀰一作彌）蔡人行歌我步逶遲（○）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頼蔡初胡頼爾居式蔡以康為原有餘其究其者皇德既舒○皇曰咨爾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膺內誨于家外刑于邦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暢名大邦俾惠我人于廟告功以顯為方

方城十有一章章八句

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并序）

負罪臣（一本無臣字）宗元言臣宰以罪竄永州……受食府廩竊活性命得視息無治事恐懼小閒又盜取古書文句聊以自娛伏觀漢魏以來代有鐃歌鼓吹詞唯唐獨無有臣為郎時以太常聯禮部嘗聞鼓吹署有戎樂詞獨不列今又考漢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晉曲十六篇漢歌詞不明紀功德魏晉歌功德具今臣竊取魏晉義用漢篇數為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紀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勞命將用師之艱難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為容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臣淪棄即死言與不言其罪等耳猶冀能言有益國事不敢效怨懟默已謹冒死上

隋亂既極唐師起晉陽平寇虐為生人義主以仁興武為晉陽武第一（晉陽太原邑）

晉陽武奮義威煬之渝德焉歸氓畢屠綏者誰皇烈烈專天機號以仁揚其旗日之昇九土晞斥田圻流洪輝有其二翼餘隋斮梟鷙連熊螭枯以肉勍者羸后土蕩玄穹彌合之育莽然施惟德輔慶無期

右晉陽武二十六句（句三字）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土為獸之窮第二

獸之窮奔大麓天厚黃德狙獷服甲之櫜弓弭矢箙皇旅靖敵逾蹙自亡其徒匪予戮屈（一作匪）以猰（一作狄）黎之陽土茫茫哆以狹兵戎盜倉箱之者莫能亢驅豺兕授我疆

右獸之窮二十二句（其十八句句三字其四句句四字）

太宗師討王充竇建德助逆師囊（一作蠢）武牢下擒之遂降充為戰武牢第三

戰武牢動河朔逆之助闔（一作闊）掎角（以下小注漫漶）抗喬嶽翹萌芽傲霜雹王謀內定申掌握鋪施其夷一二主縛悍輩戎（一作我）事封畧命之（以下小注漫漶）旱以斷

師有德唯先覺

右戰武牢十八句其十六句句四字其二句句三字

薛舉據涇以死子仁杲尤勇以暴師平之為涇水黃第四

涇水黃隴野茫負太白騰天狼有鳥鷙立羽翼張鉤喙決前鉅趯傍怒飛飢嘯翾不可當老雄死子復良巢岐飲渭肆翱翔頓地紘提天綱列缺掉幟招搖耀鋩鬼神來助夢嘉祥腦塗原野魄飛揚星辰復恢一方

右涇水黃二十四句其十五句句三字其九句句四字

輔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為奔鯨沛第五

奔鯨沛蕩海垠吐霓翳日腥浮雲帝怒下顧哀墊昏授以神柄推元臣手援天矛截脩鱗披攘蒙霿開海門地平水靜浮天根羲和顯耀乘清氛赫炎溥暢融大鈞

右奔鯨沛十八句其十句句三字其八句句四字

梁之餘保荊衡巴巫寇南越良將取之不以師為苞枿第六

苞枿蘖矣惟根之蟠彌巴蔽荊負南極以安曰我舊梁氏緝綏艱難江漢之阻都邑固以完聖人作神武用有臣勇智奮不以眾投跡死地謀獻纂化敵為家慮則中浩浩海裔不威而同係縲降王定厥功澶漫萬里宣唐風蠻夷九譯咸來從

右苞枿二十八句其十六句句四字其九句句三字其一句

李軌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執以降為河右平第七

河右澶漫頑為之魁王師如雷震昆侖以頹上聾下聰驁不可迴助雄抗有德惟人之災乃潰乃奮執縛歸厥命萬室蒙其仁一夫則病濡以鴻澤皇之聖威畏德懷功以定順之于理物咸遂厥性

右河右平十八句其十一句句四字其五句句五字其二句句三字

突厥之大古夷狄莫強焉師大破之降其國告于廟為鐵山碎第八

鐵山碎大漠舒二虜勁連弯弧背北海專坤隅歲來侵邊或傅于都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破定襄降魁渠窮竟窟宅斥余吾百蠻破膽邊氓蘇威武輝耀明鬼區利澤彌萬祀功不可踰官臣拜手惟帝之謨

右鐵山碎二十二句其十一句句三字其九句句四字其二句句五字

劉武周敗裴寂咸有晉地太宗滅之為靖本邦第九

本邦伊晉惟時不靖根柢之搖枝葉攸病守臣不任勩于神聖惟鉞之興翦焉則定洪惟我理式和以敬羣頑既夷庶績咸正皇謨載大惟人之慶

右靖本邦十四句句四字

李靖滅吐谷渾（吐谷渾自晉時據西海上）為吐谷渾第十

吐谷渾盛強背西海以夸歲侵擾我疆退匿險且遐帝謂神武師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虎雜龍蛇王旅千萬人銜枚默無譁束刃逾山徼（徼音叫）張翼縱漠沙一舉刈膻腥尸骸積如麻除惡務本根況敢遺萌芽洋洋西海水威命窮天涯係虜來王都（貞觀九年李靖平吐谷渾伏允以歸）犒樂窮休嘉登高望還師竟野如春華（竟一作覺一本）行者靡不歸親戚讙要遮（要平聲）凱旋獻清廟萬國思無邪

右吐谷渾二十六句句五字

李靖滅高昌為高昌第十一

麴氏雄西北（高昌王麴文泰貞觀十三年侯君集討之）別絕臣外區（[illegible]）既恃遠且險縱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師熊螭以為徒龍旂翻海浪馹騎馳坤隅（[illegible]）賁育搏嬰兒（賁音奔）一掃不復餘平沙際天極但見黃雲驅臣靖執長纓智勇伏囚拘文皇南面坐（文皇太宗）夷狄千群趨咸稱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獻號天可汗（[illegible]）以覆我國都（[illegible]）兵戈不交害各保性與軀（一作軀）

右高昌二十二句句五字

既克東蠻羣臣請圖蠻夷狀如周書王會（[illegible]）為東蠻第十二

東蠻有謝氏冠帶理海中自言我異世雖聖莫能通王卒如飛翰（[illegible]）鵬騫駭群龍（[illegible]）轟然自天墜乃信神武功繫虜君臣人累累來自東（[illegible]）無思不服從唐業如山崇百辟拜稽首咸願圖形容如周王會書永永傳無窮睢盱萬狀乖（[illegible]）咿嗢九譯重（[illegible]）廣輪撫四海（[illegible]）浩浩知皇風歌詩鐃鼓間以壯我元戎

右東蠻二十二句句五字

視民詩（一本有[illegible]）

帝視民情（[illegible]）匪幽匪明慘或在腹已如色聲亦無動威亦無止力弗動弗止惟民之極帝懷民視乃降明德乃生明翼（[illegible]）明翼者何乃房乃杜（[illegible]）惟房與杜實為民路乃定天子乃開萬國萬國既分乃釋蠹民乃學與仕乃播與食乃器與用乃貨與通有作有遷無遷無作士實蕩蕩農實董董工賈蒙蒙融融左右惟一出入惟同攝儀以引以遵以肆（肆音[illegible]）其風既流品物載休品物載休惟天子守乃二公之久惟天子明乃二公之成惟百辟正乃二公之令惟百辟穀乃二公之祿二公行矣弗敢憂縱是獲憂其二公居矣弗敢泰止是獲泰已既柔一德四夷是則四夷是則永懷不忒

貞符（并序）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illegible]）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嘘吸（[illegible]）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illegible]）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公一作盛）甚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在永貞元年）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一本有序字本末闕）

會貶逐中廢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illegible]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奪[illegible]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群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敺其內[illegible]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illegible]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鬥力大者搏齒利者嚙[illegible]爪剛者決群眾者軋[illegible]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

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游其兵車[illegible]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illegible]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illegible]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為也而非德不樹[illegible]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嚚昏好怪之徒[illegible]乃始陳大電[illegible]大虹[illegible]玄鳥巨跡[illegible]白狼[illegible]白魚[illegible]流火之烏[illegible]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天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痍煦寒[illegible]以瘳以熙茲其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illegible]用夸誣於無知氓增以騶虞[illegible]神鼎[illegible]俾東之泰山石閭[illegible]作大號謂之封禪[illegible]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驁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illegible]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尨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駮乎無以議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垠以為鑪[illegible]爨以毒燎煽以虐焰[illegible]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illegible]丕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為清氛疏為冷風[illegible]人乃漻然休然[illegible]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斮屠[illegible]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坼抵掎奔走轉死之害不起[illegible]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祗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于麾下[illegible]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illegible]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illegible]灝灝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為[illegible]敬與其敵敺積雜于下是謂覆國斂為義[illegible]

謹飭歲丁大侵（[illegible]）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物而支（[illegible]）大生而遂孝愷悌祗敬用底于治（一作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治（謂太宗至憲宗凡十帝）孝仁平寬惟祖之則（謂高祖）（[illegible]）澤久而逾深（深一本作[illegible]）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illegible]）以雉雊大（[illegible]）宋之君以法星壽（[illegible]）鄭以龍衰（[illegible]）魯以麟弱（[illegible]）白雉亡漢（[illegible]）黃犀死莽（[illegible]）惡在其為符也（[illegible]）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尨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祗告于德之休帝曰諶哉（[illegible]）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illegible]）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熯于爨（[illegible]）[illegible]炎以澣（[illegible]）於厥凶德乃歸乃夷敷其休風是煦是吹（[illegible]）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彼而藏厚我糗粻（[illegible]）刑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已（[illegible]）拱之戴之神具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illegible]）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illegible]）濮沿于北（[illegible]）祝栗于南（[illegible]）幅員西東祗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illegible]）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illegible]）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illegible]）

（[illegible]）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

古賦

佩韋賦 并序

柳子讀古書，睹直道守節者則壯之，蓋有激也。恒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故作是賦。其辭曰：

邈予生此下都兮，塊天質之悃愊。日月迭而化升兮，道初而狂神。睢大素而生華兮，惝倚伏其無垠。阻末流以更兵(?)兮，世說卒兮之大和兮……

以經常循理人之通塗兮，務……史而不揚……

力而究陳兮，援貞則于典章。恢時以奮節兮，惘已以抑志，登……

嵩立而垂目兮，瞰中區之羅理。……橫萬里而極海兮，

頹風浩其四起，惆(?)驚怛而躑躅兮，惡浮詐之相詭。思貢忠于明后兮，擬敖道乎……約吾守此狂狷兮，懼睨(?)說而不柔。探先哲之……兮，羨往列之決……

休曰：況昔而聞克兮，周誠人之猜賊。嗟行行而躓路兮，……而交修。執中而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兮，……

亦悃然於伐國……言偃路(?)頗(?)

尼父歎而誅卯兮，本柔仁以作極。

以諸秦兮入降……猶臣僕……

而布和兮，……以羅(?)陽……

退倜侗而畏服……寬裕其相濟兮，孰不頌

之盛德。克明哲而保躬兮，恢大雅之所勖。……陽宅身以執剛兮，卒易帥而蒙垢(?)……羽復(?)心以勵志兮，首身離而不懲……雲岳岳而專強兮，果黜志而乖圖。……就陵……以拒詞兮，肆殞越而……皆剛兮，名前(?)馳而隙誅……治討諫于……苟鍛直而不辭兮，乃變權而禍仍……歷九折而直弃兮……固推轂而失途兮，達大路而曲徽兮，又束(?)達而不能……以介塞兮，抵(?)異……而擯節……家擁(?)諫而溫(?)美兮，晉子公而喪……義師仁而興(?)……兮，遂流(?)騰而波……斯黍(?)憍以從邪兮，悼上蔡其何補……

……徐偃柔以斷(?)義兮，快(?)邦離而身……兮，渙宗穫(?)而殄(?)舉……桑(?)弘和而却武而不悟……設任柔而自蠹兮……故曰：純柔純弱兮，必削必薄；純剛純強兮，必喪必亡。……服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變而無窮。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姑佩茲韋兮，考古齊同。亂曰：韋之申申，佩于躬兮。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哲人交修，惟有終兮。庶寡其過，追古風兮。

瓶賦

昔有智人，善學鴟夷。鴟夷……

諂誘吉士喜悅依隨開喙倒腹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頹然縱傲與亂為期視白成黑顛倒妍媸己雖自售人或以危敗眾亡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為不如為瓶居井之眉鉤深挹潔淡泊是師和齊五味寧除渴饑不甘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絕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土泥歸根反初無慮無思何必巧曲徼覽一時子無我愚我智如斯

牛賦

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鳴黃鐘滿脰抵觸隆曦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輸入官倉己不適口富窮飽饑功用不有陷泥蹶坂常在草野人不慚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或穿緘縢或實俎豆由是觀之物無逾者不如羸驢服逐駑馬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駕藿菽自與騰踏康莊出入輕舉喜則齊鼻怒則奮躑當道長鳴聞者驚辟善識門戶終身不惕牛雖有功於己何益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解祟賦并序

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燒城吐水于瓶其測曰君子解祟也……喜而為之賦

胡赫炎薰熇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齒牙上殫飛而莫遁兮下窮走而逾加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兮紛揮霍而要遮風雷唬以為橐籥兮回祿煽怒而喊呼……鄧林大椿不足以充於燎兮倒扶桑落棠臂而相叉膏搖舌而彌鋪……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為……往拔乎太玄之奧訪眾正……曰夫爾……與外撓姑務清爾神爾躬為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遭今也汝遷涼汝者進烈汝者退夫何長喙之紛拏今汝不知清己之虛而惡人之譁不知靜之為勝而動焉是嗟……於是釋然自得以冷風濯熱以清源滌瑕履仁之實去盜之夸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瑤華鋪沖虛以為席駕恬泊以為車……乎以遊於萬物者始……彼狙雌倏施而以祟為利者夫何為邪

懲咎賦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汙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為尤始予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為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

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爲師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訏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炯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妒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

宜夫重仍乎禍謫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麏麚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沄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回邅日霾曀以昧幽兮黝雲湧而上屯暮屑窣以淫雨兮聽嗷嗷之哀猿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巒奔以紆委兮束洶湧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兮蕩洄汩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棼以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爲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將沉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爲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轗軻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爲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峨峨卻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illegible]

閔生賦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沉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爲與世而斥謬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駑駘以爲騁

玄虬蹶泥兮畏避蛙黽行不容之崢嶸兮質魁壘而無所隱鱗介槁以橫陸兮鴟嘯羣而厲吻心沉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愍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僞真屈子之悁微兮抗危辭以赴淵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艱列往則以考己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巒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轔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蓊勃以揚氛空廬頹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蓁塊窮老以淪放兮匪魑魅吾誰鄰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訓之諄諄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黝賁顧余質愚而齒減兮宜觸禍以阽身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

禹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余囚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絕乎中原壤汙潦以墳洳兮蒸沸熱而恒昏戲鳧鶴乎中庭兮蒹葭生於堂筵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仰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遠遊[illegible][illegible]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元醇孰眇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蓋乎曩愆

夢歸賦

罹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為歸精氣注以凝沍兮循舊鄉而顧懷久余寐于荒陬兮心慊慊而莫違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愔翳而愈微騰湧而上浮兮俄滉瀁之無依圓方混而不形兮顥醇白之霏霏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水陸若有鉥余以往路兮馭儗儗以回復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纚纚以經耳兮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于以瀰漫兮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飆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瀄汩兮進怊悵而不得白日邈其中出兮陰霾披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兮互參差之白黑忽崩騫上下兮聊按行而自抑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棒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嵎嵎以巖立兮水汩汩以漂激魂恍惘若有亡兮涕汪浪以隕軾類曛黃之黕漠兮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佁儗兮心回互以壅塞鍾鼓喤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罾罻蒙其復體兮孰云桎梏之不固精神之不可再兮余無蹊夫歸路偉仲尼之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游乎曠野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淳茫以縱步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苟遠適之若茲兮胡為故國之為慕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鳥獸之鳴號兮有動心而曲顧膠余衷之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列茲夢以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囚山賦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迴合仰伏以離迾兮若重墉之相褒爭生角逐上軼旁出兮其下坼裂而為壕欣下頹以就順兮曾不畝平而又高沓雲雨而渫土兮蒸鬱勃其腥臊陽不舒以擁隔兮群陰沍而為曹側耕危穫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勞攢林麓以為叢棘兮虎豹咆㘚代狴牢之吠嘷胡井眢以管視兮窮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嗷匪兕吾為柙兮匪豕吾為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目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愈膏肓疾賦

景公夢疾膏肓(左傳成公十年晉景公事)尚謂虛假命秦緩以候問遂伏
身于堂下(伏一作俯)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有
疾者何也秦緩乃窮神極思曰夫上醫療未萌之兆中醫攻
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舍亦猶卞和獻含璞之璧伯樂
相有孕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處埏(埏尸連切又式連切和土也)臣
之遇臣如金之在鎔雖九竅未擁四支且安膏腴豐賈
膻一作外強中乾精氣內傷神沮脈殫以熱益熱以寒益寒
針灸不達誠死之端巫新麥以爲讖果不得其所餐
晉(成公十年)公曰固知天賦性命知彼脩短不足悲不足歡
哂彼醫兮徒精厥術如何爲之可觀醫乃勃然變色攘袂而
起子無讓我我謂於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視生
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國不理巨川將潰非
捧土之能塞大廈將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喻大子今
察乎孰是夏有忠臣關之憤悲忘寢廢食擗摽感歎(擗音闢摽音小切)
生死浩浩天地漫漫綏之則壽撓之則散善養命者鮐背
鶴髮成童兒(鮐音台魚名老人背有鮐文也)善輔弼者殷辛夏癸爲周漢(辛紂癸桀也)
非藥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亂衰亡之國在賢哲之所扶
匡而忠義之心豈膏肓之所羈絆(羈音羇)余能理亡國之刓弊(刓五丸切)
離愈膏肓之患難君謂之何以醫曰夫八紘之外(紘音宏)六
合之中始自生靈及乎昆蟲神安則存神喪則終亦猶道之
素也患出於邪佞身之憊也疾生於火風彼膏肓之與
顛覆能藥石而能攻者哉因此而言曰子今變禍爲福易曲
成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爲干櫓以信義爲封殖
巫兆無惑乎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宋景公事)一揮而戮
和匪某秦緩生廷而

自滅野雉雊鼎而自息(雊古候切事並見尚書注)誠天地之無親曷膏肓
之能極醫者遂口噤心醉(噤巨禁切)踢然汗然(音)投棄針石匍
匐而前(匍音蒲匐音伏又蒲北切)曰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
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詎知國不足理疾不足痊
佐荒淫爲聖主保夭壽而長年皆正直之是與庶將來之勉
旃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

論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illegible]一本[illegible]）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illegible]）鹿豕狉狉（[illegible]）人不能搏噬（[illegible]）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illegible]一本二字[illegible]）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illegible]一本[illegible]）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illegible]）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illegible]）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illegible]）

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illegible]一本[illegible]）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illegible]）射王中肩者有之（[illegible]）伐凡伯（[illegible]）誅萇弘者有之（[illegible]）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illegible]）合為七國（[illegible]）威分于陪臣之邦（[illegible]）國殄於後封之秦（[illegible]）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一本无其字）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illegible]）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一本作而）困平城（[illegible]）病流矢（[illegible]）陵遲不救者三代（[illegible]）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illegible]）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illegible]）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理一作治）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illegible]）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

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illegible]聞黃霸之明審，[illegible]睹汲黯之簡靖，[illegible]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illegible]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illegible]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illegible]勃然而起；幸而不起，[illegible]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四維論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illegible]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illegible]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論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illegible]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倬為至靈，[illegible]大者聖神

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服膺於聖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鍾於人也為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晦晦於獨見（一本作）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為天之用恒久為天之道與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秋冬夏也聰明離之用渾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官無隱之明者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昧其道疑其志者（一本作聰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暢其性賦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況明而有常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上（一本作於所及乎）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不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出左傳昭公二十年）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一本有守字）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一本無）矧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況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官是一本作命是）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紱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illegible]）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牘之文斧鉞伍殷輔陪臺之役（[illegible]）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賞慶之美懲之以黜遠竄扑梏拲斬殺之慘（[illegible]）于庶民咸守其經分（扶問切）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禮記內則）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工一本作公）易位而亂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一作矣）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之事字一本無）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時令論上（論禮記月令）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術音遂[illegible]）相土宜無聚大衆季春利堤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

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趨一音促）務畜菜伐薪為炭築城郭穿竇窖（[illegible]）修囷倉（[illegible]）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illegible]）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illegible]）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欲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厲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illegible]）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illegible]）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沉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鼽嚏瘧寒疥癘之疾（[illegible]）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illegible]）寇戎來入相掠（[illegible]）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所作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為聰明睿智者為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一有字）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矣於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蕩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其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秘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一本行字下有之字）防昏亂之術為之勤勤然書於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於人也（[illegible]）且吾子以為畏冊書之多誣與畏人之言使吾二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不悟（[illegible]）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衺（[illegible]）其有[illegible]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闕）

斷刑論下

余既為斷刑論（[illegible]）或者以釋刑復於余且[illegible]云云余不得已而為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此在[illegible]二十六年[illegible]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為善者（一本[illegible]）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為不善者（一本[illegible]）

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驅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驅音區）驅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所以不措也（刑下一有之字）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驅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驅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乎（化一本作北）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

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三木謂項手足皆有械）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更平聲一本作更）痒不得搔痹不得搖（痹必至切足痛不能定）不得摩饑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illegible]）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號音豪[illegible]）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爲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雪霜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

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泥奴計切）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當丁浪切下同）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爲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爲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辯侵伐論

（[illegible]）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illegible]）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取于

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殷人之財（[illegible]）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遷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敦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二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脩其辭其害物也小則[illegible]以令不過其疆雖侯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爲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爲惡不足暴於天下[illegible]致文告脩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爲制命之舉非爲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鍾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

有之不增德而以遂成者又有之故世曰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目師者有能觀其徵伐之論則善矣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隱公三年）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一本無者字）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本也（一本有大字之下）爲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一本有矣字）自中人而降守以爲大據而以致敗亂者（一作據）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事見左傳成公十八年）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子魚名目夷宋襄公之庶兄事見左傳僖公八年）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張祿即范雎也事見史記）魏相成璜而疎吳起乃危（事見史記）親不足與也苻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事見晉書載記）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事見史記）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臲卼而不安（臲五結切卼五忽切臲卼不安貌）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咻許尤切音休）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illegible]），以畀趙衰（[illegible]晉大夫也）。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illegible]），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illegible]）。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示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illegible]）。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illegible]），弘、石得以殺望之（[illegible]），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illegible]）。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illegible]）。

駁復讎議（[illegible]）

臣伏見天后時（[illegible]），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illegible]），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一本作[illegible]）。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illegible]），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illegible]），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illegible]）。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見周禮）。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illegible]）。今若取此以斷

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辯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繆公時人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論語辯二篇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

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殁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illegible]上言堯舜之不遭[illegible]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之勢[illegible]而己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己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

[illegible]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illegible]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illegible]尤者晚乃益出七術[illegible]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illegible]使人狙狂失守[illegible]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illegible]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illegible]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illegible]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illegible]稱其為書畏累[illegible]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鶡冠子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鶡冠子。[illegible]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

碑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illegible]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illegible]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illegible]與亡吾國，故不忍。[illegible]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illegible]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illegible]率是大道，叢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illegible]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illegible]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爲奴。[illegible]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illegible]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illegible]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謹案其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爲道
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
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儼然惟夫子之祀教自京
師太學徧于州邑遐陬僻陋咸用斯時[illegible]
[illegible]
嗚呼夫子之道闊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地然其壇
屋庳陋椽棟毀隳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振居水濟乃
至哉加薦沃公瞿然不寧若罔殞越既祭而出登堂以望爰
得美地豐衍端爽水環以流有頖宮之制是日
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其財乘時以僦功役
踰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肆之位
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閎甚以謙既擢其子弟
且不竭本由是邑里之秀民咸道懷和更來門

下成頖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揚衣經旨
不本統父慶其子長幼其幼化用興行人無淫譚公又曰
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
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列第坐祀十人以爲
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
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豆其成從
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爲民
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陸易師沙門
助教其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
惟夫子極於化初其于道也稱六籍九存其
道若天地之大設日月之明其殷則一不可化也惟公探其
夫子之志考有周之制先於華正顏孔作是流服稀焉
則里在周則中能昭作在守文

知能首儒學史有其責今公法古之大同于化人之乃作
于蜀銘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判斃之陽服惟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
惟德之遠赤舍莫或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
丁亥獻于頖宮庭伊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肅
念聖祀徧于海邦服陳州邑攸同感忻以敏
思報聖功遷于嘉唯吉之逢昭昭其原既爽且
大演二其流實環于外作廟有昭祀顯配契器用觀禮
斯會布筵依位作庠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
報孔明于古有經公揆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襲公
躬講論庭默以讜公降進退齊乎帝肌洽體莫不
充歸懽于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
致其多公斯考禮民咸休嘉從于會風以詠

歆公錫于天眉壽來加公實子王休命是荷師于辟雍
大邦以和循中申王道式弘諸儒作詩
思樂泮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
攻劫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
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衞
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
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
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
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奉教
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
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

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度祇會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
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
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
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illegible]惟夫子以神
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
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illegible]申陳籩
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illegible]入廟門麗于碑刻在廟門

終南山祠堂碑 并序

貞元十二年夏涓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
者禱于終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臯祇飾祀事考祠制以
爲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盩厔令裴均[illegible]
室一音 虔承聖謨朔制祠堂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械用來
會祠下斬板幹[illegible]陶甄甓[illegible]
築垣墉作庋[illegible]制立三筵六尊既興功玄雲觸石霈澤周被
植物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
溢抃蹈布野於是邑令俾吏至于府偕黃髮耆艾野夫散尹
會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用興雲雨
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illegible]在都之南
西至于褒斜[illegible]又西至于隴首[illegible]以臨于
戎東至于商顏[illegible]又東至于太華[illegible]以
距于關塞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
琅玕[illegible]夏書載焉紀堂條枚[illegible]
[illegible]秦風詠焉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祝化荒爲
穰易沴爲和[illegible]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其
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
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制人事既備神用時若豐我公田
遂及我私粢盛無虞犧[illegible]時用充[illegible]厥猷茂哉遂相與
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illegible]
皇帝垂德制定紘極神道其寧祀典修飭禳祈[illegible]
皆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illegible]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
大厥宇啓寵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懲陽
化爲豐穰貫我粢盛[illegible]人賴富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
靈山興利產財作固鎬京[illegible]翼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
靈奔新廟[illegible]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絜
心勸禮道物純精邑吏爲夫鮐背鯢齒[illegible]願垂表
經紀宣聖德篆刻金石永世飛聲[illegible]

太白山祠堂碑 并序

雍州[illegible]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冰雪之積未
嘗已也其人以爲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乖候則禱之厲
疾祟降則禱之[illegible]咸若有答焉者貞元十二年春秋
旱其皇帝遇災怵惕分命禱祀至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宜飾
祠廟遂下令于甸邑邑令裴均臨事有恪革去狹陋使則棟
宇階室之廣二倍其初發日大雨黍稷用豐野夫謳謠欽聖
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 文亡

碑陰文

時尹韓府君諱臯祇承帝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君諱均承荷
君公之命肅飭祠宇莅事謹甚克顧神意用獲顯貺邑人靈
之其事淺聞詔事甚異勞主者[illegible]乃刻茲石立于西
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敦行于家德施
于人撫字惠厚崇仁博愛之道洽于鰥嫠[illegible]
剛給威斷猛制之令行于強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
下農事課勸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譏

欽也平易道路……改作甚力而其人彊逸韓府君每用
嘉褒稱其理爲能服數今茲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宜爲君之
誠敬克合于上用啓之也不可以不志

湘源二妃廟碑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掾守令彭城劉
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
清河崔公能祗栗厥戒會羣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
祀擇考儀……均節賦事……
咸執牘聿……至于祠下揆度既備……惟時
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
逸事遂作貌顯嚴穆然而感于有一月庚辰陳蔬薦齋立石
于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
爲子而父堯爲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嚴上
承輝光克艱以又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
古有常典畯被秦晝……恢宣淑靈或失所以
天刑……有翼其躬有延其馨……沉牲委浩即石是銘銘
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媯汭……神位相湘
……揆茲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牲既……
……于萬年期保伊祜潛以……于馭風……
神用播遷時閔克艱邑令羣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賴以
功捋木瓦埴……載流于江既夾以成
宇峻墉繁嚴清閟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
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以對流祉南風湝湝……湘水
如舞狩子與讙神聽鍾鼓……其交報邦邑是賴刻此樂歌以
撫終古

饒娥碑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娥爲室女淵懿專靜
小家未嘗出游治絲枲供女事俯將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
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
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所伏浮死處
數鄱川下流鄱旁小民悲感號……以爲神奇縣人鄉
人會錢几傳葬娥鄱水西積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諡
後世……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盡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好靖不
游……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
父出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閶闔來哭號天以呼
顏目耳鼻齊血交流三日號踣……氣盡形枯父屍既出
孝孫已殂……有物……死亦……岸傍出抑浮見怪形
異瑞訝我謀鄙民哀號或以……歌聲效色……
……完父捋柩……
……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刑不施漢……于
……娥之至德實與爲儔怡人有
言惟教是闕欽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祖道莫酬窮哀
閔此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石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
陽廟碑并序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

則報施之常道[illegible]雖陽[illegible]所以不階王命挺
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illegible]
[illegible]天與孝勇[illegible]神資機智[illegible]百中[illegible]
千人不還與同殺敵皆之都射[illegible]
[illegible]數奇見將挫後時之將軍[illegible]
[illegible]天寶末[illegible]
隳突河華天旋斗極之位地圮積狐狸之穴親賢任廷
子發陣以佐命[illegible]元老用武忠甫奏
師而出征[illegible]惟公與南陽張公巡
[illegible]公遂義氣感合計謀大同[illegible]
[illegible]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
武旅以[illegible]擅[illegible]
至[illegible]不知而死難[illegible]而奔師
[illegible]
[illegible]剛忠謀朗然為夫齊力[illegible]公
以推[illegible]為馬使出戰則救同強入守而
百拾[illegible]初據睢丘謂要害將保江淮之臣與[illegible]通
南北之[illegible]奏以兵已[illegible]按救義勤而抑於睢陽前後捕
要[illegible]去凶氣連[illegible]經守疏勤而弥堅[illegible]
[illegible]強[illegible]肝[illegible]而不進[illegible]
[illegible]賊徒乃棄去於我采城合圍拔難解於九攻
[illegible]公志遊專於三板
[illegible]留[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息[illegible]羊[illegible]之大臨
[illegible]

[illegible]甘心易子[illegible]宋臣之病告[illegible]
[illegible]國命阻絕而無歸[illegible]
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
眾[illegible]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illegible]公
曰[illegible]邑父子[illegible]食而君以燕樓獨何心敢乃自嚙其指曰
[illegible]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春[illegible]無衣之賦
[illegible]衛[illegible]節之辭[illegible]以彰[illegible]身
[illegible]
[illegible]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illegible]之[illegible]至德二
[illegible]有周苛之慷慨[illegible]
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illegible]洪之同日[illegible]義能[illegible]
[illegible]直臣[illegible]於累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illegible]
[illegible]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
[illegible]刻鮑信之形[illegible]
陵[illegible]德之狀[illegible]
[illegible]官其子見[illegible]羽林[illegible]孤之心[illegible]
納[illegible]孤知孝武之志[illegible]
[illegible]門閥於周典[illegible]
[illegible]以光於漢[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示奇以懲[illegible]立懽以
[illegible]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
於[illegible]此力孚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睢城陷之

淚爲兒啟之日出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著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刺史[illegible]皆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懽伺守久該德音不形頒新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寥懷來[illegible]中即圖之詞可[illegible]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illegible]見危致命漢能死節周崇死殉[illegible]南公述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漢[illegible]西臨周[illegible]氣彌長[illegible]封家[illegible]踊躍不已[illegible]被睢陽[illegible]阻其要[illegible]橫遺不屈疾[illegible]一究中貞[illegible]中[illegible]鈴馬非艱[illegible]競元[illegible]浩烈士不聞[illegible]師兵食[illegible]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illegible]無告陰指而歸力窮[illegible]執[illegible]抗其辭[illegible]辭堅可碎堅貞不斷隨功東盡究城西遏[illegible]孤城拔渠魁受戮[illegible]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illegible]江漢淮湖遂生成育[illegible]爲動烈孰與齊[illegible]王天子[illegible]是元功旌賞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滸萬古英風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六

碑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六祖名慧能姓盧氏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illegible]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鐘鼓[illegible]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鬥奪相賊殺喪其本實悖乖淫流[illegible]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illegible]梁氏好作有爲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illegible]六傳至大鑒[illegible]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illegible]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illegible]乃居曹溪[illegible]爲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illegible]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

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illegible])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illegible])不怒人畏無噩([illegible])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終揖于深([illegible]一本)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厖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illegible])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誄([illegible])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南岳彌陀和尚碑([illegible]一本)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illegible])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槱([illegible])以為僕役而媟之([illegible])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不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洎于德宗中詔授立是為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飢疾者([illegible])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illegible])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illegible]一本)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眾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illegible])服庇草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勿曰弘頹惟祥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墉惠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illegible])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illegible])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議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

是州作道場於楞伽北峯不越閫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顗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其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沖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薄言勒銘刻茲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遷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萼博人也為岳州歷試欲居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安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歸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嚚昏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南北相訾反戾鬬狠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慁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崇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礱密石以益其居又為龍安寺尚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楊公某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為僧五十三朞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寂道準玄浩扨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録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為擇其父達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岣嶁山來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為禪殊區異世誰得其源遁隱乖離浮游散遷莫徵旁行徒騁浮言空有互鬬南北相殘誰其會之

蓰有龍安龍安之德惟首是則苞弃絕匿表正失惑鮑脉形
靜功流無擇動言有爲所寂而黙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貿賤
之來我道無得逝耶迯追至耶誰抑惟世之幾惟道之微咸
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其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
言時[illegible]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六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七

碑銘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戊戌某月日皇帝曰肅宗予欲俾慈仁恰愉洽于生人惟得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凡莅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没其徒曰詮曰遂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執行峻特[illegible]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以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髫童毁齒[illegible]踊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燠裘[illegible]飯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經律伻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徒[illegible]伐木食土作佛塔廟涓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illegible]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爲生而未始來歿而未始往也[illegible]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効師之德簡峻端黙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輿祕以通以興祠宮遐迩攸從師之族由虢而郭[illegible]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八惟終始罔缺不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承維言是儆渾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爲[illegible]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

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五萬人，為弟子者三千人。色寬而仁，行峻而周，道尊而不尤，功高而不有，穀然居山之北峯，以為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悍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欷欣踴，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闢塞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尊貴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衰息。嗚呼！大師之葬，門人某號長老，愁痛哀相與，以為茲塔然若峻整，植木翁茂，凡衡山無與為比者，然而未有能紀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巽游，其徒也，恐為余言，故為其銘。銘曰：

苟元極兮蘄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齊莊。貞氣混溟兮德洋洋，一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羣有兮耀采剛根。宇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羽儀列兮宅南方。道之盛兮由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閟靈塔兮崇岡，即玄石兮垂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為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蓋得師之道，咸稱其嗣，為淨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為之室宇。遂執業於東林，因大師究觀祕義，乃歸依焉。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蒞事，度比丘衆，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息。以為未凡即聖，必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遂大師修明其

得以觀佛，造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不衛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之重，推擇首居，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剗巖谷，會宏大，廓廡修直，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願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墜境場，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脩，故念為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為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羅釐服役，凡出於生物者猶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其者勤而成，基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廣，一性恆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智舜，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濬道源。度衆逾廣，大明暮啓。乃興毗尼，微密是論。八萬總結，歸于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既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與妙斯存。百億受會，觀于化元。同道祁祁，功庸以敦。如水斯導，流之無垠。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耔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皋，齋宮爰作。貞揭致爲，時雍要約。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穿鼻。雖安其躬，亦乖其食。勤而不勞，以在用恆寂。織而不傚，在捨恆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鍥茲遺光，式是宸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庶薦茲石。

大明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姓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隆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於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元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執巾匜奉杖屨為侍者數百剪髮髡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眾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浩然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峰西趾下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不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竁穴其用於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界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泣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皋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冠素舄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眾咸見聞若是類甚眾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末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沒年五十七既沒二十七年其大弟子誠盈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凡去儒為釋者三十一祀登壇度眾者二十六會南岳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興衡岳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不廢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祖覲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樊公蔡公言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讓法是以建功之始則發當大風示其兆滅跡之際則隕星異其期斯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繫始無爭受事之眾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蘭若真荊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瑗道巽惟正惠常懿常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為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華大亂兮捧法權眾之至兮志益堅鐘鼓發地兮功已宣星墜兮壽不延釋化兮迎大仙鑿茲石兮垂萬年世有壞兮德無遷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七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 段秀實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瓮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

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

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

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

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

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曾祖善才皇荊王府諮議

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縣丞贈某州刺史工部尚書

汝州梁縣梁縣鄉恩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

公字惟深（一字夷曠）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有濟南太守卓者避地去其土代仕江左（一本）公實後之柳氏自黃帝后稷降于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內外傳及太史公書自卓至公十有一代為士林盛族著于南朝歷代史及柳氏家牒惟八稔貌修理萬寮大弘和傳達而遇節以立恢慷毅弛而屢能斷其居室孝慈序之誠儀乎宗戚而內行著焉其從政秉仁端直之德洽乎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為辭章句之煩亂採摭奧旨以知道為宗凡為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己為用自始學至于大成就嘗文注意不拘滯忽威不待擬度儒言經旨一風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夭且賤幸而為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兼加撫愛尤所信異遂命舍去其業從巫之言也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搢紳者所不道巫何為而能知之也且今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為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讀書為其在童幼固不然矣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為之冠登科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調受宋州單父尉擇斷措通乎細大眾撫守彤於淮夫加江南西道運師聞其名辟至公府以信州都邑人權害毀守永豐本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鋪大和以寘之政除物害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政無犯令者率制驕斷斷於訟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交於關市既庶而富藏與焉既富而教廢賤列焉里閈大變竟有能稱遷長為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求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擢衢州司馬大吏宏者取効以主撮之任廷說者雖有以為常之地公遂用道隱于武當山公文章藝侯皆對然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若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而經緯畢遺然如也朝右稱其有所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裝束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為細家之迫逐非其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思以固位不形言以好名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起江西與租庸使及常平倉使宜制置得以專任和鈞關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道遷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時藩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謬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若于人者必與其準節之使府又以

文采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謠烝聲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
已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公於
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道之說稱于
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啟其偏昭明物則以敎之禮宗
優裕之德以周惠卹緩九賦推廣博之心以周和睦保傭人
明其制量臨長吏宗之法禁考中備數無不得其極理行
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漂
其能政端于外邦也公則修漢書之法漢代之課第
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奉法端審無隱匿所刻之文
時分部所公充重凌江並海
竟畢越之域皆所莅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
集賢殿學士奉詔考修其官政紀理文籍紀行綜所拜尚
書右丞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務弘

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經辛
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室奔匿于終南山賊徒訪公所
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終之
捐家南以委之賊謀既公愛子務篝訊問
致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卿步入谷
駕驟朝于行宮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
獻守宗數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右
部侍郎初公名載字元輿至是奏請改命以避傳之嫌是
歲監陳淮許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
者有名以爲才堪授拜爲汝州刺史皆以蓄禍利者皆曰懷
舉公獨慷慨言於朝曰是夫佻卑術王而實石者
也王術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見代
同德往且見獲何資之據時人不之信也未幾盜覩汝州以

元平歸凡百安不暇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啟
端聖皇匡弼大政造膝論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
情于上以酌天心順應導物早外用彰君德故致績用茂著而
人不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數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上
以甸服長人天下理本於是謝擇郎吏分隸於京師外部未
幾而人謠大和陛下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
俯伏不賀且曰甸服之政固宜
慎重然則此宜擇著材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
聖德臣宜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
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知所
賀上深然之書奮務之言餘候繳曲遂之對
考之而志我無負冤而西
戎東關入邑訴以行中北平王

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是言戎之詐
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將命上將
在盟諸戎果與盟好大毀掠而去上召對前殿
歎者久之時諫臣有狂率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容
假間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諭正之言詞旨切直意
氣勤懇動合聖慮奉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劓服得
罪于左右者有司以姦易御物請論
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猜明方
赦人罪傷和氣上覽之大悅即原其罪刑官慎恤之事正
於邦與聖君含育之德彰于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
卿裴腆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除請賦之制命既行公
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費原本定罪窮理辯
刑而腆竟獲宥京兆尹缺白志貞有麟勤之勤獻利

屢中（一作巧）上嘉其功効特能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痾骨徙擁
頸（音項）出自微賤乃集致殃咎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公踰
誠盡忠勞瘁務有素志之疾（[illegible]）跟道陳疾除右散騎
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于昌化里終於散地
故終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息也立誠之節侃
侃焉（[illegible]）無所屈也故處心積慮博謇之道表于朝端
彌綸釋回樸忠之誠（[illegible]）沃于帝命內有
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道自遂而無累悔者也公
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廛之土以遺其子孫無
一畝之宮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備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
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子孝父慈（[illegible]）雍善行也
折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敬靜德也拒毀獨斷明識也冒危
以扞救國大節也犯顏以陳訏謨至忠也有一于此尚宜旌
顯列茲備錄焉可以已罔當諡以彰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
孤論寫毀壞久稽舊典罪在宗屬敢用評議獲行（[illegible]）敷
贊遺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諡
則有司存謹狀

諡議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
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仕郎守
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
尚書考功伏以魯史褒貶（[illegible]）彰善癉惡（[illegible]）王教
之端自周公以來諡法未改謹按柳公累德清貫茂著名節
貞亮存誠絜廉中禮納忠爲羣臣之表（[illegible]）出守乃牧人之
良剌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誠克彰
（[illegible]）遂踐台司以扞王國參上謀陪輔之志退
迹有推讓之高上章聞望（[illegible]）治於人聽所以延譽在位聞
於政教所關王者其事懲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
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
其懿績布以聲詞定諡之制謹如律令（一作謹 一本）謹狀下太常
博士議諡曰貞奉勑依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陳京）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一本無此一字）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錄京兆萬年（[illegible]）京既冠字曰慶
復第進士爲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
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
命爲（[illegible]）德宗登遐公病痼辭疾就位備哀敬之節由
是發其疾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
于安邑里舍無子伯兄前監察御史瑞仲兄前大理
評事某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舊吏于公者使辭而陳之大
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舍人常袞楊舍人炎讚其文薦以相
國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
尹曰東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爲也
某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即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
富關門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由興
苟得聞而覩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者非其前志也吾
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彷徉而歸（[illegible]）賦成果傳天
下爲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爲博士舉班禮
（[illegible]）修隆與合于大中者衆焉逕人作難公徒行以

求金吾門官守拜。又數[illegible]天段忠烈之死[illegible]
[illegible]上議親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
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遭大節，宜大臣天下所以安也
況其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勞勤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
大赦符告至[illegible]上行罪己之道焉。曰：況我執事
之臣無所任其責乎。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後前之爲相者
黜[illegible]公曰：天子加惠群臣而引愆爲德，至厚也。而爲相者
復罪與以大宰乎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
者咸怖而退[illegible]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
焉，不果。後上迎訪太后[illegible]間數歲，外頗忽其禮，公審疏
發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莫
不陰揚其旨意而爲進退者。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
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爲博士、補闕、尚書郎、
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爲請，殷祭之不陳，公之忠懇是賴，
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illegible]
[illegible]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憚其上下之勞，設
之艱也[illegible]謁于上，請更之。上下其議，
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
足以爲法，其儀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議未
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以
爲曰：宜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秘書官六員隸殿內，而刊校
益理，納資爲胥而仕者罷之[illegible]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
藝文新志，制爲之名，曰貞元御府群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
錢，月權其贏以爲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
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二[illegible]書吏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者，
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群官之堂，不日
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式官議與禮，上以爲能，益
器之，與信臣議，且致和位。遇公有感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
人，遂不用。用鄭吏部、高太常爲相[illegible]而以秘書命公，所
以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
之辭，而其詁訓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
得以傳其藁。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
之事[illegible]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illegible]鉤引貫穿，并舉大苞，
小若大，倉之蓄，學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
尼駕說者耶。夫其忠烈之褒也，捍府之術誠也，太廟之東向
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言之不可誣也，
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其孝類考叔，
廉類公儀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爲之知。既
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爲公卿者，病也。故識者咸惜其始而
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殲也。夫人之父
曰倩，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其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
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誄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
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八

表銘碣誄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illegible]李華所撰）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為縣者皆曰公（僭一作偕）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為王卿士若衛武公虢文公爵稱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者若太公楚之為縣者若葉公白公（[illegible]）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浩公（[illegible]）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捐瀆宗作凱於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為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遇而事理所去而人哀號理表人哀人不勝其懷（[illegible]）為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曰故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進崇公之道將在乎人不忘公之道為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馬嵬亭公之為也人之思也乃增御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嘖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從子之仁有土封以為卿士道為三公德為國師年為元老嘗為縣〻懷其化至于州州儒其澤（[illegible]）凡公子孫罔不載襄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卒歸於王公王公嘗以[illegible]所天子于林下承公之道（[illegible]）刺於我邦由公之理（由一作因）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為卿士三公也畝曰不宜吾懽其夫我也遂[illegible]書于銘之陰用求表於邦之良政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陰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為國子司業[illegible]直[illegible]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季儻（一作李[illegible]）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一本作七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閽籲天願乞之復得明廷連更其事如己巳詔書日會徒比留如初行至延興門公使追奪其章道遂[illegible]不果[illegible]生徒[illegible]路[illegible]伺（[illegible]）（一本[illegible]）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慢革面（[illegible]）柔輭有立（[illegible]）[illegible]聞嘉言樂其鼓鐘仰德序[illegible]及公之[illegible]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夫去師堂若[illegible]勤[illegible]者[illegible]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遠觀三歲能退[illegible]令未及下乞歸[illegible]七十餘人禮[illegible]克彰其美則又[illegible]其[illegible]有謀[illegible]由公而[illegible]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其遐唐[illegible]師[illegible]相與各[illegible]署[illegible]請立貞[illegible]高[illegible]明乃方于學古之士起公名字垂意于後公名城字亢宗家于北平隱于條山惟公端辟沖和高疑醇（[illegible]）道德仁明孝友博愛鄉里開布聞天下守節貞固見難不能遂其心恬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為司諫義[illegible]于周行為司業變加于生徒宜乎立石俾後之人揚其辭曰

惟茲陽公最道深醇愛物厚生損己基仁（[illegible]）德充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illegible]）為司開訪業[illegible]宜明德敦大和潛布玄機寧照羣生調理後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則雅公之說人用[illegible]廣資愛持公順之徽[illegible]誦詩行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棲遑[illegible]（[illegible]）離者既肥（[illegible]）尊嚴而威公褎其良俾升于堂（[illegible]）[illegible]衣衣公棄不用

遐邇內訟旣訟于內猶公之媺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于
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閽謂天蓋高曷莫我聞肯[illegible]
深濡塡街盈衢悉從于衍[illegible]歌斵立石書德用揚聲則
吁斯文遺愛罔極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illegible]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illegible]秉觚牘[illegible]焦思慮以爲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很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其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以其師友天水啖助[illegible]洎趙匡[illegible]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伯沖旣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著詩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若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爲主以堯舜爲的[illegible]苞羅旁魄膠轕下上[illegible]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旣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illegible]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illegible]

其道則[illegible]州守人知仁[illegible]求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illegible]踐祚而理其侍師儒先生以疾聞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所某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身不及親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諡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陵其事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云

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illegible]

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尚書兵部郎中楊君卒某月日葬于奉先縣某原旣葬其子姪洎家老謀立石以表于墓禮令曰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illegible]降五品爲碣方趺圓首[illegible]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備禮而從碣之制[illegible]其世系則紀于大墓君諱凝字懋功[illegible]愛生同日不周月而孤伯兄憑[illegible]爲童蒙君于是大夫人母道唯[illegible]教飭謹備君之昆弟孝敬出於其性禮範奉于其膺克有成德輯其休光[illegible]東漸海岱南極衡巫文學者皆知誦其詞而以爲模準進修者率用歌其行而有所矜式君旣以進士以校書郎爲書記從元侯于漢之陰式兼荊州[illegible]道由協律郎二轉御史元戎出師用顧破謀遂入王庭爲起居郎其法不同若曲國與又爲尚書司封員外郎革正封邑申明嫡胤[illegible]事連權右斥退勿釋有辭彰聞仍爲兵部[illegible]以馭[illegible]吏[illegible]臣[illegible]威福自已他人求附雖而不可得者[illegible]公則却之私以告吏求署一皆罷遣曰吾不以三尺法爲己利守者役致寃內盡其志外盡其物而無有不得於心者服除爲右司郎中危言直己以致其

誠然卒中於誠辭[illegible]不得朝請以檢校吏部郎中為宣
武軍節度判官蒞人缺守往治其政孤老撫安強猾戮死鞶
境內[illegible]安艾榛荒[illegible]作爰田以賙人
食濟決滿汙築復堤防為落渠以定水禍理不半歲利垂千
祀會朝復命次于汴郊師喪卒亂不可以入遂西走闕下[illegible]
十月[illegible]書迎門彷徨甚
備以疾居家三年復登于朝[illegible]殿遺詠歌仍遇
痼疾天子致問于三月不賜告卒其愈而用之遂卒天下文
行之士為之悲哀嗚呼君有深淳之行有強毅之志內以和
於親戚正於族屬外以信於朋友施於政事故身之進退人
之喜戚繫焉凡其昆弟申明于朝制書咸曰孝友君子謂揚
氏其仁義之府君之文君子什皆可以傳於世若某者以姻
積擢愛[illegible]不腆之文君實知之惟車馬幣玉無可
以襮其德用君之所以知者勗焉

故御史周君碣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
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illegible]賢
臣放退[illegible]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
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虖古之不得其死者眾矣若
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
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
上以為世軌者也[illegible]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
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仕不及與
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銘
曰

忠為美道是趨[illegible]志石以紀為臣軌兮[illegible]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呂溫字和叔一字化光）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某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
十四日遷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
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
道州以陟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
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
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illegible]蓋嘗
聞于古而觀于今也[illegible]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
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
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
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
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甚重若使幸
得出其什二三鏗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
為第三品宜得諡於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為之誄
以志其行其詞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灌灌夫子故絜其儀冠仁服義于懵昏
[illegible]忠貞類佩智勇承泰[illegible]跨騰商周堯舜是
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不怒妖孽咸疑[illegible]何付
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
胙稍國維師元聖[illegible]公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譜
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
達其道卓焉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
惟理惟公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貨仕乃

揚進于禮司擢漢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歸百氏錯綜
逾光超都諫列厲昌其英帝殊爾能人服其
智戎悔厥禍欽遂求作牧濟邦良難乎始使君從御史贊命
承事風動海壖皇威以致來綏征賦甲兹郎吏制用經
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
匪易漢課踐奏鮮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其技筆削自任基
儒業議正郎司刑邦憲爲式紀徒膚猕酒踐
具舆遷理于道民服休嘉艮踐若昵傷
瘵如逗窩開其閑而撫于家載其偷樂申以辟歌賦無吏迫
咸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經譁絲苒外邑我膚盤車雜耕譁
邦我壽之華既字其畜亦殖其麻鼕鼓斯辟人直其多
始留中教興良發邪者績既成王用興嗟陟于衡湘言進
其律號呼南竚誄比謚據史得民先哲如失迺祖既役歸

誠自出兼并既息罷乃克惟昔舉善遂奔于陟
年今我與仁化爲齊人惟昔留人或賑之粟
人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稱人戴惟父善胡召災
仁胡罹殃卑民伊怙而君不壽嬌嬌倉倉乃康乃茂嗚
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內厚族姻外賙賓客恤孤
逮兹易簀權無凶服葬非舊阡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
儒時中之奧希聖爲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兹日月以耀
瞽聾疑生所習忿起特殊讒舌喉吺吺雷動風驅良
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窮以郡符
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故舊行陳
舊是旌是告永永不逾嗚呼哀哉

唐故尚書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

魏氏出晉于其縣有閑士諱之湯者

子又孫成舉進士嗣爲儒家綿州涪城尉諱全璪魏州
臨黃主簿諱欽慈太常主簿諱紹尚書膳部員外郎兼江
陵少尹諱万成凡五代名高而不浮於行才具而不得其祿
江陵府君益之以閎達之量經緯之謀故處士賢大夫稱慕
加厚生郎中府君諱弘簡字曰裕之以文行知名於冠而德
禮聞於鄉黨既任而法制立於官政遍乎於外見而人莫
不親直方於乎久而人莫不敬由進士策賢良連居科首
授太子校書第江西福建宣歙四府爲判官副使累授
協律郎大理事二爲御史一賜緋魚袋在州六年而
人樂之廉使從府日居最專天下之士獨惠兹人乎遂獻于
天子拜度支員外郎轉戶部郎中邦賦克舉人望適重年四
十七貞元二十年九月二十日不疾而殁震悼之辭遐邇一
辭曰且曰斯人也而不得爲善之利中人其怠乎君嘗三

娶而卒無主婦庭無侍膝堂無抱孫有令兄弟以
主其喪有孝女以守其祀故哭于寢位弔于殯東者咸加哀
爲凡爲部從事府吏而當其位者三州牧而居其守者一
皆得其理君之先再世貧不得葬故以祿仕遊於諸侯薄
衣食捐車馬凡十有餘祀卒獲于厥心其族屬之無主後者
皆位於墓姊姪之無歸從者咸會于家由是勤約以終其世
既斂家無尺其政賄視篋唯釜鍾
唯束帛無餘積焉十有一月還車歸于洛師
其日祔于墓史柳宗元聞其道而歎其文也久居
又同閈故哀而銘之其辭曰
郎中之道惟直是保淳泊坦厚溫恭孝友郎中之文惟孝是
貴渾暢周流紛葩紛綸爲周賢能爲濟賢良始仕蹤接筠籍
有光仍授使徽討謨用揚二居郎位征賦以理休聲載起顯

命伊始生而不壽孰知其止歿而不嗣孰濟其美有翩其旗
爰舉靈惟行道遲遲逝彼墓而歸象物是宜下無亂時里人作
銘不愧于辭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崔敏）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享年
六十八乙未殯於路寢景寅遷神于舟以某年某月日歸葬
于某縣某原祔于皇考吏部侍郎贈戶部尚書府君之墓尚
書諱翰 玄宗南巡內禪聖嗣府君以謀畫定命
起一旅以復天下厥功載焉尚書之先曰貫鄭丞贈太常少
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曰揚州江都丞府君諱道稹
行高位卑榮冠士族公諱某字某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翰
絜以端其志采羣書之枝葉植之以茂實以備其能
始由右千牛備身佐環衛更盩厔三原田尉仍有大
故三徙同位授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推以直道
二邑齊風咢咢舒耀君河南精人播越表公尉河南
積糧我備其給殿閭田漁民
事時又遷揚州錄事參軍當是時之大都會也政令煩挐
貢奉叢沓一日不齊
四至公為之優游有裕長史司徒杜公
也與之揖讓異於賓僚入為太子司議郎拜歸州刺史險
遐悍人類為獸古號難理公克有善遷永州刺史朝散大夫
惟是南越風浮俗鬼戶為胥徒家有樟柱大者虐
孤以盜邦賦謳惡豪以神詭言信乎政經更有禁禦公於是
條整部吏黜傲浚年漁者數百人也以付信于下而征貢
用集擒殺妖師毀淫祠者十餘
以舉正奉法而田閭克和賦以容物乃以輯下邦人
方安其理搢紳推其望體眼降遽哀何有窮嗚呼
公前夫人徐州參軍滎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人
万年尉范陽盧彤女嘉淑之德紹開宗族有子曰貽哲貽燕
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勳曰禮誠願志于墓無忘公之德

銘曰

孰為德門清河之源遠哉世有顯懿揚其清芬
煥炳增華昭于後昆惟府君體清守是尊孰為茂功尚書貴
風讜其有融勤焉而興披草從龍布令諸侯敷和六戎赫奕
大陽克昇于中孰為惠政公嗣餘慶形于謠咏小程其功大
遂其性黜吏是省妖風以正于邑于邦哀揚休命兢
兢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撕始為是賴今也何戴孰葬
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德音不昧

故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

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掌書記至府留後
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未至永而
連之人愬君御史按章具狀坐流驩州初弟敬諸朝天子黜
連帥御史小吏成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
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泊守諒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
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八月甲子葬于社壇
之北四百步又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知古
今事給敏辯善讌盡而敗蜀房西過戎師甚厲君之自
出後餉五石瓶錫且亂故不承于初今尚有五丈夫
子夫人河東柳氏德碩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其葬在長安東
南少陵北君以貧沒家又有海禍力不克祔三年將復故葬
也銜志其一二大者云

皖爲祖舉爲父世文儒精潮厲簡其名字敬字年五十增以
二葬湘源州非其地後二年辭當補

唐故万年令裴府君墓碣（裴墐）

公諱墐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儉高祖侍中公
諱光庭曾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穎（一作稹）祖大理卿
府君諱儆實父公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協律郎修整左
春坊由是以文著高後參京兆軍事校覆按察大尹恒得以取
直爲大常主簿讎校撥發互探抉墜隱循工老師不得伏匿者
來會堂下者股肱役喉嗓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樂如奇
其續奏起以爲丞司空杜公（黃裳）聯奉崇陵禮儀
鼓冊以爲佐雜紛尨數導滯塞闕百敞縣僚直萌淡
司空拱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設夫國恤章累聖陵寢皆因事
墜綴取一切乃已有司卒無所據公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
閣轉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按成吳
棋殘卑員刺金州決高班陳
去人水踰諸堯原掌闕成秘梁陛萬年令
終日人視之若居冗官然會金州揖吏來揚言恐喝以觸
事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爲禍公大怒召罵之於所爲吏巧以
聞御史按意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爲佐掾會赦量移吉州長
史元和十二年七月日病諾世卒始公以唯諾
團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寒水火性開湯進交大官
不阿苟類挾同列收下輩細大畢歡冥陳卑知聲音飲酒甚
少而工於紀諧鏗擊曰五緘屑促節皆
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書務人事夜讀書考禮收
摭策牘未嘗釋手以是重謫公間初娶范陽盧氏無
子後夫人柳氏德爲九族冠生三男子嵩其一焉貞元十六
年某月日卒祔于長安御宿之北原冢子銑
奉柩以明年月日克葬于墓銑以文書來柳州告
其叔舅宗元刻碣于墓左則泚爲之銘其辭曰
有楚其實惟裴之鄉出服大僚仍羅列名封叔申
之賁惟其英辭書宮闈佐戚于京大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
若禮大弁斯畢鳩工展伎吏備聲律或圖或
書藏之府室吏于杜下郎於會同掾楯以周大比是宜作牧
于人企人介懷潮防漢浒躬決宰移增賦戚食殤其孚
甦流手閉民相親擬來徽爲萬年治劇于鄙百務叙成疑宴
以娛誰恤誰悴不忍寧宴朋巧其辭按章以遂由道斥循施
流三年更赦進資嫿陵是遷人曰惟德宜變
于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賚期賜其還鬼神不
享命隕在前長原有塋高曾祖父叔叟是祔封叔安歸左右
惟其孤嗣萬石所辟海陬遂升其跌子道之周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九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

誌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墓誌銘并序 張舟

漢光中興馬援雄絕域之志[illegible]晉武一統陶璜布殊俗之恩[illegible]理隨德成功與時并今皇帝憲宗載新景命[illegible]海嶠時惟公祗復殊績交趾之理續于前人公諱某字某其郡人也曾祖某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瓘懷州武德縣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右贊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為餘慶公以果毅蘊其中以文術昭于外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蘄州蘄春主簿旬命敏給[illegible]厥聲彌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為安南經略巡官申固扞衛有勞[illegible]轉金吾衛判官二歷御史績用弘大揚于天庭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換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為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略副使遷授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公曰為吏習於海邦凡其所蔽勤於利澤長久去之則夷獠[illegible][illegible]復至而寇擾將化及受命專征得陳其懷[illegible]拔搆本物於夷軌[illegible]乃命[illegible]其貢奉平其斂賦拔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禮之法道阻而通百貨地偏而具五人儲偫委積[illegible]師旅無庚癸之呼[illegible]時[illegible]兼伐[illegible]之位[illegible]阿[illegible]怙力背義公於陸[illegible]長轂國[illegible]海合[illegible]其其徒彌地致圻[illegible]以師于我理[illegible]師負險[illegible]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而殄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易皮弁以冠帶化姦宄為誠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公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刊山道為以闢坦途鬼工來并人力罕用大日之天東成通渠[illegible]聖賢之阻[illegible]為高岸[illegible]而終古蒙利公患疆場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復銅柱為正制鼓鑄既施精堅是立固圉之下明若白黑易野之守[illegible]險逾丘陵而萬世無虞奇琛良貨[illegible]溢于王府殊俗異類盈于藁街[illegible]優詔累揚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城男食邑三百戶凡冊策勳至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夫某年月薨于位年若干天子震悼慟有加明年某月某日歸其宗人號奉喪惟其家老嗇于叔父某今某官某字某潭州某縣某原用某月某日人某皆從龜兆襲吉乃刻茲石著公之閥以志于兵[illegible]以告于幽明銘曰

周限荊衛[illegible]開百粤交州之治炎漢是設[illegible]大來[illegible]向絕伏波南征漢威載烈[illegible]穿陵北附晉政遂發[illegible]我唐海澤光于有截皇帝中興武城授鉞肅肅武城惟夫之哲更[illegible]貽[illegible]揚彰徽既受休命秉茲峻節虔其謀猷守以廉潔[illegible]征匪[illegible]匪[illegible]通商平貨有來胥悅[illegible]踐山踰海堅其鞮列[illegible]制器足兵潰茲蜂結烏蠻[illegible]服文單剪截[illegible]遂開疆會朝天闕銅柱乃復繅山以[illegible]周于窮[illegible]海與道[illegible]闕踰越珠貴之獻[illegible]勳帝嘉成績載旌茂閥增秩策勳土封斯裂位厄元侯年虧大耋邦人號呼夷裔悽咽卜塋長沙連岡竝兆書銘疇辭德音罔缺

唐故邕管經略招討等使朝散大夫持節都督邕州
諸軍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李
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實惟文皇帝之玄孫別子曰承乾[illegible]為皇太
子以蒲愛遘孽危懼致禍後封恒山愍王贈荊州大都督
繼別曰象蘄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郇國公大宗曰祉[illegible]
[illegible]太子詹事贈秘書監生凝[illegible]尚書左丞凡四
代有土田居貴仕公丕承之以率南服克有大休績有功德
公始以通經入崇文館登有司第選同州參軍入佐金吾衛
[illegible]進太僕王簿參引大將府移為左右神策
行營兵馬節度以為推官[illegible]
[illegible]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凡二使其從皆范司空[illegible]
朝[illegible]進殿中侍御史湖南都團練判官以寬通簡大
輔治得中遷府從事[illegible]人愛之欲以貞元故事為請公
恐懼[illegible]復從浙東為都團練副使轉侍御史又從浙西加
其職加著作郎凡三使其從皆韓大夫[illegible]刺岳信二州行刺
句[illegible]以能卒化黃白日召徒試術為仇家上變就鞫無事
[illegible]告者猶降建州司馬陟刺泉州會[illegible]殺郡吏
[illegible]
民詔以公都督邕州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為經略招討
使既至則穀弓橐甲[illegible]去斥候禁部內無
敢以賊名使得自辯諸酋長咸頓首送款故虜復聯秩來
貢願比內郡人遣子吏都督所[illegible]人復耕稼無有盜
刑居五月頃有黑蛸鼓江流壞北岸直城南門覆船殺人然
後去父老泣曰吾公其殆矣嘗合聚觴[illegible]流黃丹
砂為紫丹能入火不動以為神服之且十年然卒以是病發
下赤黑數日卒實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年五十七[illegible]
前事有銀五兩[illegible]無金銀泉貝其襲不充
斂夷人號呼發喪歸以明年月日葬附其考長安西南高陽
原上夫人陳氏先公十五年沒父憙亦都督邕州經略[illegible]
娶且文亞曰仲權次曰季謀年自九歲以下有兩[illegible]
行儉勁峭有立志參[illegible]陽郡師貞敏捷能群皆聞名銘曰
文皇維祥[illegible]實[illegible]延家譔不嗣[illegible]宗以支傳郇公
克肩厚其緒[illegible]凝凝左丞[illegible]惟道之宜公克負重以教則
順五參戎政二佩郡印師撫民安克懷以信誠辯告訟[illegible]
卒白其誣鳥猾侶狂竊海劉山帝命平南道彼群盜虎龍煙
煌京海若將弗之金玉以為公服公既往止告以文理推義
赴仁強弓服矢開是垣墨完其父子復我邦賦被于卒土貌
不功矜偕不伐[illegible]人啼[illegible]援刃以[illegible]方虔成緒[illegible]無墜告妖
悍石[illegible]升屋而號[illegible]出擗[illegible]并衆[illegible]
之[illegible]來降來撫膴膴厥原祔之顯魂松柏芊芊
[illegible]封域安安代有高增[illegible]文之孫

唐故邕管招討副使試大理司直兼貴州刺史鄧君
墓誌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南陽人漢司徒禹之世也曾祖倚皇連州晉城
令祖少立皇滄州司馬考邕皇左武衛兵曹參軍惟君敏給
以御下廉忠以承上辭[illegible]之稱洽於諸侯信謹之跡彰于所
蒞故自始仕以至沒世未嘗無聞焉初以試太常寺奉禮郎
更職於湖南湖南江西前後連帥咸器其能以柄於事於劍
南[illegible]則專擬關實以循官刑盡哀敬之情致詢問之頒
賓[illegible]之適克合于中於湖南[illegible]則外按郡城內專平準
蒞州人錫石之地[illegible]余是氏[illegible]之功蒞山

告祥國用於賦吏無並緣以巧法[illegible]人無怨讟以[illegible]
[illegible]凡勤斯職莫能加焉於江西[illegible]則營絹[illegible]而理
下纖支郡俾無有異政以[illegible]於詔條財賦之重[illegible]史參
無何邕州經略使路公始奏署為大理評事兼貞州刺史參以
權嶽之任[illegible]處[illegible]吏俗敬憚革面[illegible]州[illegible]以參兼
武定南服命安南大校御史中丞趙良金[illegible]州[illegible]以
招討判官錄其異能奏加司直昇[illegible]
州事尤尊之下[illegible]直道有言[illegible]之內[illegible]
義威以行既而不[illegible]法一而無[illegible]以參[illegible]於多[illegible]
[illegible]辛[illegible]
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疾終於公館年五十五明[illegible]年月日返
葬於漳州其原夫人隴西李氏大理評事練之女年二十二
貞元十六年終於鄭州有子四人曰[illegible]曰景[illegible]十二年奏

禮且為京兆尹弘農公[illegible]湖南江西辟以君
為從事知之最厚稱其[illegible]不施於[illegible]君之志見於
事疑且以法授[illegible]元使備[illegible]所使而[illegible]
今也觀其所使[illegible]而知在下[illegible]嗚呼可無[illegible]乎銘曰
曼姓之裔[illegible]司[illegible]惟君是承有[illegible]
斡始[illegible]常出參[illegible]西[illegible]平其
[illegible]
柩中身竅發高岸才郎命邪君子[illegible]

呂侍御恭墓誌

呂氏世居河東至延之始大以御史大夫為浙東道節度大

使延之生渭為中書舍人尚書禮部侍郎制湖南七州生四
子溫恭儉讓以溫為尚書郎再贈左右僕射恭字敬叔他名
曰宗禮或以為字實惟呂氏宗子尚氣節有勇略不事小謹
讀書好理[illegible]行[illegible]孫子之術[illegible]
曰我師尚父也[illegible]數大父渭先人成統方岳今天下將
理平袞[illegible]泊我[illegible]可[illegible]得任爪牙耳
乃通天子命作文章咸道其志云又曰由吾兄而上三世世
[illegible]進士第為文不[illegible]戒獨武事未[illegible]因棄去從山
[illegible]南西道[illegible]度府[illegible]書部[illegible]謀畫不甚合以試衛
佐加協律郎入[illegible]於[illegible]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
道都團練[illegible]府[illegible]進殿中侍御史[illegible]都防禦
使元和八年去桂州[illegible]公[illegible]嶺南道節度
判官至廣州[illegible]加[illegible]六月二十八日卒妻

裴氏戶部尚書延齡女有文子三人曰異曰璜曰持女子
三人曰環曰[illegible]曰倩皆幼行於道而備又死遂以柩如洛陽
祔葬於太原[illegible]志呂氏世仕至大官有道[illegible]於世[illegible]
恭名為[illegible]知者以為是必立王功活生人不幸溫刺衡州
年四十卒恭未及理人年三十七又卒世固有其具而不及
其用若溫恭者耶恭貌壯有大志信善容物宜壽考碩大
而又不克呂氏之隤其乎與銘曰
淵淵之風乎不可追[illegible]
志之夫乎今安歸呂君夫我死乎吾誰依

唐故嶺南經略副使御史馬君墓誌

元和九年月日扶風馬君卒命于守龜祔于先君食
[illegible]卜葬明年其月庚寅亦食其孤使來以狀謁銘宗元
取其辭曰君凡受署往來桂州嶺南江西荊南道[illegible]皆大

府凡命官更佐軍衛録王府事番禺令[illegible]江陵
户曹録府事監察御史皆為顯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
蕃舶使經略副使皆所謂右職凡所嚴事御史中丞良[illegible]
司徒佑[illegible]嗣曹王皋[illegible]尚書胄[illegible]尚書伯儀[illegible]尚書昌[illegible]
皆賢有勞諸侯甚善事凡佐領南五府[illegible]
[illegible]出李致穀以誅叶平哥舒晃[illegible]
[illegible]假守州邑[illegible]馬令[illegible]民以便安殄火訖毀吏成
[illegible]海鹽增筭邦賦大減所至皆用是理年七十不肯仕曰
吾為吏逾四十年卒不見大者今年志慮耗[illegible]終
不能以筋力為人贏縮因罷休以經書教子弟不問外事加
七年卒君始以長者重許與闊凡交大官皆見禮司徒佑嘗
以國事從顧謂君曰願以老母為累受託舉視儀宗至志其
子之夫君諱某字某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嗣子

隴西李氏出曰徽由進士為右衛胄曹卒沒以四子皆京兆
韋氏出曰儆曰傚曰敏曰庶女一人嫁柳氏壻曰宗一其銘
曰
不懈于位不替于謀處役以平（[illegible]一本作役）撫民以蘇措火不
隨悍吏不牟惟賓于堂亦施其幾入以忠雜私以義濟既至
于年乃静于懷衣帛膳甘子侍孫携[illegible]觀經考古教導斯
齊允壽允樂嗚呼終哉于陰之原爰位其墓孝子萬孫來拜
來附

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貶柳州司馬孟公[illegible]墓誌銘（孟常州）

孟氏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為喪狀一篇來告曰月
日君薨月日將葬于某（[illegible]一本作日月）敢請刻辭嗚呼公自假左
贊善大夫拜王司馬太常少卿為義成軍中軍兵馬使其帥
鄭國公[illegible]就為宰相贈[illegible]命公左領軍衛將軍事德宗順宗今上
立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長會用兵于趙起復居故官為左
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牙而趙兵罷不受禄去金章服喪
終期命安州刺史乃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聚柳州司
馬公年佐魏公平襄陽請兼州[illegible]立義成軍魏公弘大恢奇公
能以任事故是以又為將軍處恭潔廉動得禮節代趙之
役堅立拒遁死壁下法制明且權力無能移進不避退
不附權安州迫寇攘[illegible]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持
之故廢明年用兵于蔡朝廷諸公洎外諸侯咸以公為請未
及徵氣秉肺溢為水淫膚而卒年六十惟公志專于中毅雄
于外骨立廷中毅然望之若圖形刻像閫閾難靦不窺貪謀
度情叱婦[illegible]以故病不可治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父
某官諱某公之諱曰常諱子遵慶弟曰某銘曰

晉仲孫氏其世為孟貴勇先武[illegible]軻儒紹聖公傳師法
以訓戎政執禮以肅威毅嚴命濟三于朝冕服以光畢非掞
刊[illegible]終後復喪必孝孔明君子伋彰昔者宗中六級下
吏[illegible]公刺于安法亦可議黜伏南荒秉十畝[illegible]文闕
難以激志食厥躬神乖氣離支體莫遂廷臣進言侯伯釋章
帝命將施俄仆于京代山九九相相與松其名惟何忠孝孟
公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illegible]

年月日尚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凌君諱
準卒于桂陽佛寺先是六月告于州刺史博陵崔君曰余嘗
學黄帝書切脉視病今余肝伏以濇[illegible]脾[illegible]將以戕將
不賺而死審矣凡余之學孔氏為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卒
不能有示乎世者命也[illegible]敢臣道无以明乎國子道无以成

乎常于下之得罪于人以謫於醜地上之得罰于天以淪彼異疾余無以禦也故以見事為累又告為老氏者某曰余生於辰今而寫于戊辰戊衡也吾命與辨叶其死矣乎大耀不克歸瘞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吾以其樂焉子其以是葬吾及是歲如其言云孤某作求仲以其先人之善余也勤以誌為請嗚呼君以孝悌聞于吾鄉杭州刺史常君以訓于下文著漢稀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圍人文集未就有尚氣節喟人之急出貨力拯其年二十以書于丞孔丞相以聞以安縣校書郎又以余吾兵曹參謀之亂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以詩書佐元戎御史賜緋魚袋換節度判官轉殿中侍御史府

能職後遷侍御史為浙東廉使判官撫循能人按驗浙東吏人敬愛願績以懋粹然而光聲聞于上召以為翰林學士德宗崩遺臣議諡三日乃下遺詔君為詔詞以語同列王伾書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為尚書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參度支調發出納姦利裘止使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君母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沒盡君之行事如此其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厥仲在夫人所未至訖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明白於天下離哉逢克夭其生且又同過故哭以為志其辭曰銘曰意嗟君生不放學孔氏揚芬郁好謀慶留吳祿韓林禁雜設關畫舊抉其下從東越明明教罷人蘇活吏獄升侍從賜疹沃屏危疑與大偏吏尚書僚錄為佐經邦財用足道之躓分則降為江華州九疑蒼梧仍禍以遊茲酷能知命无悲毒吳不淚牙狼慘何以葬南嶺曲兆有靈茲鄉復封茲嶺稱有肉為之銘志陵谷

故嶺南鹽鐵院李侍御墓誌

天寶中詔李氏由涼武昭王以下皆得屬宗正故沂州刺史福以姑臧人附屬於宗正政為族曾祖生樂壽令旦生隨州司馬叶叶生監察御史潛字濯纓明兩仕歷末二晉討曾天子方事誅伐南平北復趙西走戎東討齊魯五年間兵征卒雜行千里凡推用財武為雖君以試大理評事佐荊南兩節使府天下諸侯之半調食饋給米漕舟運又守湘南鹽鐵轉運院以能遷官移嶺南益積功勞以介為勤勞卒元先年五十二元和十二年月日卒妻廬江何氏凡五世世鄭出父曰士鍔季父曰士幹有大名君之子二人曰夔曰尋女一人曰某葬道皆幼不能事何夫人哭且戒抱行萬里人咸觀其禮焉葬伊闕用明年某月日甲子銘曰

涼為帝胄克顯厥祀皇以閎謀四邑顯進沂以屬尊世其侍儒焉濯纓亦用是從既毅既官式耕爾勞四方用師卒食之饒致其廉介擧是諸侯于荊于交關石是鈞邦有休功惟吏之勤貽勞于大以盡其有孰司壽夭君不克久吉日來祔伊闕之丞子孫永有遺宜興銘詔于神永永是徵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

誌碣誄

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

裴氏之昭(音韶)曰贈戶部尚書諱某，穆曰起居郎諱某，生均州刺史諱某。均州與其弟大理，更爲刑部郎，用文史名於朝，善杜禮書。長子曰某，射進士策不中，去過汴，韓司徒弘迎取爲從事，以聞，拜太子通事舍人，進大理評事。當伐蔡及鄆，常爲軍首，贊佐有勞。既事，將侍太夫人于京師，道發疽，卒元和十四年月日，於於河南敦厚里，年若干。字曰某。其弟某以其喪歸，葬于某縣某里。未娶，有男子二人，女一人。男之長曰某，通兩經，始就且壯。銘曰：

世於不遷，秀于士鄉，不利有司，委客于梁。二委其躬，乃相戎政，官臣理屬，仍受國命。南蔡北曹，卅一五載，首兵柔剛，輔理平視。太平焉牛，既寧告養，于京棧車，草二瀕，我來周道，執狀哉紛。神聾其澤，形經于洛，還其焉如，庶終爾誠。陰侍里閭，腊飲不違，有弟之恭，既安且盈。厥志斯從，銘之故人，以質爾表。

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

晉之亂，柳氏始分，曰晋爲汝南守，居河東。又五世曰慶，相魏二；相之嗣曰旦，仕隋爲黃門侍郎。其小宗曰楷，至于唐，刺濟房蘭廓四州。楷生夏縣令府君諱繹，二生司議郎府君諱遺安，皆葬長安少陵原。遺安生御史府君諱開，葬南陽。其嗣曰寬，字存諒，讀其世書，揚于文辭。南方之人多諷其什，頗學禮而善爲奏。修吏事，如仕家，令主簿，進左驍衛兵曹，試大理評事，爲嶺南節度推官，判南永安軍判官。府罷，爲游士，出桂陽，下廣州，中厲氣，嘔泄卒於公館，元和六年八月七日也，年四十七。前娶琅邪王拱子，拱國子祭酒；後娶河東裴陵子，陵告成令。裴氏之出曰裴七，君之從弟以君之喪歸，過零陵，哭且告于宗元曰：吾伯兄從事嶺南，其地多貨，其民輕亂，能以節吏和平，仟弼所奉，假守支郡，海隅以寧。嗣很仇怨，致潮克順，從公于荆，綏我永安，仍專郡治，政用休息。是時蜀寇始戡，又邪人席狹，懷君之澤，感公其前。其理也惠而不施之於大，其行也和而不至于年，其言也文而不顯其辭。參將以其月日祔葬，而又不得令辭而志焉，是無以蓋前人之大痛哉，因以請。嗚呼！余懼辭之不令，以爲神羞，余曷敢不諾。銘曰：

柳族之分，在北爲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中書之世，定曰開州。夏縣政長，司議德侯，營二御史，乃佐元侯。惟君是嗣，其政克修，儲闈補吏，環衛分曹。南越之虎，從事以寧；永安被撫，存仍于兵。是蓮是經，既柔且平，浩二岬呼，革爲和聲。胡不使壽，而奪之齡，柩于海壖，歸葬于鄠邦。兄弟孔哀，惟行之恭；吼二小子，嬛而不顧；充充令妻，簪首而居。烏獸號鳴，助我踟躕，刻此悲辭，藏之奥隅。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秘書郎姜崟，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始楚國公皎與上游，益貴幸于睿，初得尚其公主，生崟二。生三日，上曰：他物無以飴吾孫。即勑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其年終不從，然其間在蜀漢荆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績時徵，則復命。好游嗜音，以生貴富，畜妓能傳宮中聲，吏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

奇右可用不能就官士有勸酒果則出跋矣
藏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
御史中丞裴公曰噫斯戚也葬不可以廢為具物祭以豚酒
月日葬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甯姬銘曰
始賤終貴於世為遂初榮老窮在物為凶均之得喪誰抉誰
督若君若銀朱於始生鐘鼎以及壯不嬰寡於進取不
施施於驕沉左紋右舞樂以自放雖老而客死未寔戚乎已
與夫拳拳然悻蒙諸有義得之拘拘榮不蓋祿以終
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祔于其父太子舍人諱助之墓
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其墓皆在瀕水之左
今王父贍陵於其側故葬世在此嗚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
其用端而明內之為孝外之為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窮也不
憂其樂也不淫讀書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為文深而
厚尤慕古雅善賦頌其要咸歸于道昔孔子之世有顏回者
能得於孔子後之仰其賢若嚮之如日月而莫有識者為嗚
呼獨孤君之明且仁知道孔子是有兩顏氏也今之世有知
其然者其信於天下乎（一本作今之世有知其然者其信於天下乎）使夫人
也夭而不嗣世之惑者猶曰尚有天道嘻乎其邪（嘻一本作噫）君
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一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為校
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沒 蓋貞元十八年四
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嗚呼君
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交而未信於天下今記
其知君者于墓韓泰安平南陽人李行諶元固其弟行敏中
明趙郡李巽皇人柳宗元河東解人崔廣略清河人韓愈退之
昌黎人于漢膳津太原人呂溫和叔東平人崔群敦詩清河
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人騤休復玄錫馮
翊人崔詞敬用京兆杜陵人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矜年四十二客死于柳州官舍
斂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徙行求
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
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卜筮是五月甲辰卜秦誗
人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
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
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覲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
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為曹信是迹吾墓嗟
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為子蔻其
辛亥於土有木焉發之緜不鄉象 凡自
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為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
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于汝州龍
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沒而祔之孫之父曰潮南
鄭尉祖曰倩之鄭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頴陽令金紫光祿大夫
國子祭酒始以明經為舞陽主簿後師反覆北雖來歸
擢授襄城主簿賜緋後為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
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訓也孝之信也施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來章神實相
汝 錫之老叟告以兆語實其敵舞從而父祖孝斯
有終宜福是與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
獨歸故鄉涕盈其銘徂亦勿忘

故溫縣主簿韓君墓誌

有唐故溫縣主簿韓君□□其漢弓高侯其先也□□□□貽
□□□徙于南陽傳世至大唐侍中諱瑗克用負亮□于国
鬱侍中兄子鄂州刺史諱某某生御史著作郎諱某某生尚
書庫部郎中萬州刺史諱某某嗣以文行大其家業君郢州長
子也以父任為江陵揔郎累調授王府參軍貴州襄陽尉至
于是邑貞元十六年又調于天官署河陽丞未拜十有一日
暴疾卒于長安永崇里先人之廬又十有一日歸葬吉州
于咸陽洪瀆原先人之墓次也先三日外姻家老謀為之志
季弟泰哀不能文故託于友嗚呼生也以其弟之泰知君
之為友没也以其弟之感知君之為友惟友愛出于孝移于
忠施於人事無往不達余故得受其辭書于石曰
友而悌而忠孝貞之貌稱其行行稱其詞既而不壽為善是
悼附于祖考初葬假吉年也之純貴其無根終□貴且□□□
控于仁人備物稱家其儀式陳友相其悲載身□以眠

東明張先生墓誌 張因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字有以文為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以
為長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為黃老術詔許之居東明觀三
十餘年受畢法道行峻異得眾真秘書訣籙經籍圖史存
於麟閣以弟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離不可解也遂
從以去明年回之子□死哭之慟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
天寶三載貞元乙酉歲十月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
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葬乃自為誌而卒明年正月
其日葬如其言弟子其等為碑以誌于墓辭曰
□□而康□□而□□為以虛无為以□言而不□華光而
不為名介潔而周流包涵而清□□觀其形與化相□其本相作一
為假寞以成其道世以勿嬰世皆往往奔利死名我獨浩浩
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弟以道慈勿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
耶吾何以交耶夫慈耶從容以求其得之耶湯谷狼□□
□□道之非耶且夫鶴因境得枯槁頹□□□□隨聖固
壽維中就漠然與神鬼為偶□□□□頑然以木石為
類倥侗而不□老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如此也乃
書于石以紀

盧鳴鶴誄 并序

維某年月日前進士盧允□字鳴鶴終于長安親仁里既克
葬于高陽原二三友生晉李□子□哀其行之不昭于世追列
□□諸侯士申為之名謚曰恭甫乃作誄曰
吳虞之分貴于上陽其後便游在越為□□□□延詞輔
漢侯定封□東徙之賢時惟仲翔□□字曰預曰喜在晉克
彰義焉斯之有宏其芳秘書易能垂耀于唐□□□□泊于
漢陽世德以昌□□□□□□父尚父□□□□□□
休徵用揚惟我先君子□□□□並時翱翔洽于主記□□
□光實嗣伯仲求求不忘漢陽元子寔幼其美□□□風彪
炳文史克恭以孝惟信是復□洽于鄉論為秀士百郡之選
叢于京師昧没□□□□□生之始至則潛其德退默以
謙默□人悅而隨名卿是舉先進咸推方出□類振耀于
時稱丁男氏□論海沂□言號呼□□增悲喪有幼主禮或
多□□稱于名而不□□投抉就道東艱若夷□誠喪其申
□□□萬里來復□□□□遠不凌節後而有慶由其歸恭
守以貞固行道若□□□□□復從鄉賦煥發其華克不再
躬闕于邦家倘閭千里歎味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
不敢名立志沮□歸其鄉身終逆旅生死已閱□□方□貴
書在途□□歸土哀□□帝□戶神胡不仁降此大吉

嗚呼哀哉惟昔嘉音賢貴相覿
逮家依母歸其身升行
同徙及余繼年逾二紀閔其子其和宗其堅吏
為祗祗威年年茲今則鏗曰
君其鉞愍嗚呼哀哉諒行誌誦惟古之貴生而無位況有其
就於是友生伻抑顧惟多用達東
幽明告得況其恭惟德之經先民有作今也是
旌嗚呼恭肅銘名

故處士裴君墓誌

河東聞喜裴君某字某好學未仕年若干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京兆府萬年縣君之弟中丞公嘗佐桂州命其孫某宗元以銘君之出處聞於將葬以來告曰曾祖諱某寧州刺史贈戶部尚書祖諱某起居郎父諱某尚書刑部員外郎議者以為得體獨出於史冊以入佐行于天下當河北頑梗危頑狠難馭分之地字用天子命制斷得宜然是為第一天下皆仰以為相會其終拜贈至大理卿長老咸曰裴氏世積德起居丞相弟也承其休光幽而不揚豈天鍾美於中丞嘗而不克並耶不然君無位以夭其可問哉君前娶韋氏成都少尹士曦女生二子子曰某名曰某以文敏中丞公娶章恂從不幸卒於桂林明經後娶於薛氏無子父棨作卑是年月日葬渭南其里從韋夫人之葬自為年來有侯猶異室銘曰

嗚之沃沃宜其鼎轂有耕有耘同施異穫明昭吹繇相之族尚書之孫大理之門有樂延宜碩而終不位不年嗚乎古大理推德之元推及聖辟大史定諡哲兇以導神福不七洋洋其星南祖依鄉人作銘惟其哀

覃季子墓銘

覃季子其人生甚貧而甚充介特不苟受施其敦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又且數千家通書子史又取莊子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草木有益於世者為子纂又百有若干家於世不以仕為事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窮乎而遂卒葬其鄉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感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

困其獨幽其居

故滎澤縣周君墓誌

太傅公既志滎澤君之葬明年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辛滎澤君之嗣曰曆備物具貲入于汴汴于戎喪焉不果行會山難不幸曆亦死曆之亞曰大素仕至雲陽令求其志將行謫南海上元和九年移信州中一猶有累不克如其鄉大懼緩慢茲又哭命其子某以某月日啟君之喪至于某葬用某月甲子志用太傅公之辭又命河東柳某書其緩故且志終事之年月日

表誌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嗚呼先君之葬仲父鎮中書君誌焉孤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
而無以昭于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繁其辭[illegible]
刻茲石表先君諱鎮字某六代祖諱慶後魏侍中平齊公五
代祖[illegible]旦周中書侍郎濟陰公高祖[illegible]楷隋刺濟房蘭廓四
州曾[illegible]字子燕唐中書令曾祖諱子夏徐州長
史祖[illegible]從裕滄州清池令皇考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廉
孝顯于河[illegible]浙[illegible]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先君之道得
詩之羣[illegible]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以植于內而文于
外垂聲[illegible]當時天寶末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
隱王屋山間行以求食[illegible]以養[illegible]作游者試合羣從
弟子姪[illegible]春秋左氏易王
氏[illegible]以忘其憂[illegible]清君喜曰茲所謂避世無悶
矣亂有間[illegible]舉族如吳無以為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
以[illegible]以給食貨經山澗水卒至吳[illegible]流抵大釁稍
以與[illegible]以行與偕容觀者哀悼而致禮加焉尋王父
六合君[illegible]死於東舍[illegible]其狀先君除服以
行淮汭千里告于上由是徙其間館而以為天子平大難從
大將且致太守[illegible]
作三老五更[illegible]府兵
曹[illegible]尚父[illegible]衛倉
貴參軍為節度推官[illegible]掌奏進大理評事以為則法者軍
旅之[illegible]視聽不可以不具作者文公
三衆[illegible]

雖有勢不能奪為晉州錄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
悍酷嗜殺戮吏莫敢與之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
身扞之鞭捶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簀而無以奪焉以為自
下繩上其勢將殆作梟鳴木[illegible]終南以免於恥調長安
主簿居德清君之喪哀有過而禮不踰為士者咸服服既除
命為吏部命為太常博士[illegible]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
願為宣城令三辭而後獲從為宣城四年作閿鄉令[illegible]
[illegible]考績皆最吏人懷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
御史為鄂岳沔都團練判官元戎大攝按廣[illegible]比進律作要
口破虜頌後數年登朝為真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陷正士
以校私讎有擊登聞鼓以聞于上上命先君總三司以
[illegible]至則平反之[illegible]
[illegible]
宰相不敢[illegible]
宰相[illegible]
事[illegible]貶夔州司馬作[illegible]居三年
勤[illegible]拜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為心疾惡不懼先君捧
以流涕曰吾唯一子愛甚方謫去[illegible]田[illegible]曰吾目無涕今
而不知衣之濡也鄉[illegible]
經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
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抑新臣[illegible]吾知其不
為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七日終于親仁里享年五十五
七月某日葬于萬年[illegible]棲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為尚
書郎天子行慶于下申命追贈而有司草創[illegible]會宗元得
罪[illegible]不行大夫人范陽盧氏其[illegible]之女實有全德為九
族宗師用不明勤[illegible]以行其志用[illegible]以[illegible]

女之歸他姓咸為表式太夫人既殁封河東縣太君會冊太
上皇后于興慶宮既乃宗元貶拝為永州司馬奉侍溫凊未
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于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
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禍幸而緩于死既不克成
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飲食天殛荐酷名在刑書
不得手開玄堂以奉安祔罪惡益大世無所容當而緩不
敢即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忝先德敢
用特牲昭告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辭云

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裴高河南人以給事中敢諫爭貞直忠謇舉無與比能使所
居官大再贈至禮部尚書
姜公輔為內學士以奇策取相位好諫諍竟後以罪貶為復
州刺史卒
齊映南陽人為相以文敏顯用
嚴郢河南人剛厲好殺號忠能為京兆河南尹御史大夫舉
職為邪險搆陷以貶死
元全柔河南人氣象甚偉好以德報怨歎然者也為太官有
上地入為太子賓客
杜黃裳京兆人弘大人也善言體要為相有牆仞不依以諫
克蜀加司空出為河中節度
劉公濟河間人厚抗碩大與物無忤（音悟逆也）為滑州節度入為
工部尚書卒
楊氏兄弟者弘農人皆孝友有文章
憑由江南西道入為散騎常侍
凝以兵部郎中卒
凌以大理評事卒最善文

穆氏兄弟者河南人皆強毅仁孝
贊為御史中丞捍抗倖得貶後至宣池觀察使卒
質為尚書郎以侍御史內供奉卒最善文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廉使為太子賓客
張樞同郡人為御史天子以隱罪誅吏樞觸首額白其狀以
故貶後為尚書郎
李舟隴西人有文學俊邁尚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
無不尊命其道大顯彼讒媢出為刺史貶湘卒（媢一本[illegible]）
李鄘江夏人果檢自負凝然善為官為御史中丞京兆尹鳳
翔節度
梁肅安定人最能為文（一本無字下有為字）以補闕修史侍皇太子卒
贈禮部郎中
陳京洒上人始為東宮敢諫諍有內行文多
詁訓為給事中
上方以為相會貶袁自刃發湘卒（[illegible]）
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
貶官卒　弟愈文益奇
許孟容吳人讀書為文口辯為給事中嘗論事由太常少卿
為刑部侍郎
李觀隴西人行義甚備至刑部郎中卒故與先君為三司者
也其大理者田揚瑒無可言猶以獄直為御史（[illegible]）
宇文邈河南人有文識人也為御史中丞擢然自守然以
直免官復為刺史卒
李[illegible]陳郡人善奏書文敏不識為相出使尊命貶刺史復為
義成軍節度卒
盧群范陽人雅博多所許與使反側之地悍然（[illegible]）
之（[illegible]）天子以為任重為義成軍節度卒

崔損清河人畏慎爲相無所發明然不害物天子獨愛幸以
損爲長者
鄭餘慶滎陽人再爲相始天下皆以爲長者及爲大官名益
少今爲尚書河南尹無恙
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亦長者由大理少卿爲御史中丞便
由中丞爲大理少卿
李益隴西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僻疾[illegible]以故不得用年老常望仕求其志復爲尚
書郎
王紓其弟紹太原人紹得幸德宗爲尚書在宰相之右今爲
徐泗節度紓有孝行資直[illegible]爲尚書郎
路泌河南人以尚書郎使西戎留戎中贊今已年八十餘旣
和戎十五年不得歸無爲言者

虞當會稽人爲郭尚父從事終汾州刺史以信聞
賈弁[illegible]長樂人善士也爲校書郎卒
弟全至御史中丞
趙需天水人嘐嘐[illegible]儒士也有名至兵部郎
中卒
張式南陽人
張直常山人
張惟儉宜城當塗人皆善言讓式至河南尹直郢州刺史惟
儉和州刺史
蔡陟江都人柔敏至吏部侍郎世謂陟善宜然其智足自衛
也

盧景亮元城人有志義多所激發爲諫官奏書如水赴壑坐貶
竄死其父至順宗時爲尚書郎升中書舍人卒
楊於陵弘農人善吏敏秀才也爲中書舍人京兆尹
張因其人宰郡東爲長安尉願去官爲道士甚有名以其弟
回降封州曰吾兄矣必死回也哭而行遂死封州
高郢渤海人有文章規矩自立者不干貴幸以太常爲相罷
居尚書
唐次北海人有文章孝行義甚高以尚書郎出爲刺史棄
永貞中召以爲中書舍人道病去長安七十里死傳舍
苗拯上黨人有孝術端直以諫議大夫漏泄省中語貶萬州
卒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升字自存爲文章至御史
病聾遂廢次中庸中行皆名有文咸爲官早死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善文史與冕並居集賢書府
冕文章益健頗蹶自吏部郎中出爲刺史至福建廉使卒
登晚仕至尚書郎秘書少監
薛丹同郡人至尚書郎
呂牧東平人由尚書郎刺澤州卒
崔稹清河人至檢校郎官子𨨏爲右補闕贈給事中[illegible]
房啓河南人善清言由萬年令爲容州經略
于申河南人至尚書郎
常仲孺河南人今爲諫議大夫
鄭弁武功人好聚書至三萬卷與先君通書以戶部侍郎貶
復爲刺史
崔光媚[illegible]博陵人善言名理爲御史尚書郎
鄭元均滎陽人強抗少所推讓然以此多忌因不得位（一本位作壯）

辛惲隴西人有史學
韓衡昌黎人善士
陳衆甫梓潼人高志氣
許伯高同郡人好讀書號爲長者後至尚書郎
張宣力清河人儒善後表其名去力但爲宣自元均至宣力
皆沒沒無顯仕者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衆矣爲信誼而大顯
道傳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爲端敢悉書所尤厚者附茲
石以銘于背如右[illegible]

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

唐貞元十二年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東柳公於萬
年縣之少陵原公諱某字某曾王父某官王父
某官皇考某某官奕世餘慶蘊而未發濟德流祉其後宜大秀
而不實爲善者惑嗚呼哀哉惟公敏於政修於德饋端莊進止
威儀動有恒常立風超倫貞方居室孝悌與人信讓位
識強敏游刃斷自少時學藝工爲文既窮日力又繼以夜
鄉里推擇敢迫上道乃與計偕來游京師觀光譽藹文有
司射策合程遂守首科休有令聞羣士注慕居數年授河南
府文學敦勸生徒選擇貢士[illegible]儒當推其人
觀禮於河北節度延爲參佐[illegible]攻其獲能關加太常
寺協律郎既喪主帥能誨私室方將脫道紛挨退與俱沖
漠作神儒之隸儒四方聞風交馳鴿書載幣東路[illegible]
倡乃作參謀出入湖方陪佐戎車遷大理評事又加章綬
朱黨銀印崇寵有耀雄略須分精懶埋照完彼江皋時其蕭
散實從我謀譙國是敬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出納府庫
頒給軍食下無[illegible]斂[illegible]黔首休息月校歲會[illegible]外莫不如
言連豐財[illegible]制成計得又遷殿中侍御史度支營
田副使分閫之寄參制其半柔以仁撫剛以義斷戎臣坐嘯
公堂無事朝廷延首方待以位既而祿不及伐冰[illegible]以其年
正月九日遇疾終於私第享年五十嗚呼痛哉奔驥力中
塗蹶足[illegible]高鴻輕舉在雲隆翼凡我所知哀慟無
極本道節度尚書朗寧王張公[illegible]震悼涕慕不任于懷臨
遣牙將試殿中監李輔忠監備凶禮賵賻其厚[illegible]
[illegible]行軍司馬侍御史韋速規等衛護助事用無闕册
旐素車歸于上京擇期定宅[illegible]莫有猶素[illegible]
[illegible]故友諸生宗人外姻號慟會葬哀禮咸申克定玄堂[illegible]
[illegible]掩坎復輪也[illegible]顧眄無依
耕胎贈哀頒勤休烈延垂後嗣於是汝南周公巽等相與琢
石書德用圖不朽文曰
抱元淳粹和既敵又柔[illegible]戚贊曜文章言學徒儒風
揚自渭北佐朔方帷[illegible]戎政閑黔首康寧惠文[illegible]
[illegible]垂衣裳才不施天茫茫刋樂石昭[illegible]箸德[illegible]
休烈於萬年長無極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

柳氏之先自黃帝及周皆有著者無駭以字爲展氏爲以食
采爲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嗚呼公諱某字某曾王父朝
請大夫徐州長史諱子夏貴亮白之操表儀宗門王父朝
大夫滄州清池令諱從裕惠博裕之道啓佑後緒皇考湖州
德清令諱察躬弘孝悌之德振揚家聲惟公端莊無諂儀栗
有裕於而能容介而能群其在閨門也動合大和皆由順正

愷悌莊謹，莫有間言，故宗黨歌之。其在公門也，釋回措枉，造次秉直，事不失當，舉無秕政，故官府誦之。用沖退推盡之志，以弘正交道，信儒於外；用柔和博愛之道，以訓遇孤弱，仁孝於內，此公律己之大經也。士登高第，調受河南府文學，從淄青節度使論惟明辟為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即世，罷職家食。無何，朔方節度使張獻甫辟署公，謀受大理評事，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遷殿中侍御史，加度支營田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略也。既佐戎事，會司中府，頗有制□，□明日殁。嗚呼！分曹賴公而成務，卿佐待公而周事，宗族翊公而光大，姻黨仰公而振耀。貞元十二年，歲在丙子，正月九日壬寅，遇暴疾殁于私館，享年五十。痛矣！夫人陸氏，洎仲弟、季弟，繼家於其篤，抱孤即位，牽衛祇奉喪，惟歸于京師，以其年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安厝於萬年縣之少陵原，禮也。公有男一人，始六年矣，在□知矣。嗚呼！況凡我宗族，撫視增慟。嗚呼哀哉！初，公元兄以行孫之行，端直之稱，名聞於天下，官至侍御史，待於從刺蕭章府，清當以先公之神未克遷祔，不正寢，不甘味，及擇日定期，而昊天不弔，志奪禮廢。公實教承遺志，行有日矣，而罔凶荐及，不克終事，則我宗族之痛恨，其有既乎！惟公敬於孝，愛於友，遂發表正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與公修詞，以淳德振文而導志，以為理化之始，莫尊乎彝器，作祠頌以為述德之作；不忘於祖，作始祖碑以為紀；廣大之志，叙正直之節，不嫌於親，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誌；其餘諷詠比興，皆合于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其與□以□，當官貞固，確乎不拔，持義端方，直而不苟，故宗人咸曰正。如衛大史，率性廉介，褱貞抱潔，嗣家風之清白，紹遺訓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清。如曾士師，兼備四德，具體而微，公之謂矣。小子常以無兄弟，獲比肩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故罔極之痛，仍集於小子。不能文字，敢用書宗人之辭，以敘其直，故齊而俚，嫚而紀事，哀不能文，故叙而無節。

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府君洎夫人之喪，祔于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步，曰高祖王父濟州府君諱某字某之墓；又東若干步，曰曾祖王父鄜州府君諱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某王父司議郎府君諱某之墓。咸異兆而相望，昭穆之有序，祔之有豐殺，皆如律令。府君諱某字某，由父任為太廟齋郎，吏部以調武伊闕華原縣主簿，丞汝陰，令為弘農，一年，推其誠心於其人，闢土生殺若有大利之道，衣食給足，故人不札夭，教厲明具，故俗不爭奪，遂以洽于大和，事理克彰。刺史盧杞加禮褒能者，績絕尤推君之政風于下邑，命為吏部尚書郎。虔河南受命，黜陟狀君理行殊異，宜升天朝，帝有歎惜方圓，俾其命用，不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于官。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充凶事，遂殯于是邑，仍會危難，至于今乃克返葬。孤某嘗為黔州錄事參軍，今無祿仕而志不敢緩。初，公娶司農少卿京兆韋山之孫、涇陽主簿翊之女，德容溫良，大曆二年某月日卒于越，而假葬焉。孤其徒行自越，舉夫人之喪，至于虢，舉弘農君之喪，咸至于某焉。既定，立石表于墳前，示後之人，以無忘孝敬。嗚呼！世

有難仕于外而葬其族者希矣孝子之心有待駟馬五鼎而
卒不至者焉若今之被衣輿食僮嫗具妻子飢僕御終身由
之而志益不懈爲旅人徒跣萬里[illegible]以宅困終事孝之難
者歟五十而慕者舜也祿千鍾而悲者曾子也聖且賢難之
若是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得不立於世乎

志從父弟宗直殯

從父弟宗直生剛健好氣自字曰正夫聞人善立以爲己師
聞惡若己歸見佞色諂笑者不忍與坐語善操觚牘[illegible]
[illegible]得師法甚備融液屈折奇峭博麗知之者以爲工作文
辭淡泊尚古謹聲律切事類讒書又文章爲四十卷[illegible]
[illegible]觀歌謠言議纖悉備其[illegible]貫統好文者以爲功讀
書不廢晝夜以專故得上氣病腸脹奔逆[illegible]
[illegible]每作害寢食難俯仰特少間又執業以興
呻痛咏言雖莫能知兄宗元得謫於朝力能累兄弟爲進士
凡業成十一年年二十三不舉[illegible]益工病益牢元和十年宗
元始得召爲柳州刺史七月南來從余道加瘧寒數日良已
又從謁雨雷塘神所[illegible]
[illegible]還戲靈泉上洋洋而歸[illegible]卧至旦呼之無聞就
視形神離矣嗚呼天實析余之形殘余之生使是子也能無
成是月二十四日出殯城西北若干尺死七日矣後吾歸與
之俱志其殯

○誌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illegible]壽止六十有八元和元
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弃代于永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
日安祔于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
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姪銪太夫人兄之子孔
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僇[illegible]
[illegible]徙播厲土醫巫藥膳之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
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又今無適主以葬[illegible]天地有窮此
冤無窮既牽拘[illegible]猶以不孝之辭一[illegible]
[illegible]擬述先德且志其酷[illegible]事伯舅聞其稱太夫人之
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歲通毛詩及劉氏列女傳斟酌而行
不墜其旨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
聞歲惡少食不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
如舅氏之謂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盡知之
無遺者某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太夫
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剪製縷結授諸
女及長皆爲名婦先君之仕也伯母叔母姑姊妹子姪雖
在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己者敬之
如臣事君卑己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己者友之如兄弟無不
得志者也諸姑之有歸必廢寢食禮既備嘗有勞疾先君將
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莅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illegible]不
得成禮既得命於朝祗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冢婦也[illegible]
[illegible]禮今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服抑將任焉苟有日吾其行
也及命爲邵州又喜曰吾願得矣竟不至官而及於罪是[illegible]

之初天子加恩群臣以宗元任御史尚書郎封大夫人河東
縣太君八月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禮無違者既至永州
又奉教曰汝唯不恭憲度既獲戾矣今將大儆于後以蓋前
惡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未甞有戚
戚也而卒以無孝道不能有報焉[illegible]主子婦七歲而不果娶
竄窮徼[illegible]人多疾殃炎暑熇蒸[illegible]其下
卑濕非所以養也診視無所問藥石無所求禱祠無所實[illegible]
蒼黃叫呼遂遘大罰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獨生者誰也為禍
為逆又頑狠而不得死逾月命將以至于今靈車遠去而身
獨止玄堂暫開而目不見孤囚窮縶魂逝心壞蒼天蒼天有
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食若何如人耶已矣窮天下之
聲無以舒其哀矣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石措
之幽陰終天而止矣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諱[illegible]族氏者曰趙郡贊皇之東祖[illegible]
[illegible]
夫人生於良族[illegible]然外異文其[illegible]德充於內行誼於
言高潮而不傷其恢格而不寫其和時善女工節制之宜
又能為雅琴素縑操之具[illegible]婦道
既備宜為君子之配偶為我伯祖臨邛令府君諱某受夫人
於李氏之廟而歸于正室臨邛府君之先曰我曾王父清池
府君諱某清池之先曰徐州府君諱某又其先曰常侍府君
諱楷常侍之兄曰中書令諱奭自中書以上為宰相四世隱
我伯祖以宗胄碩大而濟其[illegible]厚夫人以族為[illegible]顯而脩其
禮範合二姓以承先祖為士者宗之故佐奉後承祭祀贍備
光家道甚宜無何伯祖終于臨邛而夭逝[illegible]夫人從

子而反于淮[illegible]嗚呼我先府君每得仕未甞不奉迎供
養以誠必親男既立必使之有祿仕女必使之有家將嫁已
子必先擇良士可以配諸姑者定然後議焉仲父殿中侍御
史府君由是志也夫人生男一人諱某不幸終于宜州旌德
尉女三人皆得良壻隴西李伯和為楊子丞疾癈痼而没
太原王舒今為右補闕穎川陳萇為校書郎渭南尉知名貞
元十六年王氏姑定省扶侍自楊州至于京師道路遇疾遂
館于陳氏以諸壻之良諸女之養無不得意焉享年八十一
是歲六月二十九日終于平康里自小歛至于大歛比及葬
則二壻實系主之有孫二人長曰曹郎奉之以寢而近于位
八月二十四日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實棲鳳原介于我先
府君仲父二兆之間神心之所安也嗚呼嗣子早大臨邛萬
里以歲之不易[illegible]未克合祔哀孰甚焉諸姑合以

為斯志以從人之道內夫家外父母家且又葬于我志于我
故敘柳氏為備銘曰
萬其芳壽且康大梁鶉火沉幽光[illegible]風淪
夫子嗣又竟評輴悼不復眠之陽[illegible]兆靈趾
棲鳳里良之山兊之水靈之車當反此子孫百代承靈祉誌
之言者青烏子[illegible]

叔妣吳郡陸氏夫人誌文

夫人諱則字內儀姓陸氏家于吳郡蓋江左上族以宗子在
他國緣牒號墜故曾王父王父之諱官不克究知而闕其文
父璽皇河南陸渾令夫人生而奇秀而禮會伯舅為河南尹
僕擇傑宋[illegible]謂我文季掾仲父士林珠英儒流推高故夫
人歸于我夫人之志也溫順以承上沖厚以字下不敢踰於
家婦不敢侮於臣妾是宜允膺福祐集成母儀[illegible]命不淑享

年三十有五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終于長安大寧里第
嗚呼夫人生男一人曰曹婁幼嗚咺抱喪號就位女一人曰
喜子匍匐繈緥寄婦人之手哀哉墓誌門傳銘神道不相領
仲父嘗背於歲首而夫人捐棄於是日遺孤耿藐未克承紹
凡我族屬其痛巨乎遂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庚午合祔於
少陵原之墓恭惟仲父之諱字夫人之爵齒備于版文今不
書懼冊告也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前渭南縣尉潁川陳君之夫
人河東柳氏終于平康里將終告于陳君曰吾生四十有四
年爲陳氏介婦九年謹飭不怠以至此命也既
成婦矣宜祔于皇姑從兆于三原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痼疾
既不及養于舅姑又不得佐于蒸嘗生者之子不并月而殞
嘗謂君宜有貴位而不克見執親之喪不得終紀皆天譴之
大者也且願殺禮以成吾私述先夫人之墓
而定我焉將使君之不諱而歸葬于正其可也陳君乃卜十
二月十八日權厝于城南原曰棲鳳如夫人之志且以時日
甲子撥于宗元曰子之姑孝於家移于我之長睦于族施于
我之黨是用賓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
報焉他日嘗謂子愁而文願以爲誌庶幸而有知將安子之
爲也長無恨矣嗚呼貴而以賢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
矣遂哭而受命書夫人之世以記于茲石夫人六代祖諱慶
五代祖諱旦位皆至宰相高祖諱楷爲濟州刺史曾祖諱某
爲徐州長史祖諱某爲清池令考諱某爲臨邛令妣李氏趙
郡贊皇人其他則俟改葬而後備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我伯姊之墓良人博陵崔氏爲之誌崔簡字子敬凡歸于夫家爲
婦爲妻爲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笄而上以
至于幼孩從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今之制凡誌于
墓者繇世而加蓋于其上用敢附碑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嗚
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異於人孩而聲和幼而氣柔以吾
族之大尊長之多夫人自能言而未嘗誤爭其諱與其類戲
于家游弄之具未嘗有爭先公自鄂如京師其時事會世難
教告四千至夫人憂勞踰月默泣不食又懼貽太夫人之憂慮
紿以疾告書至而愈人乃知之善綠書爲雅琴
以自娛樂隱而不耀上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爲異言足以發
揚於禮而不爲辯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以配君子然而
不克會于貴壽以至于斯孰謂之天有知者耶太夫人生二
女幼曰裴氏婦如夫人之懿在二族咸以令德聞而
皆早世其弟宗元愚而獨存自號孰謂天可問耶嗚呼痛其
斃遂濡血以志終天之哀與茲石永久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書令諱奭中書之弟之子曰徐州府
君諱某實有茂德世其家業清池府君諱某繼之以茂實德
濟府君諱某承之以善政以至于侍御史府君諱某用貞信
勁正達于邦家克生賢女以配于裴氏裴氏至于唐其著者
禮部尚書諱行儉禮部之子曰侍中諱光庭嗣用忠肅書于
國史祠部府君諱稹業之以貞直以至于今金吾府君諱俊
用純懿端亮聞於天下實生良子以配夫人嗚呼夫人與
仁孝偕生以禮順偕長始於家純如也終於夫族穆如也其
爲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與承順必先所欲先君與太夫
人恩遇尤厚故夫人侍側無威怒之教焉天禍斯族夙遭大

故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不敢圖死至于復常夫人三歲無湯沐興盥頓踊叫號哀徹天地外除髮不勝笄櫛不勝帶太夫人泣而命之固猶不食朝夕諭譬而濟焉其為妻道也（[illegible]）宜恒服於身体疑息之庸不萌於心術忿懥之色（[illegible]）不兆於容貌同為而合於禮婉焉而得其正其為婦道也惟聽順謹敬睦姻仁恤之行甚備（[illegible]一本作[illegible]）常以不幸不及姑舅之養用為大恨是故相春秋之事昕滌濯舂饋勞以待且每怵惕之感至焉則又移其孝于裴氏之門（一本[illegible]）而以睦于家婦介婦以敬以親下以不失其赤子之心姻族歸厚由是化嗚呼我之大諱於裴氏之天不妻欽以夫人之德宜貴壽宜康寧然而年始三十不克至于壽良人官為祭軍事不及食其官備之疾實鍾于身以貞元十六年三月十二日甲子終于光德里第稍矣夫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族視之如己其家老長幼咸獲之微曾以其私奔謁於道路禱鬼神問卜筮者相及也既病太夫人在側尚遺積憂傷于興懷德持形立氣紿以少間故二穉未亂（[illegible]）（[illegible]）良人在遠不及有緒言遺念以付於後則我呼天之痛宜有加焉嗚呼天胡厚是懿德而闕其報施獨何咎歟余不知天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自洛師望門而哭曰無以立吾家成吾身矣允在二子幼曰崔七先夫人八月而殞魂氣無不之也（[illegible]）次曰崔六後夫人五旬而夭因祔焉今其存者曰崔五幸無恙託于乳媼以康求火（[illegible]）（[illegible]）哀哉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厝於長安縣之神禾原從于先塋祔于皇姑宜也母弟號哭而為之志書痛濩寃器不能具敢告無愧辭無溢美庶用正直克安神心嗚呼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無其辭

亡妻弘農楊氏誌

亡妻弘農楊氏諱某（[illegible]）高祖皇司勳郎中諱某司勳生殿中侍御史諱某殿中生醴泉縣令諱某醴泉生太常禮部郎中凝（[illegible]）（[illegible]）代濟仁孝號為德門郎中娶于隴西李氏生夫人夫人生三年而皇妣即世外王父兼居方伯連帥之任（[illegible]）剌南部夫人自幼及笄依于外族所以撫愛視遇者殆過厚焉夫人小心敬順居寵益畏終始無驕盈之色訓誡雖之五歲屬先妣之忌飯於仁祠沐闕其故娣傳以告（[illegible]）謙號泣不食後每及是日必遑遑茶抱終身之戚焉及許嫁於我柔日既下（[illegible]）乃歸於柳氏恭惟先府君重宗友道於郎中最深髮雞好言（[illegible]）始于童齔間在他闕終無間辭凡十有三歲而二姓克合奉初言也夫人既歸事太夫人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雍之美主中饋佐恭嘗作儆之義表于宗門太夫人嘗曰自吾得新婦增一孝女況又通家愛之如己子崔氏裴氏姊視之如兄弟故二族之好異于他門然以素被足疾不能良行（[illegible]）（[illegible]）未三歲孝而不育（[illegible]）既疾增甚明年以謂（[illegible]）之使來歸女氏永寧里之私第八月一日甲子至于大歸年始二十有三嗚呼痛哉以夫人之柔順淑茂宜延于上壽端明惠和宜齒于貴位生知孝愛之本宜承于餘慶是三者皆虛其應天可問乎喪門多釁（[illegible]）上天無祐故自辛未逮于茲歲累服齊斬（[illegible]）繼經哀酷其間冠衣純采（[illegible]）纔月兮三而已矣無乃以是罹夫人之壽歟悼懼之懷曷月而已矣哀夫遂以九月五日庚午克葬于萬年縣棲鳳原從先塋禮也是歲唐貞元十五年歲集己卯（[illegible]）為之誌云

坤德柔順婦道靖淑雅惟若人兮婉娩淑姿鏘

翔令令姿舅氏嬖兮任城賢二閑白日兮之死同穴歸此宜兮

之合葬

下殤女子墓塼記

下殤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佛我依

也願以為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髮為尼號之為初心元和

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歲其母微也故為父子晚性柔

惠類可以為成人者然卒夭斂以緇銘用埤瓦葬零

陵東郭門外第二岡之西隅銘曰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

焉從而來焉往而止魂氣無不之也骨肉歸復於此

之

小姪女墓塼記

字為雅氏為柳生甲申死己丑日十二月在亥是日窆東岡

首生而惠命則夭始也无今何有貲之微當速朽銘茲瓦版

求久

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

叔文之母

夫人姓劉氏其先漢河間王王有明德世紹顯懿至于唐有文

昭者為綿州刺史號良二千石其嗣慎言為仙居令光州長

史克荷于前人光州夫人之父也夫人既笄五年從于北海

王府君諱某府君幸明經授任城尉左金吾衛兵曹修經術

以求聖人之道通古今以推一王之典會世多難不克如志

卒以隱終夫人生二子長曰參倫年五經早夭少曰叔文堅

明直亮有文武之用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道合于儲后凡十

有八載獻可替否有匡弼調護之勤先帝弃万姓嗣皇承

大位公居禁中訏謀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由蘇州

司功參軍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將明出納有弥綸通變之

勞副經邦阜財之職加戶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開塞有

和鈞肅給之効內贊謨畫不廢其位凡執事十四旬

有六日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于堂壽貞元之二十

一年六月二十日也知道之士為蒼生惜焉天子使中謁者

臨問其家賻以布帛嗚呼夫人之在女氏也貞順以白奉孝

謹以肴奉其在夫族也祇敬以承上嚴肅以蒞下事良人四

十有九年而勤劳不懈生戶部五十有三年而撫戒無闕年

八十有九而戶部之道聞于天下為大僚垂榮綬以就奉養

公勳侯王咸造于門既奇而且世用羨慕然而天子有詔俾

定封邑有司稽於論次終以不及時有痛焉是年八月某日

附于先府君之墓銘曰

夫人之溫恭故直承于是嫁則克生良子用撫盛

美有其文武弼我化理天子是毗邦人是望君若峩峩嶺

不疑祭於高堂惟昔孟氏號為母師在漢疇貞閑

夫人惟其似之山北之中神木之原

問于靈龜閉此顯魂勒石垂休永永萬年

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

故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諱媛嫁為朗州員外司戶河東薛

巽妻三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女事善筆札讀書通古今

其暇則鳴絃調詩騷以為娛始聞以文雅清秀重於當世

其後病惑得罪投驩州諸女蓬垢涕號柳氏出也以叔舅命

歸于薛惟恭柔專勤以為婦妻恩其故他姬子雜己子

造次莫能辨無技忌之行無犯迕之氣一畝

之宅言笑不聞于鄰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既乳病

肝氣逆肺牽拘左腋巫醫不能已期月之日命終

一本年若干某月日遷柩于洛某月日祔于墓在北邙山
南洛水東墓始佐河北軍食有勞未及錄會其長以罪聞因
從貶吏大赦方北遷而其室已禍喪之父曰大理司直仲卿
祖曰太子右贊善大夫璞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工部尚
書某某之父曰大理司直諱祖曰某官曾祖某興中書令仁
師譏刑不孥其二世大父也嬰之他姊子丈夫子曰老女子
曰張某妻之子女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某實後子銘曰
寬翼仁師惟仁之碩一言刑輕緇載二百其慶中缺曾
玄不續嗣之溫文卒皆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仍禍六稔
斂存如沒宜福而災伊誰云恤惟辞之歸德良才全齒無言
聞穢獲以慶推仁撫孩不異猶兄公是怙一本夫屬所
祭畢冢蒐且惟嘉永嘗其著孔多有
癸有歲神何以胡祐不
處曾祖舅胡縱之詐淑人不居誰任于家書銘告哀以掌於府

韋夫人墳記

韋夫人祔成都府戶曹渭南尉而不合大葬未利以從
禮也其於祭如其人之在期用元和十四年月日
子其爲石刻而納諸壙

馬氏女雷五葬誌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慧異甚凡事絲纊
文繡不類人所爲者余觀之甚駭家貧歲不易衣而天姿潔
清脩嚴相若簪珥衣統殺音家欷不易爲塵垢雜年十
五病死後二日葬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姨母爲妓於余也將
死曰吾聞柳公有巧我惠我一本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
文志我葬其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既而
聞焉以攻石之後也遂爲書去塼追而納諸墓

○對

設漁者對智伯

智氏既滅范中行氏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
晉陽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
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
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
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魴鱮
鯉鰋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
收者百焉臣以爲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
之來也從鮒鯉鼓鬐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
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爲螭龍
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秃鬣顛倒頓踣
流而下娄宥磋環坻淪而不能出中當從一魯
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啖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
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
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
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中而
囓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
蹙於碣石槁焉鯔之以爲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
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
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向者臣已言其端
矣始晉之修家若欒氏祁氏郤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
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
是亦鯨鰋鯉也脂流骨腐於主之
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

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兼爲諸侯而不見其害者與一鄉（[illegible]）又殺而食之矣脫其鱗鮮其肉剖其腸斷（[illegible]）首而折之鱗（[illegible]）莫不備俎豆足所（[illegible]）大蓈也可以懸矣然而猶不肯止又有大者焉吞（[illegible]）中行以征其肥猶以爲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亢（[illegible]）以（[illegible]）以浮若此四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illegible]）見（[illegible]）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臧於晉陽其日動矣（[illegible]）乃傲然以爲成在机俎之上方磨其吞（[illegible]）不肯同禍（[illegible]）段規然浮而（[illegible]）主之不（[illegible]）於安邑曾拔於上（[illegible]）而（[illegible]）山之外而腸（[illegible]）以祚二宗子孫之曠（[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大於（[illegible]）又土何（[illegible]）智伯不悅然（[illegible]）不能於今其（[illegible]）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illegible]）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嘔泄（[illegible]）藏石走瀨連艫糜解（[illegible]）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illegible]）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汩泥淖（[illegible]）撓混沙礫（[illegible]）視之分寸眙若睨壁（[illegible]）淺深險易昧昧不覿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illegible]）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側僻回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illegible]）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illegible]）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illegible]）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對賀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
余適將唁子（唁魚戰切弔生曰唁）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
能是達矣余无以唁矣敢更以為賀（[illegible]）柳子曰子誠以貌
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无志者耶姑以戚戚為无益乎道
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
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為天子尚書
郎謀畫无所陳而群比以為名蒙恥遇僇（[illegible]）以待不測之
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偲偲然者哉（[illegible]）吾
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无以奉宗
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
倡佯其形（倡音昌佯音羊）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无所往
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
甚乎裂眥（[illegible]）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
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杜兼對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
焉頗有聞於子以釋子也曰何哉曰杜兼為濠州幸其之亂
殺无罪士二人（[illegible]）
[illegible]若賈且怒吾以為唐檮杌饕餮者二以異（[illegible]）
（[illegible]）然而卒入為郎中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乃死
夫何取於兼者若是幸也曰君子之言兼之罪吾雖不懼乎
目然聞之孰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聞兼在
濠州有鍾離令屬其者宰相戚也而說且腴日狀其僚之過
愬以致于兼且曰是過是愬我獨无有其僚因惴恐以俟譴
愬於上今日施施自負（[illegible]）自曰州君將我陟也兼得之乃
大怒罰令使僚也戚得自達以進乎善因擯令終不得面焉
人由是不苟免而譏諫之道大息朝廷進兼於內則給事中
於外則至河南尹蓋知兼有是善也故誠然不為公且明耶
或者曰兼凶狡人也恣殺以充己其為過章章者凡天下兒
童（[illegible]）

天對

今將楚詞天問逐段附入遇天問則低寫于前遇
天對則高寫於後仍入諸家音釋說者詳焉

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illegible]）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illegible]）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

對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曶黑晰眇往來
屯屯（[illegible]）龐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illegible]）
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illegible]）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illegible]）
無營以成沓陽而九轉轂渾淪蒙以圜號（[illegible]）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illegible]）
冥凝玄釐無功無作
斡維焉繫天極焉加（[illegible]）
烏傒繫維乃糜身位無極之極漭彌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
焉（[illegible]）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河圖言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

皇熙亹亹胡棟胡宇宏離不屬焉恃夫八柱 恃一作侍一本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放至也屬會也九天東方皞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

无青无黃无赤无黑无中无旁烏際乎天則

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言天地廣大隅隈衆多

巧欺淫誑幽陽以別无隈无隅曷懵厥列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沓合也言天與地合會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乎

折篿剡筳午施旁豎鞠明究曛自取十二非余之為焉以告汝 楚辭篿筳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規燬魄淵 日月也 太虛是屬棋布萬熒 列星也 咸是焉託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 次舍也汜水涯也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之涯也

輻旋南畫軸奠于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側平施旁運惡有谷汜

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淮南子曰日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

當焉為明不逮為晦度引久窮不可以里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 夜光月也育生也

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言月中有菟何所貪利居月之腹而顧望乎

燬炎莫儷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

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 女岐神女无夫而生九子

陽健陰淫降施蒸摩岐靈而子焉以夫為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伯強大厲疫鬼也惠氣和氣也

怪濊冥更伯強乃陽順和調度咍氣出行時屆時縮何有処

鄉 [illegible]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明焉非闢晦焉非藏

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角亢東方星曜靈日也言東方未明日安所藏

孰旦孰幽繆躔于經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 汩治也鴻大水也師衆也尚舉也

僉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惟鯀譊譊鄰聖而孽恒師庬蒙乃尚其圮后惟師之難瞑瞑使試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

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盜堙息壤招帝震怒賦刑在下而投棄于羽方陟元子以胤功定地

胡離厥考而鴟龜肆喙

伯禹愎鯀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污塗而寘夫固不可以類胝躬躄步橋楯勩踣

厥十有三載乃蓋考醜宜儀刑九疇受是玄寶昬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

洪泉極深何以窴之（[illegible]）

行鴻下隤厥丘乃降焉填絕淵然後奠于土（[illegible]）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illegible]）

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illegible]）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illegible]）

胡聖為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illegible]）

圜燾廓大（[illegible]）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為此而以恩天極

九州何錯川谷何洿（[illegible]）

州錯富媼（[illegible]）爰定于趾躆川潰谷形有高庳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東窮歸墟（[illegible]）又環西盈脈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壚燥疏（[illegible]）滲渴而升（[illegible]）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浟浟（[illegible]）又何溢為

東西南北其修孰多（[illegible]）

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鴻洞而課校修長（[illegible]）

南北順橢其衍幾何（[illegible]）

茫忽不準孰衍孰窮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illegible]）

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穴爰都（[illegible]）

增城九重其高幾里（[illegible]）

增城之里萬有三千（[illegible]）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illegible]）

清溫燠寒迭出于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illegible]）

西北辟啟何氣通焉（[illegible]）

辟啟以通茲氣之元（[illegible]）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illegible]）

脩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illegible]）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illegible]）

惟若之華稟羲以耀（[illegible]）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狂山凝凝（[illegible]）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噳噳人名是達（[illegible]）

焉有虬龍負熊以遊（[illegible]）

有虬螭虯不角不鱗嬗夫玄熊相待以神（[illegible]）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illegible]）

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儵忽之居帝南北海（[illegible]）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illegible]）

員丘之國身民後死封嵎之守其橫九里（[illegible]）

靡蓱九衢枲華安居（[illegible]）

有蓱九歧厥圖以詭浮山孰產赤華伊枲（[illegible]）

靈蛇吞象厥大何如（[illegible]）

巴虵腹象足覩厥大二歲遺骨其脩巳號 [illegible]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illegible]

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儃者幽都壽吾就窮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潛謂不死 [illegible]

鯪魚何所鬿堆焉處 [illegible]

鯪魚人貌迩列姑射鬿雀峙北號惟人是食 [illegible]

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illegible]

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 [illegible] 大澤千里群烏是解 [illegible]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 [illegible] 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 [illegible]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不同味而快鼂飽 [illegible]

禹懲于續嵞嬀亟合 [illegible] 三門以不眡 [illegible] 呱呱之不盬而孰圖味 [illegible]

卒燥中野民攸宇攸暨 [illegible]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 [illegible]

彼呱克臧俾姒作夏 [illegible] 獻后益于帝諄以不命俊

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鞫而無害厥躬 [illegible]

呱勤于德民以乳活慝[illegible]厥工帝授柄以撻兇殃[illegible]庸夫號

克害[illegible]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益革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室[illegible]

上休居以康食姑不失胡往不道 [illegible]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 [illegible]

啓達厥愛褀與以呻辯同容[illegible]序帝以和[illegible]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 [illegible]

禹母達聖何[illegible]厥[illegible]彼淫言[illegible]以不[illegible]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illegible]

夷羿滔淫[illegible]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illegible]

[illegible]于[illegible]洛之嬪焉妻于[illegible]帝不諶失位滔嫚有[illegible]

馮珧利決封狶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illegible]

夸夫快殺鼎狶以慮飽[illegible]帝[illegible]力胡肥台舌喉而

濫厥福 [illegible]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illegible]

寒讒[illegible]后夷卒[illegible]于野[illegible]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 [illegible]

鯀[illegible]化黃[illegible]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illegible]
子宜播列，稱于丘于川，繼元維衍，維抓維澤，[illegible]以畝民以
讙以都。[illegible]
何由并投，而鯀疾修盈？[illegible]
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碩厥祀，後世是郊。[illegible]
白蜺嬰茀，胡為此堂？[illegible]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illegible]天式從橫，陽離爰死。[illegible]
大鳥何鳴，夫焉喪厥
體？[illegible]
王子怪駭，蜺形茀裳，文褫操戈，猶懵夫藥良，終
爲號以游，奮厥[illegible]羽。[illegible]形胡在胡云。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illegible]
陽潛爨陰，激而雨，浮游以興，厥號爰所。
撰體協脅，鹿何膺之？[illegible]
[illegible]怪以神，爰有奇軀，脅屬支偶，尸帝之隅。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illegible]
宅靈之丘，抃焉不危，[illegible]厥首而佰以恬焉。[illegible]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illegible]
要彊而陵，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尚窒之。[illegible]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illegible]
澆嫂以力，兄厥縱之，康假于田，肆克宰之。[illegible]
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illegible]
既[illegible]既合宜，咸墮厥首。[illegible]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illegible]
湯奮癸旅，爰以偪拊，載厥德于葛，以訪仇餉。[illegible]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illegible]
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illegible]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illegible]
惟桀嗜色，戎得蒙妹，滔融其娛，以大喪厥伐。
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illegible]
瞽父仇舜，鱞以不龍，堯專以女，故俾揄厥世，惟烝烝冀孝于
媯之汭。[illegible]
厥萌在初，何所億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illegible]
紂臺于璜，其克兆之。[illegible]
登立為帝，孰道尚之？[illegible]
惟德登帝，師以首之。[illegible]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illegible]
媧軀虺號，占以類之，胡曰日化七十，工獲詭之。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illegible]
舜弟眠厥仇，畀暑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犬斷于
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邑鼻以賦富。[illegible]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illegible]
嘻伯之仁，遜季旅歛，雖同度厥義，以嘉吳國。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illegible]
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
空桑鼎殷。[illegible]
[illegible]
知吉嘲焉，以為不[illegible]仁，易退危，夫昌[illegible]謀，咸逃[illegible]

淵虐后以劉[illegible]降厥觀于下匪摯孰承條伐

巢放民用濟厥疣切于求以夷于膚夫焉不謠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illegible]

嚳狄禱禖契形于胞胡乙殼之食而怪焉以嘉[illegible]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illegible]

該德亂考[illegible]蓐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慝

[illegible]

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illegible]

牧正矜矜澆邑爰路[illegible]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illegible]

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illegible]

平脅曼膚何以肥之[illegible]

辛后騃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膚于肌[illegible]

以夷之[illegible]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illegible]本

扈釋于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寓孥牀以斮[illegible]

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illegible]

般武踵德爰獲牛之朴夫唯陋民是冒而不號以瑞[illegible]而

班民心是市[illegible]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illegible]

[illegible]

解父狄淫遺憩以報彼中之不白而徙以色視[illegible]

眩弟並淫[illegible]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象不兄龔而奮以謀盍[illegible]聖孰凶怒嗣用紹厥愛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illegible]而吉妃是得水濱

之木得彼小子[illegible]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知非妃伊

之知臣焉以不識胡木化子母以蜎厥聖[illegible]嘐

鳴不良護以詭正盡邑以墊孰辟彼嚳[illegible]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illegible]不勝心伐

帝夫誰使挑之[illegible]

湯行不類重泉是囚違虐立辟實罪德之由[illegible]師憑怒

以劉夏挑而讎[illegible]

會鼂爭盟[illegible]何踐吾期蒼鳥群飛孰使萃之列擊

紂躬[illegible]叔旦不嘉[illegible]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

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勝禹比黎兩行[illegible]

[illegible]

殪鷹之威何得使萃之頸紂黃鉞旦孰喜之[illegible]捧盈救灼仁興以畢

[illegible]民父有訛咋以美之位庸庇民仁克茁之紂淫

以害師殛圮之咸逆厥死爭徂器之嬰鼓顛[illegible]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illegible]

[illegible]

水濱昭荊陷敖之繆迓越裳[illegible]肯雉之

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illegible]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穆懵祈招猖洋以游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胡紿娛戴勝之歐

[illegible]瑤池以迭謠[illegible]

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illegible]

孺賊厥詐，爰䝉其弧，幽禍挐以夸，憚褒以漁，淫嗜㦸殺諫尸 [illegible]

誘屠孰繆，茲以傲而化，孰是舉 [illegible]

天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 [illegible]

對 以蒙人公以厲，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 [illegible]

天 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illegible]

對 指號其大任，舊以傲幸良，以九合遂譏而壞

天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illegible]

對 紂無誰使，惑堆志爲首，逆圖倒視，輔讒以僥寵 [illegible] 干異召死，雷溍克后，毓干文德，適以被 [illegible] 內鞠順道，醢梅奴箕，忠成喪以醜厚

天 稷惟元子，帝何篤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illegible]

對 棄寔而功，篤胡爽焉？冀冰以炎，盍以宗長焉？既歧既嶷，宜庸將焉？紂凶以啓，武紹尚焉

天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

對 伯鞭于西，化江漢滸，易岐社以大國之命，以祚武

天 遷藏就岐何能依 [illegible]

對 蹄求憂靡，寧仁蟻萃 [illegible]

天 殷有惑婦何所譏 [illegible]

對 姐嬖淫商，痛民以亟去 [illegible]

天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對 醢梅以頒，烏不台訴，孰盈癸惡，兵躬殄祀 [illegible]

天 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 [illegible]

對 牙伏牛漁，積內以外，萌迄目厥心，曉眡顯光，奮力屠國以髀

[illegible] 醜厥商 [illegible]

天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illegible]

對 發殺曷逞？寔民于卑，惟栗厥文考 [illegible] 而虔予以徂征 [illegible]

天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illegible]

對 中譖不列，恭君以雉，胡顛誑蛻，賊而以變天地 [illegible]

天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對 天集厥命，惟德受之，佚息以弃，天又祐之 [illegible]

天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對 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昳始以昭，末克庸成績

天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illegible]

對 光徵夢祖 [illegible] 撼離以厲，仿偟激覆而勇

天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illegible]

對 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天 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 [illegible]

對 蜂蟻已毒，不以外肆，細腰群螫，夫何足病 [illegible]

天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illegible]

對 嬰回偶昌，鹿曷祐以女

天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illegible]

對 鍼欲兄愛，以快侈富，兀多厥車，卒遂以旅 [illegible]

天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荊

勳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 子忠云屈原書壁所問畧訖日暮故何憂乎夫天而雷電復至自歎……皆不可……

咨吟于野胡若之很嚴墜誼殄丁厥任合行遷位固若所咈

嘆音憂 尹 悉毒音譖與醜齊祖秦咍厥詐讒登狡庸咈以殲其

怙禍凶亟鋤夷愎不可化徒若罷音疲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 吳光即闔閭 何環穿白閭社丘陵爰出子

文 一本作穿 子文事見…… 吾告堵敖

以不長 堵敖者楚文王子……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一本……

一本作与 一本作章

闔縱厥武滋以侈頹於虖不可以作怠焉庸歸 ……

欸吾敖之閼以旅尸 …… 誠若名

不尚曷極而辭 一本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四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五

問答

晉問 ……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 吳子吳武陵也先生子厚自謂 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 …… 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掎之 …… 首陽起之 首陽山名 黃河迤之 …… 大陸靡之 大陸澤名 或巍而高或呀而淵 …… 景霍汾澮以經其壖 …… 若化若還鈞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 …… 聱岈鬱怒 …… 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 …… 終古而不去 …… 擢秦標擢 …… 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卻就壓 ……

作振振業業 …… 踞戶 …… 若嵬若 …… 其按衍則平盈旋繞紆徐夷延若飛鷺之翔舞 …… 洄水之容與以豫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根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 …… 運肘東指 …… 潰后土 …… 濆濁洶沸 …… 委泊涯涘 …… 呀呷欽納 …… 汩騰倒跌越 …… 推雜失墜其所邀激則連山參差廣野 …… 壞裂 …… 雷怒風 …… 撼觸于 …… 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淵沸洞踏者 …… 瀰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輸之所負 …… 川林經稷雲迤兩 …… 瞬目而下者 …… 撞搪之所御 …… 云云 百

合一鬭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左傳二十八年子犯云）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出史記）則皆晉人之稱也（一皆一本作此一本作則）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大鹵晉地名）［illegible］之工（［illegible］）火化水淬（［illegible］）［illegible］為鏃為鋒（［illegible］）出太白徵犀收招搖伏蚩尤肅［illegible］合衆而成之搏者挾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雲運之如濤浩浩弈弈淋淋漓漓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徒弔切）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為小［illegible］飛鳥（［illegible］）弓人之弓函人之甲犀角［illegible］兕七屬（［illegible］）乃使跟超拔夾之倫（［illegible］）服而持之南徹諸華北讋群夷（［illegible］）技擊節制（［illegible］）以聞於天下是為善師挺目而望之固以掌拘喘汗免冑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出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illegible］）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兟兟（［illegible］）溶溶紜紜鑣鑣轔轔（［illegible］）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駹（［illegible］）黰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旃旗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躓（［illegible］）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群飲源槁迴食野赭（［illegible］）浴川蹙浪噴震［illegible］灑潰潰焉若海神之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倘侻（［illegible］）開合萬狀喜者齧怒者人搏決然若斷山抉壑（［illegible］）耳［illegible］至千里相角風驅霧［illegible］寢雲遠游不夕而復擾地跳梁堅骨蘭筋（［illegible］）交頸互齧張首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齕（［illegible］）蟠雜蓁蓁啾啾漢漢（［illegible］）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揮手摩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illegible］）御以王良（［illegible］）超以范鞅（［illegible］）鞭以欒鍼（［illegible］）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不閑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左傳昭公四年司馬侯云）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若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滑內貞滴液不行（［illegible］）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磵壑之紆縈嵌巇嶔岏之杪顛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若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峰［illegible］若兵車之乘淩其響之所應則瀆瀆溯溯［illegible］若騫若崩若蛟龍之鬭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若摧蜉蝣若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illegible］）號鳴飛翔虎兕奔觸（［illegible］）伏無所入避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捎危頓妥［illegible］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硉兀（［illegible］）轉騰冒沒類奔神驅石以梁大海（［illegible］）

之人發[illegible]折由鱗鬣匯流雷解[illegible]一前者汨越後者
迫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措拉頹踏[illegible]
[illegible]捽首軒尾[illegible]頭入重淵[illegible]不知其幾百里也濤
波之旋渦山翻天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
擬拔而出林立峰崒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從流行列渾渾而
天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illegible]阿房[illegible]
[illegible]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除麗譙特[illegible]皆是之自出
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士不患
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
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虎視既成諸侯叛之[illegible]
[illegible]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illegible]瓘津涯千里雷駭電馳輕
車遂以君命矣而縱觀焉[illegible]大者斷流偕[illegible]

亘山崒巘巍峩[illegible]
[illegible]今纖紅其間巨舟軒昂仡仡
還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illegible]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
挖龍吭[illegible]拔鯨鬐[illegible]戮白黿逐蛟螭叱馮夷立水滑
流離[illegible]採鯨推鯨與會網接勝天瀾閡捭擬攞跨[illegible]
叡[illegible]也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illegible]如雲
之拔其有乘化會神振掞漣淪[illegible]小鼓[illegible]奇文出怪
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霄於龍門者猶抑[illegible]論飛鱗頓踣而振
之[illegible]莫不脫角裂鬐呀喁[illegible]人知[illegible]
就鑊切莫探龍精其絲五味[illegible]布列離俎風雲矣
勢沮散遠去若夫鮪鰖鱨鯉鰋鯢鯈鰱之項脊茂藜[illegible]
[illegible]大固不足悉數潮脫鱗目發之
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塡溢饜飫腥膏爲腐閶腸多之矣則

擔舁飛頡[illegible]賤其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
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
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埴[illegible]晉[illegible]寶也人之頼之與
殺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滿埠畦畎之
交錯輪囷[illegible]若稼若圃[illegible]紛
[illegible]不知其垠俄然決源[illegible]
澍[illegible]若枝若股委布延布[illegible]決決汲汲遠近泥
[illegible]倡高撞崖漫[illegible]
會抵值堤防[illegible]偃然成淵滲然成川
[illegible]大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流其
[illegible]孕靈[illegible]不愛其寶無
無形標結迅[illegible]一瞬積雪百里

[illegible]
[illegible]水裂者碎[illegible]以隕星又地明滅相射[illegible]
剖滴者如坻[illegible]如堆者如雪日晶熠爍[illegible]
[illegible]螢駭電走亘步盈車方丈數斗於是鍜合集索而[illegible]之
皓乎[illegible]圜之[illegible]乎狂山太白之淋漓[illegible]
[illegible]
然後[illegible]牛馬之運[illegible]西出秦隴南過楚鄧北[illegible]燕代東
逾周宋家積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
其資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實矣若是何如吳子曰[illegible]
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illegible]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
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
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己百姓遵行而不知所自來是之謂覩

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若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illegible]兼曹衛解梁裂鄭震恐定周于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逖[illegible]以爲侯伯踐土盟[illegible]王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違棄止一好尚春秋之事[illegible]公侯大夫策文馬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嶷之堂九几之筵[illegible]大小定位左右有秩會宰餼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燕[illegible]降好賄[illegible]出[illegible]犒勞贈賄[illegible]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鍾鼓丁寧以討不恭[illegible]車埒萬乘[illegible]率半天下鼓之則震怖之則畏[illegible]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騖[illegible]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擴他人之力以自爲固[illegible]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畢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illegible]而平陽堯之所理也[illegible]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illegible]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illegible]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illegible]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鬭[illegible]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準先生之言道之奥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illegible]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斬而已矣臣拜受賜

答問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厲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illegible]羞與爲戚生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爲謗藪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謂遇揖目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睨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礨恢張[illegible]群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擢門填扃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爲若是其悖也狼狽擯斥[illegible]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荅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illegible]就辭罪受辱幸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販[illegible]也然而活給妻孥恐懼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詬責吾[illegible]内也[illegible]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爲凡事皆易不折

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躓而伏(…)
致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穽不知顛踣(蒲北切)愚惷狂悖
若是甚矣又何以恭肅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
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汪洋深閎端貞鯁亮苞
并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嚄唶(嚄[illegible]多言也唶[illegible]大聲也[illegible])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趁迎([illegible])
批捩而追其跡([illegible])其理則皆謨明
淵沉剖微窮深([illegible])析是非([illegible])校度古今而僕乃銛鈍
蹇黙([illegible])耗眊蹇惑([illegible])抉異探怪起幽作匿倣倣
恤恤([illegible])卒自敵鼓鑄因不足
以雎盱激昂而效其則([illegible])言其卒則皆擬
措經緯橫豎雜博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擬卒([illegible])
([illegible]字正作[illegible])雜跪空[illegible]遇途[illegible]不知所如固不足
以抗頡搖舌而與之俱橫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一([illegible])
([illegible])鏍鵒三光([illegible])陶鑄帝皇而僕乃朴鄙艱澀培
塿漢洽([illegible])毫聯綴縷塵出坱入([illegible])固不足以摛
踊二二而涉其級弦四者懸判離膚單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
甚以羅綦纏以羈縶([illegible])不足([illegible])客從而擠之([illegible])
亦忍乎且夫白羲([illegible])絲耳之得璩璩也([illegible])
([illegible])直逐奔星先飄風而跋驅不出泥滓
黃鍾元閒之登清廟也([illegible])不入里耳西
地動神祇而鳴鳴咬哇([illegible])毛嬙朝日煥浮雲而與
子毛嬙之蹈後宮也([illegible])
遂於鄉里([illegible])蛟龍之騰於天淵也([illegible])六合澤萬物而與
踁不離尺水([illegible])卑亢偶儻之士之遇明世也([illegible])

不([illegible])用智能顯功烈而磨躬連蹇([illegible])顛頓
也被廢問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阨憾而不再者烈
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
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
而愚者休兮躚躚([illegible])樂吾囚兮文墨之彬彬
(本作忡忡)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起廢答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游于愚溪之上溪上聚黧老
壯齒([illegible])十有一人([illegible])足以進([illegible])列植以慶卒事相
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
答曰誰也曰東祠躄浮圖([illegible])中廄病顙之駒([illegible])曰若
是何哉曰凡為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為律以勑
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躄浮圖有師道少而病
躄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illegible])未嘗及人灰墨
愧恐殊甚(一本[illegible])今年他有師道者逝以故去始學者
與女釋者倀倀無所師([illegible])遂相與出躄
浮圖以為師擁之([illegible])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
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躄浮圖不得已
凡師數百生([illegible])日饋飲食時獻巾帨([illegible])洋洋也豈躄
浮圖之有異技耶其制中廄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厖無異
技硜然大耳([illegible])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阜
([illegible])頃少食弁立擯斥譽頓異其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
廄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蒞吾邦弁衆群
舟以泝江將至無以為乘廄人咸曰病顙駒大而不厖可
秣飾為他馬巴僰庫狹([illegible])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衆牽駒
上燥土大廡下薦之席蓐之絲浴剔蚤([illegible])

戩剪剔惡除塵以雕胡[illegible]秣以香萁[illegible]日纓

其錯貝鏤繡[illegible]繁金文觿絡以和鈴[illegible]纓

以朱綅[illegible]或膏其鬣或剃其股[illegible]御

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覆石立之水涯[illegible]幢旗前驅[illegible]

[illegible]杠蓋後隨[illegible]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

[illegible]鼕奮遨嬉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

矣叟將何以教我黨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足軼疾

風[illegible]鼻知膻香[illegible]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

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躄足涎顙之猶有

遭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

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顙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

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群談角智列坐爭

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丱角羈貫[illegible]

[illegible]排廁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曾不得逞不若

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躄足涎顙之可

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躄顙老壯齒相視以喜

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為先生病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五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六

說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

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

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

蓏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illegible]

為癰瘍疣贅瘻痔[illegible]蟲生之木朽而蝎中

[illegible]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

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

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

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

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illegible]而又穴為偃溲[illegible]

[illegible]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

木以燔[illegible]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

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

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

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

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

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

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

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

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

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

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

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

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
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
耶

鶻說

有鷙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
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烏之
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
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行
往必背而去焉若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
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是固無
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鷇卵
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為其他凡食
類之飢唯旦為其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
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
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
今之說曰以呴呴而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
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
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呴呴者耶今夫鶻
其立曜然其動若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
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鶻
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飢

朝日說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
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
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
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
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
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
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
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
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
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
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
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
子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
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
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
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
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
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
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
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
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
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觸
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
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
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

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嗣音）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illegible]）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蜡說

（[illegible]）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蜡進有司以問蜡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illegible]）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惝怳（[illegible]）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也（心一本無也字）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之為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乎罷弱乎（[illegible]）非神之為耶故其黜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一本作其）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illegible]）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illegible]）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illegible]）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游息者也桴者所以游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為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聖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游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為桴者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為其桴（一本無其字）而游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其數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異聞且使遯世者得意言以為學其於無悶也揖焉而已矣（[illegible]）

說車贈楊誨之

（[illegible]賀州）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

謂者斬也雖籍不居雖輪不達吾子其務法爲者乎曰然曰
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譯而
梓[illegible]山而作[illegible]上
而輕下而軒且曳[illegible]祥而曠左
輕[illegible]華而長轂以載[illegible]輿而
以[illegible]安以[illegible]老[illegible]
車安輪以轂內[illegible]無綫而以畋[illegible]
[illegible]載十二旒而以廟以祭以陳于庭[illegible]若類衆也然而
非華者乎材良而器攻固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
者猶達而行之者輪指中者軸揭而固者[illegible]
[illegible]長而撓進不卹乎馬逆不非乎人者轂知其與兩者
義軾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牟然後衆車之用具今物
氏仁義之林也其產材良海之舉古道爲古飾沖然而有光

其爲工也攻果能使其輻若輻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
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制轅若輿別若而宜御乎物
若蔽高以蔽乎下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設而安易而利動
而法則無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
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先之以質不
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周謀孔子於鄉黨
恂如也還陽虎必曰諾而其在未合也視此而後量物不
遷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而於是則吾無取焉耳矣誨之
吾嚴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
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謫龍說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群兒戲郊亭上頃然
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被緅裘白紋之裏[illegible]

步搖之冠貴游年少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頩爾怒曰不可
[illegible]吾故居
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
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
也[illegible]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
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翛翛也[illegible]因取裘反
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
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 [illegible]

子之疑木有性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
爲物者裁而爲之歟余固以爲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
勃怒衝涌[illegible]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爲人奕然爲禽
敷舒爲林木渴爲宮室[illegible]雉其犇

而蹄之者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與夫草
木之儷偶紛羅雕琢列若與芬馨蓄采色之賾赤碧白黃皆寓
也無裁而爲者又何獨疑茲焉之奇詭與人之賢不肖壽夭
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
[illegible]陟爲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以仁義
爲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貌參其聲而察其所蹈者
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illegible]禍賊僻邪闒人
以自利者其所降常多清明沖淳不爲害者彼非無情物
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矣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
幸不出於此若微之猶難以爲信今子不是爲而末之問
爲物者有無之疑予[illegible]如此哉

羆說

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

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寂寂持弓矢罌火而即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爲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illegible]）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爲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illegible]）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illegible]）孔子如倛頭（[illegible]）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齕草飲水一也（[illegible]）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若是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羲山子之類（[illegible]）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倛頭爲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倛頭之問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傳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illegible]）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illegible]）咸譽清疾病庀瘍者（[illegible]）亦毕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饋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illegible]）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illegible]）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

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舍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

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恆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眾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

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若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隷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illegible]）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illegible]）猶眾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illegible]）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illegible]）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illegible]）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illegible]）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illegible]）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illegible]）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illegible]）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纏其脰（[illegible]）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輾而圓封之（[illegible]）又為書博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倒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illegible]）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

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厠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
厠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厠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
汙衆環之以俟且去抵他縣縣之吏宴赤將拜跪起無異
者酒行友未及言赤已飲而顧赤則已去走從之赤入厠舉
其床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
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咒術者守赤赤
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厠外赤
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
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
耶抑故有厠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
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
屬意明白[illegible] 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
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

不返則幸耳一本作反又何暇赤之笑哉[illegible]

蝜蝂傳[illegible]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illegible]
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illegible]卒躓
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
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
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
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
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illegible]不知戒雖
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illegible]

曹文洽韋道安傳元闕

○騷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餈餌馨香蔬果交羅[illegible]
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illegible]
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illegible]
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
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
天孫專巧于天轇轕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
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
得貞卜於玄龜將蒞駕於神夫於
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illegible]靈氣
翕歘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游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
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
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
龜[illegible]黿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彷徉為
狂[illegible]局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
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己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
利抵巇[illegible]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
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惟疑貶名絕命不負所
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
譎詭令臣縮恧[illegible]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己彼誠
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illegible]臣到百
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群

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鬬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脣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冤擘眥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矉頞蹙喙唾胸歐大赧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臠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袖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恥諂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污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罵尸蟲文 并序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於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夭死柳子特不信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帝神之尤者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於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於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於帝而嫉斯蟲之說為文而罵之曰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詭側而寓乎人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潛窺默聽兮導人為非冥持札牘兮搖動禍機卑陬拳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諛諂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施反鬬為安佚譖下謾上恒其心術妒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于帝遽入自屈羃然無聲其意乃畢求味己口胡人之恤彼修蛔恙心短蟯穴胃外搜疥癘下索瘻痔侵人肌膚為己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舞蹈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蓐收震怒將敕雷霆擊汝酆都糜爛縱橫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群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聖且神歟祝曰

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illegible]禍無所[illegible]
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illegible]

斬曲几文

后皇植物[illegible]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以建家國宜為棟楹為閭閾外隅乎端中室謹飭[illegible]度為以几[illegible]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揉木以限肘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illegible]媸用絕繩墨勾身陋彼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畜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illegible]遭生不完託地墝埆一塗不可以遷遂虧其端[illegible]而蹜蜷[illegible]外邪中虧[illegible]病夫其僵制器以安[illegible]形陰險譎詭[illegible]禍氣伏骨淫神化解[illegible]乃喜茲物以為己適器之不祥莫是為敵焉可昵近以招禍慝[illegible]且人道甚惡惟曲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愆在物為僥在體為癵戚施踦跂殘[illegible]奉古昔斥遠莫致於前閱雜其類惡未盜泉[illegible]朝[illegible]昭王而骨[illegible]我斬此以希古賢[illegible]宜傷正直宜道是達法若違命咨爾君子曷不乾乾[illegible]既和且平[illegible]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宥蝮蛇文[illegible]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間人咳唾步履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illegible]肆其害然或慊不得於人則愈怒[illegible]反噬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腕腫足[illegible]為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即而汝即彼犯而鬭死以甚其毒汝實提且殺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甚矣彼耕獲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鍥持斧斤以逐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illegible]草[illegible]不虞其不虞是毒能將而害汝且彼非樂為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為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為若是叩其脊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夫天形汝軀[illegible]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膂屈脅惟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蹙恧其腹次且褰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蘄害物陰妬潛狙[illegible]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為[illegible][illegible]可得已凡汝之為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此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勢喎舌搖尾[illegible]切不逞其凶若禍乎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薙吾庭[illegible]吾垣[illegible]一嚴吾扃俾與草木植而究隙不萌[illegible]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噫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與虖惟汝之實陰陽為安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illegible]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illegible]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

人畏心誰禁汝兮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
毒而不知反論乎內兮雖貴焉後則誰資一作陰陽鬬造化
頑道焉乎在可不悲哉

憎王孫文并序

猨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猨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
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
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
嘯呼群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
猨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唶
唶雖群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
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
攘木實未熟輒齕齩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
嗛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
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猨群衆則逐王孫王孫群衆則齧
猨猨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
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悠兮其上群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
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猨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
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囂兮衝目宣齗
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群排鬪善類兮譁駭披紛盜
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嗛果腹兮驕傲歡欣嘉
華美木兮碩而繁群披競嚙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
居民怨苦兮號穹旻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
獨不聞猨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傚廉來同兮
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群小遂兮君子違大人
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
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逆而
居

逐畢方文并序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
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晨不爨夜不燭
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蓋類物為之者
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莪之山有
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
若今火者其可謂妖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歟遂
邑中狀而圖之禳而磔之為之
文而逐之
后皇庭人兮敬授群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攸宅焉
時闔而開火炎為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戾兮日十發
而熾災朝儲清以夕燼兮名萬室而為灰焚燒衛禦老兮焚死
童孩叫號家突兮户駭以哀祖夫狂走兮婦怨往來敝收堇
暴兮灰混合煙兮居氣不舒兮偃踣顛顇
休炊息爨兮灰伏燼埋門聲晦黑兮孰何斯問之若畢
之天兮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闔恐盡已問之禹畢
方是兮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聽明兮人命
此下地從皇所愛兮痛死無幽形獨逃兮陰就說異
汝今不悛兮衆姻咸至羣駭兮殄絕滅類視神禍兮
回祿太陰擬威兮玄冥行罰汝
雖赤其文黃其趾蹇二獨巧其救汝死黜知逐去兮鳳乃止
此高飛兮翱翔遠伏兮無仿之南兮天之商汝偽兮可

卒歲無災兮求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余冠如律令

辨伏神文并序

余病痞且悸謁醫視之曰唯伏神為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懵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戌然慚愾然憂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眾矣又誰辨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恒常休嘉訢合兮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為於理兮殊嗟邁極伏孟積塊兮悸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欣焉有得寤寐兮尊悸反增于疾兮咨憤填塞余瞰其狀兮往尤于醫醫徵滓以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處身猥大兮善植圩畢受氣頑昏兮陰辟歌危累積星紀兮以老為奇潛苞水土兮混雜縣娥不幸充腹兮惟痼之宜野夫攸售兮假是以援刮肌滑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外澤而夷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兮後其觀之嗚呼物固多偽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為詞兮願寤來者

愬螭文并序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夕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愬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壽善夭殃終何為兮堆山釃江司者誰兮突然為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祗兮父母孔愛妻子嬉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澈澈湘流蹋其渚兮清且微兮映然洞石蓄怪螭兮胡濯茲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寃其安游觀湘縣兮嗟爾怪螭害江湘兮潛沫重淵物莫威兮形決目潛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既大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敖嬉兮洋洋往復流逶迤兮惟神高明胡縱斯兮濱穢無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罰川路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蒲魚浸用吉無疑兮牲牷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愬將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并序

零陵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文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為憂世詩鼓以風淪兮浩混蕩而無舟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覬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既浮懶而減背兮不欲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鬣以舞聞兮魂倀倀而舜遊以進以爭食兮魚鱗族而為羞始貪饕以啬厚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惑

兮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諓兮姑指笲者而爲誅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罻而蒙鉤（[illegible]）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滅榮（[illegible]）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貸貸而無知兮（无一本作民）（[illegible]）故與彼咸益爲張死者不足哀兮貴中人爲余再更（更平声）噫

招海賈文（賈音古）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泊作湯）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嚘嚶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illegible]）陰陽開闔兮氛霧滃渤（滃烏孔切）君不返兮逝怳惚（一本無逝字）（[illegible]）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逴嶢嵲兮（[illegible]）萬里一覩卒入泓坳兮（[illegible]）視天若畝（[illegible]）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更音庚山海經云天吳水伯八首八足八尾背青黃人面）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爲虜黑齒棧齴鱗文肌（[illegible]）三角駢列兮耳離披反斷叉牙踔嵌巖（[illegible]）蚑首猬鬣虎豹皮（[illegible]）群沒互出讙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飢竭水窮縮（[illegible]）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異浮浮鱗鱗（[illegible]）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迾置殆危顛（[illegible]）崩濤搜疏劌戈鋋（鋋時連切小矛）君不返兮盡沉顛（[illegible]）其外大泊泙淜淪（[illegible]）終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歸（[illegible]）泯泯超忽[illegible]決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illegible]）觸[illegible]霏解消若木（[illegible]）醫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illegible]號風雷（[illegible]）巨鼇頓首丘山頹搖狂震號翻九垓（[illegible]）君不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悔駭愁苦而以忘其歸（[illegible]）上黨易野恬以舒（[illegible]）蹈蹊厚土堅無虞（[illegible]）歧路脈布弥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擊鮮恣歡娛（[illegible]）君不返兮以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illegible]）呂氏行賈南面孤（呂不韋[illegible]陽翟大賈人也封文信侯南面稱孤）弘羊心計登謀謨（桑弘羊）煮鹽大冶九卿居（東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武帝時皆爲大司農）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諸爭下車逍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盍爲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死爲險魄兮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八

○弔贊箴戒

弔萇弘文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東君則兮王易爲侯咸強迍制兮贊命轉幽殄殄耿耿兮肝膽爲尤奸權蒙貨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遘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流以抑嵩高坼隳兮舉手排直堅溺之不虞兮堅剛以爲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孰施快於剸殺兮怛就制乎強國松柏之斬刈兮蓬蒿欣植資寶折足兮罷駑抗轅鸞鳳之高翔兮獲孤恃而不食鶯鶚以群朋兮夫孰稱百而伸一指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趨以盛衰兮忽躓而遘兮殺身之匪宜敗兮閔宗周之以完宜成敗以考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孽子之肆讒兮射皇覺以詭辯姑含道以從世兮薄用夫考古而登賢猶白日以益闇兮卒類幽而不列厥上帝以飛精兮蒙鄭而殄絕揚湍雲以紅蜺兮終其宜以辭結物怯就欲登山以銳辟兮命洋洋以超忽心洄洄其不化兮形寂寞而自傈圖始而厥卒兮非大夫之操陋瑕委危兮固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佐其臣以爲友比干之以仁義類兮細遺絕以不群伯夷殉潔以莫爲兮孰克軌其遺迹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弔忠甫

弔屈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攬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袖牝雞咿嚘兮孤雄束咮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堇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榱折火烈兮娛娛笑舞讒巧之嘵嘵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恧兮美逾西施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蹈大故而不貳沉璜瘞珮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爲是之荒茫耀姱辭之曭朗兮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芈爲屈之幾何兮胥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

（[illegible]）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
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婾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
可忘

弔樂毅文（樂一作欒生）

許紘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哀
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
不幸類之尚何爲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
顧徬徨（[illegible]）燕復爲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
專直兮不慮後而爲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
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
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款兮誠不忍其故邦（[illegible]）
（[illegible]）一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
讒慝之不長跽陳辭以隕涕兮（[illegible]）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
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illegible]）

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
夫胡去就之亟也（[illegible]）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
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
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
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
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
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
於百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
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
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
辨一恒人盡之矣又爲以僅聖人之足觀乎（[illegible]）吾觀聖
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
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
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是殷猶不忍其澤亟
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于萬異一卒無其端五往不
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illegible]）黜夏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
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
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梁丘據贊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梁丘據字子猶事見左傳昭公二十年）同君不爭古號媚
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昜賢不賚卒賚于此媚子所休激賚
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己晏子躬相
梁丘不毀淡其爲政政賚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
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發君罕或師是尊
君以諫聞正則忌諱賢叶惡民蠹國圮嗚呼豈惟賢不逮古
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況晏氏激賚梁丘心焉孔瘁

霹靂琴贊引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
言有蛟龍伏其竅（竅音叫）一夕暴震爲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
硿然（硿苦紅切）倒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
以爲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
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爲異是琴也既良且異
合而爲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
辭（[illegible]）識其越之左與右（[illegible]）以著其事又益以
序以爲他傳辭曰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

既良而異爰合其美紹實爲之賛者柳子

尊勝幢賛 并序

以佛之爲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爲最勝宜也旣尊而勝矣其爲拔濟尤大塵飛而灾去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誠爲不疑（[illegible]）碧石六觚其長半尋乃鏤乃刻立之爲福馬孺人之墓（[illegible]）孺人之生奉佛道未嘗敢怠今旣沒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賛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立兮以爲寶拔大苦兮升至眞靈合賛兮神而神得元氣兮濟玄津誰爲友兮上品人儀無已兮石無磷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乂今之勸

龍馬圖賛 并序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illegible]）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泳人虞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耶君帝閑（[illegible]）以爲馬數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爲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旣覩其形不可以不賛靈和粹異孚至神兮傑產靈逵良（[illegible]）跡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兮一蹈（伯本作）鳴鑾在御大路遵兮世戾道悖還吾眞兮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浩沫旋淪兮（[illegible]）淵居海游靈無鄰兮出類孔時類至仁兮嗟爾狠類孰是倫兮淮皆死亂阽墜身兮（[illegible]）匪馬之云吾誰親兮賛之斯屬宜世珍兮

戒懼箴

人不知懼惡可有爲（[illegible]）知之爲美莫若去之非曰營皆昧昧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迂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愆非中之疏懼而爲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爲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雖以寧子如不憂憂曰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懌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戚問憂于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爲憂内不自得甚泰爲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無過吾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并序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爲箴旣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棄仲尼不生牙也久死（[illegible]）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爲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旣除訑訑乃亡（[illegible]）晉敗楚鄢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illegible]）孟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illegible]）

[illegible]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
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瘉（[illegible]）
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
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 并序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
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有客談麋驢鼠
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illegible]）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
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
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一本上有麋字）忘己之麋也以為
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
其舌（[illegible]）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
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
尨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illegible]）
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
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
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
踉大㘎（[illegible]）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尨也類有德
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
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
愛鼠不畜猫犬（一本作又）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
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
衣（[illegible]）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
人兼行（[illegible]）夜則竊齧鬬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
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
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
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illegible]）嗚呼彼
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illegible]）
（[illegible]）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九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卨契佐命垂
統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因以洪休承
[illegible]迭有中邦五神環運[illegible]交
德復起周道削滅秦暴秦皇天[illegible]承[illegible]命唐帝
之後振而興之又俾元臣之後[illegible]翊而登之所以紹
復不績不墜厥祀故曲逆[illegible]為策七輔成帝
圖吐神洞靈奇如神[illegible]脫帝[illegible]綱擢
屬其氣扶乘天休運行高[illegible]之亩也鄧侯[illegible]保[illegible]
三秦控引漢中安器鄧度以大帝業高之稱也[illegible]
舞天兵遵揚雲[illegible]拔[illegible]楚平陽[illegible]三秦[illegible]

□王□侯[illegible]定徙地周劉氏皆授之爵也克復舊緒配□
其明天意若曰建大德者必庸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炎運
者必唐臣之孫故群雄登焉是以高帝[illegible]以墮德厚
錯昊穹之氣含青載錫明之休[illegible]白帝[illegible]大澤以承其靈建
赤旂于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illegible]以混諸侯[illegible]協力于項
以離闢東秦[illegible]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德業之
大統而秦楚之[illegible]不保其位既建皇極[illegible]都咸陽撫征四方訓
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
[illegible]乃眷舊都[illegible]以壯王業之基[illegible]湯
沐之邑沒猶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于此惟茲原廟
沛宮之舊地[illegible]崇先於是庭而[illegible]精降道靈命於是邦而群
雄至發布衣於[illegible]焉東而子孫得以續其緒化環堵為四海而
黎元得以安其業其於岳之高源洪河之長[illegible]休此[illegible]

欽翼謚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宇
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後乎本字內成其制而心懷于舊宜其
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蓋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
其終俾生靈盡其恭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閟宮惠皇嗣服爰
立沛廟綿歲千祀至于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
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餘用佐義功以就澤皦以約法之仁
安知不流其神睠相舊邦之遺黎故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
烈安知不奮其神化大洽於下土歟然則居敬之靈焉可
已也銘于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illegible]明德將惟茲勳[illegible]挺[illegible]而退旅于後昆群蚩
[illegible]以翔天門[illegible]登[illegible]唐臣
之孫奉[illegible]東夏長蛇封豕羅中野天復昇緒鐘
祐于劉赫矣漢祖揚茲[illegible]揚旌沛廷約從諸侯[illegible]象暴

[illegible]威布流[illegible]制虎臣[illegible]成良時勳[illegible]霸[illegible]遂荒
神州偶宅[illegible]輯來表正萬國[illegible]用休定宅[illegible]以
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illegible]皇宗遷克承[illegible]沛宮
清廟[illegible]念大業[illegible]經茲此乃重元命亦奉嚴祀建茲[illegible]
[illegible]天位克遊故都永介丕祉[illegible]列唐典[illegible]勳此
休銘以昭本始

劍門銘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illegible]嗜為寇亂皇
帝元年八月師[illegible]眾暴[illegible]群疑
不制妖騷煽行[illegible]怙恃富強[illegible]天阻兵攻陷他部北
包劍門憑其立陵以張[illegible]以拒大順謂曾莫之
誅莫之加也惟梁中臣禮部尚書嚴公[illegible]以國害為私讎以
天討為己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

行陳血[illegible]而士一其心然後師出次
於侯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是錯時擧發（一本作錯）取
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誥告南土十一月布師逾
利州踰冠地乘山斬磨以逷斧衝左師出于劍門大發頑嚚
諭引刼脅蟂潰鳳駮險無以固（一本以下有一字）收奪利地以須王
師剗刳肝腸摽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并鼓一振
贊晉元戎啓行取其渠魁以為大戮[illegible]
宴曲八金建勇横挾[illegible]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齊關
險所先為大途表沮害愚乎天子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
秩師長進為大藩[illegible]
南服將校群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并絡坤垠[illegible]時惟外區界山為門環于蜀都
裴設險[illegible]并先[illegible]貧狂猾鍵險恒猖獗呼[illegible]

[illegible]遇叛教黷其先使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某[illegible]後賜書
及也衛乃出王旅乃司列岳牧臣司[illegible]當其衝實為備
位積糧糧是畜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味血誓士文鏡在握分
命[illegible]右適岷山左直劍門攻出九地[illegible]
[illegible]上拔連雲舉天師[illegible]表視[illegible]移殲
群[illegible]內獲[illegible]國外臨平原天兵徐驅[illegible]大熟
因[illegible]戎事威懾帝閫厥功惟鉅是先[illegible]建位南
服于蒲邦之靖爽人以完安銘功[illegible]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 并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屬帝暨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布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嗣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遑寧[illegible]之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啓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隊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追遵法度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

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宣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理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一本作則）以弼聖謨則戮防風（一作則一本）遺骨專車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illegible]著定混區[illegible]後祀不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唯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序

壽州刺史臣承恩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户

畍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一作極）一本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
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啜（啖徒敢切啜昌悅切）宿而死興號呼撫膺
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
伏匿其中扶服頓踴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為見
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湧出可形異
狀臣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
異雜類與亡麻賤陋循者淺下性非可字所導生與物為
業（一作）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
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
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宜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肪
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此一本有九二字）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孔子云夫孝天之經也）泣侍
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割殘肌敗形羞膳奉進變勞孝誠惟

時高高曾不是賢劒巨痛仍號
于昊捧土濡涕頓首成墳冥祟是昇在廬哀大怍死
鳥獸踴躍殊類異族亦相其哀有二位之孝道愛興克
修厥猷載揚其登在位有其以孝永孫仲尼述經以教于曾
惟昔曾侯見命夷宮亦有考叔錫類莊公顯顯李氏是與之倫表嗟道
路涕慕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恩歎上動帝心勞達明神神錫
祉社三秀靈泉三帝命有加亦表其
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儀於揚芬

武岡銘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
賊脅守帥（元和六年辰溆州蠻首張伯靖叛命敘州刺史殺天守帥）

洞以（辰州溆州也）西南蠻夷敕肆河西原武岡叛（洞夷西原也）是出立
師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群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荊
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逃阻逃遁不即誅
咸（公綽也）三時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立將校提
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
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愁嘆呻吟
舍其仇讎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
人無敢不龔母弟生甥繼來于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武新
承命（中丞）完揚伺張拜章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為梁石
俾拔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鄂州）益兵三倍為時
碩臣殺于大邦文儒中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後
聞公之去相與蹈躍呼若寒去裘任其不奉首綴為已能

力事疆教俾邦斯平我老泊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蜮
大不為鯨鯢可追已顧銘武
罔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以示我子孫億萬年
俾我奉國如今之誠斯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巫水之墟魚駭而離獸肥而殘尸恐
合貸彼披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緩
公明不疑公信不欺師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
我反其性我瘞四關公示之門我恩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
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發由公而仁
我始冠爵由公而觀山敗澤獻賦于都陶冶升
木室我姻族登是祀公受介福撰者以占
公宜百祿遠公功陟于大邦遠哉去我其良有光

之冊有犀之額匪曰余固公不可賂況郗之德佰遵公則勖
余之世永謹邦制[此四字一本作以永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 并序

柳州之人[柳州]各以甖甈[甖音罌甈苦計切大腹小口罌甈破罌也]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
雨多塗則滑而顛恒僨咨嗟怨然訴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
年三月朔命爲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
灌其上堅垍[垍其冀切][甃側救切]其利悠久其相者浴圍叢擁濯事
牙將米景蘄者爲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曉
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八尺曰尋]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噴嗜肯以予政其來自新[一本作信以神]

舜禹之事[illegible]

魏公子丕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
知之矣由丕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
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不果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
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
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
與之天下能乎吾於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爲亂堯無以已
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舜也以聖舜之
得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吾懼人何其立於朝者
放齊猶曰朱啓明而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
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
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一本作此]命二十二人興五教立禮刑使
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
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
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隤然聾其聰昏其明愚其
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乎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
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
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
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
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
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
矣[宦曹宦官董卓袁紹袁術陶謙]丕之父[曹操字孟德]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
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丕嗣而禪天下得之以
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
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
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
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
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
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
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蓋已
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
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
於上不宜於下小人宜於下不宜於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
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于
上位則道必咈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
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
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
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

為賊小人之謗不能所以為敬也其不善亦有為不然則在下而多
謗者皆衆毀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皆衆仁而智也哉其
謗且衆者皆衆明而奇察能也哉以為世之人聞而大哉出
一齊人之口則羣而鄉之且置公卿之論莫可以為信也且衛
不能毀良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僻於利害善又何從而信之
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
難見也則而謗君子者為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為不少矣
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
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
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
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譽舉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
曰是惡可謂乎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
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善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

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
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
知我而謂我盜跖跖者吾又安取懼焉（一本作下一同）苟不知我
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道之善不善苟果能明
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興亡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王之臣多死冤溢人曰禍
也余以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者貶徒隸出以為公侯卿相無
他焉彼因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訛獨其始之不幸
非遭高光而以為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切戮困餓伏竄
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因切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
其始之幸非遭卓睢[illegible]而後為禍也彼困於昏亂伏
忘氣狹身躬以下奴虜乎雖擇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適其
僕其首既且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敵
夏伸殘民興亂之役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僕其死後且而人
猶禍之求大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
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以五萬而後可有
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
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
黑而無文材[illegible]掐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illegible]舉之翲然若揮虛焉[illegible]余曰子何取於是
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illegible]余乃召僮
爚湯以濯之則遬然枯蒼然白嚮之黃者梔也澤者蠟
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

踶[illegible]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踶不已墜
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
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者（本無者字）當其分則善一誤
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
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
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
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一本无者字）

吏商

吏而商也[illegible]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
之商其為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為曹大率多減
耗役備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illegible]
賊盜賊水火殺焚溺之為患[illegible]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
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思過不遂[illegible]汙吏惡能

商矣哉驕吏以行商訢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今觀察使也）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雖鑛山以為章涸海以為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為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牼口莖切）何以利為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挠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東海若（海神）陸遊登孟諸之阿（孟諸澤名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得二瓠焉刳而振其犀以嬉取海水雜糞壤蟯蚘而實之臭不可當也窒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呼然而笑曰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旦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為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澨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同體臭朽之與曹螬蚘之與居其狹咫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為汝抉石破瓠蕩然於大荒之島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為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棄滴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旋吾汝不足以充飢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東海若抉石破瓠乃投之孟諸之陂涉其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蕩蕩乎將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為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汩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窒於無明之石而雜於十二類之蟯蚘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修無證無佛無眾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則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為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群惡集群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遠也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遊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馳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亦勞甚矣乎！

裴墐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傳曰：詩書執禮。禮之不執，則不行矣。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因山之禮，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由之不學者乃妄取積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盛。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建為禮儀使，擇其儒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墐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斥上因山之制，上之則顧命與冊與文物，以受萬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經，不備且僭，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摭拾，而畢得其中。顧問闕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爲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采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辯列于下，聽百執事之議，以爲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爲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玄以纂注漢，而擇氏之儀卒集於小向。以經術起而爲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講爲祭法。書史咸以爲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侍中公以禮議封禪，而禮部公以禮承大事，大理公以禮輔東宮，而墐也以禮奉三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禮近古也。墐子暨墐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皆有禮。大理之兄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鄭公，其宗子也。郎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

（[illegible]）其門若闕嚴漢（[illegible]）入其門如至鄒魯（[illegible]）溢乎九族，禮備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弟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宗直子厚之從弟）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illegible]）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于今，交錯相亂，（[illegible]）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illegible]）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illegible]）而後之文者（[illegible]）寵之。（[illegible]）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illegible]）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illegible]）磔裂，撟摭融結，（[illegible]）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若開群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敘，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敘，繫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謠，列焉。若乃合其英精，（一作菁）離其變通，論次其敘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一作章）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荀、賈、董之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楊凌）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其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illegible]）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illegible]）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盈滿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遍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眾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啟、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

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脩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兄䂓之數）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吳武陵之父）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弱齡長於氣而贊顧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敎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鄉相賢士率與亢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偘（偘口早切又古旱切與侃同）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為辭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為詩歌有交王公文人之義其為誄誌吊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官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二卷繼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雖古猶今也求之於今而有獲焉王氏子其與余通家代為文儒自先天以來（睿宗年號）策名聞達秉毫翰而踐文昌者踵接者紛綸推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囿者（[illegible]）咸不得攀而倫之乙亥歲（貞元十一年）其自南徐來（[illegible]）執文覬字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乃微狂疾之功以為名吾知其春儒素之道專矣間以兄弟嗣來京師會于[illegible]（[illegible]）

瑒丑亮二切後漢應奉子瑒字德璉弟璩字休璉機雲入洛（陸機陸雲）二子由是正聲迭奏雅引更和播塤篪之音韻調律呂之氣候穆然清風發在簡素文章之冑為能及兹況宗兄（[illegible]）握炳然之文以贊闕石為冠銀章（[illegible]）榮映江湖則鄉時之美欲必復其始某也請余傳卜氏之學（卜子夏作詩序）宜敘于首章操斧於班郢之門（莊子云郢人堊漫其鼻…公輸子…）斯強顏耳詩凡若干首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illegible]

談者謂大梁[illegible]多悍將勁卒亟就猾亂[illegible]而未嘗底寧控御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乂民也將誅卒削則外憂且至非所以扞城而固圉也若宜得威惠[illegible]納為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illegible]貫以藝人中[illegible]參剛柔而用化逆順而同貴既去大戮[illegible]室有報故揚公以謀議之際[illegible]對揚王庭不渝時而承詔[illegible]命示信于外諸侯[illegible]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賓[illegible]焉答爰置儒使在末位[illegible]禮部郎中許公[illegible]以宏才輿望己任文字首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韓工部郎中崔公[illegible]又為時雅允宜首序讀小字[illegible]預離觴之餘遂偉擇後序[illegible]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著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辭命以簡敬默不敢故書讀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簡編云

送崔群序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以幹其用固其本御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illegible]者[illegible]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illegible]道直其有合者[illegible]是故日章之聲聞於京師[illegible]四方均[illegible]直[illegible]南陽韓安平[illegible]字文友均直敦柔深明沖曠其[illegible]崔君之和安平[illegible]敦高朗振遠[illegible]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求正於韓[illegible]和於李[illegible]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嘗忘言相視累日道合今將與觀東周振策于邁[illegible]且餞於野或命為之序序於崔君有源家之傳外漢之隱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illegible]敬于王庭讓[illegible]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列[illegible]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哉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illegible]

[illegible]令我師楊大夫時為侯[illegible][illegible]校用嚴令不吐強禦下莫有退撓[illegible]而犯令者究斷壯勇專武力出戰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illegible]者仰而從之[illegible]今又能旁賁文雅以符名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君著為記室俾職文翰焉然故得士之嫌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男爵命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illegible]俱登進士並時官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illegible]俱以畫硯承荷舊徽位未達而榮亦貴任其難乎哉噫自大戎陷河右逼西鄙[illegible]之大[illegible]積其備誅道害務以實中府大倉者[illegible]而[illegible]石而賈男者患所以益力[illegible]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湟故地[illegible]而拓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良將我者之下專弄文墨為壯夫持服甚未可也且夫觀古今之所而甲其得失是將[illegible]之[illegible]發其謀於一筆上為明天子論[illegible]計而莫[illegible]命然後以[illegible]之樂[illegible]飛文而告西土[illegible]之伍卑[illegible]使[illegible]迎王師任[illegible]子而已任[illegible]辭令使喻蜀之

書稱鴻鵠[illegible]燕然之文（[illegible]）于漢史，真可恭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勞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杜周士）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達可居者也。人孰是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之者也。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總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爲義府，溢爲高文。慈而和，肆而信，宜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爲急杜君，若辭宰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嘗抵杜君，若致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范傳真）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兵部（[illegible]）作吏，則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爲曹，謂之甲。名書爲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一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以關決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其衆。由是吏得爲奸以文，威賊知以弄權，詭竊易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慤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后去其職。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率相方之用，以爲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績，復於有司，爲宣州寧國令。人咸曰：由邦錄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爲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爲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爲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僞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祿，庶可乎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爲殿中侍御史[illegible]立，以是言也，皆於其僚（[illegible]）咸悅而尚之，故爲詩以贈其去，而使余爲序。

送辛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充金馬（[illegible]）石渠，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鄒枚客于吳，相如遊于梁。其或致宰臣主用，稱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渤海辛君既登于太常之籍（[illegible]），又膺邯鄲之召（[illegible]），比會元戎直道自達，書齎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子之間（[illegible]），雖救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朔，右禮備，復于轅門，我同升之友，是用崇其趣舍（[illegible]），顯惜其離曠，卜茲良夜，詠歎其美，比詞聯韻，奇[illegible]爛若綸貝，粲如貫珠，琅琅[illegible]以動左右。率公以侍御之往也，予聞其述命歟，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爲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學人，至于是州也（永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我事，而綜奉吏甚直且武，宜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君罷夫（[illegible]），擇而之乎有禮之邦（桂州），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illegible]）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illegible]）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輦必往轂（[illegible]），席必交，推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辭，其勝於太常，採而討之，則明朝於社，序之資，行游於休顯之閒，遊公卿之間，脩直而不犯，脩謹而不

偕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為執誼而固臨前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illegible]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illegible]權衡之下並馳連轡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illegible]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圖書朋儕拱揖其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肖頗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荊衡拜手行[illegible]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閭更賀[illegible]由裾峨冠弟南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橘桂枝片玉光生于家是宜破商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顧盼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炎氣蒸往即南方炎陵[illegible]呼吸溫風可無敬乎慎進寢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凜公追餞于[illegible]侍列遊而為送之賦主璟交歡或投首簡於余曰子得非[illegible]言揚君子[illegible]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羣玉之右能不知愧[illegible]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觀其容[illegible]山若凝和抱真氣象甚茂雖在綺紈而私心[illegible]厥後稱曰文字先訓而征遇兄於澤宮之中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白是戰藝三既[illegible]次陋巷余與會于其居[illegible]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illegible]所不能惑也[illegible]時而名擢太常[illegible]聲動京國士輩仰慕[illegible]有擢余[illegible]儒氏鏡其志如陋巷之會又得泛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而分定[illegible]出聚為一道判然伸於泮門也因其本[illegible]其正如斯而已矣吾冀兄先竟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慤雅不親俗君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官[illegible]告余東游是將業閤於[illegible]許浃池歷郢城[illegible]下或[illegible]役于我始見之時則朋舊之徒今喜來迎宗姻尽皆加礼以待冊對所略賀言盈耳離羣之思行益少矣[illegible]僕不腆[illegible]見激為序征夫之言非所以志君子也宜遂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顧西平始厚很稱吾文宜敘事甚持嫌素以班孝廉之行為請且曰夫人始所謂古士也願而信舒而禮言不窮憐行不進[illegible]其先兩漢間姓脩文儒世且以家受其風流後代耽學為志之士往往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illegible]不苟動[illegible]若[illegible]樂郊卑登春官獲若其里焉[illegible]一家于蜀之東道其職君以容獨之位得是方岳為大夫良[illegible]今將拜慶宜觀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於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亦社為諸侯師[illegible]今又將[illegible]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君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illegible]相[illegible]馮翊王公[illegible]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illegible]遊文章之府者其[illegible]之將彼班氏之出[illegible]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益君子之[illegible]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濟翰于遠因寓于辭曰為我謝于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猶容乎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illegible]其間有大河條山氣

蓋関左文士往々彷徉臨邛亟得勝覽焉吾固勉々譽褒懷舊鄉日以滋其獨孤生周人也（自元和十二年中叔宇重）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其達經要才與身長而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溫凊奉引之際時以有美對儼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中道志義不為苟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許我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君子病無乎内而飾乎外有乎内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内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為穽也（穽音靜）有乎内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於是有切磋琢磨鏃礪栝羽之道（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不亦深乎）聖人以為重豆盧生内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惜以幼孤羸餒為懼恤々焉遊諸侯求給乎是々固所以有乎内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文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為冠屨以春秋為襟帶以圖史為佩服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玼乎山龍華蟲之采昭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禄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言而序之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士之知感激奮勵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為之如趙生斯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荊州仁我若子姓恩禮重厚有賢能為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道我誠樂為之用甚不辭也不幸遭連蹇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大人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乎是未嘗不震然内傷動也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肉强筋拒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迨今茲始全然為人舒幹抗首文翰端麗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效於戲下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三年趙生亟見視其狀專謹原察觀其跡端潔問其言徑直端誠自尚書理荊州異政日至々則趙生喜抃起立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為之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為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翔千里以為轅門大府之重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序別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潤之盜以財聚叛反誅十年今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呈（?）憑且奪其屬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為己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天子之衛不得措手辭卒致具有聞盜遂作而延及睦州用其文序睦州留海上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于楚越之郊睦州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無幾盜就禽斬之于社壇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俊士也故不能忍於是思有以鑿其聲出而為之詩然後懷於內者洩也余猶知睦州之道也執銜匿而未發且又聞吾之先[illegible]若鐵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者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者國家寵先中丞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冠弱西[illegible]入人猶曰於古為漢北地郡尉以不勝任嗚呼而子當侯于鈴（?）齊孔相距千秋以匹夫之讓而子延年矣于成安以君之土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為涪州扞蜀道遣不釋刃夜不釋甲曰我忠烈胤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胤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律例之吏以簿書校計贏縮譴該（?）以元和元年凡一歲朝廷建大本自萬邦元和三月廖（?）澤之濡洗灌生植又況涪州家寧之大裕魯（?）變之志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其君漕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循吏而君侯惠和温良故其勤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涵鑠於文館其往也獨故凡蒙恭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甚耦之美而方之求忠莊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儀案而益固償供（?）而不忘以贈太史世家之辭用是為説則拱璧大鼎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説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移序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默足解不然矣公憤[illegible]於上黝於下此相狀也是於伯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輿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司

以為榮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小注）不戚於窮不怵於心深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於恒矣哉朝廷施恩澤凡受謫者衆得而未嘗乃命以近壤薛君大連而吏於朗（小注）州是其漸於顯赫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恒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灕水（小注）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為吏噫何自苦為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令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游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己而已以有獲乎族其不為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小注）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猷藝不售於儀曹之質貢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汧渭之志端其操獨以浮磯之誠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游發清源激揚洪音沛哉鏗鏘乎先乎四射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馮翊公有大勳力盈于旂常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殷邦坤隅柄是文武（小注）若子者生而有（小注）粱肉之美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鍾鼎之金石焉俟其門有亞夫之帶戟焉（小注）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托於布衣韋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小注）以及於子是可與嚴氏之教諭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愿內訟務謙如此其可患乎賈之不售而自廣哉於是文行之達者（一本无者字）若高陽所舉者皆賦命余序引余扑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諭于右簡（一本無右字）以竊賀貺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小注）

周乎志者窮躓不能變其操（躓音致）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其或勵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所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躓矣而操愈厲志之周也才諧而清詞贍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小注）從計京師受丙科之廌（小注）當三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若夫勵心定氣則吾能知此哉余聞其欲退家敖徠循志增其所未備（小注）氣慎積而不違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小注）患不得犀兕而劗之（小注）又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宜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權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僕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后獲焉協之於約者繇不偶（小注）嫁其直（小注）嘗有美餌者（一本下无者字）而缺雖魚之者（小注）

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固嘗遇而未達遲久而不試
褒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蓋不乏焉辛生嘗南依嶽麓事尨
於李公文雅謀逐于謁之宸鍛鍊前載曲可觀采故相國韓
公滉接禮加等嘗為右參且佐其英名之願遂與崔翦
神文章北來主都笑指揮伍文昌下大夫上士
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奮由是為鄙人所術執之場笑辭學
鏗然而起廷一北蹤躓不振置其直鈞而鈞其美創而逐角
若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
文克歟今則蹇而驂於備宮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彼曾
畏京師降於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爭何然吾聞秦伯而
克秦孟手劍而盟者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奮氣無乃發於是行以成拜賜之信
而恥之

乃果於從與乎往慎所從如志遠返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
姑所談者謂是言而中不猶愈乎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疵數厚於俗而
附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
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
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尚之以
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
皆然曰然則何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為可化
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遷國
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子符者少讀經書為文
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
而不獲家有兇運伏闕下者累月不解

任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
悼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仁悌人也如是且不見
降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
之求將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
者則是術也宜用是之任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為文故
於見進而卒以嚴君草野八年聞澤之盜鏃礦之事
空於耳而流於心崔子李來而親余讀其書聽其言
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辭未及慈而告余以行余懼
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賦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
而和之既和而敘之

送裴秀才下第歸覲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也若者甘之曰是謂望之未覩而隱而未
見懷乎逆而有榮者也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

星其果合乎僕時抱
然遂之疑謂其家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僕宜於懷耳
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依違迂就四進而獲辛如其言不憶
彼哉吾謂者其有實於人乎不然何其驗前定若是之章明也
今與君吾雖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為先登而五就鄉
舉往則見歷若前定之期殆未及於數故君子之居易俟命
學夫不惑者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義焉夫人教人
南邦君頻承前後偷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
焉送哉逆之事則暫吏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所謂先輩後輩者以難兵用之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
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奇騖
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

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以私者
僞也雖咎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
章中立其文蘇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而無所取
其辭禁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獄於為辭者歟或以辛生之
不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孟子曰心志旣通而名章不聞
交之過也名譽旣聞而有司不以告不有也
什佩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其責名果全不
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章生樂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去
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章生伏其文而閒其居息白
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行也余故之言旣以迂其人
又以務其交且使我知擇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略

貞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古其有就者
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然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
尤以為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有司或不
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舍人備位于禮部擢抉殊在
甬抑遭難首京師之貢者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
議甲乙伍中其沉沒厄困之士閭戶褰衡而得誅名者連聯
而遊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
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遊文
不為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為不
祥也有是夫旣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
其初而退返吾甚懼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
又不能已故畧下闕

序

送從兄偁罷選歸江淮詩序

柳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訃不至擯黜而退頓
闕宗元曰昔吾祖士師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
收其前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道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
吾贊之今吾宗彥末路參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
不敢祈其志戚其心違祖訓也然而閉情讒之養
也故於命中味道腴於舌端勉脩厥志懼不佰久于當尉我
窮為之懷法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兆子之望
將誰望焉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祭與樂瞶同見善不敬與
昏瞀同知善不言與聾者同用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宗
儒之茂質候聽之弘量而無倦于有述祖之美訖窮道之貞
節敢無慕乎觀徽容而敬聞嘉話而無敢無言乎言不稱德
文不盡志適為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
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為後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通
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
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為文辭通外家書
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缺乃去為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
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
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
日率諸弟具滑甘豐寒視其燠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
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勸也過永州為吾留信次

（吾若爲吏疑）其道其所爲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祗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返鄰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衎衎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謂之去進士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厚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猶有人焉若謂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許雖不試於管仲其爲道無情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爲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竊罪濱越踰間六年築室求葺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其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乎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愈懼爲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今名其所爲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奮其志以周於事雖後吾迹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尚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慊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澥序（音解 弟澥）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一有不字非）爲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爲禮部屬（族孫元）（評貫外郎 爲吏部郎中）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爲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爲僇人居南鄉後之顛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詭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動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凡諸宗人爲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巔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蒐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道而上五世爲大儒（[illegible]）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illegible]）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有子本第非廣）而不肆巽而不偷孝敬忠信之道恭恭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淫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寫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遍也而中丞之道光大（時裴行立爲桂管[illegible]）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鼓鬣寬衍以游乎無倪往哉其衞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呂讓 呂子弟）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羸寒蒙難抵暴捽抑無告（捽 切）以吁而憐者（吁一作呼 一本）皆飽窮厄恒孤危詆訛忡忡（中音[illegible]）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狃粱稻服紈縠幼專靖不好游不窺郊牧畛野（[illegible]）不自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illegible]（[illegible]）耳呼號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氓坐而言未嘗不至焉[illegible]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內者也彼

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己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爲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爲直道（植一本）其方遂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貸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情一本）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爲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累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爲決子其行若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芰荷蒲藻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故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无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顛而笑瞪目而倨（瞪直庚切直視也）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无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以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趑趄湘中（趑千資切趄千余切）爲顦顇客耶（顦顇音樵悴）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曰一本作爲）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illegible]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公問[illegible]以臣名之）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齗魚巾切[illegible]）不可以不更也（更平聲）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錯七各切）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樂五教切）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坻音遲小渚也）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无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婁[illegible]）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吟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遯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以一本作[illegible]）[illegible]伸於歌詠是故有其具（一本無其字）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爲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illegible]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

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皆未達故贈詩（詩下一本有為字）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間於金石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為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游乎顥氣之始間歲元克己（字人傑）由柱下史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為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克己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為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其近於古矣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illegible]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洑不止于坻[illegible]不沉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illegible]一本[illegible]）眾皆據石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眾乃大笑驩甚余病痞[illegible]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亂迭而為客者[illegible]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亂迭而節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棊

（[illegible]）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illegible]）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為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以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惴焉（一本[illegible]）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敵此（[illegible]）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而志（一本[illegible]）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覩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敘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序隱遁道儒釋

陵助教蓬萊遺詩序

□不進之變而自立者何哉十數歲討六籍皆能述而
沈潛於春秋為有守皆能揭求不回在京師十二年本
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歸遂至以情地終身
餘廬雨□□大夫也蓋大江之南其遺俗也由是不出
陽諸生入吳面包山霍□山一名具區太湖若在廬
心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數與夫南省趙吟蒸而不獲者
異日道也人莊大夫偉□而歸王侯賤之夫厚人倫
疑隨俗因之義之本親□罪公是以有誤之什書在屋壁
余叙而引之

送韓豐群公詩後序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垂涕□道刻臣向為世而其兄銅鞮
伯華□□□□□□□□□□□□□□□晉□識光服居保和士大夫其不
戰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稱義
□□□□□□□□□□□□□□□□□又稱伯華曰多聞古
植□□□□□□□□□□□□□□□□進退兩尊深於書
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于上京
□□□□□□□追用古道卒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
茂實敦朴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懷理與直道為伍嘗又
著書□□□□□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大備制度遺名君
實澤洎如也他日當為淳君稱焉在吾儕子則韓氏之美亦
將擢耀於後矣□□今將浮游淮湖觀覽諸侯凡知見者咸
出祖于外天水趙某□□□東翰序事殷勤宜備詞首甚實
余嘗學春秋之道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

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也
余是緝其餘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手而別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婁君之冠求進士聞其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中通數
經以其文當時為文章者律比部□□□于衛尉□□□相
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
咸推□為先後十餘年復自尚書郎請來零陵與婁君游
為日最久與之言學出無往□僕深異而詢之乃曰今夫取科
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
也不則餒食馳騖以數千朋徒相賢為資□吾無有
相與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勵力善造
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攝衣而俯首卑陋

而姁媮□□□□□□□□□□□□□□□□□□以一日之容以僥其位
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勢故舍之而游浙湖江出豫章
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願從為詩未盡其術故
行且求之僕聞而怠疑往往□觀得進士者不以若婁君之言
又不能類婁君之才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
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乃不
足也頗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
以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痛其久留於我
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
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
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焉之者遷而
為顯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氣而自
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為

道文非吾之所謂道也大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樂雖夭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將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非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叔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總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伉乎理外（一本括作很）務新以為名紛辯以為高離其源振其末安淵文周孔之奧說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肆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鮮矣（一本有其字）御史中丞崔公（[illegible]）雖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illegible]精以俟食（以一本作敘之）日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illegible]）邪散而識同曾皆而大明言若疑而不疵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為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從孔子之游者揚君固其族敘宗元以為太學立師傳緒業宜求其學而通新而一者以為胄子師昔嘗游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達師方伯朝廷立課隸之下皆用儒先（[illegible]）而楊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將敘無乃隱其道者將其夫以自躬數矣以退讓自躬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胄易之說所以其道也於將行而聞以言取以愛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徐一本作徐生）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詞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者使用其技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盡先生者觀先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一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弟信讓以質乎中（內作）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illegible]）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捂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躓其道（[illegible]）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邪（[illegible]）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守雌一本作守其雌）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諭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

瀟水……柳州窮西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也。……一去青冥與極，安得不為曹……以容辭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為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二年，游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為己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希少，常以為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與之言，邃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為文章者，畢貫統。言未嘗詐，行未嘗怪，其居室愔然，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怏然不喜；道之還中國，視其意，夷然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為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為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逐祿貶，言見疵於世，奉賈君何於其之也？郎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己，居或以匱；己之虛，或盈其虛。孰匱孰充？為泰為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窮。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圖之形以為高；其學浮圖不能愿愨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為放。以故為文章浮圖，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沖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複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關，訊席灌手，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故異夫假託為者也。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

……夫豈貧而遊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乎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游河朔序

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遊，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照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逾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衆。云代之間有靈山焉，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而往解脫者……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振塵朔陸，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夏官韓公、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劉公，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蔑衣裓之贈，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盍亦徵其歌詩，以焜燿迥躅……韓長德暉之述作……重千祀哉，庶欲切觀……

周之戰而知孰重耳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得，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總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群有之夥則泥而皆存者，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吳則惠誠師，荊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洎孟常州。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夫衆人之和，由大人之倡；浩溔之源，竟南海；其土汪汪也。求道者多半天下，一倡而大行於遠者，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群蟄之有雷霆也，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遊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閒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暠師序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讎。元暠師居武陵有年數矣，與劉遊久且昵，持其詩與引而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為知而言也信矣。余觀近世之為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今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他族，歸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七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訑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暠師，吾見其不

達且與儒合也元暠陶氏子其上為通侯（[illegible]）為高士為儒先（[illegible]）資其儒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為釋承其侯故能與達者游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為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其事

送琛上人南游序（[illegible]）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槃世之上士（[illegible]）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惑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蕩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悉三觀之理（[illegible]）晝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為講說從而化者（[illegible]）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廣菩薩大士之為雄脩而行之者為之蕩而無之者為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游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逐者有乎彼而不求此故為之言

送文郁師序（柳子厚）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為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為詩歌逾百篇其為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遯而之釋背笈篋（[illegible]）懷筆牘挾海泝江獨行山水間翛翛然（[illegible]）模狀物態搜伺隱隙登高遠望慘愴超忽（[illegible]）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緇衣亟序志終其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拏（[illegible]）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擯詘推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illegible]）紆舒以縱獨其狀類不一（[illegible]）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遊律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恥制於世而有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疏則泥（[illegible]）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樂是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為耶既曰為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金仙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眾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於後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祕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者推航導彼岸者蓋十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祕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眾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觀復之恩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邁振衣晨征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

世之逸漾釋教與上人為方外遊始察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著之文詩以覬之退僂孺子數篇而序之因叙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恬以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數輩子生[illegible]業福其積衆德者歟觀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素著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緣遲此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illegible]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illegible]犒師也[illegible]魯侯之賂後吳壽夢之鼎[illegible]今餞詩之重者衆吾非也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記

監祭使壁記

禮記[illegible]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以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遺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實廳中尤異其禮吏肄祠祭使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由監祭使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孝事於有功烈者旨不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為其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者視焉御史實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廚鐘鼓竽笙[illegible]之樂[illegible]之數[illegible]必具于庭內樽彝罍洗俎豆籩簋之器[illegible]必絜于壇堂之上奠獻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必咸引數其實[illegible]設筆扑于堂下以懲惰刑[illegible]而群吏莫敢不備物[illegible]奏[illegible]於几上以[illegible]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登之日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瘞埋[illegible]祭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主府服器之儲具祠宇之[illegible]牛羊毛[illegible]之節[illegible]

之實[illegible]之畢備而聽命焉積以登[illegible]
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三院在三
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御史以
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于上章而正
之於是始為記求遺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承舊制曰天子設四學
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
學暮入北學禁令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
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尊賢入北學以
尊爵貴生求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宮而四學
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
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分于國子而隸置五
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負位於館閣其官方雜擬
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
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
俊士者使勸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
職佐博士以掌教導禮樂之政令[illegible]
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illegible]
禮部雜以試為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敦[illegible]
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貧秘書由是為博士
如歸由是為左拾遺[illegible]以拾遺為八品[illegible]
故必以名實相居於其位貞元中主化既成經籍[illegible]閒有司
命大學之官煩以為易尊名樂好文章者咸取為學官是
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
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美余
立同祖[illegible]與武公同升於禮部[illegible]與歐陽生
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
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illegible]

畿甸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畿甸謂之要內諸
侯為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
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
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
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故有大小
其旨同也武功為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邰之地[illegible]
[illegible]泰作四十一縣漢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益[illegible]為稷
州已而復縣其土確厥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illegible]
[illegible]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illegible]之宜[illegible]
[illegible]其人善稼穡其
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
既成新城凡官署得記焉摹文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
潁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為簡靜因其族子存持地
圖以來請余為記夫以武功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
簡靜稱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士大
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故為吏益難今天子崇武念功與
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丞於是而又
職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可以度哉為之記云

盩厔縣新食堂記[illegible]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右始會食也自
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群吏咸寓于外
兵去邑荒棟宇傾圮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庶事

雖散而不屬凡其官僚卒或鮮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校所修取其餘材以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群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可以為食本月權其贏羨膳以充乃合群吏于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敘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籩豆靜嘉燔炮烹飪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甸服王之內邑且官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饗之聯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雅衎焉而和其疑以正嘉言以彰古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饕餮之謂其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尊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夷戎按州部專貨食而至遠人固王略者風俗和關石大者皆復于內招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蒞厥職而所隆是況乎擇處於朝端攝風聲於天下其所以貴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而其宜其官視其署有武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儔書之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于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畤其驛三其蔽曰岐州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大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賜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

□其□□□負之也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illegible]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illegible]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舶使[illegible]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於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illegible]力一心於是治也開閤宇不可與他邦類以其地大且扶風公廉廣州[illegible]可以上充於□□周於武今御史大夫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illegible]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奧庳陋下隘日未及晡[illegible]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illegible]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從十楹之宇位化為序西又加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illegible]植以暖以息如在林麓問工焉取則師焉[illegible]拱手□目視其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illegible]

千人以上鉶鼎體節[illegible]之物[illegible]沉泛醍盎之齊[illegible]均飫于卒士[illegible]之舞服夷之伎揳擊吹鼓之音[illegible]飛騰幻怪之容寰觀于遠邇以叔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illegible]于性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為用加此華元為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illegible]霍去病為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illegible]猶克稱能以里到今刻效其美其道不□[illegible]于金石以永示後祀僕相與來告且之辭其辭不獲乃刻于茲石[一本下有云字]

邠寧進奏院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illegible]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二載悍驕□□之末又熙凶慝之猶阻傳求群臣以朗寧王張公[illegible]俾其捍禦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師衞三軍擁衆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制[一本作]高其閈閎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illegible]臣道畢矣公命[illegible]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征[illegible]時事修備職貢[illegible]而來使者[illegible]守而上[illegible]稽於大宰數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閱登大清仰東乘之威而通內外之[illegible]王宮九閽而不閉棘門十舍而如近郊乃軍府之要地[illegible]

朗寧之能政也（朗一本作邠）惟公端明而厚溫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西陲而戎虜伏息（一本作茂）茂功溢于太常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于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于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為記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黎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于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餫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澹為安流烝徒謳歌枕臥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饑饉昏札死徙充路賦入無所而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粱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師旅而為之不出四人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讓大方宣仁以厚其誠有司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史起興歎白圭壑鄰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宜求其雅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怯且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人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

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丕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廻其途（胡對切）故塞之導曰是非悖且誣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羣吏羣吏叶厥謀（一本無下羣字）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讙舞里閭居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一本無是以二字）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爲之記云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記（一本作亭池記）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一本州字下有楊中丞作四字）

弘農公刺潭三年（楊憑字虛受弘農人貞元十八年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一本作一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坻音遲）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玦古穴切）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一本而字下有今字）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艫音盧艦戶黯切）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櫧音諸）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見稱選率所貢（[illegible]）貢之澤宮（[illegible]）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莊子文子）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攄[illegible]）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一本州字下有裴中丞作四字）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騖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灕水（灕音離署州署也）水之中曰訾氏之洲（訾音咨）

（鮑也）一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元和十二年[illegible]）來蒞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朞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悠長（一本[illegible]）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氓移于閒壤伐惡木刜奧草（[illegible]）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然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束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illegible]）以為飛舞奔走與游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illegible]）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與波升降苞灕山含龍宮（一本[illegible]）昔之所大蓄在亭內（一本[illegible]）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古仙人名）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闤闠（[illegible]）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illegible]）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一本州字下有柳中丞作四字）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棁之華（[illegible]）不斲椽不翦茨不列牆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illegible]）馳奔雲矗（[illegible]）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illegible]）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跡不至（[illegible]）謝公之屐齒不及（[illegible]）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卯我仲兄（[illegible]）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槩乃[illegible]（[illegible]）作我[illegible]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illegible]）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王羲之）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蹟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一本州字下有韋使君二字）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illegible]）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illegible]）環山為城有石焉翳於奧草（一本[illegible]）有泉焉伏於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illegible]）既焚既釃（[illegible]）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

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藂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欹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棊怒者虎鬭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刳闢朽壤翦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為踈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厖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唯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汙塗羣畜食焉墻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荊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尨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辨理宿蠹藏姦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途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鼛鼓之召雞豚糗醑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墻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玲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閒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畜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

又其弊也則以祈禱政以豪夫理使繼是若咸有節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紀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節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零陵郡當作連山郡）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illegible]）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illegible]）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一本無今字）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illegible]）

鼻亭神象祠也（[illegible]）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illegible]）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illegible]）去亂即治變呻為謠（[illegible]）若痿而起（[illegible]）若矇而瞭（[illegible]）騰踴相視讙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illegible]）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

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左傳僖十年）又曰淫祀無福（曲禮）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弟（一本作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祗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之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髫童之嚚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一俾我斯瞽千載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砖甓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禨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鍤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近垤伏灌莽迫遽回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叢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陲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楩柟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蔭薈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陿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遷茲丘之巔奧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簜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頹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為之益高地為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為州司馬官外乎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為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為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

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為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為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為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為戶戶之外為軒以臨群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群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遂書為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仁（偭音面背也）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一有矣字）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逵達橫術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衆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顗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晊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繪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鎛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僇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鎛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為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為志

記山水

遊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隟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

延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二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二則更相枕以卧二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二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二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二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二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二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鈷鉧潭記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遊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鈷鉧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二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二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帀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

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為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箭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予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

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illegible]）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為圂（[illegible]）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刜蠲疏（[illegible]）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illegible]）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illegible]）江化為湖眾山橫環嶛闊瀴灣（[illegible]）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于北牖下以為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illegible]）北有雙山夾道嶄然（[illegible]）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姥[illegible]切）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瀨一本作流）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illegible]）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眾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illegible]）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櫧（[illegible]）多篔簹之竹（篔音云簹音當竹名）多橐吾其鳥多秭歸（[illegible]）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多石鯽多鯈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修形糈稌（[illegible]）陰酒（[illegible]）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峭者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

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臲卼，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盡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償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

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大者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皁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

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其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

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illegible]此誠知
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
[illegible]鍾儀南音卒獲返國
[illegible]叔向囚虜自期必免
[illegible]范痤
騎危以生易死[illegible]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
[illegible]張蒼韓信伏斧鑕[illegible]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
自古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
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illegible]此皆瑰偉博辨奇壯之士
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illegible]下才末伎又
嬰恐懼痼病[illegible]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
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

務此然力薄才劣[illegible]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
[illegible]神志荒耗前後遺忘[illegible]終不能成章往
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illegible]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
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
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illegible]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
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illegible]
[illegible]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illegible]不敢望外[illegible]
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
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illegible]無復恨矣[illegible]書辭繁
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
戀之至[illegible]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illegible]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
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
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illegible]憂憫備極
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illegible]公言顯賞許其素尚
而激其忠誠者[一本[illegible]]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
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
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
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
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
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
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馬援猶不用才如王景略
[illegible]以尹緯為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illegible]而卒莫
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illegible]馬謖得以
惑孔明[illegible]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

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之以重臣
為二千石[illegible]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illegible]近世尤好此
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
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
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
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
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而趨[illegible]
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illegible]
[illegible]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
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
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
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惎我哉[illegible]
呀吾黨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而有是患故曰

甄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贊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尚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以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闕焉幸扣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illegible]）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雖然特異者乃自此耳夫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illegible]）

甫（[illegible]）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illegible]）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趨堯舜大道（一本）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爲今之人（[illegible]）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

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直乖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illegible]）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illegible]）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illegible]）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一作[illegible]）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illegible]）中心之悃愊鬱結（[illegible]）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

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illegible]）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爲家雖甚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illegible]）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illegible]）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所有世嗣（[illegible]）或者猶

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且久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右一作下)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塤書([illegible])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累累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勸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譸張排根([illegible])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一本下有耳字)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愧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illegible])而不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illegible])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為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毳谷不被其煦一鄉子尚能恥之矧([illegible])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鄉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矣頗聞吉語矣([illegible])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illegible])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者積已久獨幾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當得數書無恙([illegible])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

多憐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勢([illegible])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illegible])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illegible])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illegible])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illegible])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illegible])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illegible])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懍([illegible])毛髮蕭條瞿然注視([illegible])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illegible])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illegible])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

若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睹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為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蝨，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尭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眾人待常州耶！若眾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與顧十郎書（一本作顧）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

之亦非難也大底一本作底字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喣喣趄趄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飆逝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人之非己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為謟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其能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以揚爰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增益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璅三首復以病執事痛之埋擯湮沒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識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者猶悱恐有以効於前者則既罪譖於時雖欲抗抑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為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若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故為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書不能既

宗元謹再拜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鬭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

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一作本無字）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退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猶自冠始好游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勿為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荊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與呂恭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父者所得石書摸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亦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大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為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為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壞損之而君子以為議況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為利乎夫偽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偽可為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賛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攺市郛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始土大木陶甓梓

匠之工備蘗火不得作化構臧之俗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從爲貫效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然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雖有嬰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毋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爲天說爲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爲異也子之所以爲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也爲天耶爲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爲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爲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蓏之自爲果蓏癰痔之自爲癰痔草木之自爲草木耶是非爲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彼不我謀而我何爲務勝之耶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恒爲惡人恒爲善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與人爲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郭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

若子之說要以亂爲天理理爲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爲上帝者爲所歸罪之辭爾皆不足喻乎道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爲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者甚善宗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近立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一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遇揲得老陽六遇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讀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諸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經數考校左氏今之世學有如足下求易之來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illegible]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稀聞兄之學為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一義（事在僖公三十三年）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illegible]）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illegible]）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注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illegible]）及先生為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常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illegible]）盡得宗指辨疑集注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事在莊公四年）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惟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事在莊公二年）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事在宣公十一年）見聖人褒貶予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善若吾子所謂生於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幸為不遇也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殷之卓之意也（事在僖公十年）項有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奚齊不務正義卒重耳於外而尊其罷孔子向於仇牧孔父為之辭（[illegible]）兄言是息大善息固當既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畏仇孔亦有既與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錄以往可知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渝平（事在隱公六年）是方而退告而後紹固先同牧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事在文公元年）雖啖趙陸氏皆所未及（[illegible]）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兄及至之日勒為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贅也若贅焉必同於孔鼯魯劣之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illegible]）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軼音逸）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每為一書足下以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詬古候切）然後狐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為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吕道州善言道（吕溫字和叔）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為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螾蛭然（[illegible]）雖鳴其聲誰為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為準有一二（[illegible]）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為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

以符嚴禮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為僇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為小書以誌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尨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纇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之為書者豈若是摭前人耶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余為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況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者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啟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與友人論為文書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纇之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敗則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臾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蹙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抵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蜂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為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柳文三十一卷終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己而已獨以庇（[illegible]）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illegible]）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illegible]）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illegible]）其為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役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為工商浮窳（[illegible]）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為長者所笑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己（[illegible]）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祗罪棄之人不敢稱道其善又況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illegible]）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過矣（一本作適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

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illegible]）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illegible]）又聞子敬時惰悶動作（[illegible]）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雜礦燥悍所中（[illegible]）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

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麤疏密尋尺特異而窮之上下土之厚薄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淸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疏而下者則奔突結澀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顇不發叢齒積纇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愼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之熟思之不至於是故可止藥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同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踠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荊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轂而輠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太醫西子之里惡而顰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冑右執而左貸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發揆節力[illegible]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腹實爲善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爲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書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己日以懋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爲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纆索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隤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由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以爲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獨以

儻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為高明之圓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羣己不能明而況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溪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其時飯言咸嗟然眙睢[illegible]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又食時竊睨和讓[illegible]與故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吾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鋒鋩擐堅[illegible]甲[illegible]鳴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吾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為恬愉又大利則又安得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呐[illegible]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illegible]壽歟夭歟[illegible]哉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嘐嘐譊譊以達夜半[illegible]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慚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為天下弃又大慚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弃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illegible]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者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illegible]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illegible]出而號於素為將率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僚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僚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illegible]友者欲久存其道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生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類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凡今

天下欲兄父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懔懔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平聲)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馮頤權肥牛擊大豕刲羣羊以為兄饌(饌[illegible]切)窮隴西之麥彈江南之稻以為兄壽臨東海之水以為鹹醯[illegible]敖倉之粟以為酸[illegible]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藏[illegible]五藏)心恬而志逸稽美而身胖(胖[illegible]人也)醉飽謳歌愉懌訴歡[illegible]流聲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盲哉孰與去味以則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為膺日皴[illegible]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從曰我能取鄰拒境以為強大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illegible]懼之甚謹再拜

書

與楊誨之再說車敬勉用和書(一本作與楊誨之書)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苦窳(窳音庾病也又器中空史記陶器不苦窳)為信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胸(許句切)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鬱盤江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也然則鬱然翹然秉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為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中圓其外今為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俳音排)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敕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冤鬭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其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喜不減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音闢)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方築愚溪東南為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足下過今年當侍從此下僕得歸灘上設肴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illegible]歟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某頓首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時而乃克也於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責焉者哉於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致意於吾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恒人夫剛柔無常位皆

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夫谷武子之臺及爲張蹇所射以革君心之非莊以遊乎人君子其不克斂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斃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恡高宗曰啟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而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握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

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己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尚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繪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爲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

說曰唯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若是有一焉狂奔掣頓踣斃自絕也故吾信夫狂之爲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爲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則以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工爲翦翦拘拘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

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好然未嘗有所與
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偏則援援欲奔去不敢措喙強與
之居若饒是何以不克為車之說耶君云雖辯辭尚可於其
體觀其其曰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為佞且傷其言在
於恭寬退讓以得聖人之道及乎人事靜默自如斯而已矣
堯舜之謀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
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為若
是豈皆娛於心乎優其說肆其志詳而後傲而
後行道人是非不顧動揖人皆忿非之曰是禍不足者甚凡
見吾如此而止及不然耶聖人之禍讓其且為傷乎為佞乎
今子又以行險為車之罪夫車之為道豈欲行於險耶度不
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大君子亦然不求險而
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
及於危亂顛沛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為是耶非耶伊
尹以生人為己任管仲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
君子以道捨是宜無以為大者也今子賢於千言皆未及此
則學古道為古辭究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為乎是之不為
而世離於車以為累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令世而釣奇
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為不若二子蓋以為道之彼其
躍者左右反覆得利求快於持操之觀已而反與趙合以
致死於無天下是以若知秦無禮不信視秦猶仇也
寵縱之使從而也于而游之乘衆心欲終身若涉險
薄為不得以通此濱上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
終究觀而不知人之外於城池外千里不能來而又欲
驕之則決都移捧府狀擲
逢夫以稷先婦欲蒙難爭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
呼呼而走盡
無曜稍之進唯
物不顧險阻唯頭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
戲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
二小子及孔子氏皆不得與於琴張牧皮狂者之列是固不
宜以為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敗耶出耶士上以聖明道
有道與大化枯槁伏匿縲紲之士皆思濯洗沐期輔堯舜
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輔於邦家為大官以立於天
下吾子雖欲為敗何可得也則闔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
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為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為善士周
處狂橫一日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
小血氣未定而忽欲為阮籍輩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肖人
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
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之者獨
外之圓耳孟子曰懿於恭者而吾子其貌
是敗佞之惡而務及得罪聖人之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
不通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也要之
不異足下當取吾言戴車中而後之非為佞而利於險也明矣
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恭自貢子則貢之為瓶同
子之所宜甚惡乎恭也又將千百其說吾子所謂圓者不如
世之突梯苟以矜利乎己者也
圓若輪行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進也故而不
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
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
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百人偕

嘗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為之面則為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為狂疏人矣及為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算贏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為得然已得號為輕薄人矣及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勵加切然卒不免為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疏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為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為僕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為煩言往復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為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為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己然後道可顯達也（[illegible]）今乃專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為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事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孟之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為蒲捎駃騠（[illegible]）何可當也（[illegible]）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吾固[illegible]田之罷意思狀貌[illegible]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為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鍤（[illegible]）決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隙（[illegible]）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仍道人行執道夫古如此（[illegible]）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蓋[illegible]得所來問志氣盈牘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騃專魯（[illegible]）而當惠施鍾期之位（[illegible]）深自恧也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甚厚僕之狹陋蚩鄙而當東阿昭明之任（[illegible]）又自懼也烏可取識者歡笑以為知己羞[illegible]越高視僕以不敢然特枉將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坐隅（[illegible]）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為報也嗟乎僕[illegible]興寄之作堙鬱於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間[illegible]化留鼎氏之風裁足下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憮心吟玩為[illegible]言之能者誠亦難遇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相[illegible]者[illegible]常余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illegible]志以取譬得所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illegible]）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子之言云又何訊焉來使遽（[illegible]）不獲由盡臨紙奉荅以備還答不悉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

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煬音[illegible]）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illegible]）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悸其季切）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illegible]）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一作[illegible]）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illegible]）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illegible]）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illegible]）凡眾之疑慮（[illegible]）舉為灰埃黔其廬赭其垣（[illegible]）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illegible]）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illegible]）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一本作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illegible]）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illegible]）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并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illegible]九月[illegible]）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illegible]）僕時通籍光範門（[illegible]）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illegible]）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illegible]）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睹聞乃今日聞而觀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illegible]）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鬬訟者有淩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illegible]）其退然自克特殊於眾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illegible]）良痛其游聖人之門而眾為是沓沓也（[illegible]）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局顧（[illegible]）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剌歟（[illegible]）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容善偽（[illegible]）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illegible]）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illegible]）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illegible]）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illegible]）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illegible]）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己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勖此良志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illegible]）柳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illegible]）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illegible]）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

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群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腳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累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苟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尚何為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稽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顗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亦以加恭夫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戚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為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宜為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為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為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於王周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齊鮑叔牙鄭子皮是也薦於有司而專

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況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永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illegible]）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僕矣，矧僕之蹇剝者哉！（[illegible]）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則勉充雅素，不敢告憊。（[illegible]）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汩沒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子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退乃倀倀于下列，呫呫於末位，（[illegible]）偃仰驕矜，道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illegible]）蓋舉知揚善，聖人不非，況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為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為師之志，而屈己為弟子。凡僕所為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為箴，行且求中以益己，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當，眾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事出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耶？（[illegible]）敬叔吾所信愛，（[illegible]）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一本無言字，下有吾字）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illegible]）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舍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illegible]）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己，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師，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illegible]）其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為者，非以師為非，弟子為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為不足為一也；其大說具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覩，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為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鯤鵬互鄉於尺牘哉？（一本[illegible]）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

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illegible]）久則蔚然爾（[illegible]）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爲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illegible]）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illegible]）固相假借爲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illegible]）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遺言措意（[illegible]）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illegible]）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已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illegible]）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illegible]）而僕稚騃卒無所爲但趑趄文墨筆硯（[illegible]）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難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譁囂群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汚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歟吾是以懼（[illegible]）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爲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求爲師書（[illegible]）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長跡草廬僻于常陋坐自擁素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貺以高文開其知思（[illegible]）夫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翫觀嘉其倚辭今覓足下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貸譽者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貺腆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敢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然以見投爲賜甚大依用討度不自謂宜領訓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耘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書（[illegible]）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爲工遒密以爲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尊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

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
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其責吾子數千里不棄於屬者之
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
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鍼攻熨
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
常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
積瘕中子之內藏恬
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
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
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
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
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
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

且試求良醫爲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
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
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賀秀才
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因發夜孜孜
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
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
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
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滋甚秀才其
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闊疎之患乎遠吾
不悉宗元白

復杜溫夫書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若相望
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
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而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
相見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
略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去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抵
吾必曰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以
直躬見抵宜無所諉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
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
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
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
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不能
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
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

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
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
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藿蠋鵠卵者吾取焉
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
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十數文即務往京師
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甚少而自薊
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
又狀貌嶷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歧徑其質氣誠可
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亟
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
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宗元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

日月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獻書于相

公閤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嗟嘆大息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己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阨窮躓殞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嗟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今閤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拊心自慶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沈埋踣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閤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祗益為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啓

上廣州趙宗儒尚書啓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沉竄[illegible]罪朝不圖久伏謂無路不任荒懼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尚書與杜司空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尚增惶惕頃以黨與進退投竄零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檟哀荒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忘況於他人朝夕之急饘粥難繼宗祧所重不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數月伏以尚書德重弘納義風遠揚收撫之恩如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深仁伏惟惻然見哀使得存濟叩顙南望[illegible]以動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況在今日而率然干冒決不自疑者蓋以閤下之一以嚮德之誠至振高義於流俗之外合大雅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閤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大賢衛[illegible]之仁敢夙夜忖度冀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謹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自循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污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責曹沫於一舉俾折[illegible]之倫

[illegible]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箠之下此
誠大君子并容兼覽棄瑕録用之道也自顧孱拙無以克堪
祗受大賜豈任負戴糊織之至炯然如日拜伏無路不勝悚
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謝襄陽李[illegible]尚書撫問啓

某啓當州員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illegible]特[illegible]過蒙
存問捧讀慚懼泫然涕流[illegible]之流出自望外伏惟尚
書覽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illegible]出分主憂輕止上游式是
南服凡海內奔走之士思[illegible]修容於轅門之外踊躍於油幢
之前[illegible]不可得而近也某翦棄[illegible]
名[illegible]
伏蒙鎔跡[illegible]同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
念是以展轉[illegible]報恩[illegible]聽仰祈[illegible]
就為無由綢羅未解維羽翼而何補[illegible]方堅雖虎豹其為
往不任踊躍懇戀之至謹奉啓起居[illegible]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為之從事天下立志之士雖然相欄繼
以歎息知名者得其[illegible]皆有所聞[illegible]直道之所行
義風之所揚堂[illegible]賓花荊山之南矣幸甚幸甚矣以符君
之藝術志氣為時聞人才位未實無相因又中間因[illegible]陷在
危邦與時俯仰不發其道[illegible]
[illegible]而為[illegible]者[illegible]
啓吻旁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
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言[illegible]閑在[illegible]凡諸侯之
欲得符君者[illegible]而[illegible]敢先[illegible]
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胄悵望悔罄之求珠於海而徑寸
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
下流多謗[illegible]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illegible]
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瀆陳賀不勝戰越不宣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

某啓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務善而不為功所以振
宣幽光激勸頹俗誠大君子所當藉也竊見故招討判官試
右衛胄曹參軍陸卓生寡清操長於吏理累任所至必有休
聲[illegible]再舉府曹績用茂著頃以狂賊李元爽劫取
留後擅殺兄弟攜[illegible]禍期在旦夕一夫見刃莫為己用而
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然前強暴以警師人既而不幸嬰疾物
故不獲一日稱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善未録伏承閣下
言論之餘每所嗟異優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道之人皆所歎
伏[illegible]録其事踟奏一贈官使懷憤之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
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勸奬三軍豈止光榮一族伏惟不
棄狂瞽特賜裁量幸甚幸甚某與卓未嘗相識敢率愚直以
期至公輕黷威嚴伏增戰悚謹啓

謝李中丞安撫崔簡[illegible]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敕刺史崔簡以前任贓罪決一百長流
驩州伏承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牒州安存并借官宅
什器差人與驛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敗政以惻隱撫窮人
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家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
道成適于中威懷並行仁義齊立純懿糾謬列郡肅澄清之
風匡困賓無閑境知噢咻之德[illegible]
[illegible]凡在巡屬[illegible]懼交深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
出簡之所犯首末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易[illegible]不知畏
法坐自抵刑各為[illegible]無備蓄得罪之日百口熬然叫號

羸頓不知所赴僶俛至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某幸被縲囚又沐恩造至於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祇承人沉潛奉啓陳謝下情輕瀆

上湖南李中丞啓（一本啓字上有干廩食字）

某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君不好士使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一作辭）同窮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卑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唯己一毛之爲愛故道以自免孟子兼濟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無慚斯固爲貪淩苟冒人矣董生曰明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董仲舒語）是皆詬恥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黜辱爲農則斥遠無伎不可以爲工無貨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徼（音叫）以當恐懼而無復食又不自列於閤下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于他邦重爲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

凡士之當顯寵貴剩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榮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當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顛頓瞑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閔卹如平生光耀囚錮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黷閤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榮捧戴而致其巨者伏惟閤下留意裁擇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學以爲家寓周鄭之間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謂遵父兄前行）孝仁之聲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于鬼神爲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于天下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今乃彫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無可取耶（老子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獨內弟盧遵其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于政事今所以聞於閤下者無怍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棄逐枯槁故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閤下之舉賢容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薄遇於厚賜小人也遠矣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禄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謂務其巨者乎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其敢逃（一本罪字下有也字逃字下有大誅字）進退恐懼不知所裁不宜謹啓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啓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啓[illegible]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切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干幼年足[illegible]後進之末跡[illegible]屬辭計之下列賈[illegible]求售[illegible]之載文章而都儒林者睨覬乃擢舉[illegible]不試笑見肥嗟呼淺陋爲達者嗤[illegible]無乃觀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投異擲不瞰淺學不試膚文不炳燿實可鄙而薄耶今燕翳於朝而獨于此學者特以閣下念舊收接偶然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獻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振布衣縱談作者之庭受稱名知之門抵掌發升厚自濶澤垂龍無還乎達者之視聽狂狷野妄固不可爲也復欲俛默惕息躡足異拜所公侯之閫跪蹴躋達之車竦魂慄股兢恪危懼欲者依之弼忿跛心又不可爲也若慎守其[illegible]確執厥中周其所矣則又色乎氣[illegible]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孺子耳難謂其可進難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illegible]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無以觀明分不執中無以趨更執今則鼓躍乎曲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皆不知其宜矣進退無何宵不寐乃訪于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者名蹈紀行爲人高言爲人信力學掞文[illegible]時紛綸推讓[illegible]子亟拜之促以發揚對曰喪燕石而後玄圃[illegible]帶[illegible]目而游隱[illegible]海[illegible]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於者情必報焉況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勵爾行煇耀揄[illegible]發久被聲馳而譽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之鯢[illegible]奮鱗而縱海窮網之鳥舉羽而翔霄[illegible]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爲終身之遇乎始不與馳聲之資舉成名之基接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敏以爲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爲色取象恭大賢所飫朝造夕謁大賢所惓惓煩瀆野鄙又不能是以有今茲之問仰惟賢者鑒心而去就之禮[illegible]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啓[illegible]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辜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遼闊乎祀何爲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寘力於文學勤勤懇懇于歲時然而未能極理人之規矩伎作者之閫見勞弊畢徒倚施逢掖曳大帶遊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鍾振身泥塵仰睎霄漢何由而能致其用收視內顧頓首絕望[illegible]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琅琅之著述幸得流於搢紳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踰遼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爲人何如哉其見之與韶資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盡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斯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

何閣下以鯤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然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于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勞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爲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爲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爲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爲悅者也有樂行其政者以理天下爲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當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爲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繆經旨[illegible]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所以豈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遇猥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荀罃知賈出己之德[illegible]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illegible]伏候門牙敢俟招納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啓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在史官然而申甫作輔方召專征淮夷之功[illegible]魏邴謀畫辛趙致罕羌之績[illegible]文武所注中外莫間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叶德一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illegible]北服恒陽[illegible]路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勳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潰汙[illegible]部少佐毫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徼聲聞于下執事庶有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踊躍屏營之至不宣宗元謹啓

上襄陽李僕射獻唐雅詩啓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illegible]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illegible]其事上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爲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死無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陋蓍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稗官里人得採而歌之[illegible]不勝憤踊之至輕瀆威重戰越交深謹啓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

宗元啓始閣下爲尚書郎處寵下輩士之顯於門闌者以十

數而某尚幼，不得與於斯役。及閣下遭讒，始在外十餘年，又不得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褒貶。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秉執書訓辭，懷文雅於朝，以示天下（[illegible]），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罰，存仍（[illegible]）因緣認舊，請命追遠，祈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幸無以知於門下（[illegible]）。及其能言者青編文，冒昧感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焉。幸甚幸甚。閣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窮滅，依倚而冒學者蠢夫（[illegible]）偃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事（[illegible]）。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握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斵沉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閣下倘以一言而揚舉之，則毋命荒裔固不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illegible]），因而干丞相，大衆也。寧以有聞而死，不爲無聞而生。去就和野，不勝大懼。謹啓。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錄狂鼓，收撫羈縲，以含弘之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意益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資性庸蹇，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逐，進德止之其禁者，當顛撲雖龍門（[illegible]）以（[illegible]）揣隔闇，學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踴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懷慕之詞（[illegible]），（[illegible]）致之煙霄，分絕流昵，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衮臨褒於（[illegible]）龍門，俯收於鈞并（[illegible]）滯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津傳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志，若覩清明，拯焼危之心，如承撫翰，常之幸，豈獨此生。伏以淮海荊九天之運，瀟湘朶百越之俗，傾心積念，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淪魑魅之群（[illegible]）。何以報恩，惟當結草（[illegible]）。無任悽懼戀之至。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illegible]）

宗元啓：宗元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illegible]），聞其言曰：今之爲文，莫有居趙司勲右者（[illegible]）。自是怕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閣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伏匿獲伸其業，頗於向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顯大，甘死荒野，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閣下，則固昧昧徒生於世矣。謹獻雜文十首，倘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生爽鬼夫，若魂與魑魅游，所不辭也。輕瀆威重，伏增惶灼（一本作[illegible]）。謹啓。

上嚴東川寄劒門銘啓（[illegible]）

宗元伏惟僕射以七厲蒼生，人以勇義平國難，而劒門用兵之事，最爲天下唱首，取其險固，爲我要衝（[illegible]），（[illegible]）王師得以由其門而入，彷徉布濩，（[illegible]）閣下之勳力，宜著於萬祀而不已也。宗元負罪俟命，累刻觀望，道里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成聲，然而竊以累瞻顧念，踊躍奮厲，恐沒身荄瘴，卒無以少報於閣下，是以晝夜悒悒（[illegible]），不克自寧。今身雖廢弃，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又爲知非因閣下之功烈，所以爲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謹撰劒門銘一首，惶恐獻上，誠無以稱宏大之略，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慚懼戰越之至。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啓（[illegible]）

宗元啓：伏念往歲司空由尚書郎出武太原，宗元獲於天長

專用候謁伏蒙敘以世舊尋詣造門闕自發司空罷府館
榮位極公輔宗元得罪朝列竄身湘南雲漢益高泥塗永棄
瞻仰遼絕陳露無由司空統臨荊渚控制南服道路非遠
化所覃是敢竊起幽淪仰希光耀伏惟憫怜孤賤特賜撫存
則縲紲之辱有望蠲除嗚咽之能猶希效用謹獻雜文七首
伏惟以一字定其褒貶終身之幸無以加焉上瀆威嚴伏增
戰越

上嶺南鄭相公所著文啓 [illegible]

宗元啓伏見與當州莘使君書猥賜存問驚忭悼懼交動於
中循念竟日若無容措幸甚幸甚宗元素之無能復闕周慎
一自得罪八年于今兢愧弔影追咎既往自以終身廢棄無
跡自明不意相國垂愍特記名姓守官具者怨抑歸於白日
[illegible]
負況途者陵自淪於清濁快心惕目不知所喻伏以聖人之
道與其進也不保其往故殷勤飾文字洗滌心神致之門下
祗俟嚴命伏惟收撫獎勵以成其終謹獻雜文三十六首冒
昧上瀆無任踊躍惶恐之至

上李中丞所著文啓 [illegible]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為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
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
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章而編帙略成數卷伏念閣下
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
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為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終陷沒而自弃
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二卷不
敢繁故也尚或以為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污
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啓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亭記啓 [illegible]

右伏奉處分令撰訾家洲亭記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
絕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甲於天下而猥顧鄙陋使為之
記伏受嚴命不敢固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奏涉旬功艱
物衆沈句援擬不得萬一竊伏計忖進退若墜久稽刻則
有詭侵之辜速謗遭又見疏蕪之累懼期摩事尤所戰慄
[illegible]謹修撰訖上獻退自踟躕[illegible]不知所裁無任隕越惶
恐之至

上河陽烏尚書重胤賀文啓 [illegible]

宗元啓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勳烈再河定亂三城建
功[illegible]
[illegible]最昇竹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illegible]
控制東方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
廢弃遐壤而飽聞德聲所恨不得親執鞭弭以備戎伍[illegible]
[illegible]夙夜踊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
狡已殄[illegible]冥天之績重增宗小子久以文字進身嘗好
古人事業尊當具筆札揄揚[illegible]大功垂之不朽瞻
望旌旄恭陳文冒瀆威嚴伏增戰越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表

禮部為百官上尊號表

憲宗即位宗元為禮部員外郎作此表蓋元和二年時宗元為禮部員外郎

臣某言伏以聖王之纂承天位也臣子必竭誠以獻尊號
敢為徽礼在其中一則以告天地神祇二則以奉宗廟社稷
三則以安華夏蠻貊巍巍大稱其可缺乎臣等誠懽誠忭頓
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叶周文之孝德齊大禹之約身弘帝
堯之法天過殷湯之解網未逾周月四海將致於時雍俯及
元正平土更欣於再造然神人之願億兆之情有所不安率
請未及者以為帝德積運而尊號猶闕祭祀備禮而祝嘏
无辭黜貼凡百兢懼華夷翹望臣謹按昔皋陶之頌舜伊尹
之頌湯皆臣子至公而揚君父以敷於當代以播於無窮夫
豈飾哉率由事實帝王尊號蓋兼於此皇家光被四表祖宗
列文時當太和世號表德耳目所接簡牘斯在稽之於前典
則如彼考之於聖朝又如此今龜筮習吉元正戒期當品物
惟新之時乃皇王大礼之日陛下郊天地饗宗祧翔陰
陽協和動植交暢不違至尊之称恐違列聖之心所以
臣等冒死陳聞請上徽號伏惟陛下小謙讓之節安廷企之
情特詔名儒礼官百寮瑛尹詳明故實議崇聖德則人望允
厭神心獲安山川效靈光資无疆之壽祝史陳言（一本作信字）永
彰不朽之功臣等蒙因寵榮備位班列無任懇望之至

第二表

臣某等言臣等再陳丹懇請獻鴻名天心未從俯越無措臣
某誠懽誠恐頓首頓首謹按堯曰咨爾舜舜曰格爾禹湯曰
吾甚武自號曰武王（商湯也）則堯舜禹湯皆當時王者之
號也若皇帝之號亦天縱在躬之盛音合協礼經煥乎圖所伏
惟皇帝陛下允恭克讓約己謙尊奉天而地之功為而不有
安上理人之德望而不論至心王言非群下所仰望也然臣
等伏以為尊號者所以顯上帝饗祖宗万人所祈百辟所仰
長崇德於群上播大孝於无窮臣下請之之謂礼帝王承之
之謂孝孝大於嚴礼先於謙百王不刊之典安可得而發起
臣等又以春秋本於五始元者一歲之首春者四時之首王
者受命之首正月者政教之首郊天大礼者立極之首今天
地交泰俯膺元吉正始之美正當其運皆陛下雖讓群辭固守
謙沖此臣等所以兢惕失圖憫惶无措上冒宸嚴敢述厚責
伏乞俯垂天聽采納微誠詔礼官議臣所請擇日推礼展奉
鴻休不敢於此猶恐天光未照三獻无徵彷徨躅踖伏待答
[illegible]日无任懇望之至

礼部賀冊尊號表

元和三年正月冊尊號

臣某伏奉月日制陛下膺受尊號率土臣子慶抃无窮臣聞
立極之大四海无以報神功配天之尊万物不能崇聖德唯
有徽號其乾中是所以上揆天心下協人欲伏惟元和聖
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統承千載光被六幽蠢賊盡除
禎祥洽集有苗有扈感識太平動臣增爵祿之榮戎士加賞
廷之寵片善必錄微功不棄猶惟聖慕事經闕咨方國觀望
百工然思是以啓元和之盛典延景曆之鴻祚
曆壯䇿命定曰聖文和衆定功時惟神武運行有法天之用
變化乃應道之方鬼神協謀吏夏同志大礼既建鴻恩遂行
歡呼遠市於九圍師宇滂流普周於八裔
下賓廻逮古美冠將來臣雖守在遠承大典黄汚比河

清寧溢於千年懽忭均徹山呼願同於萬歲无任懇激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首

臣某言某月日諸縣耆老某等若干人詣臣陳狀懇意迫切以陛下尊號未復請詣闕上表者人心已久可以違天意實勤請難固拒抗狀感悅深契微誠臣某誠懽誠懼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聖神之功貫於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盛德愈大而謙光益深玄化已成而徽號未復遂使神祇缺望人庶延思沐浴浸潤若敵懷負刻之恢據載覆載者不知寢食之所負罷憂消方方一心日日以寘漢海之歲況今地不愛寶致百穀之豐天不降災呈天瑞而豐季污萊之地混成大田草木咸欣之徽化先神既万靈並

鑒照然甚明此而不能臣所大感又兵戈求戢必秋成愰昭然長希樂以終日是以耆老等深感聖旨瀰縫不寧上奉天恩踰跡知頓顙闕下願復鴻名不謀而同無期而至此皆上玄幽贊以誘其衷列聖垂靈以悟其意臣以為陛下當撥于斯旨不可忽也臣又伏以陛下賞功與能宰賢小滯小宜不發片善者必推君父之德讓美而無稱凡在擁戴不勝懇悃恐懼之至謹封耆老等狀奉表陳請以聞謹言

第二表闕

第三表

臣某言臣伏以耆老等近發所誠出於肺白日請復徽號以光聖曹臣以其懇款自中不可禁止遂抗表陳請備述徵敘伏奉墨詔批答未蒙允許者懇心尚阻天意未從懇迫滋深兢惶無措臣某伏惟皇帝陛下道大益謙化成彌損雖江海讓下每懸朝宗之心而日月若高久稱照臨之位況復上承天命下觀人誠若然辭之理有不可伏以陛下功參造化政體乾坤宅心百靈歛此聖之至也明並兩曜信如四時先天不違神知化此神之極也道德純被禮樂興行發號動於三光作則於六義此文之備也五兵不試七德咸宜耆老服此武之成也黃龍呈瑞神木嘉瓜雅蓮瑞木萬物暢遂百穀茂滋此天之至應也黎老班白伏守闕庭鼓舞歌道路此人之至誠也有其德而無其號拒乎天而違乎人雖陛下謙讓之至美抑非臣心之所安也伏以賤志雖明微誠莫達

戴天彌懼獲地益慚不任懇迫屏營之至伏願早建大號以稱天人之心謹再奉表昧死陳請以聞

為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二首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某等言臣伏以陛下尊號未復一十九年盛德彌光大化益被加以休徵咸集福應具臻至於今歲紛綸尤盛風雨必順生長以時五穀豐登萬方肯稔神意人事正在於斯天不可違時不可失臣等不勝懇誠迫切頓首頓首臣聞忠孝必報德盛必榮以陛下九重之尊推崇光上以陛下四海之大報效何施唯有尊名用光聖理闕然未復誰所敢安臣心則微天意甚重伏惟皇帝陛下體昊穹以施化受上帝以致誠今即千祥應期百神奉職飛走之物皆已效靈草木之類咸能應聖天命降於上人誠發於中此而可辭豈云有奉況復野多滯穗

畝有餘糧足食之慶充溢於京邑（頃年蝗旱……[illegible]）就如草財之誅徵呼於道路蓋非人力皆是天成神祇之望飫勤遐迩之心又洎況臣等得生邦甸幸遇盛明身體髮膚及歸於聖育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被玄化而蓄深望鵠洛而未覩攀倒之至夙夜不寧達詣光順門昧死請復聖神文武之號以副天地宗社之心使海內赤子得安其所臣等不勝懇倒迫切之至

第二表（一本以此表補京兆府第二表之闕）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等言伏奉墨詔批臣所請復尊號未嘗允許者捧對惶遽不知所裁天實命之於臣何有臣等誠懇誠懼頓首頓首臣聞聖君以奉天為心不以執謙為德以順人為大不以崇讓為優今陛下深拒天人之誠猶懷謙讓之道臣等愚惑未知所歸且百祥萃臻特表昊穹之貺（[illegible]）五穀蕃熟用彰后土之勤休兆[illegible]天[illegible]命上下交感幽明同心舉而達之臣所未識況臣等共被仁育同臻大和陛下德達上玄以豐人之衣食道躋壽域以延臣之歲年沐浴皇風二十餘載兒童感化默冥知恩故臣等出鄉之時歡呼過野閭里勉臣以不進不止妻孥送臣以不遂不歸唯竭血誠退無面目便當殞首闕下終不徒還伏惟陛下照臣懇迫之情（一本作[illegible]字）哀臣衰老之命臣等不勝嗚咽戀恨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禮部為文武百寮請聽政表三首（[illegible]作四首）

臣某等言臣聞大道必體於至公大孝莫高於善繼上觀列聖旁考前王罔不俯就禮文仰承大事歲奉宗廟社安元元然後德教惟新邦家永固伏惟皇帝陛下寢苫泣血（[illegible]）號慕無時貫乎神明動乎天地未遑聽政猶徇至誠凡在人臣孰不哀懼伏惟先聖遺旨俾陛下抑哀而聽政本朝之人使臣等竭忠以奉上非敢懼死輒布懇詞期於必從以慰寰宇且王業至重軍國方殷一日萬機不可暫闕伏願追遵顧命蹈復成規恢王者（[illegible]）之望順上帝乃眷之懷臣等不勝哀迫誠懇之至

第二表（[illegible]）

伏奉大行皇帝知陛下至性自天恐陛下執哀過毀上惟九廟之重下念萬務之殷故遺詔曰宜即遵權典今百辟卿士顒然在庭瞻望清光已七日矣因陳誠請猶未允從內外憂惶莫知所出臣聞大孝之本繼志為難酌禮之情得中為貴是以哀送期數哭泣有常俯而就之聖人所重（[illegible]）之（[illegible]）知難（[illegible]）也君子不為（[illegible]）伏願少抑哀懷仰遵理命（[illegible]）以副神祇之望以安億兆之心光祖業於無窮流德化於天下凡在臣子孰不幸甚

又第二表（[illegible]）

臣某等言臣聞聖凡殊途邦家異禮故王者捨己從物用身許天雖居達使（[illegible]）猶以事奪伏以大行皇帝（[illegible]）道成鑄鼎仙等御龍（[illegible]）萬姓長號（[illegible]）九有顒望陛下以聰明睿聖嗣守寶圖愛及宅憂迨茲累日而孝思罔極尚軫乃雍之言（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言乃雍）庶政未親萬機如絲之命臣等實覩哀毀籍粗知喪紀若成周顧命歷代猶遵西漢詔書前王所奉（[illegible]）（詔令天下以日易月）我國家以孝理天下文明徧期上用此法脊以傳授惠重歸至當則不可不遵禮貴從宜則不得不守理固然也臣等是以上陳愚懇輒瀆宸嚴冀遂血誠俯親國政而陛下執哀逾切聽理未聞億兆嗷嗷不知所訴臣以為天子之

孝在於保安社稷司牧烝黎功超百王慶流萬代亦何必守
臣下之小節廢皇王之大猷伏迴聖情務成謙德伏願以遠
宗廟為心寬在疚之懷就臨軒之制天下幸甚

第二表

伏以萬機至重遺旨難違再獻表章上瀆旒扆懇誠雖竭天
意未迴內外遑遑人神企望臣聞王者之孝異於匹夫禮不
相沿（小注）追資適當承平之代故殷帝宅憂而不言（商高宗）
遇有事之時則周王未葬而誓眾（武王伐紂）況今戎車猶駕邊候
多虞兩河之氛祲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亂者思理危者求
安天下嗷嗷正在今日誠宜抑其至性以副羣心成先帝之
大功紹中興之業豈可寢苫嗷泣（小注）庶政闕然九
廟之靈何以慰萬方之望何塞臣等職參樞近誠切邦家若陛
下未忍臨軒尚持前志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不勝哀迫
懇切之至

賀踐祚表（代鄭餘慶作憲宗元）

臣某言太子中舍人殷公弼至（小注）奉某月日勅
書慰諭伏承陛下以某月日受奉典冊允昇寶位凡在率生
孰不慶幸臣某誠懽誠抃頓首頓首臣聞天地泰而聖人出
雷雨解而品物榮（小注）是以五行迭用木火更其位十葉重
光宗廟輔其德殷宗熙載再開成湯之業漢文聰明克承高
祖之緒陛下重離出曜（小注）聯乾繼統才帝孝恭之美細軍著
神武之功欽承遺訓（作奉一本字）永保鴻業遏密之中施雨露之
被物遐邇之地覩日月之經明則四維之外八極之表人神
胥悅草木皆春煦嫗生成不失禮載（小注）
況臣謬膺藩守累受國恩爰自出身洎乎領鎮（小注）
遊目時不獲覩闕庭之禮長臣庶之分誠大賀聖冠萬倍情

禮部賀改永貞元年表（順宗永貞元年為禮部郎中賀憲宗）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詔今月九日冊皇帝改貞元二十一年
為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以前應犯死
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降一等者寶命方始聖曆周齊載宣
臨照之明遂播渙汗之澤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
重光下濟積慶爰行漢祖推奉教之尊（小注）
（小注）文王遂無憂之志（小注）
（小注）正名紀曆（作明一本）表運行於萬方宥過輕刑
流江漸於四海（小注）多歡呼抃蹈遐邇同臣
某等親奉聖明仰承大化踊躍之至倍萬恒情無任蹈舞忻
躍之至

禮部太上皇誥宣令皇帝即位賀表（順宗傳位憲宗）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太上皇制命陛下即皇帝位光奉寶圖
不承鴻業溥天率土慶躍難勝臣某等誠喜誠抃頓首頓首
臣聞皇建其極存諸大訓帝出于震著在易經繼明以照于
四方重熙以臨於萬國動植品彙求賴昭蘇山川鬼神咸用
欣戴臣某等獲備班列親仰聖明踊躍之誠倍萬恒品無任
抃躍歡慶之至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順宗冊憲宗）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制廣陵郡王宜冊為皇太子
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者天序有奉皇闈載崇臣
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聞商書載以貞之文漢史傳守
建之議（小注）不惟立愛其在繼明（作一本）其陛下奉率前規
敷揚盛典顧茲守器之重爰正承華之位斟義方之教式崇
專宗建樹之禮式光典命以長而立自符於恒擇必才之
選遂合于至公邦本不搖王業彌固此皆宗社垂祐啓祐皇

心乾坤合謀保安聖運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大和於萬靈
食毛含齒所同歡慶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踴躍誠倍
百恒品無任慶抃感悅之至

禮部賀皇太子冊禮畢德音表 貞元二十年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日制皇太子冊禮云畢思與萬方同其慶
澤者盛典斯興鴻恩遂行凡在率土不勝抃躍臣某等誠歡
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克承神休以正邦統建天下
之本宗廟以安致萬國之貞光人攸賴與將無備慶澤載流
既廣愛而推恩亦好生而布德緩刑而閔罔知或抵斯而副
續增崇教諭之方忠良是舉賢□賓之禮賜與有加
旌孝悌以厚於人倫敬鬼神而修其祀事況行禮之日則
昇明收躔太陽宣精用彰出震之休更表重離之曜神化旁
暢皇風遠揚自華及夷異俗同慶臣某等誠歡誠喜倍百恒
情無任懽慶踴躍之至

爲王京兆皇帝即位禮畢賀表

臣某等言臣聞大人繼明百神所以受職天子有道萬國由
是承風伏以皇帝陛下纘聖垂休順時御極負扆而會朝野
夏歡騰踐祚而統和天人幽明咸通遐邇昭泰遂使祥光下
燭慶氣旁通周王謝流火之符曹史慚青雲之典食毛含齒
懽抃無窮臣某等幸覩昌時獲奉大慶踴躍之至倍萬常情
無任蹈舞欣躍之至

代韋中丞賀元和大赦表 代永州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日制大赦天下永貞二年宜改元和元
年大陽既昇昫育資始帝澤斯降書闡無遺臣某誠懽誠賀
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仁化旁流孝理弘闡紀元示布和
之令肆眚見恤人之心曠然滌瑕得以遷善渙發大號申明
舊章爰有詔旌節無償責動是錄爵秩以勸龍爵闡於幽
明澤必周於遐裔所向輕徭酌之入遠人忘水旱之災既行
慶於官寮亦推恩於天爵諸生書業之廣庶老加帛之
祭量入所以備凶興衆期於變俗安環育客尊賢之典惟新
載奉考王宗宇之道斯在 綸
言一降庶政畢行懷生之倫感悅無量臣某等守在遐遠親
奉詔條踴躍之誠倍百恒品無任感恩抃舞屛營之至

禮部賀冊太上皇后賀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日詔良娣王氏冊太上皇后
良娣董氏冊太上皇德妃宜令所司備禮冊命者
母儀有光坤道克順陰教方行於萬國內理克和於六宮臣
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對若天休奉揚睿
旨長秋既登其正位 禮祀 披於慶元
曜 奉養見三朝之安 周旋有四
星之輔 豈獨配乾掌大助日俞明
所以表王化之源知孝悌之本冠映千古儀刑四方臣某等
抃戴欣行踴躍無涯無任蹈舞欣喜之至

禮部賀太上皇后冊畢賀表

臣某等言今月日太上皇后冊禮云畢率土臣妾慶抃無窮
臣某等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以太上皇后者睿德之至德
配周母之徽音表率六宮明彰萬國陛下克修理本以暢化
源神道知事地之方人倫識尊親之大豈惟婦順斯備陰位
用脩其以播正始於王風 致時雍於帝典臣某等
塵叨位樸觀盛儀踴躍之誠倍百恒品

賀皇太子牋 代王

某言伏奉月日制書歲下祇膺茂典位副青宮

方有宮青石宮二位明有銀為溫文光三善之名（以青瓦署一物曰天也長男之宮 惟世子著一物而二善皆得者）獮熙協重离之慶萬葉固本基方宅心含生之徒孰不欣戴況某夙荷朝寄職在藩方權抃之誠倍萬恒品

御史臺賀嘉禾表（貞元中幽州所進）

臣某言今月日宰臣以幽州所進嘉禾圖各一軸示百寮者伏以嘉穀順成靈貺昭格天人合應遐邇同風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睿謀廣運神化旁行植物知仁祥圖應聖靈休不愆於賛祐燕谷用著於生成豐稔既均知湖南之被澤休嘉克叶見天地之同和六穗秀稱於漢臣（司農知州事六穗）異畝趾書於周典自中形外均慶同歡臣某謬職憲司獲覩休瑞無任抃躍之至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貞元中崔宗師等進）

臣某等言伏見今月某日內出劍南所進嘉禾圖又陝州所進紫芝草示百寮者珍圖煥開瑞彩交映遐迩偕至福禄攸同臣某等誠懽誠躍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纘統至道保合大和天惟發祥地不愛寶嘉禾擢穎靈草抽英獻于王庭膺叔歎同穎之異（尚書）薦諸郊廟班史謝連葉之奇（甘泉宮生芝之草九莖連葉）既呈嘉穎之祥更擬炫煌之秀豐年斯著聖壽用彰欽和之人懽抃無極臣某等儌倖至化披覩殊姿慶抃之誠倍百恒品

京兆府賀嘉瓜白兎連理棠樹等表（貞元中）

臣某言今月日中使王自寧出徐州刺史張愔所進嘉瓜圖又白兎兒一并出陳許等州觀察使上官涚所進許州連理棠樹圖示百寮者惟天眷命景降百祥惟聖欽承用膺多福臣某誠懽誠賀頓首頓首臣伏以大和所蒸至德斯應圖物效瑞周於遠方神瓜合形式紀表裘之慶異棠連質用彰煒煒之榮（一作休）況金風發祥白兎來擾皆有秋之嘉應著成歲於神功雜遝紛綸（雜遝衆多之貌）如山斯委人靈登於壽域物感暢於薰風況臣特感深恩欣逢衆瑞踊躍之之至倍萬恒情

禮部賀甘露表（貞元二十一年宗元試禮部員外郎掌尚書為表）

臣某言中使王自寧至伏奉宣聖旨出延和殿前丁香樹甘露一大合示宰臣未時又出一大合令明日示百寮甘露見降未止若炎化作開靈貺昭荅必呈光異之應以告天地之和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均施育之功敷滲漉之澤大和潛達闓瑞克彰發於天寶特降宮樹朝光初燭方湛湛而不晞景昃轉炎更瀼瀼而未已綴桑而珠璣積耀盈器而味玉呈姿芳襲椒蘭味兼飴醴（飴音怡）然則零於庭而著異紀於年以標奇（[illegible]）徒稱往辰就並茲日況樹有丁香之珍殿即延和之號所以著芳風之遠播期聖壽於無疆事絕古今慶傳遐迩臣謬承渥澤獲覩殊祥抃躍之誠倍萬恒品

禮部賀白龍并青蓮花合懽蓮子黃瓜等表（[illegible]）

臣某言（京兆恐非）伏見今月日內出滄洲所進白龍見圖又出西內定禮池中青蓮花并神龍寺前合歡蓮子示百寮二十二日又出鹽州所進合歡黃瓜圖者二氣交泰萬國同和動植思協於殊祥遐迩畢陳甚祐攸被圖按牒聖理彰明臣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以天地非遠齊感必通疊瑞重祥畢集宮禁池蓮表異靈化非常敷彼清光徵佛書而尤絕成其奇實驗往經而甚稀積[illegible]安流自中徂外遂使龍騰白質來秋果應於

金行瓜合黄中表聖更彰於土德遠通遐徼近出苑園合慶同歡周於億兆況彼邦畿之內雨露以時符麥大穰嘉穀滋茂和風孚育（一本作孚育）靈氣隋蒸是皆發自帝心達於天意周流升降成此歲功惠彼群生自爲嘉瑞臣某深惟多幸獲遇斯時覩靈貺之備臻知人和之溥洽無任慶抃踴躍之至

禮部賀白鵲表

臣某言伏承進旨宣示前件白鵲者霜毛皎潔玉羽鮮明色實殊常性惟馴狎臣聞聖王之德無所不至有感則應無幽不通伏惟陛下恩霑動植仁洽飛翔故得旅會皇休效質伏以白者正色式表金方鵲以知來（一作能）式彰瑞服用符歸化之兆克耀太平之階臣職參禁垣獲覩嘉瑞無任慶抃之至

禮部賀嘉瓜表

臣某等今日內出浙東觀察使賈全所進越州山陰縣移風鄉百姓王獻朝園內產嘉瓜一實同蔕圖示百寮者寶祚惟新嘉瑞來應式彰聖德爰表天心臣某等誠慶誠抃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保合大和緝熙庶類德馨上達神化旁行嘉瓜發祥來自侯服質惟同蔕見車書之未均地則移風知化育之方始雖七月而食猶土歌王業之難五色稱珍東陵詠佳賀之會（[illegible]）未聞感通若斯昭著者也臣某等濫塵聖運親仰珍圖抃躍之誠倍百恒品無任慶忭之至

爲王京兆賀嘉蓮表（王翃）

臣某言今日某時中使某奉宣聖旨出西內神龍寺前水渠內合歡蓮花圖一軸示百寮者祥開煥開異彩交映賀天地之合德表神人以同歡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道協重華慶徵積德陶陰陽之粹美參造化之益符嘉吉慶每見於天心發祥必自於禁掖是使雙莖擢秀連帶垂芳香激大王之風影耀天泉之水（沈約宋書文帝元嘉二十年天泉池二蓮同幹）二十煥開宮沼夢映給園（[illegible]）靈貺應期天龍護聖寶曆幾超於小劫神功允洽於大千臣某獲覩昇平濫沾榮寵瑞應而稱慶希績事而增歡無任抃躍喜躍之至

爲王京兆賀雨表（一本表下有一字）

臣某言臣昨日面奉進旨以近日少雨今月內無雨即須祈禱今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違神必有據密雲與綸言雜發時雨將天澤並流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愛均蒸黎慮深稼穡思彼未兆防於無形滂沛每出於湛恩變化必隨於廣運[illegible]動惕已摛御天之龍聖思既宣漾洽涌泉之澤霈對用布（[illegible]）四施黍稷盡成公私皆及野夫鼓舞知帝力之玄通官吏歡呼見天心之默喻臣某叨尹京邑動仰皇靈望澤徒加涓滴無助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二

臣某言臣伏見今月二十四日時雨溥降伏以聖心積念天意遐迥移造化之玄功革陰陽之常數臣某誠慶誠抃頓首頓首皇帝陛下仁育蒼生恩同赤子自頃天雨未降時稼或慮貽食艱至誠必達天應宿麥無備播種失時出於衰東特令賑貸（一本作普）響應潛運甘雨遂周布濩無除隨聖澤而俱遠滂沱積潤與恩波而共深臣某才術無聞謬司邦甸生成必資於帝力進退何補於天工沐浴大和欣荷無極無任慶躍抃舞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三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面奉進旨緣自春來少雨宜即差官精

誠祈禱者十四日臣便差官分赴靈跡其日雲陰四合至十五日甘雨遂降伏惟皇帝陛下言為神化動合天心未成旱暵之虞已積幽勤之慮恨靈受職會時且躋於雨山[illegible]百穀仰榮滂霈遂霑於東作[illegible]朝降膏澤之周知天人之已交識陰陽之不測然則周王徒勤於方社殷帝虛美於桑林豈若無災而旱圖未禱而先雨化超前聖道貫重玄徧野同歡傾都相慶臣之忻躍倍萬恒情

王京兆賀雨表四

臣某言臣於三月二十九日奉進止令於諸靈跡以祈雨至三十日甘雨遂降者臣聞惟聖有作先天不違發令而祥風已興致誠而玄液旋被臣某誠欣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側身防患遠邁周王盡力勤人功超夏后雖運膺[illegible]百靈以從風神化旁行波五稼而流澤油雲四合膏雨將周農壤遂一於[illegible]詠德知以自於聖心曾未欣榮如有感於皇化有年之慶實在於斯臣以無能謬領京邑上勞宸慮運此成功無任喜懼屛營之至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五[illegible]

臣某言臣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以時雨未降親自於龍堂祈禱有[illegible]奮翔自成行列如隨處風以豐稔舟其日降雨者[illegible]伏以時或愆陽歲之常候式當聖日與言豐年陛下敦本務農憂人閔雨宸慮所至天心自通故得瑞馬迎舟翰商羊之舞[illegible]且仙雲見水協從龍之徵初泛泛於上宮遂滂霈於率土自中徂外荷生成雨公及私雖不頑茂殷后徒勤於自身[illegible]臣以[illegible]周公空愧於雩禜[illegible]虛塵澤司恒韜有年之慶惟聖之功臣某不任云云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表

為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illegible]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淄青平褒功宥罪布告遐邇者[illegible]臣聞肅殺之後必致陽和雷霆既施必聞雨澤伏惟陛下體乾剛以運行叶坤元之含育百靈受職六合從風頃兵紡聞者必就梟擒懷忠抱義者無不甄錄[illegible]激其[illegible]特加旌節之榮[illegible]以元功遂兼鼎鉉之任[illegible]戎行竄貸之重[illegible]死事優褒卹之憂勁弩之役盡除聚斂之名皆去傷殘受賜[illegible]老疾加恩豐財已復其征優賜更盈於糧稑[illegible]猶山川之祀神必有依申義烈之家物無不感周三推忠厚之化漢帝斯懷恤之風太平之德斯為至盛[illegible]然則虞廷可復告成將謁於宗漢典方行講禮肅躬於闕里[illegible]臣謬膺重寄[illegible]大和於[illegible]之誠倍萬恒品謹已施行郡邑宜示軍戎莫不動地歡呼若醉千鍾之酒騰天鼓舞如聞九奏之音[illegible]無任[illegible]踊躍之至

柳州賀破東平表[illegible]

臣某言即日被觀察使牒李師道以月日克就梟戮者[illegible]帝[illegible]運[illegible]命惟新[illegible]伏惟睿文聖武皇帝[illegible]天地貞觀率土臣照[illegible]陛下威使百神德貞六合[illegible]賢[illegible]歸太平自克夏[illegible]蜀平蔡[illegible]軍心唯此[illegible]凶妖尚聞[illegible]庭議既得[illegible]以誠[illegible]旌旗[illegible]河[illegible]鄆城

自責寧同莒僕之爭[illegible]部必悲
乎無侯耿陳之戰[illegible]五兵永戢
七德無虧[illegible]含生比舜之仁率土陋成康之俗介丘
騰息已望翠華之來[illegible]沂水風生更起舞雩之詠
千歲之統實在於斯臣守在蠻荒獲承大慶抃躍之至倍萬
常情[illegible]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為三道節度表

臣某言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illegible]
察等使者[illegible]
道地[illegible]象之宄[illegible]之餘壽成和氣伏惟皇帝陛下
天付昌期神開[illegible]之土宇[illegible]之根源自西自
東不違於指顧我理咸得其宜分山川[illegible]臨制之形道
途[illegible]之便俾[illegible]既定賜[illegible]以寧[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封爰從古制[illegible]
[illegible]之化代代知仁壽
之期[illegible]
於狙[illegible]
[illegible]山南祖[illegible]正東方之賦[illegible]臣[illegible]地不增陪
賀闕庭云云

為韋侍郎賀布衣竇羣除右拾遺表

臣某伏見今月日制除布衣竇羣右拾遺者臣聞直道之行
四方嚮德逸人是舉天下歸心臣伏以竇羣肥遯居貞包
蒙養正學術精果操行堅明[illegible]道貴以求其志頂守蕃服
特所委知及歸朝廷甄有聞[illegible]位之資以塞讜言之
充豈可天聽曲從實言無[illegible]況諫諍之職政化是參擢於布
衣久無其比周行慶抃林[illegible]才盡

恩於是致臣以性本庸疏動無裨益唯思進拔以報恩榮區
區誠實貫金石言而不[illegible]臣敢竊於薦雄[illegible]德
以有翻聖代式光於[illegible]自肇受命覺復面陳迫以
疾病接於休假注心[illegible]無任[illegible]之至

為裴左丞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尚書左丞[illegible]
頭自失汐大鯨之海[illegible]臣[illegible]之山未如恩重[illegible]臣
聞尚書者[illegible]故天上尊北斗中[illegible]陛下有南宮左
轄昔昇孔坦[illegible]當時[illegible]
於會府[illegible]取法於京師[illegible]才[illegible]
起草[illegible]朝經制竹[illegible]近[illegible]人[illegible]中外[illegible]
[illegible]未均於九州銅印更[illegible]不輸於三署[illegible]
[illegible]其人聖王求才宜難此受切謂[illegible]求俊又[illegible]

奇[illegible]以[illegible]合進[illegible]言成綱紀興化致理時無間言況安
上必在於[illegible]身[illegible]於[illegible]職尚[illegible]
[illegible]保陳力之言[illegible]有責成之地無任[illegible]
惶悚之極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進

為王戶部薦李諒表

臣某言臣聞知賢必進忠臣之大方擇善而從明主之要道
況臣特受恩遇超絕古今報國之誠[illegible]深切是敢竭愚臣
之微分助陛下之至明伏見羽儀弘[illegible]治化臣某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切見新授某官李諒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強以有
禮幹而甚文[illegible]求之後來略無其比臣自任度支等副
使以諒為巡官未及薦聞至某月日制[illegible]奏官[illegible]本道
[illegible]合在朝行臣之所知尤惜其去伏望天恩[illegible]以諒
官使備獻納異他日公卿之任斯為取斯則聖朝無乏士之

名微臣綫蔽覬之罰無任[illegible]屛營之至

為戶部王叔文陳情表[illegible]

臣某言臣母劉氏今月十三日忽患暗風發動[illegible]一本狀候非常今雖似退猶甚虛羸[illegible]痛怛憂苦不知所圖臣唯一身更無兄弟侍疾嘗藥難闕須臾伏乞聖恩停臣所職今臣見在家扶侍其官吏等並已發遣訖臣以蒲柳微特久荷獎拔自卑品委以劇司夙夜兢惶唯思答效至誠至懇天聽所知豈慮未效涓塵遽迫方寸[illegible]以開發重輕之務加侵勞為之懷雖欲徇公無由枉志況忠孝同道臣子之心許國誠切於死生報親忍忘於朝夕進退惶迫死不足恤上陳無任悚懼[illegible]嗚咽之至[illegible]

代裴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illegible]

臣某言云云即日奉事官米周翅伏奉手詔云云著臣聞雷霆既平雖殄寇而必夫[illegible]豺狼已斃在狐鼠而宜除臣某中謝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受命上玄底寧下土克復盡殄威武載揚黔黎[illegible]尚聞寇孽猶稽斜指[illegible]臨[illegible]三軍知必勝之方萬姓喜永清之路微臣忝司戎律親列顛行[illegible]秉下瀨之旌專[illegible]伏波之舊規[illegible]不宿于家思奮身于原野即以今月某日出師就道便拔鬱石[illegible]險[illegible]滿清海渴永息[illegible]徼切以

才非充國敢自誇[illegible]冒犯[illegible]臣志慕孟公庶追蹤於不代[illegible]之誅承重委懼深惶無任感恩負戴之至

[illegible]中丞舉人自代伐黃賊表

伏以某官器宇端方姿詳雅謙虛內朗壽略共推前佐湖南悉心匡佐後歷郡採綏撫[illegible]惠愛任人姦邪屏息勤勞已著幹略[illegible]倫今黃賊尚擾荒服大軍未復偏以其代其之任必能[illegible]鄭清海[illegible]推斯人雅堪[illegible]

為桂中丞請朝覲表[illegible]

臣歷刺三州連總二府外任逾紀入覲無嘗就日望雲飛心注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覆載無私遐邇同致復昇平之故事紹前聖之高蹤中外遞更出入迭用臣以庸薄叨受恩榮夙夜之心未申朝夕之敬天威咫尺誠懇而無違奧漢昭同周瞻仰而何及是以前在朗郡[illegible]封章累上及移臨桂[illegible]今星紀復周[illegible]尚隔於戀紛積望徒懸於魏闕犬馬之戀愈深人欲天從於茲未驗下情上達終冀不遲敢瀝愚誠陳丹懇伏乞賜臣除替許至闕庭[illegible]於群臣備班行於散地足趨中禁目覩大明俾成九族之餘以盡百生之幸非敢妄希爵賞五獻之禮[illegible]希[illegible]侯三接之恩[illegible]一覩龍顏萬死為足無任覲[illegible]激切之至

代桂州崔中丞上任表[illegible]

臣某言云云臣以今月日到所部上訖云云臣聞古之帝者懸爵祿以待有德據以褒有功臣本書生質不期遭遇某皇帝[illegible]文明撫運大闡玄猷搜采樂才幸忝甄錄歷踐中外屢霑榮[illegible]曾無[illegible]上答鴻恩

甘簡陋麥之雄藩顧無殺取之能謬承澄清之寄將何以敷
宣皇澤普諭天慈唯當祭懸以爲防視俗而爲教獨除細故
務安黎獻庶幾清靜無擾以副遠人臣不勝忝冒荷恩之至

代李愬襄州謝上任表元和十二年

捧對綸綍慙惕無地拜命兢悚不知所裁臣凡陋瑣才乏將略
無取幸賴先臣緒業叨累承國恩天澤由流遂司郎部苟
深分閫任重專征顧無將領之才謬處將人之上近蒙睿私
軫念仁育爲心雷澤無涯德音繼降士衆感悅咸思竭忠遂
得潛師暗入賊境不虞兇渠就擒元濟此皆聖謨豈敢叨天
以爲己力仰荷殊渥重於丘山臣以日月上蒙獎敘位至
化普諭聖慈綏撫三軍又安百姓冀以塵露上答鴻私臣云
云

代節使謝還鎮表

鴻私曲臨獨越夷等祗荷明命將餘不遑臣才非器能濟府
仕進雖竭駑鈍力效忠勤選爲儀尤敢望超遷某宗皇帝
某宗不以臣儒術淺薄超授禮官尋遷正郎遂忝將郡某皇
帝某宗不遺臣小善擢處諫曹叨承厚恩備職藩翰惟期
劣多愆自救伏遇陛下某宗德紹唐虞無私撫政臣尸素歲
久違纊宜加貶黜乃更遷重鎮再忝澄清之寄仍同誠特
之榮將何以上答天慈下安黎庶臣當務修農桑除瘼殘人
銷其愁慼以副勤卹無任云云

爲劉同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禦營田長
春宮使某月日到州上任訖臣初奉綸言震抃無極及臨所
部驚懼逾深役驅莫知於乾坤陳力無裨於造化臣某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臣出自諸生不習爲吏有慚儒道所聞訟
誠懼誠切無匡救之能託跡儒門之仲弓南面之擬委身郎署
闕馮唐論將之對常懼叨冒清列無稗聖朝豈意天聽忽臨
鴻恩荐及八命作牧一麾出守拔自下位寄之雄藩非臣庸
瑣所宜膺擇況馮翊同寄近王都古稱三輔爰自近代命
秩逾崇有兵食之憂有宮室之制皆公卿出相出入由之仰
徵甲令俯窺圖史踐歷無地以兢以惶恩重
命輕不知所効夙當刻精運力夙夜祗勤上奉雍
熙芳流惶惕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庶幾之心懔懔增惕徒望
寶而就日喜近帝鄉將擊壤以成風共歌堯代天威咫尺敢
布丹誠無任悃懇屏營之至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

臺言即爲使道之藩臣何能榮不敢寧息臣某自弱齡即
忝推擇階緣試吏累忝清資先聖以臣粗知兵要俾統師
徒交承寅依援黃賊不剿奉詔俾臣撲滅須授士衆其勇
思酬渥恩冀因此時得立微效豈謂時多疫
癘不副驅勤知臣特深複洗瑕責夙夜感戴捐軀有期徒增
慚男力未從頗微臣不幸嬰故重重泣血摧肝截肺咽陛
下龍興御極聲海來清道暢八埏威加九域
鴻和普洽無不周泰伏蒙累垂休命遂越等夷備省何人過
膺抽擢況臣比臨此鎮備更夷險故林舊壤宛在目前謏衍
輔鑾鑑則殊鄉還同衣錦量臣菲薄之力未足酬恩猶
蚊蚋之微焉能報德將何以宣揚聖造撫慰疲羸唯當遵守
詔條貶棄奸慝平勻賦示以義方持清淨以臨人守無私
以奉國重修前志拜礪戈矛展鷹騖之効申鷹犬之用服荒
服東徼盡沐皇風率土生靈備聞斯慶微臣之志
也限以云云

代韋永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月日到州上訖受命若驚臨職彌懼臣以無能累更事任神州赤縣實所備嘗遐荒遠適每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擇濫寵朱輪祿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尊與襦袴之謠況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越左衽居椎髻之半（[illegible]）可墾乃石田之餘（左傳哀公十一年[illegible]石田無所用之）瞻牧守於冉秋彌驕獷俗（[illegible]）戰不可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分災本出於一時積弊遂餘於十稔撫安未敢知法出而姦生子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遑寧庶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繫月慬或有成少裨愷悌之風用荅生成之造無任感恩荷戴之至

謝除柳州刺史表（元和十年）

（[illegible]本此表首皆云伏奉三月十三日制除臣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六月二十七日至州）訖

早以文律參於士林德宗選於衆流擢列御史陛下嗣登寶位擢臣官在禮司百寮稱賀臣草奏臣以不慎交友旋及禍謫（一本作[illegible]）聖恩弘貸謫在善地累更大赦推奉詔追還離十年一見宮闕親受朝命牧人遠方漸輕不肖之辜特奉分憂之寄銘心鏤骨無報上天謹當宣布詔條竭盡駑蹇皇風不異於遐邇聖澤無間於華夷庶荅鴻私以塞餘罪（云云）

柳州謝上表（貞元中代人作）

臣某言伏奉詔書授臣柳州刺史以今月二日至部上訖（[illegible]）臣前歲以父從官秩去年蒙聖恩除替便欲裂裳裹足赴京師以舊疾所嬰彌年未愈遠及今夏始就歸途襄陽節度使于頔（[illegible]切）與臣草歲間官見臣當着在道懇留在館尋假職名授叙遷臣非臣所願伏惟陛下光被之德道以洽於區中委濟之勤心每倫於天下常以萬邦共理必藉於循良一物不遺尚延於恩毓（[illegible]）假臣寵澤重領方州驚駭復效於弃馳枯朽更同於華秀（[illegible]）臣聞潢汚易竭抑有朝宗之願犬馬無識猶知戀主之誠揣分則然惟天知鑒況臣昔因左官（[illegible]）一紀于外子牟馳心於魏闕（莊子中山子牟[illegible]）汲黯積恩於藩（[illegible]）臣非夫人獨無斯戀去就若從寵辱之主朝廷若仕進之頒臣子之宜忠貞所志臣雖心同犬馬而分比潢汚幸[illegible]非陛下臣之此誠口不能喻意欲悉達文非盡言此臣所以自外自恨狼疣志願猶冀苦心勵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荅鴻私不勝慌欣之至（[illegible]音）

（[illegible]也）

代廣南節度使奏裴中丞自代表（或云當作桂[illegible]作中丞）

前件官器宇渾沉天才間出爰從撫字速致豐康所職咯勤庶務管勸日者安南夷獠反叛害其連帥（元和十四年安南[illegible]）毒痛黎人（[illegible]）其皇帝以其威惠彥著自其州刺史俾之撫臨（[illegible]）夙夜經行盡除兵器賊徒識恩（[illegible]）俾歸義（[illegible]）炎荒之俗雖不底寧後改領容州（[illegible]）勅效彌顯澄清撫類遷繼前修深負能名合遷重鎮臣自惟凡懦不逮前人伏乞天恩迴授某非惟旌德是亦飾能庶微臣免尸祿之愆某獲無私之舉

奏薦從事表

某[illegible]茂戎軒才優管記擇刀以割豈謝剸羣（[illegible]）

落筆不休寧敷倚馬（世說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況早登科選夙洽時譚匪惟詞藻僅美抑亦器能
多適比於流輩頗為滯淹輒敢聽陳伏希獎錄

代廣南節使謝出鎮表（元和四年鄭絪罷相五年出鎮）

鴻濡曲臨惶駭交集捧對綸綍不知所圖臣（中謝）臣聞蕭曹佐
漢六合為家夔皋翼臣周萬方同軌臣幸以蒭賤累忝殊榮夫
德存臨遂加台政不能翊宣明聖增日月之光俾汎渠勤紀（鼎子列切）人用康寧寔由臣不稱職使此艱虞伏櫪興議負乘招
譏常懼覆餗之（音速）覆敢辭專征之寄猶冀未隳無効有助
希比微功上答殊造無任云云

為楊湖南謝設表（貞元十八年）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及將吏等設者恩榮特殊
宴飲斯及顧茲厚禮提集微躬臣某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臣
以多幸屬此昌時任重方隅職忝文武甘受素飡之刺知無
肉食之謀（左傳莊公十年曹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日以憂以惶寢興無措豈圖
鴻恩繼至豐膳爰來陸海兼陳飴醴皆設（一本作酒）庶當奉揚
聖澤覃布遠人流愷樂於皇風均乳哺於赤子心陳微效上
答殊私無任感恩欣躍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櫻桃表（武儒衡）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櫻桃若干者天睠特深
時珍游降寵榮萬里養恩溢圓方臣某誠喜誠懼頓首頓首伏
以含桃之薦時令攸貴（月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況今採因御苑分自天廚
使發九霄集紫皇而精耀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睎發晉而
外被恩光（上音）適口而中含渥澤顧慚素食彌切自
公豈圖君子所先遂厭小人之腹（左傳昭公二十八年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無任云云

謝賜時服表（代人）

祇荷寵私叨處無地臣（中謝）臣久忝朝行曆職無效往稱星紀
俞榮歲時不能少益聖猷以副深寄致使賊遺君父（[illegible]）
艱難未息合思竄處以正國章伏以陛下恢天覆之恩廣地
載之厚不循斁咎俾向兒緩重闕丘山捧戴以入閨門空知
夕惕裁縫而為衣服固可書紳內省疲駑將何荅效

謝賜端午綾帛衣服表

綸言曲臨寵服俯至跪奉殊錫慶躍交并臣（中謝）臣謬典方州
效微涓滴叨承大貺榮重丘山非才忝恩俯伏慙荷昨明啓
節御府賜衣沐聖澤而濱海方深被仙衣而鶴軀尋覥心
向闕蹈影望天斬分五嶺之憂莫副九重之詔臣無任云云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奏狀

為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產三男狀（鄭絪）

右臣所部貞節坊百姓某妻產三男者臣詳究往例實謂休徵已量事給絹二十疋充其乳養者伏以陛下勤卹黎元感通天地靈心昭荅景福已興方使億兆蕃滋匪惟充牣（牣而振切）故表祥於孕育是啓運於升平事皆化源慶延邦本纖羽之瑞曾何足云臣幸列藩維猶叨撫近私賀之至

為薛中丞浙東奏五色雲狀（或云元和中薛蘋節）

右臣得管內台州奏月日五色雲見者一州官吏僧道耆老並皆瞻覩已具奏聞并為圖奉進者伏以景雲上瑞王者祉符煥彩彰之在天知聖德之昭感伏惟陛下化孚有截道洽無垠承天地之貞明導陰陽之和氣遂使紛紛郁郁自東而徂西若煙非煙一旬而再至徵諸古諜事罕前聞伏乞宣付史官以昭簡冊

為裴中丞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裴行立）

右今月四日邕管奏事官嚴訓過稱押衙叔向等與黃家賊五千餘人謀為劫動雖已誅斬猶未清寧當時差本道同十將某至邕管界首賓州以來照探事宜兼為聲援昨得十四日狀并嚴訓狀報同其黃家賊並已退散各歸洞穴訖伏以鼠竊狗偷非是為患陛下威靈遐被神化旁行遂使姦狡之謀先期而自露脅從一概回邪之黨不戮而盡夷伏恐飛章已達吉語未聞尚軫天心猶煩聖慮臣謬居方鎮忝接疆界所得事宜不敢不奏

讓監察御史狀（宗元字子厚監察御史裏行）

右臣伏準名例律諸官與父祖諱同者不合冒榮居之臣祖名察躬今臣蒙恩授前件官以幼年逮事王父（柳察躬）禮律之制所不敢踰臣不勝進退惶恐之至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勅旨貞元十九年閏十月日具官臣某奏奉勅新除監察御史柳宗元祖名察躬准禮二名不偏諱不合辭讓年月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佑宣

為京兆府昭應等九縣訴夏苗旱損狀

右臣謬領京畿已踰兩月政術無取誠懇莫申遂使雨澤愆時田苗被損夙夜兢懼寢食靡遑今長安一十四縣並準常年例全徵其昭應等九縣臣各得狀並令詳審各絕隱欺謹具別狀封進臣當府夏稅通計約二十九萬石以上據所損矜免抵當二萬石有餘於人則深減數非廣伏以聖恩弘貸憫念蒸黎臣忝職司不敢不奏無任慚懼之至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為南承嗣請從軍狀（南霽雲子）

故某官贈某官某乙男某官某乙

右臣亡父至德之歲死節睢陽（睢音雖）陛下每降鴻恩必加褒寵臣自七歲即忝班榮垂五十年常居撫牧再守遐郡二續用無成終貽官謗其就嚴譴無以負荷先志報効殊私以慭以懼隕越無地伏見某月日勅（元和十四年十月）以王承宗負恩干紀命將徂征雷霆所加殄滅在近臣竊不自揆思竭忠誠願預一卒之任以荅百生之幸庶得推鋒膽刃壓寒搴旗獲效於微試儻不墜於遺烈踴躍之至夙夜不寧敢希皇明俯鑒丹懇臣聞周官世襲國子實軍甲之司漢道推恩孤兒備羽林之用千秋思舊奏事越

死於奔吳驛[illegible]義微君
將名尚竹帛臣雖無似有慕昔人雖身[illegible]死而不朽被
肝瀝血昧死上陳無任懇迫恐懼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進農書狀[illegible]

右伏奉某月日勅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所司進農書[illegible]求
以為恒式者[illegible]臣伏以平秩東作[illegible]書立制假載[illegible]畝
周雅垂文此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力而豐食自陛下[illegible]宗
惟新令節益盛農功既立典於可傳每陳書而作則耕鑿之
利敷帝力於嘉穀稼穡之艱難動天心於藉苑勤務寧不超邁
古先凡在率土不勝幸甚前件農書謹函封進謹奏

代人進瓷器狀[illegible]

瓷器若干事[illegible]右件瓷器等並藝精埏埴[illegible]
[illegible]上制合規模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窳[illegible]
[illegible]合大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鳴[illegible]
[illegible]稱土鉶之德[illegible]器虛斯瑚璉[illegible]
[illegible]貞異著丹[illegible]既尚質而為先[illegible]
亦當無而有用[illegible]謹遣某官某乙隨
狀封進謹奏

柳州舉監察御史柳□自代狀元和十年

右臣准從前敕文常參官上後舉一人自代者[illegible]伏見
前件官頗有才行長於政術久歷嶺南使職臣之所知敢舉
自代無任懇迫之至

上戶部狀

[illegible]

右狀以左降官是受其之人都不檢[illegible]戶部錢是在勅收貯
不合別支又所授外官亦非舊制宗元在永州日見百姓
庄宅公驗有司戶[illegible]判給處足明皆是出官今請準依故
事為準並發貢外所置凡在貶黜授以正員責其成功俾無
虛授貯錢既免支用加數足展並須實[illegible]不濫分官無曠
職謹狀

柳州上本府狀[illegible]

[illegible]

右奉牒準律文變分者[illegible]門帖縣準牒待秋分後舉處分
訖伏以中丞[illegible]行教惠化人孝悌成俗福其所見皆許申明
至公之下敢竭愚[illegible]以[illegible]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
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感中背非必死之道不幸致殂
端非本意援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矜斷手方迫於深衷
周身不違於虞憲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
吏切惟輕之願況侯期尚遠[illegible]命不遥伏乞俯賜興哀特從
屈法[illegible]全微命以慰遠黎則必闔境荷慈育之恩豈惟一夫
受生成之賜儻以律文難變使牒已行則伏望此狀便令廢
格[illegible]輕賜[illegible]交深謹錄狀上奉聽處分

為裴中丞伐黃賊轉牒[illegible]

當管奉詔與諸[illegible]進[illegible]誅討當管草賊
黃少卿[illegible]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
奉處分[illegible]以天啓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徵兆盡除黃少
卿等[illegible]誅與宗肆暴[illegible]
[illegible]特投兇之宄跧伏偷安[illegible]以為威弧不射天網可
[illegible]跳跟見在[illegible]
[illegible]逃侵逼使臣[illegible]王略[illegible]其毒虐逮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

中吳朝還師已期於席上（家語）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
鄙邑於王官放黎獻於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陴閉途匪當
天討之辰更積鬼誅之罪（[illegible]）旅輕闘[illegible]勇
方怒雖（[illegible]）
當強弩之初（[illegible]）孤豚慣肥牛之下
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拉朽忽蜂腰
遽見犀於齊斧（[illegible]）突擣鼠首敢欲寄
勤絕有時不案何獲
於旌頭較（[illegible]）某拱稽致命（[illegible]）就銳志
生車甲既備於小戎鯨鯢豈逃於誅戮（[illegible]）切觀上略
總師中權（[illegible]）士義激於身心列校
勢成於聲指蹤張之技盡出於山林（[illegible]）

攢於川洞（[illegible]）
曉香餌令布疾雷莫不鼓鋒攻打虔恭師律投軀不辭於
撤（[illegible]）下急也跂足唯俟於牙璋（[illegible]）
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illegible]）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蘭迎捧受
容不入稷且及於（[illegible]）門（[illegible]）家事勿關士已填於左闈
（[illegible]）以月日全軍出次分道並進所期勠力敢告同心孔大夫
（[illegible]）貞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
精食浮寫日固久容府揚中丞（[illegible]）以義烈
寫巳任敵龍太常安南李中丞（[illegible]）以英

武爲家風裝傳弈器遊牕邦寄克建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
基堂之陣東則橫江拉衆用底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觀
壽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機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
（[illegible]）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推下瀨之師
（[illegible]）將哇此隨徵自貽擒滅勉成
良畫遂致殊勳雖荒徼之地固不勞於肘征（[illegible]）而昇平
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illegible]）揚名事須移牒諸管以
成犄角

牒者（[illegible]）

賀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狀（賀中書門下）

右今月二日得知進奏官某報前件賊以前月九日克就梟
戮者伏以天啓聖期神資良弼必有燮詩以致昇平蠢尒兇
渠敢行悖亂締交於雷霆之下（[illegible]）
（[illegible]）效逆於化育之辰逞狩聲以欺天恣狼心而犯上
嘉謨克協威命旁行破竹寧比其雄走丸未喻於衆勝濟
河清濟曾無溝血之虞（[illegible]）大明眼邪不聞涯岸之
阻（[illegible]）天兵四合賊衆壓摧然後赦劫脅之辜許其歸復寬
註誤之典期以撫循（[illegible]）外恒皇威中感聖
德雖在梟鏡（[illegible]）豈不知歸
是以未揮誅鉞遽聞內潰鯨鯢巳戮見東海之無波氛沴盡
銷仰太陽之普照功格于天地化合于陰陽一德方繼於商
書降神自同於周雅遂使垂白遺老再逢天寶之安搢紳諸
生遠期貞觀之理某特承朝獎謬列藩臣常以突刃觸鋒未
爲効節膏原潤草豈足酬恩豬睬撫心不遑寧處今則削平
之際懟無尺寸之功開泰方初徒受丘山之寵無任慣激屏
營之至抃舞歡慶倍百恒情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賀中書門下）

某官某乙右某伏奉二月二十二日德音以淄青削平慶賜大洽率土之內抃躍無窮伏惟閉減三號但明誅放之罰蕩平七國曾嚴斬殺之科未有[illegible]存疑類感者行而德洽許續及而恩加撫兵者悉獲歸休棄未者更開復與之鍾會[illegible]豈以貧財疾苦盡除孤咸省葬戰死之骨以實[illegible]刃傷之肌存其供給蠲山川之積汚申節之下除寵功多受三事之[illegible]節者有十連之寵[illegible]較然逆順益以彰明和氣遠周羅七旬之干羽仁風浹暢收六月之車徒窮海永康遐夷均慶某忝司戎旅獲奉昇平當伊尹無恥之辰見唐虞惟聖之德[illegible]抃躍之至倍萬恒情無任慶賀之至

賀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狀 [illegible]

右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鄆[illegible]觀察等使者審氣盡除和風浹暢裂壤既分其形勝經野以正其提封河濟異宜海岱殊服八命作牧與聞威福之源十國為連已肅澄清之政衆無夜動[illegible]好音[illegible]惠淳豈俟於堂朝仁化寧期於必代[illegible]使琅邪即墨田生無慮其異謀[illegible]子聊攝姑尤晏子但聞其善祝[illegible]參禹讃制出藩規[illegible]光輔聖神永康黎獻其獲逢明叅恭守方偶抃躍之誠倍百恒品

代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 [illegible]

右伏以逆賊李師道克就梟擒已具中書門下狀賀訖某忝居末屬[illegible]特受深恩踊躍不寧觀復撥亂以自古中興之主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休運故申甫方邵成宣王復古之勲[illegible]吳鄧寇耿致光武配天之業[illegible]此皆上下齊志中外悉心雖成功則多而陳力甚易豈若閣下挺拔英氣遠越常流獨契聖謨以昌鴻業剸略初定異議紛然[illegible]聽變成市[illegible]閣下秉心不惑定命彌堅討淮有之完則下車而授首[illegible]服恒陽之虜則馳使而革心[illegible]況師道逆捻禍盈兇[illegible]神怒行悖慢敢肆欺誣天兵四臨所至皆捷次又捨其將校許以歸還罪止一夫恩加百姓材狼咸化梟鏡撲仁[illegible]自致誅夷以成開泰萬方有慶四海無虞遂令舉士之人盡識太平之理盛德大業振古莫儔然則布政明堂勤功東嶽光垂後祀輝映前王神化允昇於聖君崇勳實歸於宗袞慶賀之至倍萬恒情

為裴中丞乞討黃賊狀 一本無乞字有上裴相字

某材質無堪授任非次當有事之日忠懇莫施遇成功之辰慚負空積陳力之志蓋冤不渝伏惟仁恩終賜長效今者中華寧謐[illegible]異類服從唯此南方尚餘寇孽伏以黃少卿等憑恃[illegible]以自固[illegible]合黨以為強[illegible]劫奪使臣侵掠郡縣狐鼠之陋無足示威而蜂蠆之微猶能害物[illegible]必資剪伐方致和平[illegible]之勢以吞[illegible]之衆無心踊躍夙夜不寧私布丹誠敢期明鑒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為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 [illegible]

右某幸遇文明叨承委寄理戎典郡十有四年瞻戀闕廷神魂飛越頃在邕州[illegible]累陳誠懇[illegible]進

律之寵[illegible]未沾執珪之願[illegible]相八贊時雍
聖大叙彝倫，中外之臣，出入更踐。某自領桂管，又逾兩周[illegible]
於黃道，徒竭丹誠；況正月會朝，遠夷皆至，六歲來見，要服有期[illegible]，豈使班超之望長懸[illegible]，子牟之戀空積[illegible]。伏乞特申殊顧，致受冗員，微故事而不遺，揆夙志而斯畢，入天子之國，預附禮於小侯，拜宰相之庭，敢希榮於上客[illegible]。無任懇禱屏營之至，輕瀆威重，戰汗伏深，謹狀。

為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効用狀

右伏以越敗夫差，多會稽納官之子[illegible]；趙摧梁服，即長平死事之孤[illegible]。何者？義烈之餘，色氣猶厲，上將効於國用，下欲雪其家讎，所以積憤懷忠，常思致命者也。某先父死難睢陽[illegible]，事存簡冊，榮降優詔，榮及子孫。某自總髮從宦，超升品秩[illegible]，肉食祿於朝，未嘗暫停。頃守涪州，屬西蜀遘逆[illegible]，將致死命以盡夙心，枕戈嘗膽，志願未究[illegible]，會刀筆之吏，竟以深文首級之差，今復誣[illegible]意忌之讒，不能自明[illegible]，猶頑苟敘[illegible]樂土[illegible]以食人力之粟，守無事之官，每奉血誠，無所陳露。伏見明制與師討伐叛冀[illegible]殘小醜，尚欲涌躍其才，非古人志，慕前烈，願得身當一隊，効死戎行[illegible]，竭平生之忠懇，酬明主之寵榮，撫心往發，言涕零，罔逮決有[illegible]敘者，前伏不得擅遣，又況丞相撫軍國之重，定廊廟之謀，固當弘納，無所弃捐。伏乞哀憫收撫，以成其心。無任懇迫惶恐之至。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柳漢自代狀 元和十年

右伏準元和六年十月十七日勅，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便具所舉人兼狀上中書門下者。今奏請前件官自代，謹連狀。

為長安縣耆壽請相府乞奏復尊號狀 德宗

長安等縣耆壽某乙若干人。右某等伏以生長明時，游泳皇澤，鼓腹且知於帝力，食毛敢忘於君恩[illegible]。蟄鶴見近者祥瑞所呈，周於百郡，豐稔之報，均于四方，有以知上玄降靈，談告嘉應，彰我君文明之化，仁育之恩。大道既行，鴻名未舉，是以殷勤昭著，如斯而不已者也。某等皆陶照仁成，此者老生既無補，死而何求，唯願上聞帝闕，復建尊號，用彰聖德，以答天休。某等披露血誠，伏守天闕，雖碎骨猶生之年。謹以今日詣光順門，瀝進表訖，伏惟相公賛翊明主，共致太平，而使名號尚闕，天人失望，言野愚鄙，切有惑焉。伏望敷奏之際，開陳其要，俾下情允達，大願克從，退就泉壤，樂而無恨。㤹懼屏營，伏待與刑，謹狀。

為京兆府父老上府尹乞奏復尊號狀 [illegible]

長安縣耆老某乙等若干人。右某等幸以羸老，獲覩升平，蹈舞薰風，謳謌壽域，譬之草木，何以報天。竊惟作勞，不知所措。伏見聖君臨御，玄化升聞，瑞應頻於萬方[illegible]，窮於四海，神祇注意，天地傾心，必將福生人，必有為者[illegible]。蓋以挹損徽號，近二十年，懇揚盛光，大名未復，致遠邇積虛明，頗懷披。自古以來，嘉瑞之至，未有如今歲之盛也。斯乃上玄深旨，下人懇誠，勤勤相符，正在於此。某等眷戀明時

朝夕是切唯願早復大號以契天心庶得聖政益光鴻化弥遠少遂踊躍之甚令請詣光順門進表昧死上陳伏以侍郎道合君臣恩敷黎庶儻遂收採愚慮致貢大庭俾草萊微誠得達萬乘非所敢望惶懼伏深謹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九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

祭文哭辭（[illegible]）

祭楊憑詹事文（元和十一年）

年月日子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之靈（[illegible]）卿雲輪囷（[illegible]）天漢昭回自然物外鍾雜麗瑛公稟間氣（[illegible]）心靈洞開翱翔自得譙尚孝友忠信聞于九垓（[illegible]）攜華發藻其動如雷世榮甲科（[illegible]）亦矜顯勳（[illegible]）公之俊德有而不顯（[illegible]）御史之選朝之所注公勤于養撥劾引大（[illegible]）時任方隅威刑並務公施其惠亦莫有（[illegible]）故京兆之難下多怨怒或由以黜厖石發路（[illegible]）公抒其強仁及童孺（[illegible]）左遷而出擁道塞莫道峻多誘德偃見檜頌言既詆倚法斯繩（[illegible]）南過九疑（[illegible]）東逾秣陵（[illegible]）顛沛三載天書乃徵入傳王國嘉聲率興（[illegible]）詹事東宮致政是會（[illegible]）年唯始至道則弥勵頌今古（[illegible]）優游德藝實期將發異光文陛誰謂昊天遽茲降厲嗚呼哀哉其以通家承德夙奉良姻莫成子姓早喪淑人（[illegible]）恩禮斯重眷撫惟新綢繆其志實歎實勤沒今挈然十有八祀家缺主婦身遷萬里寄言未明黜伏逾紀德輝間絕音塵莫俟歲首發函視遠如近雖當沉痼心術猶治無瞀頻首流泣瞪視（[illegible]）既斂而還莫得音音嚮風長慟於茲已矣嗚呼哀哉承訃之始卜兆既逾載馳斯文出拜路隅哀從海隅（[illegible]）禮致皇都寸誠相續終哉不渝天道

悠隨人世多貴奇心[illegible]長恨囚拘嗚呼哀哉

祭穆質給事文[illegible]

昭祭于給事五丈之靈自古直道鮮不顛危禍之重輕則繫盛衰嫣嫣明聖亢于聖時形驅獷猾三黜無所馳良發策始振振成天子動容敬我直辭[illegible]載之冊府命以諫司[illegible]抗奸焚香海正旁期奏書百上知无不為讜言[illegible]英氣莫追給事黃門奉職擢讜封還付外動從其宜[illegible]無曠尓位惟公在斯達道之行實惟交友患難相死其[illegible]月久公實毅然皆均悔吝挺身立氣不改其守黜刺南荒義[illegible]益口[illegible]封章致命志願首遲矣高揖謝詞于後王命南下郡符東剖流滯湮淪殲此邊[illegible]嗚呼哀哉公之伯仲信惟先就[illegible]

[illegible]中司守直奸邪是[illegible]致之微纆以隨入瑣瑣其攸訊鞫[illegible]之閫道同義立[illegible]下三司議于洛邑寇我先君邦[illegible]平反塞枉[illegible]大忤三揖[illegible]危法與加諸言俄及左官[illegible]義夫抗立邪臣所黜乃進[illegible]級[illegible]于[illegible]發直聲心集憂虞小子夙奉道則公在郎位[illegible]時不[illegible]司隷分柱直抗辭[illegible]女有志無功惟[illegible][illegible]道之不行銜[illegible]極公在左掖議盈秋省先定于志將發其斷決白無狀以甲禍端束心撰詞義不可于會逢[illegible]其自安感于稽中[illegible]

[illegible]沈淵[illegible]萬里禮祖不可違誠不可弭抱哀洩憤舒文致美顧潮海風以窮路溪清明如在神鑒何已嗚呼將思以對勤止

祭呂衡州溫文[illegible]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史同曹[illegible]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漠漠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為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為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期[illegible]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為太甚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很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彫喪志業殆絕惟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

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爲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爲光耀以助臨照乎其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爲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將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絶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祭李中丞文

維貞元二十年歲次甲申五月某朔二十二日故吏儒林郎守侍御史王播將仕郎守殿中侍御史程異奉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馬逢承奉郎守監察御史韓泰宣德郎行監察御史充傳正文林郎守監察御史劉禹錫承務郎監察御史裏行柳宗元承務郎監察御史裏行李程等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中丞贈刑部侍郎李公之靈惟公堅貞守道潔廉成德當官是雍克爾孤直尚節外收識內植臨事不回執心無惑矯矯勁質擢於天枝式是邦族粲其羽儀竪跡內史參其軍事自下躋上貞詞愛家貞亂濁也于後受邑歷撫疲人公去逾久人懷咏呻京邑辟署司錄振其綱條端我甸服黜吏弭氣食管懿赫赫有命登于王庭邦賦以修國用是經貫抗其長以奉準程校其簿書無失奇贏進爲正郎句會是事也乃刺于商虎節遵山化埒爲致東於鄴道途有節撤還我御史執其憲矩糾逖之志直清是與惰慄寮吏必新之程終始七載不忘祗勤事無巨細瞻道有張仰卑蹇孱患難惟陳令望重名御是爲紳間

嗚呼化光…

卷衣已復首加朝禮備賻賵恩加命服寵等月逾琛播等與備官屬況當廊廷承其規模奉以周旋近或逾月逮則累年咸承至公官守獲全故事盡在遺風藹然俯仰庭除願懷潛溪致誠一觴拜訣當筵嗚呼哀哉

爲韋京兆祭杜河中文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河中節度贈禮部尚書杜公之靈古諸帥恒在諸儒晉登郄穀亦以詩書安及近代二柄殊途授鉞之臣率由武夫時惟明遺社稷天子有命擢其戎車何以邦之維餘及蒲中河有山有河畋比大都吕時振宣猶學命服之爰光于列岳可保嘏福永曆于爵壽如何期神不可度嗚呼哀哉大曆之歲詔徵茂才時吾同道俱起草萊懷良既陳綸言煥開若第居甲步武徘徊同志爲友星霜屢殊長凡回分命邦畿自天我十年禮宜兄事周游歡洽莫不如志于後多幸謬列周行又同制並命文昌及余稍遷吏部爲郎公爲中在此焉分行再從聯事東西相望出處同道樂惟其常從余出刺九載南服公自左轄我勤羈關愛撫九流誰請河蒲願言莫由寘魚之間往復相酬惠好斯厚惟以綢繆余弟宗卿獲庇仁宇命佐廉問恩其遇

膚假以羽翼俾之[illegible]文毅二[illegible]
[illegible]赤紱在股[illegible]榮映斯極從
容何補承慶惟深報恩無所嗚呼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
密印追贈尚書禮殷四方興嗟况此故人循念平昔徘徊悲
辛卜葬斯及禮儀畢陳敬薦行潦浸哀致辰嗚呼哀哉

為李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illegible]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李實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
亡友故太常少卿崔公之靈惟靈聖是良志蹈其吉德炳耀
文彩周流[illegible]孔氏之訓專其[illegible]
老之言探乎幽賾[illegible]六書與秘是究是索[illegible]
[illegible]形叩爾玄關探其真宅[illegible]成行[illegible]
騁跡康莊未窮[illegible]嗚呼哀哉冥歲同道從容洛師[illegible]
[illegible]接袂交遊以遨以嬉[illegible]
[illegible]泝舟瀍伊[illegible]笑詠風星[illegible]其樂無[illegible]
熙冊府可望青雲可期洛中十友誰者祭之惟鄭洎齊各登
飛司[illegible]或喪或存山川是遵髮我大子[illegible]宜相
清時命之不遐孰不悽淵嗚呼哀哉往佐居守及歸同發笑
故交歡匪夕則朝入同其室出聯其鑣[illegible]投文報章既
歌且謠及我為郎優游吏部公為御史持憲天路文陛絲通
春戀相顧歡愛之分有加于素自我于邁歷剌東吳離安十
年復會名都余為侍郎公輕收居賁符茂秀奉其規模聯事
合情又倍其初我尹京兆公職奉常步武相望佩玉以鏘謂
保偕樂長此翱翔抱疾幾何忽焉其亡嗚呼痛哉反念往昔
愛均骨肉我有書問盈君尺牘語言在耳今古何速失逆與
哀甫聞往哭撫筵一呼心焉摧剝[illegible]日月洞滿[illegible]遂卜

啟車千里遠適山谷[illegible]神精靈藏之斧屋[illegible]
[illegible]此昭昭就幽冥敬陳詞以告明[illegible]
之臨觴未御撫[illegible]哀誠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為李京兆祭楊郎中文[illegible]

維貞元十九年歲次癸未四月辛未朔某日檢校工部尚書
京兆尹司農卿李實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兵部郎
中楊公之靈惟靈[illegible]沖和茂著孝友彰聞
[illegible]揚清芬由仍德祖[illegible]學緝字[illegible]
[illegible]披霧府擷其英文吐論兢時舒華軒擧[illegible]百氏
之奧一言可分旁資考稽豈伊時瑞[illegible]公相[illegible]揚聖
君高山安仰逝水沄沄嗚呼哀哉惟昔伯仲並為士則[illegible]
[illegible]連擢甲科[illegible]迭居顯職公之就
美發自朋儕播于四方介聞克昭炯然獨異[illegible]
其容羽儀清朝載筆東掖動無不紀[illegible]起草南
宮時論增美[illegible]大梁有難天子是使
[illegible]留務之謀唯道是獲
復歸郎署[illegible]上簡稽無撓以考其成
[illegible]英風未據況荊遽[illegible]孰
云積善降以促齡昔歲江表惟同宴語謬為好仁不我遐阻
公之元兄[illegible]復以德音懷游多暇春貽[illegible]
春相尋歡樂兢與[illegible]娛嬉儒林
又此[illegible]抵推我心嗚呼哀哉遣車就引[illegible]
[illegible]
風[illegible]春傾都殄瘁推[illegible]故人誰任痛深
瀟汀一觴[illegible]尚饗

為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

維年月日故吏某職官某敬祭于故都護御史中丞張公之靈交州之大南極天際禹績無施秦強莫制或賓或叛越自漢世聖唐宣風初鮮寧歲稍臣卉服漸化椎髻卒為華人流我愷悌士燮之理惟公克繼[illegible]二十年勤勞遠[illegible]銅柱南表前功載修[illegible]空道北出[illegible]式遏[illegible]皇威以流方荷天寵宜公宜侯[illegible]降於州[illegible]嗚呼哀哉公昔試吏特挺貞能公昔秉[illegible]人知準繩[illegible]以安征賦用登柱史[illegible]郎[illegible]功佐理海[illegible]斯登[illegible]乃紀南方[illegible]

禮分五王門錫百朋[illegible]既之開府[illegible]寵我加命服賜有[illegible]用[illegible]以是[illegible]底定[illegible]命頌[illegible]罔切有[illegible]猶在[illegible]朗按迹[illegible]不稱去星降災[illegible]德何階精東北轅[illegible]中[illegible]清州[illegible]

祭萬年裴令文

惟敬孝友之性[illegible]天資[illegible]以儒書冶其[illegible]實起忿不[illegible]暑交半[illegible]中多容[illegible]服於博[illegible]或之或沉[illegible]其所考禮成文章克[illegible]既[illegible]於復[illegible]脫略細謹[illegible]知[illegible]顏化[illegible]從冉期勝[illegible]嗚呼哀哉[illegible]喜[illegible]此歸魂[illegible]而道[illegible]其孝敬式是仁[illegible]茂於文[illegible]相[illegible]

[illegible]先[illegible]分形[illegible]方期末路[illegible]二紀于今交情若一[illegible]時不我謀[illegible]哀哉[illegible]

祭呂敬叔文

維年月日朋友人從內兄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友呂敬叔之魂嗚呼[illegible]或以不[illegible]

容小或見遷往來逢迎今古奚差[illegible]惟子之忠虔勇
允之以誠與物混處其[illegible]長[illegible]論校音義撰[illegible]傳大[illegible]
[illegible]作與世異姿何付之器而躓於時[illegible]常曰余武王功是
覩誓晳其力以達皇威[illegible]遼鄙不靖俾供專
師[illegible]
[illegible]諸侯順道我貊咸宜今其沒矣哀志之魂知之無補世又
乎知嗚呼哀哉昔與子游尚疑其志及觀其長誠任其事自
異其能咸增其智進如川行浩浩流遂天乎有亡中道隕牽
余慎取友惟心之處周遊人間餘二十年擇焉非咀外揚非
賢一貫于道無四五焉子之我知不以事還言而見信覩阻
心傳我默終世子夫於前徒衎子忘誰信我言與子俱已鼎
云後先惟子之兄[illegible]志同義比官刺一州四十而弱子仕
方初百年有幾如何默默去我溘已[illegible]有擇之妻有
弱之子海堧東屆號哭萬里[illegible]
之行獲出於此顯[illegible]
式嘉且旨讀茲哀辭以奠而誄[illegible]嗚呼哀哉吾道已矣尚
饗

祭崔君敏文[illegible]

天造[illegible]命者雖為王植鄧林者雖為木公以令望顯子擁族
藝逐六書[illegible]書學該七録[illegible]眈北黃老[illegible]切括於籠居
入補黑衣[illegible]紀綱淮海政令惟肅[illegible]
服[illegible]事[illegible]宰制兵滄周於仁育[illegible]
[illegible]
攸屬久之[illegible]久次推能二州濮陂[illegible]
于是邦宰由舊恰和易物亟優游自退既有如吏勸于無默
妖垂險除淫祠翦獲寇令三歲人無怨[illegible]涉淮律未行歸

神何?其咸以罪戾謫茲炎方公垂惠和枯搞以光嗚呼哀遊
野之鵑以淵梧[illegible]廢延命樂華[illegible]飛觴高歌曼
歸?以無荒紛寘斯衎[illegible]暫忌良時不再斯樂難常今其
奈何顛慕咸傷嗚呼室有遺去川無息流追懷景長悅若夢
游[illegible]微中[illegible]魂逝來舟邦人永思聞[illegible]感寥況我懷德心焉
若抽[illegible]誠可[illegible]來饗

祭段弘古文

世病乎直人怜其和行而不容雖聖奈何援其信義進與同
汲[illegible]理以禁[illegible]堅不可磨游得其人友學其益[illegible]
[illegible]
可進終會早厄精誠介然粹其金石追思懷舊顧問賓敬君
昔來從備聞嘉言宵會北堂畫宴南軒去適于越[illegible]
[illegible]中不日其旋[illegible]除我居望[illegible]比哉今若之
來冊[illegible]有[illegible]陰[illegible]英志限此中年嗚呼哀哉君貧斯貧有子
而幼孰云[illegible]信惟天所佑道途之資[illegible]瘞于[illegible]志君之行銘
石斷[illegible]有[illegible]其[illegible]用[illegible]其宜無[illegible]孟[illegible]情

祭李中明文[illegible]

致祭于王[illegible]友中明之靈夫子之道[illegible]以信兮夫子之志勵以
毅兮求中[illegible]末若[illegible]水兮敦仁以孝貫柔柔兮唯毅死[illegible]禮
其他莫[illegible]兮[illegible]秉端守一信[illegible]明兮月[illegible]歲長
行若璧兮外溫其類內[illegible]縕直兮[illegible]言來加不[illegible]陵兮舉世
孰非自視弘兮無復游子道大[illegible]是承兮擁[illegible]抑與[illegible]升
兮胡[illegible]然其不信乎以禍仍兮[illegible]寵[illegible]信[illegible]
鬼所憎兮將數言吾敢終不可[illegible]兮吾方期子乎[illegible]有興
兮人乎而弃余志若崩兮若將援而上喪[illegible]耿兮但其頹以
胥[illegible]兮水之[illegible]綿山[illegible]兮又淫以兩雪紛委[illegible]增兮[illegible]

[illegible]鴟鴞嗥啼群暝發兮[illegible]鬼以行中道發號兮[illegible]魑魅揭呵曷可遏兮[illegible]聊致吾慎斯言號稱兮[illegible]

哭張後餘辭 并序

後餘常山張氏，字其家忠，其友為經術甚邃而文，少余七年，頗弟畜之。與之居終日，中然忘其有人；與之言，鏗鏘而鳴，䡖而歸乎中。凡人有道而不顯於世，則曰非其世也；[一本二字]道而得乎世，然猶不顯，則曰命[一本作]也。命之微不可知，知而泰乎外者曰性。與既後餘之性可謂良矣，其貌可謂肅矣，其學可謂博矣，其實弘裕，宜為大官者，若求其所以夭賤，無可得焉。既得進士，明年，道發病卒。後餘之死，人咸痛之，曰：天之佑善人而殺是子，何也？遂者曰：天之殺佑，在善人而佑不肖。莊周之說，以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張君豈天所謂小人者耶？是二者又非論之甬也。吾謂善與惡，天與壽貴與賤，異道而出者也。每取喜於人，其中道之出者多，其合焉者固少，是以君子之難貴且壽者也。後餘毋老而殁，良子東西者助之哭焉，況其知者耶？然後餘不與諂偕者同其貴，不與享壽者同其[illegible]，更使既聞道乎身，聞道而死，雖勿哭焉可也。嗚呼！而且貴且壽，則其賤庸也遠矣，又烏能勿痛乎？遂哭之以辭：

嗟嗟張君，善不必壽，惟道之聞。一日為老，人皆反是，百齡猶幼。子之優游，是亦黃耇。嗟嗟張君，龍不必貴，尊嚴為仁。早服高位，陛陛肆肆，以文論齊。[illegible]子之崇高，無媿三事。吾見蠢蠢而童，[illegible]赫赫而厚，進擁袴於几，杖負泥塗而冕服。已雖有餘人，視不足。子之跡不混乎其間，若幸也，宜賀而弔，宜歌而哭。吾其過乎？與其龍而加貴，壽而加壽，道施于人，顧子毋從容邦家，與我朋友，豈不光裕顯大歟？而不克也，則弔而哭者，其無過乎！嗚呼！

楊氏子承之哀辭 并序[一本作哀楊承之辭]

楊氏子承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其明年四月，不幸而夭。其外姻解人柳宗元為之慟，且出涕。嗚呼！是子也，氣淳以愿，志專以勤，確然而直方，吾未知其止也。作辭賦書論，其言甚信。余方愛之，謂可以為器者，故不知慟且出涕，況其親戚者乎？凡天之生物也，不類，精麤紛糅，[一本作]賢愚混同，或遠而合，或親而殊。然則雖人親戚，亦將有不克知其美者。若楊氏子者，其親戚皆賢，或得知之者也。使知之，徒以增其悲戚，然無為也。用是為之辭，以相其哀焉。

粹醇懿兮承貞則，飭文章兮好循直，誠耿介兮又繹覓學之勤兮，行彌篤貴圭璋兮，文虎豹超凌厲兮，騁聖道力未是兮，志求通道之遠兮，足先窮有母嗷嗷兮，有弟哀號世父孔悲兮，湘水滔滔去昭曠兮，沉幽冥魂冥冥兮，竟離讙[illegible]死者靜兮，生者愁子之淑兮，徒增憂志甚良兮，命甚戕孰子之生兮，又何欲恭吾耳兮，動吾神誰使子兮，淑且仁嗚呼已乎，不可追終怨苦兮，徒何為[一本]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

祭文

舜廟祈晴文

年月日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于虞帝之神帝入大麓雷雨不迷帝在璿璣七政以齊九澤既陂錫禹玄圭至德神化後王賴稽勤事南巡祀典以躋此爲告終宜福遺黎廟貌如在精誠不昧今陽德愆候有渰凄凄降是水潦混爲塗泥岸有善崩流或斷隄暗壞坂陁冒畦陌兩穫失備稼增億忍竝嘉生均彼漆秭敢望誅黑蜧扶陰蜺式乾后土以廓天倪炎靈不害餘糧可棲或鼓或捜爲酒爲醴鏞之笙鏞坎之鼓鼙百代祀德罔心不攜豈稱蘋藻微諸澗溪帝其聽之無作神羞

雷塘禱雨文

惟神之居爲坎爲雷專此一壑宅于巖隈風馬雲車一本肅爲徘徊能澤地產以祛人災欽茲有靈爰以廟饗神惟智知我以誠往苟失其應人將安仰歲既旱暵害茲生長某敢用昭告期于肸蠁某自朝受命臨茲裔壤蒞政方初庶無淫枉潔康自持忠信是仗苟有獲矣神其可罔擢擢嘉生惟天之養豈使粢盛棄於草莽騰波通氣出地奮響欽若成功惟神是獎

祭纛文

維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于纛神惟昔有大特化爲巨梓秦人憑神乃建茸頭

是爲兵主用以行師漢宗蚩尤亦作靈旗既類既禡指于有罪北面詔盟伉侯以射雖有古典今棄不用惟茲之制神實守祀有熊黃帝保固厥人俾茲太平猶用戎律天子有命施威于下惟守臣某董衆擁師秉羽先刃出用茲日敢脩外事爰爲求牛庶無留行以殄有罪國有祀典爰于神明傷夷大命無敢私衛惟克勝敵以全天兵去茲殘賊達我涵育收毆徐閑役于校人海隅黎獻求底于理無或頓刃以爲神恥急急如律令

禡牙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少牢之奠禡于軍牙之神奏定百越漢開九郡自茲編列同于諸華天寶兆亂比方存役惟是南方久稽討伐諸蠻怙險乳字生聚悖傲威命虐夷奔人黃姓倔強實爲甚盜僮壯殺老掠殺使臣象視洞窟以逃大戮今皇帝受天景命數于有仁凡百凶毒罔不震伐齊魯誼珍一本作青趙魏顯化溥天之下咸順帝理唯是瑣眇尚恣昏頑致天震怒命底于罰官臣某欽率邦典統戎于征惟爾有神愁揚猛厲敢告無縱說類無劉我旅

[illegible]鐵刃鋒鍔畢集于兇躬[illegible]鎧甲干盾
咸完于義軀[illegible]焚煬湯沃[illegible]往如行[illegible]御人
懷于安以靖寓之隅[illegible]在是幸也往欽哉無作神羞急急
如律令

祭井文（元和十一年柳州作）

致祭于水土之神惟神蓄是玄德濟為人用[illegible]
[illegible]不窮之養功齊乳湩[illegible]惟古者[illegible]入家所
共[illegible]是邦闕為官守斯悠繇利茲久閟竅則
深浚告有神惟惻我[illegible]卜茲利兆于彼城陰
神斯有仁是鑒是臨惟昔善[illegible]今則堅好惟
昔近石[illegible]今則順道終古所與聿從人請神是與人
力焉保發自玄實成于窩塩[illegible]
克長歷籔不愛其資敢修報禮式薦蘋藻[illegible]

禜門文[illegible]

禜于城門之神惟神[illegible]司其扃鐍能收水沴以佑成
績[illegible]淫雨斯降害于粢麥野夫興嗟官守增惕諸
陰既閉[illegible]
休徵未獲敢用[illegible]以畏
周索[illegible]納其祟
氣復我川澤惟神是依式佇來格

祭六伯母文[illegible]

維貞元十七年歲次辛巳二月癸巳朔二十五日丁巳姪男
華州華陰縣主簿[illegible]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六伯
母之靈伏惟天錫耆壽神資誠德高明而和柔惠且直敬長
慈幼宗姻仰則不階貴位孰不悽惻嗚呼哀哉移天夙喪[illegible]
交遊[illegible]丁此閔凶主器繼夭揚[illegible]

克承于宗懿彼賢女孝誠內中溫溫良人竟揚德風承順必
敬滑汭則貴致養有榮其道克終天禍斯疾遂承哀訃[illegible]
繼參官事[illegible]奔哭無路亦既請告來京師以號以呼祇
拜堂帷子姓同落宗門日哀訊于外姻陳此靈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幼女號泣吾固之[illegible]長仁賢見容曲遂其私
[illegible]內顧弱[illegible]誠愧于人豈曰得宜今
誠調選[illegible]獲案士林[illegible]其湯書子華之陰受祿雖微莫遂
養心夙駕東征祖載將臨[illegible]望是違哀慟豈任嗚
呼哀哉

祭獨孤氏丈母文[illegible]

維年月日某以清酌之奠祭于獨孤氏丈母之靈惟靈育德
涵仁克生賢子[illegible]生而不淑未壯而死名播九
圍望高孝士雖微祿位人羨其美在抱無孫承家之祀孝女
良壻道遵禮其甥與子重道義均知心為貴實在斯人
奉養宜兼將致其勤竟罹禍謫道紀諸論夙志斯阻微哀莫
申寶祭未路私願獲陳違此承訃天乎不仁嗚呼哀哉昔也
高堂世悲其獨今茲玄室孝婿常復神感明融不疚而速靈
哉御遊[illegible]歎載撐式致其安篤實其每頤言有知以慰幽
躅[illegible]

祭從兄文[illegible]

嗚呼我姓嬋嫣[illegible]由古而蕃鍾鼎世紹圭茅並
分至于有國爵列加尊聯事尚書十有八人中遭諸武拘囚
雖究蹈[illegible]不振[illegible]數逾百年近者紛紛稍出能賢
族屬[illegible]期復于前君修其辭焚越猶傳從事諸侯假
守郡[illegible]人道吏畏威惠咸宜神乎我欺

命返不延〔[illegible]四十七〕興起之望，是越是依，咸首去我，抖
濱海埃留，好歡娛涉，月弥旬，孩嫈肯炬，書凌風煙，理翠巖峨
〔[illegible]〕[illegible]
就往而旋，今若之來，旋御[illegible]〔[illegible]〕飛
掀翻翻升拜，無形合哭，誰開〔合一作治〕〔本〕逝歸從衍于鄧之原，銘
墓有辭，發我狂言，抵陳其非，匪暇于文，觴有言酒，其有神有
〔[illegible]〕伊莫之悲而識，孔緊鐘耶，罔耶，有涕漣漣
〔[illegible]〕

祭弟宗直文〔[illegible]〕

維年月日〔元和十年七月廿[illegible]〕八哥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弟十郎之靈。吾門彫喪，歲月已久，但見禍謫，未聞昌延。使爾有志，不得存立。延陵已上四房子姓，各為單孑〔[illegible]〕，慥慥早夭〔[illegible]〕，汝又繼終。兩房祭祀，今已無主。吾又未有男子，爾曹則雖有如無。一門嗣續，不絕如綫〔[illegible]〕。仁義正直，天竟不知，理極道

乖，無所告訴。汝生有志氣，好善嫉邪，勤學成癖，攻文致病。年纔三十，不祿命盡〔[illegible]〕。蒼天蒼天，豈有真宰！如汝德業，尚早合出身，由吾被謫，年深，使汝負才自棄，志願不就。罪非他人，死喪之中，無復為媿。汝墨法絕代，識者尚稀〔[illegible]〕。及所著文，不令沉沒，吾皆收錄，以授知音。文類之功〔[illegible]〕，數更亦廣布，使傳於世人，以慰汝靈。知在永州私有孕婦，吾專優恤，以俟其期。男為小宗，女亦當愛。延子長大，必使祀歸，撫育教視，使如己子。吾身未死，如汝在焉。萬里孱[illegible]，汝已久病，來此伴吾，到未數日，自云小差，[illegible]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覺，便為古人。茫茫上天，豈知此痛！郡城之隅，佛寺之北，飾以殯紉〔[illegible]〕，寄於高原。死生同歸，誓不相棄。庶幾有靈，知我哀懇。

祭姊夫崔使君簡文〔元和十[illegible]〕

永州刺史博陵崔公之靈：天之生人，或哲或愚，君取其英，發輝于初，聲動京邑，施于方隅，出勿書參元侯，是命〔[illegible]〕〔[illegible]〕度，蜀寇內侮，禍聯羌夷〔[illegible]〕。受刑曹留總南都〔[illegible]〕，君出顯書，披攘其徒，南平劍門，西護戎旄〔[illegible]〕，移刺連部〔[illegible]〕。〔[illegible]〕下民其蘇，道不可常，病或中途，悖石是餌，元精以渝〔[illegible]〕，雷霆震與，按驗增誣〔[illegible]〕。〔[illegible]〕始雖進律，終以論辜〔[illegible]〕。深海浩浩，而君是踰；嵩山茫茫，而君是居。〔[illegible]〕厥聲抗憤，叶于康衢，天子憫焉，訊以文書，御史既斥，連帥是除〔[illegible]〕，期復中壤，遽淪別區，奉還大漠，又溺二孤〔[illegible]〕，痛毒存仍，振古所無。何謫于天，降此荼毒，抵不及歸，萬里荒墟，將葬將就，都還

里閭。嗚呼哀哉！君之子姓，惟自我出，毋儀先歿〔[illegible]〕，父訓又失，煢煢相祖〔[illegible]〕，撫恤增恤，咸冀其才，以大家室。惟昔與君，年殊志匹，晝咨夕討，期正文律，無師友豈伊親昵，誰謂斯人，終易成疾，良志莫驗，孰離永訣，嗚呼哀哉！永山之西，湘水之東，殯紉以出，多壘是封〔[illegible]〕，神柩又留，息駕于中，書石為誌，世傳斯學，弟以辭〔[illegible]〕，觥姻婣〔[illegible]〕涕出肯窮。

又祭崔簡旅櫬歸上都文〔[illegible]一本〕

嗟乎崔公之柩〔[illegible]〕，嗟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坋而頹〔[illegible]〕，或溺而崒〔[illegible]〕，難陰流泄漏，滅沒淪溢〔[illegible]〕〔[illegible]〕，傍穿側出，蟲蛇肆文，乃自室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嗚呼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險〔[illegible]〕[illegible]

走[illegible]不思已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婉式和且偶日月其
良子姓其勤具是舟鑾[illegible]享君之神夫爾莫方返翦
故隨卉二其歸宜樂且欣君既而遷我生而留窆於殊世兮
從之[illegible]于窆與沸俱流

祭崔氏外甥文

年月日八舅十[illegible]致祭外甥崔六小郎之靈[illegible]生有孝友
叔且茂兮謂吉其祥道克就兮胡申而喪[illegible]兮踊道而
遑死誰將兮爲汝之服不能從兮將奔之墜[illegible]
反覆撫于哀何討兮骨肉無從魂焉歸兮[illegible]來歸
餕以侑兮[illegible]酒貫于[illegible]盡兮
伊異人余所授兮來耶否耶歆氣臭兮

祭崔氏外甥女文

叔舅宗元致祭于十六娘子之靈凡我諸甥惟爾名首爲於
我氏[illegible]恩顧彌厚惠明貞淑仁愛孝友文德之全素風
斯于播於族爲[illegible]譽自久[illegible]佐伯姊[illegible]道茂行高上
承下訓克敬能勞夙有儀則刑于汝婢雖云性善抑自良賢
汝之先君[illegible]以文誨我周流辯論有疑必果惟華其非以
成其可勢云具美易以生禍汝及諸弟流離莫從幸獲我依
以慰困窮歸之令族有蔚其容方[illegible]寄[illegible]遭罹災凶嗚呼哀
哉汝自跟踣二弟繼終海門之哀今古罕同騈也英文數暢
浩通賞期振耀弘我儒風又茲夭閼神理何蒙[illegible]
福其豐弱然降矣惟禍之逢嗚呼哀哉前歲詔追延授激被
[illegible]武陵使道往來信宿[illegible]幸孩[illegible]
見緣我心曲猶且輕別[illegible]程勞速[illegible]知自此逆間[illegible]

臨視無路遡風慟哭怛焉自中如刃之觸邱阜有位青鳥載
[illegible]
再期莫汝寄哀斯文心焉往從嗚呼哀哉

祭外甥崔駢文

祭于御郎之魂嗚呼天祐靈奇[illegible]取不可貪既賓又力神
誰以堪汝不是思而纔其志逕其管籥裘其[illegible]抽深抉密
[illegible]
行事果務禰躬以昇其位宜不信耶不然無鬼誅之行而中
道夭死[illegible]有拔類之才而二見擯[illegible]其[illegible]
中骨[illegible]其何以爲累也兄弟逾十我出惟八[illegible]
[illegible]既孤[illegible]紀中分存沒我爲汝舅汝爲我甥求仁
具得[illegible]成天下莫倫古罕並行人而思之疑不欲生嗚
呼哀哉既致其愛私極其哀奉越萬里心魂[illegible]汝別
桓公之喪顧余猶壯視爾如孩戲抽佛笑[illegible]前次沌
[illegible]笑領即路嗚鞠不[illegible]
[illegible]豈云昔今自此而畢[illegible]鬼神忍是陰誅[illegible]
兄弟莫存[illegible]問巫卒以幽昧葬之東野誰賻誰會[illegible]
既廣以寡誰主誰嗣[illegible]
冥二何託何逝嗚呼哀哉刑曹繼之以病告余[illegible]
[illegible]
無望還都相[illegible]新畢少陵之隅何時歸祔北土[illegible]
嬪以沾以塗此心未慊[illegible]見子[illegible]知有無寄之
哀辭惟[illegible]及[illegible]嗚呼哀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二

詩一[illegible]

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子[illegible]

弱歲游玄圃[illegible]先容幸棄瑕名勞長者記[illegible]文許後生誇[illegible]鷃翼嘗披隼[illegible]蓬心類倚麻[illegible]繼酬天祿署[illegible]俱尉甸侯家[illegible]憲府初收跡丹墀共拜嘉[illegible]分行參瑞獸[illegible]傳點亂宮鴉[illegible]執簡寧循枉持書每去邪[illegible]鸞鳳標魏闕熊武負崇牙[illegible]辨色宜相顧[illegible]傾心自不譁金爐仄流月紫殿啟晨霞[illegible]未竟遷喬樂

俄成失路嗟[illegible]還如渡遼水[illegible]更似謫長沙[illegible]別怨秦城暮途窮越嶺斜[illegible]訟庭閑枳棘俘吏逐麏麚[illegible]三載皇恩暢千年聖曆遐朝宗延駕海師役罷梁溠[illegible]京邑搜貞幹南宮步渥洼[illegible]世推材是梓[illegible]人仰驥中騧[illegible]南人[illegible]戍備[illegible]鏤鍛仍逾碣石[illegible]禮容[illegible]龍郎官威從太守加建旟[illegible]鸞鳥[illegible]文蛇冊府榮八命中闈盛六珈[illegible]肯隨胡質[illegible]方惡馬[illegible]奢俗嫌龍[illegible]褒德符新換懷仁道近遮[illegible]

節晚朝諸介圭[illegible]萬貢輸苞[illegible]官賦秉耗[illegible]異產控三巴[illegible]雄風吞七澤[illegible]物華秋瘴披蘭葉春渚漲桃花令肅軍無擾程懸市禁賒[illegible]不厭[illegible]復數僂[illegible]先[illegible]能[illegible]鼓報衙[illegible]東圍素濡印錦溪砂貨[illegible]猜舟難泊人歸山倍畬[illegible]吳歙工折柳[illegible]舞[illegible]芭[illegible]陸凡松爲曲[illegible]傾鑄石作汗[illegible]寒初[illegible]橘柚[illegible]把祀變[illegible]巫禱風移[illegible]

[illegible]已閑[illegible]正奇[illegible]言姻[illegible]安[illegible]運壁[illegible]死地流落半生涯入郡[illegible]常折逢人手[illegible]文敢辭[illegible]恐長[illegible]迷冰火[illegible]齊[illegible]笑泊[illegible]中散[illegible]東門牛[illegible]林宿鳥[illegible]愛能[illegible]新[illegible]知千仞[illegible]爲一毫[illegible]其長[illegible]明心[illegible]自[illegible]夜雨[illegible]決數[illegible]昵[illegible]常[illegible]朝[illegible]竹閣[illegible]行[illegible]江魚或共[illegible]氣[illegible]積潤訛火[illegible]生[illegible]耳[illegible]

煩[illegible]觀[illegible]快[illegible]

氣[illegible]真[illegible]風枝散陳翠篛嬰斑寒瓜[illegible]前山挂冰枯

內沿進[illegible]思[illegible]花莊[illegible]

[illegible]遊[illegible]

材橋卧古槎[illegible]御寒衾用[illegible]

挂水勺仍揶[illegible]

縱蠟[illegible]引泉開故碓[illegible]新芭[illegible]樹[illegible]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目[illegible]

[illegible]

成[illegible]曳[illegible]馬[illegible]表枝文[illegible]

[illegible]已看能[illegible]

[illegible]淮來中原救援巾下澤軍[illegible]

俚兒[illegible]

[illegible]勸東扶危杖[illegible]

[illegible]禪客[illegible]飯香[illegible]米[illegible]

折吾加方期飲其露[illegible]

[illegible]更欲吸[illegible]

兀林狙任[illegible]春衫[illegible]白[illegible]

[illegible]肅[illegible]袁笑[illegible]

路識[illegible]柳城[illegible]上[illegible]千[illegible]青[illegible]

[illegible]

弘農公以碩德偉[illegible]於[illegible]左宦[illegible]歲[illegible]大衛

天監昭明人心感悅宗元[illegible]伏[illegible]未由[illegible]

獻詩五十韻以畢微志[illegible]

[illegible]出同馬以[illegible]

知命儒先[illegible]中聖所[illegible]乃[illegible]心齊龍[illegible]遥物

任行[illegible]安地[illegible]挺生[illegible]進步

[illegible]封[illegible]臨[illegible]鄉[illegible]

[illegible]幹有千[illegible]精[illegible]百鍊[illegible]茂功[illegible]高[illegible]狀義貴

[illegible]足[illegible]詩書閱[illegible]張仲德

[illegible]神州[illegible]

女[illegible]祝[illegible]府初[illegible]備[illegible]

[illegible]右[illegible]冊[illegible]

[illegible]

切[illegible]近侍香司儀六[illegible]

論將七兵[illegible]

[illegible]合樂來[illegible]風尊祠重[illegible]羊[illegible]

優桂石公[illegible]和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父母[illegible]郡[illegible]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細故[illegible]留[illegible]言[illegible]防[illegible]非[illegible]客[illegible]

[illegible]全有[illegible]侍郎[illegible]

[illegible]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刑方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五用明[illegible]道[illegible]敬[illegible]

社[illegible]比召南[illegible]希[illegible]

多谷[illegible]火[illegible]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知天[illegible]長臣[illegible]

[illegible]明[illegible]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斗開收[illegible]臺上[illegible]光[illegible]

爲濟仁集政從諡[illegible]畎畝周士興康莊[illegible]
[illegible]
采綬還舡文[illegible]
華簪更截肪[illegible]
[illegible]高居[illegible]
[illegible]邑還煇好[illegible]
[illegible]舟霞映上陽[illegible]留歡[illegible]容與[illegible]
[illegible]對清京故交仍同里常僚每合堂洞能[illegible]許[illegible]
祥[illegible]
[illegible]天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進[illegible]者[illegible]従云樂[illegible]中天自不
進降神祭入輔[illegible]德會明[illegible]夫子[illegible]通[illegible]孔獨
弃徐人國[illegible]
李[illegible]好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徒根纓[illegible]長[illegible]
鄧書法大梁[illegible]
鳴玉機全忘懷沙筆未忘[illegible]
往往[illegible]
恐因何股死年淚對情湘

酬韶州裴曲長史君寄道州呂八大使因以見示二十韻一首[illegible]

韶州因以詩見及往復奇驗識不可兼用韻亦為高然金用
捨其餘韻酬焉凡為韶州所用者皆不取其声律言數如之
全篤賞齊入[illegible]網魚亦六須[illegible]
山香積[illegible]泊冰想[illegible]修同俗清
明兩照炎東郢參孔僑[illegible]

[illegible]教節服侯[illegible]
[illegible]賈傳辭[illegible]
秉心方的的騰口任頎[illegible]
[illegible]
高懸愛書降罰錢[illegible]德風流海外和氣靄人寰[illegible]恩猶貸
[illegible]
[illegible]思賢淚自潸[illegible]在亡均寂
[illegible]
實[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遠弃甘幽獨[illegible]言值故人好音怜鐵羽[illegible]相知樂更斷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作[illegible]

將[illegible]
潦遊輕[illegible]日舞[illegible]傷春風月歡無間星霜分益親已將名
是意選用道[illegible]
[illegible]
全肯賦[illegible]長鋏子忘貧[illegible]高冠
張[illegible]
開關[illegible]不再鮮足去何因[illegible]海上銷飛別天涯
予彰身[illegible]丙潤本[illegible]但垂綸

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寄

客有故園思瀟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夢繞羽人丘
勤[illegible]得自求

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謬委雙金重難徵雜佩酬碧霄無枉路徒此助離憂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稍稍雨侵竹翻翻鵲驚叢美人隔湘浦一夕生秋風積霧杳難極滄波浩無窮相思豈云遠即席莫與同若人抱奇音朱絃縋枯桐清商激西顥泛灩凌長空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希聲閟大樸聾俗何由聰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贈江華長老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舂陵沿流此投跡室空無侍者巾屨唯掛壁一飯不願餘跏趺便終夕風窗疎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滿庭芳草積

巽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酬之以詩

芳叢翳湘竹零露凝清華復此雪山客晨朝掇靈芽蒸煙俯石瀨咫尺凌丹崖圓方麗奇色圭璧無纖瑕呼兒爨金鼎餘馥延幽遐滌慮發真照還源蕩昏邪猶同甘露飯佛事薰毗耶咄此蓬瀛侶無乃貴流霞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

理世固輕士棄捐湘之湄陽光競四溟敲石安所施鎩羽集枯幹低昂互鳴悲朔風吹振條寂寞窮秋時君子尚容與小人守競危慘悽日相視離憂坐自滋樽酒聊可酌放歌諒為誰

古東門行

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雷動橫陣雲雞鳴函谷客如霧貌同心異不可數赤丸夜語飛電光徼巡司隸眠如羊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胸中函匕首兇徒側耳潛愜心悍臣破膽皆杜口魏王臥內藏兵符子西掩袂真無辜羌朝殺下

一朝遊[illegible]敵國舟中外所擬[illegible]

[illegible]安陵誰辨剖礪功[illegible]韓闊詎明深井里[illegible]

折骨那下補[illegible]

萬金能賠不如土

寄華斫[illegible]

初拜鄆州出東郊道旁相送[illegible]豪遊昨夜兒別華王[illegible]

畀城牙筆酉發運六月咽[illegible]骨鳥宵恐不可逃桂

州西南又千里瀚水關石麻薩高[illegible]

[illegible]陰齋黙義父[illegible]日蛇結毛如蒲射到官數宿賊浦郵縛

壯殺老啼且號飢行夜坐沒方路籠銅抱鼓手所操[illegible]

[illegible]奇瘡釘骨狀如箭音[illegible]書有[illegible]鬼手胣命爭絕粱

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逆腹戰與刀不來氣少筋骨露骸白

節汨沒顛毛[illegible]君今病之又竄[illegible]

[illegible]辭獄已得歸詩騷神兵顧略頹破勇四

濱不日清風濤墊圓懷忽念行草十年踐踏又已勞[illegible]

饒辛因解網入鳥獸[illegible]一毋命江海終遊遨願言未果身

益老起望東北心滔滔[illegible]

奉和楊尚書郴川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十韻

之作依本詩韻次用[illegible]

跡接有遺吃新和敵南金[illegible]境以道情得人[illegible]

苹存野闊者高野次飛鷗鳳去微音[illegible]之貧旁意深[illegible]

[illegible]游鱗出陼浦呴鵠逆仙峯風起三湘浪雲生萬里陰

宏規[illegible]德宇霈澤說詞林郡吳分憂術閒同遲客心[illegible]

[illegible]騁當途步鷃揭莫相侵[illegible]

[illegible]今日登高數選閣梁甫吟[illegible]

楊尚書寄郴筆知是小生本様令更商擬使盡其功

輒獻長句[illegible]

獻王銘鍾作如形[illegible]附[illegible]到南濱尚書楊用裁

天詔[illegible]文之內史新將[illegible]道經[illegible]

[illegible]由甄寬能裨損益微辭秋欲擅芳華挂[illegible]卿月光輝偏

[illegible]陛辰未嘗傳頗弗靈[illegible]

南省韓牒欲具注國圖令盡通風俗故事[illegible]

聖代擬封書海塢[illegible]狼荒猶得紀山川華夷圖上[illegible]

初錄風土記中殊未傳[illegible]推髮老人雖借問

[illegible]黃節深嗣敢留連[illegible]南宮

有意求識俗試檢周書王會篇[illegible]

書事五[illegible]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海畔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

峯頭望故鄉

再至界圍巖水簾遂宿巖下[illegible]

發春念長違中夏欣再覩是時植物秀杳若臨玄圃

[illegible]欲陽訝垂冰[illegible]白日驚雷雨笙簧潭際起鶴

鸛雲間舞古苔凝青枝陰草濕翠羽蔽空素彩列激浪寒光

聚的皪沉珠淵[illegible]鏗鳴指珮浦[illegible]

將別月王鈞吐夜涼星滿川忽疑眠洞府[illegible]

詔追赴都迴寄零陵親故

[illegible]元和十年[illegible]

每憶纖鱗遊尺澤翻愁弱羽上丹霄岸傍古堠應無數次第

行看別路遙

過衡山見新花開却寄弟

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峯前回雁時（衡山有回雁峯）

汨羅遇風

南來不作楚臣悲（屈原）重入脩門自有期（楚辭：魂兮歸來入脩門些）為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酬贈

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荊扉疑比莊周夢情如蘇武歸賜環留逸響五馬助征騑不羨衡陽雁春來前後飛

離觴不醉至驛却寄相送諸公

無限居人送獨醒可憐寂寞到長亭荊州不遇高陽侶一夜春寒滿下廳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

驅車方向闕迴首一臨川多壘非余恥（禮記：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無謀終自傷亂松知野寺餘雪記山田惆悵樵漁事今還又落然

荅諸駱和劉夢得酬淳于先生

水上鵠已去亭中鳥又鳴辭因使楚重名爲救齊成與荒壞千古羽翮難再傾劉伶今日意異代是同聲

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

李西川薦琴石

去和南風愜舜心從此他山千古重殷勤曾是奉徽音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顦顇泣相逢只令文字傳青簡不使功名上景鐘三畝空留懸磬室九原猶寄若堂封

荊州人物

論幾雞中夜惜元龍

奉酬楊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遺戲贈詔追南來諸賓一首

貞一來時送綵幢一行歸鴈慰寂寞誰爲子鳴鳳應須早上天

六言

一生判知歸休謂著南冠到頭解繇無由得見東周

商山臨路有孤松往來所以爲明好事者憐之編竹成楥遂其生植感而賦詩

孤松停車若乾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爲明所嗟達仁

恩危重此□□猶有半心存時將承雨露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

十年顦顇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伏波故道風煙在，翁仲遺墟草樹平。直以慵疎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

再上湘江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更遣幾年迴。

清水驛叢竹天水趙云余手種一十二莖

簷下疎篁十二莖，襄陽從事寄幽情。祇應更使伶倫見，寫盡雌雄雙鳳鳴。

長沙驛前南樓感舊

海鶴一為別，存亡三十秋。今來數行淚，獨上驛南樓。

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逕至釣磯留待徐容州

幽逕為誰開，美人城北來。王程儻餘暇，一上子陵臺。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越絕孤城千萬峯，空齋不語坐高舂。印文生綠經旬合，硯匣留塵盡日封。梅嶺寒煙藏翡翠，桂江秋水露鰅鰫。丈人本自忘機事，為想年來憔悴容。

登柳州峨山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臨蒸且莫歎炎方，為報秋來雁幾行。林邑東迴山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湯。蒹葭淅瀝含秋霧，橘柚玲瓏透夕陽。非是白蘋洲畔客，還將遠意問瀟湘。

答劉連州邦字

連璧本難雙，分符刺小邦。崩雲下灕水，劈箭上潯江。負弩啼寒狖，鳴枹驚夜狵。遙憐郡山好，謝守但臨窗。

嶺南江行

瘴江南去入雲煙，望盡黃茆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遊人影，颶母偏驚旅客船。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

柳州峒氓

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鵝毛禦臘縫山罽，雞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問重

欲投章甫作文身（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酬徐二中丞普寧郡內池館即事見寄
鵷鴻念舊行虛館對芳塘落日明朱檻繁花照羽觴泉歸滄
海近樹入楚山長榮賤俱為累相期在故鄉
酬賈鵬山人郡內新栽松寓興見贈二首
芳朽自為別無心乃玄功夭夭日放花榮耀將安窮青松遺
澗底擢蒔茲庭中（蒔音時）積雪表明秀寒花助葱蘢幽
貞夙有慕持以延清風
無能常閉閣偶以靜見名奇姿來遠山忽似人家生勁色不
改舊芳心與誰榮喧卑豈所安任物非我情清韻動竽瑟諧
此風中聲
種柳戲題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陰當
覆地聳幹會參天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
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
宦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
滿庭鶯亂啼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
珠樹玲瓏隔翠微病來方外事多違仙山不屬分符客一任
凌空錫杖飛（仙人山在柳州）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賈鵬）
寒江夜雨聲潺潺曉雲遮盡仙人山遙知玄豹在深處下笑
羈絆泥塗間（列女傳陶荅子妻曰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
別舍弟宗一
零落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
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

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煙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夜泊得韶州書
并附當州生黃茶一封率然成篇代意之作
丘山仰德耀天路下征騑（音非）夢喜三刀近書嫌五載違凝情
江月落屬思嶺雲飛會入司徒府還邀周掾歸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侖二童
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
厭家雞

銅魚使赴都寄親友
行盡關山萬里餘到時閭井是荒墟附庸唯有銅魚使此後
無因寄遠書
韓漳州書報徹上人亡因寄二絕
早歲京華聽越吟聞君江海分逾深他時若寫蘭亭會莫畫高僧支道林
頻把瓊書出袖中獨吟遺句立秋風桂江日夜流千里揮淚
何時到甬東
詶家雞之贈
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

家新樣元和腳（[illegible]）且盡薑芽斂手徒

重贈二首（子厚答詩[illegible]）

聞說將雛向墨池，劉家還有異同詞。（[illegible]）如今試遣隈牆問，已道世人那得知。（[illegible]）

世上悠悠不識真，薑芽盡是捧心人。（[illegible]）若道柳家無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illegible]）

答前篇（[illegible]）

小兒弄筆不能嗔，涴壁書窗且賞勤。（[illegible]）聞彼夢熊猶未兆，女中誰是衛夫人。（[illegible]）

答後篇（[illegible]）

昔日慵工記姓名，（[illegible]）遠勞辛苦寫西京。（[illegible]）近來漸有臨池興，（[illegible]）為報元常欲抗行。（[illegible]）

疊前（[illegible]）

小學新翻墨沼波，羨君瓊樹散枝柯。在家弄土唯嬌女，（[illegible]）空覺庭前鳥跡多。（[illegible]）

疊後（[illegible]）

事業無成恥藝成，（[illegible]）南宮起草舊連名。（[illegible]）勸君火急添功用，趁取當時二妙聲。（[illegible]）

柳州城西北隅種甘樹

手種黃甘二百株，春來新葉遍城隅。方同楚客憐皇樹，（[illegible]）不學荊州利木奴。（襄陽李衡[illegible]臨死敕兒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絹數千匹。）幾歲開花聞噴雪，何人摘實見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還堪養老夫。

聞徹上人亡寄侍郎楊丈（[illegible]）

東越高僧還姓湯，（[illegible]）幾時瓊珮觸鳴璫。（[illegible]）空花一散不知處，（[illegible]）誰采金英與侍郎。（[illegible]）

段九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迹（[illegible]）

交侶平生意最親，衡陽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見三行字，拭淚相看是故人。

柳州寄京中親故

林邑山聯瘴海秋，牂牁水向郡前流。（牂牁音[illegible]）勞君遠問龍城地，正北三千到錦州。

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illegible]）

去國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臨事異黃丞相，（[illegible]）三黜名慚柳士師。（[illegible]）歸目併隨迴雁盡，愁腸正遇斷猿時。桂江東過連山下，（[illegible]）相望長吟有所思。

重別夢得

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岐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為鄰舍翁。

答（[illegible]）

弱冠同懷長者憂，臨岐回想盡悠悠。耦耕若便遺身世，黃髮

相看萬事休

三贈

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今日臨岐別，何年待汝歸。

答

年方伯玉早，恨比四愁多。會待休車騎，相隨出罻羅。

種木槲花

上苑年年占物華，飄零今日在天涯。只因長作龍城守，剩種庭前木槲花。

摘櫻桃贈元居士時在望仙亭南樓與朱道士同處

海上朱櫻贈所思，樓居況是望仙時。蓬萊羽客如相訪，不是偷桃一小兒。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二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三

古今詩

法華寺石門精室三十韻 永州

拘情病幽鬱，曠志寄高爽。願言懷名緇，東峯旦夕仰。始欣雲雨霽，尤悅草木長。道同有愛弟，披拂恣心賞。松谿窮隱轔，石棧夤緣上。蘿蔦綿層甍，莓苔侵標牓。密林互對聳，絕壁儼雙敞。稍疑地脈斷，悠若天梯往。結構罩群崖，迴環驅萬象。小劫不逾瞬，大千若在掌。體空得化元，觀有遺細想。喧煩困蠛蠓，跼蹐疲魍魎。寸進諒何營，尋直非所枉。探奇極遙矚，窮妙閟清響。理會方在今，神開庶殊曩。茲遊苟不嗣，浩氣竟誰養。道異誠所希，名賓匪余仗。超攄藉外獎，俛默有內朗。鑒爾揖古風，終焉乃吾黨。潛軀委韁鎖，高步謝塵坱。蓄志徒爲勞，追蹤將焉倣。淹留值頹暮，眷戀睇遐壤。映日雁聯軒，翻雲波泱漭。殊風紛已萃，鄉路悠且廣。羈木畏漂浮，離旌倦搖蕩。昔人歎違志，出處今已兩。何用期所歸，浮圖有遺像。幽蹊不盈尺，虛室有函丈。微言信可傳，申旦稽吾顙。

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

謫棄殊隱淪，登陟非遠郊。所懷緩伊鬱，詎欲肩夷巢。高巖瞰清江，幽窟潛神蛟。開曠延陽景，迴薄攢林梢。西亭構其巔，反宇臨呀庨。背瞻星辰興，下見雲雨交。惜非吾鄉土，得以蔭菁茆。

故墅即灃川（一本作壄字者非）數畝均肥墝（墝丘交切亦作磽）臺館葺荒丘（葺七入切）池塘疏沉坳（坳於交切）會有圭組戀遂貽山林嘲薄軀信無庸瑣屑劇斗筲（筲所交切）囚居固其宜厚羞久已包庭除植蓬艾隙牖懸蟏蛸所賴山水客扁舟枉長梢挹流敵清觴掇野代嘉肴適道有高言取樂非弦匏逍遙屏幽昧澹薄辭喧呶晨雞不余欺風雨聞嘐嘐再期永日閑提挈移中庖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永州

九疑濬傾奔臨源委縈迴會合屬空曠泓澄停風雷高館軒霞表危樓凌山隈茲辰始澄霽纖雲盡褰開天秋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叫叫羈鴻哀境勝豈不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弥使遠念來歸流駛且廣汎舟絕沿洄

登蒲洲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迴斜對香零山

隱憂倦永夜凌霧臨江津猿鳴稍已疏登石娛清淪日出洲渚淨澄明晶無垠浮暉翻高禽沉景照文鱗雙江匯西奔詭怪潛坤珍孤山乃北峙森爽棲靈神洄潭或動容島嶼疑搖振陶埴茲擇土蒲魚相與鄰信美非所安羈心屢逡巡糾結良可解紆鬱亦已伸高歌返故室自調非所欣

南澗中題 永州

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遊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 永州

志適不期貴道存豈偷生久忘上封事復笑昇天行竄逐宦湘浦搖心劇懸旌始驚陷世議終欲逃天刑歲月殺憂慄慵疏寡將迎追遊疑所愛且復舒吾情石角恣幽步長烏遂遐征磴迴茂樹斷景晏川明晴望少行人時聞田鸛鳴風篁冒水遠霜稻侵山平稍與人事間益知身世輕為農信可樂居寵真虛榮喬木餘故國願言果丹誠四支反田畝釋志東皋耕

與崔策登西山 永州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迴出林杪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迥窮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頹波遙風遞寒篠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壽等彭鏗夭蹇連困顛踣愚蒙怯幽眇非令親愛疏誰使心神悄偶茲遁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構法華寺西亭 永州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疏頑西垂下斗絕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恣披翦葺宇橫斷山割如判清濁飄若昇雲間遠岫攢眾頂澄江抱清灣夕照臨軒墮棲鳥當我還菡萏溢嘉色篔簹遺清斑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孱棄逐久枯槁迨今始開顏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間親愛南瞻雜夷蠻置之勿復道且寄須臾閑

夏夜苦熱登西樓

苦熱中夜起登樓獨褰衣山澤[illegible]暑[illegible]光輝火晶[illegible]露[illegible]野静亭風威探湯汲陰井[illegible]不[illegible]傷氣聞雷[illegible]久徬徨流汗不可揮[illegible]亭毒意仰[illegible]乖姑射子静勝安能希[illegible]大旱金石流土[illegible]

覺衰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疏髮就種[illegible]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沈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林陰日照天正綠[illegible]鳴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

遊南亭夜還叙志七十韻

風裛在經尚[illegible]中[illegible]東[illegible]十[illegible]處[illegible]由[illegible]私心[illegible]進[illegible]命節不易鬼責將安逃屯難果見凌[illegible]神期固[illegible]衆口徒嗷嗷投跡山水地放情[illegible]再懷[illegible]面江[illegible]延始[illegible]遠[illegible]野[illegible]欣良足[illegible]擢手[illegible]鼓[illegible]

[illegible]退想於陵子三嚥資李螬[illegible]斯道難爲[illegible]沉憂安所韜曲渚怨鴻鵠[illegible]洲彫蘭草[illegible]晉景迴西吟北流逝滔滔徘徊遂昏黑遠火明連艘[illegible]木落寒山静江空秋月高[illegible]袂戒還徒善游所操[illegible]越[illegible]歲長柑栗[illegible]輕萬騎望[illegible]深竿哀[illegible]歌叩鳴榜[illegible]中川恣超忽漫若翔鳬[illegible]淹泊遂所止野風百[illegible]一[illegible]奔路荒飢獸嗥入門守拘繫悽[illegible]慕古情未忘懷人首徒搔內顧乃無有[illegible]名竊久自欺食浮固云叨[illegible]問牛悲[illegible]說[illegible]臨年[illegible]求適乃筆吏守期漢書曾中興遂[illegible]物裂壞分[illegible]凶既云揣[illegible]吳虜亦已[illegible]方虎[illegible]明[illegible]伊咎

披山窮木末[illegible]重來越[illegible]再返西蔽楚[illegible]構羅[illegible]左右抗[illegible]生均霑[illegible]在宥[illegible]天[illegible]卜宅有鄠杜[illegible]名田占[illegible]運[illegible]飢食期[illegible]耕寒衣[illegible]腹[illegible]林[illegible]陳[illegible]閑[illegible]

悅懼換散教……年徒負版與役趨伐鼓……

目眩絕電耳喧烏嗜二弦……單……命……

青非吾曹長沙哀紀……

……漢院……

……秋宅海多翁許越風領腥膻……

所懼新……

衣綈袍……

伊人不可期棟概徒忉忉

筆道安

道安本儒士頗擅弓劍名二十游大行蒼關與哭疾……前

致聞有曳車譏言我故制史失職還西京偶然寒盜得……

優無餘顯貴附足小法……二女皆媿婷……

見騾逐難識死與生便當比頭命休復懷表征……闕……高危

岢裂肝腸橫……見盜異……除顯列方忿爭一矢斃……

餘掌號且驚……東……經索相……

披妹久禍難……

刃下徐誅刑却立不敢……以從父行措收自擔

有……轉道遇前程夜騎……石火山林如……明父子更抱持

滿血紛交寒頗首顛歸貨納女歸……道安……太義重利

固輕舒婚古所病……來……十載所能……命合

姓非用匠……朱阻揭前旗……

陳觀張徐州……投軀撲所前馬出王城……

……門近奇士……淮水秋風生

君笑既即世……下相歌……抗王……

……自……四野鳴橫負非所……頭自引刃

……形烈士不忘所死在忠……咄嗟何挾子……翁

……我歌非惶死所悼……出情

哭淮州……負外司馬……

凌遼人所魚淡……鬼神欺才……不……與大患朗淩人古

文民……世奪雄姿……春水英氣

方在斯……六學……一貫……精……十

年……天庭……高士

謁宇若皮……征西府……羅

其奇……

欽凌江羽來棲枝節……命由陳辭……中

外方……疑抗聲促……召定……

……從……曾征賦參有司……出守烏江跡

……門……老還淮水滑……仲叔……高堂傾故

一門既無主……用徒生寫畢聲但呼天……唯童兒……

目無見……曾傷兒不持遺死……

藏……守……平生……

遐所附翳為君知近……

激所唯……名竟不試……世義安可支……死百……

方……子九逝魂與子各何之我歌誠自慟非獨為君悲

日携湖山人全愚池

新沐換輕幘，曉池風露清。自諧塵外意，況與幽人行。霞散衆山迥，天高數雁鳴。機心付當路，聊適羲皇情。

獨覺

覺來窗牖空，寥落雨聲曉。良遊怨遲暮，末事驚紛擾。為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

首春逢耕者

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榮。土膏釋原野，百蟄競所營。綴景未及郊，穡人先耦耕。園林幽鳥囀，渚澤新泉清。農事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荊。慕隱既有繫，圖功遂無成。聊從田父言，款曲陳此情。眷然撫耒耜，迴首煙雲橫。

溪居

久為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靜炎燠。

入黃溪聞猿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

驕陽愆歲事，良牧念菑畬。列騎低殘月，鳴笳度碧虛。稍窮樵客路，遙駐野人居。谷口寒流淨，叢祠古木疏。焚香秋霧濕，奠玉曉光初。肸蠁巫言報，精誠禮物餘。惠風仍偃草，靈雨會隨車。俟罷非熊吏，翻慚奉簡書。

柳四十三

郊居歲暮

屏居負山郭，歲暮驚離索。野迥樵唱來，庭空燒燼落。世紛因事遠，心賞隨年薄。默默諒何為，徒成今與昨。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寒花疏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覺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泠泠疏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將何言。

零陵春望

平野春草綠，曉鶯啼遠林。日晴瀟湘渚，雲斷岣嶁岑。仙駕不可望，世途非所任。凝情空景慕，萬里蒼梧陰。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

寓居湘岸四無鄰，世網難嬰每自珍。蒔藥閑庭延國老，開樽虛室值賢人。泉迴淺石依高柳，逕轉垂藤閒綠筠。聞道偏為五禽戲，出門鷗鳥更相親。

夏晝偶作

南州溽暑醉如酒，隱几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遠步日西獨向愚溪渡渡頭水落村逕成撩亂浮槎在高樹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逕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冉溪[illegible]

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為身謀風波一跌逝萬里[illegible]壯心瓦解空縲囚縲囚終老無餘事願卜湘西冉溪地卻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illegible]

法華寺西亭夜飲[illegible]

祇樹夕陽亭共傾三昧酒[illegible]霧暗水連階月明花覆牖莫厭罇前醉相看未白首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

石門長老身如夢旃檀成林手所種[illegible]坐來念念非昔人萬遍蓮花為誰用如今七十自忘機貪愛都忘筋力微莫向東軒春野望花開日出雉皆飛[illegible]

茆簷下始栽竹

瘴茆葺為宇溽暑恒侵肌適有重膇疾[illegible]蒸鬱寧所宜東鄰幸導我樹竹邀涼颸[illegible]欣然愜吾志荷鍤西巖垂楚壤多怪石墾鑿力已疲江風忽云暮輿曳還相追蕭瑟過極浦旖旎附幽墀[illegible]貞根期永固貽爾寒泉滋夜窗遂不掩羽觴寧復持清泠集濃露枕簟淒已知網蟲依密葉[illegible]曉禽棲迥枝豈伊紛囂間重以心慮怡嘉爾亭亭質自遠棄幽期不見野蔓草蓊蔚有華姿諒無凌寒色[illegible]豈與青山辭

種仙靈毗[illegible]

窮陋闕自養癘氣劇囂煩隆冬乏霜霰日夕南風溫杖藜下庭際曳踵不及門門有野田吏慰我飄零魂[illegible]及言有靈藥近在湘西原服之不盈旬蹩躠皆騰騫[illegible]笑抃前即吏為我擢其根蒔植遂充庭英翹忽已繁晨起自採曝杵臼通夜喧靈和理內藏攻疾貴自源擁覆逃積霧伸舒委餘暄奇功苟可徵寧復資蘭蓀[illegible]我聞畸人術[illegible]一氣中夜存[illegible]能令深深息呼吸還歸跟[illegible]疎放固難效且以藥餌論痿者不忘起[illegible]窮者寧復言神哉輔吾足幸及兒女奔

種朮

守閑事服餌採朮東山阿東山幽且阻疲苶煩經過[illegible]戒徒斸靈根[illegible]封植閟天和違爾澗底石徹我庭中莎土膏滋玄液松露墜繁柯南東自成畝繚繞紛相羅[illegible]晨步佳色媚夜眠幽氣多離憂苟可怡孰能知其他爨竹茹芳葉寧慮瘵與瘥[illegible]留連樹蕙辭[illegible]婉娩采薇歌[illegible]悟拙甘自足激清愧同波單豹且理內高門復如何[illegible]

種白蘘荷[illegible]

血蠱化為蟲[illegible]夷俗多所神銜猜每腊毒[illegible]謀富不為仁蔬果自遠至盃酒盈肆陳言甘中必苦[illegible]何用知其真華潔事外飾尤病中州人錢刀恐賈害[illegible]

錢刀飢至益逡巡竄伏常戰慄懷故逾悲辛庶氏有嘉草攻
禬事久泯（民當作氏周禮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以嘉草攻之）炎帝垂靈編言此殊足珍（本草注云中蠱者服其汁[illegible]）
[illegible]崎嶇乃
有得託以全余身紛敷碧樹陰（[illegible]）
眄睞心所親（眄音麪睞音賴[illegible]）

新植海石榴

弱植不盈尺遠意駐蓬瀛月寒空堦曙幽夢綵雲生糞壤擢
珠樹莓苔插瓊英芳根閟顏色徂歲為誰榮

戲題階前芍藥

凡卉與時謝妍華麗茲晨欹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孤賞白
日暮暄風動搖頻夜窗藹芳氣幽臥知相親願致溱洧贈悠
悠南國人（[illegible]）

始見白髮題所植海石榴樹

幾年封植愛芳叢韶豔朱顏竟不同從此休論上春事看成
古木對衰翁

植靈壽木（似竹有枝節可為杖）

白華鑒寒水怡我適野情前趨問長老重復欣嘉名蹇連易
衰朽（[illegible]）方剛謝經營敢期齒杖賜（[illegible]）
聊且移孤莖叢萼中競秀分房外舒英柔條乍反植勁節常
對生循玩足忘疲稍覺步武輕安能事翦伐持用資徒行

自衡陽移桂十餘本植零陵所住精舍（[illegible]）

謫官去南裔清湘繞靈岳（[illegible]）晨登蒹葭岸霜景霽紛濁離
披得幽桂芳本欣盈握火耕困煙燼薪採久摧剝道旁且不
顧岑嶺況悠邈傾筐壅故壤棲息期鸞鷟（[illegible]）路遠清涼
宮一雨悟無學南人始珍重微我誰先覺芳意不可傳丹心
徒自渥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木芙蓉拒霜也）

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風霜繁麗影別
寒水穠芳委前軒芰荷諒難雜反此生高原

早梅

早梅發高樹迥映楚天碧朔吹飄夜香（[illegible]）繁霜滋曉白欲
為萬里贈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

南中榮橘柚（[illegible]）

橘柚懷貞質受命此炎方（[illegible]）密林耀朱綠晚歲有餘芳殊風限
清漢飛雪滯故鄉（[illegible]）攀條何所歎北望熊與湘（[illegible]）

紅蕉

晚英值窮節綠潤含朱光以茲正陽色窈窕凌清霜遠物世
所重旅人心所傷回暉眺林際戚戚無遺芳（戚戚一本[illegible]）

巽公院五詠（[illegible]）

淨土堂（土音[illegible]）

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華堂開
淨域圖像煥且繁清冷焚眾香微妙歌法言稽首愧導師超
遙謝塵昏

曲講堂

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為設高士方在斯聖默寄
言宣分別乃無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與誰期願言絕聞得忘
意聊思惟

禪堂

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涉有本
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心境本

同如鳥飛無遺跡

芙蓉亭

新亭俯朱檻嘉木開芙蓉清香晨風遠溽彩寒露濃[illegible]瀟洒出人世低昂多異容嘗聞色空喻[illegible]造物誰為工留連秋月晏迢遞來山鐘

苦竹橋

危橋屬幽徑繚繞穿疎林迸籜分苦節[illegible]輕筠抱虛心俯瞰涓涓流仰聆蕭蕭吟差池下煙日嘲哳鳴山禽[illegible]諒無要津用棲息有餘陰（一本作諒）

梅雨

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為帝京塵[illegible]

零陵早春

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憑寄還鄉夢殷勤入故園

田家三首

蓐食徇所務[illegible]驅牛向東阡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烏鳶竭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illegible]聊就空自眠子孫日以長世世還復然

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疎麻方寂歷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朴恣狼籍[illegible]努力慎經營[illegible]肌膚真可惜迎新在此歲唯恐踵前跡

古道饒蒺藜縈迴古城曲蓼花被隄岸陂水寒更綠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疎霜重梨棗熟行人迷去住野

鳥競投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無厭饘與粥[illegible]

行路難三首

君不見夸父逐日窺虞淵[illegible]跳踉北海超崑崙[illegible]披霄決漢出沆漭[illegible]瞥裂左右遺星辰[illegible]須臾力盡道渴死狐鼠蜂蟻爭噬吞[illegible]北方竫人長九寸[illegible]開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飲食滴與粒生死亦足終天年睢盱大志小成遂[illegible]坐使兒女相悲憐

虞衡斤斧羅千山[illegible]工命採斫杙與椽[illegible]深林土剪十取一百牛連鞅摧雙轅萬圍千尋妨道路東西蹶倒山火焚遺餘毫末不見保躪躒[illegible]澗壑何當存[illegible]群材未成質已夭突兀崢嶸[illegible]空[illegible]柏梁天災武庫火[illegible]匠石狼顧相愁冤君不見南山棟梁益稀少愛才養育誰復論

飛雪斷道冰成梁侯家熾炭雕玉房蟠龍吐耀虎喙張熊蹲豹躑爭低昂[illegible]攢巒叢崿射朱光[illegible]丹霞翠霧飄奇香美人四向迴明璫[illegible]雪山冰谷晞太陽星躔奔走不得止奄忽雙燕棲虹梁風臺露榭生光飾死灰棄置參與商[illegible]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illegible]

聞籍田有感

[illegible]

天田不日降皇輿，[illegible] 留滯長沙歲又除。[illegible] 宣室無由問釐事，[illegible] 周南何處許成書。[illegible]

跂烏詞

[illegible]

城上日出群烏飛，鴉鴉爭赴朝陽枝。刷毛伸翼和且樂，爾獨落魄今何為。[illegible] 無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妬爾令爾疾。[illegible] 無乃飢啼走路旁，貪鮮攫肉人所傷。翹肖獨足下叢薄，[illegible] 口銜低枝始能躍。還顧泥塗備螻蟻，仰看棟梁防燕雀。左右六翮利如刀，[illegible] 踴身失勢不得高。支離無趾猶自免，[illegible] 努力低飛逃後患。

籠鷹詞

淒風淅瀝飛嚴霜，蒼鷹上擊翻曙光。雲披霧裂虹霓斷，霹靂掣電捎平岡。砉然勁翮剪荊棘，[illegible] 下攫狐兔騰蒼茫。爪毛吻血百鳥逝，獨立四顧時激昂。炎風溽暑忽然至，羽翼脫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為患，一夕十顧驚且傷。但願清商復為假，拔去萬累雲間翔。[illegible] 一本

放鷓鴣詞

[illegible]

楚越有鳥甘且腥，嘲嘲自名為鷓鴣。徇媒得食不復慮，機械潛發罹罝罦。[illegible] 羽毛摧折觸籠籞，煙火煽赫驚庖廚。[illegible] 鼎前芍藥調五味，[illegible] 膳夫攘腕左右視。齊王不忍觳觫牛，[illegible] 簡子亦放邯鄲鳩。[illegible] 二子得意猶念此，況我萬里為孤囚。破籠展翅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顧。

龜背戲

長安新技出宮掖，喧喧初遍王侯宅。玉盤滴瀝黃金錢，皎如文龜麗秋天。八方定位開神卦，六甲離離齊上下。投變轉動玄機卑，星流霞破相參差。四分五裂勢未已，出無入有誰能知。乍驚散漫無處所，須臾羅列已如故。徒言萬事有盈虛，終朝一擲知勝負。脩門象棋不復貴，[illegible] 魏宮妝奩世所棄。[illegible] 豈如瑞質耀奇文，願持千歲壽吾君。[illegible] 廟堂巾笥非余慕，[illegible] 錢刀兒女徒紛紛。[illegible]

聞黃鸝

倦聞子規朝暮聲，不意忽有黃鸝鳴。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意生。[illegible] 目極千里無山河，[illegible] 麥芒際天搖青波。王畿優本少賦役，務閑酒熟饒經過。此時晴煙最深處，舍南巷北遙相語。翻日迥度昆明飛，凌風邪看細柳翥。[illegible] 我今誤落千萬山，身同傖人不思還。[illegible] 鄉禽何事亦來此，令我生心憶桑梓。閉聲迴翅歸務速，西林紫椹行當熟。

[illegible]

翠帷雙卷出傾城，龍劍破匣霜月明。朱唇掩抑悄無聲，金簧玉磬宮中生。下沉秋水激太清，天高地迥凝日晶。羽觴蕩漾何事傾。

楊白花

楊白花，風吹度江水。[illegible] 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

萬里茫茫曉日下長林（長林一作長楸）哀歌未斷城鴉起

漁翁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illegible]）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飲酒

今旦少愉樂起坐開清樽舉觴酹先酒（[illegible]）為我驅憂煩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暄連山變幽晦綠水函晏溫藹藹南郭門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聞佳言盡醉無復辭偃臥有芳蓀彼哉晉楚富此道未必存

讀書

幽沉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illegible]）前後互相逾瘴痾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竟夕誰與言但與竹素俱（[illegible]）倦極更倒臥熟寐乃一蘇欠伸展支體吟詠心自愉得意適其適非願為世儒道盡即閉口蕭散捐囚拘巧者為我拙智者為我愚書史足自悅安用勤與劬貴爾六尺軀勿為名所驅

感遇二首

西陸動涼氣驚烏號北林棲息豈殊性集枯安可任（[illegible]）鴻鵠去不返勾吳阻且深徒嗟日沉湎丸鼓騖奇音（[illegible]）東海久搖蕩南風已駸駸坐使青天暮小星愁太陰眾情嗜姦利居貨捐千金（[illegible]）危根一以振齊斧來相尋（[illegible]）攬衣中夜起感物涕盈襟微霜眾所踐誰念歲寒心旭日照寒野鷽斯起蒿萊（[illegible]）啁啾有餘樂飛舞西陵隈迴風旦夕至零葉委陳荄（[illegible]）所棲不足恃鷹隼縱橫來

詠史

燕有黃金臺（[illegible]）遠致望諸君嗛嗛事強怨（[illegible]）三歲有奇勳悠哉闢疆理東海漫浮雲寧知世情異嘉穀坐熇焚致令委金石誰顧蠢蠕群（[illegible]）風波歘潛構遺恨意紛紛豈不善圖後交私非所聞為忠不內顧晏子亦垂文

詠三良

束帶值明后顧盻流輝光一心在陳力鼎列夸四方款款效忠信恩義皎如霜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壯軀閉幽隧猛志填黃腸（[illegible]）殉死禮所非況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illegible]）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illegible]）

詠荊軻

燕秦不兩立太子已為虞千金奉短計匕首荊卿趨窮年徇所欲兵勢且見屠微言激幽憤怒目辭燕都（[illegible]）朔風動易水揮爵前長驅（[illegible]）函首致宿怨獻田開版圖（[illegible]）炯然耀電光掌握罔正夫（[illegible]）造端何其銳臨事竟趑趄（[illegible]）長虹吐白日蒼卒反受誅（[illegible]）按劍赫憑怒風雷助號呼慈父

斷子首狂夫無容軀（燕王乃斬丹以獻之）夷城芟七族臺觀皆焚汙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秦皇本詐力事與桓公殊奈何効曹子實謂勇且愚（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illegible]）世傳故多謬太史徵無且（史記太史公曰世[illegible]）[illegible]

掩役夫張進骸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奄忽已復辭為役孰賤辱為貴非神奇一朝纊息定枯朽無妍媸（[illegible]）生平勤皂櫪剉秣不告疲（[illegible]）既死給槥櫝葬之東山基（[illegible]）奈何值崩湍蕩析臨路垂髐然暴百骸散亂不復支從者幸告余眷之涓然悲貓虎獲迎祭（[illegible]）犬馬有蓋帷（[illegible]）佇立唁爾魂豈復識此為畚鍤載埋瘞（[illegible]）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掩骼著春令（[illegible]）茲焉適其時及物非吾輩聊且顧爾私

省試觀慶雲圖（[illegible]）

設色初成象卿雲示國都九天開祕祉百辟贊嘉謨抱日依龍衮非煙近御爐高標連汗漫向望接虛無裂素榮光發舒華瑞色敷恒將配堯德垂慶代河圖（[illegible]）

春懷故園

九扈鳴已晚（[illegible]）楚鄉農事春悠悠故池水空待灌園人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三終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目錄

南城先生童宗說註釋
新安先生張敦頤音辯
雲間先生潘緯音義

別集上
非國語上（三十一篇）
別集下
非國語下（三十六篇）
外集上
披沙揀金賦　迎長日賦
記里鼓賦　吾子
劉叟傳　河間傳
李郭師墓誌　趙秀才墓誌
太府寺丞卿外婦馬淑誌
外集下
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　大會羣臣議政表（二首）
賀平李懷光表　賀雪表
謝賜新茶表　賀破東平表
賀赦表　賀太子牋
賀裴桂州啓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答鄭員外賀啓　諸州賀啓
附錄（舊附卷詞天問今散入十四卷天對篇內）
天論三篇　劉禹錫
唐書本傳　宋祁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重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爲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祭柳侯文　曹輔
祭柳侯文　黃勣
祭柳侯文　許尹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藻
舊本柳文後序　穆脩
四明新本柳文後序　沈晦
柳州舊本柳文後序　李褫
柳文年譜後序　文安禮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目錄畢

非國語序

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非國語上三十一篇

滅密（周語）

昭王遊於涇上（[illegible]）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女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illegible]）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滅密徵之無足取者

不藉（周語）

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illegible]）曰（[illegible]）將何以求福用人（[illegible]）王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illegible]）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其道若曰吾猶耕云爾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其禮之爲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啟蟄也得其耕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大也得其耘實之堅好也得其穫京庾得其貯老幼得其養取之也均以遺藏之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illegible]）存乎亡乎曾何以爲國者彼之不圖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令爲書者

曰將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本[illegible]
[illegible]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敗于戎而引是
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猶羞之

三川震 周語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illegible]
[illegible]三川涇渭洛出於岐山也[illegible]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
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鬭自竭自崩自
缺是惡乎為我設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者不塞則惑夫
釜鬲而爨者[illegible]必涌溢蒸鬱以糜
百物畦汲而灌者必衝盪濆激以敗土石是特若而者之
為也[illegible]猶足動乎物又況天地之無倪陰陽之
無窮以澒洞轇轕乎其中[illegible]

[illegible]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孰能知之且曰源
塞國必亡人乏之財用不亡何待則又吾所不識也且所謂
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
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為尤又曰天
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取乎爾也

料民 周語

宣王料民于太原[illegible]仲山父諫曰云云 且無故而料民
天之所惡害於政而妨於嗣[illegible]王卒料之及幽王乃
廢滅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務厲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故
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
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illegible]仲山
氏果以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illegible]而料之
者政之尤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哉[illegible]
[illegible]數于神怪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之廢滅則是幽
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於是
乎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神降于莘 周語

有神降于莘云云使率狸姓以獻[illegible]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道之
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況其微乎彼鳴乎莘者
以[illegible]妖之淺者也天子以是問卿
[illegible]以是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取時日莽浪無狀而寓之丹朱則又以房后之惡德與丹朱協
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狄以臨周之子孫[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遂師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
堯臨人以五今其胄見鬼之亡不過五年[illegible]
[illegible]斯其為書也不
待片言而迂誕彰矣

聘魯 周語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魯云云 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
[illegible]告王曰[illegible]叔孫東門其亡乎東門之位
不若叔孫而泰侈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
侈不可以事二君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時之蚤暮耶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耶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夭則當年載壽之數如之何而準[illegible]

叔孫僑如 周語

叔孫僑如聘王孫說言於王曰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殆請之也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償其人也以禮其國也苟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刑之誰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且姦者也不若與之今使王逆諸侯而費其卿苟與怨於魯未必周之福也且夫懸叔孫者發於貪姦則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郤至 周語

郤至告捷于周[illegible]王叔簡公相說也單襄公曰兵在其頸者其郤至之謂乎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出奔晉

非曰單子罪郤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爲姦[illegible]是後之人乘其敗追合之也左氏在晉語言免冑之事則曰勇以知禮晉語[illegible]於此焉而畏吾有取乎郤氏[illegible]良大夫不幸其[illegible]侈而亢兄弟之不令而智不能周強不能制遭晉厲之淫暴[illegible]禍構以利其室卒及於禍[illegible]吾嘗憐焉今夫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世俗之情固然耶其終曰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斯固不足議也已

柯陵之會 周語

柯陵之會單襄公[illegible]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illegible]其語犯郤犨見[illegible]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illegible]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當之乎齊國亦將與焉

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諸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illegible]若是則單子果巫史矣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衆矣夫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讁耶

晉孫周 周語

單襄公以告頃公[illegible]必善晉周云云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illegible]者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illegible]而曰合天地之數豈德義之言耶又徵卦夢以附合之[illegible]皆不足取也

穀洛鬭 周語

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illegible]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illegible]

[illegible]

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說譎者爲[illegible]又足記耶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之鬭而徵之也

大錢 周語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不可云云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illegible]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是不可一貫以其時之升降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就而言之孰爲利曰幣重則利曰奈害農何曰賦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賈則害矣今夫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左氏又於內傳曰[illegible]王其心疾死乎（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其爲書皆類此矣

無射 周語

王將鑄無射[illegible]單穆公曰不可

非曰鍾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妄作矣單子詞曰口內味耳內聲[illegible]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而伶州鳩又曰[illegible]樂以殖財又曰離人怒神嗚呼是何取於鍾之備也吾以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定知風俗和恒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者述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曰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爲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所以明乎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爲知樂

律 周語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而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姦物也[illegible]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illegible]吾無取乎爾又曰姬氏出自天黿大姜之姪所憑神也歲在周之分野月在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欲合是而用之[illegible]矣又曰王以夷則畢陳黃鍾布戎大蔟布令無射布憲施舍於百姓[illegible]吾知其來之自矣是大武之聲也州鳩之愚信其傳而以爲武用律也孔子語賓牟賈之言大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illegible]

[illegible]

則是大武之象也。致右憲左，久立於綴，[illegible] 皆大武之形也。夫則黃鍾、大蔟、無射，大武之律，變也。

城成周 周語

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為政，將合諸侯。衛彪傒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萇叔必速及，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子孫實有禍。是歲，魏獻子焚。死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

非曰：彪傒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illegible] 其後牛思黯作[illegible] 訟忠 [illegible] 萇弘之忠悉矣，學者求焉。

若夫當身速及之說，及之無恆者也，言也追為之耳。

問戰 晉語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云云。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illegible]

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鬪二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劌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illegible] 士卒之熟練者眾寡？器械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

無幾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illegible]

[illegible]

之。

諫僖公 魯語

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云云。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illegible]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云者，誣吾祖矣。[illegible]

[illegible]

莒僕 魯語

莒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里革遇之 [illegible] 而更其書。云云。

非曰：里革其直矣，爲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為善。公之舍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奸臣更之，則何如？

仲孫它 魯語 [illegible]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云云。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illegible]

[illegible]

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俊後專之，已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縗也，若然而用之，未適乎中庸也已。

獲羊 魯語 [illegible]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惡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坼大出者有之矣。[illegible]

[illegible]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於河化爲龍

骨節專車　楛矢　魯語

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節專車(國語注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爲當語也蓋亦徵其大者書以爲世法今乃取辨大骨石砮以爲異([illegible])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耻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輕幣　齊語

桓公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縷綦以爲奉鹿皮四箇垂櫜而入捆載而歸([illegible])

非曰桓公之苟能弭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貧強忌服戎狄縮匿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少賦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參控焉爲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耶則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己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以市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乎以爲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弊也

卜　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驅陋民也非恒用而徵信矣尒後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徵信焉反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郭偃　晉語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illegible])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illegible])

非曰擧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晉語

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間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略

狐突　晉語

敗狄于稷桑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唯己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今狐突以位則戎御也([illegible])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從觀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姧矣而曰善深謀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illegible])里克曰中立([illegible])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

虢夢　晉語

虢公夢在廟有神而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之下(云云)舟之僑以其族行適晉([illegible])

非曰虢小國也而泰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亂亡夏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拔其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歟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謡 晉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謡有之曰丙之晨云云

非曰童謡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晉語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云云 公乃還宰孔曰晉侯將死矣云云 是歲獻公卒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主小國則固畏其力而望其庥焉者也大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服晉是皇[illegible]則非吾所陳者矣又曰王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illegible]則是恃乎力而不務乎義非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以其死爲書者又

從而徵之其可取乎

荀息 晉語

里克欲殺奚齊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於我我對以忠貞云云 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

非曰夫忠之爲言中也貞之爲言正也息之所以爲者有是夫間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或曰夫已死之不愛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耶曰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爲忠貞也歟或者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不食其言[illegible]然則爲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爲信曰孔父仇牧[illegible]荀息是二子類耶曰不類曰不類則如春秋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死者耳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許止也[illegible]焉耳[illegible]其類荀息也亦然皆非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別上卷

非國語下 三十六篇

狐偃 晉語

里克既殺奚齊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舅犯曰不可云云 秦穆公使公子縶弔重耳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云云

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繼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徒為多言無足采者且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猶可終也兄而賢者又何懼焉使晉國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為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偃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假假焉遊諸侯[illegible]陰畜重利以幸其弟死亂何以歛偃能入而國以霸斯福偶然耳何一本作偶非計之得也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憎者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足一本有字以為諸侯之孝又何戮笑於天下哉

輿人誦 晉語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云云 得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丕死禍一本有禍字公隕於韓郭偃曰善哉夫眾口禍福之門也[illegible]

非曰惠公里丕之為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眾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也

葬恭世子 晉語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頌之曰云云 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家嗣其替乎其數告於人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人矣若入必霸於諸侯其貺光於民矣[illegible]

非曰眾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伯是好事者追而為之未必偃能徵之也況以是故發耶耶一本作[illegible]

殺里克 晉語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不圖而殺不祥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illegible]

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宜大於惠公而異其辭以罪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獲晉侯 晉語

秦穆公歸至于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之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公子縶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父子代處秦國可以無害[illegible]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縶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者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告于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以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于諸侯曰吾討惡而

進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將達公道于天下則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周室雖卑猶是王命穆公以為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恥者亦大矣棄至公之道而不知求姑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其舍大務小違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慶鄭 晉語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

非曰慶鄭諫止公君之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待刑而能舍之則獲其用亦大矣晉君不能由是道也非夫若吾者又何誅焉

乞食於野人 晉語

過五鹿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云乎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若五鹿之人獻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消人嚮挖楚子以塊獻楚求之以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何沒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云尤足怪乎

懷嬴 晉語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為權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晉西戎之遺風歟

筮 晉語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曰皆不吉司空季子曰吉云云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況夷吾死圉也童昏以守內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強族皆啓之而又筮焉是問則末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

董因 晉語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云云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略也大火實沈之說贅矣

命官 晉語

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霸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猶用之耶必不出乎異族或有可焉猶棄之耶則晉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 晉語

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云云

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聞耶其無乎則羞者乎

觀狀 晉語

鄭人以賂與晉晉人將烹之賂曰天降禍鄭使淫觀狀棄禮違親云云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illegible]今於郗胡言之則是多為誣者且耄故以至乎是其說者云鄭而曹也是乃私為之辭不足以蓋其誤[illegible]矣

救饑 晉語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則是也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illegible]而致之言若是遠為何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於置郵子何遠之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時信也恒固在久若為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孚者也彼有激乎則可也而以為救饑之道則未盡乎術

趙宣子 晉語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宣子執而戮之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illegible]特[illegible]然而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為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為死曰雖就為辱猶不可以為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伐宋 晉語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云云曰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illegible]

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惡而暇徵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佚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可用者

鉏麑 [illegible]

趙宣子驟諫公使鉏麑賊之[illegible]

非曰麑之死固善矣然而趙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直其為社稷之衛也久矣麑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邪[illegible]不知其大而賢其小歟[illegible]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麑固賊之悔過者賢可書乎

祈死 晉語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云云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矯 晉語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云云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云云乃奔狄三月厲公殺[illegible]

非曰厲公亂君也矯亂臣也假如殺欒書中行偃則厲公之敵若衆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為文辭以著其言而徵其効若曰矯知幾者然則惑甚也夫

殺僕 晉語

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illegible]

非曰僕受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不能討而禀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為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叔魚生 晉語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云云必以賄死楊食我生叔向之母聞
其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叔魚叔向弟楊食我叔向子 [illegible]）
非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其禍
福以其有幸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
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
示後世

逐欒盈 晉語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群賊云
公陽畢曰不掄淫忘舊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云云使祁
午陽畢適曲沃逐欒盈（[illegible]）
非曰當其將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有功
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弑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
之激而使至乎亂也（[illegible]）且君將懼禍繼亂
耶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否是順斯賊矣況其獨
之無罪乎

新聲 晉語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樂
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見前上卷）

射鴳（[illegible]）

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必速
殺之無令遠聞君忸怩于顏乃趣舍之
非曰羊舌子（[illegible]）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則
從其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諭胡乃反徵先君以恥
之耶（[illegible]）
[illegible]者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己也

趙文子 晉語

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誰能俟五（[illegible]）后子曰趙孟將死矣
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illegible]）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亦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
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与也左氏於內
傳曰人主偷必死亦両矣（[illegible]）

醫和 晉語（和秦醫名）

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illegible]）
非曰和妄人也非許視攻發之事（[illegible]）而苟及國家去其
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
不服不過十年（[illegible]）凡醫之所取在榮衛合脈理
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離脈理亂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
和脈理平以延其年耶

黃熊 晉語

晉侯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鯀殛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
于羽淵（[illegible]）實為夏郊
云云
非曰鯀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熊也熊之說好事者
為之凡人之疾魄動而氣蕩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怪夢
罔不為也夫何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 晉語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欒武子（[illegible]）無一卒之田云云
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云云宜及於難而賴
武子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離桓

子之罪以亡于楚云云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欒書之德則悖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耶前之言曰欒書無䘵公以厚其家[illegible]今而曰無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欒氏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離抯之罪以亡于楚則是不信且人之善惡咸繫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 晉語

中行穆子圍鼓二人或請以畔穆子不受[illegible]

非曰賊之畔而歸己者有二矣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愛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庥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无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illegible]是焉知非鄉之二者耶

具敖 晉語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云云吾名其二諱爲笑矣唯不學也[illegible]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大夫名之無愬焉可也曾有大夫公孫敖[illegible]曾之君臣莫非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敖

董安子 晉語

下邑之役董安子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云今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趣而出乃釋之[illegible]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將受之今乃逍遁以自潔也則受賞者必耻受賞者耻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子之爲也動以謀國吾固不悅董子之潔也其言若其爲則滋不可[illegible]

祝融 鄭語

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慕能聽叶風以成樂物生而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陳[illegible]不服[illegible]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豕韋其伯夏商今史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以在楚也[illegible]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褒神 鄭語

桓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

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illegible]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於彼[illegible]以取其必弊焉可也而言褒神之流禍[illegible]是好怪者之爲焉非君子之所宜言也

嗜芰 楚語

屈到嗜芰將死戒其宗老曰苟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illegible]

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芰之薦不爲愆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絶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賢乎尔也

苟焉其羊饋而進之於邊是故不爲非礼之言也曰思其所嗜觀記祭云 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爲逆也 楚語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 祀楚語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振生乃不殖 [illegible]

非曰夫祀先王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令其曰昭孝焉則可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尔

左史倚相 楚語

王孫圉曰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

非曰圉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 楚語

[illegible] 而其云倚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覡之妄者 [illegible] 聖又何以爲寶非可以誇於敵國

五員 五員云伍子胥

五員伏劍而死

非曰五子胥者非吳之昵親也其始交闔閭以道故由其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以孥東於人 [illegible] 而又入以即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員者果很人也歟 [illegible]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不錄其語其謬耶吳越之事無他焉舉一國足以盡之而反分爲二篇務以相東凡其繁蕪曼衍者甚衆背理去道以務富其語凡讀吾書者可以類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雜蓋非出於左氏 盡一本作反覆一字 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耀後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嗚呼余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別集下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外集上

賦文誌

披沙揀金賦 求寶之道同乎選才

出劉義慶世說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

沙之為物兮視汙若浮，金之為寶兮恥居下流。沉其質兮五才或闕，耀其光兮六府以脩。然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又何求。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為儔。[illegible]○披而擇之，斯焉見寶。[illegible]沙去而[illegible]明，指以煇而探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即明逞而不緇。[illegible]翻混混之濁，貿見熠燿之殊姿。[illegible]取之[illegible]既堅且好。○潛雖伏矣，[illegible]久晦未彰，固亦將君子是望。先迷後得，孰謂其子如道。○其隱也則雜昏分淪浩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于至道。

其遇也則散彩動[illegible]煥乎其中，明若昧兮契彼玄同。儻俯拾而不弃，詎[illegible]妻子無[illegible]盡而[illegible]然而見素[illegible]不索何獲[illegible]其振拔汙塗，積以錙銖，碎清光而競出，耀真質而特殊。[illegible]觀其纖光下比，[illegible]劍抵土而[illegible]彩相符，[illegible]用之則行，斯為美矣；求而必得，不亦悅乎。○豈獨媚日以[illegible]，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乍分；粲若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攸昌，即詠[illegible]也。陸文可得而昭明是選[illegible]。○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托，明揀金之所裁。良工何[illegible]，[illegible]實來，拂以增光，無謝滄瀛之學。[illegible]汰之愈明，詎慚擿地之才。[illegible]客有希採掇於求寶之際，兾斯文之在哉。

迎長日賦 三王迎日禮用夏正

出禮記郊特牲篇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惟聖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賓方[illegible]候以長儀，卯位將初，爰用牲而協吉。漢烈烈之疑氣，漸遲遲之陽律。猶分可愛之輝，式佇賓[illegible]之所[illegible]典，期[illegible]而[illegible]徐行以宴時。[illegible]契惟精而惟一。○職在馮相，事傳小正。[illegible]行上春以備儀，修其始先仲春而有事，故謂之迎。○時也漏景初延，踏[illegible]當四時之首，位用三代之遵。禮探[illegible]行郊祀之元辰，[illegible]臨十二之影，猶[illegible]知來正邦家之大[illegible]。○事[illegible]前古儀標，後王度升[illegible]，[illegible]既能[illegible]漏之聲漸長[illegible]，[illegible]光[illegible]影始[illegible]才[illegible]於城闕，輪形尚疾，斜暉未駐於康莊。○是知迎長日之[illegible]，冀王心之所共兆。南郊之位，乃陽事之所用。○故可以知上下之際，見天人之交。動浮光於翊旦，散微照於蒼[illegible]。周流金石，暉照[illegible]。是子天紀不偷，秦伯尚[illegible]其秦時[illegible]。日官失職，[illegible]侯[illegible]。三舍之足[illegible]，延光可期，胡再中之云假。○予以迎之，則無為者泰[illegible]久豈[illegible]。自然應以繁祉，錫之[illegible]義允洽于人神，正朔克周于戎[illegible]。夏。○今我后稱所古禮，與天地相參，應殺[illegible]之宜，受之千億。奉郊祀之報，至于再三。然則迎長日恭祀事，並虞夏而何慙。

記里鼓賦 竪人立鼓智者研精

出晉書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形如指南車

異哉[illegible]一[illegible]鼓之設也，以制度于天邑，佐大

禮于時行即行替盛容而立之斯立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之
三千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配和鑾以入用並司南而
爲急若乃郊薦之儀既陳封禪之禮攸執經千里之分寸可
候度四方而禮容是集施五輅於華山之野知霧氣已籠用
百發乎南山之陽識雷聲所及○先聖有作後王式遵啓玄
機以求精運巧智而攸新相彼良工自殊昧道之士恭茲木
偶應異迷途之人[illegible]
[illegible]辨步武而無佚差遠近而有倫適大路問
度乎禮典聽希聲克近于時迺○雖道有環回地分險易竭
[illegible]周善應而莫實諒知幾而有爲[illegible]敍考載擊所辨于長
亭短亭既族聯徐足分乎有智無智[illegible]觀其妙矣號測
[illegible]
其微細觀其徼矣詎知其啓閉[illegible]音不衰而得度變其鐘
而有制[illegible]○于以翊龍御于以引天旗異鑾渾之儀亦
可叙紫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而能步黃道之日躔周物之
智斯設極深之機是研鄒聲音之坎坎隨促節之閑閑[illegible]
○妙出人謀思由神假時然後擊賞貴乎今茲動惟其常
契同文于古者○由是皇衢以正帝道斯盛[illegible]出震以成威
曆御乾而啓聖我后得以昭文物展聲明不懋于章[illegible]
[illegible]句可峯而行宜乎騁墨妙呈筆精罔敢先三雅而獻賦
庶將開萬國之頌聲

吾子

曰吾子來也以有餘而欲及人乎曰然若用子而能使竭忠
孝乎曰否夫無忠而忠見無孝而孝聞易若使不見而忠無
聞而孝肅然已出厥然已及夫已也渾然矣乎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illegible]劉叟曰歲不雨無
以出綜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絕智謀山川禱神祇
以祈咸不應臣投其能於尺地之內不踰咫尋上下雷宇
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
足之欲一國足之欲天下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
寡人之國非敢用劉叟曰臣聞避風雨樂寒暑當在未寒暑
乎其故事至而後求焉若未至而先備於是魯公止劉叟而
內龍[illegible]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河間傳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illegible]
[illegible]有賢操[illegible]自未嫁固已憑
寡戚之亂老若與爲類[illegible]既嫁不及其舅
獨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賓友之相與爲肺腑
者其族類[illegible]行者[illegible]曰若河間[illegible]者曰[illegible]以
車衆造門[illegible]邀之遊姻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間戚
里之人日夜爲飭厲一有小不善唯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
相效爲禮節顧朝夕望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間固謝不欲姑
怒曰今人好辭來以一接新婦求爲得師何拒之堅也辭曰
聞婦之道以貞順靜專爲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讙鬧
以飲食觀游非婦人宜也姑強之乃從之游過市或曰市少
南入浮圖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壁道
乃入觀觀已延及客位具食帷床之側聞男子欬者[illegible]
河間驚跣走出召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自閉不與衆戚通
戚里乃更來謝曰河間之遽也猶以前故得無罪吾屬耶向
之欬者爲膳奴耳曰數人笑於門如是何耶羣戚聞且退甚
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遂入[illegible]州西浮圖兩

閒[illegible]叩欄出魚鼈食之，河間為一笑，乃歡。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廓然，河間乃肯入。先壁群惡少於北牖下，降簾，使女子為秦聲，倨坐觀之。有頃，壁者出，宿選貌美陰大者主河間，乃便抱持河間。河間號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間竊顧視持己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咈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者幸一遂焉，因擁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也。至日仄，食具，類呼之食，曰：「吾不食矣。」且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群戚反大閔，不得已，俱宿焉。夫騎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泣，齧臂相與盟而後就車。既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與之百物，卒不食。餌以善藥，揮去，心怦怦[illegible]恒若危狂之狀，夫來輒大罵，不一開目，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為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間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悅其心，度無不為。時上惡夜祠甚，夫無所避。既張具，[illegible]河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詛上下，吏訊驗，笞殺之。將死，猶曰：「吾負夫人，吾負夫人。」河間大喜，不為服，闢門召所與淫者，倮逸為荒淫。[illegible]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之。召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慊。[illegible]又為酒壚西南隅，己居樓上，微觀之。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大鼻者，少且壯者，美顏色者，善為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懵懵以為不足。[illegible]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為邪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蹙頞，皆不欲道也。[illegible]柳先生曰：天下之士為修潔者，有如河間之始為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者，有如河間與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間一自敗於強暴，誠服其利，歸敵其夫猶盜賊仇讎，不忍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臾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況君臣之際，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

箏郭師墓誌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illegible]為[illegible]夫娑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密邃[illegible]指運堅[illegible]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illegible]者無能知。自去亂不近[illegible]以是其[illegible]圖道，既失父母，即棄去，見弟自髡緇，入代清涼山，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或以告，乃延入強之。宙號知聲音，亦踞以為神奇。會宙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為黃老術，辭道州伯高，抵宙以書，以致之至，與生起。伯高邪人也，[illegible]嗜音至喜，數自為數節[illegible]視出入館以招。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竊取之[illegible]終不肯。乘暴水，入小船，下岣嶁山[illegible]求道，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illegible]副，南又強還[illegible]至是抵余，將已得骨髓病，日銷鑠，音四五行，居數日益憊，既病，自為歌，死。三日葬州北崗西，志其阡。銘曰：

與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illegible]天與之音，今已矣。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闕其圓，於是始[illegible]九月[illegible]心為[illegible]形道士七人我哀，埋勿弄。

趙秀才群墓誌

嬰曰死信狐乃立〔史記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嬰齊滅其族朔妻有遺腹男公孫杵臼程嬰匿之至十五年復與趙武田邑如故〕王侯世家天水邑擧字容成豢是襲
祖其父其仕相及嗟然秀才胡伋伋射貌之恭藝始習聚于
赤水禮循執南浮合浦遂遂集元和庚寅神求戢間年二紀
益以十僕夫反柩當瞀竄瀟湘之交〔[illegible]〕稚妻號
叫幼女泣和者慟欷行路悒〔悒於汲切欷香衣切〕追初惘夭絡茲
什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曰攄既孕而
卒故淑爲南康謳者李君爲睦州謫汪戚見謳左官爲循州
錄過而慕焉納爲外婦偕家南海上及移永州州之騷人多
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爲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
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
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葬東岡之北垂年
二十四銘曰
容之丰兮藝之功隱憂以齘和樂雍往治彤殞遊安窮韶鼓
瑟兮湘之浦嗣靈音兮未終古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外集上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外集下

表啓

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德宗貞元五年〕

臣等言臣聞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咸保鴻名而崇明號或
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覿遠謨而示遠也其有晦
然不耀後嗣何觀抑而不揚群臣之罪伏惟皇帝陛下由正
統而臨祚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倬博厚之德于
地端教化之本制刑礼之中聲震八區威加六合運玄造之
化雖有不通成陰陽之功莫之能測是用光膺聖神文武之
號〔建中元年〕其後雖遭阨運〔[illegible]〕今睹昌期誠我
武之掃清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己之義〔[illegible]〕明愛人之仁
羣臣等上順聖心以成恭德而退讓大權請捨全功五年于
茲若墜冰谷今方今百職皆理庶績其凝人用咸和俗惟丕變
陳師覇旅無犯塞之虞真界封疆無尊地之患四海寧一万
類咸若濟薄刑溢不寃之聲道賊案勿收之惠西戎有稽顙之
報南極見壽星之祥靈睨昊加天恩允合豈宜固爲菲薄以
掩盛明尊號之崇願復如舊況臣等親奉平明之理久棠覆
露之恩恥德美之不彰念罪戾之將及伏惟陛下俯循舊典
俯徇羣情誠天地神祇內外臣庶之所望也臣等無任屏營
悃款之至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詣朝堂上表伏請復加尊號奉被還旨未遂
懇誠拳拳顒顒不勝大願臣等伏以崇明號昭盛德爰自中
古寖爲上儀以至于我祖宗莫不膺茲典礼伏惟皇帝陛下
有廣運之德弘照微之仁燭幽以明威遠以武惠澤之被誠
浹洽于八方〔[illegible]〕英聲之揚宜施較于千古〔[illegible]〕而乃

又為抑損以守謙恭事有體而不遵禮有缺而未備臣等又以為不私與己是謂至公有美之而莫敢辭有非之而莫敢隱必推於物而順於人既以徇於羣心又思叶於中典此皆聖人之事也且太虛而失實則誇曜而誣實而不華則朴畧而固所以王度資於潤飾帝者務於恢崇將以法日月之昭明配天地之廣大發遠方之觀聽兼前代之軌模然後表其全功謂之盡善不可以方當陛下臨位羣臣在廷而使鴻名不彰盛典猶闕既無以光昭眾美又無以丕承舊儀則臣等業恥於今獲罪於後實為大懼敢忘盡規尊號之崇願從羣議伏惟陛下俯迴宸睠察納愚誠不惟臣等受恩天下幸甚無任區區懇迫之至謹昧死重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等誠懇誠勤頓首頓首謹言

第二表

臣等言臣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聽愚誠雖竭天鑒未迴臣某等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與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祝融續三皇號（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之祝融）三人為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洎我祖宗之明威因人心而順古道雖損益或異而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是以遵有國之令典採上古之遺文察人心於謳謠觀天意於符瑞敢以為請累表陳誠比者遭艱難時或順動陛下思成湯之罪己念周宣之側身去徽號而不稱舉翔飛而自儆（[illegible]）應天以德示人以恭聞于蠻貊戎夷告于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通靈而助順今者君臣同德上下叶心百職畢修庶官以序禮法明具教化流行方內歡康天下寧一四人遵業萬類樂生嘉瑞休徵神物靈貺形于草木著于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遂使德誠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示於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戡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平下無以威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鑿而不足烈祖之盛德廢而不續其不可二也然正宰官宗室文武西寺耆長大學諸生黃冠之倫緇衣之侶万眾伏闕弥旬織路而乃不從人心以違公議其不可三也守謙執卑讓之志忽光大弘遠之圖臣等誠雖至愚以為大謬伏以常久之德貞夫一也元始之義善之長也并包覆露天之大也清淨玄默道之妙也睿智之周物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好善之無方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脩典法敷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勘戎夷剪暴逆寧兵之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洽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倖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帝臣等竭其精誠發於衷感無以迴日其能動天無任屛營悃懇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第四表

臣等言去年九月二度詣闕上表請復上尊號悃懇雖竭精誠莫通又懼於累塵聖聽是用中輟大願未畢羣心靡寧臣某等誠歡誠懼頓首頓首臣等生逢昌運早列清朝獲睹文明繼踵後考前載於史氏討論遺儀於禮官至於保鴻名尊號之崇昭茂功懿德之美皆烈祖之垂法為累代之成規子孫之所宜丕承臣下之所宜崇奉陛下纂承而臨下遵令典以制中則亦俯從公卿大夫之請光膺聖神文武之

號聞者陛下以撥亂之故特從貶損以自徹以從一時之宜誠
爲恭也今乃欲遂變更而不復以崇先祖之典則茲事尤爲當
陛下或未之思然臣等竊以爲惟雖欲行陛下之志恭先祖
之典法何伏惟陛下因於憂勞深自貶責命祝史告于天地
宗主廟祠于祖宗布于羣臣聞于兆庶固能降開祐之福致
感悅之誠成和以叶心逆麻而畢力弼成神造康靖難強
梗拱除殄強梗收伏衛奉守屏之職夷狄爲來賓之貢兵戎
不興寇竊不聳文軌同於四海貢賦修於九州至若時物
殘以昭恩而内省皇情微幹遂父咸而潜通陰陽和而風雨
時年穀熟而財用足休祥數應福應彙臻此皆天地祖宗垂
靈協祉以成陛下之志明無不答不享之答也陛下宜承天
意以悅神心導修群備再加明號崇昭報之禮表恢復之功
而辭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尚慊不足以答天地祖宗

臨有因襲之勤而非遵辟之義且夫號者其來尚矣蓋人神
豐各推其實湯以其武而曰武王追我祖
宗孝尚古道垂著新法陛下獨爲謙讓以守謙沖則至王將
有惕於前祖宗將不悅於後而涕從是非之論將有所歸當
彝異同之文後難以守且陛下本以爲湖識作謂將辭以示謙恭
誠謙德也今以先王之道而不敢不法烈祖之訓而不敢不
承又謙德之大也若乃守獨善而遺公議就小讓而忽宗祖
違臣庶之心廢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以掩
陛下之全功臣等雖誠以忠切所不敢執敢微之國典酌於
經義取夫貞者事之幹元者善之長以配聖謨神化之盛又
像武功之崇叶紀年之嘉名尚存號之美稱以如開元故事
謹冒万死請上尊號曰貞元聖神文武皇帝伏惟陛下沛然
廻慮俯循羣情然後聖德之光昭玄功之茂著後代得暢雄

美而鑑至請是羣臣之願也不勝懇迫之至謹奉表詣閤
請以聞臣等誠懽誠懼頓首頓首

第五表

臣頠等言臣等伏以尊號未復累具陳請伏奉詔旨固
守謙恭臣等上授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列經義而願古
因人心以從時詞累而不能陳明識竭而未蒙采納德美盛
而猶嚴屢度缺而莫保崇發是憂悚是累臣等惶誠
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先王之道由大中而可久近古之
化以彌文而益彰然則守謹而爲恭不如立中而無衰樸
而無禮不如文明而化光況於文質異時而國家自有制度
豈責爲二王之法因以過三代之文其於規模信爲弘遠陛
下嗣訓先祖貽謀後聖當觀以稽象乘宜變更而隆度臣等
又伏請詔書曰臣觀哲王則自昔人神豐殷湯之時有其

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玄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
所議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期於終始臣等以爲夫鴻名
而貶損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承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
於禮守之以誠也敬恭而無或間於尊所議者滿也又曰丕
業宗祊所不敢當伏惟皇帝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
之文教武之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
之嫌下盡其誠非宗祊之僞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羣
公卿大夫侍御將相或拔于行間或備持戈矛蓋有同力之
誠而無難德之間今者四岳羣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內及
宗室尚以宿老者耆舊諸儒或會以同辭或遠而抗疏一心之
效也羣材序進百職交脩烽燧不驚兵戎以息不用
館以叶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登而
倉廩實庶政之康也誠由教化以致邕熙作一自當冠於

皇王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表成功陛下雖以爲辭臣
等未知其説又伏奉詔旨令臣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臣子
一例而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臣某等得以先帝之
典以陛下之詔辭(一本作下字)謹昧冒万死伏請復上尊號如前
三勝惶懼懇迫之至

第六表

臣瑣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下詔旨加以誠
愈固臣等感謙冲於盛德而私有其典禮之憂懼頻請於
聖聽而内懷微誠懇迫之切進退兢惕不知所措臣某等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爲事貴舉其中([illegible])名
惡浮於實([illegible])得其中不宜変之而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
以爲恭況於祖宗之舊儀國家之典制陛下教尊道備德博
化光辭取於貶損而自卑朴畧而大備者也昔漢宣帝謂元
帝曰我漢家亦自有制度諸葛孔明謂其主曰不宜妄自菲
薄前史載之詳矣惟陛下思之臣等又以爲執小讓之賢不
足以方得宜合度之善去鴻名之敬不足以補變法改作之
專陛下行之將何所守伏以高祖受其明命歷代承以聖神
至陛下又有下武繼文重熙累洽之美不可謂德之不嗣也
躬上聖之資合至神之化有戡禍亂制夷狄之武修禮樂垂
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比年已來俗化斯厚人少犯
法吏無舞文獄犴將空桎梏不用([illegible])可謂人皆遷
善豈曰俗未勝殘然若辞之所未竊也况於道號之實陛下
已受於初去之即由於艱虞復之宜因於康寧徒示其謙不
雄其功何以知區宇之削平何以知宗廟之復興([illegible])似非
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儀耳內之臣庶跂踐山川
[illegible]思報王恩並及圖祉亦欲攄其宿憤表其成勞陛
下猶掩鴻名闕紀其事則此等如有未盡不以爲勸(一本作歡字)
懼陛下以自咎責之心尚或未明則羣臣不能辞輔之罪亦
未當除(一本作臣)將何以蒙陛下之恩私將何以受陛下之寵
賞若猶含垢臣以偷榮群下之情以深反側又無以示於万
古無以威於四夷皆非遠圖且示大体臣等懷此數者恨恨
而不能自安謹昧冒万死重違詔旨伏請復上尊號以如前
表伏惟皇帝陛下思聿修無忝之言願屈己從人之義册膺
大典俯徇羣心因來月謁大清宮太廟郊祠上帝遂以告祠
實臣等之至誠實臣等之厚幸不勝悃懼懇迫之至謹復詣
朝堂奉表固請以聞

又大會議户部尚書班宏又請改所上尊號加孝道
字故其文如後表(此修改第二表)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稱夫聖也純粹之無
方而莫能測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
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攘却戎夷戡剪暴逆寰宇以寧禁
暴以戢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之德博施不息而万物以生推功不宰而万化以成合於
書之奉若天道之義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俾德澤之
廣功業之崇昧冒万死伏請上尊號曰神聖文武奉道皇
帝

又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改數近日徵應祥瑞故
又改其文如後表

又伏見陛下以今年四月以來方當雩祭之修而有旱備之
請纔陳而未害於物深務人念而將恤其人氣精通而交感
以和澤旋流而霑霈思遠由是風雨時而霜雹不降稼穡茂
而螟蝗不生積功以成年穀大熟休祥數見福應屢臻仁未

運理而運陰陽未同賴而擬秀壽星舒昴炎之盛是之草布祐
英之運白雲凝彩而雲湖者焉取象於天色將徧於郡國相
繼於歲時右具如表

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 貞元元年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勑逆賊李懷光[illegible]末人[illegible]
[illegible]人備聞凶險之行頗有恭慕之名陛下略其細微假以
符節盡委朔方之地猶分禁衛之兵[illegible]
[illegible]不感陛私乃懷異圖開首鼠首不入王師問
罪尋令牽軍討敵而乃無歲無功[illegible]
[illegible]所洎爲寇近郊勑還鎮將相獨夏之[illegible]因解奉天之圍
[illegible]豈伊人許蓋是天意陛下但虛其排
難不省其由列為上公命作元帥及[illegible]純骨肉頒[illegible]成賜

為裴令公牽裴冕表[illegible]

臣某言聞忠邪不可以並立善惡不可以同道是任宰[illegible]而
伍胥誅夷[illegible]斬尚而盛平放逐[illegible]
[illegible]遂懷前事孰不痛心伏見[illegible]
州刺史裴冕忠肅直道清德[illegible]躬無念有[illegible]謇之風道佐先
帝[illegible]馳驛武[illegible]贊襄寶之業成社稷之勳程元振其直
方遂加[illegible]播投荒謫商天下稱冤[illegible]
史空懷[illegible]正之忠莫[illegible]增嫌之恥今茲邪屏退理政大明
[illegible]大度惟貞[illegible]四門以穆寰海之內元
元之人莫不延首德音恩開至化顯特令追冕列在天朝俾
之端揆庶寮率章百姓瞻向謀之任當燮理之權必能協和
万邦致君堯舜臣位忝卿相職忝股肱思進賢傑共濟帝載
臣無任懇願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illegible]

臣某言中使[illegible]某至奉宣旨賜臣新茶一斤者天睠忽臨時
珍備及捧戴[illegible]井以喜以惶中謝臣以無能謬司邦憲大明
首出得親仰於[illegible]澤遠行忽先[illegible]於草木況茲靈味成
自遐方照臨而甲折惟新煦嫗而芬芳可掬調六氣而成美
扶万壽以効珍豈可賤微膺此殊錫銜恩敢同於嘗酒滌慮
方切於飲冰[illegible]夕[illegible]撫事循涯隕越無地臣不任感戴欣
抃之至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illegible]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其月日克就梟
戮率土臣子慶抃無涯中謝臣聞首惡者鬼得而誅
[illegible]把頑凶者天奪其魄[illegible]不自妖孽[illegible]聖功伏
惟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illegible]周宣中興之業陋漢光再造
之勳[illegible]四臨氛沴皆散尺在臣庶盡觀升平伏以師道席
父祖以作威[illegible]苟海岳而專祿恃
東秦十二之險[illegible]臨淄二七之
兵[illegible]
[illegible]據一方歲踰五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封祀之山隔成
異域界聖垂德曾未悛心餘孽滔天果聞折首遂使云亭有
王知玉牒之將封[illegible]此皆陛下神算獨得[illegible]廟
之[illegible]已至[illegible]
略無遺授任推盡力之誠縱捨有感心之化金石可貫龜筮
必從克成不戰之功遂治無窮之理臣忝司戎旅遠守方隅
惧無擒翦之功[illegible]坐見璽玉之泰
[illegible]抃蹈歡慶倍万恒情

賀赦表[illegible]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百度惟新載天覆土罔不欣抃（中謝）某聞天地成功施雨露而育物帝王繼統昇日月以垂曜蒸黎資始方方文明伏惟陛下嗣守鴻業光膺駿命淳化均於四序大德合於二儀保寧社稷光宅區宇弘孝慈以御下崇恭儉以垂休恩覃溪洞事貫千古況乃順時布政秉春導和數作解之澤（易解卦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宣在宥之典九族既睦四門廣闢而又洗滌幽繫雷雨之施也歸遠流竄羅綱之釋也移叙貶黜覆載之仁也蠲除逋債政理之源也褒寵勳賢激勸之方也廢念貪之貢有以彰儉德擢遺逸之士有以表至公元勳宿將賞延于孫庶尹卿士榮周存殁廣直言之路啓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軒頊竊必將平一殊俗發揮大猷億万斯年永荷天錫臣忝當任用守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親睹盛礼感悦欣抃倍万恒情

賀皇子牋（元和十四年皇帝受冊尊號賀）

宗元惶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光受徽號率土臣子歡抃無涯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消伏沴孽賛揚輝光鴻名九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瑞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恩波下濟見少海之增瀾（太子為少海）宗元忝守遐方獲瀾盛禮躍踴之至倍萬恒情謹附牋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裴桂州啓

宗元啓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抃慶罔極某聞揚名以顯孔聖于是作經大孝所尊曾子以之垂訓雨露數澤日月垂光盛德果驗以達人積善必徵於餘慶天下人子羡慕無階某特承恩眷倍百恒品恨以守官不獲奔走拜賀無任展轉惶灼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衛次公）

疊石琴薦一右件琴薦躬往採獲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閣下稟夔襄之至德蘊才曠之玄蹤人文合宮徵之聲國器專瑚璉之重藝深操縵將成玉燭之調思叶歌詠是助薰風之化願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於五絃應聲鏘於六律沉淪雖久提拂未忘儻垂不棄之恩敢効獅堅之用

答鄭員外賀啓

李師道三代受恩四兇負德聖朝含育務在安人不知獲戮之宜以更縱豺狼之奸盜王師一發元首已來萬姓稱歡四方無事

答諸州賀啓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悛革餘孽怙乱劉一更肆猖狂王師歡呼已致梟戮率土歡抃慶賀難勝太平之功自此而畢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外集卷下

[illegible]

天論三篇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荅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剌異霆震於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跖蹻焉而遂[illegible]孔顏焉而阨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蓺樹陰而揫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窾堅[illegible]液礦硎鋩[illegible]義制強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耶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illegible]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耶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劉禹錫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郛求蔭乎華榱飽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預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荅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

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illegible]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邪答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也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用也恒資乎有亦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逾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逾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狌犬鼠之目庸謂晦為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邪

天論下　　劉禹錫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為庸噓為雨露噫為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illegible]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為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廷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訛引天而毆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唐書本傳　　宋祁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為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衞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illegible]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

劇雅善蕭俛詒書言情又詒京兆尹許孟容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為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宗元不得召內閔悼悔念往咎作賦自儆曰懲咎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為母子永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己錢助贖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illegible]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禀弱冠游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改墮蠻邑王風深源

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黃孟萇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耳魂氣何託聽余哀詞嗚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閔凶未離所部三使來弔憂我衰病諭以苦言情深禮至款曲重複期以中路更申願言途次衡陽云有柳使謂復前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洟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得君遺書絕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嗣知其不孤末言歸輔[illegible]從祔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永言素交索居多遠鄂渚差近表臣分深想其聞訃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尚終當必加厚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勒石垂後屬于伊人安平宣英韓泰字安平韓曄字宣英會有還使悉已如禮形於其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落從古所悲不圖此言乃為君發自君失意沉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遺草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逾常倫顧余負釁營奉方重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制服今有所厭其禮莫申朝晡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桂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慟何極[illegible]嗚呼子厚卿真死矣終我此生無相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夭死皇天厚土胡寧忍此知悲無益奈恨無已君之不聞余心不理含酸執筆輒復中止誓使周六周六子厚之子同於己子魂兮來思知我深旨嗚呼哀哉尚饗

重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自君之沒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疑今以喪來使我臨哭安知世上真有此事既不可贖翻哀獨生嗚呼出人之才竟無施為炯炯之氣戢于一木形與人等今既如斯識與人殊今復何託生有高名沒為衆悲異服同志異音同歎唯我之哭非弔非傷來與君言不成哭千哀萬恨寄以一聲唯識真者乃相知耳庶幾儻聞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有遺美其事多梗桂林舊府感激生恃俾君內弟得以義勝平昔所念今則無違旅魂克歸崔生實主幼稚甫上故人撫之勑時遣之各展其分[illegible]安平來賵禮成而歸其它赴告咸復于素一以誠告君儻聞乎嗚呼痛哉

君爲已矣余爲苟生何以言别長號數聲冀乎異日展我哀
誠嗚呼痛哉尚饗

爲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至人以在生爲傳舍以軒冕爲儻來達於理者未嘗感此昔余與君詢之詳孰孔氏四科罕能相備惟公特立秀出幾於全器才之何豐其遭之何否大川未濟乃失巨艦長途始半而喪良驥搢紳之倫孰不隕淚昔者與君交臂相傳一言一笑未始有極馳聲日下騖名天衢射策差池高科并驅携手書殿分曹藍曲心志明同追歡相續或秋月銜觴或春日馳轂甸服載君同升崇府學視之列斯若接武君遷外郎予侍內闈出處雖間音塵不虧秋變時移遭罹多故中復陽環上京良遇曾不踰月君又即路泣拜衍衍御水之堧署陌行道旗人歌焉予來夏口忽復三年離索則久音塵屢

傳臻爵章藻文簡鍾宗繼美班揚之名賈誼賦鵩屈原問天自古有死誰能後先痛君未老美志莫從遭回世路奄忽下泉嗚呼哀哉今凄寥請釋子內城天喪斯文而君永逝翩翩冊旐來自遐裔蘭君旅櫬悅及衡陽出門一慟肝裂裂腸執紼攀櫬出國路阻故人冀親兌祝哀馳神假夢奠假陪語平生寄懷願君遺吐泣然之才與不才敢同己子之相許嗚呼哀哉尚饗

祭柳侯文　　曹輔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癸巳朔十二日甲辰朝奉郎權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桑河渠公事飛騎尉借紫曹輔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柳侯子厚之靈文之祀惟三元之默運兮初渾淪而絪縕惟萬生之並育兮黍坯陶乎一鈞物有小大之不齊兮人亦智愚之莫倫何夫

子之獨偉兮獨振瑰秀發而不羣其學也蓋括今古而該百氏兮或參之駁雜而取之粹純若大田之穫斂兮莫知其千倉兮万囷其文也若秋清之鼓雷風兮淘淘滔滔而無垠若八駿之騁通衢兮毛良乾策而造父挾輪若韓驗汗以縮手兮朔逃退氣而噤夫何天命之不昇兮置遇蹇而湘也二湘一斥之十年兮患遠符之州分意冥冥以即夜兮志鬱鬱而不伸彼高爵厚祿以夸耀於一時之人兮皆泯沒而無聞惟夫子之名不可以既兮愈遠而彌新柳江演漾以清泚兮嶽山奇秀而崢嶸惟夫子血食於此千祀兮民奉命而彌仁余幼服夫子之遺言兮才不足以追逸軌而躡清塵剛領嶠之荒服兮忝持節之秘憂奠桂酒之旨潔兮薦蘋青之蘋蘩物雖至薄兮吾誠斯勤嗚呼其來享兮靈文尚饗

祭柳侯文　　黃翰

世傳不朽文學爵章惟公之文驂韓躡張淵雅健實比子長民思無斁政事術良惟公之政祖龔述黃蹈深仁遺愛實比甘棠孔門四科德者升堂公兼得之宜于有唐天才俊偉議論慨慷交口薦言名聲益彰要路立登臺省翱翔拔列御史拜尚書郎將大用器博難量暗嘗如八駿奔逸東迅追風電萬里騰驤亦如利器鋩鍔干將直視無前其鋒難當不慎交友玷于羣王媢嫉攀飛刺天議口如簧一斥不復困于二湘譬如鸞鳳不棲高閣棲之枳棘六翮摧傷亦如巧匠明眺縮手袖間善刀以藏一麾出守惠此南方龍城雖遠毋敢怠荒動以禮法率由典常公無負租秋有積倉嘉勵有台川有梔黃柑綠柳至今滿鄉修夫子廟次治城隍農歌于野士歌于庠孝弟怡怡弦誦洋洋生能澤民死且不亡春秋享祀旱水祈禳四百餘年血食

不忘翰勿學公文父服餘芳遺風善政澤若冰霜目想英靈如在其傍挂酒清旨肴蔬雖薄拜獻無詞公其來饗

祭柳侯文　　許尹

惟先生德厚而仁不稱仁深而年不長歟此大惠施于一方終焉廟食如古桐鄉（桐鄉漢朱邑為桐鄉吏其民愛之及葬桐鄉民為立祠子孫至今）雖去此幾於千祀而至今猶有耿光尹以不才嗣守封疆願取法於何有賴先生之循良莅事之始莫酒一觴神兮歸來鑒茲不忘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藻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為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為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陋之區也而先生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為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闢堂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搜奇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為沼沚為臺榭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詩於溪石之上其謂之鈷鉧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巖袁家渴（音褐）蕪江百家瀨者泝瀟水而上也皆在愚溪數里間為先生杖屨徜徉之地唯黃溪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豈先生好奇如謝安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溪鈷鉧潭南澗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溪則為峒獠侵耕磴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寺故地而龍興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馬遷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二十餘年耳其談治道沐漸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於劉向揚雄蓋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雖號巨公鉅人而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貶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為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學於愚溪之上吏部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考焉

某月日新安汪藻記

舊本柳文後序　　穆脩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為勝而號專雄詩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簸（音播）顛（音典）謨（音模）嫉慶（音惺）陵（音凌）慨謾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哉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志欲補

得其正而傳之久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賚韓以自隨[illegible]哂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踰二紀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跡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劓滅[illegible]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錄為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余唶多矣始而厭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学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九年秋九月河南穆脩伯長後叙

四明新本柳文後序　沈晦

學古文必自韓柳始兩家文字剝落柳為尤甚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脩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韓文經名士手須余又為讎勘頗完悉唯柳文簡古雅奧不易刊削年大來試為紬繹兩閩歲然後畢見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初出穆脩家云是劉夢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間京師開行顛倒章什補易句讀訛正相半曰曾丞相家本篇數不多於二本而有邢郎中楊常侍二行狀冬日可愛平權衡二賦共四首有其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獻家本次序多與諸家不同無非国語四本中晏本最為精密柳文出自穆家又是劉連州舊物今以四十五卷本為正而以諸本所餘作外集參考互證用私意補其闕如皇子宜加字馮翊王六公宜去王字賢當作堅蝸當作蜩鮑當作鮑信改規當作段規疥痺宜為疥癉很悍宜為狠悍吳武陵初貶永州貞符中宜如唐書去貞字韓曄時猶未死答元饒州書中宜於韓宜英上去七友字以唐書考友傳校後韓議以楚詞天問校天對以左傳国語校非国語以唐宋類書唐人賤表校天論等篇其見於唐書者悉改從宋景文凡漫乙是正二千處而易文體華京兆請復尊號表增入請聽政第二表賀皇太子賤省試盛德園詩總六百七十四篇舊本流行購逸拾遺猶俟後日政和四年十二月望晉山沈晦序

柳州舊本柳文後序　李褫

柳侯子厚實唐巨儒文章光焰為萬世法是猶景星慶雲之在天無不欽而仰之者惟柳州乃侯舊治其如生為利澤歿為福神以遺此土之民者可謂博厚無窮然自唐迄今垂四百年此邦叙未有以侯文刊而為集者殆非欽侯英靈而慰侯惠愛邪某頃叨陞監而廟食于柳人也紹興戴成既院常公子正被命守邦至謁祠下退而訪侯遺文則茫然無有獨得石刻二四存於州治自餘雜詩章記事所以藻飾柳邦者亦茂如也又安得所謂全文備集者哉因喟歎久之出舊所藏及旁搜善本手自校正俾鳩良工創刊此集其編次首尾門類後先文理差舛字畫訛謬無不畢理且委僚屬助成其事未克就復召公對眷眷相囑為規籍不小寅緣隨繼軌於公之後遂而莫公樂善之心付託之語乃督餘工助成一篇豈惟不墜侯之偉文抑亦成公之雅志焉紹興四年十二月初一日右朝奉郎特差權發遣柳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金魚袋李褫序

柳文年譜後序　文安禮

昔人論文者或謂文章以氣爲主或謂文窮而益工先生與楊憑書亦曰凡爲文以神志爲主又云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先生自少以瓌奇之資耀乎異科繼登臺省旋遭斥逐故予以先生文集與唐史參攷爲時年譜庶可知其出處與夫作文之歲月得以究其辭力之如何也紹興五年六月甲子知柳州軍州事洛陽文安禮序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附錄畢

歐陽行周文集十卷

（唐）歐陽詹撰

明刻本

歐陽行周集十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唐歐陽詹撰。詹字行周，泉州人。舉進士。官至四門助教。事蹟具新唐書文藝傳。其集有大中六年李貽孫序、稱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係出。今觀詹之文、與李觀相上下、去愈甚遠。蓋此三人同年舉進士、皆出陸贄之門、故有名聲。其優劣未經論定、故貽孫之言如此。然詹之文實有古格、在當時纂組排偶者上。韓愈爲歐陽生哀辭、稱許甚至、亦非過情也。太原贈妓一詩、陳振孫書錄解題力辨函髻之誣。考閩川名士傳、載詹游太原始末甚詳。所載孟簡一詩、乃同時之所作、亦必無妄誤。又考邵博聞見後錄、載妓家至宋猶保藏詹之手迹、博嘗見之。則不可謂竟無其事。蓋唐宋官妓、士大夫往往狎游、不以爲諱。見於諸家詩集者甚多、亦其時風氣使然。固不必獎其風流、亦不必諱爲瑕垢也。惟王士禎池北偶談摘其自誠明論、謂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諸句、以爲離經畔道。則其說信然。然宋儒未出以前、學者論多駁雜、難以盡糾。亦存而不論可矣。

唐書文藝傳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袞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爲賓主鈞禮觀游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奇之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其文章深切回復明辨與愈友善詹先爲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爲詹哀辭自書以遺羣初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爲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從子秬字降之亦工爲文陸湊自右拾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既在道秬遺書諫出處之違湊不至還秬名益聞開成中擢進士第而里人林本妄言與貞獻太后近屬恩寵赫然秬恥之會澤潞劉從諫表秬在幕府秬爲辨質本之僞本終得罪其子積拒命秬方休假還家積表斥損時政或言秬爲之詔流崖州賜死臨刑色不撓爲書徧謝故人自誌墓人皆悼之

歐陽行周文集序

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使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貽孫纂

歐陽君生于閩之里幼爲兒孩時即不與衆童親狎行止多自處年十許歲里中無愛者每見河濱山畔有片景可探心獨娛之常執卷一編忘歸於其間遇風月清暉或暮而尚留皆不能釋不自知所由蓋其性所多也未甚識文字隨人而問章句忽有一言契於心移日自得長吟高嘯不知其所止也父母不識其志每嘗謂里人曰此男子未知其指何如要恐不爲汨沒之儔俱也未知爲吉凶邪鄉人有覺事多而熟於聞見者皆賀之曰此若家之寶也奈何處之過歟自此遂日日知書伏聖人之教慕愷悌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唯恐不及操筆屬詞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君道之容易由是振發於鄉里之間建中貞元時文詞崛興遂大振耀歐閩之鄉不知有他人也會故相常袞來爲福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誘進後生推拔於寒素中唯恐不及至之日比君爲芝英每有一作屢加賞進游娛燕饗必召同席君加以謙德勤不踰節常公之知日又加深矣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

達於京師矣時人謂常公能識真尋而陸相贄知貢舉搜羅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無倫比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人到于今伏之君之文新無所襲才未甞困精於理故言多周詳切於情故叙事重復宜其司當代文柄以變風雅一命而卒天其絕邪君於貽孫言舊故之分於外氏爲一家故其爲文之内名爲予伯舅所著者有南陽孝子傳有韓城縣尉廳壁記有與鄭居方書皆可徵於集故予冲幼之歲即拜君於外家之門大和中予爲福建團練副使日其子價自南安抵福州進君之舊文共十編首尾凡若干首泣拜請序予諾其命矣而詞竟未就價微有文又早死大中六年予又爲觀察使令訪其裔因獲其孫曰解不可使歐陽氏之文遂絕其所傳也爲題其序亦以卒後詞之願云

歐陽行周文集目録

歐陽詹 字行周

第一卷

賦

出門賦 石韞玉賦

迴鑾賦 將歸賦

王者宜日中賦 瑾瑜匿瑕賦

徵君洪崖子園賦 明水賦

春盤賦 藏冰賦

懷忠賦 律和聲賦

第二卷

雜著

李評事示文集 蜀中將迴留辭韋相公

太原旅懷 途中寄太原所思

詠德上韋檢察 寓興

赴洛途中作 屢葉行

江夏留別 贈徐十八晦

送袁秀才 聞鄰舍唱涼州有所思

送郭秀才 述德上興元嚴僕射

春日途中 汝川行

許州途中　銅雀妓
題嚴光釣臺　福州送鄭楚材赴京師
秋日登龍興寺　登汾上閣
送陸戶曹　送少微上人歸德峯
荆南夏夜水樓　送高士安下第
酬裴十二秀才　旅次舟中對月寄姜公
御溝新柳　過福先寺律院宣上人房
詠德上李尚書　及第後訓故園親故
除夜長安客舍　早秋登慈恩寺塔
送張中丞　寄林蘊
樂津店北陂

第三卷

雜著

益昌行　題華判官汝州宅內亭
登龍興寺　八月十五日夜翫月
覩亡友題壁　題秦嶺
寄嚴僕射　途中採摘懸藤子
出蜀門　韋昭宅聽歌
認得越鳥聲　送閑上人遊嵩山
題照上人房　讀周太公傳

山中老僧　贈曾山李明府
留別舍弟　送張驃騎邠寧行營
題梨嶺　題第五司戶侍御
寄弘濟上人　觀送葬
宿建溪即事　建谿行待陳詡
題王明府郊亭　塞上行
留別郭中諸公　登高懷林十二先輩
九日登高　雨晴即事
除夜侍酒　元日陪早朝
題延平劍潭　晚泊漳州營頭亭
鷺鷥吟　又和此首
水精念珠歌　贈山南嚴兵馬使

第四卷

銘

棧道銘　陶器銘
馬公墓誌銘　楊公墓誌銘
鄭公墓誌銘　御史中丞馬公墓誌銘

第五卷

記

曲江池記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上方石像記　右街副使廳壁記
泉州北樓記　泉州六曹新都堂記
二公亭記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記

第六卷

頌

德勝頌二章　有所恨二章
東風二首　片言折獄論
南陽孝子傳　自明誠論
珍祥論

第七卷

雜著

唐天文　刖卞和述
甘露述　暗室箴
弔九江驛碑文　弔漢武文
補封雍齒冊文

第八卷

書

與鄭伯義書　與王式書
上張尚書書　上鄭相公書

第九卷

序

翫月詩序　宴員湖亭序
別柳由庚序　送楊行元序
送林明府序　送建上人序
送李孝廉序　送常熟許少府序
送張惝序　送王式東遊序

第十卷

序

送蔡沼覲省序　送鹽山林少府序
送無知上人序　送楊據序
送陳八赴舉序　二月三日宴僚吏序
餞裴叅和序　送洪孺卿赴舉序

歐陽行周文集目錄終

歐陽行周文集卷之一

賦

出門賦

出門辭家也人有志而斯遠兮紛然而遠遊別天性之至愁夫人情之好仇嚴訓誡予以勿久指蒲柳以傷秋弱室咨予以遄歸目女蘿而起愁心眷眷以纏綿淚浪浪而共流惕悚安以敗名曾何可以少留於是驅忠信以爲車執藝業以爲贄越三江踰五嶺望京旌而求試庶亦呈功取爵建德揚名雙甘旨而報勤光晝錦以廻衡如弧斯張如鳥斯征射百步而期中飛三年而必鳴嗟乎天寒峥嵘歲晚鶺聯翩以不定蓬悠揚而自轉逮前程之尚遙顧所離而日遠事紛拏以爭拔情交戾而不和退藩籬則弱羽縱於雲路激龍門則纖鱗限乎尺波身違日之晨昏戀悽悽而莫遣親益年年之衰老思瞿瞿而若何戀靈輝於冈窮舉異鉄於壟畝一仁聲之永大一孝德之兹久伊錫類以拯窮道今無而昔有爾乃循否泰以俟命默屈塵以愴數苟跳濵以納流願覆簣以成山路實多岐絲無定色任玄黃之靡染信纏理之南北管因媒而解縛趙自遇而升車虞先榮而後悴姜始卷而終舒傷哉數子之挽駕吾未知其所如

石韞玉賦清潤貞中光華月發

荆山之石兮玉在其中和氏未異兮追師不攻內抱貞明蘊瑾瑜而自異外封硌确與磐礴而攸同紛崩千峯塊然一石石居山而有類玉處胎而無跡昭彰奇彩象鸞鏡之猶埋特達英發狀蠙珠之未折齊草木之偕賤疊泥沙而共積瓌瑋則韞精氣時揚結白虹於林薄浮清氣於巖岡多見巳形空知六瑞之貴罕窺未朕誰分十仞之光混疵瑕巖沉寶曾同夫有智懷其有以若無侔彼不爭守厥屯而俟泰明其内晦其外將藏器以待知不干物以招害原夫石則稱堅而可轉玉則受琢而凝清曰遇良工一則有頌而無固時惟哲后一則無壓而前呈我唐文武建元成康紹胤獲王母之玉琯致淮夷之琛貴尚華池而効色從溫樹以流潤伊抱璞之未聞亦攀山之自進佳梁粹粃黄金在沙必簸糠而颺礫異取實以除華彫琢儻行輝章布發願同三獻之納庶免再來之刖

迎氣賦

夫何降一人兮將凝帖乎萬方神其精而傑其質兮赫赫巍巍以昂昂歷千年之寶歷承八聖之重光道爲紀德爲綱仁爲宅義爲防化悠悠而蕩蕩風習習以洋洋沐雨露以蕃昌燭日月以皆彰癸亥之歲大暉司攻乃作奉于西

順上帝之令將行曰相彼元元以哲后為父母視淫君猶芻狗乎其在德則夷狄皆予之子也伊重關擊柝誰而守乎予其不淑則骨肉賓乎讎敵也雖金城湯池於予何有乎四門大開七騶停轡颯凜凜以風清寂澄凝而月靜于時厥有頑民從恩至逆假鴻恩以出入弄神器於間隙於是天怒地怨人慘神惻積憤氣以交衝量寃心以潛遏淺愛流演妖氛充塞山河列以長晦日月在而無色明則士庶幽則靈祇豚魚有識草木無知企禹禹以敖敖望我后之來儀如孺子之憶慈親為如涸鮒之念長津為如枯苗之待膏雨為如龍鳥之仰林木為既而文物無荒聲明有素木葉猶飛金風木纂聖澤西浹天顏東顧廻旂旗整警輅兩師啓途風伯前驅豐隆布令烈缺行誅神功莫伉天力誰禦櫛櫛紛於灃涘駢駱驛乎虛無洗地軸拂天衢殲有罪福無辜汎霆掃蕩於寰區塵埃滌濯乎皇都元兇不戮而淪痛品物未覩而逢蘇備其靈物既光來與乃從雲車煙馭春心日容鬱霏霏以紛紜輝熠熠以嚴顯祥風颯颯以淫淫瑞色鬱鬱而溶溶潢龍烏虹霓之旂翩鳳梟鸞為江霧之送遊龍若男若長乃烏乃鬒㩉振駢駢殷殷闐闐巷如流以湯湯野若草而芊芊雲浮巨獄水集洪川至喜翔悲含淚而前曰自沐玄化寘宜歸綿如載于天如飲于泉卒歲未年皆調自然異日殷憂方昭厥由歸歟歸歟人待其居是日也皇帝乃闢金門升紫宮宣睿旨奬天衷熙乎若微雷淑氣暢是蟲芬乎若韶光麗景發青葱下蟠厚地上洽玄穹扶桑而西虞泉而東百福交涌萬彙大同白日三舍以逡巡雖不征以融融南山萬歲以爭呼頌若動而崇崇至矣哉之德也深乎大乎滂乎沛乎爾其汪濊乎可謂上合天經下叶神靈旁統神明中獲人情故能不守有與之守不爭有與之爭此二舉也足見天地之心足辨人神之意諒無黨以無偏惟夫道德之比者也

將歸賦

憶求名於詩藝曾十稔以別離經還鄉之半齡又三年于路岐紅顏匪長白日如馳冉冉皆盡悠悠為誰親有父母情有關閒居雖苦飢行加相思加相思兮寧若飢辭家千里心與偕歸南省之關東山之薇一芳一菲何是何非歸去來兮秋露霑衣

王者宜日中賦 以題為韻

杲杲者日中則重光燭生生於有晦暖物物以無遺人在下君體陽故法之象之宜諸帝王亭然止六合居中赫矣洞九霄臨下取其正諒無邪僻之徒做其明詎有幽陰之者瞻端嚴則體乎麻光昭以心寫想照彌乎八紘蔗化覃

於九野覩夫高春始上虞泉未移面方輿而再朗縣圓昊
以重規有𨈆之墉歷寸陰而影盡無禽之井透百尺以光
披含靈疊壁處植離離宛有向陽之戶柯無不煦之枝伊
體元在己有國於斯形厥功以居大圓其義之攸宜況日
則類王王實況日道符周二理契惟一當其食莫用貶膳
以去縣仰以高明直弁傳而背匹是以如之致唐堯之盛
假之在周易之豐替非乏服朝亦有融或背離東之蝕或
遺山右之蒙掩彼不言臨穫邪而有激放鼓取則貴無偏
以處中正不正通離通可以勵垂衣之聖政可以激御違
之神聰者也我皇祇若高穹保玆洪祚順三辰之耿耀稽

八卦之明論覩兢莊露煦嫗美盛德之形容遂肆管而作
賦

瑾瑜匿瑕賦 物無終美捨短從長

玉之美者其曰瑾瑜雖特達之自有豈疵瑕之則無非貪
其端對采其下皆當無而可用諒在人而罔捨況服飾所
珎種容攸假五德人尚居然挹之百寶物雄又其尤者只
如夷吾秀質曲逆從王一則措其所短一則舉其所長伊
十仞之可貴詎一眚而爲傷是故異比荊山奇同鄭市縱
青蠅之下點有白虹以旁起琢中良工佩宜君子爾若懸
其細而棄其大我則揚其表而掩其衷矧乃珪或致磨璧

嘗可指終訓九年之積不損連城之美勗矣乎韞獨明之
見宰萬物之工覩其材而辨其器穫其始而知其終建莫
大之勳與攸遠旣異收稀代之寶將瑣瑣寧同碧璞自克
散材徒營苟無分寸之痕斵罔有尋尺之盤屈𨤲之尤華
紋弁音律攻之有瞞乎自力斷之不盈於人物空知有玷
與無疵豈不道疏而理拂至剛也必時時而外缺至清也
乍渾渾而罔容考瑾瑜之含匿亦厥義之云從不然者玄
黃已疲奚復騁乎千里輪囷則病焉得用於九重瑜之體
全者則稀瑾之無瑕者亦罕惟追師之鑒選納尺長而寸
短

徵君洪涯子圖賦 雲際長枕以表貞節

矯矯徵君居幽行闡朗詠堯年之日棲遲姑射之雲英英
時傑好奇執筆窺窮圖繪之能寫得隱淪之哲豈不以懷
材習技我蘊瑋俗之工穫道全眞彼有過人之節者也觀
夫杖藜載酒面石依松盡是山中之意全移物外之蹤入
室終窺知梨縮而畫出升堂始睹疑在野而相逢如賓乎燕
令如行實止韜纖纖以垂帽草靑靑而藉履洋乎令聞昭
晰得其所由儼夫儀形髣髴知其所似原夫賢達作範丹
青立程將模前而示後必體物而歸誠服惟身表容實心
旌對冰雪之顏覩蘭蕙之纓暗識伯夷之潔遙憐虞仲之

貞知身已識者畫如生矜且復壯若此辰之有識貪之與
欲同在日之無情形似植以亭亭衣如風而曳曳臨諸瑤
席之上想彼雲林之際萬物方秀千峯初霽神飄飄而自
遠身悠悠而不繫我之心矣惟賢允臧披圖畫於是日得
夫君乎此堂乃知君之於德也大畫之於工也長畫非君
無以展其妙君非畫莫得揚其光物有相假不其昭彰揆
人事之美惡論功膺之務少伊畫也可以補智者之無惟
君也可以作真人之表者也

明水賦 玄化無宰至精感通

智之不測有明水焉方諸在手圓月居天象質遐分則迢
遙而迴遠英華潛合爰滴瀝以流漣可謂妙自斯妙玄之
又玄此道也自何而于彼靈也從何而借越杳杳之蒼旻
阻冥冥之永夜望蟾魄而光彩殊流端始形而清冷忽下
等陽燧之通感實柔祇之秘化豈不以我惟陽德伊乃陰
徒精靈合契氣類相符共稟坤而配坎諒交津以有濡兹
理焉自取之乎必有斯水也遂生之於本無精潔可嘉清
明斯在湛玉壺以無垢入犧罇而有待處盤實爵今則由
於邑人置下升堂已不關乎貴寶猶乎所自原夫所致臨
庭自繫雖從陰鑒而來向月心祇又似上天而至求莫我
挈至莫我精弃本不仁故存名而曰水從宜酌就遂表性
而稱明信可薦宗祏郊上清故得歸先歲享告帝功成冠
三酒而首進掩五齊以先行招百神之景福致萬姓之元
積無益於人謝玉漿於夜漏自求其逸洒珠露於金莖遊
屏智坎固有冥感處陸浮空不無玄通龍吟雲而致雨虎
嘯谷而來風動無千里之效獨幾百里之功詎若以握中
之瑣細向天上之朣朧精液下融神人以崇而福祿攸同
者也

春盤賦 裁紅暈碧巧助春晴

多事佳人假盤盂而作地疏綺繡以為春叢林具秀百卉
爭新一本一根叶陶甄之妙致片花片葉得造化之窮神
日惟上春時物將華柳依門而半綠草連河而欲碧室有
慈孝堂居斑白命閨可續年知惜研秘思於金閨同獻
壽乎瑤席昭然斯義舒矣而明春是敷榮之節盤同饋薦
之名始曰春兮受春有來衰之意終爲盤也進盤則奉春
之誠儻覬表以見中庶無言而見情懿夫繁而不挠類天
地之無巧雜且莫同何才智之多工庭前梅白渓畔桃紅
指掌而幽深數處分寸則芳菲幾叢呼翰常臨作一園之
朝霧衣巾皆拂成萬樹之春風原其心匠始規神謀創運
從衆象以遐覽總群形而內蘊彼有梓實我則以短長小
大而謀彼有文華我則以玄黃赤白而彙故得事隨意製

物逐情裁凝神而珍奇競集下手而芬馨亂開不然者欲
翫扶疎須買青山以樹要覿菡萏待疏綠沼而栽將以緩
愁乎之思將以逞吾人之才此一作也寔其所由稽其所
據匪徒爲以徒設誠有恃而有助者也

藏冰賦 西陸朝覿方出之也

晚日躔斗兮昏星見奎鴻眺向北兮龍角徂西天子應曾
冰以爲災關凌陰而大納山人於其時而貢職庶聿域以
同嬌黑牡既響玄冥巳祝人惟在土作有賦以歸王物或
稱琛類無脛而奔陸鑿固沍於窮壑閑重泉乎夏屋炯乎
于將之出地燦乎連城之韞匱尒乃東風月仲之節西陸

晨覿之朝薦明靈於寢廟頒有位乎中朝光可鑒形部照
車之寶楚清能禦暑輕舉背之珠兗向玉堂以孤瑩鎮瓊
筵而自昭助微凉於長簟迴煩燠於炎飈鬼神以之而饗
集君臣以之而利饒豈止疾雷不震淒風不飄致雨儀之
交泰作六氣之和調而已哉冰之藏也旨意可稽冰之賦
焉英華可覿休宗社之成禮暢乾坤而樹績順時元吉爲
我政之恒孚惇道致充寧眚臣之屢祈六合蒼蒼萬物擾
擾詎無時啓亦有時藏繹其功而此譬於厥德而何方勁
挺金相貞清玉質展其用無愧於明時韞其光不欺於暗
室乎凜冽以冬入滌赫曦而夏出穿楊發彼覿國于玆幾

留三冬之學又當二日之時業屬辭以比事謎含毫而賦
之

懷忠賦 并序

丙寅歲因受遣季冬之月次於殷墟歷關龍逢墓焉昔聆
其風未嘗不迴腸霣涕覩夫塋龍心又增傷深慨憤于言
爲賦以吊先生以忠諫致命故以懷忠命篇其辭曰天生
彼辛兮用殲賢於夏寔欲悠悠而罔極毒浩浩其無涯無
辜殞身肆市朝之若荼有道併命委炮烙之如麻伊先生
之謇諤爲酷烈之所加嘗披圖於往載每發卷以興嗟薾
傍嵩邑來滄茲陂陁陵成於古木無枝或人曰此其墓也

又一倍以增悲嗚呼麟非膰噬之儔詎豺狼之共穴鳳實
仁靈之類豈鷹鸇之同列惟玉石之不分亦薰蕕之自別
是以謇謇心競昂昂面折披炎炎之原燎信撲之而不滅
辛歸死以申懷不食生而結舌痛矣哉古人有言輔仁者
天福善者神胡爲是日力不如人使典章之不信俾忠義
之空勤律中大呂日臨窮谷風颼颸於衰草煙茫茫乎平
陸思悽慢而填膺淚淫淫以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故遠
乎骨肉節臨危而不撓行於難而獨篤惟其有之是以傷
之而慟哭

律和聲賦 見東賛律以和萬方

詠聲周兮律發遍人心聲兮國風變伊在堯之既引載得
夔而斯見哀思慮始安和追往宗伯官也擇人乎有才正
始化焉選音於無象綴成池之雅韻去桑間之末實國風
普以而周算天長而地廣律則以宮激徵詠則從濁揚清
且懲流而反正當誠險以歸平若近若遠非幽非明類無
臭等無聲信矣性時與四時而德洽純如合莫彌六合以
文成善詠着聲應聲者律會高低以齊衰諧疾徐而並出
跡不得尋功如何述爲災爲害曾莫奉於淫后調陽序陰
羞見資乎聖日故得之者宜圓御方失之者亡禮絕祀比
屋可戮桀紂罔測其所由率土可封堯舜固知其所以不
然者移風之言易謂易俗之訓則那我所以淸六管順賡
歌載唱載吹匪塤箎之獨叶一張一弛豈琴瑟之空和八
紘有截四海無波物阜人蕃雖歸之乎至德鳥來獸舞蓋
於斯而靡他其理微其用遠諭有助也佇大君之得一考
無情焉同八風之吹萬可謂我詠斯暢我律斯藏發揚六
氣孕育群方處植者以之而茂實含識者於焉而壽昌彼
雖連與栗陸復何道而稱皇

歐陽行周文集卷之一

歐陽行周文集卷之二

雜著

李評事公進示文集以詩贈之

風雅不墜地五言始君先希微嘉會章杳冥河梁篇理華
語無枝言一意則千往來更後人亮蕩醨前源傾筐實不
收樸椒華爭繁大敎護微旨哲人生今孫高颱激頹波堂
使横流翻昔日越重阻側聆滄海傳遠弦韻淸陽率觀青
琅編冷冷中山辭片片崑山璠一杯有餘味再覺增光鮮
對寶豈皆鑒擇璧良自妍吾其告先師六義今還全

蜀中將廻留辭韋相公

宰物則雲構方前恒食王貧居豈及此要自懷歸憶在夢
關山遠如流歲華遍明晨首鄉路迢遞孤飛翼

大原旅懷呈薛十八侍御齊十二奉禮

前來稱英俊有食主人魚後來曰賢才又受主人車伊予
亦投刺恩惣胡騣疎既覩主人面又獻主人書餬口百家
周貧廡三月餘眼見寒序臻坐送秋光除西日愁飢腸北
風集絺綌升堂有知音此意當何如

初發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

驅馬覺漸遠廻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去意
自未甘居情諒猶辛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屨不出

門親車無停輪流年與歎飽早晚期相親

詠德上韋檢察即韋相之弟也

少華類太華太室似少室亞相與丞相亦復無異質渟如月臨水瀟若松照日輝影互光澄陰森雨苍鬱連城驚鳳下同氣魚龍出併力董夷心通鑿藝師律英豪頼迴席變頹皆屈膝中外行分遠實澆淳清謐

寓興

桃李有奇質樗櫟無妙姿皆承慶雲沃一種春風吹美惡苟同歸喧囂徒爾爲相將任玄造聊醉手中巵

自懷州却赴洛途中作

惆悵策疲馬孤蓬被風吹昨東今與西冉冉長路岐歲晚樹無葉夜寒霜滿枝依人恒辛苦寞寞天何知

晨裝行

村店月西入山枝鳴鵲聲求燈徹夜席束裝事晨征寂寂人尚眠悠悠天未明豈無偃息心所務前有程

江夏留別辛三十時自襄陽同舟而下予歸閩辛從此赴舉

弭棹已傷別不堪離緒催十年一心人千里同舟來鄉路予尚遠客程君未迴將何慰兩端互勉臨岐杯

徐十八晦落第

嘉穀不夏熟大器當晚成徐生異凡鳥安得非時鳴汲汲有攸爲驅驅無本情懿哉蒼梧鳳終見排雲征

送袁秀才下第歸毗陵

羸馬出都門脩途指江東關河昨夜雨草木非春風矢捨雖未中璞全終待攻層霄秋可翔豈不隨高鴻

聞鄰舍唱涼州有所思

有伊善涼曲離別在天涯虛堂正相思所妙發鄰家聲音雖類聞形影終以遐因之浄遠懷惆悵菖蒲花

賦得秋河曙耿耿送郭秀才赴舉雜言

月沒天欲明秋河尚凝白蟠蜿橫光素耿耿橫虛碧南斗接北辰連空象鴻同浮高天蕩蕩漢渠皆皦然實類平無流大川星爲潭底珠雲是波中煙雞鳴漏盡東方作空曲蒼蒼曉煙落鴈叫疑從清淺驚鴈聲似在沿洄泊并州細侯直下孫才屬秋賦懷金門念排雲漢將飛翻仰之踊躍當華軒夜來陪餞歐陽子偶坐通宵見深旨心知慷愷日昭回前程志在青冥裏

述德上興元嚴僕射二首

山橫碧立並雄峙大阜洪川共降神心合雲雷清禍亂力迴天地作陽春非熊德媲當周輔稱傑叨慙首漢臣何幸腐儒無一藝得爲門下食魚人

又

推車閫外主恩新今日梁川草遍春玉色據鞍雙節下揚兵百里路無塵

春日途中寄故園所親

客路度年行故園未云返悠悠去源水日日祗有還始嘆秋葉零又看靑草晚寄書南飛鴻相憶剡鄉中

汝川行

汝墳春女蠶忙月朝起採桑日西没輕綃裙露紅羅襪半蹋金梯倚枝歇垂空玉腕若無骨映葉朱脣似花發相歎誰是遊冶郎蠶休不得岐路旁

許州途中

秦川行盡潁川長吳江越嶺已同方征途渺渺煙茫茫未得還鄉傷近鄉隨萍逐梗見春光行縈登臺閣在旁林間啼鳥野中芳有似故園皆斷腸

銅雀妓

蕭條登古臺迴首黃金屋落葉不歸林高陵永爲谷粧容徒自麗舞態閱誰目鳴咽繐帷前歌聲苦於哭

題嚴光釣臺

弭棹歷陳跡悄然閟我情伊無昔時節豈有今時名辭貴不辭賤是心誰復行欽哉此溪曲永獨英風聲

福州送鄭楚村赴京師時故宗劉公亮有感激之意

美人河岳靈家本滎水濱門承若蘭族身韞如瓊文早折靑桂枝俯窺鴻鵠群爾來丹霄姿遠逐蒼梧雲有伊光鑒人惜兹瑞蕙薰中甑前滋昂四座同氣飭海郡梅煙晴山郢炎景朧廻翔罷南遊嗚咲期西閣秦塞鸞鳳征越江雲雨分從兹一別離佇致如堯君

和嚴長官秋日登太原龍興寺閣野望

百丈化城樓君登最上頭九霄迴棧路八到覩幷州煙火遺堯庶山河啓聖猷短垣齊介嶺片帛指汾流淸籟中天籟哀鴻下界秋境閑如道勝心遠見名浮豈念乘肥馬方

應駕大牛自憐蓬逐吹不得與良遊

陪太原鄭行軍中丞登汾上閣中丞詩曰汾樓秋水閣宛似到閶門惆悵江湖思惟將南客論南客郎詹也輒書即事上答

幷州汾上閣登望似吳閶貫郭河通路縈村水遶鄉城槐臨枉渚巷市接飛梁莫論江湖思南人正斷腸

送潭州陸戶曹之任戶曹自處州司倉除

三語又爲掾大家聞屈聲多年名下人四姓江南英衡嶺半天秀湘潭無底淸何言驅遠車去有戀莊情

送少微上人歸德峯

不負人間累棲身任所從灰心聞密行菜色見顏容幻世
方同悟深居顧隱蹤孤雲與禪誦到後在何峯
荆南夏夜水樓懷昭丘直上人雲夢李莘
無機成跡遠中夜上江樓雲盡月如練水涼風似秋鳧聲
聞夢澤兼色上昭丘不遠人情在良宵恨獨遊
送高士安下第迴岷南寧覲
偕隱有賢親岷南四十春棲雲自匪石覲國曾同塵就奏
思見戲延年愛爲伸還看謝時筆又作潁陽人
酬裴十二秀才孩子詠（裴拜日侍看成長後折取桂林余）
筭日未成年英姿已褎然王家千里後荀氏八龍先葱蒨
松猶嫩清明月漸圓將何一枝桂容易賞名賢
旅次舟中對月寄姜公（此公丁艱荆門寄）
中宵天色淨片月出滄洲皎潔臨孤島嬋娟入亂流應同
故園夜獨起異鄉愁那得休蓬轉從君上庾樓
御溝新柳（貞元八年及第省試）
東風韶景至垂柳御溝新媚作千門秀連爲一道春柔黃
生女指嫩葉長龍鱗舞絮迴靑岸翻煙拂錦茵王孫初命
賞楚客欲傷神芳意堪相贈一枝光遠人
同諸公過福先寺律院宣上人房
律座下朝講畫門猶掩關叨同靜者來正值高雲閑寂寞
方丈內瑩然虛白間千燈智慧心片玉清羸顏松色落深
井竹陰寒小山暗言流曉晚惆悵歸人寰
詠德上太原李尚書
郁以公方郭細侯并州非復舊并州九重帝宅司丹地十
萬兵樞擁碧油鏘玉半爲趨閣吏腰金皆是走庭流王褒
見德空知頌身在三千最上頭
及第後謝故園親故
才非天授學非師以此成名亦豈期楊葉射頻因偶中桂
枝材美敢當之稱文作藝方慚德相賀校篇料媿詞猶著
褐衣何足羨如君即是載鳴時
除夜長安客舍
仍寢如流歲又遷望家思獻壽年甲恨長年虛膳
儺寒祈孤燈照絕編誰應聞鄰泣盡更潸然
早秋登慈恩寺塔
寶塔過千仞登臨盡四維毫端分馬頰墨點辨蛾眉地迥
風彌緊天長日久遲因高欲有賦遠意慘生悲
許州送張中丞出臨潁鎮
心誦陰符口不言風驅千騎出轅門孫吳去後無長策誰
敵留侯直下孫
蜀門與林蘊分路後屢有山川似閩中因寄林蘊

亦關人也

村步如延壽川源似福平延壽福平皆閩中川原之名爰即繼之別墅在焉福平即予之別墅在焉無人相與識獨自故鄉情

欒津店北陂

嬋娟有麗玉如也美笑當予繫予馬羅帷碧草豈相容行到山頭憶山下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二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三

雜著

益昌行并序

貞元年中天子以工部郎中與元少尹吳興沈公長源牧利州其為政五年予旅遊由于利覩人安俗阜欽所以美作詩一章利州故益昌郡也目曰益昌行詩曰

驅馬至益昌倍覺風俗和耕夫壟上謠負者途中歌處處川復原重重山與河人煙遍餘田時稼無閑坡問棠一何脩太守德化加問身一何安太守恩懷多賢哉我太守在古無以過愛人甚愛子理邦如理家雲雷既奮騰草木遂萌芽乃知良二千德足為國華今時固精求漢帝[illegible]四氣有青春衆植佇揚葩期當作說霖天下同滂沱

題華十二判官汝州宅內亭并序

覩居處翫好則才不才了然可知如華斯亭華豈常人歟規畫既高圬墁有素媚以花草清以竹木綺錯藩籬琅玕森然墻外人裴入門雲林使人心以之閑神以之遠華朝於斯夕於斯心不朗神不王其可得乎則虛廓其靈恬淡其性由才不才矣非逃名遠世方曰冥搜賢哉華未展襟懷視於斯則昭然在前矣予既遊且尚詩以美之衆君子其以為然亦宜枉贄詩曰

高居勝景誰能有佳意幽情共可歡新柳拄門青翡翠脩篁浮徑碧琅玕步兵阮籍空除籍彭澤陶潛謾掛冠只在城隍也趨府豈如吾子道斯安

奉和太原鄭中丞登龍興寺閣

青窓朱戶半天開極目凝神望幾迴晉國穨墉生草樹皇家瑞氣在樓臺千條水入黃河去萬點山從紫塞來獨恨侍遊違長者不知高意是誰陪

太原和嚴長官八月十五日夜西山童子上方翫月寄嚴中丞少尹

西寺碧雲端東溟白雪團年來一夜翫君在半天看素魄

當幰上清光在下寒宜裁濟江什有阻惠運歎
觀亡友李三十觀柹歸寓壁題詩處
舊友親題壁上詩傷看緣跡不緣詞門前猶是長安道無
復迴車下筆時
題秦嶺
南下斯須隔帝鄉北行一步掩南方悠悠煙景兩邊意蜀
客秦人各斷腸
自南山却赴京師石臼嶺頭即事寄嚴僕射
鳥企虵盤地半天下窺千仞到浮煙因高迴望沾恩處認
得梁州落日邊

與洪孺卿自梁州迴途中經駱谷見野果有閬中縣
壺子既同採摘用呈之洪亦閬人
青苞朱實忽離離摘得盈筐淚更垂上德同之豈無意故
園山路一枝枝
出蜀門
北客今朝出蜀門倫然領得入時魂遊人莫道歸來易三
不曾聞古老言
韋晤宅聽歌
服製虹霓鬢似雲蕭郎屋裏上清人等閑還酒傾杯樂飛
盡虹梁一夜塵

與林蘊同之蜀途次嘉陵江認得越鳥聲呈林林亦
閬中人也
正是閬中越鳥聲幾迴留聽暗沾纓傷心激念君深淺共
有離鄉萬里情
送閑上人遊嵩山
二室峯峯昔頻遊從雲從鶴思悠悠丹梯石磴君先去爲
上青冥最上頭
永安寺照上人房
草席蒲團不掃塵松間石上似無人群陰欲午鐘聲動自
煑溪蔬養幻身

讀周太公傳
論兵去商虐講德興周道屠沽未遇時豈異茲川老
山中老僧
笑向來人話古時繩床竹杖自扶持秋深頭冷慵將剃白
黑蒼然髮到眉
贈魯山李明府
外戶通宵不閉關抱孫弄子萬家閑若將邑號稱賢宰又
是皇唐李魯山
泉州赴上都洛陽亭留別舍弟及故人
天長地闊多岐路身即飛蓬共水萍匹馬將驅豈容易弟

兄親故滿離亭

送張驃騎邠寧行營

寶馬雕弓金僕姑龍驤虎視出皇都揚鞭莫怪輕胡虜曾
在漁陽敵萬夫

題梨嶺

南北風煙即異方連峯危棧倚蒼蒼哀猿咽水偏高處誰
不沾衣望故鄉

題第五司戶侍御

曾稱野鶴比群公忽作長松向府中驄馬不騎人不識泠
然三尺別生風

秋夜寄弘濟上人

尚被浮名誘此身今時誰與德爲鄰遙知是夜檀溪上月
照千峯爲一人

觀送葬

何事悲酸淚滿巾浮生共是北邙塵他時不見北山路死
者還曾哭送人

宿建溪中宵即事

蔭窮一席眠還坐蛙噪螢飛夜未央僮僕舟人空寂寂隔
簾微月入中倉

建溪行待陳詡（予先發福州陳詡後中路待之不得）

偕行那得會心期先者貪前後者遲空憶麗詞能狀物每
看奇異但相思

題王明府郊亭

日日郊亭啓竹扉論桑勸穡是常機山城要得牛羊下方
與農人分背歸

塞上行

聞說胡兵欲利秋昨來投筆到營州驍雄已許將軍用邊
塞無勞天子憂

迴別業留別郭中諸公

千山江上背斜暉一徑中峯見所歸不信扁舟迴在晚宿
雲先已到柴扉

九日廣陵同陳十五先輩登高懷林十二先輩

客路重陽日登高寄上樓風煙今令節臺閣古雄州泛菊
聊斟酒持萸懶插頭情人共惆悵良久不同遊

九日廣陵登高懷邵二先輩

簪萸泛菊俯平阡飲過三杯却惘然十歲此辰同醉友登
高各處已三年

薛舍人使君觀察韓判官侍御許雨晴到所居既霽
先呈即事

江皋昨夜雨收梅（江南夏雨日海）寂寂衡門與釣臺西島落花隨

水至前山飛鳥出雲來翻風駟馬能言駐行縣雙旌許數
廻豈不偶然聊爲竹空今石逕掃莓苔

除夜侍酒呈諸兄示舍弟

莫歎明朝又一春相看堪共貴妵身悠悠宦宇同今夜滕
下傳杯有幾人

元日陪早朝

斗柄東廻歲又新邃旒南面挹來賓和光髣髴樓臺曉休
氣氛氲天地春儀當不唯丹穴鳥舞蹈半是越裳人江皋
腐草今何幸亦與恒星拱北辰

題廷平劍潭

想象精靈欲見難通津一去水漫漫空餘昔日凌霜色長
與澄潭生晝寒

晚泊漳州營頭亭

廻峯疊嶂遶亭隅散點煙霜勝畫圖日暮華軒卷長箔太
清雲上送蓬壺

答韓十八駑驥吟韓詩云駑駘誠齷齪市者何其稠

力小若難制價微良易酬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嘶鳴
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騏驥生絶域自矜無匹儔牽驅入市
門行者不爲留借問價幾何黃金比嵩丘借問行幾何咫
尺視九州飢食玉山禾渴飲醴泉流問誰能爲御曠世不
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遊王良執其轡造父挾其鞅
因言天外事忧惚使人愁駑駘謂騏驥餓死余爾羞有能
必見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與命通塞皆自由騏驥不敢
言低廻但垂頭人皆劣騏驥共以駑駘優喟余獨興歎才
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爲我高聲謳

又和此首

故人舒其憤作爲駑驥篇取易售陳駿以難知言委曲
感諷深杳茫詞亦放伊情有遠闊余志遊其源室在闕孔
堂道適見舜門調雅聲寡同途遐勢難翻頭茲萬恨來假
彼二物云賤貴而貴賤世人良其然芭蕉一叢妖葵一

花妍異無材實曾手植皆婷前梗楠十圍瑰松柏百尺堅
罔念棟梁功野長丘墟遶傷哉昌黎韓焉得不迭直上帝
本厚生大君方建元實將疵群甿庶此規崇軒班爵圖末
安榆擇其精尋君看廣厦中豈有庭前萱

智達上人水精念珠歌

水已清清中不易當其精精華極何宜更復加磨拭良工
磨拭成貫珠泓澄洞澈有如無星輝月耀莫之逾駭難照
衆徒稱殊上人念佛决真諦一佛一珠以爲計旣指其珠
當佛身亦欲珠明佛像智客童母訪朱公得之玓瓅群奇
中龍含能燭長隨身剩自守持織事遊夜來月照紅條空

窮川極陸難爲實執說車渠將瑪瑙連連寒溜下陰軒縈
熒淚露垂秋草皎晶晶彰煌煌陸離璀璨紛不常凌曄暈
目生光芒我來借問脩行術數日殷勤美玆物上人視日
棱微言心淨如斯即諸佛

贈山南嚴兵馬使 即嚴射堂弟也

爲鷹爲鴻弟與兄如鵰如鶚傑連英天旋地轉煙雲黑共
鼓長風六合清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三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四

銘

棧道銘 幷序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騎窮谷萬仞直
下奔崖峭壁千里無土直隔呼絕嵯峨宜賓麋鹿無蹊猿
猱相望自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
五萬年間奧不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
嗜慾無餘源教化無餘門可貿遷可親昵擘坼地脉睽離
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
凝也如鎔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隙有所不周翅翔有所不
合昏結既定窾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窾缺也于
斯有玆地地之窾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載含蓄萬
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則聖賢代其工
而通之故有爲舟以濟川爲梯以踰山唯玆地有川不可
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級粤有智慮念全玄造立巨衡而
舉追氏縋懸纆以下梓入猿垂絕冥鳥傍危岑鑿積石以
金力梁半空於木用斜根王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
繞翠屏而龍蹤堅勁交固雲横砥平於膚蜀之通塗綄岐
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決防如鴻向陽
南之北之踵武湯湯璀峨峨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擺踩是

贊幣以達人神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汙隆可王
者王可公者公而吠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
無窮易刑代歲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爲上懷來在乎德
爲下招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乎其反
之則石雖存恐不爲琢材雖多恐不爲構想夫往昔有時
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蚩蚩知聖賢創物之意之
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
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履踵武湯湯者荷古人之
攸作銘曰
天覆地載本亦同設大象雖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賢

代工彼雖有鈌與無鈌同惟北曰秦惟南則蜀地鈌其間坤維不續斗超岸斷屹為兩區秦人路絶蜀火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剡勁無嬻以道若川匪舟若陸匪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項怫剔然後完以踣隋落我營自顛而植地非車勢才不易林踣植之致惠怨之心勿為斯道不恒勿為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因之之物若玆彼知不易玆而易知勤銘于左其同我思

陶器銘 并序

嘗侍論於長者儻有之曰近代之作玉杯雕則雕矣愚以

不如古人之為陶長者韙之以為知言退而思其所自多亦不忝伊人之罌器以利用道從易簡利用者貴無罔而不適易簡者取立功而匪勤今天下之至寓者土也不勞而成者火也夫陶搏壤以製莪蒸以凝就其不勞因其至富不瑩而冰清珠晥不鍛而金固石堅一工致功千室以給斛甬罍甗缾缶盃盂大窮瀁石小極圭撮經甬鐘而自若在煇熱而莫渝滿堂絶侈靡之譏提挈無剝殺之患其功則易簡也其實則利用也其藏又保安也易簡二儀之理利用五行之本保安立身之方執人之方積物之本從天地之理此三皇五帝所以內戶不扃外戶不閉無為之

德所由生也豈夫玉杯之獨劣其餘孰得而儔焉則刓材搜璞窮山越壑鑿磨雕琢錆鏤冊機力盡終年之功財殫不訾之產量幾升合質忌湯火寘家得奢盈之譏中懷生賊害之累其功則非易簡也其實則非利用也其藏又非保安也悖二儀之理違五行之本非立身之方此夏桀商紂所以人人頻邪比屋可戮亡身之禍所由生也省費鮮勞皆備於物德且如彼而人賤之煩人蠹財不周於用禍又如此而人貴之久矣哉世之迷也物有賤而可貴亦有貴而可賤惟賢者能審之小子不幸憶而有中識背常人之見故為銘以廣之銘曰

熙汚易杯聖人製器易簡作程利用為貴稽諸往載函實攸興栽因搏壤成假莪蒸不雘不丹不雕不刻自結金堅天然冰色財無害產功匪殫力量盡洪纖用窮幽仄物有千金相異我取不費為利物有積功相禁我取不勞為工物有患湯忌火我取往無不可物有剝殺毀恥我取懷藏不虞心存目視奢華彼至室滿堂盈侈莫我生省庸周用所賤謂何費害勤人所貴者那可貴不貴物失其類失類曰昏雖隆必墜可賤不賤物得其選得選曰明雖幽必見上惟五帝下相三王實有以興亦有以亡蚩蚩百工孰若我陶敬銘有器永告滔滔

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行平州別駕馬公墓誌銘并序

嗚呼死也者君子曰終有唐興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銀青光祿大夫行平州別駕馬公終于京師國喪其才家亡令孫家國不幸痛哉可知公諱某字某其先京兆扶風人始賁趙氏累葉繼將多總戎塞下有以因居今爲燕之名流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公則某官第某子也積奕世忠貞之慶得陰方嚴勁之氣天骨山峻神慧玉煇有孝有悌閨門以和有信有義州閭以附弓戟韜器風雲馳騖燕趙多奇士公其人也用正直奉籌畧擁旄杖節者尊以果斷行正令擐甲執兵者伏前後佐全師大慕不有

暫寧方將張翼翔雲揚鬐遊溟大命不永大病遘及享年三十三秦氏蹇遲頻生禍促哀哉夫人某處某氏子二人長曰徽次曰緒永思之感至性過人以貞元十二年歲在某月某日大通卜宅于京兆某鄉某里某原禮也天長地久埋川壑阜乎何不有乃爲銘德而誌墓云

士比常才如瑜在岷燕趙多奇公則其人業繼忠貞識資
籌略器流瑚璉將族雕鶚題與大郡佐律雄師難倫杖德
亦匪孤時南仰搏鵬更期遐騫東觀逝水忽然永往卜遠
斯及窆于此岡惟宅惟安天長地長

有唐故朝議郎行鄂州司倉參軍楊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其先關右弘農人永嘉過江公自始遷之祖若干代處於閩越曾祖某皇唐循州司馬祖某漳州長史父某泉州南安縣丞公則南安第若干子長七尺骨目瓌異溫良節行所至自昭風神識度群居不撓六籍外偏好穰苴管子之術永泰中以耕戰之法致梁宋軍畫用有成大曆元年節度使右僕射田公薦授左武衛率府倉曹參軍事在位以貞慎聞公以不仕則墜業躁求則背道或出或處聖人爲中依吏部節文敬遵常調大曆八年集授吉州永思縣丞興元元年集授廬州司田參軍貞元二年授鄂州司倉參軍累職貞慎如率府倉曹時每罷官待集卜

勝擇居晏如也鄂州秩滿愛其風土亦心焉貞元十二年冬又合某春赴京師遘疾於途以二月四日終于汝州龍興縣之逆旅時年六十七凡入仕三十一年歷官四政祿非豐儉以足務雖劇道以簡上以忠政事下以公平䘏皆白珪無玷朱絃有聲嗚呼公之材之量如鐘含音如水待盛大小當應方圓必答我則不衒人胡不求莫能全展光耀以至殞沒悲夫夫保性居業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道也公昔於名官之理是爲士祿農耕猶生則營若死則已亦道也公昨於岐路之假是爲公存以道始亡以道終至人不違道公與之周旋正矣乎善始終者也夫人隴西彭氏

戴天之感痛以禮成長子異次子畢季子杲伏凶之號以
至見血以年某月日卜葬某鄉某原禮也佳城一閉他時
古丘後之人孰知丘中之德某許有誌故爲墓誌銘庶覩
今爲古者明斯地泉下有君子焉銘曰
一種鱗物神則曰龍一種植物貞則曰松楊公於人披貞
彼神藝衍潛引温良内克名不稱實祿有習德夭桃信美
不能秋斃冬白可愛亦用西徂大期斯來無賢無愚英英
楊公與逝川俱下此脩源有形永宅東海西山不易同易

大唐故輔國大將軍兼左驍衛將軍御史中丞馬公
墓誌銘 并序

墓有誌誌有銘誌記也銘名也名人記墓庶高岸爲谷幽
壤或呈情當稀者有所歸認斯馬公之墓也公諱某字某
其先扶風人生於幽州高祖某曾祖某父某官若干子
皆以權謀果斷稱公則第三人長八尺有筞略姿儀霸
巖壁崢嶸而後笑時而後言孝弟忠信分義節槩儀容可
見好史學歷代英豪得失皆綴其有不正不直辨論慷慨
若加諸己明陰符善司馬法起家爲范陽軍要籍本軍疑
政畫多自出遷千夫長萬夫長三軍兵馬使莫州近邊戎
敎爲害本軍元帥請統鎮之戎遑逃遁莫人大乂拜御史
中丞莫州刺史俄蘄州之患如莫州移蘄州蘄人繼康福

州刺史貞元初本軍之事有大者合議於天子自管内二
千石已下擇賢能以公當其選天子與其議奇其詞決所
請遂留本軍而留近侍拜左驍衛將軍宿衛十一年長松
在林利錐處囊森竦頓脫鋒鍔獨見天子倚而將用未有
所當貞元十四年寢疾某年七月十一日終于京師常樂
里之私第出身從事若干年累職從官若干政春秋五十
一當時俊傑懷材抱器者無不驚呼歎息嗚呼騏驥有騰
千騎之足伏乎櫪干將有剸犀截象之鋩閉乎匣將用
未用一朝變化爲骨爲市入泉莫不爲知人之痛惜公其
比歟夫人鴈門田氏鴈門郡王氏之女哭泣之慕痛而中

禮子六人男五人一先公四人在曰綬曰績曰某曰某綬
三十八績年十五其餘幼稚不言可知女二人一先公一
人在四歲至性擧號感動飛走以其年十一月一日卜葬
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延信里司馬村之少陵原禮也
其承眷長沙歐陽某蒙辯及墓就誌而銘曰
骨肉歸土賢愚共門英英馬公亦封此原大節大威平生
所志貞心壯氣松孤壁峙擒擇雖致材成則未奉蒼蒼草
俄摧忽隳脩短無涯傷如之何

有唐君子鄭公墓誌銘 并序

貞元十一年歲次乙亥某月某日清源郡晉江縣君子鄭

公年若干終于其居州閭親識遠近潸涕重吉天也嗚呼
杞梓植於深林人雖不知不妨其爲天下之特也珠玉碎
於重泉人雖未玩不妨其爲天下之寶也公之生則深林
之材公之歿則重泉之寶不知而有未玩而也哀哉公諱
曉字季貫其先宅滎陽永嘉之遠遠祖自江上更徙于閩
今爲清源晉江人曾祖某官祖某官父某官太夫人同郡
潁川陳氏育者三男三女公則長男也自七八歲則明敏
莊潔無復童心洎十二三則溫良貞亮有成人之德旣冠
儀表可觀孝悌惠和侔於前哲人望無閒時譽皆歸凰不
近腥膻多自盤優游仁里四十不試居有若人之妹擇配
於公公太夫人早世妹不遂事則見公霜露之感烝嘗之
敬公等府君近捐甘旨妹及同養則見公晨昏之愛棣萼
之至忝公居閭門鄉黨者十有五年領麿於公善良內外
兼得受命不永其如命何蘭芬蕙馨或亦中敗惜哉子二
人皆幼公在日名之曰孝方孝章居旣在京師不遂撫慰
來人有述實儒能號妻亦聞哀有過人禮不踰制遠取遠
日窆殯三年以貞元十二年某月日永厝于郡城東偏閩
儒里常熟湖之北原禮也妹有遠告于吾子願誌所亦眞懿
實請知人江嶺則遐想彙不昧取恩芳茂爲銘以寄銘曰
有斐季貫君子之禎忠信溫良自幼而行少不改任長更
推誠材植遠林寶產遐壤無知無玩自生自喪骨肉歸上
用慼斯原嗚呼斯永棲君子之魂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四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五

記

曲江池記

水不注川者在藪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爲池爲沼旣
之沼囿之池力鑿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
然歟循原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匝中成窪坎窊窌港洞
生泉㵞源東西三里而遙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卜緣
垣未繞刀空山之潗暝野之湫然黃河作其左瀆清渭爲
其後洫爽斜右走太一前横崇山濬川鉤結盤護不南不
北湛然中亭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無窪坳紫

蓋凝而不散黃旗鬱以常在實陶鈞之至造化之功沙汏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日既以磽确外爲寰宇敞無垠堮以居億兆又選英精內爲區域東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支體具矣有心以繫其神爲君堂斯考廊廡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爲彼如紫蓋黃旗之氣豈陶鈞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耶夫物有相表裏製必同象泄夫外則廊以壹海導夫內則融乎此漱歷代帝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宅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卜都邑不欲合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其根深蒂固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之故於有隋兆我皇唐之在孕遠其季主營之以須爲探北辰以正方度南端而製極墉隍劃趾鈎陳定位地廻帝室漱成厥池既由我身體成伊去眞主飛龍龍盤虎踞爰自中而執物取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豈功及物則總天府之津液疏皇居之壅陰濱汚入其洞激銷淤案以下遷汚塵隨其佳氣鬱鬱彼而上凝萬户無重壓之患千門就爽塏之致其流惡含和厚生蠲疾有如此者般晶如練清明在空俯瞰沖融得渭北之飛鵬斜窺滻汻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華中濟重樓夫嬌以榮映危猜嶢岳以嬋娟芬芳陰滲渥濃電涎凝煙吐霧泛羽遊鱗斐郁郁以閑麗謐徽徽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澄鮮

有如此者皇皇后辟振振都人遇佳辰於令月就妙賞乎勝趣九重繡轂翼六龍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而偕至泛菊則因高乎斷岸祓禊則就潔乎芳沚戲舟載酒或在中流清芬入襟況沓以淋寒光炫目貞白以生絲竹駢羅縟綺交錯五色結章於下地八音成文于上空砰軥沸渭神仙奏均天於赤水鶩鶴歎兪天人或雲霓於玄都其洗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遊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不動微波以寧泛泛渟渟瑞現祥形其或淫湎以精泛覧無斁則飆風暴掀洪濤噴射蛟騰駭蛟妖生禍覿其褫神育靈與善懲惡有如此者小子幸因受遣觀光上國身不依而自棄曰無名以多暇詢奇覽物得之於斯曝太始之玄造訪前蹤於碩老天生地成之理識之於性情物義人事之端徵之於耳目夫流惡含和厚生蠲疾則去陰之慝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蒸帝宇也延歡滌慮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志也棲神育靈與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犯也號惟天邑非可謬創一山一水拳石草樹皆有所謂鼓池者其有謂之雄焉惡有我皇唐須有此地以居之有此地須有此池以毗之右至仁之亭毒贊無言之化育至矣哉以其廣袂而方於大則小矣以其淵洞而諭夫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

有德若此代之君子蓋有知之而不述令民無德而稱焉
輙粗陳其旨刊諸岸石蘇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年
歲在己巳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大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設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為言溝也如農之耕田疇為田疇
將植而求實雖耕矣必溝分其畦壟嘉穀由是乎生典籍
將肄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
庠春享先師後更月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成儒
術也聖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精於五而禮記在乎其中
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乎群籍而講之東脩既行筵肆乃
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
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
大學師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
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
家輟業以從亦自其館浸塔雲來即集鱗居攢弁如星連
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用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
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鉛乎作者之意注乎學者之耳河傾
于懸風落于天清冷灑蕩幽遠無泥所昧鏡徹於靈臺所
疑冰釋於心泉後一日聞于朝百司達官造者半後一日
聞于都九域知名造者半皆尋聲得於虛來實歸于職在
下庠亦事有教道不足訓領徒從公惟始洎終覩公之美
敢書盛事記諸屋壁拜列當時執簡摳衣者于左偏貞元
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萬物關關各由蘊沿無蘊無沿而忽以然苟非妖怪實為
珍瑞斯石像者其珍瑞歟始孕靈蘊質兆朕未見則峨峨
巨石巖峭山立鎮郡城之前阜壓蓮宮之上界海若鞭而
莫動天時沕而終固皇唐天寶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騰
雲秀滃驟雨來集驚飆環駭軒訇杳冥雄雄者雷隱然中
發迸火實對大聲殷空岑嶺躍踊渾洞駭蕩須臾風雨散
雲雷收頃磅輪囷斬然中闢南委地以拂落北干霄而碣
樹不上不下不西不東亭亭厥心隱出真像三十二相具
八十種好備列侍環衛品覺有序莊嚴供養文物咸秩端
然趣面儼矣儀形似倚雪山而授法如開月殿以趺坐異
矣哉不日將開乎未聆於既往不日多智乎罔測其所來
且物之堅莫堅於石況高原磨礱又群石之傑一朝瓜剖
中有雕琢其為造石之初致有相而外封乎其為有石之
後入無間以內攻乎意不可以人事徵請試以神化察巍
巍釋氏發輝道精其身既傾其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
四大而有力教於時有所頹靡人於教有所狃恨則為不

可思議以煦以吹故示此無跡之跡雖然之然俾知我存
存我之門經曰千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兹身者則百億
之一焉昔諸佛報見皆託於有命有命則有生有生則有
滅曷若因其不朽之物憑乎不動之基形既長存法亦随
是與夫為童男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玄玄之徵則雖一
永永之利則不倖可以禮足而悔罪寄影以安樂乎則求
福不回者焚香跪仰或從釋子之後故於嶢嶢之餘仰瞻
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記

右街副使廳壁記

使有副副之言繼也其一繼之輔也所以繼其或缺而又

觀其違焉其亦總使之務歟皇街使之副其職大矣天子
外有六合故內關六街以達之彼為庭除此為堂室静諸
外必先諸內乃置使以清之我唐新典也蓋以警正天衢
糾遊王慝傾環游式遏之卒尊扞掫徼循之令夫京師豪
傑英俊之都會蠻夷戎伙之來萃排輪重足馮衆多撓我
防則户伊動必由我察則目伊瞰必見豁是九城之中乘
避貴賤敬長金玉可拾遺則猶土幼弱可欺遇則如傷出
門若有賓譏路若有神雲與鳥合而無暴自東自西以感
華幢幢焉斯焉而能在其中怦怦焉斯焉而讙在其中六
合澄晏六街源之則街使之功副使攸同也貞元八年上

以元舅兵部尚書大金吾濮陽公兼右街使俾訪忠良以
自佐濮陽公先以節行選次以材能特加之以更歷因之
以故舊得建州別駕前白衣奉御高陽許公以聞上素知
公名即日召見鞍對器實有符襃賞當錫紫綬金章於殿
庭而允其請濮陽公本官用視政佐得人街之政悉以相
付公靜而敏清而貞堅鋭禁極深鉏事根不誡而部伍增
肅不擾而途陌倍理日出作日入息三條四出風恬月静
職斯有述公此無作遂新州別駕副使如故旌其勞且籍
能也夫跡以行生言由事覩公蒞斯署之績得國家建斯
署之義遂書其義昭其績爲公廳之壁記云其或核公之

武踐兹位者任是既重德亦無輕列公之左雖百氏可也
貞元十一年五月記

泉州北樓記

釋名曰樓韤也謂其高明視遠韤韤然也建於第宅則以
閱園林有婚樹於雉堞則以警寇盜不虞故墨子曰城三
十步一坐候樓百步一立候樓兹樓者蓋此郡北墉之立
候樓也卜築之始微而異之衰不倍常癈雖再葺製造日
遠土木力殆左褰右隊上露下圯有年數矣邦牧安定席
公貞元七年下車至九年自之三祀重民力而未形言是
年蔡秋歲豐农隙有司率常典告有事于土功公曰斯郡

之南極也元后帝鄉實在於北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
謂矣欲因恋主向方瞻矚惟北有樓半傾半摧日夜關發
陴擊柝之所風雨憂折榱傾墮之患政因時令爾其營之
俾有布席跪立之地閭吏人防卒之涖事乎將時跡辰北面
拱辰之心焉受命者感公之意如公之意野人群庶感公
之誠如公之誠川朔子來坏崩易蠹趾有餘而不刻基塘
自延材有長而不剪棟宇自崇既望尨徒未晦成功倚層
霄於軒檻納千里乎牖牖如鑄之麗署若岸之草壁得之
之狀若連山之有重巒長江之展浜清氣勢錄是以雄爲
公每乎卑情來往歸思生俯仰於斯徘徊於斯夫完城壯

邑有邦之本也懸關愛君爲臣之節也善矣哉公曆鼓樓
也遠得有邦之本大有爲臣之節執邦之本曰公謹臣之
節曰忠惟公與忠公斯昭矣小子家在委巷多聞輿頌藝
忝儒術每侍公居上志下衷雨獲而達敬書其事爲之記
以獻至若眺四維之雲物臨萬井之煙景遐象佳致睥莫
勝覩非公有樓之素故不之載貞元九年秋九月二十日
獻

泉州六曹新都堂記

貞元八年刺史安定席公爲邦之二祀各遂六曹之都堂
公表微而慮遠也天子建六官紀綱天下分刺史六司用
經緯封中猶天之有四時而人之有四肢一時不若則歲
罔成功一肢不和則體莫全用公以六司之掾如股肱思
安之與身之安也火流之中將坏城郭親覽廨宇首視斯
署既隤而隘非凝神揆務之所曰撫人民不則有國營宮
室是亦爲政乃量羨府以度用指斯宇而命易又曰處湫
居卑非智也煩人盡財非仁也吾欲全仁而就智蔵事者
志之有司於是審基趾程廣袤山節藻棁僭也削而不取
土階茅欄逼也華而是損非約非豐允執厥中然後計具
材量日力山木則訓之如市入功則税之若時物樂民賴
未旬而畢飛梁三道而通貫連楣六接以都鬱陽軒邃引

陰室旁啓挹以重屏翼以廻廊晻黮黮以秘邃屹崇崇而
宏敞夏處其達則炎天以凉冬居其隩則凄風以溫足以
寧肌静心釐厥職者也夫哲人有作不唯利身在利人不
唯利今在利後相斯堂者公侯卿士擅陽恭品公不之降也
斯不亦利人不唯利於身歟堅壯固護存延千祀人不之
遠也斯不亦利後不唯利於今歟覩斯堂見公之意時某
處某乙爲司功某處某乙司戶司倉司法司兵司田皆外
莊內融懷材抱忠無回邪以莅下有謇諤以承上當時之彥
也請列于記左庶後之君子覩名訪德知夫是日堂有人
焉建堂之明年記

二八亭記 泉川

勝屋曰亭傳爲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繞架風雨從時適體
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由秋戶寒暑翕受不能自減隆
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與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湮鬱
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煩版築榭
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材力實猶有餘近代
襲古增妙者更作爲亭亭也者籍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
同製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構再成之勞費如版
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其建之皆
選之於勝境今年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別駕冨同正前

相國天水姜公念玆邦川逼湛勵山連蒼梧炎氣時迴湮
雲多來又曰臨胃次斗建辰位知氣將徂畏景方至月令
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向地理卑庳而不
稱爽塏以蕩夫汚廬乎因問俗相原隰郭東里所共得奇
阜高不至崇庳不至卑形勢廣袤四隅若一含之以澄湖
萬頃抱之以危峯千嶺然圓水之心當峯崖之前如鏡之
細狀鼇之首二公止旌輿以廻眺假漁舟而上陟暮煙茵
草翫懌移日心將意籌有建亭之算而未之言也二公旣
廻邑人踵公遊於斯者如市登中隆覩媚麗前來後至異
口同詞曰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

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敎成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虞
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皇調陰序陽使
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寧姜公
昔歲之蹈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昌愷悌君子
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眞吾父母矣玆阜二
公攸覽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斯至上露下無忍令父
母禦之乎遂偕發爲公就亭之如墻而前陳誠于縣尹縣
尹允其請而爲之辦方經蹠等周環當上頂誠奮訓簡以
授子來於是家有餘粮圃有餘木或掬一杯土焉或剪一
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退蟻往榛莽可去以自薙尾覺無脛

而奔革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圬墁之備息再晨而
成二公莫知層梁亘以中銘飛甍翼而四翥東南西北方
不殊致糊白堊以呈素燈頳壤而垂繪通以虹橋綴以綺
樹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煙水交浮嵐翠疊迴精舍奉其旁
達都城企其趾際容影光彩搖蕩入欄指朱軒於庫底閱
雲岑乎波裏煙黃油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颻於左右游
翁出沒乎前後一眄一睞千趣萬態挽息之者若在蓬壺
方丈之上二公重淸曠於舊賞納衆懇乎群庶尋幽探異
常於斯勞賓祖客嘗於斯加以平疇閒闊通途在下可以
覩耕耨可以採謳謠作一亭而衆美具噫大造玆阜其固

與人爲亭歟不然何不遗邪郭而博敞詭秀之若此非常之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覩也邑人想之復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爲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曰二公亭雖紛競之云中實有謂二公不忽遂以爲號小子藝忝于文嘗觀光上國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辰踰荆泛漢會稽之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爲佳境或棟宇倫在或基趾未流山川物象適得而覽方之於此遠有慙德懿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其非飾說入吾邑者升吾亭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宫室或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數古而爲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旨姑爲之記兼借二公之名于記左以爲邦榮在位元寮亦以次序從公而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記

說文曰尉畏也亦慰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禮度以敬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諭下所謂慰居位所謂主全兹三者以莅王辭則仕義周是以古之人嘉用尉字爲官號陶唐有太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與尉東南尉洎漢則復命縣掾曰尉自是以名至於我唐無或易所命舊也我唐極天啓宇窮地關上列縣出千千分爲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次畿曰望次望曰緊次緊曰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萬年爲之最畿縣僅于百渭南爲之最望縣出于伯鄭縣爲之最緊縣出于百夏陽爲之最上縣僅二伯韓城爲之最上之最次于緊之最非最之緊（無與夏陽爲之緊……略）之最非最之畿無與焉畿之最次于赤之最非最之赤無與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鳳翔五靈之長於郡靈也數長不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並自緊而上簿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授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上縣之最簿尉解褐之貴者唯三員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員之闕天下皆知之授之日亦皆知之曰某人授韓城尉是其人則須非其人則誹雖一命之官其爲人尚也如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判功戸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廳兹廳兵法士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士盡在形之國即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士主工今武未大戢務尚繁刑未大措訟尚生工與人與無時休州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屬寮八九十人分其職一人理六人八九十人之理雖大小有異而撰緒不殊官其官其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

重之則踐洪鈞大柄所由手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滎陽鄭伯義校焉鄭自上葉著名爲天下聞鄭以經明登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詞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受命之年五月余詣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廳有記西廳無記因記書其姓氏序于左其或先于鄭芳聲猶在者亦得之至于鄭繼于鄭若土壤廣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

十月十五日記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五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六

雜著

德勝頌二章 并序

唐貞元八年歲與午陰陽家流曰歲在午人馬食土人之所食也穀馬之所食也草今吉食土明歲無嘉穀而野無青草則運數于茲合凶災之大者於是天尋德步地轉衡軸交斜廻薄將有結常沴自春三月至于夏五月或赫日杲杲或密雲溶溶爲燋灼爲霖霪似不日而至皇帝宿布大和人神鳥獸魚鼈咸若勝歡心揚臺靈

欣欣然無休氣中積浹磅礴浮蒼蒼潛相感磨力强者勝九陽構旱而莫展六陰作潦而不就氛祲霧爲慶雲烈景皦爲祥光油油熏熏宛復如春塊不破而雨足條無聲而風暢日者青氣欲疑淑氣猶兢後雖悶得爲禍此亦未能爲禍徘徊相持時澤不降五稼含萌而待藝百芳蓄顇以思坼至是土膏融甘液宣若決渟泉如開清煙豐本增峻芃芃緜緜無磽瘠與良沃獲一十於百千螣蘇雲蠹以萎罔餘粮獄峙而樓畝夫體病不能害心心平必能制體古人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既和且平

則天地之病又焉得成歟況奔走游泳之物曰靈曰祇之類皆吁歔恰逸於其中乎宜其瘵乾元之宿疹愈坤元之常疾以至於交泰如斯之盛邪古先帝王至聖則堯至仁則湯有黎旿以稱理歷水旱而莫禦豈不以道未全洽而德尚凉哉皇帝非徒能禦之又易之爲大慶殊祥其於道德可謂充塞洋溢光今而邁古矣元元蚩蚩鳴鳴啞啞歌聖代者動天殷地以夜繼晝而其詞未弘輒爲頌二章用貽於康衢庶事明而聲暢流乎無窮而以德勝日篇頌曰

歲在午天災于常昔人食土今我飫粱匪徒我飫粱綵寡千籍盛矣乎吾皇之德衆皆爲祥休哉德兮

歲在午天災斯屬昔馬食土今厥彘犬豕粱肉盛矣乎吾皇之德轉禍爲福休哉德兮

有所恨二章 幷序

有所恨由故人馬紳死而興也予待試京師六年與馬生相知者四秋性與情相合也衣與食相同也予及第歸覲故林自別來無憶不至於㥽懆無想不至於恣寐顦一促膝握如也昨既至止馬生且疾而巫者忌以見人曰不見有愈見則害遂忍即見庶以求見忍者五日馬生云亡噫故人也昔越萬里猶求見焉惑乎一言蔽乎一垣而死生以之死生之道千秋之離也五日之面半旬之歡也尚可半旬之歡不就而卒有千秋之離一恨也又與生別摻執鄉門生脫紫羅半臂曰即日相夫秦其聊以爲憶乎貧也素之衣服無暇蔵篋苟聡辭在身二年間同弊帛以棄所以鮮而輕著故而不留者乎實未衰焉其方少爾斯謂曰相與也所留何止在茲乎今人既往所贈又造次而亡之二恨也申二恨爲有所

恨二章云

相思君子吁嗟萬里亦既至止曷不覿止本不信巫謂巫言是覆在門五日如待之死有所恨兮

相思遺衣爲憶以貽亦既受持曷不保持本不敢友謂友情是違隔生之贈造夫將之有所恨兮

上董相公東風二首 幷序

其存其業文者相公昔領大司成則欽相公訓人成俗之教中爲大司今則煦相公合其和風之德及登廟堂則決相公調元厚生之化貫未能歌頌芬馥紀叙茂實下居暗

室有娓明神非以赴調東周又聆相公此方鎮安之美陪
與人誦作東風詩二首既詠諸途輒塵左右千祀明白不
仕戰懼

東風二章

東風美隴西公也貞元十二年相國東都守隴西董公牧
于汝汝軍自勸淮夷二華（[illegible]希烈）矜功多悖師用匪律
人亦由殘隴西公和爲謀與仁爲化車既去兇渠黎旷以
蘇東風解凝發蟄之不若作東風詩二章首美去兇渠也
其卒章美蘇旷也

東風吽時匪沃匪飄莫雪凝川莫陰沍郊朝不俟夕乃銷

東風之行地上兮上德臨恩匪殺匪梟莫基在●莫醜在
階以踣以蹶夕不俟朝隴西公來汝都兮
東風吽時匪鑿匪穮莫蟄在泉莫枯在條宵不俟晨乃錄
東風之行地上兮上德爲政匪食（音寺）匪招莫願於家其
流於逵以飽以𤼵晨不俟宵隴西公來汝都兮

南陽孝子傳 并論

貞元九年某旅行虢州稅于村店有一黨先止焉老翁一
人丈夫一人婦人一人孩幼兩三人丈夫出絹兩疋貰其
裊裊衣服非稱有其絹者視絹有字乃故人鄭師儉手題
其名焉問所得曰來自襄陽至臨漢之北郊有閔吾父年
老而所乘驢弱若遺此絹使與驢傳驢問得姓名乎曰其
人扶護親喪廻上京不知姓名也某既占鄭書又知鄭侍
君靈櫬自南當由彼而還也意其必鄭焉不復問焉各遵
所往貞元十一年復與鄭遇因道所見鄭欷歔爲言之曰
孫喪之廻丈南陽大澤見一貧翁乘驢驢甚瘠一丈夫肩
負雜物可三十斤妻抱半歲嬰孩童稚驅行兩人山路初
盡如行陂澤天又霖雨泥水深老翁瘠驢往往頓踣丈夫
則常隨之也每見驢倒擲其負若泥若水無顧惜扶抱老
翁戾輒盈目倒既數悲不自勝遂以所負寘諸驢而負其
父千田積雨潦淖到脛不至店舍竟無憩歇父在于上殊

自安暢子在父下亦盡歡心父與子笑子與父笑如同乘
高車連轡逸騎怡怡焉欣欣焉與之行止者三日日無易
日時愛其事父母能竭其力也又痛自欲竭所有無其所
贈絹一疋令與驢傳驢代以載父其人將求驢者三店知
欲分路却其絹曰無驢可持領復本絹每愛其孝又責以
忠爲度一絹悖驢未就更與一絹自號而西足下之見豈
斯人歟某以如其人所行是難也是亦皇唐純孝一人焉
行既可述遂依鄭說爲之傳其間問其姓氏亦不知何許
人實於南陽澤中見之還以爲南陽孝子論曰
孝子偕孝矣而贈絹非孝歟唯其有之是以似之鄭公師

儉孝子皆孝矣

懷州應宏詞試片言折獄論

夫子訊季路於人曰片言折獄者其由也與夫子之言蓋非於季路之云也後之人不窮聖旨以爲夫子美於季路任一時之見輕而折獄者十有八九焉迂哉斯人也夫兩訟之爲獄獄折而有刑刑者㓝也一成而不可變不其重歟古之帝王將刑一人猶三槐歷九棘訊群臣訊群吏訊萬人億兆絶議然後致法猶於朝於市於野昭然與衆方棄之所以不易也君莫聖於堯加有舜禹稷契佐之莫明於舜而有夔龍縉雲高陽佐之莫哲於禹莫賢於湯莫察

於文武莫敏於成康乎時皆濟濟盈朝明明在位豈無獨見而可臆斷慎刑之道如斯不敢失明刑獄不可輕也凡至獄訟多在小人至於訟也皆欲已勝何則不勝罪戾隨之若是則君子時或妄訟於人未有小人而能自訟者片之爲言偏也偏言一家之詞偏詞雖君子不足以信者矧非君子乎且先師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以鬼神占醫以筋脉體無恒之人筋脉且不足以自體而況有言乎鬼神不足以爲占而況視聽乎以斯折獄也小則肌膚必有扶撲之濫焉大則性命必有鈇鑕之冤焉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師老聃而崇周公此六人無欲輕傷於人者夫子豈好輕傷哉脫夫子實爲片言言可以折獄也不幾乎一言可以喪邦歟夫子之言非於季路賢者審之片言不可以折獄必然之理也

自明誠論

自性達物曰誠自學達誠曰明上聖述誠以啓明其次自明以得誠苟非將聖未有不由明而致誠者文武周孔自性而誠者也無其性不可而及矣顏子游夏得誠自用者也有其明可得而至焉從古而還自明而誠者衆矣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孫弘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秦明之於誠猶玉待琢器用於是

歐陽文集 六十二

乎成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器者隱於不琢而見於琢者也誠者隱於不明而見乎明者也無有琢玉而不成器用明而不至誠焉嗚呼既明且誠施之身可以正百行而通神明處之家可以事父母而親弟兄遊於鄉可以睦閭里而寧訟爭行於國可以輔群臣而子黎甿立於朝可以上下序揆於天下可以教化平明之於誠所恨不誠也苟誠融水火其同害彌天地而必吞豈止君臣鄉黨之間乎父子兄弟之際乎大哉明誠也凡百君子有明也何不急夫誠先師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所謂自性而誠者也又曰學而知之者次所謂自明而誠者也且仁遠

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夫然則自明而誠可致也苟致之也與自性而誠異派而同流矣知之者知之

珍祥論

漢武帝覽交門之歌頌謂東方大夫曰古人列后巍巍蕩蕩者則乎今日其庶幾乎東方大夫曰何謂也曰遠人率俾天降珍祥殷湯上感賓獲白狼周成孝淡然致越裳效貺曰聖壽祀四方武乙不淑出有震亡寻享虞舜于九疑弔罷民乎盛唐登名山於華陰俯大川乎溱陽天清地謐符應昭彰是曠跡交神致放勛之慶脩身遠害免武乙之殃紫芝產於甘泉白麟呈於雍祠天馬生於渥洼之域寶鼎出於汾水之濱風雲草木相繼於時頭飛阜飲之長涅齒穿胷之覩絕域款塞無月無之是多白狼之祉不少越裳之珍也比夫巍巍蕩蕩爾有何見而感焉東方大夫曰噫陛下誤意巍巍蕩蕩殊非古所謂巍巍蕩蕩者夫巍巍者德之容蕩蕩者化之稱非謂廣游從於險阻幸驂騑於神祗歸莫測於妖祥免偶然之壓濟致憬來之貢賦獲無用之戎狄耳且此之數者理不可焉亦明也秦皇帝周旋天下不爲德我太宗不下階闥不爲戚周勤苑於牖下不爲是虞舜崩於蒼梧不爲非猊叔得神與其國西伯無神人以歸龍降于庭夏道昧雉雊于鼎商祚燁苗民逆命堯

以盛有緡來賓桀以衰以此觀之即虐如秦皇雖車轍遍于宇內不如太宗端拱於堂上也弱如周赧雖終於帷席不如虞舜之沒於草莽也淫如號叔雖獲靈祐不如西伯無所禱祈也邪如孔甲雖有嘉祥不如武丁之妖怪也酷如夏桀雖與人戲勝不如唐堯域中之解體也天道冲漠變化無窮發祥布象時異始而同終神理閱窅吉凶罔測示形告兆亦同紀而異極有多瑞以表善有積慶以懲慝有無災以孚壽有見眚以警德今多瑞多慶不知天之表善歟其懲慝歟無災無眚不知神之孚壽歟其亦警德歟以是先王或不致珍祥而有天下或屢服禳夷而覆宗社或有濡災巨眚罔以寧或有靈瑞異跡而身以傾珍祥之賓乍凶乍吉妖怪之蹤乍吉乍凶譬諸藥石也其有活人之者亦有殺人之者焉譬諸酒醴也雖有敗人之道固有成人之道焉武帝曰若之何而信之曰唯德可以信之欽若上帝輯寧下民其表善也雖休勿休則百福是遒其懲慝也特覆不覆則轉禍爲福且人神之主天地之心也孰爲妖怪神祇也孰爲珍祥天地也者苟脩德以待人未有主人怡悅而客忿怒心善而形爲惡也若有其德曰觀妖怪其巍巍也若無其德曰對珍祥其未蕩蕩也武帝矍然斂膝而言曰善矣哉微而體大珍祥不必利妖怪不必害

而今而後以二者兼乎道德之外物内府詔宗伯

大夫命一等而贈之東帛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六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七

雜著

唐天志

天雖覆育生生如其情則或孚或否其與也非徒與其否也非徒否受命有生生者率其道反其道之致焉率則與反則否斯理也固必信至皇帝以孚皇唐百七十有載皇帝御宇之十四祀也歲在辛未貞元七年其受命率道天與生生如情之秋歟神哉靈哉明允惠和哉是歲之天也亭乎其正洞九霄以清徹之中若有伺夫有求者孚乎其變浮五色以薰薰郁郁之中若有察夫所厭者稱物之性應時之欲手足之赴人心羽翼之循鳥情農夫在畦婦在林商或舟車工或埏埴類燥願濕罔不從志其餘則三光序流六氣時行上至草草下洎營蟄羽毛鱗介勾甲芽萌求諸濡渥則常雨求諸照旭則常晴求諸吹蕩則常風求諸恬謐則常寧求諸煙雲則常陰求諸日月則常明非不雨也非不不雨也非不風也非不不風也非不陰也非不不陰也合雨而後雨物不乏其雨合晴而後晴物不乏其晴合風而後風物不乏其風合寧而後寧物不乏其寧合陰而後陰物不乏其陰合明而後明物不乏其明貴皇帝知上帝以生生為己物與其禍福配己得失而貴之欽若穆若溫如穆如心性二儀支體四時以續上玄之歟與夫人子能領父之愛承父之命繼堂紹構得其心贈遺猷酬愜其衷則財賄器物唯意是（[illegible]不書也以其用無不當豈）德勝隋天實雖唐皇帝則唐天第九子也既克負荷上天所以唯意焉且煙雲風雨亦天之財賄也日月星辰亦天之器物也神祇精靈亦天之收圉臺隸也是以皇帝動息神祇莫不隨旨趣精靈莫不中肅穆寂寞參騷擇虛無襄蒙日月管鑰風雨敬恭誅賁而啓閉多少之故將除休旋煙雲若自諸帷幕而使舒張矣將西掴散風雨若自諸盆翼而使洗滌矣將熅清晝布陽德若自諸爐竈而使燀灼矣

將光幽夜啓陰靈若自諸燧燭而使照明矣處揔唯淑含靈不折蕤蕤熙熙蓋于祇父慈相爲福聲也凡書歷記壽雖史官之職蔵深述德或人所通規觚生則人之一夫耳謳吟日用而爲之志若簡冊已載復何言哉僕猶未也庶補其闕是歲也扶風竇公參河中董公晉輔政之三年趙郡李公紓爲天官之四年范陽盧公徵爲地官之元年范陽張公濛爲春官之三年昌黎韓公洄爲夏官之三年吳郡陸公贄同爲夏官之二年京兆杜公黃裳爲秋官之一年清河張公或爲冬官五年夫太宰六年於天子之爲理蓉澄泳而清洪流者故刻于斯志之末

刖卞和述

昔卞和以荊山之璞獻楚懷王曰非寶也刖之次獻於平王平王亦曰非寶也又刖之世皆有二君不識寶之議小子鄙虞嘗致於斯賭賭然若見二君之意後世之議者脫未之思爲夫國之安危人之邪正如影與響繫乎启明于則從而于易則從而易珠玉者勞之母財之蠹侈之本害之國國君好之下必從之則將有不耕而投山不蠶而攻石背義而忘仁輕穀而賤帛耕之廢蠶之墮穀之散帛之耗義之虧仁之挫則國從而喪矣古人有言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又曰大寶曰位二君所言卞氏之璞非寶者蓋寶此者也不然王之與石猶菽比麥雖至愚昧亦或辨之況二君乎儻時狐疑忽愛王人須臾之功不試琢磨於一石而忽先王之法輕絕人之四體歟甚不然矣實將抑奇玩却無益剪奢靡之萌啓淳龐之跡欲其規撫工鼓上復於櫛軒象著玉杯下銷於辛受四方風行而自化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大功無形至德無名人以瑣瑣之智莫覩寘寘之情昔宋王以蓄禽井鮒不測靈鳳長鯨信哉嗚呼使仲尼居今則與秦伯同稱矣小子不敏竊述其旨以佐知言云

甘露述

述甘露昭孝德也貞元壬申歲福州福唐縣尉清源莆田邑人齋南林公攢太夫人終公每一痛至水漿不入口或三日或五日內外勸慰給至殯斂癸酉將與先府君祔合葬之禮公之於事親拜跪竭其力送終思盡其勤曰含襚品章則有王度不敢之越也塋域固護實在我功當懸行之而於是躬開坎室自埏埴甓與兄弟手攻肩負以鑿以築維寧情性而無懈法度不違典禮而有異常儀載考再理而未之變春三月五日忽焉氛氳自天氤氳下蒙非雲非煙纍纍縣縣彩燿光鮮馨香馥然起朝及暝徘徊不散先是繞壟已栽松栢洵與枝葉間徧懸露滴其潤齊大如梧

予公奇之與兄弟及鄉人時相慰者而嘗之其味甘異於
人間所甘之味目歎高不銷不睎轉緊轉明顆然珠相綴
然玉聲如是者三日觀者爭取或食或翫噫天寘寘其間
蓄靈地陳陳其間蓄神靈無形神無身無形無言無身無
聲苟有可寘以物而推苟無可褒物不虛行其德常其物
常其德稀其物稀乎間甘露之說莫覩甘露之實其爲稀
也不亦甚乎今爲公而降公之德豈常德歟況珠香路途
異彩相宜凝結豐圓向日翻堅者哉則其至誠所招又多
矣予執吊禮奉獲而見珍瑩不足遂爲之述

暗室箴

行之檢身非以爲人無淫無佚出處宜一孜孜碩人宜寘
暗室罔微爾神罔輕爾質遐玆小惡念彼元吉勿謂旁帷
上蓋天監無外勿謂後掩前局神在無形天不長慝神實
正直神怒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盾假寐跪莊天理厥害
鉏霓以亡又有符堅竊爲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天鑑
神覩人無不知神忿天忿身無所隱澗松抱節幽蘭有薰
歲寒不變無人亦芬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恐懼乎其所不
見戒愼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天君

吊九江驛碑材文并序

吊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驛之碑其可與辭而吊歟斯碑
之材昔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貞辭華
代之銘誌多公之辭亦好採異留名之致頃爲湖州牧州
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詞兼行磨礱而戒常心所用者
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得之於自然趺本有龜護
項有螭雖不甚成而擎蹕讀與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
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建朝載而途卜出蘇臺入毗陵亦
無稱立轉丹陽由建業亦無稱立大江州州南有湖湖東
有橋鼓斧橋引直至湖心頭趾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
勝來往時所賜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覩其詭秀與
碑材叶即曰以酒脯奠白移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
南杳爐峯北潯陽城九江爲庭千艘歷堵亭既就公製創
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公文爲天下最書爲天下最斯
亭之地亦天下最焉責三善加以斯碑之奇相持萬古而
探異留名之致一得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脩吏
坯之勞狀其末績乃取斯碑刻公之述寘己之述令爲九
江驛之碑焉予旅游江州税于玆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
之鄭與州將嚴士良共爲予說而俱以視嗚呼先賤後貴
世之常也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
鮑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人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
札翰方人之札翰則錦繡枲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人之用

則華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失魯公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札諭題人之札翰亡魯公之用就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脫錦繡而服裳麻熟諸夏而即夷狄可悲之甚者况我質天成必將可名魯公所以卜擇妝愼如彼而常人無足類摩如此與有道而疏無罪而刖投四裔魑魅何以別邪石不能言其豈無冤故吊之情遂以傷理拂乃寃人實有之物亦應為嗚呼予碑冤可予知陰騭予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領以異與類表儋以殊則名從史君单以異奚旌產予既投予不終致憊愿彼蒼何嗟及矣美玉抵鵲高冠藉足有類予碑

先崇後辱機世生哲詎無賢兮將覩予斯固悼予斯庶幾所顯而復仆宜屹屹予碑如神如祗人得以尊天造何為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吊漢武帝文并序

閱太史氏書見漢武之御極雖非求仁踏道之主亦英雄之君也然觀其內傳有學神仙築三山為飲露餐霞希升汗漫厥流企石用擬林泉嗚呼棄其位而不知所以守好其事而不知所以從夫一物各異道萬彙不同致帝王之與神仙林泉之與朝市猶鱗群毛族川陸分之日居月諸晝夜常之麒麟不可有虞淵蛟龍不可更居藪玉兎莫延於旦金烏罔聽於宵附其翼者兩其足與其角者去其齒不兼之義天理昭彰帝者宜本於親人仙者宜先於遠世以林泉為意者可居於草澤以天下為念者可謹於朝廷是以唐堯虞舜無野心子晉許由辭實祚誠以帝王與神仙有隔林泉將市朝難并也今捨唐堯虞舜之地而求子晉許由之志不亦迂而可痛哉況君子所以推心屈體為僕御元元所以封膏割血為飽煖非圖好林泉而學神仙也故予覽其傳傷心久之戊辰歲秋八月閱覽春原次茂陵之下既覩永歸之地弥懷所行之事且夫承天統物豈無足稱之德歟蓋數日月高明有時虧異珠玉貞潔不免疵瑕徘徊路隅興言而吊云赫赫兮炎霊降神造漢楚秦四葉重茂翹英游新首出群龍卓為世祖秋風揚文夏日昭武柔不化之人闢未名之土雖殊仁聖之后是異凡庸之主伊可惜兮明有不周事非所事求非所求惟此帝謨想夫仙道魚處重淵獸居茂草辨乎朝市别以林泉日由旦陸月麗宵天跡既兩分理難齊究若死將生猶南與北貪臣王公執掌者可以勤萬機欲升汗漫逍遙者可以為匹夫愛巢窟[illegible]巖者可以垂旒纊好青山綠水者可以棲江湖飲露餐腥數流貫都苟能同致實曰殊途堯舜曰聖由晉歷愚確乎守一亦以難俱况乎小人唯唯罔圖山水

君子乾乾孰爲神仙嗚呼哀哉前監孔彰高臺深池夫差以戕壽山越海羸政其亡有一於此未或無殃胡爲不辰旦窮厥方舟全虎臂車出羊腸已瞻陰炭幾絶芭蘇反覆前聞痛心疾首樂石無人瑾瑜有垢暑來寒往時移代父古龍將頽惡聲不朽日臨宇宙有時而虧目覩毫釐或不見曾將爲而不知後知而故爲嗚呼噫嘻

補漢書封雍齒册文

曰臣節貴忠臣德貴公忠則爲其主所自盡公則於其人罔以私咨爾雍齒爾有臣節孔明予以公心奘爾其敬聽予言罔或嗚呼昔羸氏不臧流毒四海天將勦絶厥類假手于予一人爾主項氏昧厥命不寶豬突附振旁據予在泉未涌用困於彭地爾爲厥主來我予實有必戮之志罔若天之曆數徂于予躬俾泰山爲礪萬乘歆于一葉予於所自隱有見爾心于時爾爲楚臣予爲漢人予則爾仇敵爾宜討之予罔攸憾今大寶歸于爽厥賊項予欽若上帝惟天下君爾則率土之濱罔非予民予宜予之爾罔攸惕夫爵以尊德祿以養賢爾能致身于厥主執若爾賢俾予分爾茅土以勸所事君爾奉上之誠罔易乎舊予體元之政咸用維新砥礪爾能轉作予人兢兢慄慄共闡大猷無使齊桓管仲專于弃瑕之美念之哉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七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八

書

與鄭伯義書

居方足下胡妳物故仁孝多感悲慟如何遠助悽惻秋涼體與神康僕素寡悰惕遊亦可悉華下來人居方居華山之陰承今冬以前明經赴調罷舉進士何顛且不沛逝而能復歟居方哉夫非有必行則諫必有距忤情懷歎古人所難難僕於居方亦不易之今流既從川華既歸根輙分間布白致以賤素居方忖覽知及蓬瑗四十九年之已往陶潛今是昨非之悟爲漁者所務唯魚不必在梁在笱弋者所務唯禽不必在矰在繳國家設尊官厚祿爲人民也爲社稷也在求其人非與人求在得其人非與人得唯道德稱厥求唯賢能稱厥得賢能專事而發見道德誠誠而後信苟須專事苟須誠誠則必委以務命以職從而覈之四海之大億兆之衆不可逢而委命之是用啓稍異之間姑致其我樂而自耀者讀往載究前言則曰明經屬以詞賦以事則曰進士中夫程度者取政事最輕小者命以始又令公侯子孫卿大夫子弟能力役供給者曰千牛進馬三衛齋郎限以年月終亦試之其有成則陟陟不已乃尊乃厚其有敗則黜黜不已乃戮乃亡取之於諸科暫殊用

之於諸科則一良未即以進士賢而明經不賢也但以選才如選材焉以規則失之於方以矩則失之於圓欲方圓畢至然後擇其利用者資之中方則善於圓中圓而善於方　木材也者在堅貞可久人才也者在德行有恒不可久不可恒雖售之於今必不售之於後與與之人責此辭彼是不深達國家選士之意見近而迷遠者居方寧斯人之徒歟況自覩進士出身十年二十年而終於一命者有之明經諸色入仕須臾而踐卿相者有之患與孝相生君與父相隨於家美即於國良爲閨門重則爲朝廷尚此古今聖賢絕慮萬不失一之得也僕忝居方遊自貞元之初

于今十有三祀孰得居方之爲人其古可求則已在尊長之前矣衣食可讓則已在兄弟之後矣急難當行則必在友遊之先禮義當往則無在時賢之後晨昏無方之性愛悌友于之情長長之敬下下之眷與朋之信接物之道居方無不盡則於家於閨門至矣於國於朝廷詎少哉宵清宵月下寒序火邊或醉或醒接以餘論君子欲其暗然而彰惡自衒自媒沽名者二年間見居方求試於詞場僕恨恨如失才如居方地如居方方如所得詎止乎然諸科中升乎一科矣宜存一梁一筍一贈一繳之義事事誠誠之旨中規中矩之求委恒久脩熙陟俟乎暗然之來也況近

閨宗懿之中景行居方弥篤焉上以居方達懿於下下待居方中愛乎上居貧婦撫達宦猶櫬悉居方竭力已可行諮乎可及飢飽不異課體皆歸年纔弱冠行跡如此豈徒生哉借如居方束帛到門而有未起居方以鯈首謁雖從家命亦以非矣悲哉更逐齊人之後邪僕竊以爲知人最得居方以爲居方也泊非視所行則非居方今聆嘉聞又居方矣如其知如其知竟獲元和以叶悉念得之以道爲善爲傳不得以道爲回爲憲時之令人豈示善歟面叙不周此亦何云

與王式書

公範足下長史及大人以薄官某大人任溫州長史大人任博羅縣丞予自能記憶只見馳載長幼勤勤南北予雖童稚意甚不居泊有安固丞潮陽掾某兄舊任安固縣丞兄嘗任潮州司倉予時已冠似或議事以爲地分避陋進取必無遠大若肄業承家則安固潮陽亦幾於不墜矣便懷耕食鑿飲之心爲事親敬長之道睦友與人之義恂自勉不意竊鄉曲之譽所疑不忘質所見不忘述時時有得多李杰儕類之歸加以薄窺墳籍適有章句濮陽仲宣河東千齡滎陽從易濟北有融琅琊次臣吳楷字仲宣薛壽字千齡鄭藺字從易康暐字有融王雲卿字次臣則其

鄉曲之人皆有識度爲州里所重者皆博雅明達君子公
範亦其人焉每論性行量識度評學業酌文詞不以虛薄
往往掛於牙齒予年二十有一公範與群公則可予以進
士之目而有令予覲國之心予以群公所貺之名釋先賢
正名之旨進士者豈不言其可以仕進而能裨助政化始
自下而升上終自上而利下者也近代亦曰舉人實古今
舉賢進能之科也則有若風后力牧膺黃帝之舉舜禹稷
契膺唐堯之舉伊尹姜牙膺湯武之舉管仲甯戚膺桓文
之舉五羖三傑膺穆劉之舉皆齊聖廣淵明允篤誠立功
立事出於人表之流也降自晉宋齊梁則有若陸機鮑照
謝朓江淹亦以登庸雖道德器用不及晏裴而詞學詩流
爲一時之秀想當群公之論豈容易之度力不任又先與
靈元道士虹巖逸人某鄉人也道士禁明濤逸人羅山甫
靈源虹巖其所居山名也有潘湖合鍊奉養之契潘湖其
上下所居地名乞從宿志勤勤懇懇獲與靈源虹巖同居
者三年公範與群公雖不苦以前事相迫而流言時至建
中初因當道薦察故相國常公本州將故中書舍人薛公
南澗之談西湖之體常相公爲福州觀察使薛舍人典泉
州日予以薄劣見矣二公於南澗寺有所賦飾及予辭歸
故林於西湖泛舟致餞也丹青目下程準前期公範與群
公激厲轉加予亦稍信云云之勸時兄弟親屬方以衆情
聞於大人大人與群公遂有龍首之會龍首上名也予之
別墅在焉特詢可否至于再三群公不悔前言以爲可固
可必人之於予皆欲其升高致遠至其秋大人則有遣從
計吏之命當發之日大人及慈親親祭行於東郊公範與
群公亦共餞神餘於野席雖觴既釂大人誠勗數言言可
切骨銘心征車云動慈親鳴咽數聲聲堪斷腸俛俛公範
與群公備見備聞也懸上下之望在乎早成名早歸寧予
必不惜伎能而有所絕置以深上下之念汲汲搖搖如旌
如翅受遣之明年達於長安貧無六秩禮闈四上頻竭激
昂之力累爲鼓揚之弁反躬忖己徘徊又疑豈常辭公輕
於布素而有佞歟爲群公溫良與朋友有不忠歟楊朱對
岐墨翟觀素勤歧之志半作歸心況以近夢慈親以亂緒
繞予之身萬重大人嚙予臂見血蓋神祗以大人誠切遠
警於予爲絲繞者豈非思念纏綿之象也嚙臂者豈非嚙
指令歸之義也萬重見者豈非示其甚也公範與予遊處
最深者且莆陽讀書接席五年其於爲人公範知之莆陽
去家四百餘里晨昏之思忽至殊異之味忽得亦不以始
昨遠離便奔馳而去往自天至實非勉爲今一辭庭闈而
踰半紀以本心每每馳戀若此魂夢昭昭感發如彼日夜

之心公範可量竊欲審覈良驁撫分進退阻故人無新知
恍不可問因考使廻更有決斯科也先以才藝取次以德
行伸大之事君細以臨人如乎所習可以當之於取乎如
乎事親可以移之於君乎如乎理身可以施之於人乎其
可也則待命待知庶榮親之道抑溫清之心如其不可則
任材任器息干時之機謝風塵之苦書至與裁裁巳遄復
家在國在佇爲去就乎於爲子之道所恨不知也知必無
不竭若於爲臣之道所恨不知也知必無不爲人生於世
區區者所務豈不立名乎有名於國亦名也有名於家亦
名也乎何攘臂於其間醜於家而美於國哉乎無此心亦

公範知之東風扇和山青木清野芳且榮林鳥時鳴樽有
酒匣有琴公範休暢某再拜

送張尚書書

前鄉貢進士歐陽詹於洛陽旅舍再拜授僕人書獻尚書
閤下某同衆君子伏在尚書下風久矣孟冬巳寒伏惟尚
書尊體動止萬福人生於世今天下之人識與未識有一
善則願知之有一困則願知之尚書以爲其人何如哉愚
以百年二百年無一而巳矣尚書旣知身則其人乎旣知
其人某斯所以願也凡今之人進露於長者或以彈詞褒
頌爲先者亦或求人書狀爲先者伏計尚書飽見之英明

特達必不之愛小子固直亦竊醜之況以尚書茂德雄才
則騰於宸宇矣豈假區區片言雙字彰明於身乎以尚書
山容海納則自斷於聰襟矣豈在依依入行尺牘進退於
人乎知不然矣某方拙魯訥不敢游詞某閩越人向京師
七千里矣去秋遠應直言極諫詔不逮試便住西秦今冬
將從博學宏詞科赴集期昨至東洛舊貫人錢五萬卒然
以逢某則合還人又艱迫唯一驢一馬悉以償之貲廡之
下如喪手足兀然不能出門者再旬于玆矣亦以窘迫徧
祈於人人無非常所與唯足帛斗粟供朝夕則幾可過其
外則莫就無車無儲寄人之廡士之窮莫窮乎此今日有

來相看者曰子之困至於是何不以情聞於徐方南陽公
乎明日有來相看者曰子之困至於是何不以情聞於徐
方南陽公乎某晝忖夜量旣在尚書矣又人人異口同詞
同驅之心與議拜俾忘干犯以困投於尚書尚書之力上
將驅雲雷清宇宙副萬乘之賴答億兆之望豈獨遺某所
願知之之困乎尚書下將變陰陽調風雨合百神之意允
飛走之望豈獨遺某所願知之困乎救火之家水雖在遠
不以遠而往者知其必能濟患也某之困曾未拜伏尚書
所居洛陽西鄰陝虢北俯河陽南接陳許東有汴滑捨東
西南北之近越千里控於尚書者亦得尚書必救所困焉

神遊五侯之門遍心擇王公之量而方決意投於尚書尚書留意焉布露微碎亦非容易考試事畢特異拜伏雖有舊積無及面陳

上鄭相公書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某謹齋沐緘書再拜遣隸子弟獻於相公中衢之車下無及乎閣下當今主上聖明宰輔賢明可行已行可止已止其或未行未止非不知也非不念也未可行而未可止也某愚妄欲陳所見則在知之之後念之之內矣不敢復言今斯有言自言而已人有百行脩萬事精內扣潛鳴外聽無聲非不願用而人不

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相公以爲有之乎某將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何以若知自近之耳某嘗讀論語得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傷時之學者不由所學矜所學也某不敢傷竊知之況稟羔羊鴻鴈之性未資訓導而敬順和合乎教者十或四五潔身畏人直拙自守始亦以孝弟忠信約禮從儀人生合爾博聞游藝行義脩詞人生固然殊不以有爲而爲也幸屬昭代以此官人敬燒條目遂希銓擇五試於禮部方售御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授四門助教某 應博學宏詞不安一乎選被駁又一乎選授助教夫人百行庶幾萬

事留心不仕則已仕則冀就高衢遠途展其素蓄垂名千後代播美於當時匪徒利斗粟希片帛救寒暑給朝夕也所以利斗粟希片帛者不以之難與其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之流別行也某非斯人之徒歟其慕彼人之徒歟企夫高衢遠途也噫四門助教限以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之官也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四門若如之則二十年矣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國子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人壽百歲七十者稀某今四十年有加矣更三十年於此是一生不覩高衢遠途矣況先三十年孰存

亡哉其或素蓄當在重泉之下矣忖己方人所以知百行脩萬事精內扣潛鳴外聽無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嗚呼今之高懸爵祿廣設名位實待乎德行與乎能事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於公堂斯須而得試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公乎州閭鄉曲之譽某遠人也父母昆弟居萬里之外州閭鄉曲在三江之南孝悌之言無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得公闕下之聞也能事也若秉持也應奉也不可虛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制之膺者乎役繁使寸之致某究官也政令裁制

一月兩衘之謂役藝使才二貧陪行晉無而已秉持之庸
不可形考課之目應奉之致是亦絕選能之見也縱有顏
閔之德游夏之學宰我之政事夫子之文章其於是也但
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相許於海陽饋徽其柰拳
拳之身何夫大田斯穫而有遺秉滯穗也萬秉稀一萬穗
稀一其豈遂當其一乎且天地也命之翅必與之羽翮副
其巨細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蹠稱其長短使得行
也若命翅而不與之羽翮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隆命
足而不與之蹄蹠與之而長短不相稱行則顛命適遺之
隆與適遺之顛則如無命無與也其庸愚不知造物之旨

者視之則不之恠其明賢深探理源者其謂天地何邦國
也勸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祿必契其分量使得行道也猶
人以能事用錫之名位必權其輕重使得榮身也若勸以
德行而不錫之爵祿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屈聲以能
事而不錫之名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權身則辱勸適遺之
屈聲適遺之辱則如無勸無聲也其庸愚不知造化之旨
者視之則不之恠其明賢深探理體者其謂邦國何某代
居閩越自閩至於吳則絕同鄉之人矣自吳至于楚則絕
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踰周到秦朝無一命之親路無迴
眸之舊猶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耔所不及家家溉

灌所不沾其灌乃條枝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厚
地無私之陽春乎相公爲上天霖雨佐厚地發生也何以
處其焉夫舉善不遺於微陋使能必盡其材器貞宰相之
任也自唐及虞有其人自夏及商有其人自周及秦有其
人自漢而還無代無有治國制歷歷可數也相公能以其
爲手下濫觴乎以善斯升貞善以至似能斯拔貞能以來
古人行此天下歸仁也相公行之哉行之哉今則猶古弄
度途遠者皇造次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八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九

序

翫月詩序

月可翫翫月古也謝賦鮑詩朓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翫也
貞元十二年歐閩君子陳可封在秦寓于永崇里華陽觀
予與鄉故人安陽邵楚萇濟南林藴穎川陳詡亦旅長安
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之居脩厥翫事月之爲翫冬則繁
霜大寒夏則蒸雲太熱雲蔽月霜侵人蔽與侵俱害乎翫
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之於秋季始孟終十五於夜又
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况埃壙

不流太空悠悠芳菲徘徊擕華上浮升東林入西樓肌骨與之疏涼神魂與之清冷四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爲翫也旣得古人所翫之意宜襲古人所翫之事　作翫月詩詩曰

八月三五夕舊嘉蟾兎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堂素魄皎孤凝芳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灔天中央皓露助流華輕飆佐浮涼冷冷到肌骨潔白盈衣裳惜此苦宜翫攬之非可將含情顧黃庭顧至沉西方

泉州刺史席公宴邑中赴舉秀才於東湖亭序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首薦于闕下古者相覯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典爲用鮮或克兼諸侯升饌進於天子還之日惟行鄉飲酒之禮則享禮也胾肉玄酒莫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浹酒不使飲則歡不上交方欲激邦俗於流醨致王人乎德行而賢者仁未伊浹才者歡未我交其若蚩蚩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旣脩乃加之以宴觴移已膳醴出家醞來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軒勝境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削桑榆之禮執賓主之儀揖讓升堂雍容就筵樂遍作而情性不流爵無算而儀形有肅鏘鏘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覯盍室盈岐非其親戚則其閭里皆內訟而誓悉善焉於戲行其教不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必門扇而戶吹公斯宴則風移教行其間矣蓋盡心竭誠奉主化民之宰也煙景未暮酉德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詩者有以美盛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小能回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而昭吾人恭儉於嘉享示吾人慈惠於清宴遐人心成人行周孔之才也昭恭儉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甘棠預宮之什客有天水姜閱河東裴恭和韻川陳翊邑人濟陽蔡沼佐贊盛事亦獻雅章小子公之毗幸戴微譽先八人者鳴捧豆伺微特在公之側覩衆君子之作遂從卜商之後書其旨爲首序

別柳由庚序

孔子見老聃曰魚吾知其能游鳥吾知其能翔游可網翔可弋至於龍則吾不知龍其能乎今予遇河東柳由庚亦孔子之聃矣眉長五寸耳近上項寡言少笑皎若冰雪意或將發皆玄漠杳冥之事從君子景叅之遊松櫟殊姿鵷鸞異情翌日予云之京師柳曰月陰日陽鎩層羽翔海鵬君於焉期化冥鴻君從此而游南充近有上升者留言於長老縱自然於果州南充縣白日上升之時言當使有從此而上升者豈爲吾設邪吾焉往夫其德行文學可以敦敎

化正雅頌予勸禆堯而補舜物頌而不對貞元十三年七
月十六日絳州紫極宮黃籙齋場別

送族叔陽行元落第廻廣陵序

族叔行元旣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寓羣
公設祖方獻未酬叔悄然有不懌之色群公亦悵爾而歎小
子侍觴奉而前曰歸歟事春美時酒樂物叔於三者加同人
將之而未悅豈禮闕失意之爲乎昆吾產金荊山產玉自
民役巧鎔琢蓋多惟于將和璞有大聞非百鍊則其良可
用三獻而其實乃眞歟苟良苟眞不即成不即售適以精
其研揉其實如叔也亦何稽於一舉遐哉昔之人作必行
勤必中則蘇秦無屨穿之歎甯戚無石爛之歌孫弘無十
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泰而不知否知易而不知
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也叔如之何叔欣然凡卞氏
再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安酒意四坐以叶千鍾有娛旣
醉升車秋爲到期

送巴東林明府之任序

國以民爲本縣令親人之親者苟有命授無非慎擇今年
執政又加精選自吏曹銓擬往而退下者十之五六齊南
林公以始仕之調發硎之刃請宰一邑天官劉巴東也而
使爲之平衡無疑鈞軸不轉非輕寡質孫日以昭如則安

可於其難而易若此解褐結綬當時之盛旣受牒恭命而
濟南公與予鄉而且故幼而知公行究鄉曲譽是通閭井
之意術以明經升實探教化之本今有社稷有民人則弓
矢入養叔之手徽絃在師曠之膝何微之不中何妙之不
盡去矣無使朱邑曾恭專美乎是官其餘則巫峽峨峨岷
江湯湯水天下清山天下秀游盤貫境爲池爲墉退公多
暇爲我廻睇

送建上人尋陽司業後留詣涇原劉行軍序

建上人自茲而一西更爲故人也巫咸山有道釋子建上
人元和之淳氣以類合休神遂性者與小司成陽公得于
林壤公從下風之請斯麾大君之爵同方相致殊途且來
雖羈縶爲一飛一龍遐心遠意終共超曠遊佛廟賞靈
臺壺冰片玉光潔再裕來爲去始散實聚終上人故人有
在西土曰大夢未覺還宜一歎陶梳芒履此焉而往永路
者首悠然高雲西之人幾日而覯松栢之下無凡草鸞鷟
之侶無凡禽西之人豈陽公之倚歟覯遇之辰瓊玖之列
詩可頌德覩于斯其撰之竹帛儻傳俾後之人知貞元是
歲賢人之會二也

送李孝廉及第東歸序

明經自漢而還取士之嘉也經也者聖人講善之錄志立

身正家齊國理在乎其中爲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明爲人君者莫不欲其臣之明明斯行斯近則平乎仕命遠則成乎政令邇來加取比興屬詞之流更曰進士謂近於古之立言也爲時稍稱其侻倖浮薄之輩希以無爲有雜中乾外槁多捨明趨進俾去華取實君子懸以真混假繼令章抱器半捨進爲明新第李孝廉則含章抱器捨進爲明者皆皆肌骨松寒玉清以志學升太學以學就升宗伯皆文手占滯義口占三載不售星鄭復來投短書出長卷稍專娟煥倚倫褒然聖朝貞元癸丑歲明經登者不上百人孝廉冠其首非獨學勝亦以文闡則有我芳華加之典實不惡夫侻倖浮薄角力於比興屬詞並矢分弓未知鹿死誰手不爲也捨青紫之有路獻蔡名以趨庭長途春光我美多彼噫盡藝而適猶有前闕家貧非明時相待之意孝廉其志之

送常熟許少府之任序

始入仕一有縣尉或中或上或緊銓衡評才者亦稱而命之至於緊無得李而處而緊中之美者尤難以人今年孝廉即高陽許君授常熟尉者實緊中之美君十三舉明經十六登第後三舉進士皆屈於命去冬以前明經從常調除資貴中之乙判居等外之甲既才且地相以是官夏四月隨之官之牒王貌青春芬芳有櫹望棠陰而委質馨蘭陵以辭親征車轔轔所往在日異時九仞由茲一簣在邦由家也下出於忠信許君常以爲己任夫何恤哉士之生制四方之志矜念於離別非所以爲士也行乎

送張陸山南韶嚴相公序

相國馮翊王作鎮南梁爲名賢藪澤四方浮川走陸結轍連艫峨山之坡碨成谷音欸漢水之磧泊成淵耀華呈實涌溢門館量器而待未始失賢故天下真賢雖遠皆往以賢躡跡者清河張子子張百行爲實五言爲華有實可呈有華可耀度虛襟之必答抗高步以斯謁玉露初降金風景清褒斜峯峯千萬相見奢客情如歸意指危棧猶平道馮翊之門唯才與德人之所與馮翊無不與是行也非張獨知其可衆君子共知之既知之若詠若歌各言其知

送王式東遊序

琅琊王式字公範寻邑之英而忘形之友生也少同所好服膺周孔之教長齊所得頡頏堯舜之化時命不與人無已知兩散雲奔四方五祀既乏孔融鄭莊之公薦乃效張儀蘇季之自鬻百川會海相得上國丹誠未昭於鏡鑑黃金已銷於桂玉寻懷待兔之固猶伺北闕褒書之報公範見變豹之理將遊東諸侯之國魚川鳥陸俾爲與路袁日

之別復起於今嗟乎夫人不得自然之至道冥冥飄於物
外則天之至愚脩脩貿貿乎泥滓各得其方無枉性矯神
之艱也企𨷂仁義盤旋禮樂下不植地上不羅天孤雲隨
風斷蓬逐飆是不能若夢昭灼揚光其間圻華賁而公範
猶蒙貫薄藝而予莫售命穢朽木蠖屈窮轍可悲也夫况
赫赫皇都實吾人遑志之所大丈夫歛壓襟而瞻鼓冕策
褰驄以窺軒蓋食米菽而覘粱肉吟苦寒以聆鐘鼓傷哉
公範得無媿邪加之離情悵悵何述萬乘之都十稔之年
有故人而適遠無卮酒以叙別男兒卮酒之不致亦何論
他日之浮沉哉平生之懷未易言也雖有會之資會實離

之本今離既由昨會後會得不由今離乎離會相生蓋不
足歎公範勉之東諸侯聞有求才無昭矣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十

序

送蔡沼孝廉及第後歸閩覲省序

昔人論別有賦論恨有賦狀仳離陳感憤其未見乎於蔡
侯是日之情蓋古人之遺情也人之愁莫先乎同有求而
一不得人之慕莫甚乎偕遊而一先歸蔡侯沼字虛中
予之邑人又懿親也虛中以學予謬以文共受遺乎長吏
皆求試於宗伯虛中登太常第歸寧故園乎有騰鯤之圖
猶留京師同求在予則不得偕遊虛中則先歸堂俱有親
身亦祈達自負違顏落羽之恥對人飛鳴就養之慶懷寸

方爲丈夫稟太和曰人子不包羞不痛心行道之人也虛
中留中有心者以予此辰之意如何哉恨恨悽悽遲滓遂
迷飲觴以若荼視春光其如秋周秦九軌之道吳楚千里
之水聘逸騎揚輕舟激爾清風歡拜非遠人則姻昵冢惟
里閭到日榮賀盡室當在僉沽名之不異想出門之是同
父也母也兄也弟也雖喜人之善則有而傷予之不肖豈
無重增乎鬱結之端矣明鏡前平衡下妍媸無取銖兩不
登才數命歟不自知也乳烏雛翮鍛金爲千將予期烹
鍛以變化虛中其行乎勿謂業就不增脩勿謂名成有所
忽及此方遂大虛中志之

送鹽山林少府之任序

新授鹽山尉孝廉即濟南林君脂轄東轅莅官也鹽山滄州之屬邑滄州戎狄接際之地國家虞守之會東南居特力之卒西北有矜功之衆從事之劇惟天下先若非機足應權達能通變則不之與也公以二善而時與之夫騏驥未馳知有致遠之力干將未劃知有割堅之功堂堂林君假道試吏嶧桐嶰竹必中音律勉以能事爲邦之光祿者所以食人爲國傳者所以衣人賛時乎尚知之而君豈不知之苟知之何往而不利

送周孝廉權弟歸覲序

始末與周相接二年間於貢府稠人中見之年甚華神甚清英知頴如若金在沙若松在林常奇之曰誰家千里駒可羨也豈權衡藻鏡而遺於是耶今春獻藝果登孝廉上第予以片言隻字進亦同年成名既昔情所佳又今跡斯叶或因有覿獨與之語宮商起於朱絃賓桂在乎太牢吟然可聽分乎可嘗巳比郄詵之玉思懷陸績之橘夏五月自京而東貧無陋居廻軒見別予則不敏敏未以言會稽之竹既鏃矣宜羽之荊山之璞既琢矣宜雕之雖休勿休古有光大晨昏之暇勿忘削牘扎之望可酬連城之價可取勉哉有如君材蓋不易得

送裴八侃茂才却東遊序

幼弟裴侃昨自江湖西入關遊京師今自京師東出關遊江湖十二斯冠才氣卓冀身繪三尺交友四海著文數篇其措意規格儲乎遠大旬時關下聲發聲聞公卿名德特以優禮善雖之日祖較相屬由晨及暝方容升車蓋相追百有餘兩長沙歐陽某企以芳馥亦驂轡將欲分手詔之自愛曰梗柟出地知爲梁爲棟鸞鳳在㲉知磨霄薄雲子之他日豈在乎此不獨斯謂群公斯謂予姑行無忽所謂非徒謂也

送無知上人往五臺山序

無生求存旨不易源緣兮在煩滴兮處渾釋氏子味其實歸其根其教難傳非言可言唯相似者復到其門無知上人其到門者歟上人從儒至道從道至釋如歷星月以得白日若棄扇蔓而濯長風眞空洞照熱惱頓盡水其性雲其身周四海以終静出六合而非寄雖揚秋杪方至自閩日未成旬作臺山之適自關河於不計擬衣食乎隨施怡如也澹如也此行逢流得柢虛舟無程峨峨五峯幾日而上登畏清涼得善知識所至也之至玄又玄乎予弱冠之年同時肆之學神不遠遠溺在名利禮足而别悽然自傷岐路既殊卿各以行勉哉無知公勉哉歐陽生

送楊據見漳州李使君序

儒有馭百行篤六藝試長裾於王侯之門以禮待揚夫子是日之告謁漳浦李太守之行行儒之事也子幾於儒久矣李大守天枝之美金鏡之明盛物之量稱物之衡夫子姿容不孤其鑒多少有登其槩何往而不利高梧始華瑤草欲碧去矣夫子時景宜往

送陳八秀才赴舉序

諸侯歲貢俊才於天子故陳侯今年有觀光之舉白露蕭物青天始高雲廻鴻盤言邁永途吾觀夫雄心銳志將領能事則夷山堙谷不盡其力何東堂一枝南荊一片足慮

其慮邪勉哉陳有其才奏其試知有成矣

魯山令李胃三月三日宴僚吏序

三月三日以酒食出野曰禊飲古俗也有唐今上御宇之九年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之中和終取九月九日之重陽次取此日之禊飲賜群后大宴登高臨流與時所宜洎四方有土之君亦得自宴僚屬貞元十二年暮春月哉生明一日則其日也臨汝魯山令趙郡李胃恭國令宴于縣南滍濱先宴曰夫宴者古所以示慈惠而期合歡者也國家錫以斯宴者情亦古情焉況食在充腸不在充目酒在行禮不在濁神歌發其所自和舞發其所自樂窮八珎

塲萬鍾強發揚課絲竹則有勞有遠豈合歡之意歟以是首設一席肉一肩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爲佐貳者次一席酒肉一如之命自己命以爲吏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鄉閭許以耆年有德者肉既飽酒既酣因化育之洽有歌謠者進有舞蹈者作皆誠歎乎中章乎形容婆娑慷慨興習而爲者不類然後漁者請以其舟農者請以其醞釀者請以其菑弋者請以其鮮咋觴當流浮泛瀉瀾風恬日和川晴野媚以熙以怡萬心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父凡子弟一族一堂之中不是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於是邪殄遊之子實覩盛事效宴也雖溥於天下百里不

同風雨恐他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歡樂此辰下得似公之邑也故序之

泉州送東湖餞裴參和南遊序

送舟餞行別禮之重也昔李郭有之降自近代名望之士亦往往而用其皆殷勤邑出於人意文雅足賦乎時物俾搢紳之容可觀風景之媚不孤理未符此事罔得舉清原郡春正月客有河東裴參和將南遊郡司户冨同正前大理評事扶風竇公因携俎豆展故實蓋厚裴而昭己德也奇哉英秀哉其裴歟明擬乎風姿瓌麗乎詞華朗如嵩如輝如煥如予翰苑十年之遊飽觀四方之孝秀霄寸步一

日千里者乎得識之如其人如其人是餞也主賢賓譽古無作指方舟以直上統長河而屢迴紋管銚柏出沒花柳勝趣則深雄觴且酣斜日應程賓辭及固嗜倖挽一挹發其并車美哉裝何往而不利況此選列郡莫非哲人有知之鑒其豈相失遊豈償盡始爲時起乎從此更諸承明賓公不日應召空室秋風似緊當其天衢佇羊角而來一舉磨蒼蒼矣詩人同志之

送洪孺卿赴舉序

三折股爲良醫乎五升詞場四遭掎摭是以竊知乎文則洪氏子舉秀才前期勝負乎得而度乎天與黼黻之性加

好勤苦之節紡績與組織爲什觀經緯機杼則重絲縷跂日日當成今年秋貢士果居首爲歌鹿鳴以爲餞想鵬搏而飭駕金欲求鍛玉將就磨光鋩穎耀朝夕以冀迴騰賓海秋風落山雖難別離向慶無限中觴餘矢猶思再發升冬季月期會于闕下

歐陽行周文集卷第十

唐賈浪仙長江集十卷

（唐）賈島撰

明刻本

長江集十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唐賈島撰。島字閬仙，范陽人。初為僧，名無本。後返初服，舉進士不第。坐謗責授長江主簿，終於普州司倉參軍。島之謫也，唐書本傳謂在文宗時，王定保摭言謂在武宗時。晁公武讀書志謂長江廳中有宣宗大中九年墨制石刻，陳振孫書錄解題亦稱遂寧刊本首載此制，二人皆辨其非。今考集中卷二有寄與令狐相公詩，不著其名。卷五有送令狐綯相公詩。卷六有謝令狐綯相公賜衣九事詩。又有寄令狐綯相公詩二首，則顯出綯名。考綯本傳，其為相在大中四年十月，與石刻墨制年號相合。然韓愈送無本師歸范陽詩，年譜在元和六年。本傳載島卒時年五十六，從大中九年逆數至元和六年，凡四十五年。則愈贈詩時，島纔十二歲。自長江移普州又在其後，則愈贈詩時，島不滿十歲。恐無此理。今檢與綯諸詩，皆明言在長江以後，尚無顯證。至送綯詩中有梁園趨旌節句，又有是日榮遊亦當時往往陳句，當是楚鎮河中之時。若綯則未嘗為是官，島安得有是語乎。知原集但作令狐相公，遂寧本各增一綯字，以遷就大中九年之制。趙晁陳二家辨明，故後來刊本，削去此制。而詩題所妄增則未及改正耳。晁氏稱長江集十卷，詩三百七十九首。此本共存三百七十八首，僅佚其一。蓋猶舊本。唐音統籤載島送無可上人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二句之下，自註一絕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晁氏并此數之，為三百七十九耳。集中劍客一首，明代選本末二句皆作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惟舊本才調集誰有作誰為。（案為字去聲）馮舒兄弟嘗論之，以有字為後人妄改。今此集正作誰為，然則猶舊本之未改者矣。

唐賈浪仙長江集目錄

普州司倉參軍范陽 賈島

卷第一

古意　望山

北嶽廟　朝飢

哭盧仝　劍客

口號　寄遠

齋中　感秋

翫月　辭二知己

義雀行　宿懸泉驛

辯士　不欺

絕句　寓興

遊仙　枕上吟

雙魚謎　易水懷古

早起　客喜

寓延壽里精舍　贈智朗禪師

送沈秀才　酬栖上人

見終南雪

卷第二

寄孟協律　和劉涵

懷獨孤崇魚琢　投張太祝

詠韓氏二子　送別

詣張籍韓愈　上谷送客

重酬姚少府　投孟郊

代邊將　寄劉栖楚

寄丘儒　送陳商

送張校書季霞　寄友人

答王參　延康吟

戲贈友人　寓興

懷鄭從志　登龍興寺樓

送鄭山人　就峰公宿

劉景陽東齋　對菊

送集文上人　題岸上人閑居

游子　寄王參

送汲鵬

卷第三

寄令狐相公　哭栢巖禪師

山中道士　就可公宿

旅遊　送鄭明府遊靈武

題藍田廳　贈王將軍

下第　寄賀蘭朋吉
懷吳處士　哭孟郊
送崔定　寄白閣默公
宿劉司馬池上　送朱可久歸越中
送田卓入華山　送董正字常州覲侍
酬姚少府　送無可上人
送李騎曹　送烏行中
送覺興上人　寄無可上人
南池　寄貞空二上人
送貞空二上人　送裴校書

寄姚合　即事
上韓吏部　題天津橋南山
投李益　弔孟協律
送人適越　送僧遊衡岳
送路　道中寄弟
江亭晚望　送耿處士

卷第四

過唐校書書齋　送杜秀才
送天台僧　懷紫閣隱者
懷皐甫荀　秋暮
哭胡遇　送丹師歸閩中
送惟鑒法師　題李凝幽居
送韓湘　寄董武
宿贊上人方　訪李甘原居
題山井寺　無可上人相訪
送李餘及第歸　荒齋
喜賀蘭三見訪　題鏡公房
送陳判官　送唐環
喜唐溫琪頻至　送歐法師
寄錢庶子　原上秋居

夏夜　冬夜
送厲宗上人　寄李存穆
贈無懷禪師　寄主簿姚
題劉華書齋　送盧秀才
送姚明府　送友人遊江左
雨中懷友人　寄遠
南齋　題友人新居二首

卷第五

送雍陶入蜀　張郎中過原東居
答王秘書　送李餘

偶作　過秀才雍君居
寄顧非熊　送神邈法師
送寶韻法師　送知興上人
送惠雅法師　憶吳處士
題韋博士新居　留辭從叔謩
送朱兵曹　懷博陵故人
久思　寄楊少尹
孟融逸人　晚晴見終南諸峰
宿池上　喜姚郎中回
送鄭史　送李溟

和楊鄭州　題長江
泥陽館　送徐員外
送賀蘭上人　寄令狐相公
寄李尚書　逢舊識
崇聖寺斌公房　送李傅侍郎
別徐明府　送友人歸襄陽
送友人遊蜀　送鄭少府
子規　送僧歸天台

卷第六

上樂使君　贈友人

送雍陶及第歸　謝令狐相公賜衣
送鑒周上人　送譚遠上人
新年　送姚杭州
送僧　夜集田卿宅
寄長孫栖嶠　酬厲玄
送劉式　送空公
贈紹明上人　贈弘泉上人
送宣皎上人　病起
送殷侍御　送沈鶴
懷錢孟二人　贈李金州

酬姚校書　送獨孤馬二秀才
病禪　青門里作
盧秀才南臺　寄李輈侍御
寄令狐相公　再投李益
積雪　過楊道士居
贈僧　送友人遊塞
思遊邊友人　秋暮寄友人
寄令狐相公　和孟逸人

卷第七

宿姚少府北齋　雪晴晚望

送崔嶠
馬戴居華山因寄
寄朱錫珪
送李戎
寄胡遇
寄華山僧
送孫逸人
過郝逸人居
送李登
與李廓同宿
酬李廓
酬韓愈書問
送南卓歸京
送惟一
長孫霞李湞見訪
寄喬侍郎
鄭尚書新開涪口
送蔡京
送華法師
慈恩寺上座院
題朱慶餘所居
送王知新
贈胡禪師
元日女道士受
重與彭兵曹
贈莊上人
逢僧伯陽
贈皇甫主簿遊山
宿成湘林下
喜雍陶至
酬胡遇
宿鄒公房
送褚山人
寄韓湘
雨夜寄馬戴
喜無可上人回
寄毘陵徹公
送蕭校書
寄劉侍郎

卷第八

送穆少府
留別鄆中友人
送李校書
宿孫舘
哭宗密禪師
宿山寺
送友人知邊
題竹谷上人院
京北原作
寄江上人
送僧歸太白山
暮過山村
[illegible]
內道場僧弘紹
薾亭和蔡湘州
光州王使君水亭作
留別王使君
宿姚合宅寄張司業
哭張籍
靈準上人院
寄柳舍人
送玄巖上人歸西蜀
寄宋州田中丞
送朱休歸劍南
寄長武朱尚書
送皇甫侍御
郊居即事
夜集姚合宅期可公至不
喜李餘自蜀至
王侍御南原莊
送康秀才
送僧
寄魏少府
原居即事言懷
登樓
上樂使君救康成公
昆明池泛舟
送僧

送劉知新　寄慈恩寺郁上人
送饒州張使君　觀冬設上楊尚書

卷第九

巴興作　早蟬
投元郎中　阮籍嘯臺
滕校書院小池　送陝府王司馬
上谷旅夜　寄無得頭陀
雙白鷺　送胡道士
寄韓潮州　酬張籍王建
逢故人彭兵曹　贈牛山人
送于中丞　送劉侍御重使江西
贈圓上人　贈李使君
酬文郁上人　訪鑒玄師姪
夜坐　送別
聞蟬感懷　夏夜上谷宿開元寺
送于總持歸京　崔御池上鶴
田中丞高亭　友人婚楊氏催粧
酬朱侍御望月　題甯雲叟草堂
和韓愈之南溪　方鏡
酬姚合　送靈應上人

贈丘先生　渡桑乾
夜期嘯客不至　夜集烏行中所居
贈梁浦斑竹杖　尋石甕寺上方

卷第十

秋寄題靈應寺　黎陽寄姚合
送崔約秀才　詠懷
夏日寄高洗馬　送周判官元範赴越
送羅少府歸牛渚　題童眞上人
贈溫觀主　賀龐少尹除太常少卿
上邠寧邢司徒　欲遊嵩岳留別李益
病鶴吟　贈翰林
贈僧　頌德上賈常侍
田將軍書院　投龐少府
夏夜登南樓　題青龍寺
贈李文通　贈虢州三堂吳郎中
送僧　三月晦日贈劉評事
送張道者　題魚尊師院
宿杜家亭　送稱上人
楊秘書新居　聽樂山人彈易水
經蘇秦墓　題戴勝

題隱者居　哭孟東野
過京索先生墳　客思
塩池院觀鹿

唐賈浪仙長江集目錄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一

普州司倉參軍范陽　賈島　浪仙

古意

碌碌復碌碌百年雙轉轂志士終夜心良馬白日足
俱爲不等閑誰是知音目眼中兩行淚曾吊三獻玉

望山

南山三十里不見逾一旬冒雨時立望望之如朋親
虬龍一掬波泛蕩千萬春（一作里）日日雨不斷愁殺望
山人天事不可長勁風來如奔陰霆（一作霾）一似掃浩

翠寫國門長安百萬家家張屏新誰家最好山我
願爲其鄰

北嶽廟

天地有五嶽恒嶽居其北巖巒疊萬重詭怪浩難測
人來不敢入祠宇白日黑有時起霖雨一灑天地德
神兮安在哉永康我王國

朝飢

市中有樵山此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
我要見白日雪來寒（一作塞）青天坐聞西鄰琴凍折兩
三絃飢莫詣他門古人有拙言

哭盧仝

賢人無官死不親者亦悲空今古鬼哭更得新隣比平生四十年惟著白布衣天子未辟召地府誰來追長安有交友託孤遠棄移冢側誌石短文字行參差無錢買松栽自生蒿草枝在日贈我文淚流把讀時從茲加敬重深藏恐失遺

劍客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為不平事

口號

中夜忽自起汲此百尺泉林木含白露星斗在青天

寄遠

別腸多鬱紆豈能肥肌膚始知相結密不及相結疎疎別恨應少密離恨難袪門前南流水中有北飛魚魚飛向北海可以寄遠書不惜寄遠書故人今在無況此數尺身阻彼萬里途自非日月光難以知子軀

齋中

就靜非謬為本性實疎索齋中一就枕不覺白日落低扉礙軒蹔寡德謝接（一作然）若叢菊在牆陰秋窮未開萼所餐類病馬動影似移嶽欲駐追逃衰豈殊辭緶縛已見飽時雨應豐蔬與藥

感秋

商氣颯已來歲華又虛擲朝雲藏奇峰暮雨灑疎滴蛩蜩嘒寒葉（一作幾番寒寒葉）數蛩思陰壁落日空館中歸心遠山碧昔人多秋感今人何異昔四序馳百年玄髮坐成白喧喧狥聲利擾擾同轍跡儻無世上懷去偃松下石

翫月

寒月破東北賈生立西南西南立倚何立倚青青杉近月有數星星名未詳諳但愛杉倚月我倚杉為三月乃不上杉上杉難相參貽聘子細視晴曈桂枝劉目常有熱疾久視無煩炎以手捫衣裳零露已濡霑久立雙足凍時向股脛淹立久病足折兀然黐椽枯他人應以謗轉喜此景恬此景亦胡及而我苦淫耽無異市井人見金不知厭不知此夜中幾人同無厭待得上頃看未擬歸枕函強步望寢齋步步情不堪步到竹叢西東望如隔簾却坐竹叢外清思刮幽潛量知愛月人身願化為蟾

辭二知已

一雙千歲鶴立別孤翔鴻彼島忽已暮海雨寒濛濛離人聞（一作走）美彈亦與哀彈同況茲切切弄繞彼行路雲飛北嶽碧火息西山紅何以代遠誠折芳臘

雪中

義雀行和朱評事

玄鳥雄雌俱春雷蟄餘口銜黃河泥空即翔天陽
一夕皆莫歸嗌嗌遺孤雛雙雀抱人義哺食勞劬劬
雛既邐迤飛雲間聲相呼燕感雀深恩雀愧揚不殊
禽賢難自彰幸得主人書

宿懸泉驛

曉行瀝水樓暮到懸泉驛林月值雲遮山燈照愁寂

辯士

辯士多毀訾不聞談已非猛虎恣殺暴未嘗齧妻兒

此理天所感所感當問誰求食飼雛禽吐出美言詞
善哉君子人揚光掩瑕玼

不欺

上不欺星辰下不欺鬼神知心兩如此然後何所陳
食魚味在鮮食蓼味在辛掘井須到流結交須到頭
此語誠不謬敬君三萬秋

絶句

海底有明月圓於天上輪得之一寸光可買千里春

寓興

莫居暗室中開目閉目同莫趨碧霄路容飛不容步

暗室未可居碧霄未可趨勸君跨仙鶴日下雲爲衢

遊仙

借得孤鶴騎高近金烏飛掬河洗老貌照月生光輝
天中鶴路直天盡鶴一息歸來不騎鶴身自有羽翼
若人無仙骨芝朮無煩食

枕上吟

夜長憶白日枕上吟千詩何當苦寒氣忽被東風吹
冰開魚龍別天波殊路岐

雙魚謠 時韓戢方書中以孟常州簡詩見示

天河隨雙魚飛我庭中央掌握尺餘雪劈開腸有瓊

見今讒舌短烹遶隣舍香一得古詩字與玉含異藏

易水懷古

荆卿重虛死節烈書前史我歎方寸心誰論一時事
至今易水橋寒風兮蕭蕭易水流得盡荆卿名不泯

早起

北客入西京北鴈冉離北秋寢獨前與天梭星落織
飢裁餘恬爽顧盼輕病力旅途少顏盡明鏡勸仙食
出門路蹤橫張家路最直昨夜夢見書張家廳上壁

客喜

客喜非實喜客悲非實悲百廻信到家未當身一歸

未歸長嗟愁嗟愁塡中懷開口吐愁聲還却入耳來
常恐滴淚多自損兩目輝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

延壽里精舍寓居

旅託避華館荒樓遂愚慵短庭無繁植珍果春亦濃
側廬發扃樞纖魄時卧逢耳目乃鄙井肺肝卽巖峰
汲泉飲酌餘見我閑靜容霜蹊猶舒英寒蝶斷來蹤
雙履與誰逐一尋青瘦筇

贈智朗禪師

上人分明見玉兎潭底叜上人光慘貌古來恨峭發
渧辭孔顏廟笑訪禪寂室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

解聽無弄琴不禮有身佛欲問師何之忽與我相別
率賦贈遠言言慙非子曰

送沈秀才下第東歸

曲言惡者誰悅耳如彈絲直言好者誰刺耳如長錐
沈生才俊秀心腸無邪欺君子忌苟合擇交如求師
發出痍夫口騰入禮部闈下第子不耻遺才人耻之
東歸家室遠掉轡時參差浙雲近吳見汴柳接楚垂
明年春光别囬首不復疑

酬栖上人

夜久城館閑情幽出在山新月有微輝朗朗空庭間
處世雖識機伊余多掩關松姿度臘見雞蘂知春還
静覺氷雪詞厚爲酬贈顏東林有躑躅脫屣期共攀

冬月長安雨中見終南雪

秋節新已盡雨林一作疎露山雪西峰稍覺明殘滴猶
未絶氣使瀑布水凍著白雲穴今朝灞滻雁何夕瀟
湘月想彼石房人對雪扉不閉切必結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一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二

普州司倉參軍范陽　賈島　浪仙

寄孟協律

我有吊古泣不泣向路岐揮淚灑暮天滴著（一作滴）桂樹枝別後冬節至離心北風吹坐孤雪扉夕泉落石橋時不驚猛虎嘯難辱君子詞欲酬空覺老無以堪遠持岧嶤倚角窓王屋懸清思

和劉涵

京官始云滿野人依舊閑閉扉一畝居中有古風還市井日巳午幽窓夢南山喬木覆北齋有鳥鳴其間前日遠嶽僧來時與開關新題驚我瘦窺鏡見醜顏陶情惜清澹此意復誰攀

明月山懷獨孤崇魚琢

明月長在目明月長在心在心復在目何得稀去尋試望明月人孟夏樹蔽岑想彼嘆此懷樂喧忘幽林鄉本北嶽外悔（一作侮）恨東夷深顧縮地脈還豈待天恩臨非不渴隱秀却嫌他事侵或云岳樓鐘來繞草堂吟當從令尹後再往步柏林

投張太祝

風骨高更老向春初陽葩泠泠月下韻一一落海涯

有子不敢和一聽千嘆嗟身卧東北泥魂掛西南霞手把一枝栗往輕覺程賒水天朔方色暖日嵩根花達（一作逹）間幽栖山遺尋種藥家欲買雙瓊瑤慙無一木瓜

詠韓氏二子

千巖一尺璧八月十五夕清露墮桂花白鳥舞虛碧

送別

丈夫未得意行行且低眉素琴彈復彈會有知音知

携新文詣張籍韓愈途中成

袖有新成詩欲見張韓老青竹未生翼一步萬里道仰望青冥天雲雪歷我腦失却終南山惆悵滿懷抱安得西北風身願變蓬草地祇聞此語突出驚我倒

上谷送客遊江湖

莫嘆迢遞分何殊咫尺別江樓到夜登還見南臺月

重酬姚少府

隙月斜枕旁諷詠夏詒什如今何時節虫虺亦已蟄答遲禮涉傲抱疾思加澁僕本胡爲者銜肩貢客集茫然九州内譬如一錐立數暗少此懷自明曾瀝泣量無趨勇士誠欲戈矛戢原閣期躋攀潭舫偶俱入深齋竹木合（一作多）畢夕風雨急儕利沐均分價稱煩

嗟逾百篇見嘲罷一命嗟未及滄浪愚將還知音激
所習

校孟郊

月中有孤芳天下聆薰風江南有高唱海北初來通
容飄清冷餘自蘊襟抱中止息乃派溢推尋却冥蒙
我知雪山子謁彼偈句空必竟獲所實爾爲遂深衷
錄之孤燈前猶恨百首終一吟動狂機萬疾辭頑躬
生年面未交永久夢輒同敘詰誰君師詰言無吾宗
余未履其跡君曰可但攻毀波腸易飽撥險神難從
前歲曾入洛差池阻從龍萍家復從趙雲思長縈縈
蒿海每可詣長途追再窮顧傾肺腸事盡入焦梧桐

代邊將

持戈簇邊日戰罷浮雲收露草泣寒露夜泉鳴隴頭
三尺提中鐵氣衝星斗牛報國不拘貴憤將平虜讎

寄劉栖楚

趨走與偃卧去就自殊分當窗一重樹上有萬里雲
離披不相顧髣髴類人群友生去更遠來書絕如焚
蟬吟我爲聽我歌蟬豈聞歲暮儻旋歸晤言桂氛氳

寄丘儒

地近輕數見地遠重一面一面如何重重甚珍寶片

自經失歡笑幾度騰霜霰此心鎮懸懸天象固迴轉
長安秋風高子在東甸縣儀形信寂蔑風雨豈乖間
憑人報消息何易憑筆硯俱不盡我心終須對君宴

送陳商

古道長荊棘新岐路交橫君於荒榛中尋得古轍行
足踏聖人路貌端禪士形我曾接夜談似聽講一經
聰翮曾數舉昨登高第名釜底絕烟火曉行皇帝經
上客遠府遊主人須目明青雲别青山何日復可升

送張校書季霞

從京去容州馬在船上多容州幾千里直傍青天涯
掌記試校書未稱高詞華義往不可屈出家如入家
城市七月初熱與夏未差餞君到野地秋涼滿山坡
南境異北候風起無塵沙秦吟宿楚澤海酒落桂花
暫醉即還醒彼土生桂茶

寄友人

同人半年别一别寂來音賴有别時文相思時一吟
我常倦投跡君亦知此衿筆硯且勿棄蘇張曾陸沈
但存舌在口當與身遂心君看明月夜松桂寒森森

答王參

寸步不相待四時互如競客思先覺秋虫聲苦知暝

霜松積舊翠露月團如鏡詩貧屬景同琴孤坐堂虛
相期黃菊節別約紅桃徑每把式微篇臨風一長詠

延康吟

寄居延壽里為與延康隣不愛延康里愛此里中人
人非十年故人非九族親人有不朽語得之烟山春

戲贈友人

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筆硯為轆轤吟詠作縻綆
朝來重汲引依舊得清冷書贈同懷人詞中多苦辛

寓興

眞集道方至貌殊妬還多山泉入城池自然生渾波

今時出古言在衆翻為訛有琴含正韻知音者如何
一生足感激世言忽差我不得市井味思響吾嚴阿
浮華豈我事日月徒蹉跎賴哉潁陽風千載無其他

懷鄭從志

西風吹陰雲雨雪半夜收忽憶天涯人起看手與牛
故人別二年我意如百秋音信兩杳杳誰云昔綢繆
平明一封書寄向東北舟翩翩春歸鳥會自為匹儔

易州登龍興寺樓望郡北高峰

郡北最高峰巉巖絕雲路朝來上樓望稍覺得幽趣
朦朧碧烟裏群嶺若相附何時一登陟萬物皆下顧

送鄭山人遊江湖

南游衡嶽上東往天台裏足躡華峰頂目觀滄海水

就峰公宿

河出烏宿後螢火白露中上人坐不倚共我論量空
殘月華晻暖遠水響玲瓏爾時無了夢茲宵方未窮

劉景陽東齋

松陰連竹影中有無苦井清風此地多白日空自來
景陽公幹孫詩句得眞景勸我不須歸月出東齋靜

對菊

九日不出門十日見黃菊灼灼尚繁英美人無消息

送集文上人遊方

來從道陵井雙木溪邊會分首芳草時遠意青天外
此遊諳幾嶽嵩華衡恒泰

題岸上人郡內閑居

靜向方寸求不居山一作千嶂幽池開菡萏香門閑莓
苔秋金玉童四句粃糠經九流爐烟上喬木鐘磬下
危樓手種一株松貞心與師儔

遊子

遊子喜鄉遠非吾憶歸廬雖知奔他山自欲早旋車
朝賞暮已足圖歸願無餘嘗期附鵬翼未偶方躊躇

寄山中王參

我看嶽西雲君看嶽北月長懷燕城南相送十里別
別來千餘日日日憶不歇遠寄一紙書數字論白髮

送汲鵬

淮南卧理後復逢君姓汲文采孝尋常志願期早立
深江東乏舟夕陽䠶原隰夏夜言詩會往往追不及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二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三

普州司倉參軍范陽　賈島　浪仙

寄令狐相公

策杖馳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

哭栢巖禪師

苔覆石床新師曾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
塔院關松雪經房鎖隙塵自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

山中道士

頭髮梳千下休糧帶瘦容養雛成大鶴種子作高松
白石通宵煮寒泉盡日舂不曾離隱處那得世人逢

就可松宿

十里尋幽寺寒流數派分僧同雪夜坐鴈向草堂聞
靜語終燈焰餘生許嶠雲猶來多抱疾聲不達明君

旅遊

此心非一事書札若為傳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
空巢霜葉落疎牖水螢穿留得林僧宿中宵坐默（一作雲）然

送鄒明府遊靈武

曾宰西畿縣三年馬不肥債多平（一作秀）劍與官滿載
書歸邊雪藏行徑林風透卧衣靈州聽曉角客舘未

閒扉

題皇甫荀藍田廳

任官經一年縣與玉峰連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
客歸秋雨後印鎖暮鍾前久別丹陽浦時時夢釣船

贈王將軍

宿衛爐烟近除書墨未乾馬曾金鏃中身有寶刀瘢
父子同時捷君王畫陣看何當為外帥白日出長安

下第

下第只空囊如何住在一作帝鄉杏園啼百舌誰醉在
花傍淚落故山遠病來春草長知音逢一作豈易孤

棹負三湘

寄賀蘭朋吉

往往東林下花香似火焚故園從小別夜雨近秋聞
野菜連寒水枯株簇古墳泛舟同遠客尋寺入幽雲
斜日扉多掩荒田徑細分相思蟬幾處偶坐蛺成群
會宿曾論道登高省議文苦吟遥可想邊葉向紛紛

憶吳處士

半夜長安雨燈前越客吟孤舟行一月萬水與千岑
島嶼夏雲起汀洲芳草深何當折松葉拂石剡溪陰

哭孟郊

身死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
冢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弔後斜日下寒天

送崔定

未知遊子意何不避炎蒸幾日到漢水新蟬鳴杜陵
秋江待得月夜語恨無僧巴峽吟過否連天十二層

寄白閣默公

已知歸白閣山遠曉晴看石室人心靜冰潭月影殘
微雲分片滅古木落薪乾後夜誰聞磬西峰絕頂寒

雨後宿劉司馬池上

藍溪秋漱玉此地漲清澄蘆葦聲兼雨芰荷香透燈
岸頭秦古道亭面漢荒陵靜想泉根本幽崖落幾層

送朱可久歸越中

石頭城下泊北固暝鍾初汀鷺潮衝起船窗月過虛
吳山侵越衆隋柳入唐疏日欲躬調膳辟來何府書

送田卓入華山

幽深足暮蟬驚覺石牀眠瀑布五千仞草堂瀑布邊
壇松涓滴露嶽月泬寥天鶴過君須看上頭應有仙

送董正字常州覲省

相逐一行鴻何時出磧中江流翻白浪木葉落青楓
輕檝浮吳國繁霜下楚空春來懽侍阻正字在東宮

酬姚少府

梅樹與山木俱應摇落初柴門掩寒雨蟲響出秋疏
枯槁彰清鏡孱愚友道書刋文非不朽君子自相於

送無可上人

圭峰霽色新送此草堂人麈尾同離寺蛩鳴暫別親
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終有煙霞約天名作近隣

送李騎曹

歸騎雙旌遠懽生此別中蕭關分磧路嘶馬背寒鴻
朔色晴天北河源落日東賀蘭山頂草時動卷帆風

送烏行中石淙別業 淙一作琮

寒水長繩汲丁冷數滴翻草通石淙脉硯帶海潮痕
嶽色何曾遠蟬聲尚未繁勞思當此夕苗稼在西原

送覺興上人歸中條山兼謁河中李司空

又憶西巖寺秦原草白時山尋樵徑上人到雪房遲
暮磬潭泉凍荒林野燒移聞師新譯偈說擬對旌麾

寄無可上人

僻寺多高樹涼天憶重遊磬過溝水盡月入草堂秋
穴蟻苔痕靜藏蟬柏葉稠名山思徧往早晚到嵩丘

南池

蕭條微雨絕荒岸抱清源入舫山偏塞分泉稻接村
秋聲依樹色月影在蒲根淹泊方難遂他宵關夢魂

寄龍池寺貞空二上人

受請終南住俱妨去石橋林中秋信絕峰頂夜禪遥
寒草煙藏虎高松月照鵰霜天期到寺寺置即前朝

送貞空二上人

林下中餐後天涯欲去時衡陽過有伴夢澤出應遲
石磬疎寒韻銅瓶結夜澌殷勤訝此別且未定歸期

送裴校書

拜官從秘省署職在藩維多故長疎索高秋遠別離
天寒泗上醉夜靜岳陽棊使府臨南海帆飛到不遲

昇道精舍南臺對月寄姚合

月向南臺見秋霖洗滌餘出逢危葉落靜看衆峰疎
冷露尋時有禪窓此夜虛相思聊悵望潤氣徧衣初

即事

索漠對孤燈陰雲積幾層自嗟憐十上誰肯待三徵
心被通人見文叨大匠稱悲秋秦塞草懷古漢家陵
城靜高崖草漏多幽沼冰過聲沙鳥驚絕行石菴僧
豈謂舊廬在誰言歸未曾 謂一作爲

黄子陂上韓吏部

石樓云一別二十二三春相逐升堂者幾爲埋骨人

瘴流聞度瘴病起書還秦曾是令勤道非惟卹在迍
疎衣蕉縷細爽味茗芽新鐘絶滴殘雨螢多無近隣
溪潭承到數位秩見辭頻若箇山中（一作招隱機）志任
此身

天津橋南山中各題一句

野坐分苔石（李益）山行遶菊叢（韋執中）雲衣惹不破（諸葛覺）
秋色望來空（賈浪仙）

投李益

四十歸燕字千年外始吟已將書北嶽不用比南金

吊孟協律

才行古人齊生前品位低葬時貧賣馬遠日哭惟妻
孤冢北邙外空齋中嶽西集詩應萬首物象徧曾題

送人適越

高城滿夕陽何事欲霑裳遠客逢高暮遊人道路長
晴湖勝鏡碧寒柳似金黄若有相思夢殷勤載入行

送僧遊衡嶽

心知衡嶽路不怕去人稀船裏猶鳴磬溪頭自曝衣
有家從小别無寺不言歸料得逢寒往當禪雪滿扉

送路

别我就蓬蒿日斜飛伯勞龍門流水急嵩嶽片雲高
歎命無知已梳頭落白毛從軍當此去風起廣陵濤

洛陽道中寄弟

趨走迫流年慚經此路徧寄雲埋二室積雪度三川
生類梗萍泛悲無金石堅翻鴻有歸翼極目仰聯翩

江亭晚望

浩渺浸雲根烟嵐没遠村鳥歸沙有跡帆過浪無痕
望水知柔性看山欲倦魂縱情猶未已迴馬欲黄昏

送耿處士

一瓶離别酒未盡即言行萬水千山路孤舟幾月程
川原秋色静蘆葦晚風鳴迢遞不歸客人傳虛隱名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三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四

晋州司倉參軍范陽　賈島　浪仙

過唐校書書齋

池滿風吹竹時時得爽神聲齊雛鳥語畫卷老僧眞月出行幾步花開到四鄰江湖心自切未可掛頭巾

送杜秀才東遊

東遊誰見待盡室寄長安別後後一作夜葉頻落去程山已寒大河風色度驪野燒烟殘匣有青銅鏡時將照鬢看

送天台僧

遠夢歸華頂扁舟背岳陽寒蔬修淨食夜浪動禪牀雁過孤峰曉猿啼一樹霜身心無別念餘習在詩章

懷紫閣隱者

寂寥思隱者孤燭坐秋霖梨栗猿喜熟雲山僧說深寄書應不到結伴擬同尋廢寢方終久迢迢紫閣心

雨夜同厲玄懷皇甫荀

桐竹遶庭匝雨多風更吹還如舊山夜臥聽瀑泉時磧雁來期近秋鐘到夢遲溝西吟苦客中夕話無思

秋暮

北門楊柳葉不覺已繽紛值鶴因臨水迎僧忽背雲白髮相並出暗淚兩行分默默空朝夕苦吟誰喜聞

哭胡遇

夭壽知齊理何曾免歎嗟祭迴一作弃府收朔雪吊後折寒花野水吟秋斷空山影暮斜弟兄相識徧猶得到君家

送丹師歸閩中

波濤路杳然衰柳洛陽蟬行李經雷電禪前漱岛泉歸林久別寺過越未離船自說從今去身應老海邊

送安南惟鑒法師

講經春殿裏花遶御林飛南海幾廻過舊山臨老歸

潮搖蠻草落月濕島松微一作關風香損甲雲雨落生衣空水既如彼一作雲水路迷往來消息稀

題李凝幽居

閑居少鄰並草徑入荒園鳥宿池邊一作中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送薛湘

掛席從古一作中路長風起廣津楚城花未發上苑蝶來新半汶湖波月初生島草春孤霞臨石鏡極浦映村神細響吟乾葉餘聲動遠蘋欲憑將一札寄與沃

州人

寄董武

雖同一城裏少省得從容門掩園林僻日高巾幘慵
孤鴻來半夜積雪在諸峰正憶毘陵客聲聲隔水鐘

宿贊上人房

堦前多是竹閒地擬栽松朱點草書疏雪平麻屐蹤
御溝寒夜雨宮寺靜時鐘此時室一作無他事來尋不
厭重

訪李甘原居

原西居處靜門對曲江開石縫銜枯草查根上淨苔
一作漬古書翠微泉夜落紫閣鳥時來仍憶尋淇岸同行
採蕨廻

題山寺井

泓泓百尺餘功就豈斯須汲早僧出定鑿新蟲自無
藏源重嶂底澄翳大空隅此地如經劫凉潭會共枯

僻居無可上人相訪

自從居此地少有事相關積雨荒隣圃秋池照遠山
硯中枯葉落枕上斷雲閑野客將禪子依依偏往還

送李餘及第歸蜀

知音伸久屈覲省去光輝津渡逢清夜途程盡翠微
雲當綿竹疊鳥離錦江飛肯寄書來否原居出甚稀

荒齋

草合徑微微終南對掩扉晚凉疎雨絕初曉遠山稀
落葉無青地閑身著白衣朴愚猶本性不是學忘機

夜喜賀蘭三見訪

漏鐘仍夜淺時節欲秋分泉聒棲松鶴風除翳月雲
踏苔行引興枕石卧論文即此尋常靜來多祇是君

題青龍寺鏡公房

一夕曾留宿終南搖落時孤燈岡舍一作含掩殘磬雪
風吹樹老因寒折泉深出井遲疎慵豈有事多失上
方期

送陳判官赴綏德

將軍邊入幕東帶便雖家身暖蕉衣窄天寒磧日斜
火燒岡斷葦一作草風卷雪和沙絲竹豐州有春來祇
欠花

送唐環歸敷水莊

毛女峰當戶日高頭未梳地侵山影掃葉帶露痕書
松徑僧尋藥一作沙泉鶴見魚一川風景好恨不有
吾廬

原東居喜唐温琪頻至

曲江春草生紫閣雪分明汲井嘗泉味聽鐘問寺名
墨研秋日雨茶試老僧鐺地近勞頻訪烏紗出送迎

送欵法師

度歲不相見嚴冬知出關孤烟寒色樹高雪夕陽山
瀑布寺應到牡丹房甚閑南朝遺跡在此去幾時還

寄錢庶子

曲江春水滿北岸掩柴關秖有僧鄰舍全無物映山
樹陰終日掃藥債隔年還猶記聽琴夜寒燈竹屋間

原上秋居

關西又落木心事復如何歲月辭山久秋霖入夜多

鳥從井口出人自岳陽過倚杖聊閑望田家未翦禾

夏夜

原寺偏鄰近開門物景澄磬通多葉罅月離片雲稜
暫宿山中鳥相尋海畔僧唯愁秋色至乍可在炎蒸

冬夜

羇旅復經冬瓢空盎亦空淚流寒枕上跡絕舊山中
凌結浮萍水雪和衰柳風曙光雖未報嘹唳兩三鴻

送厲宗上人

擁策背嶮峨終南雨雪和漱泉秋鶴至禪樹夜猿過
高頂白雲盡前山黃葉多曾吟廬嶽上月動九江波

寄李存穆

聞道船中病似憂親弟兄信來從水路身去到柴城
久別長須鬢相思書姓名忽然消息絕頻夢却還京

贈無懷禪師

身從劫劫修果以此生周禪定石牀暖月移山樹秋
捧盂觀宿飯敲磬過清流不掩玄關路教人問白頭

寄武功姚主簿

居枕江沱北情懸渭曲西數宵曾夢見幾處得書披
驛路穿荒坂公田帶淤泥静棊功奥妙閑作韻清羸
鑿草留叢藥尋山上石梯客迴河水漲風起夕陽低

空地苔連井孤村火隔溪卷簾黃葉落鎖印子規啼
隴色澄秋月邊聲入戰鼙會須過縣去况是屢招携

題劉華書齋

白石牀無塵青松樹有鱗一鶯啼帶雨兩樹合從春
荒榭苔膠砌幽叢果墮榛偶來疎或數當暑夕勝晨
露滴星河水巢重草木新終南同往意趙北獨遊身
渡葉司天漏驚蛩遠地人機清公幹族也莫卧漳濱

送盧秀才遊潞府

雨餘滋潤在風不起塵沙邊日寡文思送君吟月華
過山千相府臨水宿僧家能賦焉長屈他春宴杏花

送南康姚明府

銅章美少年小邑在南天版籍多遷客封疆接洞田靜江鳴野鼓發纜帶村烟却笑陶元亮何須憶醉眠

送友人棄官遊江左

羨君休作尉萬事且全身寰海多虞日江湖獨往人姓名何處變鷗鳥幾時親別後吳中使應須訪子眞

雨中懷友人

對雨思君子嘗茶近竹幽儒家隣古寺不到又逢秋

寄遠

家住錦水上身征遼海邊十書九不到一到忽經年

南齋

獨自南齋卧神閒景亦空有山來枕上無事到心中簾卷侵床月屏遮入座風望春春未至應在海門東

早春題友人湖上新居二首

近得雲中路門長侵早開到時猶有雪行處已無苔勸酒客初醉留茶僧未來每逢晴暖日惟見乞花栽

又

門不當官道行人到亦稀故從餐後出多是夜深歸開篋收詩卷掃牀移卧衣幾時同買宅相送有柴扉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四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五

普州司倉叅軍范陽　賈島　浪仙

送雍陶入蜀

江山事若諳那肯滯雲南草色分危磴杉陰近古潭日斜褒谷鳥夏淺嶲州蠶吾自疑雙鬢相逢更不堪

張郎中過原東居

年長惟添懶經旬止掩關高人餐藥後下馬此林間對坐天將暮同來客亦閑幾時能重至水味似深山

答王建祕書

人皆聞蟋蟀我獨恨蹉跎白髮無心鑷青山去意多

信來漳浦岸期負洞庭波時掃高槐影朝迴或恐過

送李餘往湖南

昔去候溫涼秋山滿楚鄉今來從辟命春物徧涔陽嶽石挂海雪野楓堆渚檣若尋吾祖宅寂寞在瀟湘

偶作

野步隨吾意那知是與非稔年時雨足閏月暮蟬稀獨樹依岡老遙峰出草微園林自有主宿鳥且同歸

過雍秀才居

夏木鳥巢邊終南嶺色鮮就凉安坐石煮茗汲隣泉鍾遠清霄半蜩稀暑雨前幽齋如葺罷約我一來眠

寄顏非熊

知君歸有處山水亦難齊猶去瀟湘遠不聞猿狖啼
穴通茆嶺下潮滿石頭西獨立生遙思秋原日漸低

送神邈法師

柳絮落濛濛西州道路中相逢春忽盡獨去講初終
行疾遙山雨眠遲後夜風遠房三兩樹週去葉應紅

送慈恩寺霄韻法師謁太原李司空

何故謁司空雲山知幾重碛遙來雁盡雪急去僧逢
淸磬先寒角禪燈徹曉烽舊房閑片石倚著最高松

送知興上人

久住巴興寺如今始拂衣欲臨秋水別不向故園歸
錫挂天涯樹房閑嶽頂扉下看萬里曉霜海日生微

送惠雅法師歸玉泉

秋到瀟湘水洞庭湖未遊飲泉看月別下峽聽猿浮
講不停雷雨吟當靜一作近海流降霜歸楚夕星冷玉
泉秋

憶江上吳處士

閩國揚帆去蟾蜍虧復圓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
此地聚會夕當時雷雨寒蘭橈殊未返消息海雲端

題張博士新居

青楓何不種林在洞庭村應爲三湘遠難移萬里根
斗牛初過伏菡萏欲香門一作斗秋亭北樹蓮照水邊門舊即湖山
隱新應葺此原

石門陂留辭從叔暮

幽鳥飛不遠此行千里間寒衝陂水霧醉下菊花山
有恥長爲客無成又入關何時臨澗柳吾黨共來攀

送朱兵曹迴越

星彩練中見澄江豈有泥潮生垂釣罷楚盡去橋西
磧鳥辭沙至山鼷隔水啼會稽半侵海濤白禹祠溪

懷博陵故人

孤城易水頭不忘舊交遊雪壓圍棊石風吹飲酒樓
路遙千萬里人別十三秋吟苦相思處天寒水急流

夕思

秋宵已難曙漏向二更分我憶山水坐蟲當寂寞聞
洞庭風落木天姥月離雲會自東浮去將何欲致君

寄河中楊少尹

非惟咎曩時投刺詣門遲悵望三秋後參差萬里期
禹留疏鑿跡舜在寂寥祠此致杳難共迴風逐所思

孟融逸人

孟君臨水居不食水中魚衣褐唯麄帛筐箱秖素書

樹林幽鳥戀世界此心踈擬棹孤舟去何峰又結廬

晚晴見終南諸峰

秦分(一作下)積多峰連巴勢不窮半旬藏雨裏此日到
窻中圓䬉將昇兎高空(一作虛)欲吁㷔故山思不見碣
石泬冢東

宿池上

泉來從絕壑亭敞在中流竹密無空岸松長可絆舟
蟪蛄潭上夜河漢島前秋異夕(一作日)期深漲携琴却
此遊

喜姚郎中自杭州迴

路多楓樹林累日泊清陰來去泛流水翛然適此心
一披江上作三起月中吟東省期司諫雲門悔不尋

送鄭長史之嶺南

雲林頗重疊岑渚傍幽奇汩水斜陽岸騷人正側祠
蒼梧多蟋蟀白露濕江籬擢第榮南去晨昏近九疑

送李濱謁宥州李權使君

英雄典宥州迢遞苦吟遊風宿驪山下月斜灞水流
去時初落葉回日定無秋太守携才子看鵰百尺樓

永福湖和楊鄭州

積水還平岸春來引鄭溪舊渠通郭下新堰絕湖西
嵩少分明對瀟湘洞俠齊客遊隨庶子孤嶼草萋萋

題長江

言心俱好靜廨署落暉空歸吏封宵鑰行蛇入古桐
長江頻雨後明月衆星中若任遷人去西浮與剡通

泥陽館

客愁何併起暮送故人回廢館秋螢出空城寒雨來
夕陽飄白露樹影掃青苔獨坐離容慘孤燈照不開

送徐員外赴河中

原野正蕭瑟中間分散情更從甘扈罷詔許朔方行
邊日沉殘角河關截夜城雲居開獨往長老出房迎

送賀蘭上人

野僧來別我略坐傍泉沙遠道擎空鉢深山踏落花
無師禪自解有格句堪誇此去非緣事孤雲不定家

送令狐綯相公

梁園趨戟節海草發枯春風水難遺便差池未振鱗
姓名猶語及門館阻何因苦擬修文卷重擎獻匠人
吟看青島處朝退赤墀晨根愛杉栽活枝憐雪霰新
綴篇嗟調逸不和揣才貧早晚還霖雨滂沱洗月輪
攝茵方滅列成器待陶鈞困坂思迴顧迷邦輒問津
數行望外札絕句握中珍是日榮遊亦當時怯往陳

鴻春乖漢爵積病卧漳濵岳聳五千仞雲惟一片身
故山雖未死一作難死心秋水宿經旬下第能無恥高科恐
有神罷耕田料廢省釣岸應𢠸慷慨知音在誰能淚
隨巾

寄滄州李尚書

滄溟深絕澗西岸郭東門弋者羅夷鳥桴人思嶠
威稜高臘冽照齊極春温陂淀封疆内蕪葭壁壘根
摇鞞邊地脉愁箭虎狼魂水縣賣紗市鹽田煑海村
枝條分御葉家世食唐恩武可縱横講功從戰伐論
天涯生月片嶼頂湧泉源非是泥池物方因雷雨尊
沉謀藏未露隣境帖無喧青冢驕回鶻蕭關陷吐蕃
何時霖歲旱早晚雪邦寃迢遞瞻旌蓋浮陽寄詠言

逢舊識

幾歲阻干戈今朝勸酒歌羨君無白髮走馬過黃河
舊宅兵燒盡新宫日奏多妖星還有角數尺鐵重磨

崇聖寺斌公房

近來惟一食樹下掩禪扉落日寒山磬多年壞衲衣
白鬚長更剃青靄遠還歸仍說遊南岳經行是息機

送李傅侍郎劍南行營

走馬從邊事新恩受外臺勇看雙節出期破八蠻回
許國家無戀盤江棧不摧殺軍刀斗遂報捷劍門開
角咽獮猴叫聲乾霹靂來去年新甸邑猶滯佐時才

別徐明府

抱琴非本意生事偶相縈口尚袁安節身無子賤名
地春寒雪盛山淺夕風輕百戰餘荒野千夫漸偶耕
一盃宜獨夜孤客戀交情明日疲驂去蕭條過古城

岐下送友人歸襄陽

蹉跎隨泛梗羈旅到西州舉翮籠中鳥知心海上鷗
山光分首暮草色向家秋若更登高峴看碑定淚流

送友人遊蜀

萬岑深積翠路向此中難欲暮多羈思因高莫遠看
卓家人寂寞揚子業凋殘唯有岷江水悠悠帶月寒

送鄭少府

江岸一相見空令惜此分夕陽行帶月酌水少留君
野地初燒草荒山過雪雲明年還調集蟬可在家聞

子規

遊魂自相叫寧復記前身飛過鄰家月聲連野路春
夢邊催曉急愁處送風頻自有霑花血相和兩滴新

送僧歸天台

辭秦經越過歸寺海西峰石磵雙流水山門九里松

曾聞清禁漏却聽赤城鍾妙字研磨講應齊智者蹤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五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六

普州司倉參軍范陽　賈島　浪仙

謝紀曾上梁使君

戰戰兢兢猶如履薄冰雖然叨一掾猶似說三乘
甁汲南溪水書來北岳僧慵愚兼抱疾權紀不相應

贈友人

五字詩成卷清詩少得僧不同狂客醉自伴律僧齋
春別和花樹秋辭帶月淮却歸登第日名姓榜頭排

送雍陶及第歸成都寧覲

不惟詩著籍兼又賦知名議論於題稱春秋對問精
半應陰隲與全賴有司平歸去峯巒衆別來松桂生
漲江流水品當道白雲坑勿以攻文捷而將學劍輕

謝令狐相公賜衣九事

裁衣新濯錦開篋舊燒瑩同日昇科士誰同膝下榮
長江飛鳥外主簿跨驢歸逐客寒前夜元戎與厚衣
雪來松更綠霜降月彌輝即入調鼎朝分是與非

送金州鑒周上人

池亞尋天目溪仍住若耶帆隨風便發月不要雲遮
鹽浦浮霜鴈迴湖落海查峨嵋看春上立雪指流沙

送禪遠上人

下視白雲時山房盖(一作掛)樹皮番枝松落子側頂鶴
聽碁清淨從沙劫中終未日歡金光明本行同侍出
峨嵋

新年

嗟以龍鍾身(一作貌)如何歲復新石門思隱久銅鏡强
窺頻花發新移樹心知故國春誰能平此恨豈是比
宗人

送僧

出家從廿歲鮮論造玄門不惜揮談柄誰能聽至言
中時山果熟後夏竹陰繁此去逢何日峨嵋曉復昏

送姚杭州

白雲峰下城日夕白雲生人老江波釣田侵海樹耕
吳山鍾如越蓮葉吹搖旌詩與石門思濤來向越迎

夜集田卿宅

朗詠高齋下如將古洞彈潮鴻向桂水來雪渡桑乾
滴滴玉漏曙翛翛竹籟殘曩年曾宿此亦值五陵寒

寄山友長孫栖嶠

此時氣蕭颯琴院可應關鶴似君無事風吹雨遍山
松生青石上泉落白雲間有逕連高頂心期相與還

訓厲玄

我來從北郡守省陟西陵白髮初相識秋山擬共登
隣居帝城雨會宿御溝冰未報見貽作耿然中夜興

送劉文洛中覲省

晴峯三十六侍立上春臺同宿別離恨共看星月迴
野鶯臨苑語河棹歷江來便寄相思札緘封花下開

送空公往金州

七百里山水手中卿乘籐松生師坐石潭遊祖傳孟
長擬老岳嶠又聞思海湖惠能同俗姓不是嶺南盧

贈紹明上人

木柱青龍寺中秋稱往年上方嵩古寺下視雨和(一作)
如煙祖豈無言去心因斷臂傳不知能已後更有幾
燈然

贈弘泉上人

洗足下藍嶺古師指道同心知漢卉長居山玉林空
西殿宵燈磬東林曙雨風舊峰隣太白石座雨苔濛

送宣皎上人遊太白

剃髮多無雪去年三十三山過春草寺磬度落花潭
得句才隣約論宗意在南峯靈疑懶下蒼翠太虛叅

病起

嵩印歸未得空自責遲迴身事豈能遂蘭花又已開

病令新作少雨阻故人來燈下南華卷袪愁嘗酒盃

送殷侍御赴同州

馮翊蒲（一作蒲）西郡沙岡擁地形中條全離岳清渭半和涇夜莫眠明月秋深至洞庭猶來交辟士事别偃林扃

送沈鶴

家趋揖於蔡携妻去養親陸行千里外風卷一帆新夜泊荊山雨秋吟播藥輪蕪城登眺作（一作後）才動廣陵人

秋夜仰懷錢孟二公琴客會

月色四時好秋光君（一作吾）子知南山昨夜雨為我寫清規獨鶴聳寒骨高杉韻細颸仙家縹緲弄髣髴此中期

贈李金州

綺里祠前後山程踐白雲泝流隨大旆登岸見全軍曉角吹人夢秋風卷雁群霧開方露日漢水底（一作真）沙分

酬姚合校書

因貧行道遠得見舊交遊美酒易傾盡好詩難卒酬公堂朝共到私第夜相留不覺入關晚別來林木秋

送獨孤馬二秀才居明月山讀書

懼志俱高潔儒科慕冉顏家辭臨水郡雨到讀書山棲鳥棲花上聲鍾磔閣閒寂寞窗戶外時見一舟還

病蟬

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酸吟尚極清露華凝在腹塵點誤侵睛黃雀并鳶鳥俱懷害爾情

青門里作

燕存鴻已過海內幾人愁欲問南宗理將歸北岳脩若無攀桂分祇是卧雲休泉樹一為別依稀三十秋

盧秀才南臺

居在青門里臺當千萬岑下因岡助勢上有樹交陰陵遠根纏近空長畔可尋新晴登嘯處鷰起宿枝禽

寄李輔侍郎

終過盟津書分明夢不虛人從清渭別地隔太行餘賓幕誰嫌靜公門但晏如櫪辟乾霹靂斜漢濕蟾蜍追琢毋今後敦龐得古朴井臺憐操築漳岸想丕蹤亦異鑿瑊玏終當直石渠此身多抱疾幽里近營居憤激蘇門澗經浮楚澤猶松栽侵古影螢斷尚芹殖語嘿曾延接心源離滓淤誰言姓琴氏獨踏角生魚

寄令狐綯相公

驪駮勝驫馬東川路匪賒一緘論賈誼三蜀寄嚴家
澄徹霜江水分明露石沙話言聲及政棧閣谷離斜
自著衣偏暖誰憂雪六花裏家留滯帳防患與通茶
山館中宵起星河殘月華雙僮前日雇數口向天涯
良樂知騏驥張雷驗鏌鋣謙光賢將相別紙聖龍蛇
豈有斯言玷應無白璧瑕不妨圓魄裏人亦指蝦蟇

再投李益常侍

何處矜枝刺當時赴尹京淹留花木變然諾肺腸傾
避暑蟬移樹登高鴈過城人家嵩岳色公府洛河聲
聯句逢秋盡嘗茶見月生新衣裁白紵思從曲江行

賦雪

省屬時霖滯今逢臘雪多南猜飄桂渚北訝雨交河
盡滅平蕪色獨重古木柯空中離白氣島外下滄波
隱者迷樵道朝人冷玉珂夕繁仍晝密漏間復鍾和
想積高嵩頂新秋皓月過

過楊道士居

先生修道處茆屋遠囂氛叩齒坐明月搘頤望白雲
精神含藥色衣服帶霞紋無話瀛洲路多年別少君

贈僧

亂山秋木穴裏有靈蛇藏鐵錫挂臨海（一作揚挂臨滄海）石
樓聞異香出塵頭未白入定衲凝霜莫話五湖事令
人心欲狂

送友人游塞

飄蓬多塞下君見益潸然迥磧沙銜日長河水接天
夜泉行客火曉戍向京烟少結相思恨佳期芳草前

思遊邊友人

凝愁對孤燭昨日飲離杯葉下故人去天中新鴈來
連沙秋草薄帶雪暮山開苑北紅塵道何時見遠迴

秋暮寄友人

寂落關河暮霜風樹葉低遠天垂地外寒日下峰西

有志烟霞切無家歲月迷清宵話白閣已負十年棲

寄令狐綯相公

宮高頻敕授老色把犁鋤一主長江印三封京省書
不無蒙上思唯食圃中蔬夢幻將泡影浮生事只如

和孟逸人林下道情

四時相陶鑄中庸道豈銷夏雲生此日春色盡今朝
陋巷貧無悶毗耶疾未調已栽天末柏合抱豈非遙

宿姚少府北齋

石溪同夜泛復此北齋期鳥絕吏歸後蛩鳴客臥時
鎖城涼雨細開印曙鍾遲憶此漳川岸如今是別離

雪晴晚望

倚杖望晴雪溪雲幾萬重樵人歸白屋寒日下危峰野火燒岡草斷煙生石古一作松郡廻山寺路聞打暮天鐘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六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七

普州司倉參軍范陽　賈島　浪仙

送崔嶠遊瀟湘

功烈尚書孫琢磨風雅言渡河山凝處陂峴漢遊宦夢想吟天目宵同話石門楓林葉欲下極浦月清暾

寄朱錫珪

遠泊與誰同來從古木中長江人釣月曠野火燒風夢澤吞楚大閩山阨海叢此時檣底水濤起屈原通

馬戴居華山因寄

玉女洗頭盆孤高不可言瀑流蓮岳頂河注華山根絕雀林藏鶻無人境有猿秋蟬繞過雨石上古松門

寄胡遇

一自殘春別經炎復到涼螢從枯樹出蛩入破堦藏落葉書勝紙閑砧坐當牀東門因送客相訪也何妨

送李戎扶侍往壽安

二千餘里路一半是波濤未曉著衣起出城逢日高關山多寇盜扶侍帶弓刀臨別不揮淚誰知心鬱陶

送孫逸人

衣屨猶同俗妻兒亦宛然不餐能累月無病已多年是藥皆諳性令人漸信仙杖頭書數卷荷入翠微煙

寄華山僧

過知白石室松栢隱朧朧月落看心次雲生閉目中五更鐘隔岳萬尺水懸空苔鮮嵌巖所依稀有徑通

送李登少府

伊陽耽酒尉朗詠醉醒新應見嵩山裏明年躑躅春一千尋樹直三十六峰隣流水潺潺處堅貞玉澗珉

易州過郝逸人居

每逢詞翰客邀我共尋君果見閒居賦未曾流俗聞也知隣市井宛似出囂氛却笑巢由輩何須隱白雲

酬鄠縣李廓少府見寄

稍憐公事退復遇夕陽時北朔霜凝竹南山水入籬吟懷滄海侶空問白雲師恨不相從去心惟野鶴知

淨業寺與前鄠縣李廓少府同宿

來從城上峰京寺暮相逢往往語復默微微雨灑松家貧初罷吏年長畏聞蛩前日猶拘束披衣起曉鐘

送南卓歸京

殘春別鏡陂罷郡未霜髭行李逢炎暑山泉滿路岐雲藏巢樹鶴風觸囀鶯枝三省同盧位雙旌帶去思入城宵夢後待漏月沉時長策并忠告從容寫玉墀

臥疾走筆酬韓愈書問

一臥三四旬數書惟獨君一作獨思君書至願為出海月不作歸山雲身上衣頻寄甌中物亦分欲知強健否病鶴未離群

長孫霞李溟自紫閣白閣二峰見訪

寂寞吾廬貧同來二閣人所論唯野事招作一作訪我任雲隣古寺期秋宿平林散早春漱流今已矣巢許豈堯臣

送惟一遊清涼寺

去有巡臺侶荒溪衆樹分瓶殘秦地水錫入晉山雲秋月離喧見寒泉出定聞人間臨欲別旬日雨紛紛

鄭尚書新開涪江二首

岸鑿青山破江開白浪寒日沉源出海春至草生灘梓匠防波溢蓬仙畏水乾從今疏決後任雨滯峰巒

又

不侵南畝務已拔北江流涪水方移岸潯陽有到舟潭澄初搗藥波動乍垂鉤山可疏三里從知一作惟應歷億秋

寄喬侍郎

大寧猶未到曾渡北浮橋曉出爬船寺手攀紫栗條差池不相見悵望至今朝近日營家計繩懸一小瓢

送去華法師

在越居何寺東南水路歸秋江洗一鉢寒日曬三衣默聽鴻聲盡行看葉影飛囊中無寶貨船戶夜扃稀

送蔡京

躡踣歸曾日帶漏別秦星易折芳條桂難窮邃義經登封多泰岳巡狩徧滄溟家在何林下梁山翠滿庭

慈恩寺上座院

未委衡山色何如對塔峰晏宵曾宿此今夕值秋濃羽族栖煙竹寒流帶月鐘井甘源起異泉湧漬苔封

題朱慶餘所居

天寒吟竟曉古屋瓦生松寄信船一隻隔鄉山萬重樹來沙岸鳥窓度雪樓鐘毎憶江中嶼更看城上峰

送黃知新歸安南

池亭沉飲徧非獨曲江花地遠路穿海春歸冬到家火山難下雪瘴土不生茶知决移來計相逢期尚賖

贈胡禪師

自是根機鈍非關夏臘深秋來江上寺夜坐嶺南心井鑿山含月風吹磬出林祖師携隻履去路杳難尋

元日女道士受籙

元日更新夜齋身稱淨衣數星連斗出萬里斷雲飛霜下磬聲在月高壇影微立聽師語了左肘繫符歸

重與曹彭兵曹

故人在城裏休寄海邊書漸去老不遠別來情豈疎硯水催臘日山雀到貧居毎有平戎計官家別敕書

贈莊上人

不語焚香坐心知道已成流年衰此世定力見他生暮雪餘春冷寒燈續晝明尋常五侯至敢望下堦迎

落第東歸逢僧伯陽

相逢須語笑人世別離頻曉去長侵月思鄉動隔春見僧心暫靜從俗事多迍宇宙詩名小山河客路新翠桐猶入爨清鏡未辭塵逸足思奔驥隨群且退鱗宴弁紅杏寺愁在綠楊津老病難爲樂開眉賴故人

皇甫主簿期遊山不及赴

休官匹馬在新意入山中更住應難遂前期恨不同集蟬苔樹僻留客雨堂空深夜誰相訪惟當清淨翁

宿成湘林下

相訪夕陽時千株木未衰石泉流出一作出幽谷山雨滴栖鴟漏向燈聽數酒因客寢遲今宵不盡興更有月明期

喜雍陶至

今朝笑語同幾日百憂中鳥度劍門靜蟾歸瀛水空
步霜吟菊畔待月坐林東且莫孤此興勿論窮與通

酬胡遇

麗句傳人口科名立可圖移居見山燒買樹帶巢烏
遊遠風濤急吟清雪月孤却思初識面仍未有多鬚

宿慈恩寺郁公房

病身來寄宿自掃一床閑反照臨江磬新秋過雨山
竹陰移冷月荷氣帶禪關獨往天台意方從內請還

送褚山人歸日東

懸帆待秋水去入杳冥間東海幾年別中華此日還
岸遙生白髮波盡露青山隔水相思在無書也是閑

寄韓湘

過嶺行多少潮州瘴滿川花開南去後水凍北歸前
望鷺吟登閣聽猿淚滴船相思堪面話不著尺書傳

雨夜寄馬戴

芳林杏花樹花落子西東今夕曲江雨寒催朔北風
鄉書滄海絕隱路翠微通寂寂相思際孤釭殘漏中

喜無可上人遊山回

一食復何如尋山無定居相逢新夏滿不見半年餘
聽話龍潭雪休傳鳥道書別來還似舊白髮日高梳

寄毘陵徹公

身依吳寺老黃葉幾迴青早講林霜在孤禪隙月殘
井通潮浪遠鐘與角聲寒已有南遊約誰言禮謁難

其二

賓佐無歸覲此行江漢心別離從闕下道路向山陰
孤嶼消寒沫空城滴夜霖若邪溪畔寺秋色共誰尋

寄劉侍御

衣多苔蘚痕猶擬更趨門自夏雖無病經秋不過原
積泉留俗鳥疊岫隔巴猿琴月西齋集如今豈復言

送韋瑣校書 缺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七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八

普州司馬祭軍范陽　賈島　浪仙

送穆少府知眉州

劍門倚青漢君昔未曾過日暮行人少山深異鳥多猿啼和峽雨棧盡到江波一路白雲裏飛泉灑薜蘿

二月晦日留別鄠中友人

立馬柳花裏別君當酒酣春風漸向北雲鴈不飛南明曉日初一今年月又三鞭羸去暮色遠岳起煙嵐

送李校書赴吉期

筵芳重重吉良期詎可還不同牛女夜是配鳳凰年

佩玉春風裏題章臘燭前詩書與箴訓夫婿又妻賢

宿孤館

落日投村戍愁生爲客途寒山晴後綠秋水夜來孤橘樹千株在漁家一半無自知風水靜舟繫岸邊蘆

哭宗密禪師

鳥道雪岑巔師亡誰去禪几塵增滅後樹色改生前層塔當松吹殘蹤傍野泉唯嗟聽經虎時到壞菴邊

宿山寺

衆岫聳寒色精廬向此分流星透疎木走月逆行雲絶頂人來少高松鶴不群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聞

送友人如邊

去日重陽後前程菊正芳行車輾秋岳落葉墜寒霜雲入漢天白風高磧色黃蒲輪待恐晚求薦向諸方

題竹谷上人院

禪庭高鳥道迴望極川原樵徑連峰頂石泉通竹根木深猶積雪山淺未聞猿欲別塵中苦願師貽一言

京北原作

登原見城闕策蹇思炎天日午路中客槐花風處蟬遠山秦木上清渭漢陵前何事居人世皆從一作因名利牽

寄江上人

紫閣舊房在新家中岳東煙波千里隔消息一朝通寒日汀洲路秋晴島嶼風分明杜陵葉別後兩兩一作雨經紅

送僧歸太白山

堅冰連夏處太白接青天雲塞石房路峰明雨外巔夜禪臨虎穴寒漱撇龍泉後會不期日相逢應信緣

暮過山村

數里聞寒水山家少四鄰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初月未終夕邊烽不過秦蕭條桑柘外煙火漸相親

鷺鷥

求魚未得食沙岸往來行島月獨棲影暮天寒過聲墮巢因木折失侶遇弦驚頻向煙霄望吾知爾去程

內道場僧弘紹

麟德燃香請長安春幾回夜閑（一作寒）同像寂晝定爲吾開講罷松根老經浮海水來六年雙足履只步院中苔

蔣亭和蔡湘州

蔣宅爲亭榭蔡城東郭門潭連秦相井松老漢朝根已積蒼苔徧何曾舊逕存高齋無事後時徙一携樽

光州王建使君水亭作

楚水臨軒積澄鮮一畝餘柳根連岸盡荷葉出萍初極浦清相似幽禽到不虛夕陽庭際眺槐雨滴疎疎

留別光州王使君建

杜陵千里外期在末秋歸既見林花落須防木葉飛楚從何地盡淮隔數峰微廻首餘霞失斜陽照客衣

宿姚合宅寄張司業籍

閑宵因集會柱史話先生身愛無一事心期往四明松枝影搖動石磬響寒清誰伴南齋宿月高霜滿城

哭張籍

精靈歸恍惚石磬韻曾聞即日是前古誰人耕此墳舊遊孤枕遠故域九江分本欲蓬瀛去餐芝御白雲

靈準上人院

掩扉當太白臘數等松椿禁漏來遙夜山泉落近隣經聲終卷曉草色幾芽春海內知名士交游準上人

寄柳舍人宗元

格與功俱造何人意不降一宵三夢柳孤泊九秋江擢第名重列沖天字幾雙誓爲仙者僕側執馭風幢

送玄巖上人歸西蜀

玉壘山中寺幽深勝概多藥成彭祖搗頂受七輪摩去臘催今夏流光等逝波會當依葺掃（一作草）五岳徧頭陀

寄宋州田中丞

古郡近南徐關河萬里餘相思深夜後未答去秋書自別知音少難忘識面初舊山期已久門掩數畦蔬

送朱休歸劍南

劍南歸受賀大學賦聲雄山路長江岸朝陽十月中芽新抽雪茗枝重集猿楓卓氏琴臺廢深蕪想迴通

寄長武朱尚書

不日即登壇槍旗一萬竿角吹邊月沒鼓絕爆雷殘

中國今如此西荒可取難白衣思請謁徒步在長安

送皇甫侍御

疏鍾催早朝自是赴嘉招身泊湘江潤田收楚澤遥雁驚起衰草猿渴下寒條來使黔南日時應問寂寥

郊居即事

住此園林久其如未是家葉書傳野意簷溜煮胡茶雨後逢行鷺更深聽遠蛙自然還往裏多是愛烟霞

夜集姚合宅期可公不至

公堂秋雨夜已是念園林何事疾病日重論山水心孫燈明履後微雪下更深釋子乖來約泉西寒磬音

喜李餘自蜀至

迢遞岷峨外西南驛路高幾程尋峻棧獨宿聽寒濤白鳥飛還立青猿斷更號往來從此過詞體近風騷

王侍御南原莊

買得足雲地新栽藥數窠峰頭盤一逕原下注雙河春寺閑眠久晴臺獨上多南齋宿雨後仍許重來麼（一作過）

送康秀才

俱爲落第年相識落花前酒寫兩三盞詩吟十數篇行岐逢塞雨嘶馬上津船樹影高堂下迴時應有蟬

送僧

此生披衲過在此得身閑日午遊都市天寒往華山言歸文字外意出有無間仙掌雲邊樹巢禽時出關

寄魏少府

來時乖面別（一作傷遠別）終日使人慙易記卷中句難忘燈下談溼苔粘樹癭瀑布濺房菴音信如相惠移居古井南

原居即事言懷贈孫員外

出入土門偏秋深石色泉逕通原上草地接水中蓮採菌依餘枿拾薪逢刈田鑷將白髮斷兵阻尺書傳避路來華省抄詩上彩牋高齋久不到猶喜未經年

登樓

秋日登高望涼風吹海初山川明已久河漢沒無餘遠近涯寥及高低中太虛賦因王閣筆思比謝遊踈

上樂使君叔康成公

曾夢諸侯笑康因議脫枷千根池裏藕一朶火中花

昆明池泛舟

一枝青竹榜泛泛綠萍裏不見釣魚人漸入秋塘水

送僧

大內曾持論天南化俗行舊房山雪在春草岳陽生

曉了蓮經義堪任寶蓋迎王侯皆護法何寺講鐘鳴

送劉知新往襄陽

此別誠堪恨荆襄是舊遊眼光懸欲落心緒亂難收花木三層寺烟波五相樓因君兩地去長使夢悠悠

寄慈恩寺郁山人

中秋期夕望虛室省相容北斗生清漏南山出碧重露寒鳩宿雨鴻過月圓鐘此夜情應切衡陽舊住峰

送饒州張使君

終南雲雨連城闕去路西江白浪頭涂上郡齋離昨日鄱陽農事勸今秋道心生向前朝寺文思來因靜

夜樓借問泊帆千語者誰人曾聽峽猿愁

觀冬設上東川楊尚書

鮑葦奏冬非獨樂軍城未曉啟重門何時去入三台貴此日空知八座尊羅綺舞時收雨點貔貅門外卷雲根逐遷屬吏隨賓列去檝扁舟不忘恩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八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九

普州司馬參軍范陽　賈島　浪仙

巴興作

三年未省聞鴻叫九月何曾見草枯寒暑氣均思白社星辰正別憶皇都蘇卿持節終還漢葛相行師自渡瀘鄉味朔山林果位北歸期掛海帆孤

早蟬

早蟬孤抱芳槐葉噪向殘陽意度秋也任一聲催我老堪聽兩耳畏吟休得非下第無高韻須是青山隱白頭若問此心嗟歎否天人不可怨而尤

投元郎中

心在瀟湘歸未期卷中多是得名詩高臺聊望清秋色片水堪留（一作雖）白鷺省宿有時聞急雨朝迴盡日伴禪師舊文去歲曾將獻家與人來說始知

院籍霜臺

如聞長嘯春風裏荆棘叢邊訪舊蹤地接蘇門山近遠荒臺突兀抵高峰

滕校書使院小池

小池誰見鑿將朽走水南來十里餘樓上日斜吹暮角院中人出鏁遊魚

送陝府王司馬

司馬雖然聽曉鐘尚猶高枕恣疎慵請持僧過三門水賣藥人歸五老峰移舫綠陰深處息登樓涼夜此時逢杜陵惆悵臨相(一作岐)餞未寢月前多屐蹤

上谷旅夜

世難那堪恨旅遊龍鍾更是對窮秋故園千里數行淚隣杵一聲終夜愁月到寒窓空皓晶風翻落葉更颼飀此心不向常人說倚識平津萬戶侯

寄無得頭陀

夏臘今應三十餘不離樹下塚間居貌堪良匠抽毫寫行稱高僧續傳書落澗水聲來遠遠當空月色自如如白衣只在青門裏心每相親跡且疎

崔卿池上雙白鷺

鷺雛相逐出深籠頂各有絲莖數同灑石多霜移足冷隔城遠樹挂巢空其如盡在灘聲外何似雙飛浦色中見此池潭卿自鑿清冷太液底潛通

送胡道士

短褐身披滿漬苔靈溪深處觀門開却從城裏移琴去許到山中寄藥來臨水古壇秋醮罷宿杉幽鳥夜飛迴丹梯願逐真人上日久歸心白髮催

寄韓潮州愈

此心曾與木蘭舟直到天南潮水頭隔嶺篇章來華岳出關書信過瀧流峰懸驛路殘雲斷海浸城根(一作闉)老樹秋一夕瘴烟風卷盡月明初上浪西樓

訪張籍王建

疎林荒宅古坡(一作陂)前久住還因太守憐漸老更思深處隱多閑數得上方眠鼠拋貧屋收田日雁度寒江擬雪天身是龍鍾應是分水曹芸閣枉來篇

逢博陵故人彭兵曹

曲陽分散會京華見說三年住海涯別後解餐蓬虆子向前未識牡丹花偶逢日者教求祿終傍泉崖擬置家踏雪攜琴相就宿夜深開戶斗牛斜

贈牛山人

二十年中餌茯苓致書半是老君經東都舊住商人宅南國新修道士亭鑿石養蜂休買蜜坐山秤藥不爭星古來隱者多能卜欲就先生問丙丁

送于中丞使迴紇冊立

君立天驕發使車冊文字字著金書漸通青塚鄉山盡欲達皇情譯語初調角寒城邊色動下霜秋磧雁行疎旌旗來往幾多日應向途中見歲除

送劉侍御重使江西

時當苦熱遠行人石壁飛泉濺馬身又到鍾陵知務大還湓浦屬秋新早程猿叫雲深極宿館禽棲葉動頻前者已聞廉使薦兼言有書靜過塵

贈圓上人

誦經千紙得為僧麈尾持行不拂蠅古塔月高聞呪水新壇日午見燒燈一雙童子澆紅藥百八真珠貫綵繩且說近來心裏事仇讎相對似親朋

處州李使君改任遂州因寄贈

庭樹幾株陰入戶主人何在客聞蟬鑰開原上高樓鎖瓶汲池東古井泉趂靜野禽曾後到休吟鄰吏始安眠仙都山水誰能憶西去風濤書滿船

酬慈恩寺文郁上人

袈裟影入禁池清猶憶鄉山近赤城籬落罅間寒蟹過莓苔石上晚蛩行期登野閣閑應甚阻宿山房疾未平聞說又尋南岳去無端詩思忽然生

訪鑒玄師姪

維摩青石講初休緣訪親宗到普州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溪裏汲寒流

夜坐

蟋蟀漸多秋不淺蟾蜍已沒夜應深三更兩鬢幾枝雪一念雙峰四祖心

送別

門外便伸千里別無車不得到河梁高樓直上百餘尺今日為君南望長

聞蟬感懷

新蟬忽發最高枝不覺立聽無限時正遇友人來告別一心分作兩般悲

夏夜上谷宿開元寺

詩成一夜月中題便卧松風到曙雞帶月時聞山鳥語郡城知近武陵溪

送于揔持歸京

出家初隸何方寺上國西明御水東却見舊房堦下樹別來二十一春風

崔卿池上鶴

月中時叫葉紛紛不異洞庭霜夜聞翎羽如今從放長猶能飛起向孤雲

田中丞高亭

高亭林表迥差我獨坐秋宵不寢多玉兎玉人歌裏出白雲誰似莫相和

友人婚楊氏催粧
不知今夕是何夕催促陽臺近鏡臺誰道芙蓉水中
種青銅鏡裏一枝開
酬朱侍御望月見寄
他寢一作今此時吾不寢近秋三五月逢晴相思唯有
霜臺月望盡孤光見却生
題韋雲叟草堂
新起此堂開北窓當窓山隔一重江白茅草苦重重
密愛此秋天夜雨深
和韓吏部泛南溪

溪裏晚從池岸出石泉秋急夜深聞木蘭船共山人
上月映渡頭零落雲
方鏡
背如刀截機頭錦面似升量澗底泉銅雀臺南秋日
得照來照去已三千
詶姚合
黍穗豆苗侵古道晴原午後早秋時故人相憶僧來
說楊柳無風蟬滿枝
送靈應上人
遍參尊宿遊方久名岳奇峰問此公五月半間看瀑
布青城山裏白雲中
贈丘先生
常言與藥全勝飯華岳松邊採茯神不遣髭鬚一莖
白擬爲白日上昇人
渡桑乾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
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夜期嘯客不至
逸人期宿石牀中遣我閑扉對曉空不知何處嘯秋
月閑著閉一作松門一夜風

夜集烏行中所居
環爐促席復持杯松院雙扉向月開座上同聲半先
達名山獨入此心來
贈梁浦秀才斑竹拄杖
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滴瀝紅斑
少恰似一作是湘妃淚盡時
尋石甕寺上方
野寺入時春雪後崎嶇得到此房前老僧不出迎朝
客已住上方三十年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九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十

晉州司倉參軍范陽　賈島　浪仙

早秋寄題天竺靈隱寺

峰前峰後寺新秋絕頂高窓見沃州人在定中聞蟋蟀鶴從棲處挂獼猴山鍾夜度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心憶懸帆身未遂謝公此地昔年遊

黎陽寄姚合

魏都城裏曾遊熟才子齋中止泊多去日綠楊垂紫陌歸時白草夾黃河新詩不覺千迴詠古鏡曾經幾度磨惆悵心思滑臺北滿盃濃酒與愁和

送崔約秀才

歸寧髣髴三千里月向船窓見幾宵野鼠獨偷高樹果前山漸見短禾苗更深栅鎖淮波疾夜動風生雨氣遙重入石頭城下寺南朝杉老未乾燋

詠懷

縱把書看未省勤一生生計祗長貧可能在世無成事不覺離家作老人中嶽深林秋獨往南原多草夜無隣經年抱疾誰來問野鳥相過啄木頻

夏日寄高洗馬

三十年來長在客兩三行淚忽然垂白衣蒼鬓經過頻赤日朱門偃息遲花發應耽新熟酒草顛還寫早朝詩不緣馬死西州去畫角堪聽是曉吹

送周判官元範赴越

原下相逢便別離蟬鳴關路使迴時過淮漸有懸帆興到越應將墜葉期城上秋山生菊早驛西寒渡落潮遲已曾幾遍隨旌旆去謁荒郊大禹祠

送羅少府歸牛渚

作尉長安始三日忽思牛渚夢天台楚山遠色獨歸去灞水空流相送回霜落鶴身松子落月分螢影石房開白雲多處應頻到寒澗泠泠漱古苔

題童眞上人

江上修持積歲年滌甁未擬住潯陽誓從五十身披衲便向三千界坐禪月峽青城那有滯天台廬岳豈無緣昨宵忽夢遊滄海萬里波濤在目前

贈溫觀主

一别羅浮竟未還觀深廊古院多關君來幾日行虛洞仙去空壇在遠山胎息存思當黑處井華懸綆取朝開蝸廬道室雖隣近自樂冬陽炙背閑

賀龐少尹除太常少卿

太白山前終日見十旬假滿擬秋尋中峰絕頂非無

路北闕除書阻入林朝謁此時閑野服宿齋何處止
鳴砧省中石鐙隨步唯賞煙霞不猒深

上邠寧邢司徒

箭頭破帖渾無敵杖底敲毬遠有聲馬走千蹄朝萬
乘地分三部擁雙旌春風欲盡山花發曉角初吹客
夢驚不是邢公來鎮此長安西北未能行

欲遊嵩岳留别李少尹益

孤策遲迴洛水湄孤禽嘹唳幸人知嵩岳望中常待
我河梁欲上未題詩新秋更月愁多雨古觀逢仙看
盡碁微眇此來將敢問鳳凰何日定一作始歸池

病鶴吟

俊鳥還投高處栖騰身戛戛下雲梯有時透霧凌空
去無事隨風入草迷迅疾月邊捎玉兔遲迴日裏拂
金雞不緣毛羽遭零落焉肯雄心向爾低

贈僧

從來多是遊山水省泊禪舟月下濤初過石橋年尚
少久辭天柱臘應高青松帶雪懸銅錫白髮如霜落
鐵刀常恐畫工援筆寫身長七尺有眉毫

贈翰林

清重無一作可過知內制從前禮絕外庭人看花在處
多隨駕召宴無時不及身馬自賜來騎貫穩詩緣見
徹語長新應憐獨向名場苦曾十餘年浪過春

頌得上賈常侍

邊臣說使朝天子發語轟然激夏雷高節羽書期獨
傳分符絳郡滯長材啁啾鳥恐鷹鸇起沸散人歸父
母來自顧此身無所立恭談祖德朶頤開

田將軍書院

滿庭花木半新栽石自平湖遠岸來笋迸鄰家還長
竹地經山雨幾層苔井當深夜泉微上閣入高秋戶
盡開行背曲江誰到此琴書鎖着未朝迴

投麗少尹

閉戶息機猶白首中庭一樹有清陰年年不改風塵
趣日日轉多泉石心病起望山臺上立學來聽雨燭
前吟麗公相識元和歲春分依依直至今

夏夜登南樓

水岸寒一作閑樓帶月躋夏林初見岳陽溪一點新螢
報秋信不知何處一作掛是菩提

題青龍寺

碣石山人一軸詩終南山北數人知擬看青龍寺裏
月待無一點夜雲時

贈李文通

曾當萬勝岡頭下誓立千年不朽功天子手擎新鉞斧諫官請贈李文通

題虢州三堂吳郎中

無窮草樹昔誰栽新起臨湖白石臺半岸泥沙孤鴈立三堂風雨四門開荷翻圜一作圓露驚秋近柳轉斜陽過水來昨夜北樓堪朗詠虢城初鎖月徘徊

送僧

池上時時松雪落焚香烟起見孤燈靜夜憶誰來對坐油江南岸寺中僧

三月晦日贈劉評事

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鍾猶是春

送張道者

新歲抱琴何處去洛陽三十六峰西生來未識山人面不得一聽烏夜啼

題魚尊師院

老子堂前花萬樹先生曾見幾迴春夜煎白石平明喫不擬教人哭此身

宿村家亭子

牀頭枕是溪中石井底泉通竹下池宿客未眠過夜半獨聞山雨到來時

送稱上人

歸蜀擬從巫峽過何時得入舊房禪寺中來後誰身化起塔栽松向野田

楊祕書新居

城角新居鄰靜寺時從新閣上經樓南山泉入宮中去先向詩人門外流

聽樂山人彈易水

朱絲弦底燕泉急燕將雲孫白日彈嬴氏歸山陵已掘聲聲猶帶髮衝冠

經蘇秦墓

沙埋古篆折碑文六國興亡事計一作繫君今日淒涼無處說亂山秋盡有寒雲

題戴勝

星點花冠道士衣紫陽宮女化身飛能傳上界春消息若到蓬山莫放歸

題隱者居

雖有柴門長不關片雲孤木伴身閑猶嫌住久人知處見擬移家更上山

哭孟東野

蘭無香氣鶴無聲哭盡秋天月不明自從東野先生死側近雲山得散行

過京索先生墳

京索先生三尺墳秋風漠漠吐寒雲從來有恨君多哭今日何人更哭君

客思

促織聲尖尖似針更深刺著旅人心獨言獨語月明裏驚覺眠童與宿禽

塩池院觀鹿

條峰五老勢相連此鹿來從若箇邊別有野麋人不見一生長飲白雲泉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第十

李長吉歌詩四卷外卷一卷

（唐）李賀撰　（宋）吳正子箋註　劉辰翁評點

明天啟刻合刻宋劉須溪點校書九種本

箋註評點李長吉歌詩四卷、外集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西泉吳正子箋註、須溪劉辰翁評點。辰翁所評班馬異同、已著錄。正子則不知何許人。近時王琦作李長吉歌詩彙解、亦稱正子時代爵里未詳。考此本以辰翁之評列於其後、則當爲南宋人。又外集之首、註稱嘗聞薛常州士龍言云云。士龍爲薛季宣字。據書錄解題、季宣卒於乾道九年。則正子亦孝宗時人矣。註李賀詩者、明以來有徐渭董懋策曾益余光姚佺五家本。又有邱象升邱象隨陳愫陳開先楊研吳甫六家之辨註。孫枝蔚張恂蔣文運胡廷佐張學謝啟秀朱潮遠七家之評。王琦又采諸家之說、作爲彙解。遞相糾正、互有發明。而要以正子是註爲最古。賀之爲詩、其心孤詣、往往出筆墨蹊徑之外、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嚴羽所謂詩有別趣、非關於理者、以品賀詩、最得其似。故杜牧序稱其少加以理、可以奴僕命騷。而諸家所論、必欲一字一句爲之詮釋、故不免輾轉轇轕、反成滯相。又所用典故、率多點化其意、藻飾其文、宛轉關生、不名一格。如羲和敲日玻璃聲句、因羲和馭日而生敲日、因敲日而生玻璃聲、非真有敲日事也。又如秋墳鬼唱鮑家詩、因鮑照有蒿里吟而生鬼唱、因鬼唱而生秋墳、非真有唱詩事也。循文衍義、詎得其真。王琦解塞土臙脂凝夜紫、不用紫塞之說、而改塞土爲塞上、引隋書長孫晟傳望見磧北有赤氣爲匈奴欲滅之徵。此豈復作者之意哉。正子此註、但略疏典故所出、而不一一穿鑿其說、猶勝諸家之淆亂。辰翁論詩、以幽雋爲宗、逗後來竟陵弊體。所評杜詩、每舍其大而求其細。王士禎頗極稱之。好惡之偏、殆不可解。惟評賀詩、其宗派見解、乃頗相近、故所得較多。今亦並錄之、以資參證焉。

須溪總評二則

舊看長吉詩固喜其才亦厭其溢細讀方知作者用心料他人觀不到此也是千年長吉猶無知己也以杜牧之鄭重爲叙直取二三歌詩而止始知牧亦未嘗讀也即讀亦未知也微一二歌詩將無道長吉者矣謂其理不及騷未

也亦未必知騷也騷之荒忽則過之矣更欲僕騷亦非也千年長吉余甫知之耳詩之難讀如此而作者常嘔心何也樊川反覆稱道形容非不極至獨惜理不及騷不知賀所長正在理外如惠施堅白特以不近人情而聽者惑焉是爲辨若眼前語衆人意則不待長吉能之

此長吉所以自成一家歟

李長吉歌詩敘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牧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離為四編凡二百三十三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卽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一夕一觴一飯顯顯然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

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味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為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牧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絕出前讓居數日牧深惟公曰公於詩為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序賀不讓必不能當公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序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牧因不敢復辭勉為賀序然終甚慚唐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隴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復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古今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

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有五年京兆杜牧為其敘

李長吉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敘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恭元楊敬之權璩崔植輩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

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爾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㜷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焞焞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邪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邪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獨眷眷於長吉而使其不壽邪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邪天上亦不多邪長吉生時二十七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邪又豈人見會勝帝邪

書李賀小傳後

陸龜蒙

玉溪生傳李賀云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文余爲兒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阯陂陁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十抱藂篠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

處可活魚鱉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後小吏經驀投金渚一往至得蔭大櫟隱岩篠坐於積水之傍吟到日西還爾後衮衮去曹務多弛廢令季躁卞急不佳東野之爲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於槁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夭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哉

正坐是哉

李長吉歌詩集目錄

卷之一

李憑箜篌引　殘絲曲

還自會稽歌并序　出城寄權璩楊敬之

示弟　竹

同沈駙馬賦得御溝水

始為奉禮憶昌谷山居

七夕　過華清宮

送沈亞之歌并序　詠懷二首

追和柳惲　春坊正字劒子歌

貴公子夜闌曲　鴈門太守行

大堤曲　蜀國絃

蘇小小墓　夢天

唐兒歌　綠章封事

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并閏月

天上謠　浩歌

秋來　帝子歌

秦王飲酒　洛姝真珠

李夫人　走馬引

湘妃　南園十三首

卷之二

金銅仙人辭漢歌并序

古悠悠行　黃頭郎

馬詩二十三首　申胡子觱篥歌并序

老夫採玉歌　傷心行

湖中曲　黃家洞

屏風曲　南山田中行

貴主征行樂

酒罷張大徹索贈詩時張初效潞幕

羅浮山人與葛篇　仁和里雜敘皇甫湜

宮娃歌　堂堂

勉愛行二首送小季之廬山

致酒行　長歌續短歌

公莫舞歌并序　昌谷北園新筍四首

惱公　感諷五首

三月過行宮

卷之三

追和何謝銅雀妓　送秦光祿北征

酬答二首　畫角東城

謝秀才有妾縞練改從於人秀才引留之不得

後生感憶坐人製詩嘲謝賀復繼四首

昌谷讀書示巴童　巴童答

代崔家送客　出城

莫種樹　將發

追賦畫江潭苑四首

潞州張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

難忘曲　賈公閭貴壻曲

夜飲朝眠曲　王濬墓下作

客遊　崇義里滯雨

馮小憐　贈陳商

釣魚詩

奉和二兄罷使遺馬歸延州

答贈　題趙生壁

感春　仙人

河陽歌　花遊曲并序

春晝　安樂宮

蝴蝶舞　梁公子

牡丹種曲　後園鑿井歌

開愁歌　秦宮詩并序

古鄴城童子謠效王粲曹操

楊生青花紫石硯歌　房中思

石城曉　苦晝短

章和二年中　春歸昌谷

昌谷詩　銅駝悲

自昌谷到洛後門　七月一日曉入太行山

秋涼詩寄正字十二兄

卷之四

艾如張　上雲樂

摩多樓子　猛虎行

日出行　苦篁調笑引

拂舞歌辭　夜坐吟

箜篌引　巫山高

平城下　江南弄
榮華樂　相勸酒
瑤華樂　北中寒
梁臺古愁　公無出門
神絃曲　神絃
神絃別曲　綠水詞
沙路曲　上之回
高軒過　貝宮夫人
蘭香神女廟　送韋仁實兄弟入關

洛陽城外別皇甫湜　溪晚涼
官不來題皇甫湜先輩廳
長平箭頭歌　江樓曲
塞下曲　染絲上春機
五粒小松歌并序　塘上行
呂將軍歌　休洗紅
野歌　將進酒
美人梳頭歌　月漉漉篇
京城　官街鼓
許公子鄭姬歌　新夏歌
題歸夢　經沙苑
出城別張又新酬李漢
外卷
南山　假龍吟歌
感諷六首　莫愁曲
夜來樂　嘲雪
春懷引　白虎行
有所思　嘲少年

高平縣東私路　神仙曲
龍夜吟　崑崙使者
漢唐姬飲酒歌　聽穎師琴歌
謠俗
李長吉歌詩目錄

李長吉歌詩卷之一

西泉吳正子箋註

須溪劉辰翁評點

李憑箜篌引

按劉熙釋名云箜篌師延所作靡靡之音空國之侯所好 應劭風俗通云一曰坎侯漢武帝祠太乙后土樂人侯調作言其坎坎應節也 崔豹古今註云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子高晨起刺船而濯有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止不及遂溺死於是援箜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曲其聲悽愴曲終亦投河死子高還以聲語麗玉麗玉傷之乃以箜篌寫其聲聞者墮淚麗玉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曹子建有箜篌引一篇但言

係交情及時行樂而已李太白有二篇一云公無渡河者乃言叟溺之事一云箜篌引者亦止歎交道衰薄意與子建不遠今長吉又無書叟意始終但詠箜篌之音耳然歷觀前作大抵箜篌引命題者對不言叟溺以公無渡河命者則言之 段安節樂府雜錄云咸通初有小子善此伎大和中有李憑尚教坊雖有三十人能者一二而已 楊巨源有聽李憑箜篌絕句云聽奏繁絃玉殿清風傳曲度禁林明君王聽樂梨園暖翻到雲門第幾聲李憑或梨園弟子也

吳絲蜀桐張高秋空山凝雲頹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憑中國彈箜篌崑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十二門前融冷光二十三絲動紫皇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夢入神山教神嫗老魚跳波瘦蛟舞 其形容備畢於此 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腳斜飛濕寒兎

[illegible]

張華博物志云舜死二妃淚下染竹即斑妃死為湘江神故曰湘妃竹 世本云庖犧氏作瑟五十弦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於是破為二十五弦 中國猶國中而彈箜篌也或曰言中國則憑殆外國人 崑山玉碎以下詠箜篌之音 爾雅荷芙蕖釋云江南人呼為芙蓉 三輔黃圖云都城

行十二門覇城門清明門宣平門覆盎門鼎路門便門章城門直城門雍門洛門廚城門橫門一曰決錄云長安十二門皆通達九衢相經緯令光先冷也言李音感和可散嚴肅之氣 杜佑通典云胡樂有豎箜篌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二絃抱於懷中用兩手齊奏俗謂之擘箜篌 紫皇猶言天帝也 淮南子云往古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 石破天驚逗秋雨言箜篌之聲忽如石破而秋雨逗下猶白樂天琵琶行銀瓶乍破水漿迸之意 神山一作坤山 干寶搜神記云晉永嘉中兗州有神嫗號成夫人好音能彈箜篌聞歌絃輒起舞 夢入者言箜篌伎精如曾夢入山教神嫗耳 乾為男坤為女意者古神嫗故曰坤山 列子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 吳質字季重曹子建客也劉義慶箜篌伏云芬荷重於吳君豈賢耶 古詞王兎烟香擲如夢難究兎本為月恐此言香兎也

殘絲曲
此篇言覽春之景。殘絲或爲柳或爲遊絲

垂楊葉老鶯哺兒，殘絲欲斷黃蜂歸。綠鬢年少金釵客，縹粉壺中沈琥珀。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迴風舞。自歎 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青錢夾城路。

縹青白色。鷃鵲學琥珀尾帶之……也。此言縹粉，琥珀壺也。沈琥珀，色似琥珀，太白詩……榆莢，錢名，榆莢錢……沈郎，沈充……

李長吉集 八卷一 三

還自會稽歌 并序

庾肩吾於梁時嘗作宮體謠引以應和皇子及國世淪敗肩吾先潛難會稽後始還家僕意其必有遺文今無得焉故作還自會稽歌以補其悲

肩吾字慎之，南陽人。梁武帝時爲晉安王常侍……

野粉椒壁黃，濕螢滿梁殿。臺城應教人，秋衾夢銅輦。吳霜點歸鬢，身與塘蒲晚。脈脈辭金魚，羈臣守迍賤。

此擬庾肩吾歸自會稽之作……

李長吉集 八卷一 四

出城寄權璩楊敬之

草暖雲昏萬里春，宮花拂面送行人。自言漢劍當飛去，何事還車載病身。

張華傳云：武庫火，古器俱焚，獨漢高祖斬蛇劍穿屋飛去……

示弟

別弟三年後，還家一日餘。醁醽今夕酒，緗帙去時書。病骨猶能在，人間底事無。何須問牛馬，抛擲任梟盧。

[illegible]……者之任梟盧也

竹

入水文光動，抽空綠影春。露華生筍逕，苔色拂霜根。織可承香汗，裁堪釣錦鱗。三梁曾入用，一節奉王孫。

生一作乗　承香汗簟也　釣錦鱗裁作釣竿也

漢唐冠制有三梁兩梁之制恐指此

同沈駙馬賦得御溝水

三輔黃圖云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言植楊柳也

沈駙馬疑杜牧序所謂沈子明者與長吉義……[illegible]……尚主者皆拜駙馬都尉此官

入苑白泱泱，宮人正靨黃。遶堤龍骨冷，拂岸鴨頭香。別館驚殘夢，停盃泛小觴。幸因流浪處，暫得見何郎。

三輔黃圖云關中八水皆通上林苑……[illegible]

始爲奉禮憶昌谷山居

本傳云爲協律郎……[illegible]

掃斷馬蹄痕，衙迴自閉門。長鎗江米熟，小樹棗花春。向壁懸如意，當簾閱角巾。犬書曾去洛，鶴病悔遊秦。土甑封茶葉，山盃鎖竹根。不知船上月，誰棹滿溪雲。

各有幽趣

漢上呼好米有日長腰……或是菰米　胡綜別傳有掘地得銅匣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螭蟬等形人莫知其由吳大帝以綜多識問之答云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王者氣乃鑿山埋寶以當之……[illegible]

昔以飲茶也 庾信詩山杯捧竹根江淹集
子野人以竹根爲飲器也

七夕

別浦今朝暗羅帷午夜愁鵲辭穿線月花入曝衣樓

天上分金鏡人間望玉鉤錢塘蘇小小更値一年秋

自許之
吳汝(?)
風土記云七夕酒脯於庭露施几筵酒脯時果散香粉於河鼓織女二星故有羅帷之語午夜猶日正午也淮南子云烏鵲塡河度織女西京雜記云漢宮女七夕穿七孔針于開襟樓荆楚歲時記曰太液池西有漢武曝衣閣七月七日宮女出后衣服于樓上 古樂府云破鏡飛上天初月也 韓昭詩纖纖如玉鉤 小小錢塘名娼詩見後註

過華清宮

李生 昭應縣有宮在驪山下貞觀十八年置行宮殿亭十年名湯泉宮玄宗天寶六載改名華清宮經理號嚴別殿以備遊覽焉

春月夜啼鴉宮簾隔御花雲生朱絡暗石斷紫錢斜

玉椀盛殘露銀燈點舊紗蜀王無近信泉上有芹芽

鈔李詩
稱蜀王
列子云化人之宮結以金銀絡以珠玉 古今註云室宇無人行則生苔蘚或青或紫一名綠錢 建章宮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章 史記漢武帝起柏梁臺作承露盤以求仙人間常作盤 高靜帝有花門燈無光石鏡宮來宮舊事云 有紫(?)个 只連明皇 七疑爲明皇幸蜀言

送沈亞之歌 并序

文人沈亞之元和七年以書不中第返歸于吳江

吾悲其行無錢酒以勞又感沈之勤請乃歌一解

以勞之

亞之字下賢有文學亦學於退之之門與皇甫湜以文往來

吳興才人怨春風桃花滿陌千里紅紫絲竹斷驄馬

小家住錢塘東復東白藤交穿織書笈短策齊裁如

梵夾雄光寶礦獻春卿煙底驀波來一葉春卿拾材

白日下擲置黃金解龍馬攜笈歸江重入門勞勞誰

是憐君者吾聞壯夫重心骨古人三走無摧捽請君

待且事長鞭他日還轅及秋律

古樂府青驄白馬紫絲韁 笈書箱也 吳興宋有
區本師 梵夾釋書也 織書笈小而細密故及也
春卿春官也古之貢舉以獻春官 葛以騰
夜也一葉舟也白氏六帖云梁若簸箕以爲舟
此言沈赴春官闈嚴如此 馮虛人人以上
爲龍此言春官取士於白日之下主之者不役如金
馬之貴乃擲置而解棄之 史記管仲曰吾三
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 秋律謂他日得第之春
官歸及秋律非如今怨春風也

詠懷二首

長卿懷茂陵綠草垂石井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

宋王與武帝棄之如斷梗唯留一簡書金泥泰山頂

[illegible]長[illegible]家[illegible]茂陵　安城記[illegible]泰山有石井旱祠之以木投中輒雨此但泛言石井耳　相如傳以琴心挑卓文君琴歷云郎今綠綺[illegible]寄[illegible]之封

其二

日夕著書罷驚霜落素絲鏡中聊自笑詎是南山期

頭上無幅巾苦蘗已染衣不見清溪魚飲水得自宜

[illegible]許如南山之[illegible]

李長吉集　卷一　九

[illegible]自若如處詎是久遠之期　後漢鮑永幅巾[illegible]詣[illegible]東首　[illegible]行路[illegible]
[illegible]此臨水[illegible]遊魚之義也

追和柳惲

汀洲白蘋草柳惲乘馬歸江頭樝樹香岸上蝴蝶飛

酒盃箬葉露玉軫蜀桐虛朱樓通水陌沙暖一雙魚

[illegible]

春坊正字劍子歌

東宮官有左右春坊唐有太子正字春坊正字[illegible]

先輩匣中三尺水曾入吳潭斬龍子隙月斜明刮露寒練帶平鋪吹不起蛟胎皮老蒺藜刺鸊鵜淬花白鷴尾直是荊軻一片心莫教照見春坊字挼絲團金懸麗䅬神光欲截藍田玉提出西方白帝驚嗷嗷鬼母秋郊哭

[illegible]室紋理劍字東帶色[illegible]無一[illegible]仍不[illegible]

李長吉集　卷一　十

[illegible]州記云[illegible]木[illegible]有蛟為[illegible]襄陽太守[illegible]劍入水[illegible]呂氏春秋云荊有佽飛得寶劍涉江有蛟繞船拔劍斬之[illegible]記士練帶[illegible]之光色如[illegible]海[illegible]魚皮有文而堅可以飾劍[illegible]鑲[illegible]如之[illegible]爾雅[illegible]以[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

貴公子夜闌曲

褭褭沉水煙烏啼夜闌景曲沼芙蓉波腰圍白玉冷

此貴公子夜闌曲也以上帶為今其[illegible]是也[illegible]
不必可解而得之心自爾然道似亦其[illegible]得之形容

……香入水……故……水西亭……記趙皇后文弟娘
好……以……水香

鴈門太守行

……太守行……鴈門……

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月金鱗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燕脂凝夜紫半捲紅旗臨易水霜重鼓寒聲不起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爲君死

……語無甚牛氣……設爲死敵之意倘獄如此與似敗後之作

謝閣鼓吹云賀以歌詩謁韓公時公送客歸極困……首篇乃鴈門太守行即束帶見之……黑雲乃賊氣也……城氣若有黑雲氣城必破此云城……古今註云秦築長城……玉龍劍也

大堤曲

……大堤……大明元年以胡人……大堤出……長吉此篇……之情意

妾家住橫塘紅紗滿桂香青雲教綰頭上髻明月與作耳邊璫蓮風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郎食鯉魚尾妾食猩猩脣自狀莫指襄陽道綠浦歸帆少今日菖蒲花明朝楓樹老

甚言時景之不留而有願見之思有徵擬之意

……大堤曲云……此二句大意言人老少……不常及時行樂耳

蜀國絃

樂府录曰蜀國吟古今樂錄云永嘉技錄有四絃一曲蜀國四絃是也

楓香晚花靜錦水南山影驚石墜猿哀竹雲愁半嶺凉月生秋浦玉沙鄰鄰光誰家紅淚客不忍過瞿塘

……蜀國絃但覺別是一段情……

……江……錦江……

蘇小小墓

樂府廣題云小小錢塘名娼也南齊時人劉次莊云小小非唐人也見樂府學者多逕詠述云與之[illegible]劉說皆失矣長吉已作小小歌文[illegible]代

幽蘭露如啼眼 [illegible]煙是墓[illegible] 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剪 [illegible] 草如茵松如蓋風為裳水為珮油壁車夕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 [illegible]差若無限悽然若[illegible]心語亦不為到

[illegible]然[illegible]小小墓也妖豔[illegible]間意故不欲其近而神賦[illegible]今[illegible]此夢盡情本於楚辭而以近[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厭今翠燭勞光彩似李夫人賦西[illegible]

[illegible]上外傳后有五色同心結 [illegible]謝萬春遊賦[illegible]成茵 玉策記云千歲松枝四邊披起

[illegible]上松根偃石則底偃蓋不必千年[illegible]小小歌我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illegible]心西陵松柏下 油壁車中壁也油壁之飾西陵[illegible]之[illegible] 夕一作久 西陵下風吹雨下[illegible] 一作風吹一作風雨收

夢天

後漢鄧后紀云后嘗夢捫天王青若有鍾乳狀占者曰昔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唔之吉不可言

老兔寒蟾泣天色雲樓半開壁斜白玉輪軋露濕團光鸞珮相逢桂香陌黃塵清水三山下 [illegible] 更變千年如走馬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 [illegible]

[illegible]其為儂人所[illegible]亦不甚費力使盡犁起話當自笑耳

春秋元命包云月有蟾蜍與兔者陰陽雙居也博物志云蓬萊方丈瀛洲海中三神山也神仙傳云麻姑與王方平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於往昔豈復還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黃塵清水即大清淺行當揚塵之言[illegible]走[illegible]為諧也列子湯問夏革[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齊州也齊中也如中國也長吉詩意言中國九州如九點之微海水如一杯之小蓋夢在天上而下視如此

唐兒歌 杜豳公之子

唐本皆作唐歌兒華莊所編人亦并作杜家唐兒歌為是唐歌兒恐是倒書一字豈中濃笑畫空作唐字則唐兒明矣按唐書杜黃裳封邠公字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錄尚宗文四萬五千

播黃裳子載辭張帝念舊功原載不問此所謂唐兒者耶抑載尚有兄弟耶杜琮亦封邠公然在宣宗後是時長吉死久矣

頭玉磽磽眉刷翠杜郎生得真男子骨重神寒天廟器一雙瞳人剪秋水竹馬梢梢搖綠尾銀鸞睒光踏半臂東家嬌娘求對值濃笑書空作唐字 艷語蕩人 眼大心雄知所以莫忘作歌人姓李

杜詩秋水為神玉為骨 晉子[illegible]云小兒五歲曰鳩車之戲七歲曰竹馬之遊 又[illegible]二階內宮多服半臂[illegible]以錦為半臂夜以所業兒進綫絲[illegible]銀鸞必綉飾等

綠章封事 為吳道士夜醮作

爭學軒[illegible]心云[illegible]以[illegible]作[illegible]所自[illegible]
云朝用青藤紙朱字名曰綠章青詞[illegible]入章[illegible]
言八體相奏霄氏專權始爲封事言事不可泄
封緘秘密也道家有伏章法故長吉爲道士投
醮作

青霓扣額呼宮神，鴻龍玉狗開天門。石榴花發滿溪津，溪女洗花染白雲。不必用事[illegible]一詩如此 綠章封事諮元父，六街馬蹄浩無主。虛空風氣不清冷，短衣小冠作塵土。冠去聲 叙如 金家香衖千輪鳴，揚雄秋室無俗聲。願攜漢戟招書鬼，休令恨骨填蒿里。蒿里無味

[illegible]當作[illegible]漢郊祀歌天門開詄蕩蕩[illegible]南子注云
天[illegible]上帝居紫微門也　白雲純素屬言取紅榴

花以染之爲服也　段公路北戶錄載鄭虔云石
榴[illegible]作額黯[illegible]宋代國公主嘗爲之則知石榴可
染　神仙傳云東方木公曰王父乃元氣之先　漢貴
街帶路六達謂之莊長安六街唐詩多用
成有金張[illegible]家衖即巷字左思詠史云冠蓋蔭四
術朱輪[illegible]長[illegible]朝集金張籍舊恩許史廬寂寂子
雲宅門[illegible]扣與無俗聲言雄清貧無世俗交際
也[illegible]以其[illegible]謂以其戟招雄之魂無令沉恨
[illegible]新闢門居云得作才鬼猶勝頑仙
[illegible]蕩露蒿里二字用橫門人[illegible]
[illegible]大章[illegible]之儀自虛空風氣而下[illegible]
[illegible]氣非清[illegible]不小冠之[illegible]
[illegible]令張[illegible]紫姑不[illegible]其
[illegible]之鬼[illegible]然下也長吉因道
之來[illegible]及此豈無意哉以揚雄自况而言已
之遠賦可悲也

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并閏月

漢章帝作靈臺十二月詩各以其月祀之[illegible]
樂府月節折楊柳歌自正月至十二月及閏月
每月一首今長吉所作倣此

正月

上樓迎春新春歸，暗黃著柳宮漏遲。是詩 薄薄淡靄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錦牀曉臥玉肌冷，露臉未開對朝暝。紋美人[illegible]春意 官街柳帶不堪折，早晚菖蒲勝綰結。

首句一作正月上樓迎春歸　崔豹古今注云自
長安[illegible]詣新夫路植槐柳　李義山詩南塘[illegible]
蒲[illegible]結

二月

飲酒採桑津，宜男草生蘭笑人。好方 蒲如交劍風如薰，勞勞胡燕怨酣春。薇帳逗煙生綠塵，金翅峨髻愁暮雲。沓颯起舞真珠裙，津頭送別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死。本言別意[illegible]入[illegible]

水經[illegible]河東[illegible]南[illegible]採桑津[illegible]　本草云萱草
[illegible]宜男[illegible]處風土記[illegible]花則生男子
[illegible]之[illegible]今[illegible]
草[illegible]大聲者爲[illegible]又見[illegible]陽雜俎怨酣春
[illegible]春意之濃如酣醉　生綠塵一作香霧[illegible]　金
翅鳥名[illegible]採峨峨如金翅洛神賦雲髻峩峩
流水曲名

三月

東方風來滿眼春。花城柳暗愁殺人。複宮深殿竹風起。新翠舞衿淨如水。皆非衆人所嘗識謂竹也 光風轉蕙百餘里。暖霧驅雲撲天地。軍裝宮妓掃蛾淺。搖搖錦旗夾城暖。曲水飄香去不歸。梨花落盡成秋苑。自是好句

夾城通達禁掖之道也 楚辭光風轉蕙汎崇蘭此 皆良戎服殿騎而宮裝 爾雅云素錦綢杠 以白地錦韜旗之竿 束晳云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因名曲水

四月

曉涼暮涼樹如蓋。千山濃綠生雲外。依微香雨青氛

氳。膩葉蟠花照曲門。金塘閒水搖碧漪。老景沉重無驚飛。墮紅殘萼暗參差。

西京雜記云太液池上有樹一株宅之童童如車蓋 青氛氳一作過清氣 劉公幹詩菡萏溢金塘 水波如錦紋曰漪 沉重一作沉轉 晚春景已老非鳥飛舞之時無復雄飛雌從遶林間故曰老景沉重無驚飛

五月

雕玉押簾上。輕縠籠虛門。井汲鉛華水。扇織鴛鴦紋。回雪舞涼殿。甘露洗空綠。羅袖從徊翔。香汗沾寶粟。

漢武故事以白珠為簾玳瑁押之 古詩南牛壓簾風不起以玉刻為牛也 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 云縠紗也方空者紗輕薄如空也 龍虎門簾 今宮六井華水平旦第一汲又云鉛丹味辛一名鉛華 空綠猶碧落也 香汗言汗如粟粒也

六月

裁生羅。伐湘竹。帔拂疏霜簟秋玉。炎炎紅鏡東方開。暈如車輪上徘徊。啾啾赤帝騎龍來。

裁生羅為帔也伐湘竹為簟也帔拂疏霜簟秋玉 北未上疏之方言云陳魏之間謂帔 列仙傳云妃進見初帝授以玉竹水紋簟 列子云日出之初大如車輪 月令注炎帝為赤精之君 古詩祝融南來鞭火龍

七月

星依雲渚冷。露滴盤中圓。好花生木末。衰蕙愁空園。

夜天如玉砌。池葉極青錢。僅厭舞衫薄。稍知花簟寒。曉風何拂拂。北斗光闌干。

雲渚天河也 漢武帝作仙掌擎盤承露 九歌搴芙蓉兮木末 空園一作故園 穆天子傳玉為盛醴築觴之以玉 此言白雲渚如玉砌也 杜詩點溪荷葉疊青錢 古善哉行月沒參橫北斗闌干

八月

孀妾怨長夜。獨客夢歸家。傍簷蟲緝絲。向壁燈垂花。簾外月光吐。簾內樹影斜。悠悠飛露姿。點綴池中荷。

媚妾一作宮妾 綢繆一作繾綣 簾內一作[illegible]

九月

離宮散螢天似水竹黃池冷芙蓉死月綴金鋪花脉
脉凉苑虚庭空澹白露花飛飛日草草翠錦斕斑滿
層道雞人罷唱曉瓏璁鴉啼金井下疎桐

芙蓉一作秋芙蓉 [illegible]凡露門丈芙蓉死
其泉雙一作玉戶和揚金鋪 黃圖云金鋪
金鋪[illegible]花中作獸及龍蛇銜首以銜珠環
花一作杏花 層道複道也又閣道也 周禮雞
人夜呼旦以嘂百官 [illegible]五明宮於九龍殿前為
金井[illegible] 太白詩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牀

十月

玉壺銀箭稍難傾缸花夜笑凝幽明碎霜斜舞上羅
幕燭籠兩行照飛閣珠帷怨臥不成眠金鳳刺衣著
體寒長眉對月闘彎環

[illegible]傳[illegible]亂吐漏水入兩壺 李商隱
[illegible]玉壺[illegible]七[illegible]又云銅壺[illegible]
[illegible]銀箭之制未詳 太白樂府
[illegible]之可然恐古銀箭止貴重之
[illegible]銀箭若銀為之無行之理 張籍
[illegible]閃閃風行 唯帳
也[illegible]月娟娟似蛾眉

十一月

宮城團迴凜嚴光白天碎碎墮瓊芳撾鍾高飲千日
酒戰却凝寒作君壽御溝泉合如環素火井温泉在
何處 凝嚴光不成語

博物志云[illegible]有[illegible]飲[illegible]千日酒劉玄石於酒家
[illegible]以下[illegible]之[illegible]大醉[illegible]
家[illegible]蓋[illegible]異[illegible]
[illegible]有火井漢室盛[illegible] 博物志云凡水源有
[illegible]盛入[illegible]有火井[illegible]
石硫黃[illegible]其泉[illegible]温泉異記天下有廿九處漁陽
始興[illegible]東萊臨川[illegible]陽漢水
新陽銀山[illegible]泉[illegible]艾[illegible]之[illegible]用

十二月

日脚淡光紅灑灑薄霜不銷桂枝下依稀和氣排冬
嚴已就長日辭長夜

閏月

帝重光年重時七十二候迴環推天宮玉琯灰剩飛
今歲何長來歲遲王母移桃獻天子羲氏和氏迂龍
轡

古今註云漢明帝作八子樂人歌四章贊德一曰
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曰海重潤
[illegible]有七十二候五日為一候 顓帝時重黎氏為
司天地之官堯時有羲和周時為保章氏皆大官
也 漢制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
以木為案加十二律琯於上實以葭莩灰氣至則
灰飛去殿中候則用玉律十二律一作琯以
王為琯故字從玉 漢武故事云西王母降出
桃進帝帝留核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實
非下土可植今長吉反此作歌用仙家語耳

上 搖草植于天

山海經云東南海外有羲和國有女子名羲和常浴日於甘淵註云羲和始生日月者也故堯因立羲和之官長吉意主日月之羲和故云逆龍賓或指堯與羲氏和氏析而言之為二人失其意矣

天上謠

韓詩章句云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故注疏曰謠

天河夜轉漂迴星，銀浦流雲學水聲。單平語奇 玉宮桂樹花未落，仙妾採香垂珮纓。秦妃捲簾北牕曉，牕前植桐青鳳小。王子吹笙鵝管長，呼龍耕煙種瑤草。粉霞紅綬藕絲裙，青洲步拾蘭苕春。東指羲和能走馬，海塵新生石山下。

太白云[illegible]之精上號曰銀浦又云銀浦[illegible]受[illegible]為[illegible]不習[illegible]多有此例纖香綴冷珮纓佩容與西蜀有桐花鳥似鳳故杜注云桐花集么鳳小鳳也列仙傳云周靈王太子晉善吹笙鵝管謂笙竹參差似鵝管也拾遺記云有仙人詩云元君夫人踏雲語吟風颯颯吹鵝笙杜詩相期拾瑤草瑤草玉芝也藕絲之情如藕之絲也羲和走馬謂日月疾馳也結句乃海中行復揚塵之意

浩歌

屈原九歌云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梁元帝云歌有清歌高歌緩歌安歌長歌浩歌雅歌離歌怨歌

南風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吳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

英雄甚多 不五下部 陵

紅，彭祖巫咸幾回死。青毛驄馬參差錢，嬌春楊柳含細煙。箏人勸我金屈卮，神血未凝身問誰。神血不凝身是[illegible] 不須浪飲丁都護，世上英雄本無主。跌宕 李白有丁都護歌云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 世上英雄本無主傑特名 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州土。世上無主傑特名世人誰[illegible] 漏催水咽玉蟾蜍，衛娘髮薄不勝梳。言遠[illegible]作而[illegible]不才 看見秋眉換新綠，二十男兒那刺促。明猶激列 如何說 至此 覺南風一句

起便不可及造意宛轉沉著起伏直使少年之度忽然美人情境想其妙處不必可解

杜詩云朝陽之谷有神人人足[illegible]人宿人手人足人能傳之云王母處桃女發年謂之三千年一熟[illegible]帝時[illegible]父年七百歲[illegible]三[illegible]有十一口不成能[illegible]長生世本云巫咸作筮商

[illegible]漢樂府有丁都護歌其名耳樂府詩集金屋[illegible]名樂府有丁都護歌宋高祖女夫徐逵之為魯軌所殺高祖使都護丁[illegible]收斂之逵之妻呼丁都護問殮葬事每問輒嗷嗷丁都護其聲哀切後人因以為歌 平原君好士而平原君好士門下宜[illegible]以緞作像奉之[illegible]其意主愛之意亦無趙州土垂耳亦[illegible]君之意 漏制見前註杜詩宮中玉蟾蜍輒促樂有刺促商篇閭[illegible]云和[illegible]輒促不得休

秋來

桐風驚心壯士苦，衰燈絡緯啼寒素。誰看青簡一編書，不遣花蟲粉空蠹。思牽今夜腸應直，雨冷香魂弔書客。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此長吉自見耶

雌龍指為神

天狗吠而欸一丈小鬼酒也

秋夜讀書自耳其苦竹目
險語至此然無一字不合
古今註絡緯一曰莎雞詩疏絡緯鳴懶婦驚促織
也　後漢吳佑傳佑父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注云殺青者
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
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　莊子云萇弘死於蜀藏
其血三年化為碧

帝子歌

楚詞云帝子降兮北渚帝子堯女娥皇女英也

洞庭帝子一千里涼風鴈啼天在水九節菖蒲石上
死湘神彈琴迎帝子山頭老桂吹古香雌龍怨吟寒
水光沙浦走魚白石郎閒取真珠擲龍堂 雌龍竊流而無情

洞庭帝子一作洞庭明月　洞庭大湖也在長沙
巴陵廣圓五百里　神仙傳中岳石上菖蒲一寸
九節王興採食之得長生焉　湘水入洞庭　史
記夏紀天降龍二有雌雄　古樂府白石郎曲云
白石郎臨江居前導江伯後從魚　楚詞九歌魚
鱗屋兮龍堂

秦王飲酒

秦王騎虎遊八極劍光照空天自碧羲和敲日玻璃
聲劫灰飛盡古今平龍頭瀉酒邀酒星金槽琵琶夜
棖棖洞庭雨脚來吹笙酒酣喝月使倒行 好言無窮而有其理
銀雲櫛櫛瑤殿明宮門掌事報一更花樓玉鳳聲嬌
獰海綃紅文香淺清黃鵝跌舞千年觥仙人燭樹蠟
煙輕清琴醉眼淚泓泓 [illegible]

秦王騎虎即虎視天下之意八極八荒也　韓
[illegible]云漢武初穿昆明池得黑土以問東方朔
朔曰臣愚不足以知此可問西域胡人[illegible]
劫燒之餘灰也　[illegible]
天文志酒旗三星酒官之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實錄云中官白[illegible]
揚貴妃[illegible]而觀來訪[illegible]
揮戈反日之意　史記三神山黃金白銀為宮闕
望之如雲　[illegible]鄰中令掌十殿門漢武更名光
祿　王鳳凝蕭聲也蕭聲似鳳停惡也停當作停
霧也因也也劉禹錫傳[illegible]吹裴同其聲億停音義云

夷語相呼聲　海中有鮫室鮫人能織綃與人市
易　黃鵝恐當作鵝若非誤則黃鵝乃鵝雛酒色
似之　故杜詩云鵝兒黃似酒然跳舞二字則當
為娥蓋娥人勸酒也　仙人燭樹似梧桐其皮枯
剝如桂以為燭可然數十刻亦見葉廷珪海錄碎
事秦中歲時記云金吾以燭燭掾穿相亦木皮可
[illegible]
而然之　庾信集云[illegible]

洛姝真珠

未詳題因洛神賦或採明珠或拾翠羽[illegible]
牛奇章有妾名真珠首句真珠小娘與真珠[illegible]
各姝之名矣

真珠小娘下清廓洛苑香風飛綽綽寒鬢斜釵玉燕
光高樓唱月敲懸璫蘭風桂露灑幽翠紅弦裊雲咽

深思花袍白馬不歸來。淚娥壘椰香屏醉。金娥屏風蜀山夢。鸞裾鳳帶行煙重。八駿籠晃臉差移。日絲繁散曛。羅洞市南曲陌無秋涼。楚腰衛鬢四時芳。玉喉窱窱排空光。牽雲曳雪留陸郎。

[illegible] 金七寶器 [illegible] 鄭 [illegible] 詩 [illegible] 紅 [illegible] 泰郎自王 [illegible] 衣白馬不歸來雙成倚檻春心醉 [illegible] 金娥屏風 蜀山夢此句未詳 [illegible] 傳云 [illegible] 水晶屏風 [illegible] 美人 [illegible] 以賜楊國忠國忠 [illegible] 一日以其 [illegible] 美人 [illegible] 自下各言姓名未畢 [illegible] 楚王愛細腰宮中多餓人毛詩衛夫人 [illegible]

[illegible] 箺箺歌聲宛轉之妙 李雲曳雪似言天家

李夫人

漢武帝夫人也延年之妹妙麗善舞早卒上念之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致之上望見如夫人狀還幄甚思作詩令樂府絃歌

紫皇宮殿重重開。夫人飛入瓊瑤臺。綠香繡帳何時歇。青雲無光宮水咽。[illegible] 獨步 翩聯桂花墜秋月。孤鸞驚啼商絲發。紅壁闌珊懸佩璫。歌臺小妓遙相望。玉蟾滴水雞人唱。露華蘭葉參差光。又似才太過

帝悼夫人賦云秋氣憯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 劉須溪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鸞 [illegible] 影悲鳴而舞 此言武帝失夫人如孤鸞耳 小妓一作小婦

走馬引

古今注云走馬引樗里牧恭作也為父報怨殺人亡匿山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 [illegible] 為走馬引

我有辭鄉劍。玉鋒堪截雲。襄陽走馬客。意氣自生春。朝嫌劍花淨。暮嫌劍光冷。能持劍向人。不解持照身。

襄陽一作長安 走馬客一作走馬使 太白詩劍花 [illegible] 又 [illegible] 霜 [illegible] 劍光 末句一作解持照身影疑是蓋言徒恭能持劍向人又能 [illegible] 馬聲自全身而去故曰解持照身

湘妃

秦博士對始皇云湘君者堯二女舜妃也劉向鄭玄亦以二妃為湘君 [illegible] 有湘君又有湘夫人 [illegible] 娥皇正妃故曰君 [illegible] 女英 [illegible] 夫人

筠竹千年老不死。長伴秦娥蓋湘水。蠻娘吟弄滿寒空。九山靜綠淚花紅。離鸞別鳳煙梧中。巫雲蜀雨遙相通。幽愁秋氣上青楓。涼夜波間吟古龍。

[illegible] 云 [illegible] 竹 [illegible] 以筠為竹 [illegible] 九山九疑也 [illegible] 淚花紅斑竹也 [illegible] 雜記云慶安世善鼓琴為雙鳳離鸞曲 [illegible] 文竹 [illegible] 梧皆能鳴鳳 [illegible] 事

南園十三首

其一

花枝草蔓眼中開小白長紅越女腮可憐日暮嫣香落嫁與春風不用媒

前輩謂此詩末句新巧

其二

宮北田塍曉氣酣黄桑飲露窣宮簾長腰健婦偷攀折將餧吳王八繭蠶 文細緑花八繭

吳都賦貢八蠶之綿六月記云一歲凡八蠶出日南國海物異名記云八蠶繭乃八蠶共作一繭今

云八繭未通

其三

竹裏繰絲挑網車青蟬獨噪日光斜桃膠迎夏香琥珀自課越傭能種瓜

爾雅註云蟬小而青色名蠽音節亦名茅蜩 本草云桃膠鍊之主保中不飢香琥珀膠色似之廣雅云琥珀生地中深者入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珀如斗大初時如桃膠堅凝乃成也

其四

三十未有二十餘 退句退句 白日長飢小甲蔬橋頭長老相哀念因遺戎韜一卷書 其用事類此亦自得也

卜有一作未都甲此三十成名古人多言長吉言二十歲猶未有但二十餘歲耳而飢困已如此長吉此以三十爲說年僅二十七不滿三十豈非語讖哉 杜詩自鋤稀菜甲 張良遊下邳橋上有老父使良取履後出一編書授之乃太公兵法戎韜太公六韜書也

其五

男兒何不帶吳鈎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淩煙閣若箇書生萬戶侯

吳鈎一作橫刀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二月圖功臣於凌煙閣 李廣傳萬戶侯豈足道哉

其六

尋章摘句老雕蟲曉月當簾挂玉弓不見年年遼海

上文章何處哭秋風

其七

長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詼諧取自容見買若耶溪水劍明朝歸去事猿公 耿耿可念其詞其事與託皆妙

司馬相如住成都家徒四壁立 東方朔持論好詼諧 若耶溪在越州即歐冶鑄劍之所徐浩咏爲五雲溪 吳越春秋云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越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問之於是王乃請女女將見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女子曰聞汝善劍願一見女曰惟翁試之於是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槔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飛上樹化爲白猿而去

其八

春水初生乳燕飛黃蜂小尾撲花歸䆫含遠色通書幌魚擁香鈎近石磯亦自鮮麗眼前語無苦入手自別

其九

泉沙耎臥鴛鴦暖曲岸迴篙舴艋遲瀉酒木欄椒葉蓋病容扶起種菱絲耎軟同 舴艋小舟也 木欄當作木蘭。木蘭花似蓮[illegible]也 拾遺記云漢昭帝琳池有倒生菱莖如亂絲一花千葉

其十

邊讓今朝憶蔡邕無心裁曲臥春風舍南有竹堪書字老去溪頭作釣翁邊讓書本作壞字非後漢邊讓傳讓辯博能文邕深敬之以讓宜處高位薦之何進詳此必長吉感憤韓公皇甫之相知假邊蔡以為況也

其十一

長巒谷口倚嵇家白晝千峰老翠華自履藤鞋收石蜜手牽苔絮長蒓花

其十二

松溪黑水新龍卵桂洞生硝舊馬牙誰遣虞卿裁道帔輕綃一疋染朝霞花夢瑣言云龍生二卵一名吉弔上岸與鹿交或遺精枯槎為紫梢花又見本草 本草馬牙硝亦名英硝及芒硝 誰遣一作為一 作遣

其十三

小樹開朝逕長茸濕夜煙柳花驚雪浦麥雨漲溪田古刹疎鐘度遥嵐破月懸沙頭敲石火燒竹照漁船古詩破鏡飛上天即月也

李長吉歌詩卷之二

西泉吳正子箋註
須溪劉辰翁評點

金銅仙人辭漢歌 并序

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折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唐諸王孫李長吉遂作金銅仙人辭漢歌

按徙銅仙事陳壽正史不載惟附註魏畧云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銅人承露盤盤折重不可致遂留霸城又引漢晉春秋云帝徙銅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霸城其年月與長吉所載不合故緗素雜記駁之曰魏明青龍五年三月改爲景初是歲徙長安銅人而長吉云青龍元年八月誤矣然予按三輔黃圖則景初所徙者始皇銷鋒鏑所鑄之金人故黃圖所載始皇所造之因及董卓銷毀之事而復曰尚餘二人未毀明帝欲徙之洛陽清明門至霸城重不可致其留霸城之説與魏畧及漢晉春秋所載合特二書不以爲秦皇銅人耳然觀漢晉春秋金狄之語則知非銅仙矣仙固不可以狄言也由是言之長吉所序亦未可非又知漢武銅仙不果徙於青龍元年耶 又按長安記云仙掌大七圍魏文帝徙銅盤盤折聲聞數十里今魏畧等書乃言明帝是則可疑漢書建章宮有神明臺三輔黃圖云神明臺上有承露盤銅仙舒掌捧盤及玉盃以承雲表之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甘泉宮通天臺上亦有銅仙承露

盤杜牧之云此篇求取情亦絕去筆墨畦逕仙然者銅仙武帝所立今爲異代所取雖以金石無情猶不能不動而况於有情者乎

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

此意忍非長吉不能賦古今無此神妙悼歎意嘆不覺銅仙能言有事有語不在言語至三十六宮土花碧銅人泪墮已信未後三句可爲斷腸後來作者無此沉着亦不忍極言其妙 武帝茂陵亦嘗作秋風辭 馬陵前石馬也杜詩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註云梁隱過茂陵欲訪遺跡了無故舊碑文獨二石馬在草中而已 序言八月故及秋景 按三輔黃圖漢未央宮殿建章甘泉北宮等共有三十六宮西都賦云離宮別館三十六所土花碧蘚故宮荒涼生綠苔也 牽車向千里之道言自長安至魏都之遠秦地東關爲函谷魏都在東故出東關 清淚仙人臨載淚下也 溫公云石曼卿嘗對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云月如無恨月長圓時人號爲勍敵 渭水出隴西首陽縣秦漢之都千滄津人十可 廣地理志云渭城故咸陽 波聲小六銅仙離長安益遠聞渭水之波聲小也

古悠悠行

白景歸西山碧華上迢迢今古何處盡千歲隨風飄海沙變成石魚沫吹秦橋空光遠流浪銅柱從年消

竹書□□□路史有□□□□險 三齊記云始皇
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
去不速神鞭之流血今云自此吹奔橋基海沙既大
修成石突身水嘉則爲華岳屛其畏思將沐乎
銅柱一作銅柱恐非真方輿明異經云崑崙有銅
柱其高入天名爲天柱此蓋言日月所磨礪天柱
亦當磨也

黃頭郎

漢書鄧通傳云通以濯船爲黃頭郎注云濯船
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
因號曰黃頭郎

黃頭郎撈攏去不歸南浦芙蓉影愁紅獨自垂水弄
湘娥珮竹啼山露月玉琴調青門石雲濕黃葛沙上

蘼蕪花秋風已先發好持掃羅薦香出鴛鴦熱 不當□而

深眼前物睫
不得苦思
楚詞九歌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長安
東門曰青門 疑曲名樂府有黃葛篇 楚詞九歌
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釋云蘼蕪葉也苗四五
月間生七八月間生白花本草一名薇蕪 好持
一作好待 漢武内傳云帝七月七日掃除宮掖
以紫羅薦地待西王母至 鴛鴦一作鴛龍 此
篇大意疑黃頭郎者耽樂忘歸家人有曠別之思
耳

馬詩二十三首

其一

龍脊貼連錢銀蹄白踏烟無人織錦韂誰爲鑄金鞭

□一作不如
且無分朴
杜詩汗血騏驥尤九異是龍脊留雅云言驪騏驔
郭云色有斑駁隱鄰今之連錢驄也 漢天馬歌天
銀碇兮破骨木韉音膂錦韂障泥也四下皆有
馬踏水不肯渡爲惜此錦韂障泥耳解之乃渡
東觀漢記云帝以錦緊賜貴人有金鞭

其二

臘月草根甜天街雪似鹽未知口硬軟先擬蒺藜銜

馱馬多矣此獨取
必不經人道者
世說云謝胡兒詠雪云撒鹽空中差可擬

其三

忽憶周天子驅車上玉山鳴騶辭鳳苑赤驥最承恩

周天子穆王也 山海經云玉山王母所居多玉
石 穆天子傳云天子之駿有八一赤驥二盜驪
三白義四踰輪五山子六渠黃七驊騮八綠耳

其四

此馬非凡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猶自帶銅聲

奇
下星當作精爾雅天駟房也注云龍爲天馬故房
四星謂之天駟 杜詩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

其五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鉤何當金絡腦快走踏清秋

未初似是嘶
空心千木月傍
亂一脈時驟見金絡日

其六

饑臥骨查牙麤毛刺破花鬣焦朱色落髮斷鋸長麻

山海經云犬戎國有文馬縞身朱鬣

其七

西母酒將闌東王飯巳乾君王若燕去誰為拽車轅

亦有
風故

言□宴罷也東方木公曰東王父

其八

赤兎無人用當須呂布騎吾聞果下馬羈策任蠻兒

有風刺亦
自嘲耳

呂布有駿馬名赤兎能飛城越塹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兎 魏志云濊國出果下馬庚
時蔽之可乘於果樹下行

其九

飂叔去匆匆如今不豢龍夜來霜壓棧駿骨折西風

弟引龍事傳
悅然作是然

左傳云昔有飂叔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焉乃擾畜之以服事舜

賜姓曰董氏曰豢龍飂國名叔安其君名也〈卷〉
吉去安字而曰飂叔

其十

催榜渡烏江神騅泣向風君王今解劒何處逐英雄

悲甚此語不可
復讀元不若雄

榜音謗舡檝也楚漢九章於吳榜而擊汰 項羽渡烏江亭長艤船待羽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羽馬名騅

其十一

内馬賜宮人銀韉刺騏驎午時鹽坂上蹭蹬溘風塵

午時□得苦猶箭今日中
也宇字當午時者汗故

太白詩銀鞍照白馬 戰國策云汗明曰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外阪遷延負轅而不能
上 蹭蹬失路也

其十二

批竹初攢耳桃花未上身他時須攪陣牽去借將軍

言也者列
有已故

相馬經云耳如削竹筒杜詩竹批雙耳峻

其十三

寶玦誰家子長聞俠骨香堆金買駿骨將送楚襄王

俗語一夢獸
奇怪說夢

玦佩如環不缺者也古樂府楊叛兒本是上之衣人行樂府題云使我香不愁世上英 戰國策云郭隗謂燕昭王曰古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涓人請求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以報君君怒曰所求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馬乎馬今至矣於是期年千里馬至者三 今云楚襄王誤

其十四

香襆緒羅新盤龍歷錦韉迴看南陌上誰道不逢春

出如人良馬限愛想想不及也

其十五

不從桓公獵何能伏虎威一朝溝隴出看取拂雲飛

却是痛快

管子桓公乘馬虎望之而伏仲曰意君乘駁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仲曰此駁象也駁食虎豹故虎疑焉 洀音盤桓

其十六

唐劍斬隋公拳毛屬太宗莫嫌金甲重且去捉飆風

語不穿鑿甚有了遠是難研品

唐太宗伐劉黑闥有駿馬名拳毛騧子儀杜詩昔日太宗拳毛騧 騧一作騮

其十七

白鐵剉青禾碾間落細沙 小并俗作 世人憐小頸金埒畏長牙 有風判

相馬經云大頭小頸為一 廣雅云小領益驛稱云領頸也 晉王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謂金溝

其十八

伯樂向前看旋毛在腹間 思有玄 秖今掊白草何日慕青山 可念

寡雜註旋毛在腹下者千里馬 相馬經云頭間有旋名曰乘鐙旋

其十九

為寺馱經馬元從竺國來空知有善相不解走章臺

無要緊有意態又怪俊劣可喜

漢明帝時天竺僧以白馬負佛經又譯經四十二章乃立精舍以居之今洛城白馬寺是也事見法苑珠林 漢張敞走馬章臺街街在長安中

其二十

重圍如燕尾寶劍似魚腸欲求千里腳先采眼中光

吳越春秋云歐冶作劍五枚其四曰魚腸專諸以刺吳王僚 相馬經云馬眼欲紫艷光

其二十一

暫繫騰黃馬仙人上綵樓須鞭玉勒吏何事謫高州

山海經云騰黃神黃也一曰乘黃飛黃或作古黃翠黃狀如狐背有兩角乘之壽千歲 南越志高

川出騎馬牛尾而首有一角

其二十二

汗血到王家隨鸞撼玉珂少君騎海上人見是青騾

起

漢書云帝使人冠漫汁血馬詰天馬汗血從前肩膊出號一日千里 神仙別傳云李少君與後有人見之在河東蒲坂乘青騾帝聞之發棺無所有矣

其二十三

武帝愛神仙燒金得紫煙廄中皆肉馬不解上青天

妙 此足郭景純漢武非回才意

此言漢武求仙燒金但得紫烟而已舉不成也徒有凡馬豈能上天乎

李長吉集　卷二　九

申胡子觱篥歌 并序

申胡子朔客之蒼頭也朔客李氏本亦世家子得祀江夏王廟當年踐履失序遂奉官北郡自稱學長調短調久未知名今年四月吾與對舍於長安崇義里遂將衣質酒命予合飲氣熱杯闌因謂吾曰李長吉爾徒能長調不能作五字歌詩直强迴筆端與陶謝詩勢相遠幾里吾對後請撰申胡子觱篥歌以五字斷句歌成左右人合譟相唱朔客大喜擎觴起立命花娘出幕徘徊拜客吾問所宜稱善平弄於是以弊辭配聲與予爲壽

觱篥龜茲樂也亦曰悲篥樂府雜錄云德宗朝尉遲青妙絕此伎元和長慶中有黃日遷劉楚材尚陸陸能之大中以來則有史敬約

顏熱感君酒含嚼蘆中聲花娘篸綏妥休睡芙蓉屏誰截太平管列點排空星直貫開花風 管也奇集 天上驅雲行今夕歲華落令人惜平生心事如波濤中坐時時驚 尋善自道 朔客騎白馬劍𣏌懸蘭纓俊健如生猱肯拾蓬中螢

其長復出二謝可喜 索意造語欲過古人

李長吉集　卷二　十

胡人以蘆葉爲笳 說文曰綏垂貌方言云綏妥猩廣又大也爾雅云妥安坐也又蜀中呼潛爲文 横空年孔笛也 猱細狖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引猨猱狖獲猱深好緊也 劉一古史放螢詩那能微借光景

老夫採玉歌

採玉採玉須水碧琢作步搖徒好色老夫飢寒龍爲愁藍溪水氣無淸白夜雨岡頭食蓁子杜鵑口血老夫淚藍溪之水厭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斜山栢風雨如嘯泉脚挂繩青裊裊村寒白屋念嬌嬰古臺石磴懸腸草

謂長繩懸身採溪水其苦意之苦而也念其子豈特食蓁而已又云腸草不必草

多言服之初入其心十悅此
此喻之事如斷腸然苦甚
長吉有老夫不堪採玉之勞受役於上而不得免故詩多怨怨辭 碧玉也禮記云大夫佩水蒼玉 釋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反鼓于云步搖而搖故曰步搖此言採玉之難幻此反得玉有遠民爲步搖爲好色之具忽飢寒而採玉難亦爲愁恨於人乎 藍溪水志曰出美玉詩云二秦記曰藍田有川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出玉氣青白言人水取玉水爲谷溺也 秦宮作腰帶之于如栗言飢食此 若欝以祭記村溺聲衰切口常流血今眼亦如之 村寒白屋採工之家也 念嬌嬰謂使於採玉時有孩提 從念之而已見石上古稜之草使人腸斷如腸之懸也

傷心行

李賀有傷心行

咽咽學楚吟。病骨傷幽素。秋姿白髮生。木葉啼風雨。燈青蘭膏歇。落照飛蛾舞。古壁生凝塵。羈魂夢中語。

暑盡旅況 鍾儀執於晉而奏楚音莊舄仕於楚而爲越吟 楚詞云蘭膏明燭華鐙錯些

湖中曲

長眉越沙採蘭若。桂葉水漠春漠漠。橫船醉眠白晝閒。渡口梅風歌扇薄。好 燕釵玉股照青渠。越王嬌郎小字書。一句 蜀紙封巾報雲鴨。晚漏壺中水淋盡。起盡寄書

催晚語 月滿傍

此言翁婦歸越沙濱採芳草 一作 雲裳 曰紅離白日大白歸毛詩咽有蕙離紅芍草陸機云一名黑蓉生水邊高丈餘 庾信詩綠珠歌扇薄婦人以扇自障而歌曰歌扇 王敬 作王孫 郎一作娘壺中一作鍋壺

黃家洞

西原蠻居容廣之南有黃氏居黃橙洞其地西接南詔至德初首領黃乾曜等與朱蘭洞蠻皆叛自是猖獗邑容二州最被其害長慶三年陷欽州宦安南四年陷陸州韓退之有黃家賊事宜狀柳文亦有

雀步蹙沙聲促促。四尺角弓青石鏃。黑幡三點銅鼓鳴。高作猿啼搖箭箙。綵巾纏跨幅半斜。溪頭簇隊映

葛花。山潭晚霧吟白鼉。竹蛇飛蠹射金沙。閒騎竹馬緩歸家。官軍自殺容州槎。

蹙沙步也 行也 黑幡一點必軍中旗號 後漢書祀雲國有長四尺如弩以青石爲鏃 廣州記云俚獠鑄銅爲鼓以高大爲貴面闊丈餘初成懸之於庭剋辰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爲釵執以扣鼓叩竟留遺主人馬援於交趾嘗得駱越銅鼓 箙受矢之器也以文爲之 蹬腥胥也人作款竇人以綵布纏之 青竹蛇等言最毒 自殺容州此句蓋爲害宮軍猶不能得眞蠻徒執百姓以殺之故云意言自殺容管之民搖或蠻獠民之辭

屏風曲

釋名云屏風障風也

琉樓石竹銀交關水凝綠鴨琉璃錢團迴六曲抱膏
蘭將鬟鏡上擲金蟬沉香火暖茱萸煙酒觥綰帶新
承櫂月風吹露屛外寒城上烏啼楚女眠 好

琉璃石竹屏之類也末句明作銀塗奏屏風三［illegible］蓮環紫瑠璃屏風圍迴六曲此統言屏風也［illegible］東宮舊事云太子納妃有漆頭屏風［illegible］金蟬［illegible］也古［illegible］之蟬翼［illegible］沉香火暖茱萸煙［illegible］酒觥綰帶［illegible］以［illegible］足酒［illegible］以節之［illegible］今俗婦綰合巹以［illegible］帶繫杯足［illegible］帶出［illegible］類耶

南山田中行

秋野明秋風白塘水漻漻蟲嘖嘖雲根苔蘚山上石
冷紅泣露嬌啼色荒畦九月稻叉牙蟄螢低飛隴逕
斜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燈如漆點松花

［illegible］說文云兵死之血為燐［illegible］精在地久為燐［illegible］鬼燈如漆古墓［illegible］

貴主征行樂

此篇詠貴主出征而儀衛將吏衣服器甲種種

奚騎黃銅連鎖甲羅旗香幹金畫葉中軍留醉河陽
城嬌嘶紫燕踏花行春營騎將如紅玉走馬捎鞭上
空綠女垂素月角咿咿牙帳未開分錦衣 李賀至此智氣盡見

此人閒常事狠態何以能言

說文云奚東北夷名又虜複姓後魏書有達奚［illegible］
奚統奚吐奚列氏［illegible］
鎖甲　西京雜記云良馬名步景逐［illegible］
雜色如紅下步斜之貌［illegible］
久而城上久勝［illegible］
必以剛［illegible］

酒罷張大徹索贈詩時張初效潞幕

長鬣張郎三十八天遣裁詩花作骨往還誰是龍頭
人公主遣秉魚鬚笏水行青草上白衫匣中章奏密
如蠶金門石闕知卿有豸角雞香早晚含隴西長吉
摧頹客酒闌感覺中區窄葛衣斷碎趙城秋吟詩一
夜東方白

［illegible］大者徵之第［illegible］人相［illegible］上傳
有長［illegible］也［illegible］部［illegible］
時乾為［illegible］為腹［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文飾也［illegible］
義以魚［illegible］文竹之是［illegible］馬［illegible］
魚以之［illegible］以魚鬚為［illegible］
為須［illegible］以笏之須為鬚音則失之矣
大行王維詩坐看青苔色欲上人衣來　水行一作
馬門又一輔黃圖云石渠閣在未央宮藏書所　漢有金
［illegible］漢官儀云御史大冠一名［illegible］一名獬豸冠
獸名［illegible］依［illegible］應［illegible］漢官儀［illegible］書含雞舌香奏
［illegible］香可合［illegible］有［illegible］見［illegible］者書多有

此詞中甚書以致之与之言

此執如大夫不得造車馬車可造馬不可造不可以蘭爲

羅浮山人與葛篇

羅浮山記云羅山浮山二山合體高三千丈七十石室七十二長溪有越志云本只羅山因浮山上有丈如人故以羅爲羅國志云博山浮山自會稽來傅著羅山又名博羅即羅浮以山爲博故曰博羅　山人一作山父

依依宜織江雨空知意亦不以羅雨中六月蘭臺風博羅老仙持出洞千歲石牀啼鬼工蛇毒濃凝洞堂濕江魚不食銜沙立欲剪箱中一尺天吳娥莫道吳刀澁賀謂

苦詩備固不淺又極明快　體纖

宋玉風賦云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　仙山石室多有石牀啼鬼工言非人力也　蛇毒濃凝一作毒氣濃吹皆通　一尺天吳剪葛也吐由葛篇名藉中一作箱中非是此剪取箱中之葛堂華如天之色耳　劉叉卷積簡亦長吉此二句正老杜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之句長吉非蹈襲蹈偶同耳

仁和里雜敘皇甫湜　湜貫劉陸渾

大人乞馬癯乃寒宗人貸宅荒厥垣橫庭鼠逕空土澁出籬大棗垂朱殘安定美人截黃綬脫落纓裾瞑朝酒還家白筆未上頭使我清聲落人後枉辱稱知犯君眼拼引纔闊強細斷洛風送馬入長關闊扇未開逢狻犬那知堅都相草草客枕幽單看春老歸來骨薄面無膏疫氣衝頭鬢茎少欲雕小説干天官宗孫不調爲誰憐明朝下元復西道崆峒敘別長如天

有二句必敘湜事不可拘然馬瘦垣荒下又言湜庭鼠徑則可謂窮矣　鼻玄棗賦緇幕朱實　湜安定人唐少府官黃綬即今之縣尉也湜新尉陸渾故言之　湜答云湜帝言大會殿中侍史詩門筆劉晉而上有何人有何官辛眺日此御史簪筆筆以奏不法今直省官耳古今註云白筆古珥之遺象服帶朝首珥筆所以示君子文武之備　稱知湜皇甫湜釋褐之經音爽又去聲長索也　宋玉云猛犬猖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長吉爲皇甫諸公推挽又爲他人阻毀故有違大之語　小傳云中人有多排擯毀所可見矣　劇談錄云李賀善爲歌詩韓愈亦知重其名延譽播紳聞由此

聲華藉甚時元稹年少以明經擢第亦工篇什嘗交結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令僕者謂曰明經及第何事來看李賀稹無復致情慚憤而退其後稹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爲禮部因議賀父名晉肅不合應進士舉賀亦以輕薄爲時輩所排遂致坎坷故此篇多不得志語　堅一作豎皆未詳　疫一作瘦　影小説猶揚雄言雕蟲篆刻也　謂作賦應舉　宗孫自言也　崆峒有三處臨洮安定汝州此安定之崆峒也

宮娃歌

述異記云吳王夫差作館娃宮此篇大抵述宮女怨曠野人之苦

蠟光高懸照紗空花房夜擣紅守宮象口吹香毾㲪暖七星挂城聞漏板寒入罘罳殿影昏彩鸞簾額著

霜痕啼蛄弔月鉤闌下屈膝銅鋪鎖阿甄兩語極是憔悴夢

入家門上沙渚天河落處長洲路願君光明如太陽

放妾騎魚撇波去意到語盡無復餘怨矣哀怨竭盡麗語情可及深情難自道也

漢東方朔傳注守宮蟲名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點女子身終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故曰守宮　象口香爐也毾㲪說文云毛席釋名云毾㲪者施之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　七星北斗也　漢書未央宮東闕罘罳註云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或曰以木為門扉而刻為方目如羅綺之狀今人謂之牖亮也　蛄螻蛄也一名仙姑　右青瑣雅設天嘍　古今注云漢顧成廟設扶老鉤欄王逸註云縱曰檻橫曰楯楯間子曰櫺欄楯殿上臨邊之飾今鉤欄是也　前注金鋪銀鋪皆門上飾直銅鋪鏁亦然後樞公詩門鋪綴白銅是也

魏文帝甄后失寵幽閉賜死但用此事甄合音立　長洲吳苑名　撇擊也文選撇波而游水

堂堂

唐樂志云玉樹後庭花堂堂皆陳後主作樂苑云堂堂角調曲唐高宗調露中太子既廢李嗣真私謂人曰禍猶未已人主不親庶務事皆決於中宮宗室雖衆但在散位其勢不敵恐諸蕃翰為中宮所蹂踐矣隋以來樂府有堂堂曲再言堂堂者是唐再受命矣近者內里又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語側者不正之辭撓者不安之稱將見患難之作不久矣後竟如其言按此曲在唐為法曲故白居易詩云法曲法曲歌堂堂劉次莊樂府解云古歌散缺至唐以來能合于管弦者入曲明君陽叛驍壺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

堂堂復堂堂紅脫梅灰香十年粉蠹生畫梁饑蟲不食推碎黃蕙花已老桃葉長禁院懸簾隔御光華清源中礜石湯徘徊白鳳隨君王如不知處情幽入何時得此令人愁

堂復堂者高明之處也外詣意險虛非久幽獨困得之無聊未足以如此

紅脫梅灰香一作紅熟梅香　推碎黃一作堆　華清宮有溫泉礜石湯言溫泉之熱如有礜石在丁本草云礜石大熱博物志云鸛取礜石伏卵取其暖也述征記云秦水底有礜石故上不冰謂之溫谷　曹唐遊仙詩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騎白鳳凰

勉愛行二首送小季之廬山

勉愛乃勉旃自愛之義小季恐為長吉之弟也

洛郊無俎豆弊廄慙老馬小雁過鑪峰影落楚水下長船倚雲泊石鏡秋涼夜豈解有鄉情弄月聊鳴啞

只是一雁

大曰鴻小曰雁喻小季也　鑪峰香爐峰今屬潯陽南康志廬山有石鏡峰有金輪峰側隱見不常其光可鑒　太白廬山詩云石鏡清我心

其二

別柳當馬頭官槐如兔目欲將千里別持我易斗粟非不安不能道此兄弟情此語甚悲別其弟南雲北雲空脈斷靈臺經絡懸春綫青軒樹轉月滿牀下國饑兒夢中見苦哉維爾之昆二十餘年來持鏡頗有鬚辭家三載今如此索

米王門一事無。荒溝古木光如刀。庭南拱柳生蹄䠙。
江干幼客真可念。郊原晚吹悲號號。論自不同讀亦心哞
長安官街夾道植槐柳故曰官槐續博物志槐葉之生入春季五日而兎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而葉成 紀綠懸春緩似言別恨縈心耳 如此等句亦新 足見也此長吉自謂而與其季古之 東方朔傳朔大人祖宗長安米甚云索盡也 廚雅云蛴螬有六名在木中者名蠐螬化書云蠐螬相育不母而生蠐螬

致酒行

李白有當致酒篇

零落棲遲一杯酒。對 主人奉觴客長壽。主父西遊困
不歸。此語謂答句好流動無涯 四 家人折斷門前柳。吾聞馬周昔
作新豐客。天荒地老無人識。空將牋上兩行書。直犯
龍顏請恩澤。我有迷魂招不得。又入夢境 雄雞一聲天下
白。少年心事當拏雲。誰念幽寒坐嗚呃。起得若為感激言外不可
心直不得ㄑ遣之病李未轉棹ㄑ將令人起舞

業上文獨西入關見常何將軍數言於上上不名賓馬之西久未侯多厭之 唐馬周傳云周爲及儀令崔賢所辱感激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顧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疏乃爲條二十餘事皆切務太宗怪問何何以此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帝即召周間未三遣使者四輩促迭及謁見與語大悅遂拜監察御史

長歌續短歌

古樂府有長歌ㄑ大是敘事業無聆後時之歎短歌行魏武帝作大意言人壽幾長思及時爲樂晉傅玄艷歌行云咄來長歌續短歌則但言歌有長短耳今長吉題義本此

長歌破衣襟。短歌斷白髮。秦王不可見。旦夕成內熱。
渴飲壺中酒。饑拔隴頭粟。淒涼四月闌。千里一時綠。
好 夜峰何離離。明月落石底。徘徊沿石尋。照出高峰
外。不得與之遊。歌成鬢先改。昇世間人世間鄙起六句皆有古意春去之感嘆月之光皆學言秦王不可見之恨題曰長歌續短歌後以歌意終之 莊子云我其內熱與 此篇大意思得君行志始以秦王不可見爲恨終托興於明月而亦不得遂

愛何如哉

公莫舞歌 并序

公莫舞歌者。詠項伯翼蔽劉沛公也。會中壯士。灼
灼於人。故無復書。且南北樂府率有歌引。賀陋諸
家。今重作公莫舞歌云

按古樂志云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高祖且語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言公莫害漢王也今之用巾蓋象項伯衣袖也

方花古礎排九楹。刺豹淋血盛銀甖。華筵鼓吹無桐
竹。長刀直立割鳴箏。橫楣麤錦生紅緯。日炙錦嫣王

末酢 貝炙錫鍋土末酣從客僕散有情最妙 腰下三看寶玦光項莊掉
箭欄前起材官小臣公莫舞座上真人赤龍子芒碭
雲瑞抱天迴咸陽王氣清如水鐵樞鐵楗重束關大
旗五丈撞雙鐶漢王今日一作酒須秦印絕臏刳腸臣不論

不見有其事蓋與鬼謀　乃子賦古但卻引項羽三吾寶玦以喻末未有人傳得抱人語奇俊倜儻甚稱事雲慢作山引日語乜打燈炷燒也燈炷也　刺豹軍中層虎豹也　筵中無錢管推不刃月聲如筝鳴　爾雅云廟門戶上楣梁釋名云建前各兩若角之有層盧錦紅縛楣之策耳　項羽紀云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　說文云以竿擊人曰酎音朔左傳舞象箾南籥乃舞者所執之籥今

古錄而工將制恐長吉未必錯誤如此漢貨殖傳一質武以酒酣而食諸古注云酎音輔乃酎室恐酣止爲飲言振翁掉捐而起也晉樂志獨漉篇云刀鳴削中倚床無施如此則西古之音混且酣當爲伯　夢有材官騎士　高帝母劉媼嘗息大澤夢與神遇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產高帝　帝嘗隱於芒碭山上常有雲氣　史記始皇紀五作前殿阿房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此言高帝破關入咸陽　臏膝骨也言後身不備之意

昌谷北園新笋四首

其一

籜落長竿削玉開君看母筍是龍材更容一夜抽千
尺別却池園數寸泥　高其

笑容蓮也

其二

斫取青光寫楚辭膩香春粉黑離離無情有恨何人
見露壓煙啼千萬枝　壯對語　昌谷新筍寫得如此新

其三

家泉石眼兩三莖曉看陰根紫陌生今年水曲春沙
上笛管新篁拔玉青

其四

古竹老梢惹碧雲茂陵歸臥歎清貧風吹千畝迎雨
嘯鳥重一枝入酒樽　却不爲佳

相如病然居茂陵　貨殖傳云渭川千畝竹其與千戶侯等

惱公　此亦言□人

未詳題義太白與段七娘詩云一面紅妝惱殺人恐此此義此終篇亦言婦人耳

宋玉愁空斷嬌嬈粉自紅歌聲春草露門掩杏花叢
注口櫻桃小添眉桂葉濃曉奩粧秀靨夜帳減香筒
鈿鏡飛孤鵲江圖畫水葓陂陀梳碧鳳腰褭帶金蟲
杜若含清露河蒲聚紫茸月分蛾黛破花合靨朱融
髮重疑盤霧腰輕乍倚風密書題荳蔻隱語笑芙蓉
莫鎖茱萸匣休開翡翠籠弄珠驚漢燕燒蜜引胡蜂

醉纈拋紅網，單羅挂綠蒙。數錢敎姹女，買藥問巴賨。勺臉安斜雁，移燈想夢熊。腸攢非束竹，胘急是張弓。晚樹迷新蝶，殘蜺憶斷虹。古時塡渤澥，今日鑿崆峒。繡沓褰長幔，羅裙結短封。心搖如舞鶴，骨出似飛龍。井檻淋清漆，門鋪綴白銅。隱花開兎徑，向壁印狐蹤。玳瑁釘簾薄，琉璃疊扇烘。象牀緣素柏，瑤席卷香葱。細管吟朝幌，芳醪落夜楓。宜男生楚巷，梔子發金墉。龜甲開屏澀，鵝毛滲墨濃。黄庭留衞瓘，綠樹養韓憑。雞唱星懸柳，鴉啼露滴桐。黄娥初出座，寵妹

始相從。蠟淚垂蘭燼，秋蕪掃綺櫳。吹笙翻舊引，沽酒待新豐。短佩愁塡粟，長弦怨削菘。曲池眠乳鴨，小閣睡娃僮。褥縫篸雙綫，鉤絛辮五總。蜀煙飛重錦，峽雨濺輕容。拂鏡羞溫嶠，薰衣避賈充。魚生玉藕下，人在石蓮中。含水彎蛾翠，登樓澀馬騣。使君居曲陌，園令住臨邛。桂火流蘇暖，金爐細炷通。春遲王子態，鶯囀謝娘慵。情影入微 玉漏三星曙，銅街五馬逢。犀株防膽怯，銀液鎭心忪。跳脫看年命，琵琶道吉凶。王時應七夕，夫位在三宮。無力塗雲母，多方帶藥翁。符因青鳥送，

發用絳紗縫。漢苑尋官柳，河橋閡禁鐘。有是妙意 月明中婦覺，應笑畫堂空。何者不可言

宋玉九辯云余萎約而悲愁 李賀有[illegible]曲 杜詩佳人貴出董嬌嬈 金光曰銅[illegible] 中曲注 復陀漢書音支 [illegible]穀于云高名[illegible] 風奮上加珠翠翹 [illegible]運詩稱羅含芳草[illegible] 求珠身輕欲隨風[illegible] [illegible] 不用字書題其[illegible]之不得耳 [illegible] 及永貴云[illegible] [illegible] 偉裝[illegible]人以[illegible] [illegible] 句[illegible]云[illegible] [illegible] 爲巢聲多面小者爲漢[illegible] 世傳[illegible] 類[illegible]博物志[illegible] 有蜂[illegible]出[illegible] [illegible]眼[illegible]花如[illegible] 後相帝時[illegible]女工數錢 風俗通[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云[illegible]定[illegible] 又[illegible] 藥[illegible] 陰陽交會之氣[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織成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見宮娃歌[illegible]佛經大[illegible] 事云帝[illegible] 雜記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金[illegible]

書則彩毛以帛書故曰漿墨 衛瓘晉呂島庭木
詩 韓馮不作鴛鳥名謂之韓朋鳥雌雄雙飛見
嶺表錄異 搜神記云宋大夫韓馮取妻而美康王
奪之馮自殺妻與宋王登臺上亦自投下而死王
使埋之與馮墓相望不令合葬宿昔有交梓木生
冢上旬日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號相思樹樹
有鳥使如鴛鴦朝夕悲鳴人謂此即韓朋鳥乃韓
夫妻之精魂也 戰國策韓公族有韓馮恐非此
黃娥寵妹但泛言美人未必有所指 龍塢檽也
三輔舊事云漢太上皇不樂關中思鄉里高祖為
乃徙豐市屠兒沽酒賣餅為新豐市西京雜記載
可鉏淇梵填粟長衫短則秦一句未詳但王亦
有珠成粟者 參針綴物也詩素絲五總絲數
也 古傳重錦詩云錦之精粗者 毛說云品雪
姑記釋始嘗曰往嫁難得如嬌者何知姑曰何賦
望如夜嬌歸遂綃上鏡臺取姑女 晉韓壽與賈
充女私時西域貢奇香一著人經月不歇武帝以
賜充充女盜以予壽充後聞其芬馥稱於充充

知女與壽私也 含水彎娥翠娥當作蛾 舊說
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為邑人王仁妻仁為趙王
家令羅敷出採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欲奪
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其詞曰秦
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
否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
有夫 司馬相如成都人往臨邛以琴挑卓王孫
女文君文君夜奔相如後相如拜為孝文園令
茂蘇綠香也 徐逆錦云流蘇盤綵綺繡之甚五色
綵之一心可丁垂 詩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
夕何夕見此良人 出馬逢縱仰羅敷詞云五馬
郎將之心 本草犀角一株有重七八斤解毒
安五臟今銀犀皆安神鎮心 盧氏雜記云專
文宗時覽一日門學門古詩云輕衫襯跳脫是
何物字經未對十日卻今之腕釧 真誥云安妃有
斷全跳脫 看命雖未詳本事然意即今之故
命者 朝野僉載云唐崇仁坊有來婆能琵琶卜

又有何婆能之蓋女巫也 大位在二字未詳疑
日者之說 劉向列仙傳云吳真君遇大風書符
置屋上青鳥銜去風即止又青鳥亦西王母使者
續齊諧記云費長房謂桓景曰汝南郡九月九
日有天災急令家人縫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
山 漢苑中有人柳日三眠三起 閣音發義寫
三輔黃圖云太子宮中有甲觀畫堂

感諷五首

其一

合浦無明珠龍洲無木奴足知造化力不給使君須
越婦未織作吳蠶始蠕蠕縣官騎馬來獰色虯紫鬚
懷中一方板板上數行書不因使君怒焉得詣爾廬
越婦拜縣官桑牙今尚小會待春日晏絲車方擲掉
越婦通言語小姑具黃粱縣官踏飧去簿吏復登堂

此亦非經人道語
漢孟嘗傳云嘗為合浦太守前政貪穢珠悉去孟
嘗到珠復還 吳志李衡臨終嘗勅其子曰龍陽
洲里頭木奴歲收絹千疋 蠕蠕方動貌也 踏
飧飽食也

其二

奇俊無少年日車何躃躃我待紆雙綬遺我星星髮
都門賈生墓青蠅久斷絕寒食搖揚天憤景長肅殺
皇漢十二帝唯帝稱睿哲一夕信豎兒文明永淪歇

以八于喻賈生怨懟今未引文帝猶自爲然無少年謂賈後之人不肯少也 蹭蹬足蹇貌 一青蛇謂東陽縡湮之謂 唐皆言漢文帝也 一夕作堅兒一作叔伯堅兒言謂不容賈生之謂文帝之治謫猶也此賀自喻耳

其三

南山何其悲鬼雨灑空草長安夜半秋風前幾人老

言之去然

低迷黃昏徑裊裊青櫟道月午樹立影一山唯白曉漆炬迎新人幽壙螢擾擾

不犯俗塵 人情鬼語殆不自覺結句十字可笑可傷 太白詩狂狂喧嘩兮鬼燐雨

其四

星盡四方高萬物知天曙已生須已養荷擔出門去君平久不反康伯遁國路曉思何譊譊闤闠千人語

托之君平康伯而舉世可見安能免此其妙在言外亦語不收拾之收拾更佳君平嚴君平也 漢韓康字伯休桓帝聘之康不得已行至亭舍因逃遁 舊本作循非晉有韓伯字康伯今長吉誤稱 古今注云闤者市之垣闠者市之門 君平康伯皆逃世遁跡

其五

石根秋水明石畔秋草瘦侵衣野竹香蟄蟄垂葉厚岑中月歸來蟾光掛空秀桂露對仙娥星星下雲逗凄涼梔子落山璺泣清漏山璺二字亦音下有張仲蔚披書案將朽

山小而高曰岑又爲國名 掛空秀一作掛雲秀桂露一作秋露 璺音問方言云秦晉器破而未離曰璺張揖雜字云裂也 仲蔚漢人亦未見皇甫謐高士傳明云仲蔚愛窮居遺宅生蒿蓬舉世無知音惟有一劉龔

三月過行宮

渠水紅繁擁御牆風嬌小葉學娥妝垂簾幾度青春老堪鎖千年白日長

紅繁荷也小葉柳也

西泉吳正子箋註
須溪劉辰翁評點

追和何謝銅雀妓

魏志云建安十五年冬操作銅雀臺于鄴鑄銅爵置臺上因以名焉臺最高上有屋百二十間連接榱棟侵徹雲漢三輔黃圖云漢甓闕有銅鳳凰亦曰銅雀臺乃銅鳳凰也　曹操死遺令諸子曰吾婢妾美人皆著臺上施八尺牀繐帳日晡上酒脯月朝十五輒向帳中妓樂汝等時時上臺望吾西陵墓田　後人悲其意為之詠　元城語錄曰溫公言曹操臨死遺令乃操之微意大凡臨絕必擇緊要之語付後人今但及家人常事與一語及禪代其意蓋曰禪代事乃後人為之吾未嘗教之也實為竄賊子身享漢臣之名其遺令之意在此歷千百世無人識得子夕偶讀至此先生似有喜色且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　長吉此篇和何謝乃何遜謝朓也　何遜詩曰秋風木葉落蕭瑟管絃清望陵歌對酒向帳舞空城寂寂簷宇曠飄颻帷帳輕曲終相顧起日暮松柏聲　謝朓詩云繐帷飄井幹樽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染淚迹嬋娟空復情玉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

佳人一壺酒秋容滿千里石馬臥新煙憂來何所似歌舞且潛弃陵樹風自起長裾壓高臺淚眼看花机

不必看只居然自近是評　以長吉賦銅雀妓宜有泉中不能言者却止如此亦近人耳

白馬蕭有石馬進來口邊只陵欲淚覽遺跡了無意[illegible]不[illegible]

送秦光祿北征

北虜膠堪折秋沙亂曉鼙髯胡頻犯塞驕氣似橫霓灞水樓船渡營門細柳開將軍馳白馬豪彥騁雄材箭射攙搶落旗懸日月低榆稀山易見甲重馬頻嘶天遠星光沒沙平草葉齊風吹雲路火雪汗玉關泥

倒語

屢斷呼韓頸曾燃董卓臍太常猶舊寵光祿是新隮寶玦麒麟起銀壺狒狖啼桃花連馬發綵絮撲鞍來呵臂懸金斗當唇注玉罍清蘇和碎蟻紫膩卷浮杯虎鞹先蒙馬魚腸且斷犀趁趍西旅狗蹙頞北方奚守帳然香暮看鷹永夜棲黃龍就別鏡青冢念陽臺

亦是馬上憶家

周處長橋役侯調短弄哀錢塘階鳳羽正室擘鸞釵內子攀琪樹羌兒奏落梅今朝擎劍去何日刺蛟迴

鼙錯停鉞立威者如於枹膠蘇林云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　漢書武帝代南粵有樓船將軍　文帝時周亞夫屯細柳　魏志龐德常騎白馬羽林號白馬將軍皆憚之　爾雅攙搶彗孛也李白詩一箭落旄頭　周禮九旗日月為常　李奇有榆中關在塞北後曰榆關即榆塞也　雲路火烽火也書烽燧夜舉烽以警寇也　輿地志玉關在燉煌郡　按虞翔奴傳呼韓邪單于始終附虞但郅支等為陳湯等所斬長吉今姑言之不論事實也　董卓

事尸尸卜大料皂素歷瓜流地宁尸名然大肖屍
光明注　麒麟阿佩玦之符佛熙名似人役
錄銀壺之作也　桃花本試甲　晉同
邪云人年殺諸賊奴取令巾如卜人繫用後　釋
名云崇有尺赤序蟯在上流亮然也　紫賦卅業
設作又名崇挽答亍序巻白皮之意古人飲酒謂
之不白皮貝起於宋庚挾長皮賊也言努名席巻
名傳先齡蒙告以虎皮　角陽錦名于裳頭木
陶設叢陸對屋華吳拙賦遶趣柳猴勝羅平萃
莫之野走貌也尚書西旅獻獒　北方多見貴上
猎行曲誌　手韶許能號面中生　肯塚那君集
也　告則定頭長傳敗　侯調後戎帝樂人史記
封禪書寒勁法云始爲坎侯　錢塘蘇風猾未詳
國語詁姻之嬪妻曰內子　笛中有落梅花曲
欣飛刺股見劍子獻計

酬答二首

金魚公子夾衫長。密裝腰鞓割玉方。行處春風隨馬尾。柳花偏打內家香。

鞓音町與鞓同皮帶也割玉方帶胯也唐志一品至三品金胯四品六品犀胯七品九品銀胯庶人用鐵爲胯　內家宮嬪也唐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是御風

其二

雍州二月梅池春御水鵁鶄暖白蘋試問酒旗歌板地今朝誰是拗花人

梅一作海　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懸幟甚高酒旗也

畫角東城

河轉曙蕭蕭。鴉飛睥睨高。帆長標越甸。壁冷掛吳刀。淡菜生寒日。鮞魚潠白濤。水花沾抹額。旗鼓夜迎潮。

睥睨城上女牆也開窗眼以窺望賊外且異云富作埤堄前後多誤　左傳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標擊也　淡菜蛤屬今南東有之聞之微者唐孔戣傳明州歲貢淡菜鮞魚子也又云小魚　事物紀原引二儀實錄云禹娶塗山之日人風雷電中有甲卒千人其不被甲者以紅綃帕抹其頭禹曰此武士之首服也秦皇至海上有神朝皆抹額緋衫大口袴侍衛自此抹額遂爲軍容之服

謝秀才有妾縞練改從於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後生感憶坐人製詩嘲謝賀復繼四首

其一

誰知泥憶雲。望斷梨花春。荷絲製機練。竹葉剪花裙。月明啼阿姊。燈暗會良人。也識君夫壻。金魚挂在身。

琴曼獨斷云王者兄事日姊事月今人言月姊疑本此

其二

銅鏡立青鸞。燕脂拂紫綿。腮花弄暗粉。眼尾淚侵寒。碧玉破不復。瑤琴重撥絃。今日非昔日。何人敢正看。

或云破不復合作破瓜後宋本作破不復非也碧玉宋汝南王之妻王寵幸之作歌碧玉破瓜相爲情顛倒不復與瓜後字相近而訛耳

其三

洞房思不禁蜂子作花心灰暖殘香炷髮冷青蟲簪夜遙燈焰短睡熟小屛深（日是對語不必題事）好作鴛鴦夢南城罷擣砧

其四

尋常輕宋玉今日嫁文鴦戟幹橫龍篪刀環倚桂窗邀人裁半袖端坐據胡牀淚濕紅輪重棲烏上井梁

文鴦張文欽之子驍勇絕倫 戟有端值木也刻龍為飾故曰龍篪 庾亮登南樓據胡牀與諸賢嘯詠 棲一作栖

昌谷讀書示巴童

蟲響燈光薄宵寒藥氣濃君憐垂翅客辛苦尚相從

後漢馮異傳光武云始雖垂翅回谿

巴童答

巨鼻宜山褐龐眉入苦吟非君唱樂府誰識怨秋深

張衡思玄賦云尉龐眉而郎潛本顏駟事

代崔家送客

行蓋柳煙下馬蹄白翩翩恐送行處盡何忍重揚鞭

有情語好

送一作隨 重一作復

出城

雪下桂花稀啼烏被彈歸關水乘驢影秦風帽帶垂入鄉試萬里無印自堪悲卿卿忍相問鏡中雙淚姿

試萬里一作誠萬重 世說云王安豐婦常卿安豐不 卿卿又卿卿庾嘗數右足十兩篋 一作岳 姿

莫種樹

園中莫種樹種樹四時愁獨睡南牀月今秋似去秋

將發

東牀卷席罷護落將行去秋白遙遙空日滿門前路

遙遙一作迢遞非也

追賦畫江潭苑四首

按金陵六朝事迹江潭苑乃梁苑也梁大同九年置地志云武帝欲通新林立人庫地立殿宇亦名王遊苑不成而侯景亂在上元縣東南二十里

其一

吳苑曉蒼蒼宮衣水濺黃小鬟紅粉薄騎馬珮珠長露指䂨城迴羅薰褲褶香行雲霑翠輦今日似襄王

釋文云褲褶騎服也褶音習 襄王即巫山雲雨事

其二

寳袜菊衣單蕉花客露寒水光蘭澤裙帶重剪刀錢

角暖盤亍坊靴長上馬難淚痕霑寢帳匀粉照金鞍

七錢之[illegible]也其之七[illegible]王莽造大錢又造契刀錯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直五千

其二

剪翅小鷹斜綰根玉鏇花鞦亞桃鈿粟箭箙釘文牙

鸜鵒啼深竹䴔鶄老濕沙宮官燒蠟火飛燼污鉛華

杜甫畫鷹詩絛鏇光堪摘軒楹勢可呼以繫鷹者鞦馬書也上為梁文　鸜鵒顏作鸜又作鵙吳都賦作鵁鶄白氏六帖作鵁鶄爾雅作鵁鶄注云梟羊也山海經云狀如人面黑身有毛見人則笑

上有種羽文鳥[illegible]中亦有之俗呼為山鷓鴣文王成王時州靡國獻此獸　眼火以蠟燃火也如石崇蠟代薪之類

其四

十騎簇芙蓉宮衣小隊紅練香燻宋鵲尋箭踏盧龍

旗濕金鈴重霜乾玉鐙空今朝畫眉早不待景陽鐘

盧龍　宋鵲名犬也今云練香燻未詳鵲本與韓同音故鄭氏注禮記亦曰韓盧宋鵲之屬見少儀　盧龍盧龍節度在營州北方木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木為籠盧龍寨也　[illegible]南史裴后傳[illegible]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置鐘景陽樓上[illegible]宮人聞鐘早起粧飾

瀘州張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

張大宅徹也前有贈張詩云張初效潞幕

秋至昭關後當知趙國寒繫書隨短羽寫恨破長牋

病客眠清曉疎桐墜綠鮮城鴉啼粉堞軍吹壓蘆煙

岸幘褰紗幌枯塘臥折蓮木窻銀跡畫石磴水痕錢

旅酒侵愁肺離歌繞懦絃詩封兩條淚露折一枝蘭

莎老沙雞泣松乾瓦獸殘覺騎燕地馬夢載楚溪船

椒桂傾長席鱸魴斫玳筵豈能忘舊路江島滯佳年

昭關楚關也吳越春秋云伍子胥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即此關也　繫書用蘇武事　岸幘用

光武事　窻有結綺之飾今云木窻銀跡畫必以銀為彩畫也　謝靈運詩石磴寫紅泉水痕錢苔錢也　陸機詩急絃無懦響　爾雅云螒天雞一名樗雞酸雞莎雞赤頭小蟲也某云莎雞意又一物蚨　松瓦松也酉陽雜俎云瓦松在屋上日昔耶在檐上日垣衣本草名瓦苔或言屋木多松土木氣泄則生瓦松瓦獸乃屋上脊尾後覗之屬　楚詞奠桂酒兮椒漿　斫鱸魴也曹子建賦瓜字東子之席香熏玳瑁之筵

難忘曲

古樂府云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此曲出相逢行長安狹斜行樂府清調

夾道開洞門弱楊低畫戟簾影竹華起簫聲吹日色

蜂語繞粧鏡拂蛾學春碧亂繫丁香梢滿欄花向夕

韋詩兵衛森畫戟 竹華一作竹叢非 杜詩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

賈公閭貴壻曲

賈充字公閭貴壻者必韓壽也

朝衣不須長。分花對袍。縫。嘤嘤白馬來。滿腦。黃金重。今朝香氣苦珊瑚澁難枕且要弄風人暖蒲沙上飲燕語踏簾鉤 晝意 日虹屏中碧濤令在河陽無人死芳色

古詩黃金絡馬頭 趙飛燕外傳后於太液池歌歸風送遠之曲酒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乎去故而就新 帝令左右持其裙久之風止裙為之縐又石崇有妾名曰翔風 虹日氣也故曰日虹 潘岳為河陽縣令言不得潘岳之美雨花色欲死也岳嘗附麗貴戚之門故及之芳一作花

夜飲朝眠曲

觴酣出座東方高腰橫半解星勞勞柳花鵶啼公主醉薄露壓花蕙園氣。玉轉 燕也 濕絲牽曉水熱粉生香琅玕紫夜飲朝眠斷無事楚羅之幃臥皇子

腰橫腰帶也

王濬墓下作

晉王濬字士治伐吳有大志伐蜀有功年八十葬柏谷山大營塋域垣周四十里面別開一門松柏茂盛

人間無阿童猶唱水中龍白草侵煙死秋藜遶地紅古書平黑石神劍斷青銅耕勢魚鱗起墳科馬鬣封菊花垂濕露棘徑臥乾蓬松柏愁香澁南原幾夜風

羊祜傳童謠云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祜以問濬乃水軍有功紹濬小字阿童因表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以合謠舟楫為順流之計終成發 邵氏家傳曰有隱者攜一男六七歲來云有故須向西行自此門擲故說同是道者願寄之仍留一函子一行後往返見還之逐去入九日而此男死殖其兩函而埋之庭中書讖繁下累月其人因發其函惟一黑石圓方十有字如隸書前一年錄形年未足化為我子之紹雜秀州奔之劍云王劍路何長死何恨銅劍開發而得之者其事頗不一 耕勢魚鱗起西都賦云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是也 墳科一作墳科馬鬣封出禮記檀弓

客遊

悲滿千里心日暖南山石不謁承明廬老作平原客四時別家廟三年去鄉國旅歌屢彈鋏歸問時裂帛

三輔黃圖云未央宮有承明殿著述之所漢武帝謂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 平原君趙勝也戰國策馮諼彈鋏而歌 古樂府烏夜啼裂帛寄遠書

崇義里滯雨

仁和崇義皆長安里

落漠誰家子來感長安秋壯年抱羇恨夢泣生白頭

瘦馬秣敗草雨沫飄寒溝南宮古簾暗濕景傳籤籌

家山遠千里雲脚天東頭憂眠枕劒匣客帳夢封侯

家山遠千里指隴西成紀言也

馮小憐

小憐北齊後主淑妃從煤馮淑妃小字也善琵琶歌舞事載北史后妃傳

灣頭見小憐請上琵琶絃破得春風恨今朝值幾錢

裙垂竹葉帶鬢濕杏花煙玉冷紅絲重齊宮妾駕鞍

紅絲重謂琵琶以朱絲爲絃

贈陳商

商字述聖陳宣帝五世孫散騎常侍彛之子也登進士第仕至秘書監封許昌縣男有集十七卷見藝文志韓退之有與陳商書

長安有男兒二十心已朽楞伽堆案前楚辭繫肘後

人生有窮拙日暮聊飲酒此謂 祇今道已塞何必須

白首凄凄陳述聖披褐鉏俎豆學爲堯舜文時人責

衰偶柴門車轍凍日下榆影瘦黃昏訪我來苦節青

陽皺太華五千仞劈地抽森秀旁古無寸尋一上戛

牛斗公卿縱不憐寧能鎖吾口李生師太華大坐看

白晝逢霜作樸樕得氣爲春柳 高 禮節乃相去顦顇

如𥚑狗風雪直齊壇墨組貫銅綬臣妾氣態間唯欲

承箕帚天眼何時開古劍庸一吼

楞伽佛經也　韓公與商書云 [illegible]

三日讀之人能通達所 [illegible]

聖偶者 要兒 [illegible]

者何耶　海經云 [illegible]

成國方百五十大北古 [illegible]

高才　李生疑爲 [illegible]

垂疑用太公 [illegible]

文王夢婦人當道曰 [illegible]

行必以暴風 [illegible]

王孫并鉏釣月鉏釣者帶之 [illegible]

百官表云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今長吉

云墨組貫銅綬費謂說　杜詩學劍敢龍吼

釣魚詩

秋水釣紅渠仙人待素書菱絲縈獨繭蒲米蟄雙魚

斜竹垂清沼長綸貫碧虛餌懸春蜥蜴鈎墜小蟾蜍

詹子情無限龍陽恨有餘爲看煙浦上楚女淚霑裾

古樂府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列子 [illegible] 何

以得蕭爲綸　蒲米菰米也　杜詩菰米沉雲黑

蜥蜴蝘蜒也　蜥蜴一名守宮是一類也 [illegible]

中有蟾蜍　詹子即詹何　戰國策龍陽君得

十餘魚而涕下王與共船而釣乃泣曰臣釣得大魚而

喜後得又大 [illegible] 今四海美人甚多聞臣不異所

得魚也

奉和二兒罷使遣馬歸延州

空留三尺劍不用一丸泥馬向沙場去人歸故國來

節愁翻隴水。好酒喜瀝春灰。錦帶休驚雁。羅衣尚鬬雞。還吳已渺渺。入郢莫淒淒。自是桃李樹。何畏不成蹊。

東漢書隴羅將天元下諸反一尤花為人上來封　古今驗竹詩隴上行人夜吹笛　史記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答贈

本是張公子。曾名蕚綠華。沈香熏小像。楊柳伴啼鴉。露重金泥冷。盃闌玉樹斜。琴堂沽酒客。新買後園花。

前漢書叙傳成帝每微行言與張放俱有童謠云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　陶隱居真誥云

平元年蕚綠華降于羊權家贈權火浣布金玉條脫云我九嶷山中得道女羅郁也其衣上下青小像香爐也　王子年拾遺記云元封中浮忻國獻蘭金之泥以此泥封函及宮門鬼不敢干衛青張騫皆受金泥之璽封　甘泉殿玉樹青葱師古註以雜寶為樹供神在思不驗以為非地所產呂氏春秋宓子賤彈琴不下堂而單父治

題趙生壁

大婦燃竹根。中婦舂玉屑。冬暖拾松枝。日煙坐蒙滅。木蘇青桐老。石井水聲發。曝背臥東亭。桃花滿肌骨。

古樂府題壁如此必皆實景不得不爾自是長吉詩亡之趙生耳　中有二婦豔詩是於詠大婦裁衣纖中婦小婦譜清景人詠大婦織羅中婦織

黃小婦無所作挾琴上高堂以後但出不一

感春

日暖自蕭條。花悲北郭騷。榆穿菜子眼。柳斷舞兒腰。上幕迎神燕。飛絲送百勞。胡琴今日恨。急語向檀槽。字字不從人後

菜子當作莢子宋楚策莊一年鑄二銖錢文曰半兩形如榆莢俗謂之榆莢錢穿不磨鑿者謂之來子光輕薄者謂之荇葉今謂榆莢似之又宋書作來子如此則來字誤作卞之轉為菜　相許備尸福坐弱觸時恰與小兒嬉　琵琶本胡樂故琵琶門胡琴亦曰燒槽元中中官白秀貞使蜀回得琵琶以獻其槽以撥為之故曰檀槽云

仙人

彈琴石壁上。翩翩一仙人。手持白鸞尾。夜掃南山雲。鹿飲寒澗下。魚歸清海濱。當時漢武帝。書報桃花春。

河陽歌

染羅衣。秋藍難著色。不是無心人。為作臺邛客。花燒中潭城。顏郎身已老。惜許兩少年。抽心似春草。今日見銀牌。今夜鳴玉讌。牛頭高一尺。隔坐應相見。月從東方來。酒從東方轉。觚船飫口紅。蜜炬千枝爛。

臺邛疑為臨邛都如此也　中潭一作中蘧誤今州湯紹南有中潭城背是江南人呼水步堆為潭

蕭卿[illegible]世卿皆事 鳴上一作[illegible] [illegible]於齊宋公亭之趙簡子鳴下山也

花遊曲 并序

寒食諸王妓遊賀入座因採梁簡文詩調賦花遊曲與妓彈唱

春柳南陌態冷花寒露姿今朝醉城外拂鏡濃掃眉煙濕愁車重紅油覆畫衣舞裙香不暖酒色上來遲

春晝

朱城報春更漏轉光風催蘭吹小殿草細堪梳柳長如線卷衣秦帝掃粉趙燕日含畫幕蜂上羅薦平陽花塢河陽花縣越婦搘機吳蠶作繭菱汀繫帶荷塘倚扇江南有情塞北無恨

卷衣 有秦王卷衣曲 趙燕 趙飛燕也 河陽花縣 潘岳事 江南有情塞北無恨二句似用文選丘遲與陳伯之書事伯之梁朝將軍後降北魏遲與書曰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伯之得書乃復歸南朝此江南有情塞北無恨矣

安樂宮

梁陳宮名也樂府解題曰吾有新成安樂宮行備言雕飾刻鏤之美梁簡文帝及陰鏗皆有新成安樂宮詩

深井桐烏起尚復牽淸水未盥邵陵瓜瓶中弄長翠新成安樂宮宮如鳳凰翅歌迴蠟板鳴左悺提壺使綠繁悲水曲茱萸別秋子

尚復一本作向服 邵陵王綸梁武帝子一本作邵陵瓜者非 樂府解題云[illegible] 二儀兩搆路寢法二山香起左翼所謂鳳凰翅是也 左悺漢桓帝時中常侍[illegible]其一也今借言之耳一作大指提壺使皆未詳

蝴蝶舞

楊花撲帳春雲熱龜甲屏風醉眼纈東家蝴蝶西家飛白騎少年今日歸

飛 質白不俚麗而不浮似[illegible]似令曲不減甘碎蝴蝶語最妙

蝴蝶舞一作胡蝶飛 許彥周詩話云長吉此句才力絕人遠甚

梁公子

此詩疑詠梁武帝在軍中時也

風采出蕭家本是菖蒲花南塘蓮子熟洗馬走江沙御牋銀沫冷長簟鳳窠斜種柳營中暗題書賜館娃

南史張后方孕紀見庭中菖蒲花光彩照灼非世所有后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曰嘗聞見者當富貴因取呑之遂生梁武帝此之謂風采出蕭家也 御牋未詳 銀花飛鳳窠藏筆為鳳文謂之鳳箋蓋天子所用 陶侃鎮武昌課諸營中皆種柳樹 吳夫差建館娃宮此借以言梁武

牡丹種曲

先亦古曲名長吉此篇不言牡丹而止云蓮枝綠房此假古題以發己意

蓮枝未長秦蘅老走馬馱金斸春草水灌香泥卻月盆一夜綠房迎白曉美人醉語園中煙晚華已散蝶又闌梁王老去羅衣在拂袖風吹蜀國絃歸霞帔拖蜀帳昏嫣紅落粉罷承恩檀郎謝女眠何處樓臺月明燕夜語 又校自在

蘅杜蘅也爾雅作蘅 走馬馱金鋤以馬負鐵鋤之屬以斸掘也 古有卻月城卻月字此特言盆底以種蓮 樂府有蜀國絃白 蜀中出九成七成帳趙后外傳云成帝詔益州留三年輸作七成帳賜趙婕妤 檀奴潘安小字後人因目曰檀郎

後園鑿井歌

晉書樂志吳拂舞歌淮南王篇云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

井上轆轤牀上轉水聲繁絃聲淺情若何荀奉倩城頭日長向城頭住一日作千年不須流下去 擬似古總鑿

井泉事猶臼轆轤步及情事願欲繫日如此往來既託之謠體長吉短語自不必一一可曉 荀粲字奉倩晉人也世說云粲與婦情至篤以此獲譏於世 樂府中言汲井每以美人爲說如張籍楚妃怨云梧桐葉下黃金井橫架轆轤牽素綆美人睡起天未明手拔銀瓶秋水冷 此篇歎流光迅速願日景長住使詩命延些情緒與終始也

開愁歌 筆下作 一作華下

元註筆下作三字恐誤意不通

秋風吹地百草乾華容碧影生晚寒我當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謝如枯蘭衣如飛鶉馬如狗臨岐擊劍生銅吼旗亭下馬解秋衣請貰宜陽一壺酒壺中喚天雲不開白晝萬里閑淒迷主人勸我養心骨莫受俗物相填豗 其可念甚可念

韻語陽秋云長吉作此二句至二十七歲卒陳無己詩云七十已踰半所餘能幾何至四十九卒意詩不祥如此豈神明者先授之耶 荀子子夏之衣如懸鶉 後漢朱震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三輔黃圖云市樓皆旗亭貰賒也 三箱品韻無豗字止有豗字同灰音

秦宮詩 并序

漢秦宮將軍梁冀之嬖奴也秦宮得寵內舍故以驕名大譟於人予撫舊而作長辭辭以馮子都之事相爲對望又云昔有之詩

按梁冀傳云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冀妻孫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托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振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云 前漢霍光傳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 云馮殷字子都監奴字如之監 家奴名子都事與秦宮致相類故比之也

越羅衫袂迎春風，玉刻麒麟腰帶紅。樓頭曲宴仙人語，帳底吹笙香霧濃。人間酒暖春茫茫，花枝入簾白日長。飛窻複道傳籌飲，十夜銅盤膩燭黃。禿衿小袖調鸚鵡，紫繡麻霞踏哮虎。斫桂燒金待曉筵，白鹿青蘇夜半煑。桐英永巷騎新馬，內屋深屏生色畫。開門爛用水衡錢，卷起黃河向身瀉。皇天厄運猶曾裂，秦宮一生花底活。鸞篦奪得不還人，亦是妙思 醉睡氍毹滿堂月。約略言之即如夢如畫 極言呆民連夜盡無而秦宮得志可見至調鸚鵡夜半煑無不可道故知作者妙於形容未更奴態人所不能盡賦秦宮似秦宮何多才也

衫袂一作夾衫　古樂府子管將吹伸錦帶錦囊新愓雙槳騎　人間一作人間　傳籌一作傳酉者非封詩捉行不計籌　十夜銅盤一作半夜醉龍須通　古籍虎頭麻霞　以履為屬說文鞋跟曰報又云履跟後取邑同報今作此霞恐或訛唐文粹兩本竹霞一本作報夏商以草為鞋周以麻哮虎作哮作疏者為是詩幽如戲虎踏虓虎狩獵賦所謂彊梁首者是也班首虎頭也言其勇耳今踏哮虎但言其行步如虎亦通麻霞見謝采伯集云麻霞嘈官通聯則為螢官或為螢語　捐英桐花也永巷所植漢宮中巷曰永巷武帝改曰掖庭　新馬一作主馬屏一作珍生色畫鮮明如生也　水衡錢人主私錢也按秦宮止得幸於冀家非得幸於人內今長吉永巷騎新馬爛用水衡錢等說如鄧通董偃之流矣　太白詩黃河落天走東溟萬里寫入胸懷間　今此言其縱勞足以翻河倒瀉而遂已之貪欲也　是釋文云欲貪也　上剔為鸞形揺鸞釵也　鄣能識乜卅也

古鄴城童子謠效王粲刺曹操

魏略云魏以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冀州地　鄴古人相州一本云效王粲刺曹操

鄴城中，暮塵起，將黑丸，斫文吏。棘為鞭，虎為馬，團團走，鄴城下。切玉劍，射日弓，獻何人，奉相公。扶轂來，關右兒，香掃塗，相公歸。鄴不盡曉其意終是古語曰愛　前漢尹賞傳長安中姦猾少年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横道　今借言鄴城　相公謂曹操

楊生青花紫石硯歌　京本無紫字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刓抱水含滿脣，暗灑萇弘冷血痕。紗帷晝暖墨花春，精語 輕漚漂沫松麝薰。乾膩薄重立脚勻，數寸光秋無日昏。圓毫促點聲靜新，孔硯寬頑何足云。

硯譜云歐公以端石後出觀李賀硯詩則當有石為硯久矣　踏天者言水下之天端溪之下則有水故硯工取石皆於水中鑿取如踏天走學中紫石如雲　莊子云萇弘死其血化為碧　暗灑萇弘冷血痕是紫石之紋痕耳　輕漚漂沫此言磨墨少用水雖乾而膩雖薄而重則墨硯俱佳矣　氏古亦善狀物者　仙翁之遠征記云魯國孔子廟中有一石硯或云夫子平生詩物歐陽論集文思聚

房中思

新月如蛾眉秋風吹小綠行輪出門去玉鸞聲斷續
月軒下風露曉庭自幽濕誰能事貞素臥聽莎雞泣

古詩事不各 蛾眉謂新月也

石城曉

石城乃古莫愁之鄉又樂府有石城樂解題云宋臧質所作石城在竟陵質爲竟陵太守於城中眺望見群少年歌謠通上質因而爲之詞

月落大堤上女垣棲烏起迭勝細露濕團紅寒香解夜
醉女牛渡天河柳煙滿城曲上客留斷纓殘蛾鬭雙

綠春帳依微蟬翼羅橫茵突金隱體花帳前輕絮鶴
毛起欲說春心無所似

迭歸起隹不言留別而有留別之色妙不著題

天隄見大隄曲註 女牛度天河京本作石手渡天河未詳所謂 花苑楚王宴飲而獨藏有一客引王之謙地乃翕客之穀以告王王不忍見其過乃令泉客盡歸其穀乃外獨 魏文帝云江東獨自如雪花輕似蟬翼 杜陽雜編云凡載得紫綃帳十編南戟綿帳亦色薄其色隱隱或不如其帳也

苦晝短

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飛光飛光勸爾一杯酒吾不識青天高黃地厚唯見
月寒日暖來煎人壽食熊則肥食蛙則瘦神君何在

太一安有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吾將斬龍足嚼
龍肉使之朝不得迴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
不哭何爲服黃金吞白玉誰是任公子雲中騎碧驢
劉徹茂陵多滯骨嬴政梓棺費鮑魚 一本多滯骨

世說晉孝武時長星見孝武惡之舉酒祝之曰長星勸爾一杯酒自古安有萬歲天子 史記封禪書武帝尤敬鬼神之事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又以天神貴者太一佐曰五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楚詞天問曰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注云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處有龍銜燭照之 注有日處日未出時又有若木赤華照地 誰是任公子一作誰似 任公子釣巨魚事出莊子 武帝名徹葬茂陵 始皇道病輼輬車以鮑魚亂其臭

章和二年中

按晉樂志此題乃古鞞舞曲第一章魏改章和二年中爲太和有聖帝晉改爲天命章和漢章帝年號也詩大意言和和歲豐吏職民安無事賽神以祝君壽也

雲蕭索田風拂拂麥芒如篲黍如粟關中父老百領
襦關東吏人乏詬租健犢春耕土膏黑菖蒲叢叢沿
水脈殷勤爲我下田租百錢攜償絲桐客遊春漫光
塢花白野林散香神降席拜神得壽獻天子七星貫
斷如蛾死

田風拂拂一無田字 說文云黍禾屬而黏可爲酒故字從禾入水也 凡粳稻皆粟今云黍如粟以

見罠有餘力種黍如種粟之多 下冊拟一作迴
七星劍也黃帝內傳西王母與帝七星金華寶
劍吳越春秋云伍子胥解劍與漁父曰此劍中有
七星北斗文其直千金 淮南子云姮娥羿妻羿
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食以奔月中

春歸昌谷

束髮方讀書謀身苦不早終軍未乘傳顏子鬢先老
天網信崇大嬌士常慅慅逸目騁甘華羈心如荼蓼
旱雲二三月岑嵣相頹倒誰揭頳玉盤東方發紅照
春熱張鶴蓋兎目官槐小思焦面如病嘗膽腸似絞
京國心爛漫夜夢歸家少發軔東門外天地皆浩浩

青樹驪山頭花風滿秦道宮臺光錯落裝畫偏峰嶠
細綠及團紅當路雜啼笑香氣下高廣鞍馬正華耀
獨乘鷄棲車自覺少風調心曲語形影祇身焉足樂
豈能脫負擔刻鵠曾無兆幽幽太華側老柏如建纛
龍皮相排戞翠羽更蕩掉驅趨委憔悴眺覽強容貌
花蔓闔行輈縠煙暝深徼少健無所就入門愧家老
聽講依大樹觀書臨曲沼知非出柙虎甘作藏霧豹
韓烏處繒繳湘鱠在籠罩狹行無廓落壯士徒輕躁
漢終軍步入關關吏與繻軍問何爲吏曰爲符傳
復還當以合符軍棄繻去 史記顏回年二十九

髮盡白 茶蓼皆苦菜 李浪齋日記云旱雲二
三月以下其奇麗少陵未必喜之如退之必嗜之
也 吳越春秋云越王垂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
朝借車之木也將行叫發之 驪山在[illegible]文
車如雞棲見關愁歌註 刻鵠曾無兆李翊與好
方士謂不死可致當營駕鶴乃刻鵠服羽衣習乘
之竟死於丹意成羽此事 列女傳云陶大夫妻
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
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害 韓烏韓
馮烏見前攜公註

昌谷詩

本傳云長吉日出騎馬奚奴背古錦囊自隨遇
有所作投入囊中其未成者夜歸足成之今觀
此篇可驗益其觸景遇物隨所得句比次成章
妍蚩雜陳斕斑滿目此所謂天吳紫鳳顛倒在
短褐也

昌谷五月稻細青滿平水遙巒相壓疊頹綠愁墮地
光潔無秋思涼曠吹浮媚竹香滿淒寂粉節塗生翠
草髮垂恨鬢光露泣幽淚層圍爛洞曲芳徑老紅醉
攢蟲鎪古柳蟬子鳴高邃天帶委黃蔦紫蒲交秋淀
石錢差復藉厚葉皆蟠膩汰沙好平白立馬印青字
眺鱗自遨遊瘦鵠暝單跱嘹嘹濕蛄聲咽源驚濺起
紆緩玉真路 元註近武后遊幸路 神娥蕙花裏苔絮縈澗礫山
實垂頳紫小栢儼重扇肥松突丹髓鴨流走響韻壠
秋拖光穟鷙唱閔女歌瀑懸楚練帔風露滿笑眼駢

嶁雜舒隆亂條迸石嶺細頸喧鳥趁日脚掃昏驕新
雲啓華闕譊譊厭夏光商風道清氣高眠服上客燒
桂祀天几 元註谷與女山顧相承出鄉學杏山女二人實也遺几在焉 霧衣夜披
拂眼壇夢真粹待鸞棲鸞老故宮椒壁圯 元註花陽宮在谷東
鴻龍數鈴響羈臣發涼思陰藤束朱鍵龍帳著魈魅
鬼像故問意 碧錦帖花檉香衾事殘貴 倘是說蘭香廟意謂是代而人事之
歌塵蠹木在舞綵長雲似珍壤割繡段里俗祖風義
鄰凶不相杵疫病無邪祀鮐皮識仁惠丱角知靦覥
縣省司刑官戶乏詬租吏竹皷添隂簡石磯引鈎餌

溪灣轉水帶芭蕉傾蜀紙岑光晃縠襟孤景拂繁事
泉樽陶宰酒月眉謝郎妓丁丁幽鍾遠矯矯單飛至
霞巘殷嵯峩危溜聲爭次淡蛾流平碧薄月眇陰悴
涼光入澗岸廓盡山中意漁童下宵網霜禽竦煙翅
潭鏡滑蛟涎浮珠噞魚戲風桐瑶匣瑟螢星錦城使
柳綴長縹帶篁掉短笛吹石根緣綠蘚蘆筍抽丹漬
漂旋弄天影古檜拏雲臂愁月薇帳紅罥雲香蔓刺
芒麥平百井閒乘列千肆刺促成紀人好學鴟夷子
立馬印青字唐令諸牧馬以小字印右髆以年辰印右髀以監名依左右廂印甲髀至三歲起

春量强弱漸以飛字印印左膊髀細馬與以龍
形印印項左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
傳送者以出字印並印於右頰 家語聽馳之聲龍虎
五里猶聞 昔絮木昔也山實樹木之實
經云月精流爲天駟 拾遺脂似之 細頸謂馬也
商風秋風也商聲爲秋 通音句上老也 楊河
鄰也河傍亦生小鬱 禮記鄰有喪舂不相者
助也舉重相力之歌 爾雅鮐背耆也注鮐
背皮如鮐魚也 詩總角丱兮總聚其髮以爲兩
角丱丫角貌 引鈎餌一本鈎作綱 晉陶淵明爲
彭澤宰 謝安常攜妓遊東山 詩疏云巘謂山
形如甑兩甑上大下小也此言霞巘貫如甑如
霞 驗魚口上見貌 後漢書李郃傳郃知星和
帝分遣使者微行至州縣觀采風謠使者二人到
益州候郃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二人曰
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愕然問
何以知之郃指星曰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耳錦城即蜀也
成都志云以山川明麗錯如錦繡故曰錦城但螢

星未詳恐誤字 長縹帶縹青白色也 麥壟平
備可井也古者井九百畝 聲龍路收 鬼人也
史記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以爲大名之下難久居乃
裝寶玉浮海自號鴟夷子注曰革囊也或曰生牛
皮又漢書顏師古云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鴟夷
多容受也

銅駝悲

洛陽記兩銅駝在宮之南街東西相向高九尺
晉索靖有先識嘗見洛陽宮門銅駝而歎曰會
見汝在荆棘中未幾晉果有五胡之亂

落魄三月罷尋花去東家誰作送春曲洛岸悲銅駝
橋南多馬客北山饒古人客飲杯中酒駝悲千萬春
生世莫徒勞風吹盤上燭厭見桃株笑銅駝夜來哭

北山北邙山也多塋處

自昌谷到洛後門

九月大野白，蒼岑竦秋門。寒凉十月末，露霰濛曉昏。澹色結晝天，心事塡空雲。道上千里風，野竹蛇涎痕。石澗凍波聲，雞叫淸寒晨。強行到東舍，解馬投舊隣。東家名廖者，鄉曲傳姓辛。杖頭非飲酒，吾請造其人。始欲南去楚，又將西適秦。襄王與武帝，各自留青春。聞道蘭臺上，宋玉無歸魂。緗縹兩行字，蟄蟲蠹秋芸。爲探秦臺意，豈命余負薪。

長吉小傳云長吉往往騎驢往來京洛間所至或時時有作　爾雅云牧外謂之野又云大野曰平　洛陽故宮記有宜秋門千秋門　晉阮修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　宋玉風賦曰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侍有風颯然而至又宋玉有招魂見楚詞　秦有章臺　史記孫叔敖子窮困負薪　此詩自東家名廖者而下乃設問卜於楚詹尹卜居之意左傳有子家吉占

七月一日曉入太行山

地志大行山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入懷州河內也

一夕遶山秋，香露溘蒙菉。新橋倚雲阪，候蟲嘶露樸。洛南今已遠，越衾誰爲熟。石氣何淒淒，老莎如短鏃。

離騷資菉葹以盈室兮注云菉王芻也音

秋涼詩寄正字十二兄

閉門感秋風，幽姿任契闊。大野生素空，天地曠肅殺。露光泣殘蕙，蟲響連夜發。房寒寸輝薄，迎風絳紗折。披書古芸馥，恨唱華容歇。百日不相知，花光變涼節。弟兄誰念慮，牋翰既通達。青袍度白馬，草簡奏東闕。夢中相聚笑，覺見半牀月。長思劇尋環，亂憂抵覃葛。

馬融施絳紗帳　魚豢典略云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　白馬一作瘦馬　漢有東闕名曰蒼龍闕　太白詩顧思如尋環　詩葛之覃兮覃延也

李長吉歌詩集卷之三

李長吉歌詩卷之四

西泉吳正子箋註

須溪劉辰翁評點

艾如張 艾音乂

按學樂志艾如張乃漢時短簫鐃歌之樂及魏受命使繆襲爲之詞改爲獲呂布吳使韋昭爲之詞改爲據武昭晉武受禪傳玄爲之詞改爲征遼東又改隋志梁改爲桐柏山北齊改爲戰韓陵周改爲起酸棗郭茂倩樂府集云艾與刈同說文曰艾草也如隷爲爾雅香秋星如[illegible]也古詩曰文[illegible]艾[illegible]蘭香草也謂周蒐狩以習武艾草以爲田之大防是也若李賀云艾葉綠花誰剪刻失古題本意矣郭說未當樂府假古題以發新意正爲得

體

錦襜褕，繡襠襦，強飲啄，哺爾雛。隴東臥穟滿風雨，莫信籠媒隴西去。齊人織網如素空，張在野田平碧中。網絲漠漠無形影，誤爾觸之傷首紅。艾葉綠花誰剪刻，中藏禍機不可測。

餘古詩乃不覺其垂花而[illegible]者 又肯又非後面[illegible]艾葉是

又[illegible]襜褕[illegible]也 爾雅[illegible]襜褕也文調之釋人調之[illegible] 襦師古註云直裾單衣[illegible]說文云襦短衣也[illegible]一作[illegible] 此[illegible]形容雜五色也 [illegible]良禽雛雉也籠媒[illegible] 大[illegible]以下語意與野田黃雀行同欲其遠禍機也斷春一作野田[illegible]

上雲樂

樂府解題云按如天人獻千歲[illegible]梁武帝[illegible]作[illegible]今[illegible]風[illegible]

飛香走紅滿天春，花龍盤盤上紫雲。三千宮女列金屋，五十絃瑟海上聞。天江碎碎銀沙路，嬴女機中斷煙素。縫舞衣，八月一，日君前舞。

[illegible] 千又[illegible]歲長公主[illegible] 欲得公主乃指巳女阿嬌問好否笑曰若得阿嬌當作黃金屋貯之即陳后也 天江一作天河

嬴女秦女也江淹詩鏡肩如團月出自機中素　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　舉應物漢武歌云世間稱罕亦作雲入月一日仙人方

摩多樓子

古樂府有此篇言征伐弋獵之事今諸本皆誤作襪子

玉塞去金人，二萬四千里。風吹沙作雲，一時渡遼水。天白水如練，甲絲雙串斷。行行莫苦辛，城月猶殘半。曉氣朔煙上，趢趗胡馬蹄。行人臨水別，隔隴長東西。

此等[illegible]決

玉塞玉門關也在燉煌有紙傳云東[illegible]漢[illegible]以玉門師古註曰[illegible] 今人[illegible]作今人

以祭天　遂木漢屬遼東郡地理志云遂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二千二百五十里從皆斷界
故什王桀與遂水本不相干此偶借古之耳
趨趣音趣鐵東京賦云狄三工之遂趨何小之藐也　秦州記云隴西郡隴有其一坂九曲而中
坐有萬石泉泉溢漫散而下故先人於此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

猛虎行　门

樂府解題云古詩有古志樂行常畏於險難而成業孤茂也　古猛虎行云飢不從猛虎食暮人從野雀棲陸機猛虎行云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太白此篇大意歎豪傑遭令有時今長吉本六句皆有爲假古猛政也

長戈莫舂長弩莫抨乳孫哺子教得生獰舉頭爲城

掉尾爲旌東海黃公愁見夜行道逢騶虞好牛哀不平怪奇何用尺刀壁上雷鳴泰山之下婦人哭聲官家有程吏不敢聽虎行　紀事史之詞　古史良嚴刑苛法險峻

魯叔孫得臣敗狄行長狄僑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　杜注鄉屬也　杜注者排樊其項可爲城持其尾可爲旌言其猛甚　西京賦云東海黃公赤刀粵祝注云東海有能赤刀禹步以越人號黃公西京雜記云東海人黃公能厭吹數先及衰老不能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人以赤刀往厭之術不行爲虎所殺　山南有八騶虞如虎有色長詩詩日騶虞義獸白質黑文不履生物　淮南子云牛哀病七日化爲虎其兄啟戶而入搏而殺之　太白猛虎篇雄劍鞘裏將軍龍鳴　禮記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使子路問之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射斧疑援論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曰官家

日出行

樂府題解云朗月出東南與日出行也古詞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小平日出之後而作也若言日之出也念奉秦羅事行陌上桑欲不失國不從故樂府作此詩歌以桑曲陌上桑與日出東南隅同名篇者也太白亦有日出行不日東南隅因作此以與本朱有故長吉此篇但不及此意此篇名當與太白日出日入行同類

白日下崑崙發光如舒絲徒照葵藿心不照遊子悲折折黃河曲日從中央轉暘谷耳曾聞若木眼不見

奈爾鑠石胡爲銷人羿彎弓屬矢那不中足令久不得奔詎教晨光夕昏

曹子建表云若葵藿之傾太陽　書暘谷註云東表之地日出於谷天下大明故曰暘谷　若木見若書短註　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羿射其九烏皆死　此與苦晝短皆效太白體

苦篁調笑引

樂府有調笑引笑一作嘯

請說軒轅在時事　伶倫採竹二十四伶倫採之自崑丘軒轅詔遣中分作十二伶倫以之正音律軒轅以之調元氣當時黃帝上天時二十三管咸相　價讎得之足

隨唯齊一管人間吹無德不能得此管此管沉埋虞

舜祠（以此寄興甚奇）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於嶰谷制十二管聽鳳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　史記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上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天于孝子方[illegible]去又此說從來遠矣　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舜祠下得白玉琯

拂舞歌辭

宋書樂志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檢其歌非吳詞也揚泓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詞旨乃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耳其一白鳩二濟舞三獨祿四碣石五淮南也今吳吉總日拂舞歌若大白明五爽明據上白鳩拂舞詞古今樂錄云宋三

朝眾第十九說拂舞

吳娥聲絕人空雲間徘徊門外滿車馬亦須生綠苔樽有烏程酒勸君千萬壽全勝漢武錦樓上曉望晴寒飲花露（九日[illegible]招銘有方）東方日不破天光無老時丹成作蛇乘白霧千年重化玉井土從蛇作土二千載吳堤綠草年年在背有八卦稱神仙邪鱗頑甲滑腥涎

淮南子[illegible]　烏程

古樂府有佳印素班騅之句陸郎陸食也偈曷之執書以詞

夜坐吟

樂府解題云此曲本鮑照作太白亦有此

踏踏馬蹄誰見過眼看北斗直天河西風羅幕生翠波鉛華笑妾顰青娥為君起唱長相思簾外嚴霜皆倒飛（奇語）明星爛爛東方陲紅霞梢出東南涯陸郎去矣乘斑騅

杜詩想象顰青蛾蛾當為娥眉也　長相思樂府曲名　古樂府明下童曲陳孔驕赭白陸郎乘斑騅

箜篌引

又曰公無渡河

琴操曰有一狂夫被髮提壺涉河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墮河而死乃號天噓唏鼓箜篌而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元題云箜篌引下註云一作公無渡河今以公無渡河書題詳見首卷註

公乎公乎提壺將焉如屈平沈湘不足慕徐衍入海誠為愚公乎公乎牀有菅席盤有魚北里有賢兄東鄰有小姑隴畝油油黍與葫尾穊滿醪醱浮浮黍可食醪可飲公乎公乎其奈居被髮奔流竟何如賢兄小姑哭嗚嗚（以說世不可出之意而諷）

菅草名左傳或取一編菅杜預曰菅茅也　葫作瓠爾雅甫米也　禮記君尊瓦甒註大五斗　浮

曾益夫　李斯書鄭箏搊押面皆九嵕

巫山高

樂府[illegible]本[illegible]巫山高[illegible]鐃歌[illegible]也讀[illegible]之[illegible]陽臺神女之事無復遠望思歸之意也[illegible]

碧叢叢高插天大江翻瀾神曳煙楚魂尋夢風颸然曉風飛雨生苔錢瑤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筇竹啼老猿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墜紅濕雲間

巫山在夔州[illegible]襄陽耆舊傳云楚王遊雲夢[illegible]婦人名瑤姬曰我夏帝之季女封於巫山之陽臺精魂化而為芝也

平城下

漢高祖七年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大寒士卒墮指者十二三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計乃得出　平城今在雲中縣

飢寒平城下夜夜守明月別劍無玉花海風斷鬢髮塞長連白空遙見漢旗紅青帳吹短笛煙霧濕晝龍日晚在城上依稀望城下風吹枯蓬起城中嘶瘦馬借問築城吏去關幾千里惟愁裹屍歸不惜倒戈死

太白詩劍花秋蓮光出匣　漢火德旗幟尚赤　晝龍龍帳也　後漢馬援云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

江南弄

樂府解題云江南[illegible]江南[illegible]古詞云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江中綠霧起涼波天上疊巘紅嵯峨水風浦雲生老竹渚暝蒲帆如一幅鱸魚千頭酒百斛酒中倒臥南山綠舞[illegible]吳歈越吟未終曲江上團團帖寒玉

吳歈見呂氏[illegible]吳歈蔡謳[illegible]吳歈越吟[illegible]一作盤

榮華樂　一作東洛梁家謡

按此篇皆詠梁冀家貴盛故一題曰東洛梁家謡

鳶肩公子二十餘齒編貝脣激朱氣如虹霓飲如建瓴走馬夜歸叫嚴更徑穿複道游椒房龍裘金玦雜花光玉堂調笑金樓子臺下戲學邯鄲倡口吟舌話稱女郎錦袪繡面漢帝旁得明珠十斛白璧一雙新詔垂金曳紫光煌煌馬如飛人如水九卿六官皆望履將迴日月先反掌欲作江河唯畫地峨峨虎冠上切雲竦劍晨趨凌紫氛繡段千尋貽皁隸黃金百鎰

覰家臣十二門前張大宅〔□□□□□□〕晴春烟起連天碧金鋪綴日雜紅光銅龍齧環似爭力〔□□□□□□□□□〕瑤姬凝醉臥芳席海素〔但謂□〕籠窗空下隔丹穴取鳳充行庖玃玃如拳那足食金蟾呀呀蘭燭香軍裝武妓聲琅璫誰知花雨夜來過但見池臺春草長嘈嘈絃吹匝天開洪崖簫聲遶天來天長一矢貫雙虎雲弝絕騁聒旱雷亂袖交竿管兒舞吳音綠鳥學言語能教刻石平紫金解送刻毛寄新兔三皇后七貴人五十校尉二將軍當時飛去逐彩雲化作今日京華春

後漢梁冀字伯卓爲人鳶肩豺目洞睛矘眄少爲貴戚逸遊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鬭雞 莊子□□□ □□□貝□如□丹 漢書□□注云上丁有道 故□□□復 椒房皇后宮以椒塗屋取其温暖 □安藩衍之義 梁冀妹爲順帝皇后故冀得出入 椒房 左傳晉獻公□天子□生餌師衣之尨服 □之金□□云尨雜色也 南史梁□□□□□□□延賓左右私通元帝後疾其所爲賜死□□□□ □□□其左行長吉假此以言冀也 □□□□□□ 手歌舞自□□云□有雙樽□□□□□□ 傳□吟爲詩□□書算 冀從□人孫□□□錢五千□□以□□□與之□大怒□□□□□□會□□□□□個藏□云□□□□□□□□□收 考晉兄弟死獄中悉沒□□ □□□□□□□□服 □□□也 後漢鄧后云車如流水馬如游龍

冀傳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 □□日月作□□□能權□□□□□人□如此 冀傳冀□□□□□□□□□□□□□雲之崔嵬 前漢□□□□□□□□□□□□□者也 阜隸家臣□冀之奴隸如秦宮輩□□□云取良人悉爲奴婢□□□□□帛車馬太尉□□弟北霍光 後漢百官志云各陽城門十二所□平城門上西門雍門廣陽門津門小苑門□陽門耗門中東門上東門穀門夏門 冀傳冀大起第宅其妻孫壽亦對街起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吹連日繼夜以騁娛恣 漢書□□□□□□□□□爲夫□□□□□□□□□門有銅龍銜□□ □□見□□□□□□年拾遺記云□□□□香□摩布席上令婦人蹈之 □□□□□也 山海經云

丹穴之山有鳥名鳳凰自歌自舞見□□□取鳳爲庖 爾雅玃父善顧釋文云大猿也□□□小□孫□□宋問答□□爲奇小如拳 □□□古仙人也□□樂府□□□□□□ 太□詩□□□□□一射兩虎穿 □乃□□□今云絕騁□□□車也當爲□箭□□也□□□□□□□□□□□□□□吳音綠鳥鸚鵡也 能教□□□□金未□□ □□兔毛於□□□□□□□□□□□刻□□爲箋有犯者輒死 冀傳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 □□□換昔日之貴盛今化爲他人之春□□今□□□

相勸酒

羲和騁六轡晝夕不曾閑彈烏崦嵫竹扶馬蟠桃鞭蓐收既斷翠柳青帝又造紅蘭堯舜至今萬萬歲數

予將爲傾蓋閒青錢白璧買無端丈夫快意方爲歎
腥臊臛熊何足云會須鍾飲北海箕踞南山歌淫淫
管愔愔橫波好送雕題金人生得意且如此何用强
知元化心相勸酒終無輟伏願陛下鴻名終不歇子
孫綿如石上葛來長安車騑騑中有梁冀舊宅石崇
故園

[illegible]說文云日入處竹一作石　蘭有二種有黃花者最香紅花次之[illegible]者謂之紅藍者家語孔子[illegible]程子於傾蓋而語　南史蕭惠開云人生不得行胸懷雖百歲亦爲夭也　[illegible]葵也有菜曰葵[illegible]曰[illegible]大龜也楚詞招魂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也　曹子建云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

左傳[illegible]之音培注云安和貌　[illegible]虎目也[illegible][illegible]云日[illegible]以精皮　雕題雕刻其題額也[illegible]令賓宴飲以樂詩綿綿葛藟　按梁[illegible]宅[illegible]不在長安後漢及晉書都在洛陽[illegible]所考耶抑爲興不拘事實耶如此等篇[illegible]太白[illegible]

瑤華樂

此[illegible]天子與西王母宴瑤池之樂也

穆天子走龍媒八轡冬瓏逐天迴五精埽地凝雲開
高門左右日月環四方錯鏤稜層殷舞霞垂尾長盤
蹋江澄海淨神母顏施紅點翠照虞泉曳雲拖玉下
崑山列旆如松張蓋如輪金風殿秋清明發春八鸞

十乘矗如雲屯瓊鍾瑤席甘露文玄霜絳雪何足云
薰梅染柳將贈君鉛華之水洗君骨與君相對作真
質

漢武帝[illegible]內傳[illegible]入[illegible]

北中寒

樂府解題云晉樂奏魏武北上篇備言冰雪溪谷之苦其後或謂之北上行蓋因武帝詞而擬之也今長吉此篇想只本此題耳

一方黑照三方紫黃河冰合魚龍死三尺木皮斷文
理百石强車上河水霜花草上大如錢揮刀不入迷
濛天爭瀯海水飛凌喧山瀑無聲玉虹懸

漢書晁錯云胡貉之地陰積之處木皮三寸冰厚六尺　水回曰瀯

梁臺古愁

梁王臺沼空中立天河之水夜飛入臺前鬬玉作蛟
龍綠粉埽天愁露濕撞鐘飲酒行射天金虎蹙裘噴
血斑朝朝暮暮愁海翻長繩繫日樂當年芙蓉凝紅

得秋色蘭臉別春啼脉脉蘆洲客鴈報春來寥落野篁秋漫白

漢孝王好治宮室苑囿有臺鴈池池中有鶴洲鳧渚如偏井　則天旅試之事　瓊記君之人虎表人虎變爲夫也　大白恨賦恨不得挂長繩於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

公無出門

天迷迷地密密熊虺食人魂雪霜斷人骨嗾犬狺狺相索索舐掌偏宜佩蘭客帝遣乘軒災自息玉星點劍黃金軛我雖跨馬不得還歷陽湖波大如山毒虬相視振金環狻猊猰貐吐饞涎鮑焦一世披草眠顏

回廿九鬢毛斑顏回非血衰鮑焦不違天天畏遭啣齧所以致之然分明猶懼公不信公看呵壁書問天

楚詞招魂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雪霜斷人骨一作雪風破人骨　楚詞九辯猛犬狺狺而迎吠兮　歷陽湖即今東湖屬和州　爾雅云狻猊如虦貓食虎豹猰貐似貙虎爪食人　鮑焦周之介士也韓詩外傳風俗通皆載其事　莊子盜跖篇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　屈原天問圖書其壁呵而問之

神絃曲

古今樂錄云神絃歌十一曲一宿阿二道君三聖郎四嬌女五白石郎六青溪小姑七湖就姑八姑恩九採菱童十明下童十一同生

西山日沒東山昏旋風吹馬馬踏雲畫絃素管聲淺繁花裙綷縩步秋塵桂葉刷風桂墜子青狸哭血寒狐死古壁彩虬金帖尾雨工騎入秋潭水百年老鴞成木魅笑聲碧火巢中起

旋風即羊角風也　北齊書云契丹馬上見旋風便合將馬鞭打丙十九下直中不射者之聲　綷縩說文衣素聲藉田賦云紛綷縩乎盛輿翁即李參寺同　上兩句說神之來下末句說女巫參神　存雨樓中天台柱了秦十餘日方止見壁鬼管詩註　雨工雨師也騎彩虬入水　鴞惡鳥也木魅山鬼之類鳥有雞鶉氏蒙天鳥梟即鴞梟君火鬼火之屬即魅所爲也

神絃

女巫澆酒雲滿空玉爐炭火香鼕鼕海神山鬼來座中紙錢窸窣鳴颾風相思木帖金舞鸞攢蛾一嚬重一彈呼星召鬼歆杯盤山魅食時人森寒終南日色低平灣神兮長在有無間神嗔神喜師更顏送神萬騎還青山

唐書王璵傳始用紙錢　吳都賦云楠榴之木相思之樹又韓憑墓木見搜神記注　讀此章使人神意森索如在古祠幽野之中親覩巫覡賽神之狀也

神絃別曲

巫山小女隔雲別春風松花山上發綠蓋獨穿香

歸白馬花竿前孑孑蜀江風澹水如羅墮蘭誰泛相
經過南山桂樹爲君死雲衫淺污紅脂花
孑孑｜孑音子孑孑竿旗之貌

綠水詞

琴歷云琴曲有五弄遊春綠水幽居坐愁秋思
邕入青溪訪鬼谷有所聞爲今冬夏不得常
綠竹今綠水詞宇許永丁莫有其詞云齊
上蕭欲香汀再枕將欲春心既易蕩春蕪難
悲此時及此風菱小唳何月芳香若有露爲君
當羅說太白亦有此詞云綠水明秋月南湖
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今賀作與太
白同

今宵好風月阿侯在何處爲有傾人色翻成足愁苦

東湖採蓮葉南湖拔蒲根未持寄小姑且持感愁魂

古樂府歌云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言
莫愁女也 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
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沙路曲

唐世拜相禮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其地謂
沙堤 張籍有沙堤行

柳臉半眠丞相樹珮馬釘鈴踏沙路斷燼遺香裊翠
煙燭騎啼鳥上天去帝家玉龍開九關帝前動笏移
南山小石佩也蟬語意 獨垂重印押千官金窠篆字紅屈盤沙
路歸來聞好語旱火不光天下雨

柳臉一作柳瞼漢苑有人柳曰三眠三起 一月長扇
一作燭騎非李綽秦中歲時記云正月一日長扇
前宰相三司金吾以燭數百炬擁騎如火城謂
之火城郎猶騎事也 楚詞九辯君之門以九重
天子有九門謂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皋門庫
門雉門應門路門也關一作杖 南山可移明固
天之力可知 衛宏漢舊儀云丞相印黃金龜紐

上之回

上之回者漢武元封中所宅遂通回中道後
數遊幸焉其歌稱帝遊石闕望諸國月支臣匈
奴服皆美當時也 按晉隋二志上之回魏謂
之克官渡吳謂之烏林赤壁晉謂之宣輔政梁謂之
仁齊北齊謂之克關隴周謂之平賓泰

上之回大旗喜懸紅雲撻鳳尾劍匣破舞蛟龍蚩尤

死鼓逢逢天高慶雷齊墮地地無驚煙海千里

紅雲赤尾皆旗象也 揚雄甘泉賦云直嶢嶢以
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度 天高慶與此意慶
音羌發語辭也 此篇後來有白門前一曲與此
同云白門前大樓喜懸紅雲撻龍尾劍匣破舞蛟
龍蚩尤死鼓逢逢天高慶雷齊墮地無驚飛海千里
當以此篇爲正

高軒過

韓員外愈皇甫侍御湜見過因而命作

賀七歲能詞章韓愈皇甫湜未信過其家使賦
詩援筆輒就如素構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
是有名

華裾織翠青如蔥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

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九精照耀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隱耳一作隱隱西都賦聚平隱隱乃明堂觀一本無云是鉅字 九精照耀一作元精耿耿九精九星之精也春秋運斗樞云五帝星七政之紀九星之精是也

貝宮夫人

九歎云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註云以魚鱗蓋屋畫龍文紫貝作闕朱其宮然則貝宮夫人者龍女也

丁丁海女弄金環雀釵翹揭雙翅關六宮不語一生閑高懸銀牓照青山長眉凝綠幾千年清涼堪老鏡中鸞秋肌稍覺玉衣寒空光帖妥水如天

曹子建美女篇云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釋名云釵頭上施雀 環一作鐶 周禮王后有六宮 東方朔神異經云東明山青石為牆面一門門有銀牓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 千秋言其衣之華好也

蘭香神女廟 三月中作

墉城仙錄云杜蘭香者有漁父於湘江洞庭之岸聞兒啼聲四顧無人惟一二歲女子漁父憐而舉之十餘歲天姿奇偉靈顏姝瑩天人也忽有青童靈人自空下集其家攜女去臨升天謂其父曰我仙女也有過謫人間今去矣其後於洞庭包山降張碩家二年授碩以仙術碩亦得仙所謂漁父者亦莫得道云

古春年年在閑綠搖暖雲松香飛晚華柳渚含日昏沙砌落紅滿石泉生水芹幽篁畫新粉蛾綠橫曉門弱蕙不勝露山秀愁空春舞珮剪鸞翼帳帶塗輕銀蘭桂吹濃香菱藕長莘莘看雨逢瑤姬乘船值江君吹簫飲酒醉結綬金絲裙走天呵白鹿遊水鞭錦鱗密髮虛鬟飛膩頰凝花勻團鬢分蛛巢濃眉籠小脣弄蝶和輕妍風光怯腰身深幃金鴨冷奩鏡幽鳳塵

踏霧乘風歸撼玉山上門 遂句遂了尚有可疑全首即無謂

絲綠飄也 瑤姬見上註 湘君瑤姬 列仙傳衛叔卿乘雲車駕白鹿 遠思見大集 下年化為蒼又五百年化為白又五百年化為玄 偷人采藥來者

送韋仁實兄弟入關

送客飲別酒千觴無摧顏何物最傷心馬首鳴金環野色浩無主秋明空曠間坐來壯膽破斷目不能看行槐引西道青梢長攢攢韋郎好兄弟疊玉生文翰我在山上舍一畝蒿磽田夜雨叫租吏舂聲暗交關誰解念勞勞蒼突唯南山

當為蔚秦紀云符堅自長安至於諸州夾路樹槐
鄧一十里一亭四十里一旅今送入閼故云

洛陽城外別皇甫湜

洛陽吹別風龍門起斷烟冬樹束生澁晚紫凝華天
單身野霜上瘦馬飛蓬問凭軒一雙淚奉墜綠衣前

呂氏春秋云龍門未闢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
禹鑿龍門始南流謂之孟門今絳州龍門縣界
與本曉烟苦色 唐制九品以上服七品以上
綠服

溪晚涼

白狐向月號山風秋寒掃雲留碧空玉煙青濕白如
幢銀灣曉轉流天東溪汀眠鷺夢征鴻輕漣不語細

李長吉集 〈卷四〉 十九

游溶層岫迴岑複疊龍若簟對客吟歌筒
銀灣天河也 複疊謂山勢如龍也

官不來題皇甫湜先輩廳

官不來官庭秋老桐錯幹青龍愁書司曹佐走如牛
疊聲問佐官來否官不來門幽幽 否音浮

長平箭頭歌

長平乃白起坑趙卒四十萬之地在今澤州高
平縣

漆灰骨末丹水砂淒淒古血生銅花白翎金簳雨中
盡直餘三脊殘狼牙 音號 我尋平原乘兩馬驛東石田
高塢下風長日短星蕭蕭黑旗雲濕懸空夜左魂右
魄啼肌瘦酪瓶倒盡將羊炙蟲棲雁病蘆笋紅迴風
送客吹陰火訪古汍瀾收斷鏃折鋒赤璺曾刲肉南
陌東城馬上兒勸我將金換簝竹

丹水砂謂人血如丹砂 殘狼牙箭鏃如狼牙也
訛文簝宗廟盛肉器又竹名以北簝竹作箭裝
所得鏃耳

江樓曲

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 龍化也 曉釵催鬢
語南風抽帆歸來一日功 倏忽快至 鼉吟浦口飛梅雨竿

李長吉集 〈卷四〉 二十

頭酒旗換青苧蕭騷浪白雲差池黃粉油衫寄郎主
新槽酒聲苦無力南湖一頃菱花白眼前便有千里
愁小玉開屏見山色

李義山詩後溪初起鯉魚風石湲漫志云鯉魚風
春夏之交 元稹詩小玉上床鋪夜衾詩防有雀
小玉傳

塞下曲

胡角引北風薊門白於水 悲壯斗絕 天含青海道城頭月
千里露下旗濛濛寒金鳴夜刻蕃甲鎖蛇鱗馬嘶青
塚白秋靜見旄頭沙遠席羈愁帳北天應盡河聲出

塞流

幽州有薊城出薊之北門即外國地陸機有出自薊北門行　夜刻箭刀千也今更夜所擊鐵十乃……天文志……寡婦愁一本作帚箕愁為是吾風沙中以箕為帚也

染絲上春機

玉罌汲水桐花井，蒨絲沈水如雲影。美人懶態燕脂愁，春梭拋擲鳴高樓。綵線結茸背複疊，白袷玉郎寄桃葉。為君挑鸞作腰綬，願君處處宜春酒。

古詞桐花落盡一半春銀……　蒨青蔥貌　蒨音茜　音勢交領也　古樂府云桃葉王獻之愛妾名古詞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是獻之詞也

五粒小松歌 并序

前謝秀才杜雲卿命予作五粒小松歌，予以選書多事，不治曲辭，經十日，聊道八句以當命意。

本草圖經云五粒松粒當讀為鬣音之訛也言每五鬣為一葉或有五鬣七鬣者　五粒史記遼闊華山有五粒松脂入地千年化為藥去三尸圖從荒華山求之

蛇子蛇孫鱗蜿蜿，新香幾粒洪崖飯。綠波浸葉滿濃光，細束龍髯鉸刀剪。主人壁上鋪州圖，主人堂前多俗儒。月明白露秋淚滴，石笥溪雲肯寄書。

皆不成語　謂樹……峰……

也荊千云松皮之中有脂狀如龍形　月明白露秋淚滴一作月明露滴愁秋淚　蜀本石笥……在戎州

塘上行

古有塘上行又曰塘上辛苦行或云甄后所作或云魏武帝歌辭亦有此曲註云婦人衰老失寵行於塘上為此歌也郭山敘事云言生來世中有蒲何離離豈無蒹葭艾與君生別離乃甄文昭后為郭后所譖賜死臨終時作此歌魏武帝……長……本……意

藕花涼露濕，花缺藕根澀。飛下雌鴛鴦，塘水聲溢溢。

雌一作雄

呂將軍歌

呂將軍呂大一也

呂將軍，騎赤兔，獨攜大膽出秦門，金粟堆邊哭陵樹。北方逆氣汙青天，劍龍夜叫將軍閑。將軍振袖揮劍鍔，玉闕朱城有門閣。榼榼銀龜搖白馬，傅粉女郎火旗下。恒山鐵騎請金槍，遙聞箙中花箭香。西郊寒蓬葉如刺，皇天新栽養神驥。廄中高桁排塞蹄，飽食青芻飲白水。圓蒼低迷蓋張地，九州人事皆如此。赤山秀鋌禦時英，綠眼將軍會天意。

赤兔呂布良馬名當時歌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此呂將軍以諸葛有此人猶稱為兔耳

告今已不以稻粱為生但少介茶陵李太白
作雄劍掛壁時時龍吟　銀龜今之魚袋人謂銀
斗一千石銀印龜紐　杜詩火旗邀錦纈注云龍
旂九斿以象大火太白詩火旗雲馬生光彩　顏
中旄所拂塞路此馬當以術懸馬蹄而修剔之也
抉一作挾非是　圖書又也蓋張地謂又形如車
蓋　說文云鋌銅鐵樸也考工記合氏為殺矢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注云鋌讀如麥秀鋌
之鋌鄭司農云鋌箭足入藁中者也又方言鋌謂
走狼注云狼走貌　太白詩幽州胡馬客綠眼虎
皮冠

休洗紅

休洗紅、洗多紅色淺、卿卿騁少年、昨日殷橋見封侯、
小歸來莫作絃上箭　古意　古人多有言之作

卿卿士夜事見出歲注　陸機詩鄰合非有常譬
或怨與苦

野歌

鴉翎羽箭山桑弓、仰天射落銜蘆鴻、麻衣黑肥衝北
風、帶酒日晚歌田中、男兒屈窮心不窮、枯榮不等嗔
天公、等音泰　寒風又變為春柳、條條看即烟濛濛

淮南子云鴻銜蘆以避矰繳古今注云鴻自河北
渡江南瘦瘠不能高飛不畏矰繳江南沃饒每至還
河北體肥不能飛常銜蘆數寸以防矰繳故曰麻
衣黑肥衝北風麻衣黑肥為之色也

將進酒

音隋一志云將進酒係短簫鐃歌　魏謂之平
關中吳謂之章玄德皆謂之因時運梁謂之石
台為務謂之破侯景周謂之取巴蜀占言七將
進酒盛太白大略以飲酒放歌為事宋何承天
此篇日將進酒慶三朝備繁禮為嘉肴則言朝
會飲酒且以為自荒志為長若梁昭明太子云
洛陽輕薄子但敘游樂飲酒而已　劉辰翁云
太白將進酒直勸岑夫子丹丘生飲耳李賀深
於樂府至於此作亦曰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
滴真珠紅噫乎作詩者獨樂　以得意外趣
者古今難矣余謂此言雖是然詩此以律二公
亦未為確論蓋樂府有擬古題自發己意與古
詩迥不侔者不署作者意而增以新意者有全
切古題意以為詠者不可執一論也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
羅屏繡幙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
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
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哀怨豪放是絕調　極是快
句可人可人
琥珀濃言酒色若琥珀也羅屏一作羅幃香風
猶春風　璧檀鼻木龍頭笛是鼉鼓鼉四足長丈
餘甲如鎧甲其皮堅厚可冒鼓　林賦曰擊鳴鼉
之鼓是以鼉皮為鼓也　楚詞大招朱唇皓齒嫭
以姱只　劉公云桃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
紅雨珠簾暮捲西山雨皆警句也然終不若此篇
末流杏花雨言盡而意不盡　此言生當飲酒盡
歡死則已矣

美人梳頭歌

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鬟墮髻半沉檀、轆轤咿啞轉鳴
玉、驚起芙蓉睡新足、雙鸞開鏡秋水光、解鬟臨鏡立
象牀、一編香絲雲撒地、玉釵落處無聲膩、纖手却盤

老鴉色翠滑寶釵簪不得春風爛熳惱嬌慵十八鬟多無氣力粧成鬟鬌欹不斜雲裾數步踏雁沙背人不語向何處下階自折櫻桃花 如畫如畫有情無語更是可憐　無語之語更濃

西施吳王美人名　楊妃外傳明皇召太真妃妃時宿酒未解侍者扶掖而至妃醉顏殘粧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笑曰是豈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　宋秋娘大叔梳宜公孫開者也三鴉色鴉毛色黑而光髮似之太白詩黃奴雙鴉鬟　鬌方縣反墮髻名也古今注云墮馬之髻鬟也亦作鬌墮音義同玉篇鬟鬌髮無髮貌

月漉漉篇

三上一集　〈卷四〉　二十五

此即古獨漉篇太白有此詞

月漉漉波煙玉 不可解亦自好 莎青桂花繁芙蓉別江木粉態裌羅寒雁羽鋪煙濕誰能看石帆乘船鏡中入秋白鮮紅死水香蓮子齊挽菱隔歌袖綠刺罥銀泥 末獻

楚詞九歌搴芙蓉兮木末注云登木末而取芙蓉喻無是理今云別江木豈與江邊之木別耶 吳錦風云石帆水松本草云石帆高尺餘狀如柏 采吳芍何說細如華山玉屑白似采甫銀泥

京城

驅馬出門意牢落長安心兩事誰向道自作秋風吟

官街鼓

唐書馬周傳云先是京師晨昏傳呼警眾後置鼓代之呼鼕鼕鼓周所奏也

曉聲隆隆催轉日暮聲隆隆催月出漢城黃柳映新簾柏陵飛燕埋香骨磓發千年日長白孝武秦皇聽不得從君翠髮蘆花色獨共南山守中國幾迴天上葬神仙漏聲相將無斷絕

虞姬扁城也　陵寢多栽柏故云柏陵飛燕趙后也　傳言王子於仙家　仙人降之府又不朽也

許公子鄭姬歌 鄭園中請賀作

三上一集　〈卷四〉　二十六

許史世家外親貴宮錦千端買沉醉銅駝酒熱烘明膠古堤大柳煙中翠桂開客花名鄭袖入洛聞香鼎門口先將芍藥獻粧臺後解黃金大如斗莫愁簾中許合歡清絃五十為君彈彈聲咽春弄君骨骨興牽人馬上鞍兩馬八蹄踏蘭苑情如合竹誰能見夜光玉枕棲鳳凰裕羅當門刺純綫長翻蜀紙卷明君轉角含商破碧雲自從小靨來東道曲裏長眉少見人相如塚上生秋柏三秦誰是言情客蛾鬟醉眼拜諸宗為謁皇孫請曹植

漢宣帝后家許氏母家史氏故許史為世家　禮記疏二丈為端　銅駝街也　烘明膠乃酒之色

楚懷王寵姬鄭袖見戰國策　後漢郡國志河南東城門名鄭門武王定鼎于此　樂府解題云莫愁石城女善歌謡　細絲純縷純音律絲也　長翻[illegible]合笑眷長輯也石崇王昭君曲序云本爲昭君以犯文帝諱改爲明君文帝司馬昭也　爲謝[illegible]恐請曹植長吉自謂也

新夏歌

曉木千籠真蜘絲落蘂枯香數分在陰枝拳牙卷縲茸長風迴氣扶葱籠野家麥畦上新壠長畛徘徊桑柘重刺香滿地菖蒲草雨梁燕語悲身老三月摇楊入河道天濃地濃柳梳掃

蜘絲一作蛛絲　宋鄭詩風徑舞蝶催暮色雨來歸燕說春愁疑用賀意

題歸夢

長安風雨夜書客夢昌谷怡怡中堂笑小弟裁澗菉家門厚重意望我飽飢腹勞勞一寸心燈花照魚目

魚目不瞑言勞思不寐也

經沙苑

漢三十六苑分布西北二邊以郎爲苑監官官奴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故以牧馬處爲苑杜詩亦有沙苑行

野水泛長瀾宮牙開小蒨無人柳自春草渚鴛鴦暖晴嘶臥沙馬老去悲啼展今春還不歸塞嚶折翅鴈

出城別張又新酬李漢

李子別上國南山崆峒春不聞今夕鼓差慰煎情人趙壹賦命薄馬卿家業貧鄉書何所報紫蕨生石雲長安玉桂國戟帶披侯門慘陰地自光寶馬踏曉昏朧春戲草苑玉軛鳴軨轔綠網縋金鈴霞卷清池瀨閒貫獨蛺母買水防夏蠅時宜裂大袂剪客車盤茵小人如死灰心切生秋榛皇國跨四海百姓施長紳光明靄不發腰龜徒甃銀吾將譟礚樂聲調摩清新欲使十千歲帝道如飛神華實自蒼老流來長傾溢

沒沒暗齰舌涕血不敢論今將下東道祭酒而別秦

必不[illegible]

六郡無勳兒長刀誰拭塵地理陽無正快馬逐服轅二子美年少調道講清渾譏笑斷冬夜家庭疎篠穿暗風起四方秋月當東懸賦詩面投擲悲哉不遇人此別定霑臆越布先裁巾

東漢趙壹高才貌魁梧然任不過郡吏　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　戰國策蘇秦之楚三月乃見王談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二千石[illegible]年門列棨戟上有[illegible]

師古云方有子蟲如蟬而大也子著草如蠶子得
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淮南子云以母血塗八十
一錢置子用母置母用子皆自還也故錢文謂之
青蚨　䱇不足人呂氏春秋云以狸致鼠以冰致
蠅吉不可致而以則冰可以防夏蠅矣，小人如
灰灰心切生秋恭二句長吉自謂也　酣與酢同
說文云醬也馬援與隗囂將楊廣書有關古之語
羨入郡曰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勁
予小切輕捷也太白詩達多勁捷兒先著祖生鞭
謂道講清源一本作講道謂清源　薔薇柴苫
之讀書經年不出戶外付枯疎兩竹筍穿壁草可
没人　後漢陸閎美姿容慈布單衣光武見而好
之自是敕會稽貢慈布

古樂府有極不可曉者有可曉而不足觀使人
悶者以爲并長吉苦相似以爲長吉如此苦役

實爲固不能皆然亦不必皆然也

李長吉歌詩卷之四

李長吉歌詩外卷

西泉吳正子箋注
須溪劉辰翁評點

京師本無後卷有後卷者鮑本也宣城薛常州
士龍言長吉詩蜀本會稽姚氏本皆二百一十
九篇宣城本二百四十二篇蜀本不知所從來
姚氏本出秘閣而宣城本則自賀鑄方回也宣
城多蜀詩十九篇與姚少下時四而姚本善之
尤以余校之薛之言流実今余所得[illegible]本則
諸而二本四卷終皆二百一十九篇與姚蜀本
同薛謂宣城本二百四十有二首蓋多余本二
十有二[illegible]今鮑本二卷共二十有二篇適與宣
本所多之數合是鮑本即宣本也第內一篇白
門前者即與第四卷上之同重文如此闕實有
二百四十有二實然觀此則所存是後人模

倣之爲詞意往往蹇澀與長吉筆者無幾余不
敢盡削姑去其重出者一篇云

南園

鮑欽止云此篇第一卷所厖

方領蕙帶折角巾杜若已老蘭苕春南山削秀藍玉
合小雨歸大飛涼雲熱杏暖香黎葉老草梢竹色鎖
池痕鄭公鄉老開酒樽坐泛楚奏吟招魂

竿竹竹色鎖池痕一作竹竹竹柵鎖池滯　孔融
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　楚奏一
作楚調楚詞有招魂及大招篇

假龍吟歌

石軋鋼杯吟詠枯瘁蒼鷹擺血白鳳下肺桂子自落
雲弄車蓋木死沙崩惡谿島何如得仙今不老宵中
跳汰截清涎腴墕臥水埋金爪崖磴蒼苔那石髮江
君掩帳簣篁折蓮花去國一千年雨後開腥猶帶鐵
多不可讀

蒼鷹一作蒼鴛老仙鳳詩毛氏西王熊 魏文帝詩云焉莫有所云得將知市蒸 柳子厚愚溪對有木其名曰惡溪 蒼苔一作蒼蒼 石髮人若也 吳都賦有竹有常注云竹名生水邊長數丈 郭元振寶劍篇云琉璃玉匣吐蓮花

感諷六首

劉註云此六首第二卷所脫

其一

人間春蕩蕩帳暖香揚揚飛光染幽紅誇嬌來洞房
舞席泥金蛇桐竹羅化妝服逐春暝醉粉隨淚色黃
王子下馬來曲沼鳴鴛鴦焉知腸車轉一夕巡九方

古悲歌云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其二

吉風吹朔寒沙驚蓬木折舞影逐空天畫鼓餘清節
劉書秋信斷黑水朝波咽嬌魂從迴風死處懸鄉月

其三

緑雜胡馬應森森起出戟天教胡馬戰曉雲皆血色
婦人攜漢卒箭簇囊巾幗不懸金印垂復蹴鞬伏
惆悵鄉門老昨夜試鋒鏑走馬道書懸誰能分粉墨

諸葛公遺司馬懿巾幗婦人飾婦人衣也

其四

青門放彈去馬色連空郊何年帝家物玉裝鞍上搖
去去走犬歸來來坐烹羔千金不了饌豬肉稱盤膘
試問謝家子乃老能佩刀西山白蓋下賢雋寒蕭蕭

青門一作青郊一作青馬 青門長安城門也 東夷字出東方朔傳 陳思王製駛錦衣一襲寶刀金裝七寶炙 乃老一作乃乃 黨羅介亦苦帝之苦辭不作蓋自昔世說云江東呼盧高苦 左傳乃祖吾離被苦蓋

其五

曉菊泫寒露似悲團扇風秋涼經漢殿班子泣衰紅
本無辭輦意豈見入空宮腰衱佩珠斷灰蝶生陰松

班婕妤悲歌云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北漢書壓腰衱續身謂之 註云衣後

其六

蝶飛紅粉臺柳掃吹笙道十日懸戶庭九秋無衰草調歌送風轉杯池白魚小水宴截香腴菱科映青罩芊蒙梨花滿春昏弄長嘯唯愁苦花落不悟世衰到撫舊唯銷魂南山坐悲峭

衰草一作素草　芊蒙一作芊昔　長嘯一作笑　銷魂一作傷魂

莫愁曲

樂府解題云莫愁石城女善歌謠又古樂府中之水曲云洛陽女兒名莫愁與此不同

草生龍坡下鴉噪城堞頭何人此城裏城角栽石榴青絲繫五馬黃金絡雙牛白魚駕蓮船夜作十里遊歸來無人識暗上沉香樓羅牀倚瑤瑟殘月傾簾鉤今日槿花落明朝桐樹秋若負平生意何名何莫愁

陶隱居不仕梁武屢招之唯畫兩牛一放水草間一金籠頭人以杖擊之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其閣牖壁帶懸楣欄檻皆以沉香爲之微風起則香聞數里　槿亦名舜其花朝生暮落

夜來樂

此篇疑步驟長吉者刻畫而體俗

紅羅複帳金塗蘇花燈九枝懸鯉魚麗人映月開銅鋪春水滴酒猩猩沽重一篋香十株赤金瓜子兼雜麩五絲封青鳧阿侯此笑千萬餘南軒漢轉簾影疎桐林啞啞挾子烏劍崖鞭節青石珠白騧吹湍凝霜鬢漏長送珮承明廬倡樓嵯峨明月孤續客下馬故客去綠蟬秀黛重拂梳

蘇流蘇也　西京雜記云飛燕入宮女弟上五枝燈漢武內傳有九光之燈　鯉魚鍵節也如網繫鋪　楚辭云黃金白鋪一作鋪　唐薛能詩碧水多麩金蜀都小赤鯉麩金　五綠毛色綠也　青鳧錢也　阿侯註見綠水詞　華陽志廣陽縣出青珠　太白樂府有白鼻騧篇

嘲雪

昨日發蔥嶺今朝下蘭渚喜從千里來亂笑含春語龍沙濕漢旗鳳扇迎秦素久別遼城鶴毛衣已應故

西域傳蔥嶺高大上生蔥　蘭渚山陰縣有蘭渚亭

春懷引

芳蹊密影成花洞柳結濃煙花帶重蟾蜍碾玉挂明弓捍撥裝金打仙鳳寶枕垂云選春夢鈿合碧寒龍腦凍阿侯繫錦覓周郎憑仗東風好相送

濃煙一作濃陰花一作香　捍撥以皮爲之以包在撥指以銅絲拾者鑲左脅以利撥　寶枕雜云選春夢此等句俗甚似非長吉　楊妃外傳上賜妃金釵鈿合瑞龍腦　周瑜傳瑜少精音樂其有缺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謡曰曲有誤周郎顧

白虎行

火烏日暗崩騰雲秦皇虎視蒼生羣燒書滅國無暇日鑄劍佩玦惟將軍玉壇設醮思冲天一世二世當萬年燒丹未得不死藥拏舟海上尋神仙鯨魚張鬣海波沸耕人半作征人鬼雄豪氣猛如焰煙無人爲決入河水誰最苦今誰最苦報人義士深相許漸離擊筑荆卿歌荆卿把酒燕丹語念可劒如霜兮膽如鐵出燕城兮望秦月天授秦封祚未移衮龍衣點荆卿血朱旗卓地白蛇死漢皇知是真天子

白蛇一作白虎非是　如此篇及假嘲少年毋然非長吉之筆

有所思

樂府有鼓瑟有所思春日有所思

去年陌上歌離曲今日君書遠遊蜀簾外花開二月風臺前淚滴千行竹琴心與妾腸此夜斷還續想君白馬懸雕弓世間何處無春風君心未肯鎮如石妾顏不久如花紅夜長高樓横長河河上無梁空作波西風未起悲龍梭年年織素攢雙蛾江上迢迢無休絕淚眼看燈乍明滅自從孤館深鎖窗桂花幾度圓還缺鴉鴉向曉鳴森木風過池塘響叢玉白日蕭條夢不成城南更問仙人卜

司馬相如以琴心挑文君　古樂府有欲渡河河無梁　周僕少時游於河洛得一錢授以桂子星有聲雷雨化爲龍而去　深鎖窗一作鎖深窗

嘲少年

一作刺年少

青驄馬肥金鞍光龍腦入樓羅衫香美人挾坐飛瓊觴貧人喚云天上郎別起高樓臨碧篠絲曳紅鱗出深沼有時半醉百花前背把金丸落飛鳥自說生來未爲客一身美妾過三百豈知劚地種田家官稅頻催勿人織長得積玉誇豪毅每揖閒人多意氣生來不讀半行書只把黃金買身貴少年安得長少年海波尚變爲桑田榮枯遞傳急如箭天公不肯於公偏莫道韶華鎮長在髮白面皺專相待

西京賦促中堂之狹坐羽觴行而無算　太白詩安知流星過金丸落飛鳥　少年安得長少年以下淺易之甚

高平縣東私路

侵侵槲葉香木花滯寒雨今夕山上秋永謝無人處

石峽遠荒漪崇實懸辛苦古者定幽尋呼君作私路

高平今在濟州　斛木名亦曰椽亦曰櫟其實曰椽斗曰皂斗

神仙曲

碧峰海面藏靈書上帝揀作神仙居清明笑語聞空
虛鬪乘巨浪騎鯨魚春羅書字邀王母共宴紅樓最
深處鶴羽衝風過海遲不如却使青龍去猶疑王母
不相許垂露娃鬟更傳語

爭亂扇游并長吉辭意亦淺俗不類

龍夜吟

鬈髮胡兒眼睛綠高樓夜靜吹橫竹一聲似何天上
來月下美人望鄉哭直排七點星藏指暗合清風調
宮徵蜀道秋深雲滿林湘江半夜龍驚起玉堂美人
邊塞情碧窗皓月愁中聽寒砧能搗百尺練粉淚凝
珠滴紅線胡兒莫作隴頭吟隔窗暗結愁人心

崑崙使者

崑崙使者無消息茂陵煙樹生愁色金盤玉露自淋
漓元氣茫茫收不得此有風刺麒麟背上石文裂虬龍鱗
下紅枝折何處偏傷萬國心中天夜久高明月也好此其

悲茂陵者

茂陵武帝陵元氣茫茫收不得來仙不成也　西
京雜記云五柞宮有石麒麟二枚高一丈三尺
廣雅云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南越志云螭龍
有赤帶如錦文即紅枝也

漢唐姬飲酒歌

唐姬後漢弘農王妃也王既即帝位董卓廢之
後山東義兵起乃遷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
進酖之王不肯飲強之不得已延與唐姬及宮
人飲宴别歌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
萬乘兮退守蕃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
兮適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歌曰皇天崩
兮后土頹身為帝兮命夭摧死生異路兮從此
乖奈何煢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嗚咽坐者皆歔欷
王遂卒姬潁川人也王薨乃歸鄉里父會稽太
守瑁欲嫁之誓不許

御服沾霜露天衢長蓁棘金隱秋塵姿無人為帶飾
玉堂歌聲寢芳林煙樹隔雲陽臺上歌鬼哭復何益
鐵劍常光光至兇威屢逼強梟噬母心犇厲索人魄
相看兩相泣淚下如波激寧用清酒為欲作黃泉客
不說玉山頹且無飲中色勉從天帝訴天上寡沈厄
無處張繐帷如何望松柏妾身晝團團君魂夜寂寂
蛾眉自覺長頸粉誰憐白矜持昭陽意不肯看南陌

說文梟不孝鳥也孟康註梟鳥噬母破鏡獸噬父
厲猾鬼也　黃泉客一作黃泉隔　繐帷喪帷
也疏布曰繐　昭陽漢殿名

聽穎師琴歌

韓昌黎亦有此詩

別浦雲歸桂花渚蜀國絃中雙鳳語芙蓉葉落秋鸞離越王夜起遊天姥暗珮清臣敲水玉渡海蛾眉牽白鹿誰看挾劍赴長橋誰看浸髮題春竹竺僧前立當吾門梵宮真相眉稜尊古琴大軫長八尺嶧陽老樹非桐孫涼館聞絃驚病客藥囊暫別龍鬚席請歌直請卿相歌奉禮官卑復何益

樂府有蜀國絃　天姥山名在越中謝靈運詩明登天姥岑　山海經云堂庭山出水玉水精也

周處斬長橋蛟　爾雅云大瑟謂之灑大琴謂之離註云瑟長八尺一寸琴長三尺六寸六分　嵇康琴賦乃斲孫枝準量所任孫枝取其實也　凡木皆本實而枝虛惟桐木至枝條愈實長吉言老樹非桐孫周非知琴者也　古樂府註云龍鬚草名亦名縉雲草江東人以織席　直請一作當請

謠俗

上林胡蝶小試伴漢家君飛向南城去誤落石榴裙脉脉花滿樹翾翾燕遊雲出門不識路羞問陌頭人

漢成帝時黃門倡歌云畫堂方初月纖裙妍

李長吉歌詩外卷終

李文饒文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

（唐）李德裕撰

明刻本

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李德裕撰。德裕有次柳氏舊聞、已著錄。是編凡分三集。會昌一品集皆武宗時制誥。外集皆賦詩雜文、窮愁志、則遷謫以後閒居論史之文也。明代袁州有刊本、然僅會昌一品集十卷、外集四卷。此本正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即窮愁志。與晁公武讀書志所載相合。蓋即蜀本之舊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衛公備全集五十卷、年譜一卷。又稱蜀本之外有姑臧集五卷、獻替錄辨謗略諸書其十一卷。則其本不傳久矣。史言德裕在穆宗朝爲翰林學士、號令大典冊、咸出其手、而文多不傳。意皆在五十卷內也。會昌一品集序鄭亞所作。李商隱集所謂滎陽公者是也。其文亦見商隱集序稱代亞作。而兩本異同者不一。考尋文義、皆以此集所載爲長。蓋亞所改定之本云。

李文饒文集序　　　　　會昌一品制集

桂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持節
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
國榮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鄭亞撰

綸綍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敕法蓋本
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
胤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
虞夏之際代祀綿邈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
至于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傅
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

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
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
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
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
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
寖微寖長下于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肇隋文物
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與焉在天后
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玄帝之朝常
楊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雄圖赫
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翱翔內

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時惟其功及登樞衡
作霖雨尊王室甲諸侯圖秦料齊外定內理顯王言
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
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為翰林學士
訓誥之業彰於前聞昭肅皇帝纘握乾符寤寐良弼
詔自淮海復升台庭蓋付玄機允猷神慶每彤庭奏
罷別承天眷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
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
后謚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
瑞贊統樞懷日之慶悉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

有宣懿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脩備
朝庭有禮華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休為徽號奉
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
封域無虞天子儵然有求瘼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
隆準日角燭于宮庭中外臣寮咸欲頌山河而褒日
月也公於是有聖容之贊天街之北標斲攸居因饑
憑凌恬眾強桀嚴之以刀斧而勤爾無懼申之以文
告又坦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沉機上
資神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震犬羊遂潰殄
殘披扶腥膻解離遂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有討

北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爲首亂之地長安並蒙榛棘
襲世未平至是漁陽師張仲武掃除僭亂殲擭仇讎
奉揚威神乃底靖仍願勒石於陰山之塞以顯聖功
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極渙汗明命舒展格言吁嘯
神祇吐納嵩華當畫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来彰諸
庚不朽之勳廣元后無爲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
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關河之險恃甲兵之
衆乃敢揚聲進討拒命王庭中外疑逵矛撓天聽帝
凝思奮神武公累摩奇謀且曰重耳在表不聞利父
死輒渠受戮枋以拒君况明皇舊官天井內地跨逹

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爲汗俗若是可忍
孰不可容沃小無疑躊是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
脊當河朔之喉令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爲脣齒實
懼因依不若乘其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
使臣以勞論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庚勠力從命
絶壺關之右臂扷滏水之上游擭兹渠魁在此成筭
又轅門叛將橫木餘兇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筦
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于郊梟巢尚固議
罷兵者敦聚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芴而言曰彼地
則義師帥分宗室是亙祖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

氐陡具存堂構斯在荀勵策畫不襲仇讎則是奚彌
年逐主之風長胃頻射親之俗詩傳築室于道書謂
疑謀勿成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群議運籌制勝舉無
遺册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伏膺承命謝安
之園碁尚却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奏聞戎捷
砥磨周鉞水淬鄭刀萬里來袁尚之頭顱二塚奏蚩
尤之肩髀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
纂立功勳鎭定風俗若是之重也公於是有伐上黨
之制乎晉陽之敎宗美可汗獻琛輸寶越有絶域通
于本朝文畢伯士胤呼韓谷蠡之師或執玉而朝宗

囿或解辮而拜其泉並垂於史册光被明命公於是
有論田䴊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
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仲郤石之符倣睨鬼籍之錄聞
之者可以袪聾瞶得之者可以弼邦國毋矛管旣拔
芝泥將熱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簡如
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
疾雷幾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疏於封章
達於號冕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備美再三此文
豈可與賦洞簫而飄於後庭闘子虛而嗟不同世者
論功較德邪歲在乙丑群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于

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炎沴不作一年殲醜虜北伐之詩四年誅狄童詠東征之歌而又伐摩崖之風壊浮屠之俗偃兵反朴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謀鋪舒名實藻繪文質類于上帝為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議抹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太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昂將成禹書訖掩然猶進先輩之纂獻高手之醫蔵同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為大誥

祈于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功闕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亞自左拾出為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為序以集成書尋玄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籍於高下承命震悑幾移朝夕援筆而後止者三四伏念江陸脩塗辭讓不及因濟絜以敘焉夫全功難持大名難蕪曰赫於晝而乏清娟月皎於夜而無溫煦冬之為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為用也則

金流石爍火走膏脉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為厲也北則獯戎黠虜之為患也如雒邑咸秦者幾焉鵰鷙不傳之以馳騁驊騮不授之以耆壽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師聃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衛傅說左右殷宗召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為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皋嚴忌善為文筆而不至廊廟自是已降其類寔煩惟君蘊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

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粹乎厥躬由是人仰德益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雒品彙之應龍人中之姬旦也後之學者其景行之

李文饒文集卷第二 會昌一品制集

徽冊 讃

上尊號玉冊文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容讃 并序

上尊號玉冊文會昌二年 奉敕撰

維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攝太尉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彥行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拱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紳及文武百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臣僧孺等六十五百七十四人言臣聞羲皇首太古之號成湯顯神武之稱我高祖皇王是憲等名若古貽厥至訓為子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哉矧乃臣唐受命繼體承祧理運特至大君以興異等所以開至聖也最者明兩未定帝華不協揩亂傳聖深惟至公先后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光發於唐庚文興於代邸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陛下清明詩也光耿四海玄德莫鄰天休大發日角見表氣志如神爰

初定命正心理物如辰居極而天下無邪英由是昭德塞違尊賢遠佞禹不自滿成不敢康罔盤于田不邇于色自閨壼以施王教由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敦名實擥乾綱擇聖紀修舊典協誠質於嘉壇欽奉一進正臣以端冶表禮故老以求讜言遠無藪獄近無留命祈玄祖而膏雨降祀靈岳而嘉穀登省刑罰而蓬字消䓗倉廩而螽蝝息去歲龍斾承祀大輅親郊捧玉瓚而一獻光靈來格振金石而六變覿寶昭臨然猶古訓是學緝熙于道天文炳煥雲漢其章温恭敬遜承太任之教和樂愷悌洽咸善之心德風偃于群黎威靈動乎絕域又以敬養不違於長樂昭亂未升於禰宮每懷嗣徽烝烝而慕所以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制永錫其教寬度劉之罪興惻隱之仁回宅牧籍為之反汗及單于慕義景附朔邊燿德戢兵謹臨是受至於偉文物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甘澤丁辰而廓陰羽和景晏温卿雲絪緼斯所謂神極之心應矣天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戴鶡之倫暨藩夷邦伯黃髮鮐背不謀而進曰陛下玄默天縡輝光日新大矣孝熙四極受臻誠宜玉版温潤鏤鴻明之德神寶焜燿薦萬斯之年丕夫大典不可辭

也陛下猶謙退固拒至于三四群臣不已乃曰俞哉
夫徧覆包含之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
謂文鏖夷震慴之謂武感而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
之謂孝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
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
光集戒其耽禽戒其荒壽乃俾於族宗俗乃厚於成
康貽燕後昆受福無疆臣德裕等誠懽誠躍頓首頓
首謹言

上尊號玉冊文 會昌五年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祿
大夫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
裕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臣悰朝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讓夷朝議大夫守中書侍
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崔鉉及文武
百官太中大夫太常卿臣孫簡等六千二百二人言
臣聞在昔周宣撥亂內侵四牡薄伐以定王國則詩
人大其功暨于漢宣北夷乖亂呼韓慕義郅支遠遁
則簡策著其美惟此二代偁爲中興間者開成之末
星孛如雲蜈飛蔽天先帝戚之黎人懼焉乃授至聖

遺大投艱迄兹成功厥有異數伏惟仁聖文武至神
大孝皇帝表應龍臯粹合乾剛神全而正氣凝宇定
而天光發智燭千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斯應
於是三材用四維張建中和之極綴前聖之綱重樞
機脩法制刑御家之理無出壼之言銷讒邪遠佞幸
絕背公之黨退奸徑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
絕締交去輔車之勢古所謂受命於天惟舜獨正也
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惟陛下得之曩者北狄矜功
耗蠹中國種類磐牙根柢封殖異術肺腑縞衣如荼
挾邪作蠱浸淫宇內倒懸不解百有餘年旣而龍祠
墟滅携國款塞質帝女覺海疆有狼顧平城之心鯨
吞咸洛之志爰命梟將奉揚剛斷兵摩穹廬火烈剝
榛颷剪㥽碎頓髡六纛遁逃貴王生逐剗滅妖迹剷
除醜類故名王結髮冠帶入臣堅昆稽首鞬譯來獻
而又姦臣放命二紀陸梁據太行之固下窺洛邑通
故絳之道旁睨近關樹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僉曰
精甲十萬積穀十年泉魚不察湯網宜懸陛下雄斷
運斧群疑冰釋揚清風而掃雲鼓迅雷而破山任馮
異則拔天井而振上黨伏吳漢則蔟突騎而窺邯鄲
壺關失險山東奪魄羣有戍逆叛將竊發參墟人心

搖蕩異議放肆陛下臨朝而言曰二冠獲罪於天子
所不捨未三旬而定晉地幾恭年而滅潞子不以金
購稀將多降不勞師克舜首馳報非至德感物孰能
臻於此乎由是台宰百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成伐東
夷而肅慎來賀景剪七國而王室乃安莫不始於武
功終致刑措將以禋上帝薦祖宗宜受嘉名以答玄
貺陛下猶謙遜而五讓之勤請弗已乃屈己以俞之
雲漢爲章所以昭法度也神明其德所以成教化也
巍乎有功帝堯之則也勤于大道玄祖之訓也臣等
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

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
其成不德其功以成其盈享啟宗之福致周道之平
熙我王度玉振金聲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
謹言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容讚 并序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極之五載氣應天和德
感人心朝廷四方感一於正以精蕩慢以道勝殘故
得風雨時若螽螟戢息銷鋒爲休氣驅戎狄爲懷
人北荒堅昆重譯而至厥有寡伐憑阻弄兵陸梁嵩
頑既伐夙沙自縛武功既成休德昭明前古未聞百

王莫致之事皆嚴離於圖諜矣皇上以爲大禹叙九
疇敬五事豈不曰貌恭則莊視明則止乎欲作績傳
照審其儀形且夫聖人潛心於天以通神明先定其
神而萬物理矣昔之訪具茨期姑射在此而已況乎
廣成之戒抱一玄元之去多欲予所貴道良謂是矣
豈耽夫係風之言奇彼淖冰之術從偓佺之所珍遺
堯舜之令命各哉於是圖輕素寫良金擬鑑形於止
水若凝視於清鏡五彩既彰穆穆皇皇居列仙之館
近玄祖之光蓋以昭燕翼之謀顯丕承之德矣臣聞
古之至聖必有奇相是以黃熊之瑞應於龍體赤精

之符協於圖表頎然而長文王所以新天命也體貌
多奇漢高所以威海內也然則績事之微極於微肖
至於天光晬清日光明潤非可圖也度髣髴焉末臣
奉詔敢颺言曰

唐運中興天授大君軒權其武堯煥其文北伐玁狁
朔漠消氛西伏堅昆稽首稱臣稷生壺關盜起河汾
沈機先物雄斷解紛克定群慝竟全大勳八表既寧
萬機益勤爰命彩繢載模天真崐閬仙岑峨極秋旻
蓬瀛白日光照清晨涵育如天尊嚴若神輝赫絪緼
爲龍爲雲聖作物覩禎祥以臻宣光卒靈廣熙載

政建中和金聲玉振太階既平廟器乃陳化下以德
持盈以仁四瀆宗海衆星拱辰億萬斯年藻明日新

李文饒文集卷第一

李文饒文集卷第二　會昌一品制集

紀功

幽州紀聖功碑銘
異域歸忠傳序
黠戛斯朝貢傳序

幽州紀聖功碑銘 并序　奉敕撰

幽州盧龍軍節度檢校尚書右僕射張公仲武往年修獻捷之禮今年有銘勳之請二者君子難之豈不以諸侯有四夷之功獻其戎捷春秋舊典也宗周納肅慎之貢銘於楛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爲元侯衆可以爲後代法聖上嘉其勤而中禮乃命宰臣採其元

功傳於惇史臣德裕敢颺言曰夫兵者所以除暴害也愛人則惡其爲害禁暴則惡其爲亂雖睿智不殺化之以神至德允懷招之以禮然書有猾夏之戒傳有脩刑之訓虞舜四罪乃成大功文王一怒以至無侮非德教之助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熙我文典煥乎光明極象外之微臻於至道鼓天下之動致於中和慮必鈎深退而藏密故能神機獨照伐未兆之謀咸先遠震制不羈之虜當其時也烽燧迭驚羽書押至人心大搖群師沮氣皇帝以

軒后之威神漢高之大畧光武之雄斷魏祖之機權
合而用之以定王業此議臣所以不敢望於清光也
倬哉天地應而品物生君臣應而功業成故能躍而
雲從鶴鳴而子和方將伐獫狁殲荆蠻威安邊擧車
師西域振服宜有良將殿于朔邊張公禮閔戰器書
成傳彝㧞仲孝友子標塞泉流落不偶光景未耀明
主雅聞奇志將帥而拜將軍邊推赤心築壇而命元
帥非自雄武授之前門界能精誠奮發策應偏億千
里獻籌一心憂國則知龍頒善將任人傑而不疑曰
角好謀數敵國而强意回鶻者本北狄之裔也或曰

獯狁亦曰山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前史
載之詳矣暨薛延陁之敗也酋帥吐迷度率衆款塞
太宗幸靈武納降立回鶻部落置瀚海都督因我封
殖遂雄北方肅宗之戡內難也葉護以射鵰之士親
護戎旌亦由羌擧率師以翼周北貊梟騎以助漢既
殄大憝乃疇厥庸特拜葉護司空歲賜繒二萬疋厥
後飾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其在京師也瑶祠
雲構甲第綦布棟宇輪奐衣冠縞素交利者風偃扶
邪者景附其翎戻貴種則被我文繡帶我金犀悅和
音歆珍膳婿寵上國百有餘年旣而傑驁無親天命

不祐僭修極欲神道惡盈本國荐飢二酋産耗半黠戞
斯因秋乘便遂焚龍庭區落蕭條陰燐青焚令之鳥
介可汗亡逃失國竊號沙漠非我冊命自爲假王其
來也羨滲陰山睥睨高闕玄塞之下氛霧蔽天質書
主以前驅傾大國而求援或丐我米糒救其飢人或
邀我甲兵復其故地外雖柔服內有貳心因行人致
詞徵呼韓故事顧居光祿塞急保受降城其下有二
部曰赤心宰相那頡啜特勤赤心者天性忿鷙爲戎
尤盛初與名王嗢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力怙氣潛
圖厲階爲嗢沒斯所給誘以俱謁可汗戮於帳下其

衆大潰東逼漁陽上乃賜公璽書授以方畧公以室
韋悍亟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禦內侵尋以微
役不供爲虜所敗由是介馬數萬遷亘幽陵伏精甲
於松檟布穹廬於磧鹵散若飛鳥止如長雲火燎於
原不可嚮邇公激義氣以虹貫發精誠而石開奇計
兵權密授髦俊乃命介弟仲至與裨將淅奉寀至如
清左敵萬李君慶張自榮高守素李志操率銳兵三
萬建旆而前介冑雪照戈矛林植命以義殉壯由師
直聲隆隆而未洩欲逐逐而不食戢以聽命嚴而有
威公曰險道傾反且馳且射胡兵所以無敵也致之

平原勒以方陳我師可以逞志也於是拔于希平瑧
以武剛首尾虵伸左右翼張輕騎既合奇鋒橫截如
摧枯株如搏畜兎攝讋者弗取陸梁者皆仆虜王庚
貴人計以千數然後盡羅脈聽悉數系累谷靜山空
靡有孑遺橐駝駃騠風澤而散旃墻罽幕野
馬牛蟄至於谷量虜血殆同於川決徑踣賫刀祭天
金人奇貨珍器不可殫論乃命從事李　　馳傳
上奏又命牙門將國從紀繼獻戎俘皇帝受而勞之
群臣畢賀昔長平七征驃騎一舉竇憲合氏戎之衆
陳湯摧城郭之兵或生靈減耗士馬物故或邊功株

罪矯命專征然猶告類上帝薦功清廟顧視二漢不
其焉歟以公威動蠻貊功在漏刻因命公爲東面招
撫回鶻使先是奚契丹皆有虜使監護其國責以歲
遺且爲漢諜自回鶻嘯聚靡不鴟張公命裨將石公
緒等諭意兩部戮回鶻八百人雖介子討罪於龜茲
班超行誅於鄯善未足儔也回鶻又遣宣門將軍等
四十七人詭辭結歡偕伺邊隙公密賂其下盡得陰
謀且欲馳入五原大陵雜虜公逗留其使緩彼師期
竟得人病馬瘠縮衂而退挫銳解紛繄公善計今烏
介自絕皇澤莫敢近邊弁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

活盡徙餘種雁意黒車寄託遠道流離飢凍黒車亦
倚其威重迫脅諸戎造謀藉兵解仇交質自謂約齊
深入漢將取而未期渡幕輕留三師往而非利公以
壯猷遠馭長討羈縻不踰避慊之便終致盡敵之術
將時動而得儔豈歲數而勝微矧乎明主仗將師爲
爪牙視戎狄爲鼠疵方獵猛敵不亂細娛非周宣無
以成召虎之勳非漢宣無以聽營平之計勗哉上將
光我中興公前後受降二萬人特勤二人可汗姊一
人都督外宰相四人其他庚王騎將不可備載王褒
以日逐歸德稱爲人瑞班固以稽落盪寇大振天聲

執若天子神武百蠻振慴乘其感困臨以兵鋒刈單
于之旗納休屠之附非萬里之伐無三年之勤巍乎
成功輝焯後代宜刻金石以揚鴻休銘曰
大和之初赤氣背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異鳥南來
胡微之滅北夷飈掃厥國土崩逼迫遷徙震我邊鄙
長蛇去穴奔鯨失水上都薊門其連千里曾不畏天
猶爲驕子丐我邊穀邀我三師假我一城建彼旛旗
歸計強漢鄧支嫚詞狠顧朔野伏莽見誅鴈門之北
毳戎雜處濈濈群羊詵詵大鹵縱其梟騎驚我牧圉
暴若豺狼疾如風雨皇赫斯怒羽檄徵兵謀而淵默

斷乃雷聲洸機變化動若神明沙漠之北虜無隱情
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赳赳元戎眈眈虎視金鼓誓衆
千旄蔽地爰命介弟屬之大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
禀兄之制代師之勤威畧火烈胡馬星分戈回白日
劍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已落絶幕之野蚩尤未縛
俾我元侯恢弘遠畧取彼單于係之徽索陰山𣪍烽
亭徼橐弓萬里昆吾九譯而通蠻夷既同天子之功
儒臣篆美刊石垂鴻

異域歸忠傳序

會昌二年四月甲申回鶻大特勒唱沒斯率其國特

勒宰相尚書將軍凡十二人大首領三十七人騎士
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内附制授嗢沒斯特進檢校工
部尚書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封懷化郡王其酋帥
徧加戎秩賜之金紫於是穹廬之長盡識漢儀左衽
之人 咸被王澤矣臣聞書載率服美大舜之功詩
列既平顯周宣之德暨漢宣帝亦單于慕義呼韓來
朝歷紀數千稱者三代則知非常之運必待非常之
君誠契感通斯爲難遇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
帝紹高祖太宗之神武纂玄宗憲宗之遠畧兵才天
縱武節霆馳靜深之謀淵然若海先難之志屹然若

山自嗢沒斯歸欸朔邊注心魏闕制置大畧盡出宸
算漢高從善能用六奇光武揣情坐知千里諸將無
搴旗之効群臣乏借箸之籌夫天以信而成功地以
定而載物惟大君體一德法兩儀故能懷異俗之心
盛中興之業嗢沒斯者回鶻之貴酋也夙禀正性生
知大義識倚伏之數明禍福之機回鶻運屬天亡歲
久不稔畜産大耗國邑爲虚流亡徧於沙漠僵仆被
於草莽由是國之將帥各率支兵或入西戎或歸諸
部惟嗢沒斯精誠上達天誘其衷抜自狼居之山願
拜龍顏之主封章瀝懇指日誓心不奪之誠介如石

矣先是有赤心宰相桀傲亂常頗爲邊患嗢沒斯潛
布誠欵於天德軍使田牟暴其罪狀梟首以徇歸大
國明也戴聖君忠也去亂邦智也執醜虜義也其比
四夷悉詔誠臣昔仲尼之會參孝因爲陳君臣父子
之義以著孝經今聖主以嗢沒斯忠爰採武義貞烈
士以爲歸忠傳則聖人著誘之道又何以加於此乎
逈集秦漢以來至聖朝去絶域歸中國揚名節自著
功業保終者三十人勒成上下兩卷其不因猷欵無
迹可稱者今並不載臣又聞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
善者天報之以殃神道昭晰應如影響嗢沒斯方欲

保大節成大勳宜乎佩服斯文以爲鑒戒臣備位台鉉獲奉睿謀受詔序事冠于篇首

黠戞斯朝貢圖傳序

昔越裳貢雉薦於宗廟西旅獻獒陳以典訓所以威其至而戒其初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曆之四年天瑞燦爛王道昭焯五材並用大譽斯乘布政宣室以張神化報矢朔野以耀威靈故得天晦而清日晏而明蟲螟不生嘉穀以成中寓既安四夷來庭由是龍荒君長黠戞斯遣使注吾合素等上表獻良馬二疋絶大漠而貢赤誠涉流沙而霑諸汗非至德

所感孰能臻於此乎皇帝以前有鸞旂焉用騄驥不貴龍友帷駕鼓車乃命其使見於内殿賜以珍膳錫之文錦謹按故相魏國公賈耽所撰古今四夷述黠戞斯者本堅昆國也貞觀二十一年其酋長入朝授以將軍印拜堅昆都督逮于天寶季年朝貢不絶暨中國多難爲回鶻隔礙黠戞斯忿其禁錮乘彼荐飢於是破龍庭焚罽幕蕭條萬里地無種落始得出重衆而見白日披氛霧而覩青天臣伏見太宗謂群臣曰南荒西域自遠而至其故何哉宰臣房玄齡對曰殊域來朝者中國又安帝德遐被所致也太宗曰向中國不安亦何緣而至朕覩此懷懼何者昔秦始皇并吞六國漢武帝威加戎狄今殊方異類無遠不賓竊比秦漢想無多愧亦欲傳之子孫念二王之末途朕所以不能不懼爾臣伏思太宗往日之懼致我唐百代之隆則聖祖詒謀可謂深矣此太宗所以永保鴻名爲受命之祖陛下所以丕承王業爲中興之主豈不宜哉天旨以賈耽有陳平鎭撫之才得克國通知之敏其所述作該明古今乃詔太子詹事韋宗卿祕書少監呂述往莅賓館以展私覿稽合同異覩纊闕遺傳胡貊兜離之音載山川曲折之狀條貫周備

文理洽通臣伏以貞觀初中書侍郎顔師古上言昔周武王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爲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蠻夷率服實可圖寫請撰爲王會圖有詔從之臣輒因韋宗卿呂述所紀異聞餙以績事敢敘率服以冠篇首

李文饒文集卷第二

李文饒文集卷第三　會昌一品制集

制

宣懿皇太后祔太廟制
宣帝改名制
遣王會等安撫回鶻制
討回鶻制
討劉稹制
授王宰兼充河南諸軍攻討使制
授劉沔招撫回鶻使制
授張仲武東面招撫回鶻使制

宣懿皇太后祔太廟制　奉敕撰

門下朕近因載誕之日展承顏之敬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丕承人倫之義莫重於嗣續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厭代已久星霜屢遷禰宮曠合食之禮惟帝深濡露之感宣懿皇太后長慶之際德冠後宮夙表沙麓之祥實茂河州之範先朝恩禮之重中壼莫偕況誕我嗣君纘承宣宗已協華於先帝方延祚於後昆思廣詒謀庶弘博愛爰遵舊典以慰孝思當以宣懿皇太后祔太廟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室率是彝訓其敬承之朕祗奉慈旨載深感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主者施行

仁聖文武章天成功大孝皇帝改名制

王者照臨萬寓名豈尚於難知敬順五行理宜避於勝伏徵諸前史義實炳然昔炎漢之興洛旁去水所都名號猶乃避之況我國家運昌土德豈可以王氣勝於君名所以憲宗繼明之初實已捨水必有其數叶於禎祥漢宣帝柔服北夷弘宣祖業功德之盛侔於周宣御曆十年乃從美稱朕遠惟大漢之事近稟聖祖之謀爰擇嘉名式遵令典敬承天意永保鴻休宜改名爲炎仍令所司擇日分命宰臣告天地宗廟其舊名中外表章不得更有回避布告遐邇咸使聞

知

遣王會等安撫回鶻制　奉敕撰

敕自古令王撫寧荒服忠於國者則有繼絕之恩順於道者則有固存之義所以厚其嚮化優以報功回鶻累代姻親久修臣禮服我聲教保茲信誠嘗以國難識其忠良嚴霜見其貞松疾風知其勁草未言勳力豈忘乎懷知聞馬紇扢斯所攻兵折衆叛畜產大耗國人殍飢流離轉徙遠踰沙漠近因太和公主遣使入朝已知新立可汗寓居塞下告窮請命未有所

歸每念艱危載深憫惻今欲救卹窮困撫慰瘡痍使四方知朕不忘舊勳保其大順昔匈奴乖亂呼韓款塞漢宣帝轉粟賑救權而施宜故得三代稱藩北邊罷警前令典可不務乎宜令右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王會持節充安撫大使宗正少卿兼御史中丞李師偃充副使專往慰問仍賑米粟二萬石俾期安輯離散漸訖漢南再復舊疆永保恩好宣示中外宜體朕懷

討回鶻制　奉宣撰

門下夫天之所廢難施繼絶之恩人之所棄當用侮

亡之道朕每思前訓豈忘格言回鶻比者自恃兵強久爲桀驁凌虐諸部結怨近隣紇扢斯潛師掩襲廬尼解種族盡膏於原野區落遂至於荊榛今可汗亡逃失國竊號自立遠逾沙漠寄命邊鄙朕深念衰殘尋加賑卹每陳章表多詐誕之詞接我使臣如全盛之日無傷禽哀鳴之意有困獸猶鬬之心去歲潛入朔川大掠牛馬今春掩襲振武逼近城池可汗皆自率勁兵首爲寇盜不耻破敗莫顧姻親河東節度使劉沔料敵伐謀乘機制勝發胡貊之騎以爲前鋒擧翎（一本作翻漢世陳湯傳檄欲侯之撰）侯之旗戈彼在穴短兵鏖於

帳下元惡殲於鼓中況乘匪六飆氣總一旅儲糧已竭計日可擒太和公主居處不同情義久絶懷土多畏丞聞黃鵠之歌失位自傷寧免綠衣之歎念其羈苦常軫朕心今者脫於豺狼再見宮闕上以擴宗廟之宿憤次以慰太皇太后之深慈永言歸寧良用欣感其回鶻既以破滅義在翦除宜令諸道兵馬並同進討河東立功將士以下優賞續次條流處分應在京外宅及東都修功德回鶻並勒冠帶各配諸道收管其回鶻及摩尼等莊宅錢物等並委功德使與御史臺京兆府各差精強幹事官點檢收錄不得容諸

色職掌人及坊市富人輒有影占如有犯者並當極法錢物納官摩尼寺僧委中書門下即時條疏聞奏於戲昔漢宣帝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呼韓單于携國歸命入朝保塞漢后所以有擁護之恩郅支單于背叛禮義傷毀威重漢史所以明可誅之罪二虜禍福皆自取焉四夷百蠻宜以爲鑒布告中外深體朕懷主者施行

討劉稹制　奉宣撰

門下定天下者致風俗於大同安生人者齊法度於畫一雖晉之欒趙家有舊勳漢之韓黥身爲佐命至

於干紀亂律罔不梟夷禁暴除殘古今大義劉悟填
居海岱嘗列牙爪屬師道阻兵六師問罪三面開網
一境離心乘此危機遂能歸命憲宗嘉其誠欵授以
南燕樽宗待以腹心委之上黨招致死士固護一方
逮於末年已爲臣節劉從諫生稟戾氣動肩剛風因
跋扈之資以專封壤恃紀綱之律以逞驕恣暫展執
珪之儀終無上綬之請隙駒爲樂猰豹姑務於絕河
井蛙自居孫述頗聞於巴蜀大焚亡命妄作妖言中
詗朝廷潛圖左道釋謀動戎師屢奏陰謀顧若夘之
可矜豈梟魚之是察登乎沉痼曾靡哀鳴猶駐將盡

之魂恣行豺儺之志罔念舊校樹立孩童中使挾醫
莫覩其朝服近臣銜命不入於壘門逆節甚明人神
共棄其贈官及先所授官爵并劉稹在身官並宜削
奪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或姻
連王室或任重藩維懇陳一志之誠願揚九伐之命
昊漢任職受詔而初無辦嚴卜式朴忠未戰而義形
於內充成德軍嘗以驍騎橫衛首破朱滔戰勢方酣
再圍晉陽之日鼓音不息三周不注之山魏博軍亦
以大旆涉河竟殲師道建十二郡之旗鼓以列降人
削六十年之僭階盡歸王化士賈餘勇軍有雄名必

能稟鄭侯之指蹤成葛亮之心伐洛汝二師朕尤注
懷元逵守本官充北面招討澤潞使弘敬守本官充
東面招討澤潞使潞府曩者烈祖在藩先天啓聖符
瑞昭晰績事煥於泗亭鑾輅巡游金石烈於代邸寔
爲可封之俗久爲仁壽之鄉艱難以來頗著誠節必
非同惡咸許自新其昭義軍舊將士及百姓等如保
初心並赦而不問昭義軍舊大將等如能舍逆效順
以州郡兵衆歸降者必厚加封賞如能擒送劉稹者
別授土地以振勳庸其村鄉百姓如所在團結歸順
者亦加爵賞劉悟下鄆州舊將校子孫及劉從諫近

招致將士等諭以善道宜聽朕言凡秉義立名須明
太順未有忠於所奉上悖君親昔郤至有言受君之
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田橫能得士心
人多致命伏於海島莫敢倡狂及漢高召之奔走向
闕豈嘗違拒漢使留止田橫唯暴殉以成仁不相挺
而作亂故得其王殁延殊寵光顯令名爾等既有義
心宜思改悔如能感諭劉稹束身歸朝必當待之如
初特與洗雪爾等舊校亦並甄酬仍委夷行劉沔茂
元各務進兵同力攻討其諸道進軍並不得焚燒廬
舍發掘丘墓擒執百姓以爲俘囚桑麻田苗皆許本

戶爲主罪止元惡務安生靈於戲藩維大臣抗疏於外髦俊舊老昌言於朝戒朕以祖宗之法不可私一族刑賞之柄所以正萬邦宜用甲兵陳於原野雖朕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詢自僉諧諒非獲已布告中外明體朕懷主者施行

授王宰兼充河陽行營諸軍攻討使制

奉敕撰

敕淮南勁兵伏濯夫之勇河內雄屏委寇恂之忠各用所長俾專大任以茲制勝斯爲良圖忠武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御史

大夫上柱國王宰結髮從軍擁旄爲將一劍橫陳萬箭皆全陰則難窺勇能重閉亞夫急緩之任繼父絳侯祭彤禦侮之才爲吾子路近者狂寇憑阻屢犯顏行茂元莫遑定居驟聞三捷願言奮旅方展六奇遽屬寒秋暫嬰寒泄誠威重之可倚顧卧護之未任是用改爾乘軒總齊諸校隱如敵國禦彼奔衝昔韓信建旗出井陘之隘鄧艾束馬越陰平之艱皆立奇功稱爲名將爾宜自厲無愧前良

授劉沔招撫回鶻使制　奉宣撰

昔東漢中夏就寧匈奴飢饉臧宮請命將臨塞國刻石之功光武報云柔能制強且傳聞之事常多失實雖滅大寇不如息人朕每覽前史爲之興歎又以大禹修德有苗歸心周穆徂征荒服不至固存取亂在擇良圖回鶻頃以本國荐飢落種攜貳紇扢斯乘其衰亂遂覆危巢既焚老上之庭盡剪名王之族可汗失地遠害來附塞垣朕言念姻親不忘勳力諭以呼韓欵塞漢氏舊章戎不亂華國之大典且分兵食救彼飢人令歸漠南方議賑贍屬可汗久嬰沈痼酋長異心雖隨畜荐居固無定所而控弦深入頗亦逾盟邊將戎臣屢抗章疏兼慮偪臆咸請驅除朕以王者

之師以全取勝匈奴見短嘉要敬之筭籌馬邑設權戒王恢之兵首推誠含垢亦以喻將況朔夜冱寒有皸瘃之患陰山迴路多曲折之艱宜以德綏豈勞兵碎其官劉沔久臨沙漠頗識虜情既格十乘之行必致六贏之遁委之告諭方俟成功可守本官充招撫回鶻使如不自悛悔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馬使權令指揮主者施行

授張仲武東面招撫回鶻使制　奉宣撰

門下古人云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朕每念戎事務安生靈既獲遠圖宜恢長

筭回鶻可汗寄託塞上未歸虜庭近者遣使詣門懇陳誠款宋人病告於子反朝鮮心附於樓船緊我信臣實得要領幽州盧龍軍節度副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畧盧龍軍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蘭陵郡王食邑三千戶張仲武風雲感契忠懇協誠自升將壇首翦狂寇戈鋋亟聞於彗掃牛馬殆至於谷量故能望影揣情已探致虜之術豈止聞風破膽益堅慕義之心遽奏封章頗中吉論彼既率服寧忘懷柔况虜騎往來疾於風電沙場負遠介以山川臨敵

應機固難統一昔衛霍之襲單于異道而征辛趙之擊罕羌兩從其志成于廟勝之筭在擧髦傑之臣俾爾鷹揚拄其狼顧將使蠻夷之叛固在七擒勉思將帥之風無忘無利祟以夏官之秩委其統制之權當竭一心敬兹休命可檢校兵部尚書兼充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馬使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餘如故主者施行

李文饒文集卷第三

李文饒文集卷第四　　會昌一品制集

制

授王元逵平章事制

授石雄晉絳行營節度使制

贈裴度太師制

贈陳夷行司徒制

贈崔珙左僕射制

贈王茂元司徒制

贈右衛將軍李安靜制

贈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授元晦諫議大夫制

授殷元遜哥舒嶠等官制 兩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

授鄭齊綽渭南縣尉直弘文館制

授李丕晉州刺史兼代行營攻討副使制

授李丕汾州刺史制

授王元逵平章事制

門下古之命帥必重其名假三事之崇允萬夫之望

故韓信以丞相擊魏樊噲以相國伐燕克成茂功實
抑有典成德節度使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兼充
北面行營招討澤潞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
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駙馬都尉雲騎尉
王元帥逵生禀忠厚天資信誠奇正得於心機嚴莅
表於師律去病之畧無假孫吳翁歸之才實備文武
屬狡童逆命自固穴巢果能揚義聲以載馳務直道
而先奮鋒逾駭電勢盛疾雷宣士卒上據層巒削成
垣壘下臨平壤盡見秋毫始擒伏莽之戎遽拔升天
之險尋又陳兵原野漸洗兎山摧困獸之鬪心拄螳

螂之怒臂弃甲者萬計折首者千人先獻戎俘益彰
臣節■則望王師之陳草木爲兵聞吾師之風椒蘭
比德顧其殘孽豈獲稽誅夫賞不逾時速人爲善雖
爲數五教已列三公而爲分兵麾宜佩相印是用命
爾升于鼎司於戲昔吳起有大功者三不爲魏相竇
嬰破藩國者七未践漢台豈非名器之重易常虛受
爾其奮揚威武殲厥渠魁當感激而成功勿遷延而
玩寇服兹休命可不戒哉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依前充成德軍節度
使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兼充北面招討澤潞等

使散官駙馬勳如故主者施行

授石雄晉絳行營節度使制

門下兵家之粟戒在勢分故楚爲三軍破於英布光
武料敵非劉尚之别營葛亮出師制魏延之異道專
其大任方見成功斷自朕心授之戎律天德軍豊州
四城都防禦本管押蕃落等使兼充晉絳行營諸軍
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豊州刺史御
史大夫上柱國石雄倜儻伏義沉毅有謀近者拔羽
先登搴旗深入剪彼黨允碎其穹廬勇則冠軍威能
振敵屬昭閔逆命羽檄交馳命征虜奉公之心思成

犀過險之將嘉其壯節召自極邊既而亞夫會兵馳
六乘之傳度手馬武力戰爲衆軍之鋒朕以彥佐早
升大將之壇久服上公之冕資其碩望任以指蹤爾
爲之鎮閑河功雖未遂年枯之守吳會不必自行罷
戎役以會朝待綏寧而撫俗親授方畧慰彼蒸黎爰
擢奇才付于重事爾其再申兵法奮起士心去病無
以家爲勿邀天幸臧宮保於常勝寔在貴謀敬聽朕
言副兹寵寄可守本官兼充晉絳行營諸軍節度使
餘並如故主者施行

贈裴度大師制

敕堯之舊臣伯益顯庸於舜禹周之元老召公流美
於成康求惟其人是屬良相裴度始以謀策除害佐
烈祖之中興終以忠貞立朝毗累聖之鴻業經綸之
志華皓不衰功勳爛然圖史輝焯奸邪所忌讒毀于
時暨氛霧既開魚水將叶儀風執見其喜恤零雨皆
美其來歸未踐明廷遽嬰沉痼戚鳳莫翔於舊沼虛
舟長往於夜川殂謝之初朋黨異義贈典不稱人情
鬱然屬告顙上玄渙流大號載懷先正宜有褒崇寵
既極於維師恩有加於在昔豈必望鄭侯之壟方念
茂功過梁道之祠乃思遺美以玆為勸可不務乎

贈陳夷行司徒制

敕昔柳莊云亡轂宗廟之祭公叔既歿表貞惠之名
前代所以追往悼懷飾終加禮未言髦傑宜峻舊章
故河中節度晉絳磁隰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
徒兼河中尹御史大夫陳夷行身為儒宗位致宰相
言必體要行歸于周得壺遂之深忠持顏子之樂
信能感物桃李所以不言思在無邪蓍蔡由其不揲
朕纘承鴻業再授鈞衡陳群立朝道無適莫葛亮稱
物心匪重輕雖壯趾為災蹶步為寒朕之毗倚方回
始終任以建牙暫去嚴廊之上射不穿札遂居將帥

之間方期永年為我良翰遽聞淪謝痛悼于心是用
旌以袞章載之簡冊言念舊德尚懷黃髮之謀緬想
貞風爰舉素絲之節以賁縟禮用慰幽魂

贈崔瓘左僕射制

敕孔子以顏冉之行首於四科漢代以荀陳之門方
於八凱乃眷時哲保玆令名用舉飾終之恩以紓殲
良之歎故山南西道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
部尚書兼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國崔瓘識明履正
粹容儕幾有子政之精忠得公綽之不欲禮樂二事
以為身文仁義五常自成家範往以茂器列于大僚

屬賢相受謳廟堂議法用長孫之道以右正人微宗
兆之言豈聞非罪既是魏其之直益彰王鳳之邪莊
色于朝群公聳視讜詞不撓淑問攸歸歷踐名藩皆
有遺愛居常慎獨清則畏知爰自子衿迄于白首厲
翼之志終始不渝未陟台階貴飛公望追榮左揆式
是優崇

贈王茂元司徒制

敕昔許穆公身歿於師贈以侯服王事加等春秋所
書言念勞臣終于盡瘁舉玆盛典用峻彝章王茂元
幼則服儒長能習史晚為邊將頗振軍聲近者元戎

啓行大旅臨境誓陟羊腸之險寧辭馬華之勞未必挫鋒去者奪魄挑戰孤壘自揭高旌坐觀爇火之遂方鮮迎刃之竹必當樽俎制勝枕席還師勢如風霆功在刻漏遽嬰沉痼莫展良圖伏彼之壯勇不衰呂家之疹護無及日未回於三舍星已旋於再周列諸葛之鼓旗徐驅而返闕笭遵之車騎悼往則深亦既聞其綏復是宜加於衮斂勉爾群帥知予報功

贈右衛將軍李安靜制

敕昔班固有言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殒其身朕常以固作一代之典非所以垂法勸後也若

觀時以避禍量力以圖全則三綱之道幾於絕矣故右衛將軍李安靜其祖太子少師綱謇諤大節炳於青史安靜聿修厥德不隕令名往者產祿擅朝充雖交亂每念王室殆於阽危不憚孝簡之焚竟全孤竹之志廣稱遺老坑感憤之詞苟不食言由忠貞之故永懷臣節遠邁前良近者深戒有司下令遴東惟爾苗裔靡有孑遺昔庭堅不祀臧文所歎仲宣無後魏祖興嗟榮以先王之臣褒以揚名之典懋茲休寵用慰冥魂

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敕兵家之法地有必爭遠則漢氏之得陰山匈奴慟哭近則張愻之城河外朔邊底寧乃眷維州是爲險隘有金湯之固居襟帶之衝没爲戎疆垂六十載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嘗辭辮髮献其壘垣議臣訖以和盟沮其誠欵尋令束縛歸戮虜庭彼獲甘心且無愧顏昔常山臨代爲全趙之寶符河西絕羌爲斷西戎之右臂棄妓要害用長冦讎至今蜀人言必流涕豈陳湯之事命由臣衛之廢忠言念始謀久羅幽枉爰加寵贈用慰貞魂

授元晦諫議大夫制

敕昔汲黯薄淮陽守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則諫爭之任實賢諒直我求其比令得正人吏部郎中元晦往在內廷嘗感先顧奮發忠懇不私形骸俯伏青蒲至於霑涕數共工之罪不蔽聖聰辨垣平之詐益張文德近因旌別邪正宰琊上言以曾公藏器莫如寘華於左右漢向輯檻孰若列游於公卿是用命爾登于文陛爾其副我寵擢不替初心勿沾小名以枉大節勉服官業期於有終可

授段元遜哥舒嶠等官制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敕朝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徐商子公以容駟高閎虞氏以升卿名于其所全活不聞大賢楢誠感幽神慶流苗裔努乃祖徃以淑問曾爲理官屬政在呂宗謀克王室將相陷辟忠良受誣而深念群獄之寃固拒詔使分別楚囚之濫自履危機義激命輕仁爲已任有是陰德宜覃後昆爾風度粹和文詞溫麗列於淸憲推有貞標旣雄先正之忠爰舉賞延之典勉修官業無替家聲可

授狀兼諫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敕古者聖人之教子也皆妙選天下之端士以衛翼

之漢代梁王好書則以賈誼經綸之才推明其志淮陽好政則以玄成禮讓之節鎮靜其浮前王令猷有伐良法況朕建立元子錫之每區朱邸初開黃髮是憲以兼諫慷慨納說有爰緣正席之忠以東之取捨俠特有貢禹彈冠之操皆行不苟合誠無暗欺歷職有聲居正無撓舉其素行權在首僚爾宜廣德義之風明孝愛之道俾其嚴於問寢敎不絕馳化與心成中道若性服我休命可不慎歟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

手欲左右前後皆得正人朝夕交戒儆予之闕所以分左右而備箴諫也思見大儒骨鯁白首耆艾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所以增其秩而厚其祿也朝散大夫守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上柱國鄭朗等皆以貞正守道列於左掖從容諷諫每竭嘉猷況朗瓚近因陛見乃能廷爭執以言責本於忠誠昔峻岥秉危爰緣提轡期門近出次況當車增主之明二臣之力我求端士用繼前良期爾盡規致予無過拾遺左右汲黯之顧巳諧祿賜愈多貢禹之誠當勵勉思厥職無忝優恩可

授鄭脅綽渭南縣尉直弘文館制

敕宣議郎前行京兆府參軍驍騎尉滎陽縣開國子

鄭脅綽昔漢武帝云有社稷之臣汲黯近之矣緬懷先正實邁前良況兩代持衡皆有貞節守正持法遺風凜然爾生於德門且服儒訓黃金不遺唯守於一經白璪比德方崇於四代嘉其勵行不隕令名俾從丹地之遊佇繼緇衣之美可京兆府渭南縣尉直弘文館散官勳如故

授李丕汾州刺史制

賈誼云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若火焚岡而不改其貞風振野而獨

標其勁臨危自奮見義必爲得不寵以命爵列於上
賞忻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李丕幼而倜儻長負不羈
才耀奇而頴出智釋結而觿解禦侮是寄盜德冠於
三軍騷動得人劉孟雄於一畝昔在爾祖志康國屯
翼龍而飛旣濡其雨露刑馬而誓巳表於山河貽厥
孫謀載揚休問近者侯生釁代盜起汾川保信都之
城不爲威惕戮邯鄲之使終以節全戎士間行奏章
押至闕其忠欵可謂著明乃眷西河控于大夏文侯
舊壤干木遺風以節槩著者居之固其宜也勉圖嘉
績以保令名可

授李丕晉州刺史充冀代行營攻討副使制

敕晉謀元帥必有佐軍漢制出師皆立副貳所以重
戎事而肅王命也李丕頗有大慮常好奇功自馬攻
拒之書尤遂揣摩之術淬其智刃斫未兆之機森其
禮干得備嚴之稱豎蟬蜕丹水鵰摶赤霄未及歲暮
累見誠節今以玉璧重地汾河要津俾換珪符用佐
樽俎庶乎易行而誘成苗賁之爲不胄而驅效葉公
之入勉於盛冠副我知臣可

李文饒文集卷第四

李文饒文集卷第五

會昌一品制集

詔敕上 詔書凡有敕字者便行無敕字者請翰林添受辭語他皆倣此

賜回鶻可汗書
賜回鶻書意
賜回鶻可汗書意
賜回鶻可汗書并宫主及九姓宰相詔書
賜太和公主敕書
賜背叛回鶻敕書
賜回鶻嗢沒斯特勒等詔書
賜回鶻嗢沒斯等詔書

賜思忠詔書

賜回鶻可汗書

敕我國家統臨萬寓列塞在陰山之南先可汗慈率
本部建牙於大漠之北各安土宇二百餘年此天所
以限隔内外不可逾越近聞爲紇扢斯所敗加以飢
荒國邑爲墟屍僵道路今可汗稍収離散漸近邊城
將議遠圖舍先文誥故兹命使宜聽朕言可汗累代
以來推誠嚮國往者中原有難助剪羣兇列聖念功
每加優寵穆宗國咸安二公主降嫁龍庭爰及先朝復
以令公主繼好又以士無絲纊歲遺繒帛恩禮轉深

諸蕃稱美久保誠信兩絶猜嫌但以國家舊章蕃漢
殊壤稍逾經制豈朕所安去歲嗢沒斯特勤巳至近
界遏將憤激便請枉除朕念其無主可歸且令安撫
今可汗既立彼又降附便合率漸復舊疆漂寓塞垣
殊非良計又得宰相頡干伽思等表借振武一城權
與可汗公主居住中國之制與外蕃不同須守前代
規模祖宗法度昔漢朝單于乖亂呼韓欵塞宣帝送
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唯賑以米粟國初大宗皇帝命
李思摩建牙於漢南遺址並存事皆可驗未有深入
漢界借以一城與退渾党項微小雜種同為百姓實

亦屈可汗之尊貴亂中國之舊規若以未復本蕃或
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戢諸部交爭亦須率思歸
之人且於漢南駐止朕當許公主朝覲親問事宜儻
須應接必無所恡冀今彼國從此輯寧豈不謂去危
就安轉禍為福朕緣公主將可汗丹誠來告深感于
衷制置之間須存遠大故遣右金吾衛大將軍兼御
史大夫王會宗正少卿兼御史中丞李師偃馳往喻
懷爰定所居便申誓約神明是質豈可食言可汗並
保一心自求多福

賜回鶻書意　奉宣撰

朕想可汗公主以久修隣好累降嘉姻望我國家如
歸覲戚朕每弘容納之意固無纖芥之嫌但以將相
大臣累陳公議以可汗代居絶漠臨長諸蕃名聲旣
雄部伍甚衆今逗留塞上逼近邊城百姓不安人心
疑惑耕種盡廢士馬疲勞朕二年以來保護可汗一
國内阻公卿之議外遏將帥之言朕於可汗心亦至
矣可汗亦須深見事體早見歸還所求種粮及安存
摩尼尋勘退渾党項劫掠等事並當應接處置必遣
得宜惟是擬借一城自古以來未有此事天地以沙
漠山河限隔南北想蕃中故老亦合備知只如長安

東有潼關西有散關南有藍田關北有蒲關今四海
一家天子所都猶有限隔況蕃漢殊壤豈可通同且
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朕守祖宗成業常懷兢畏
豈敢上違天地之限中隳祖宗之法每欲裝一號施
一令皆告于宗廟不敢自專所借一城理絶言議想
可汗便須息意勿更披陳其餘令楊觀專往視喻朕
意

賜回鶻可汗書意

楊觀至覽表欲求粮食牛羊糧食已許自巳馬價絹
就振武和糴三千石緣中國以農為本最貴耕牛百

姓所畜無多常斷屠殺牟則産於此土不出中華惟
塞上蕃渾各有畜牧朝廷未嘗徵率務使安存今之
所求難允來意又所請束縛嗢沒斯送歸者嗢沒斯
比自投邊將屢戕誠款自本國破亡之初奔迸先至
塞上不隨可汗公主已是二年慮彼猜嫌自懷憂懼
竄迫歸命望朕保持未嘗有交構之言離間兩國前
可汗已緣失制馭之道無撫愛之仁侵擾諸蕃肆為
暴虐所以親屬內叛部落外離國破家殘實由於此
今可汗失地遠客危難之中尤須追悔前非以安反
側若又仁愛不至骨肉相殘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

保朕統萬國非止一蕃未附者須務懷柔歸誠者因
宜存撫儻狥可汗之意殊乖覆育之恩今已特許歸
降止於存其種族必不別有任使授以腹心在可汗
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
圖況前代以來盡有故事漢朝呼延邪單于款塞其
下大将烏厲屈烏厲溫敦並來降附漢宣帝封以列
侯又國初頡利可汗之破敗也降者甚衆酋豪首領
至朝廷皆拜將軍僅百餘人無不撫納想可汗深明
朕意勿更再論摩尼教天寶以前中國禁斷自累朝
緣回鶻敬信始許興行江淮數鎮皆令闡教近各得

本道申奏緣自聞回鶻破亡奉法者因茲懈怠蕃僧
在彼稍似無依吳楚水鄉人性囂薄信心既去翕習
至難且佛是大師尚隨緣行教與蒼生緣盡終不力
爲朕深念異國遠僧欲其安堵且令於兩都及太原
信嚮處行教其江淮諸寺權停待回鶻本土安寧即
却令如舊

賜回鶻可汗書 并公主及九姓宰相詔書

朕自臨寰區爲人父母惟以好生爲德不願黷武爲
名故自彼國不幸紇扢斯所破來投邊境已歷歲年
撫納之間無所不至初則念其飢歉給其粮糧旋則

知其破傷盡還馬價前後遣使勞問交馳道路小小
侵擾亦盡不計今則可汗尚屯近塞未議還蕃朝廷
大臣與四方節將皆懷疑忿盡請興師雖朕切務含
弘亦所未喻日昨數使御回皆言可汗只待馬價及
令交付之次又聞所止屢遷或侵掠雲朔等州或讐
擊羌渾諸部未知此意終欲何如若以未交馬價且
近塞垣行止之間亦宜先告邊將豈有倏來忽去遷
徙不常雖云隨逐水草動皆逼近城柵遙揣深意似
恃姻好之情每觀蹤跡實懷馳突之計況昨到橫水
柵下煞戮至多蕃渾牛羊豈恪驅掠黎庶何罪皆被

傷夷所以中朝大臣等皆云回鶻近塞已是違盟更擾邊人實乖大義咸願因此翦逐以雪殂謝之冤然朕志在懷柔情深屈己寧可汗之負德終未忍於去奚石誠宜久在京城備知仁（一本作人）心憤惋發於誠懇固請自行嘉其深見事機所以不能遏阻可汗審自詢問速擇良圖無至不悛或貽後悔

賜太和公主敕書　奉宣撰

敕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跋履險艱備罹屯苦朕每念於此良用惘然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慈愛深厚比者望姑朝謁再敘悲歡倏已歲暮寂無音耗想

姑見舊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麾必當流涕今朔風既至霰雪已零絕國蕭條固難久處旃墻罽幕何以禦冬肉飯酪漿且非適口朕撫臨萬寓子育群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況姑累年漂泊何日忘懷想姑高明必是懸鑒姑承宗廟之餘慶為三室之懿親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射獵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臺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蕃渾是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致蕃羣回鶻託以私讐恣為侵掠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姑得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為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能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為詞若特我為親稟姑教令則須便自戢斂以繼舊歡想姑以朕此書喻彼將相令其知分更不徇非塞外祈寒且無絲纊朕每御衣服則思彼未授衣豈可回鶻譸張遂忘親愛今寄冬衣若干具如別錄

賜背叛回鶻敕書　奉宣撰

近數得邊將奏報知卿等本國自有離亂可汗遇禍雖未委虛實良深震悼我國家與卿等本國代結姻

好久為親戚協德同心常為諸番所羨故得邊堡不聳封疆晏然卿等忽領師徒漠南屯集又數至天德侵掠頗擾邊人聚師無名忠義俱失既乖舊好良用憮然若卿等本國所立新主非可汗至親人心不從擾亂未定卿等只合自申方畧竭效忠誠安靖本蕃以圖勳績亦合遣使告朕具述此心若新立可汗是中國至親人已歸附卿等便合早自相率保國寧家與可汗協心以修舊好豈得寄命塞上久勞師人朕緣與卿本國情義至深事同一體又緣公主在彼未知存亡故遣使臣魏𧟌往諭朕意卿宜備陳誠款不

得虛詞無禁戢師徒勿爲侵軼近聞天德遊奕軍將曾有交鋒卿等既犯塞垣亦是邊將常事今已各令諸鎮不許交兵卿宜曉諭部落各令知悉

賜回鶻嗢沒斯特勤等詔書　奉宣撰

勑回鶻嗢沒斯特勤那頡啜特勤頡干伽思於斛亦阿皺于思莫賀達干宰相伊難朱密伽諦略摩咄將軍諦略等天德軍遞所奏表至再三省覽憂歎良深彼蕃自忠義毗伽可汗以來代爲親隣連降愛主恩禮特異古今莫及君臨萬國撫育殊方苟有未安則宜來告況特勤等乃祖乃父歸誠累朝昨遣嗣澤王

溶弔冊先可汗回始聞卿國中喪亂諸部乖離疾患卹隣豈忘今與方圖鎮撫以命使臣今又知堅昆等五族深入凌虐可汗被害公主及新可汗播越他所未歸城邑特勤等力不能制思存遠圖相率遁逃萬里歸命又知欲奉公主朝覲忠謀不從已踰大漠之南同欵五原之塞嘆此單使布其赤心言念艱危惻然軫歎料卿等皆異國貴族羈寓沙場懷土之情如何可處豈非欲討除外寇匡復本蕃抱此至忠託於大援但緣未知指的難便聽從又慮邊境守臣見卿忽至或懷疑阻不副朕心故遣鴻臚卿張賈馳往安撫朕既獎卿忠款報以信誠雖隔塞垣已如相見卿須深明朕忠盡吐所懷一一言於使臣令其速還聞奏佇聞誠願績有指揮必當副彼急難固不惜於事力勉於謀度用保忠勲秋熱卿及部下諸官幷左相阿波兀等部落黑車子達怛等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回鶻嗢沒斯等詔　奉宣撰

勑回鶻嗢沒斯特勤那頡啜特勤悉勿啜特勤烏離思特勤赤心宰相等張賈等回知卿等欲遠赴闕庭自申忠款春書深志豈忘于懷聞卿等本國頃因飢

荒遂至離散親屬內叛諸部外侵新立可汗猶未安定既是國中所奉則爲卿等君親古人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義而後其君者想卿等本心必思推戴況回鶻代雄朔漠威服諸蕃今已破傷足堪悲憤若皆自爭雄長不顧其君各據一隅必更衰弱深慮從此之後爲諸蕃所輕與卿等本國代結姻親久修隣好每念於此良用惻然與卿等爲謀須務遠大莫若自相率勵同奉可汗興復本蕃再圖强盛朕欲召卿赴闕親諭此懷又恐可汗闕知謂朕幸其艱危因有招納益欲深全國體兼爲卿等避嫌以此思之難遂於

請卿等宜早歸本國不更滯留卿等表請器甲朕君
臨萬國非止一蕃祖宗舊章不敢踰越國家未曾賜
諸蕃器甲卿等亦合備知若一處開恩必自茲援例
朔州般次舊例須待可汗遣駝馬迎聖方令進發可
汗信使未至難於遣行今有賜物具在別錄以卿等
率先向發特示優恩緣新立可汗未受朝廷冊命數
降使至卿等部落亦恐非宜所有賜賚止於此度想
卿等明識深諒朕懷便令高品魏歎休宣諭想宜知
悉

賜思忠詔書　奉宣撰

呂衛等至知卿與可汗不能戢下頗擾邊疆既告諭
不浚須兵勢驅逐卿忠誠奮發願立奇功請退渾沙
陁等部落合勢及戰馬器甲等並已允卿所奏各有
別敕處分令左衛將軍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
分領蕃渾部落取卿指揮朕已切戒何清朝等令其
協盡心力副卿忠誠進取之時一切取卿方略卿宜
每事與弘順等商量審度事機勿為輕進但得可汗
抽退不敢稽留塞上安寧即是卿之勳力必不可落
其奸計以損國威兼令高品駱遂暴權監行營將士
卿與之籌度續續奏聞

五卷終

李文饒文集卷第六　會昌一品制集

詔敕中 黠戛斯國號皆依蕃書譯字所以不同畫附命時奏請依價相公華夷述便以黠戛斯為定

與紇扢斯可汗書
與黠戛斯可汗書 二 進狀附
與黠戛斯書意 附進狀
賜石雄及三軍敕書
賜潞州軍人敕書意
賜党項敕書
賜劉沔張仲武密詔 二

賜張仲武詔
賜何重順詔
賜張仲武詔意
賜彥佐沔茂元詔
賜彥佐詔意

與紇扢斯可汗書　奏宣撰

皇帝敬問紇扢斯可汗時屬載陽想彼休泰朕撫臨
萬寓子育群生思致洽和用臻至理將軍踏布等祖
等至鑿表具之可汗生戴斗之鄉居寒露之野智謀
精果材志沉雄威動龍荒聲馳象魏眷言丕績深用

注慷我太宗文皇帝聖德高於百王英材軼於千古内定諸夏外服百蠻貞觀四年西北蕃君長詣闕頓顙請上尊號爲天可汗是後降璽書西北蕃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臨統四夷實自兹始暨貞觀六年太宗遣使臣王義弘至可汗本國將命鎮撫貞觀二十一年可汗本國君長身自入朝太宗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至天寶末年朝貢不絶則可汗祖先已受我國家恩德計可汗國中遺老必自流傳朕纘承丕圖思申舊好比聞天寶以後爲回鶻所隔久阻誠款回鶻自謂天驕罔修仁義肆行殘忍凌虐諸蕃知可

汗代爲仇讐果能報國滅其國邑皆已立君驅彼酋渠盡逾沙漠茂功壯節近代無儔回鶻當中國伐叛之時嘗展勳力列聖嘉其大順累降姻親今失國逃亡寄於塞上只合早歸窮款受朕撫循而乃轉目鴟張益懷狼顧在陰山之外誘惑小蕃乘我無虞即來侵掠恣爲邊患今已四年朕大徵甲兵久欲除翦比令幽州太原兩道節度使皆克招撫以示綏懷望其悛心猶務含育而凌茂公主頻擬傷殘馳突邊城敢謀盗竊近太原節度使劉沔不勝其忿潛出偏師乘其譸張使襲牙帳虜衆大潰穹廬盡焚元惡傷殘脱

身潜竄已取得太和公主即至闕庭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旬日之内必合梟擒朕再見公主良欣深慰可汗既爲讐怨須盡殘夷儻留餘燼必生後患想遠聞慶快當愜素心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漢北平太守材氣天下無雙結髮事邊控弦貫石自後子孫多習武畧代爲將門至嫡孫都尉提精卒五千深入大漠單于舉國來敵莫能抗威身雖陷沒名震蠻貊我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又是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昨聞太和公主爲可汗衆兵所得可汗以同姓之國使遣歸還有以見可汗秉

禮義之心重親隣之好朕深用感歎至于涕零公主尋爲回鶻刼奪久不歸國可汗所以使臣皆被誅戮朕言念傷痛至今不忘昨見可汗表求訪公主使公主上天入地必須覔得今邊將憤惋已立奇功回鶻罪人計日可致卽當顯戮以謝可汗況回鶻夷滅種族必盡與可汗便爲隣國各保舊疆繼好息人事同一體從此邊陲罷警方矢載寧必當諸部服從皆懷從美知我兩國末爲宗盟想可汗明智自有良筭故令太僕卿兼御史中丞趙蕃持節充使以眷深誠質於神明用存大信朕言不貳可不勉歟又自古外蕃

皆須因中國冊命然可彈壓一方亟欲垂命可汗特
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謝懷行赴釐回日別
命使展禮以申和好彼國將相並存問之遺書指不
多及

與黠戛斯可汗書

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將軍諦德伊斯難珠至覽書
及領所獻馬百匹鶻十一具悉皇帝聰明天稟英姿
生質恐德未徧獲慨漢宜兼臨之盛況與彼國壤隔
內外非正朔所加禮既不施政豈宜及但以惜可汗
宗盟之國願保先名爲可汗弘遠之謀須除後患所

以具古今禍福往諭至懷昔呼韓單于以郅支尚存
國難未靖稱番事漢福及子孫之後漢單于比以大
父體漢而安繼襲其號上書款塞永顧藩蔽漠南遂
致朔塞底寧烽燧未息近則回鶻結大國之援雄長
北番諸部率從莫敢不服一隅安樂百有餘年此事
昭然可汗所覩況今回鶻種類未盡介居番漢之間
爰及黑車子久畏其威素服其信慮彼再振當持兩
端須令小番知朕親厚可汗棄絕回鶻實在和好分
定內附約盟則邪計奸謀無由而入故欲顯加冊命
昭示萬方況堅昆可汗回鶻舊號是國家頃年所賜

非回鶻自制此名今回鶻國已破亡理當嫌避朕以
可汗先祖往在貞觀身自入朝太宗授以左衛將軍
堅昆都督朕思欲繼太宗之舊典彼亦宜遵先祖之
明誠便以堅昆爲國施於冊命更加美號以表懿親
況堅者不朽之名昆者有後之稱示不忘本豈不美
歟朕昨令禮部尚書鄭肅等與彼使臣面陳大計溫
仵合將軍等皆諭朕旨願言結成豈必契經路之金
舉留犂之酒保茲誠信固在厥初頃者回鶻初至塞
上請國家精兵十萬送至漠北漸歸本番又請借漢
界一城養育殘羸以圖興復朕以可汗之故盡不聽

從今回鶻是國家叛臣爲可汗讎敵須去根本方保
永安是天亡之時易於攻取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
其咎可汗須乘此機便早務芟夷回鶻未滅以前可
汗勿以飲食爲甘弋獵爲樂勵兵秣馬不可暫閑所
恨隔在諸番國家難於同力儻更近塞豈復稽誅又
恐餘孽歸降可汗未能盡戮納有罪之衆受逋逃之
臣儻收吾憎必開邊隙則是畜養虺毒自生亂階前
年回鶻宰相等向漢使云李靖擒頡利後國中只有
三二十人便欲興復郢在危困尚爾張皇可汗深察
此言豈得不慮又聞合羅川回鶻牙帳未盡毀除想

其懷土之心必有思歸之志速要平其區落無使孑
遺旣表成功彼當絶望可汗已攄積年之憤自爲一
代之雄至於居處服章皆悉變華焉得安於所習姑
務因循則何以震耀北方彈壓諸部朕撫有中夏受
育生靈常恐百姓未安一物失所豈願更廣威略遥
制要荒但緣與可汗方保和盟義同憂樂纖微之事
皆欲備言想可汗與將相籌謀副玆誠意此使到日
必諒朕心卽宜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冊命夏熱想
可汗休泰將相以下並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進所撰黠戛斯書狀二

右今月十三日於閤中面奉聖旨令撰書進來者臣
請待鄭肅等與語了撰述今撰訖謹進上

進所撰黠戛斯可汗書狀

右奉宣令臣與書內添堅昆事者緣未審知黠戛斯
的是堅昆之後恐須粗言梗槩未可明書今已依宣
添改其間有詞意未盡處亦更加添臣學識空虛文
理淺近再陳嚴扆伏積兢惶謹連封進

賜黠戛斯書附進狀 奉宣撰

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將軍諦德伊斯難殊至覽書
拜白馬二疋其悉可汗降精手極雄胡漢以併君臯

耀麾頭分天街而建國特負英豪之氣夙推統御之
才眷想嘉猷載深寤歎來書云溫仵合將軍歸國後
漢使不來溫仵合去日朕書具云速遣報章此當遣
重臣冊命自是可汗未諭此意報答稍遲此則事欲
遣使只是延望來信又云金石路已隔絶盖爲山川
悠遠未得自與可汗封壤接連非是兩國之情猶有
阻隔想可汗明識無復致疑又云兩地遣書彼此不
會且書不可以盡言言不可以盡意況番漢文字傳
譯不同只在共推赤心永保盟好豈必緣飾詞語以
此交歡每欲思惟先思好意不更疑惑便是明誠又

云欲除却兩楹間惡刹此一事最是嘉言緣回鶻雄
據北方代爲君長諸番臣伏百有餘年今可汗掃其
空廬大雪讎耻功業旣高於前古威聲以振於北方
固當深務遠圖豈可更留餘燼黑車子不度德量力
敢保玆讎則是輕侮可汗獨不嚮化此而可忍孰不
可容況可汗前來云求訪公主使上天入地必須覓
得今若舍而不問何以取信朕懷想可汗乘彼盛秋
長驅精騎問回鶻逋逃之罪行黑車子後服之誅取
若拾遺盡無再舉從玆邊塞豈不美歟來書又云送
公主到彼無一語來緣公主纔離可汗五日便被回

鶻刼奪所遣來使盡被殺傷公主二年之中流離沙
漠事已隔遠所以不再叙言然趙番去日已具感恍
之心足表殷勤之意又聞今秋欲移就回鶻牙帳滅
其大國便保舊居足使諸番畏威回鶻絶望稍近漢
境頗謂良圖所云請發兵馬期集去處緣黑車子猶
去漢界一千餘里在沙漠之中從前漢兵未嘗到彼
比聞回鶻深意常欲投竄安西待至今秋朕當令幽
州太原振武天德緣兵四鎮要路出兵料可汗攻討
之時回鶻必當潛遁各令邀截便可梟擒此是（一本無是字）
軍期須合符契想可汗必全大信用叶一心諦德

伊斯難殊朕已於三殿面對兼賜宴樂並依來表不
更滯留朕續遣重臣便申冊命故先達此旨令彼國
明知冊命之禮並依回鶻故事可汗爰始立國臨長
諸番須示鄰壤情深宗盟義重以此鎮撫誰敢不從
宜體至懷共弘遠略春暖想可汗休泰將相以下並
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進所撰黠戛斯書狀

右奉宣令臣撰進來者臣詳其表中情款一一報荅
盡不闕遺無不爲文言遣其易會緣冊命時須令其
稱番事須云冊命之禮並依回鶻故事若須更有邀
約即待朝廷命使日別賜敕書稍爲允愜謹錄上進
未審否

賜石雄及三軍敕書

敕石雄晉絳密邇王畿地當襟帶自卿與將士等扼
其險要勇冠諸軍捍彼奔衝爲吾砥柱每尅期深入
屢挫狂鋒批亢擣虛導寡遊及未言勳績豈忘於懷
昔商伐鬼方三年乃剋周公東征三年不歸憲宗平
淮西文宗定滄海士不解甲或三四年想卿等久在
戎行心經此役且士之生代本爲功名仗義從軍固
當殉命居平則孝養父母成長則子孫衣食所資無

非國力有事則投袂而起貫甲先登撫養之恩惟此
爲報今者總近半歲未曰勞師功在垂成往無不捷
將士等各宜感勵成此功名上黨旣平天下無事從
此永安家室不復征行近者楊弁首爲倡狂扇惑亂
卒今則身膏齊斧戮及妻孥生爲不忠之人死爲負
義之鬼身名俱滅可不痛哉諸部旣安王師益振乘
此聲勢必殄餘妖故今中使宣慰兼賜優賞卿等便
須鼓行而進徑入賊界下營從此駐軍速圖進取勿
使功業歸於別帥爵賞在於他人勉務杜圖副茲厚
遇想宜知悉

賜潞州軍人敕書意

劉稹乳臭騃童未有所識皆是郭誼王協等其昏弱矯託軍情妄獻表章欲求繼襲志在肆行禍福自擅兵權偶感從諫之恩甚言同生死及見山東三郡皆已歸降事迫勢窮歸惡劉稹今其一門受戮便欲自取寵榮不義不忠古無其比朕以誘陷劉稹皆是此二人販賣圖全義難容捨已令澤潞冀氏兩路遣軍只取郭誼王協及同惡之類其他軍人一切不問仍各有優賞後頒敕處分如兩道兵馬未到以前有忠義之士先非同惡者能自擒僇郭誼等所與優賞並同

裴問王釗例處分已詔石雄王宰到彼不令侵擾軍人百姓如秋毫有犯便按軍法各宜勉思機計共保忠誠勿受姦人扇動妄生疑忌互相告報咸使明知

扇動一作扇惑　妄生一作妄懷

賜党項敕書

敕自爾祖歸款國家依附邊塞為我赤子編於黔黎牛馬蕃孳種落殷盛不侵不叛頗效信誠比聞邊將不守朝章失於綏輯因緣征斂害及無辜念爾遠人莫知控告特命朕之愛子寶惣元戎所冀群師聽命而不敢自專諸部懷怨而有所披訴奉我憲令以保和寧如聞莫顧私恩遂懷憑恃擄奪不避於官物驅掠罔憚於平人擅興甲兵恣行攻刼豈有朝廷內地輒此鴟張道路阻艱商旅殆絕朕便欲詔命諸鎮同力勦除深慮玉石難分善惡同斃今再為條例各使得宜卻令節將指揮許其處斷如是有■濫政乖公平並遣巡院奏聞朝廷必為申理如或不知恩貸猶敢猖狂國有典章必難容捨故茲宣示當體朕懷

賜劉沔張仲武密詔

敕劉沔等自回鶻本國殘破寄命此邊朕以其艱難之時常效勳力平盜之後結以姻親義切懷柔情深

撫愛亦既轉粟賑救降使撫循示信推恩朕無所愧而狼顧塞上晁守雲中闕有備■雖暫移營稍隙復來近塞察其情計殊未歸還朕祇荷丕圖撫臨萬寓守祖宗之法制思黎庶之乂安豈可蓄虺允於塞垣養蠆毒於懷袖乘其馳突必欲驅除昔晉侯報楚之功避于三舍然明（一本作先軫）背秦之惠獲孟明於二崤安國庇人大義斯在卿宜遣使告諭明示朕懷如或遲留尚為巧詐即須掎角相應臨以兵威勉務良圖副委茲遇

賜張仲武詔

敕仲武周興至省表知可汗猶有疑懼近日移営卿自怒戎虜累剪狂寇異威所振繁落皆從仁義所綏降附相繼昨者可汗來依塞表已在數中豈謂黠虜之奸心尚懷翻覆柔服之際又此遁逃遠攜虜情必終難保信昔去病深入大漠方殄獯戎近李靖再襲穹廬始擒頡利況卿伐謀制勝才出古人宜選練勁兵掩其無備使呂嘉懷貳而受首孟獲雖縱而必擒特立奇勲永光千古朕已令劉沔旋布却入東徑俟卿本道成功即令歸鎮經畧之事全以付卿須及塞草未青虜騎方困一舉便剋使無孑遺卿先獲馬步

一萬人於大界原防戍令緣可汗入卿掌握已在網羅豈得更屯精兵守無用之地仰宜追赴本道同力剪除緣卿師旅至多費用尤重其出界糧料已令所司依前支給卿宜勉於盡敵以副朕懷

賜何重順詔 與王元逵詔同惟向前句九詞不同

敕重順卿代傳忠孝志在功名朕每用注心豈忘終食況卿先父當太和之際已有誠款思靖隣封臣節昭彰遐邇稱歎澤潞一軍素聞忠順從前命帥皆是儒臣穆宗以劉悟有歸闕之功委之心膂令居善地鎮靖一方及殂謝之時不能堅守臣節遂使三軍上請以幼子惣戎其時朝廷因循姑務安靖授以旄鉞事盡從權今從諫疾恙所侵頗聞綿惙昨士廉奏至大將及下後請劉稹權知軍務朕深惜劉悟一門自夫逸懷以來累代忠節今劉稹又欲自擅褻其門風當撤瑟之辰罔聞憂戚在嘗樂之際便窺兵權尤爲臣子所當共棄卿宜訓練戎旅嚴固封疆候彼軍中有變便須遣書告諭令其三軍送劉稹歸闕請朝廷推新擇帥朕必選耆德重望委之撫循劉稹厚加爵賞別有任用如是自制置邀求寵榮國家典法亦難寬有澤潞一鎮與卿事体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

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勉務良圖副茲委遇高秩厚賞無所恡焉

賜張仲武詔

卿智畧挺生忠誠特著每陳章奏皆契朕心言念壯猷無忘寤寐今緣從諫疾病頗以深綿深慮將校異謀妄有制置太原地連河朔城府空虛已詔劉沔旋師却歸本鎮又緣回鶻餘燼未滅塞上須有防虞藉卿長才列於禦侮邊境戎事悉以副卿宜深體朕懷勉弘方畧控馭朔塞爲我長城當使早殄餘妖永清絕漠副茲委遇以保功名

賜劉沔茂元詔

敕古者涼風至白露下天子乃命將厲兵以征不義申令誓衆今則其時况蓐收司刑助天而肅殺金星動色應節而耀芒咨爾帥臣爲予之佑得不欽順天道振揚兵威近有詔書令取七月中旬五道齊進王元逵久蓄忠憤爲國除殘率兵先諸軍深入其險阻援宣務要害之壘絶堯山應援之兵旣以扼咽必當破膽而卿不務疾雷先奮欲以歲月勝彼凡爲將帥誰不樂此豈祭遵之安重致岑伯之遷延且不副於詔書以後期於成德若未可深入亦要先聲宣早進

軍速臨賊境樹立城柵羅列旌旗深溝高壘勿與之戰無擇猛將特出奇鋒令彼一方疲於奔命如此足分賊勢益壯東師昔趙充國征羌漢宣帝詔曰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卿宜思古名將早立奇功無執狐疑之心勉務鷹揚之舉國之大事賞罰必行當體朕懷勿稽詔命想宜知悉

賜彥佐詔意

卿累當大任實惣元戎旣行節制之師須務綏懷之德養威持重屬在於卿至於負羽先登搴旗深入本非將帥之事當假拳勇之材況自古出師皆有副貳臨難則權以相濟料敵則智以相資故韓信伐趙張耳爲貳與漢征蜀劉尚副軍國朝以來多用此制李勣之取平壤參以道宗李靖之襲陰山副之公謹近者劉沔全師北伐擐甲雲州委石雄先鋒大破回鶻朕以石雄近摧醜虜已著威名久在徐州諳練士卒今輙自天德與卿副須諸軍卿宜選徐州陳許精兵三千人便令先入勵其猛氣必立奇功倘能拴覆妖巢亦自勳歸元師勉於率下深務協心体朕至懷以圖丕績

李文饒文集卷第六

李文饒文集卷第七　　會昌一品制集

詔敕下

賜石雄詔
賜劉沔詔意
賜李石詔意
賜王元逵詔意
賜李石詔意
賜王宰詔意
賜張仲武詔意
賜劉沔詔意
賜王宰詔意
賜石雄詔意
賜王元逵何弘敬詔意二首
賜沿邊諸鎮冢詔意
停歸義軍敕旨
置孟州敕旨
李回宣慰三道敕
賜王宰詔意

賜石雄詔意

敕石雄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實在謀師朕所以求鷙鳥於累百得飛將於無雙總率諸軍以臨賊境況卿受尺一之詔初無辦嚴盤夫八之才果能盪寇眷言勳績深注余懷近聞從諫時百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於衆魄兆於人今天策向衰已及成軍之候龍驤建旆必叶渡江之謠舊史昭然冥符可驗加以天道在乎西北順歲有功福星煥乎龍庭爲國大慶然弘方略契此休徵昔鍾會以二十萬兵頓於劍閣鄧艾総一萬衆直搗成都只在決機豈由衆寡知卿能辦故諭此懷然聞卿每自履軍常先士卒旣有輕敵未足稱奇朕借卿一舉之功以定必擒之計至於小陣不可自行魏武帝嘗戒夏侯妙才曰爲將當有怯時不可但恃勇也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無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張遼單身入昌狶家魏武責曰此非大將法令卿爲萬人之帥啓千乘之行舉必責謀動資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在輕身爲將本於坐籌寧勞陷陣卿宜以朕之戒嘗自書紳務建功名副玆委遇

賜劉沔詔意

緣卿二年在外城府久虛今殘虜未平南北皆有戎事欲令卿却歸本鎮應接兩偶行營諸軍未知所付

聞王逢頗有武用卿所素知今已追赴太原欲令充
本道行營都知兵馬使又緣例偏裨日近官秩尚卑
指揮諸軍未卽宜稱今緣石雄王宰皆欲進兵得卿
一軍齊入足分賊勢卿宜審自籌度歸本鎮後在朝
及側近武臣誰人堪付行營兵事宜密狀具一兩人
進來如卿離行營後兵力事勢深入未得亦須審具
事實聞奏不要隱情今取決於卿切在審詳

賜李石詔意

訪聞近日賊中轉更窮蹙自相殺戮人心不安卽日
軍權多在郭誼因此誘動必應事機李丕是郭誼親

密尤合相信卿宜暫追赴使令與郭誼書諭以利害
道其自圖劉稹早務歸降倘效誠款必重酬賞卿宜
面看李丕手疏兼令便自封題分付王逢遣密作計
召軍人百姓送入澤潞其書草卿宜封進

賜王元逵詔書

材幹筋革出自江淮除進奉之外並敕令所禁蓋以
有國之制固須立防朝廷法度理當畫一卿國之懿
戚時之信臣方進勁兵坐清殘孽誠宜假以利器壯
軍威朕之於卿固無愛惜但以河朔數鎮事体應同
若一度賜卿必傳相援例恩信不一非撫御之遠圖
賜與頻繁隳朝廷之舊制卿是朕之心腹必合樂守
憲章故示至懷想當知悉

賜李石詔意

省所奏劉稹令賈群齎李恬書與卿將兵屬同赴闕
庭兼請歸葬東都事宜具悉比者河朔諸鎮惟淄青
變詐最多劉悟隨來舊將皆習見此事察其情僞深
要精詳蓋緣四面王師尅期　石
雄王宰已收天井卿當道又得石會旣失重閑之嶮
將弋在究之妖鎮衛勁兵皆臨境上城孤援絶情計
已窮所以密將款詞歸命上相恐是偷安旬月潰緩

王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況饋運日有所費春作漸
已及時勞我師徒恐非至計卿與其要約令面縛來
降卿卽馳至界首親自受納苟不如此且須進軍必
不得因此遷延令其得計仍不得先受章表便與奏
聞令賜與劉稹書白想宜知悉

賜王宰詔意

省所奏差張公輔入澤州潞州亦粗得賊中軍情君
許招誘乞賜詔命事宜具悉劉稹喪父之初已拒朝
命旋又焚爇晉絳廬舍侵逼萬善孫軍罪惡貫盈言
詞甚悖自卿全師壓境頻挫其勢尋得天井重閑下

臨高平危壁通來頗自知惧方獻僞詞然天奪其心鬼迷其志來人已病不告析骸之情朱䱥乞降曾無面縛之效尚聞張皇叛卒覬望鴻恩不戢群兇徒云繼襲想卿忠憤必志梟夷況自去年以來頻奄畢今又福星煥燿正臨天駟東漢書云畢爲天網綱羅不善之人房爲明堂方集重華之慶懸象昭晰前史所書朕奉天道以行誅守祖宗之成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嬰是卿之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豈無鴒原固慎名器今料其初通信使必謂卿且駐軍想彼叛徒猶希洗雪乘此討襲必有奇功韓信襲歷

下之軍李靖剪陰山之寇皆因敵心懈弛故得機討不遺想卿久習兵符備詳虜態便須覆其巢穴不可更有招携劉稹縱有表章請自面縛不得便自報答亦須奏聞當務遠圖勿拘小信速宜攻討以副朕懷想宜知悉

賜張仲武詔意

昨以李石文吏不可自赴行營今在太原應接戎事縁親兵在外城府空虛楊弁亂合征師衆絕一旅迫逐主帥擅領兵權尋詔近地行營量抽兵馬便令翦撲計日梟夷緣鎮州地接土門最爲便近已詔元逵出師五千人馬向南諸軍聲援顧茲小寇未足勞卿大軍緣何清朝下河水官健曾經楊弁將領久與亂軍同處恐其自思家屬因此揺心宜速與卿本道都頭審意動靜與清朝計會犄角相應如萬一清朝官健禁戢不定抽歸太原已令把絶鴈門遏其歸路卿便須出軍掩襲勿遣漏失兇徒每事與清朝商量務從權便應機在速不更待奏聞

賜劉沔詔意

敕自古出師莫重謀帥李廣臨塞威動殊鄰吳漢理軍允如敵國舉茲制勝方見成功往者羯胡亂華伊

洛未靖光弼以上動元宰移守盟津飾知急病林艱因事爲重以卿近破狂虜已著英名河内當賊咽喉爲吾雄屏爰求威望將以撫寧昔漢光武謂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獨能平之從九卿復出憂國可知也卿勿以累換雄藩輕此寄任策勛之日遷擢必殊詔到便宜擇精兵二千人自領赴鎮直抵萬善震燿威聲壯忠武捕鹿一本作犄角之形分常虵首尾之勢今屬水潦將至農事已興偃武息人固難淹久勉弘方畧副朕誠懷

賜王宰詔意

將帥大畧前史備書保境者以守險自固進攻者以過險必尅制其死命務須批亢今賊在網羅只守巢穴廣立壁柵多設疑兵蓋謂自防豈暇侵軼且欲偷安歲月以老王師卿分兵相守果中奸計況卿已得天井乘扼咽喉進乃其間更何顧慮聞天井前後寨柵二十餘所以備奔衝如此費兵固須寡力料賊四面設備兵數可知卿進大軍便須拒捍何暇更於諸路敢軼封疆以近事明之足可爲據昨者榆社兵馬盡赴太原自沁至儀五百餘里賊已却得石會其間細路至多數旬無備竟不馳突卿以此揣度可見其

情又諸軍都頭各守一寨遷延避寇苟務過時卿若更廣詢謀取其自便必恐撓卿思慮難見成功卿宜審度事機自爲心計其賊路逼近州縣及當卿腹背受敵之處卽須留兵防守用備寇虞其他抽隨大軍併力攻討如此則出其不意必覆妖巢國家無徵發之勞計司減饋運之費足得制勝豈在濟師又聞每度出兵傷夷不少待其瘡痛皆復不免戰鬭闕人今爲卿方圓無所愛惜其陣沒官健如無子弟便別擇少壯者充替其亡殁家粮賜亦許不停其傷夷校重有妨役使者亦任擇人充替其傷夷者仍不停粮非

惟感勵士心亦冀漸完兵力卿宜以此宣示各使聞知故令中使專往看卿處置須待事了方得遣回

賜石雄詔意

與王宰詔同於奸計字下云聞冀氏冀城寨柵有一十八所以備奔衝自此以後又與王宰詔同至各使聞知下云又聞將士有苟避兵鋒全不得力者卿宜便令守寨不要將行其彥佐隨使衙隊自大將至宴設及工巧之徒除卿先令歸本道外聞在者尤多卿旣領節旄自有土地並宜曉諭發遣不要更留仍具人數奏聞雖卿善於撫衆皆自樂從然亦在割情不

令撓事故令中使專往看卿處置卿須待了方得遣回

賜王元逵何弘敬詔意 與彥佐等詔同何後別各有處分

比緣暑熱未退固難進軍想卿至誠豈安終食今清商已至鼙鼓聲雄白露將凝戈鋋氣肅擊隼應節而逾厲代馬嘶風而自豪順天行誅正在今日近者天井冀氏頻有交鋒蓋緣卿等當軍未抵邢州冀分賊勢併有精卒得以奔衝今四面王師一十萬鎭魏兩軍自當其半屯集在境已及歲期雖罰罪除殘誠無所惜然生人膏血杼軸其空朕旣爲父母豈可坐延

歲月想卿忠憤固不懷安況卿當道須爲盧從史劉
從諫所敗與澤潞素是深讐卿之騎兵海內精勁將
虔劉殘憤士有鬭心宜乘此機豈可玩寇想詔到之
後速抵邢州但得縱其精兵不合併力西向朕當詔
王宰石雄齊心攻討破此殘寇決在今秋故令中使
往諭朕意想卿勿更疑惑副玆朕懷

何弘敬詔中欲未抵邢州爲未過漳河況字
以下欲爲卿奉親之孝朕所深知想陟岵有
懷循陔思養遙離周歲固切歸心當早決機
豈宜玩寇

賜王元逵何弘敬詔意

近頻捉得賊界生口及收得投降人等每知賊中精
卒數亦無多只是應急旋抽併當一面破其此計實
在共攻緣王宰即過乾河便抵澤州城下恐賊併取
山東兵馬抗拒南面王師卿宜詔到日便須深入緣
其精卒不遣東西旬月免有捄兵王宰必能成事如
因此犄角便克澤州則卿之功勳更高王宰朕每念
陳兵原野又屬炎熱由此孽童致玆暴陵然撿挄孔
亟周宣與六月之師淮夷未寧公旦有三年之役事
非獲已諒匪勞人卿當深體朕懷早圖戡翦上爲功

於宗廟下息惠於生靈則卿之子孫永受休祿朕之
酬賞必極寵榮布告三軍咸令知悉

賜緣邊諸鎮密詔意

近者寇孽初平海內無事方欲永櫜弓矢保乂生人
圖遠開邊誠非朕志然盛衰倚伏皆有其時古人云
聖人無巧時變是守蓋惜其時也昔漢武帝命將出
師輕齎深入耗中國三十餘年竟不得臣伏匈奴蕩
定沙漠此未得其時也至宣帝值匈奴百年之運因
懷亂亡之機單于稽首三代偁藩烽燧不設邊城
晏閒此遭遇其時也近則回鶻常以兵助中國有戡

難之功朝廷累降姻親歲致繒絮因我爲援振服諸
番百有餘年最爲強盛及本國衰亂種落流離景附
此邊猶爲桀驁因其入塞暫舉偏師遂大破烏介却
收公主歸降甚衆梟戮至多一國銷亡易於拉朽豈
非得其時也今吐蕃未立贊普已是三年將相猜攜
自相攻擊緣邊兵馬頗已抽歸想其城鎮皆空守備
多闕儻彼鬭戰未定自有黨讎一國之中疑懼相半
則備邊城守固有異心計卿軍鎮必有舊人諳練邊
事深入窺探來往是常易知隱伏之情足見存亡之
兆宜精意選練務得其人切須識見精專誠信可保

資以財帛俾其險通自隴山天寧關北至蕭關原州安樂州烏蘭橋等皆是賊之險路入寇要津各要知兵馬多少何人主領如兵數寡少人心動搖乘此危機必易爲計多設反間密用奇謀使自歸心豈勞兵力觀釁而動取若拾遺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國家河西隴右四鎭一十八州皆是吐蕃因中國有難相繼陷沒今當其破械之勢正是倚伏之期取亂侮亡聖人遠略斯乃以直報怨非是不守和盟想卿精忠必達此旨故令劉濛專往規諭朕懷卿宜選練師徒多蓄軍食使器甲犀利烽火精明

尺籍伍符盡無虛數務修實效勿顯事機制置之間尤須密靜詔書有所不盡皆已指示使臣勉建良圖副茲委遇

停歸義軍敕書

敕李思忠首率蕃兵歸誠向闕念其忠款特許來朝而又久慕華風願留京邑俾參環衛用報勳庸其歸義軍使宜停將士等同叶義心所宜優寵況閣諸道軍鎭皆置馬軍選擇蕃渾尤不易得緣此將徤久工騎射頗出常倫列於牙旗足壯戎闒宜分諸道節度使團練收管便給本道衣糧稍加安存務令得所

置孟州敕旨

敕昔馮異之守盟津已建軍號近光弼之保伊洛先據三城蓋以河有造舟之危山有權輸之險左右機軸表裏金湯既當形勝之地實爲要害之所令所置制豈限常規積萬庾於敖前尤資地利到二矛於河上須壯軍聲其河陰縣宜割屬孟州仍改爲望縣其河清縣卻還河南府縣官等並准前敕處分其東都鎭遏兵馬依前屬東都防禦使鄭滑汝州防戍兵各一千人令弘敬權指揮事平後續有處分

李回宣慰三道敕旨

敕成德軍魏博皆出兵甲俯臨賊境秋氣已至攻取是時元逵弘敬制勝伐謀必有成算固須命使遠訪嘉猷又回鶻雖已遁逃尚存餘燼今朔風始勁塞草具腓猶慮未革梟音敢懷狼顧迫於飢窘復擾邊城仲武久欲蕩除俾無噍類成其志業壯彼威聲亦在使臣往喻朕意各宜奮厲早建殊勳解甲勞還免及祁寒之候止戈除害庶臻仁壽之期咨爾帥臣副予委遇宜令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充幽州鎭魏等道宣慰

賜王宰詔意

卿頃涖澤州頗彰惠政彼之黎庶自合有情申以恩威正在今日卿宜大布誠信且務綏懷不得焚其室廬翦其桑梓自當贏糧塞路襁負而歸兼招取丁壯三五千人不要分給器械每至塡壠攻壘皆遣先驅料澤州城內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必合自相愛惜豈願交接兵鋒兼須遣使逼其軍城再三號令若能捨逆效順速自歸降非但生全仍加優賞克城之後不犯秋毫如堅守危巢坐待攻拔必當不存噍類務極兵威料其聞此先聲皆自感厲勉於方略副朕深懷

李文饒文集卷第七

李文饒文集卷第八

會昌一品制集

制詞

授嗢沒斯可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
仍封懷化郡王制
授嗢沒斯檢校工部尚書兼歸義軍使制
授歷支特勒以下官制
授嗢沒斯賜姓李名思忠制
授回鶻內宰相愛耶勿歸義軍副使兼賜姓名
制
授何清朝左衛將軍兼分領蕃渾兵馬制

奉宣代諸道節度使書上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子伽思書
代忠順報回鶻宰相書意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白
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
代弘敬與澤潞軍將書
代彥佐與澤潞三軍書

授嗢沒斯可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
置仍封懷化郡王制

敕昔秩訾獻善歸忠於大國日逐避禍納款於明庭

宣帝嘉其一心寵以優禮或存故王之印綬或賜歸
德之美名爰舉舊章式崇新命回鶻嗢沒斯特勤倜
儻秉義深沉有謀駃騠之生超千里鷙鶚之摯厲九
秋屬獻款誠布于邊將尋執醜虜不遺君親戢其餘
孽之徒曾靡秋毫之犯旋觀所履大節甚明朕與回
鶻代結和親久敦鄰好念其乖亂義在固存莫若撫
其酋豪顯其大順使諸蕃知我招攜之禮更逾往昔
之恩仍加帶礪之封俾授爪牙之寄服茲休寵可不
敬哉

授嗢沒斯檢校工部尚書兼歸義軍使制

敕回鶻代雄絕漠名振北蕃而乃厭金革之強慕朝
廷之禮願襲冠帶思覩漢儀鞾鞈自致於絜清豹變
獨蔚其文彩不有髦傑孰啓壯圖嗢沒斯稟氣陰山
降精斗極生知忠孝神授矢鈐自強之心隱如敵國
衛上之氣森若戈矛果能因亂布誠覩幾立節深叶
懷柔之志不因告諭之詞昔者取士殊鄰秦能致霸
得賢異壤晉實用材是用優以寵光處之權貴與納
忠之顯效錫歸義之美名俾建旆於新軍示絕席於
諸將勉修臣節服我官常

授歷支特勒以下官制

效國家與回鶻久修鄰好重以姻親視其酋豪猶吾
赤子屬本蕃乖亂種落未安君長之間自相疑阻竄
而歸款得不撫寧況爾等生戴斗之鄉精能貫日負
射鵰之藝氣乃凌雲忠而善謀勇則能斷率其驍騎
來附北邊頓削衽以圖全且橐方而俟命矢其一志
之死靡他既投我以誠則招之以禮昔徐盧款塞帥
受漢封比能入朝仍蹤魏爵今則解其被毳崇以影
綬爰嘉介石之心式寵銜珠之命宅俟忠孝可保於
克終安上子孫方期於必貴勉茲師律為我信臣

授嗢沒斯改姓李名思忠制

昔項伯歸義奉春建策賜之劉氏列在漢宗爰寵茂
勳仰惟前典嗢沒斯代雄沙漠男冠天山早偶良將
之材嘗佩明王之綬附於絕塞歲以再期秉是一心
竟全大節今則解其毳服制列矛旗自我加恩益聞
厲志驤登昊坂感顧眄而長鳴劍出豐城因拂拭而
增煥朕以漢北平守廣北狄避之號為飛將顧其苗
裔頗在龍庭美爪牙之所興因而命氏念棣萼之方
暐當使同榮夫思在無邪忠為德令嘉其立志用以
錫名爾宜念之無替休命

授回鶻內宰相愛耶勿歸義軍副使兼賜姓

名制

自古軍制必有佐貳逮至漢氏亦循舊章既得將材俾參戎政實資謀策用正紀綱爰耶勿往在龍庭常爲貴相乘其乖亂遂援迹於殊鄰加以懷柔竟歸心於上國而又推誠所奉果協良圖每獲異謀必來獻款旋觀深志可謂竭情昔戎狄請盟良由孟棨呼韓奉服始有秩訾言念戎功所宜畢等因其請族錫以嘉名漢錫秺侯尚採祭天之義魏親程昱用嘲捧日之心寵以貂璫冠於裨校服茲新命宜保厥終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兼歸義軍副使仍賜姓李名弘順

授何清朝左衛將軍兼分領蕃渾兵馬制

敕新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都督銀州諸軍事兼銀州刺史充本州押蕃落使及度支銀州監牧馬副使何清朝漢用騎甲則羅嬰副於驍將魏得閔羽則張遼挾以前驅故能摧強楚之鋒若取顏良於麾蓋爾夙負智勇備嘗艱難精誠篤而石開志氣作而虹貫朕以思忠伏義倜儻秉心堅正且聞誓剪醜虜不以賊遺君父委之兵柄應展拘原畢駭電之鋒期於盡敵得射鵰之騎未足稱功宜勉一心成予九伐俾參環衛用壯軍聲可檢校太子賓客兼左衛將軍侍御史散官如故仍分領河東道蕃渾兵馬赴振武界取思忠指揮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

會昌三年八月二十日大唐河東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劉沔致書于九姓回鶻頡于相公閣下曩者回鶻因延陀之亂歸心中國太宗親幸靈武納彼降人置瀚海都督列於內地爰初封植自我深恩回鶻立國立家莫非唐德皇帝自聞回鶻乖亂繼以災荒爲紇扢斯所攻國已殘破可汗率傷痍之衆席卷而來朝廷遣告諭之使轂擊於外誠宜恭聽詔命漸歸漠南

國家得以施拯救之恩成招攜之禮昔呼韓單于亦以離亂歸附漢廷定計之初則遣子入侍款塞之後又來朝京師既得爲臣之義皆展外蕃之敬然後漢家擁護出塞救恤加恩況回鶻累代稱蕃久修臣禮只合先請朝謁自陳艱危太和公主是帝室愛女太皇太后夙所鍾念可汗亦宜遂其情禮便遣入朝雖皇帝不許當勤固請爲可憐之意陳自託之誠豈不感明主之心塞華夷之望則我之救恤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徘徊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遐邇之人無不驚歎今又深入邊境殘虐生人以退渾爲名

侵暴未已黎庶伏竄莫敢定居秋稼盈疇不遑收刈夫欲求大國之援繼姻好之情當務交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蕃人易動難安如忿怒後不可制得只如回鶻爲紇扢斯所困豈可一日輒忘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固宜泣血枕戈嘗膽思報大雪寃耻告謝幽魂回鶻忿怒之心合施於彼而欲臧棄仁義違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此事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回鶻以紇扢斯之强不敢報復可謂吐剛矣輕退渾之弱惟務傷煞可謂茹柔矣又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怒以止亂不聞

生亂望相公深思此義勿更輕言今弊邑恃回鶻之信不憚回鶻之怒若外與中國結怨內爲紇扢斯所排遷集鳥徙流離蓬轉以沔揣度終難取濟前代郅支單于不事大漢寄命堅昆尋又逃託康居自底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昔呼韓之敗也其君伊秩訾勸呼韓稱臣事漢從漢求節呼韓納用其策竟保安全又戎子駒支將預晉盟執政以其有二親數於朝駒支乃自稱不侵不叛何惡能爲執政嘉之遽命即事今相公以儒才宏畧匡弼可汗既無秩訾之明謀於事大又無駒支之辨自違其識而欲絕累代之懽

與二國之禍稱雖釋憾何以戴天又古人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倘自改悔實未爲晩恐未嘗思此聊布所懷信之與否幸垂見示不具丐白

代忠順報回鶻宰相書意

來牒云未得放次歸國不知今日推明日回鶻聞此事盡頭閑者國家富有四海豈惜微細資財比在京交付藥羅葛九政（藥羅氏也）葛之時已不管領只緣可汗都無定所來去不常又無大段駝馬自取放次恐諸蕃部落須稍安靜欲令送至東北嶺外忽慮萬一散失又以詞語見尤望休前自遣駝馬般運此令兵馬

護送又云嗢沒斯王子不合親近我國家統御四夷皆同赤子倘順於國盡合綏懷如天地之廣無不覆載如江海之大無不包容況嗢沒斯是先可汗子孫今可汗兄弟窮而歸命尤所矜憐若棄其款誠何以柔遠回鶻須自愧不恤兄弟令其不安更欲追尋是何道理彼酋長如迫於飢渴願歸國家優待之禮必與嗢沒斯無異想知朝廷眷遇回鶻之深也如可汗早依聖旨不入邊疆但歸漢南候命朝廷豈有所惜又云回鶻往前蕃人易動難安不可制得朝廷只要回鶻承順國家常爲好事惟行仁義不作尤違則朝

廷欲踈隔回鶻一日不得若只務侵擾漢界刼奪牛
羊以此爲強實所不憚如此行事與諸小部落何如
欲俾回鶻強大豈肯敬貴忠順邊將麄才性本愚直
輙此忠告宰番三思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白

紇扢斯專使將軍踏布合祖達干薦悉禾亥義判官
元因娑捜汗阿巳時等七人至天德上表云破滅回
鶻之時收得皇帝女公主緣與大唐本是同姓之國
固不敢留公主差都呂施合將軍送至南朝至今不
知信息不知得達大唐爲複被奸人中路隔絶緣此

使不回今出四十萬兵尋覓若被別人留連不放請
子細報即差人就彼尋覓上天入地終須覓得送公
主使若入吐番國去即至吐番[redacted]皇帝自覽
表章頗深軫念緣與回鶻可汗久修鄰好加以姻親
艱難之時常展勍力情義至重休戚是同今紇扢斯
讐怨可汗兼求公主必應大興兵甲糾合諸番長驅
南行直至塞上今可汗人衆飢饉兵數無多強敵倘
來將何禦捍非惟大唐之力救助至難兼恐邊城之
民因此罹患可汗須與將相熟議早務良圖依倚側
近山川深自藏匿且送公主歸國以避責言且紇扢

斯雖未足得免禍又踏布合祖云[redacted]紇扢斯即移
就合羅川居回鶻舊國兼以得安西北庭達怛等五
部落又云昨者二千騎送踏布合祖至磧北令累路
逢着回鶻即煞踏布自本國至天德西城更不逢着
回鶻一人無可煞戮又恐回鶻與吐番通信已令兵
馬把斷三河口道路則籌畧兵馬之勢揣度可知且
興廢在天否泰有運紇扢斯以寡爲衆以弱爲彊豈
止人謀固是天贊古人云大福不再來盍以天亡之
後終難再振若欲且依黑車子延引歲時不惟雄豪
所恥實亦諸番輕笑倘紇扢斯逼逐則黑車子之心

爲可保信不如早歸大國自保安全順天命以去危
恃姻好而求福皇帝寵待存恤必更加恩輙献良箴
幸垂採納恐要見紇扢斯表本今亦録往

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意

某月日河東節度使符澈致書幽州大將周都衙以
下比聞海內之論幽州師有紀律人懷義心河朔諸
軍以爲模楷今之所覩異於是矣竊知大將以下初
上表舉陳行恭尋又舉張絳皆云文武全才軍情悅
服今又不容張絳斥逐而來取舍之間蒼黃變且
舉恭不定春秋所譏遠近聞之莫不嗤哄旬月之內

移易三人不可謂師有紀律矣不俟朝旨專自樹置不可謂人懷義心矣今遇頻雪前耻再取令名莫若謝罪朝廷別請戎師如此則一軍威義千古流芳澈忝在近鄰素欽風義輒陳鄙見實謂良圖幸大將等三思不至疑惑

代弘敬與澤潞軍將書

昨覽大將等陳情表未知迷復頗事游詞弘敬任忝專征兼許招諭思欲布朝廷大信解彼深疑指事而言更無文飾只如公等本使疾病繇慽既以上聞便須請監軍權知兵馬以俟朝旨豈有表章未奏邪計

已萌遽遣劉積衙內決事不令常侍父疾既彌子道深棄國章遠近聞知無不駭聽姜崟四月十三日到城至三十三日聖上驚異此事要知端的遂令追聞冀得實情姜崟狀稱四月六日大衙宅內小聽實本使至八日晚後劉積傳本使處分令入城請醫並不見本使又云女壻李全方四月五日降職至十將妹壻王再晟撥遣山東充押衙鎮佐軍虞侯崟見女壻輩皆被降黜遂懷憂懼求郭誼允使入城至四月三十日追問梁叔又亦只緣公等本使不見宣慰問疾使又不見醫官梁叔又自通狀云劉守義扶劉積時叔又對都押衙郭誼向守義道且莫如此若擬扶郎君待國家處分不可依河朔自專劉守義因此懷恨叔又詐傳本使處分令入奏謝醫藥方便奪叔又職事姜崟梁叔又是彼心腹尚不得面見本使於朝廷通狀稱本軍晝云已亡軍中法嚴不知委細宣慰使既不得面見固難辯明今公等章表仍云欲使初奏病疾姜崟梁叔又並云被臺司枚數軍人聞此消息[redacted]自是公等行詭譎之計誣罔朝廷凡所施為事多矯詐在朝廷須知事實為得不一一追問及奏公等本使喪亡聖上三日廢

朝寵贈師傅方欲遣使弔祭以備哀榮李屬薛常侍回知不入衙門不受敕又鎮州吏省方回及常道軍將樊琮回知公等拒命之心必無悛改聖上曲爲含忍詢訪百寮朝廷大臣藩翰戎師切齒憤惋如報私讎聖上事非獲已方降明制始終恩禮可謂無遺公等須知罪惡貫盈神人共棄更不得扇虛妄之說歸怨朝廷所布所懷各當深悉

代彥佐與澤潞三軍書

自天寶以後兵起山東惟澤潞一軍不虧臣節李司徒抱玉以元勳上將初領戎韜李相公抱真武略忠

誠復揔戎柄教習步射振起軍聲爲列鎮之雄皆李
公之力及說諭太尉武俊首破朱滔擊韓師於武安
屋瓦皆振前符寇於淮服章木爲兵六十年間忠名
尚在及李相公殂謝朝廷以王尚書廈休代之追李
緘令居喪東洛一軍受命莫敢借留致澤潞功勛成
澤潞節義邁代節相誰繼李公彼軍尚不顧私恩以
隳王制豈有從諫跋扈旣久忠孝無聞於彼一軍有
何恩澤若委心澤潞將校即不合別置紀綱[redacted]切
脅人心自圖身計柰何拒君親之命從逆亂之謀近
者盧從史首鼠兩端貪狼成性苞隱奸慝逗撓兵機

彼大將烏司徒與王宮憲等因事圖之尋就束縛破朱
滔之功未朽擒從史之效又彰誠動上玄忠貫白日
一軍盛矣可不惜哉比聞從諫志在猖狂招致亡命
逆人親黨游客布衣皆在公宴之中列於大將之上
一軍憤惋固已積年豈可含累代之美名忘近歲之
深恥將性命家族以徇騃童生爲不忠之人死爲不
臣之鬼彦佐忝受明命總彼成師感歎之懷寢食忘
次顧將忠素宣布皇恩俟彼英豪見幾而作爵秩榮
寵身自取之豈得臨難因循爲人受禍勉思奇策以
副深心

李文饒文集卷第八

李文饒文集卷第九　　會昌一品制集

奉宣代諸道節度使書下

代李石與劉稹書
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
代李丕與郭誼書
代石雄與劉稹書
宰相等書并誅罪人敕
宰相與李執方書
宰相與劉約書
宰相與王宰書

宰相與盧鈞書
處置楊弁書
誅郭誼等敕
誅張谷等告中外敕

代李石與劉稹書

賈群至承二十八日書晦承郎君自知僭爲思保生全望闕拨誠祈天請命遠述述復聊慰石懷以石思之郎君爲子爲臣忠孝並棄居喪未襲祖命專權數遣亂軍侵軼鄰境比者河陽晋絳未有重兵侵犯頗行屢焚廬舍又彊埸之吏牧得彼管牒書皆呼官軍爲賊來即痛掇可謂悖言肆口逆節滔天今欲自新誠爲著意伏思聖上屈累朝之法實亦至難在將相等懷忿悦之心豈宜延納然須得實事並見忠誠則聖上矜貸有名群臣陳請有路惟有盡率國屬面縛來降石即馳詣界首親自受納然後承詔解縛送赴闕庭則在朝公卿豈有異議臨境將帥皆得息詞如擬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此暫延旬月之命以偷頃刻之安苟懷是心誰敢保信石屬忝宗室任極台階將身族保人豈是小事況國家自元和以來累翦叛臣至於事迫計窮潛輸密款僞詞變詐無不備諳今

欲行之必恐非計夫魯陽回日鄒子動天吏無其他只在誠信如未從鄙見空獻表章石忝帥臣豈敢容受時不可失幸少詳思不宣石白

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

鈞繆承寵寄獲撫雄藩實欲布時雨潤物之仁昭蘇合境揚薰風解愠之德安輯疲人想衆心必當感懷況昭義艱難之後常保忠名貞元之初又著勳力穆宗以劉稹祖宗乘機變節欵朝廷委以節義之軍授以腹心之寄豈謂移淄青舊染之俗汙上黨爲著之人日往月來群情如醉今王師問罪將及歲期憫彼

一方迷而不返皆以奉劉稹爲義實所憤然且封壤
城池莫非王土軍人黎庶莫非王臣劉稹祖父竊我
寵章贊爾家族廣棄大義顯負於君親將何詭詞自
固於軍旅且夫示衆以大順求人以盡心而五郡從
之終乃不悟昔晉侯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
讎公等豈無誠心見此事理又公等貴劉稹祖者必
以識君臣之義審逆順之心濯身滄波上覩白日以
此爲是逐能樂從今則自遭其時足以行志近者楊
弁起於卒伍敢亂晉陽康玫孫制等皆是者將已居
右職一旦狂惑助其兇威曾不再旬果就擒縛僇於

都市罪及妻孥公等覩此禍機得不深戒李丕中丞
能全勁節自拔亂邦曾未一年驟歷三郡已分茅土
爲國功臣公等見其光榮得不健羨成敗利害昭然
可知禍福無門行之即是鈞所以不引古事不飾虛
詞宜指目前易於取信公等倘梟戮劉稹自建功名
大則別領將旄次則不失符竹身受爵祿福及子孫
去危就安事同反掌又得戎旅解甲黎庶歸耕老幼
無焚灼之虞閭井得宴安之樂再洽恩化豈不美哉
先布至懷各當信納

代李丕與郭誼書

夏署初熱伏惟十三叔動止萬福丕自歸朝廷頗獲
優寵三領大郡榮列中司想十三叔遠聞必深喜慰
頃歲寓遊上黨與主公素未相知十三叔翦拂提携
遂叨右職尋象見哀羈旅申以婚姻託繫援於高門
實光榮於歸族每懷恩遇刻骨銘肌去年初投國家
便蒙聖上於三殿召對此時丕具奏云臣是十三叔
遣歸國先布款誠十三叔久受劉家厚恩未忍便
棄留待扶持不得勢力稍衰必擒剪軍中惡人率先
歸國聖上深賜信納已記十三叔姓名自後緣丕除
授忻州去彼疆界遥遠常抱深恨無由自申今蒙改

授晉州兼充右尚書副使客通封壤瞻望不遥若不
披露赤誠實負姻好回鶻可汗士馬已盡一身歸投
黑車子近黠戞斯國王遣將軍百餘人入朝請發本
國兵四十萬衆龔逐可汗擒送京闕又西蕃贊普近
亡新立贊普纔年十歲國中至今未定兩蕃宰相以
下進表請託附大唐今國家邊塞底寧八表無事須
將國力平殄五州除有司饋運之外聖上不惜內府
金帛頻以出賜又諸道兵馬微有損傷即徵兵填替
必作數年討伐之意十三叔自料形勢必當坐見危
亡幸因丕在鄰近朝廷委信必須早圖功效自取寵

宗保衰老之年全一門之命書名竹帛豈不美哉丕只在茸兵相去咫尺只要十三叔有一翢擄得聖上密知此狀到後且望惠数行手示潛布忠款丕便遣人進上必請密詔安存此事石尚書並不知丕指天誓心達此誠意幸垂延納不至遅疑禍機在身豈得顧望古人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盍以偷安比於鴆毒切望思之臨紙零涕此情何極不宣丕再拜

代石雄與劉稹書

雄白此者手一有內字兵馬使秉累代之勛業爲四海之罪人寄命綱羅坐待夷滅將謂廸於將校未遂本心

今則將校盡離軍心日駭若不見幾而作必恐受僇於人昨打春宿寨救得文書云陳許將與使賀喜寨報云官軍二十五日齊進雄牒報王尚書請勘虚實近得王尚書報云進到賀意勘責款僞曾在那表效職與彼軍將並使唐再清情分至深每因將卒相見彼此說軍中密事並已承伏王尚書使巳按軍令訖賀意又款僞唐再清隔乾河密說云朝廷若與郎君節須從西面來若從南面來緣劉公直心懷兩端必恐自取又云二郎疾病絕重命在朝夕軍中巳別有準擬不久即是王人忠武軍何必普相殺傷又救得彼旋投降軍將高文端等皆云回西諸寨兵馬商量欲立安全慶替兵馬使文端等不願更事全慶所以歸國雄雖久在行間不與先相公交接然俱是河朔軍將臭味略同將覩覆亡不無深惜今聖上方示大信以安危疑倘能自新必舍罪釁況兩面王兵大將皆有賊心事迫圖全必自救禍兵馬使若不早決大計束身歸降更欲遷延即無濟及涼風已至白露將凝弓勁馬豪視險如砥糧儲豈足器甲精堅並是諸道勁兵近訪抽到士皆宿飽人有鬬心大兵一交立見憔爛輒申愚慮幸納至懷不具雄白

宰相與李執方書並是奉宣撰

何司徒頃因軍中擁戴起授翰垣推體國之誠動遵朝典罄守藩之禮終保令名遽此淪亡深可悼惜聞以監軍朝覲貴安物情軍府事權令後嗣勾當本於忠順固匪循私伏以聖上君臨惟新景化施王者之號令事貴有名奉祖宗之法度不可輕易旋觀臣節豈惜恩榮令公卿之議皆請別命戎帥聖上恩深悼往義在安人以司徒之盡忠方垂茂軌想後嗣之善繼必有令圖只在鄰近將帥成其美志元和初兩河跋扈之勢尚未可懷朝廷制置之宜難於今日李師

道兵餘物力足以自強措悉獻吏員請頒貢賦管內
鹽法皆歸有司懸款披肝乃授留務王承宗迷而知
復尋自納忠進德棣兩州以效誠節故得舉族榮盛
一門保安望尚書以朝廷公議兩鎮藩體令速效忠
款自求寵榮不使河朔鄰封誤其大計尚書藩方重
寄宗室信臣報國之忠仰思展用成人之美必當爲
忠謀望早布嘉言勤於善誘遂其實效勿受詭詞臨
事制宜固在明略若未獲要領無憚再三待知赤誠
方可聞奏但出於雅意不可云某等令布此懷其間
若須商量者望於判官大將中揀忠信有才識人令

克使至此伏希鑒悉不宣某等狀

宰相與劉約書

張判官至奉問具承情者尚書以幽薊頻有叛亂志
在澄清遂陳嘉猷益見忠懇況先侍中累代繼美功
德在人尚書自按鄰封日彰惠政想彼人情瞻望於
若椒蘭聖上天縱英明文武並用正是忠良報國之
日將帥展力之時聖意又以幽薊一方頻害節將戀
其汚俗未欲加恩張絳固頻奮變亂風恭候朝旨若
擬作三軍章表坐望兵符竊料聖情未必允許倘不
早圖良計先效赤誠計不日之間必又致變聞彼軍

大將多是舊人咸先侍中深恩聆尚書美政導其善
意必合遵承且望審遣腹心大布誠信令張絳自求
多福以保永安若能請朝廷命帥舉尚書領鎮便自
歸闕必不失二番金吾若欲外任即商量宋亳大郡
便與亞相軍中無與二十萬足物充賞大將以下皆
酬以官榮令此一軍永爲朝廷心腹儻不思大義姑
務因循即三數月間且不聞着既未降朝命何以保
安望尚書審更籌度早施方略必不可費國家財力
致他日興師儻成此功永光史策張判官到後且詳
觀事勢察自揣摩可之與否速望報示不宣某等狀

上

宰相與王宰書

近聞遊弈使更夜得劉稹章表竊以王太尉武俊有
安國之大勳藏於清廟至於孫承宗阻命在鎮猶遣
親弟承恭自太原詣張相上表祈哀憲宗不許旋又
遣男知感知信入朝屬淄青殄滅因制使楊僕射檢
得文案方知危害武相本在淄青承宗無盜殺之罪
方獲昭雪今劉稹父子無功皆負重釁既不詣尚書
面縛又不遣家屬祈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望朝廷
降非常之澤悖慢無禮前古未聞遊弈將不便毀除

實恐非是况楊弁遣親姪入潞州潛通情計劉稹並不擒送又石會關將楊珍却還石會關兼投賊界劉稹便敢受納已加兵固守比令逐將賈群送表至太原少傅李相公奏聞旋屬軍中有變竟未有進止處分楊弁潛送賈群却歸劉稹亦便受領校童逆狀如此不知進表何為昔漢宣帝將圖霍禹名臣張敞云不合明詔自親其文只合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今將帥大臣容其章表即是私惠歸於臣下不散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切慮尚書以疆埸之事皆須上聞惟此事抑而不奏未為乖當望向後

更有章表便令將校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然後可受領輒此披陳幸審鑒納不宣某等狀上

宰相與盧鈞書

聖上以尚書廉簡奉公和惠恤下所至之地皆有能名以昭義乘僭侈之餘非廉簡無以革弊當措克之後非惠和無以安人故輟自漢南撫寧上黨承入境之日煦然如春壹寒逝幼艾相慶甚善甚善近頻見章表抹雪罪人姑務和寧以安反側竊循雅旨俗見深惈然周書云刑亂國用重典蓋以汙染之俗終須蕩滌雖唐虞之際至理之極猶投放四罪天下乃定且以近事明之頃歲劉總送幽州大將二十人當時執政以苟且為意奏請放還其後朱克融之徒皆是其數朝廷深懲前弊不得不然尚書公忠簡儉皆以具矣惟稍聞威斷實顧彌縫昔子產戒太叔以政莫如猛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人狎而翫之則多死焉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之言不及此諸葛亮入蜀刑法至峻法正諫曰君初有其地未垂惠恤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

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理之道於此而著尚書以子產諸葛亮何如人也尚不以寬而理斷可知矣切望寬猛相濟仁勇並施仗義而行臨事必斷不以小惠撓法至公待一方之人皆明大順然後漸布仁德平之以和斯為得也輒陳至言幸垂信納不宣某等狀上

處置楊弁敕

敕楊弁起於卒伍擢在偏裨方屬徂征敢為桀逆迫逐戎師嘯聚叛徒朕姑務苟安未加顯戮含其悖亂令赴行營遂駐南轅之軒已盈北門之管戰備將畢

弁而竊之啓石會重闢潜輸逆積釋賈群縲絏俾遂姦謀惑揄杜之義心召橫水之同惡鼂毒近躞於懐柚蟻壞幾漏於江河康政等披扮邑之遺風習華墟之有禮遽忘臣節仍助凶威撫弦登陴習不與歎以郊投石自取械亡雖禁暴除殘國之大典然俾其陋辟終用愢懷

誅郭誼等敕

敕理體解者不可以兰刃圖蔓章者必絕乎本根故前代甲兵以正其刑鐘鼓以聲其罪爰用重典厥清亂邦逆賊郭誼等拆鼠之妖依丘穴而自固牛年之

力得水草而逾凶久從叛臣皆負逆氣頃自劉從諫背德反義掩賊藏奸稽其怙亂之謀無非親吏之計劉公直安全慶各憑地險屢抗王師每肆悖言靡懷華面吳冠將敗周丘尚務於陸梁隴坻何平王揵楯俑於必死況郭誼王協閑邪洛歸款快罷妖巢貴革童以圖全據堅城而請命擐甲以祈於撫納要君以蓋其前愆天地神祇所難容舍昔伍被詣吏不免就誅延岑出降終亦夷族致之大辟無所愧懷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各宜處斬其餘反黨各從別敕處分

誅張谷等告示中外敕

敕頃者劉從諫與李訓鄭注結刎頸之交濟其奸謀以圖不軌張皇兵力脅制朝廷自擅一方外爲三窟張谷陳揚庭等皆凶險無行[illegible]多端比在京師人皆嫌惡無地庇身投迹戎藩寄命從諫久懐怨望得肆陰謀或妄設妖言成其逆志或爲草章表飾以恃詞既無禮於君親曾不愧於天地自朕君臨萬宇姑務含容而怙亂益堅苞藏未息誘受亡命招聚逆徒志猶恃於金湯心不利於王室近又敢爲任討扶助孽童汚我忠義之軍叶其豺豕之黨天之所棄神得

誅之逆賊劉稹弟曹九等張谷弁男涯等陳揚庭弁男巢郎等張汾弁男歡郎等門客甄戈技術人鄭誨將黨逆賊李訓兄仲京郭行餘男台王涯姪孫羽[illegible]豹男茂章王璠男涯並就昭義梟斬訖夫爲善者天報以福爲惡者天報以殃今沴氣既消逆節咸服方布和於四海厥自戢於五兵宣示中外各令知悉

李文饒文集卷第九

論朝廷大政等狀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不遷廟狀
宰臣等再議添徽號狀
宣懿皇太后祔陵廟狀第二狀第三狀附
請立昭武廟狀
請立東都太微宮狀
請立東都太廟狀
奏宣今日以後百官不得於京城置廟狀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狀

論朝廷事體狀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不遷廟狀

右臣等伏聞開成中文宗嘗顧問宰臣欲褒崇憲宗功德其時宰臣莫能推顯美之心明尊祖之義臣等至愚切所歎息伏思國家受命二百二十五年矣列聖之功德區宇之廣大王化之盛興禮樂之備具過殷周遠矣而未有中興不遷之廟臣等所以夙夜兢惕也禮祖有功宗有德褒之祖宗經傳無聞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爲始祖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尊孝武爲世宗廟奏盛

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代代獻此則子孫褒崇祖宗之明據也自大寶以後兵宿中原强侯締交觀釁甚衆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以至於貞元德宗懲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偃以不朝終老于外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故長武城在王畿之内斥逐主將矣河中居肱股之郡坐邀符節帝皋因備邊之勢自擅寬閑李錡藉煮海之資專制澤國而兩河蕃鎮或會卒易帥甚於弈棊或陸梁弄兵同於拒轍憲宗感祖宗之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順天行誅元年俘惠琳暨闢錡季年梟元濟及師道其他

或折簡而召或執珪請覲獻其名城割其愛子不可遍舉豈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其報臣伏見元和初議遷廟之禮而史官稱中宗不得號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臣等切思此議實所未盡中宗朝自以政事多釁權移后妃所以未得稱爲中興恐議者復以此爲疑夫興業之與隆道事實不同漢光武再造邦家不失舊物晉元帝雖在江左亦能纂緒此乃王業中興可謂有功矣殷高宗躬行大孝求賢俾又周宣王微而復興衰而復盛此乃王道中興可謂

有德矣故詩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又烝民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又江漢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又漢書宣帝贊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之美若皆如漢光武晉元帝則殷宗周宣並不得稱中興矣臣等伏思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平淮夷之叛復祖宗之土皆憲宗有之所謂隆道中興與殷高宗周宣王漢宣帝侔德矣臣等敢遵古典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百代不遷之廟上以昭陛下大孝之德廣貽謀之訓下以表臣等思古之

憤申欲報之誠如合聖心伏望令諸司清望官四品以上尚書兩省御史臺與禮官參議聞奏謹錄奏聞

會昌元年三月十一日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 中書侍郎平章事

奉宣卿等所論至好待續施行其表留中不出

宰相再議添徽號狀

右奉批出已蒙允許今欲頒下制命昭布萬方伏以軒屈崆峒老期姑射未有不心遊於至道而能功濟於生靈洎漢之文景尊奉黃老理致刑措時偁大康

開元中玄宗經始清宮追尊玄祖闡繹道要遂臻治平六合晏然四十餘年今者陛下蹈軒后之靈蹤修開元之故事進道不遺於尺璧澄心已得於玄珠聖壽必過於殷宗景化方跻於漢代臣等所上徽號義雖盡美意有未周今謹上尊號爲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所冀冠皇王之高號盡臣子之至誠伏希聖慈容鑒丹懇謹錄奏聞伏候敕旨樞密使稱中旨欲得有道字所以奏陳

宣懿皇后祔陵廟狀 第二第三狀附

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光陵同玄宮及不移福陵只祔

廟何者爲便商量奏來右臣等伏以園寢已安神道
貴靜光陵因山久固僅二十年福陵近又修崇足彰
嚴奉今若再因合祔須啓二陵或慮聖靈不安未合
先旨又以陰陽避忌亦有所疑不移福陵實合禮意
伏以照臨在天光靈未遠合食清廟於禮無違足以
申陛下大孝之心表先后昭配之德旣遵舊典尤愜
衆情臣等商量祔太廟不移福陵實爲允便臣等不
任感切之至

第二狀

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廟事令更審商量奏來右臣等

伏以陛下孝極因心感深追遠敬愼禮典獲於至誠
臣等仰奉聖情旁詢物議經句思慮敢不精詳拒請
依前狀只祔太廟不本陵寢實爲合禮謹再奏狀以
聞謹奏

第三狀

宣懿皇太后祔廟事右臣等訪求典禮敢不詳愼伏
以太廟合食非臣子所議苟不由禮必爲後代所譏
漢書云古人擬正守順不敢私其君如此之難也臣
等若輕爲献議不守禮經非惟上負聖德固亦自貽
物論所以前者附欽義承慶口奏假以太皇太后之

意即於禮至順人無異詞制中云近因慶誕太皇太
后追感先帝久曠配食之禮便及先太后母德慈仁
合配先聖陛下秪承聖旨詔臣下行之於禮無違可
爲後代之法若捨此商量便須出於聖意降敕情禮
至重實難措詞伏望陛下察臣等愛君之心約臣等
秉禮之至特允所奏必合群情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請立昭武廟狀

孟州汜州縣高祖太宗塑像右汜水武牢關是太宗
擒世充竇建德之地閔城東峯有二聖塑像在一堂
之內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軒臺風

雲還疑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邦所瞻西漢故事
祖宗嘗所行幸皆令郡國立廟今緣定覺寺例合毀
折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峰改造一殿四面兼置
宮墻伏望號爲昭武廟以昭聖祖武功之盛委孟懷
節度使差幹事判官一人勾當修造緣聖像彩色頗
已故暗望令李石於東都差揀絕好畫手就加嚴飾
初興功日望令東都差分司郎官一人薦告至功畢
日別差使展敬未審可否

奉宣今日以後百官不得於京城置廟狀

右伏見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

宮室爲後又常彤五禮精義對曰古之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大事皆告而行所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令城外置廟稍異禮文書於史策必虧聖政伏以朱雀門至明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興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使有朝官私廟實則逼近宮闕自威遠卑何南三坊俗稱圍外地至閑僻人鮮經過於此置廟無所妨礙臣等商量今日以後皇城南六坊內不得置私廟其朱雀街緣是南郊御路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及曲江側近亦不得置餘圍外深僻坊並無所禁所貴不遠禮意感悅人心臣等頻奉聖旨有事許再三論奏輒罄所見庶裨聰明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右今月十三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稱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嘗聞此說幸因聖慈下問輒敢覼縷而言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臣嘗以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則不爲黨何者共工驩兜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自行已不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叔侯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問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弘並進然庭詰云齊人少情識其布被爲詐則知先發後繼不爲黨矣國史稱太宗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杜如晦至竟以玄齡之策此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何者爲黨漢書稱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東漢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漢朝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其甚也謂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下

幸也魏朝何晏丁謐依附曹爽祖尚浮虛使有魏風俗由茲大壞此皆爲朋黨也畧舉數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子游識子張之未仁曾子罪卜商喪親無聞夫子罪宰我鑽燧爲久惡既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爲黨也班固稱周室既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挾掌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爲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爲貴四豪之門惟務譎詐

常以勢力相高今侍講欲以奔走權勢之徒擾挈名
利之輩比方孔門上哲實罔聖聰臣未知元和以來
所謂黨者為國乎為身乎若以為國則隨會叔向汲
黯房玄齡之道可得行矣不必聚黨成群以臣觀之
今所謂黨者進則誣善蔽忠附下罔上欽欽相是態
不可容退則車馬馳驅唯務權勢聚於私室朝夜合
謀清美之官盡須其黨華要之選不在他人阿附者
羽翼自生中立者抑壓不進孔門顏冉豈有是哉陛
下以此察之則奸偽自見臣恐更有小人妄陳此說
輒舉事例蔽擇聰明伏望陛下留臣此狀時賜覽閱

所冀小臣瞽說免惑聖心臣不任懇激之至謹録奏
聞

論朝廷事體狀

右臣等每蒙延英召對獲聞聖言常欲朝廷尊臣下
肅此則是陛下深究為理之本伏以管仲古之大賢
明於理國其言可以為百代之法管仲云凡軍國之
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安國在
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明君察於理人之本莫要於
令故曰虧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又曰
令雖在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人也

自大和以來風俗大壞令出於上非之者在下此弊
不除無以理國昔弘質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
等敢以事體聞奏昔臣衛云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
姓所瞻仰也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
圖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靜矣今弘質受人教
導輒獻封章則是賤人圖柄臣矣臣等又以蕭望之
是漢朝名儒重德為御史大夫奏云今歲首日月少
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御史中
丞詰問又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人之思
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云此人妄有毀謗止

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于嶺表又賈誼云人主之尊
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
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亦由將相重則君尊其
勢然也如宰相有奸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
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者朝
廷之士尚各守官業思不出位況弘質賤人豈得
以非所宜言上黷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太學諸
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是亂風俗深要
懲絕伏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過
絶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銷臣等不勝感憤

輒具聞奏伏望特賜省覽謹録奏聞謹奏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一　　會昌一品制集

登華故事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論時政記等狀
論九宫貴神壇狀
論九宫貴神合是大祠狀
論冬至歲朝賀狀
論復中書舍人故事狀
議禮法等大事
改單于大都護狀
論公主上表狀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右據大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曆二年昇門下中書侍郎爲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按左氏傳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則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後漢書張衡爲侍中嘗居帷幄從容諷諫拾遺左右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欽其言而用其道況謇諤之地宜用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

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爲從四品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御史中丞

右中丞爲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常爲憲臺之長今九寺少卿及秘書少監國子司業京兆少尹等並省寺之貳皆爲四品惟御史中丞官業雖至品秩未崇望昇爲從四品爲大夫之貳令不隔品亦爲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以前臣等商量緣事關朝廷典制須行之可久

必在愽蓋群議詢謀僉同望令兩省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常卿奏議聞奏未審可否

論時政記等狀

右長壽二年宰臣姚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疎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政國要宰臣一人撰錄號爲時政記厥後因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向後每坐日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關典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知印宰相撰錄連署名封印至

歲末送史館

起居注

右起居注比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後猶未送納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後向外傳說三事猶兩事虛謬豈有起注居皆三二年後採於傳聞耳目已隔固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望每季初即送納向前一季文字與史館納訖具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訖亦申報中書門下其起居改轉便望以注記遲速爲殿最如有軍國一本有大政傳聞疑誤者仍許於政事堂都見宰相等臨事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關機密者並一一向說所異書事信實免有傳疑

修史體例

右臣等伏見近日實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須衆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於傳聞多出邪妄便載史筆寔爲愚猷向後實錄中如有此類並請刊削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議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固有懲責在藩鎮獻表者必有答詔居要官啓事者自合著明並當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衆堂或與奪形於

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無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
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
爲信向後所載群臣奏議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
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
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矣
以前臣等伏見近日實錄事多紕繆若詳求據
實須舉舊章謹件如前
論九宮貴神壇狀
右准天寶三載十月六日敕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
佐上帝德庇下民冀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

初節令中書門下攝祭者准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
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幣璧類於天地神祇天寶
三載十二月玄宗親祀乾元元年正月肅宗親祀伏
以累年以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今
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差宰臣一人
祈請向後四時祭並差僕射少卿尚書等官所貴稍
重其事以申嚴敬臣等去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
奏伏奉聖旨令檢舊儀進來者今欲及祭時伏望令
有司崇飾舊壇務於嚴潔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九宮貴神合是大祠狀

右既經兩朝親祀必是祈請有徵伏以自太和以來
水旱愆候陛下常憂稼穡每念烝人臣等所以上副
聖心以修墜禮伏見大和三年禮官御史等狀或言
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
日月猶在中祀又云太一天一此九神於天地猶子
男也竊觀其意皆是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地曾不知
統而言之則爲天地而在天成象自有尊卑謹按後
魏五均志大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爲天皇露寢大
帝常居始由道尊而陳變通之迹又天皇大帝其精
耀魄寶蓋萬神之秘圖與河洛之命紀皆稟焉此則

上帝是星之明提也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
天極徵明而有常則陰陽序而大運興太一掌十有
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徵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
道平又北斗有衡權二星天一太一参居其間所以
財成天工輔相神道也若一槩以列宿論之實爲乖
謬又按漢書天神貴者天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
子以春秋祭太一則列於祀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
爲大祀則太一豈宜降禮稍重其祀固爲得所劉向
言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
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以劉向博通尚難

敗作况臣等學不究於天人禮尤懵於祀典妄爲參
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常卿與禮官詳定廢複明
據（太常卿等奏議合爲大祀）

論冬至歲朝賀

右伏以近例其日若遇有敕權停朝賀惟詣興慶宮
賀太皇太后義安太后積善太后不詣閤庭恐乖嚴
敬臣子之禮實不遑安臣等商量向後冬至歲如遇
有敕權停朝賀者其日中書門下與百寮先詣東上
閤門拜表稱慶望內降高品宣答百寮受宣畢然後
赴興慶宮廢爲得禮仍望永爲常式未審可否謹錄

奏聞伏候敕旨

請復中書舍人故事

右以見天寶以前中書舍人六員除機密遷授之外
其他政事皆得商量宰臣姚崇奏云事有是非理均
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盡臣既
是官長望於狀後略言事理優劣奏聞進止自艱難
以來務從權便政頗去於臺閣事多系於軍期決遣
萬機專在宰輔伏以陛下神武功成昧旦思理精覈
庶政在廣詢謀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前漢魏相
好觀故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
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臣等商量
今日以後除機密及諸鎮奏請戎事有司支遣錢穀
等外其他臺閣常務關於沿革州縣奏請系於典章
及刑獄等並令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詳其可
不聞奏

議禮法等大事

右按史記仲尼在位獄訟之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
有也伏以漢魏以來朝廷大政必令公卿奏議講求
理道博盡群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著存史策
粲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群情疑滯者各

望令本司申尚書都省下禮官學官詳議意見不同
者任爲別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以
下詳其可否聞奏如郎吏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並
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爲意見言
涉浮華如禮官學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者向後擢
授臺省官郎吏別與遷擢所冀漢魏之風復行今日
以前臣等今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奉
聖旨令條疏將狀來者謹具如前

請改單于大都護狀

右訪聞塞北諸蕃皆云振武是單于故地不可存其

名號以啓戎心臣等謹詳國史武德平突厥後於振武置雲州都督麟德三年改爲單于大都督聖曆元年改爲安北都護開元八年復爲單于都護其安北都護本在天德自貞觀二十一年以來移在井州遷徙不定今單于都護望改爲安北都護如此制置稍循故事未審可否

公主上表

右臣等伏見公主上表稱妾李者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稱家人之稱亦要別嫌因循舊章恐未爲得臣等商量今日以後公主上表從大長公主以下並望令稱某邑公主第幾女上表仍不令稱族所冀臣子之道因此正名郡主縣主亦望准此未審 狀不出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一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二　　會昌一品制集

雜狀

論儀鳳以後大臣褒贈狀
論杜元穎追贈二狀
論吐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狀
論救楊嗣復等三狀
奏張仲武寄回鶻生口駝馬狀
薦胡震狀
論河東等道加倖給狀
論淮南五道置遊弈船狀
論兩京及諸道悲田坊狀

論儀鳳以後大臣褒贈狀

故中書令郝處俊

右儀鳳元年八月高宗將傳位於天后處俊對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非天皇之天下也天皇只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天后其事遂止處俊後子孫爲酷吏所害

故文昌右相岑長倩

右天授初鳳閣舍人張嘉福與王慶之等率數百人連名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與地官尚書

格輔元竟不署名以中宗在東宮不可更立武承嗣
言詞切直仍責上書者遂散爲承嗣所害
故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輔元
右張嘉福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天后問輔元輔元
固稱不可爲武承嗣所害
故右衛將軍李安靖
右天授年王公百僚皆勸革命安靖獨義形於色及
被枚下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靖謂曰以我是唐家
老臣須殺任殺若問其謀反實無可對爲俊臣所害
故贈越州都督徐有功

右當天后革命之初宗室英賢將相耆老忠於國者
相繼受誅徐有功自司刑丞累遷至司刑少卿數論
大獄務在平恕凡所濟活者數百家前後奏雪枉破
家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兼明玄宗外祖母龐氏
之冤開元中贈越州都督就第吊祭贈物三百段一
子官（誥明一作恭雪　就第一作就家）
以前臣等伏見元和以來褚遂良狄仁傑張柬
之等子孫累有恩制授惟此數家未蒙甄錄望
各訪求子孫承嫡者特授一官如先未有謚者
各令有司定謚如無子孫特與追贈所貴百代
之下再振清風海內忠良無不感厲未審可否
吏部狀准制請復舊官爵
故循州司馬杜元穎（二狀）
右臣等商量杜元穎雖失於馭遠致蠻寇內侵然握
節嬰城舍生取義圍解之後懲貶不輕但以蠻夷之
情不可開縱若爲之報怨以快其心則是不貴王臣
取笑戎狄漢景所以聞鄧公之說恨鼂錯之誅元穎
長慶之初嘗居宰輔潔廉畏法忠盡小心雖無光赫
之名頗著直清之稱既逢昌運合與申冤望却還舊
官階等仍追贈右僕射未審可否

第二狀奉宣令更商量奏來者
右臣等商量比聞外議皆以元穎不能綏撫南蠻又
無備禦責此二事以爲愆尤臣等究其情由實有本
末緣韋皋久在西蜀自因兵權遂結南蠻爲其外援
親昵信任事同一家此時亭障不修邊防罷警若後
人加置一卒繕理一城必有異詞便乖隣好自武元
衡以後三十餘年戎備落然不可獨責元穎蠻退後
京城傳說驅掠五萬餘人音樂伎巧無不蕩盡緣郭
釗無政都不勘尋臣德裕到鎮後差官於蠻經歷州
縣一一勘尋皆得來名具在案牘蠻共掠九千人成

都郭下成都華陽兩縣只有八十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錦錦雜劇丈夫兩人醫眼大秦僧一人餘並是尋常百姓並非工巧其八千九百餘人皆是黎雅州百姓半雜獨獠臣德裕到鎮後移牒索得三千三百人兩番送到與監軍使於龍興大慈寺點閱並是南界蠻獠[redacted]緣朝廷寵待如舊從此蠻心益驕今西川節將惟務姑息臣等所以薄元穎之過謂合追榮頻承顧問不敢不縷悉聞奏況元穎歿後五經大赦下位卑官皆得追復官爵倘聖旨以贈與爲優卑只准赦文却還舊爵其贈官落下未審可否

論太和五年八月將故維州城歸降准詔却執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謀狀

右臣頃蒙先朝授劍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怛謀雖是吐蕃酋長久慕皇風將彼堅城降臣當道臣差行維州刺史虞藏儉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喜其時與臣仇者望風疾臣遍興疑言上罔宸聰以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詞侵犯郊境遂詔臣却還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從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于杜郵致禍陳湯見按是爲郅支報仇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被合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邊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爲所滅號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皋以經略河湟此城爲始盡銳萬旅急攻數年吐蕃愛惜既甚遣其男論莽熱來救雖城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徑屈蟠猛士多糜於礌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

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之以須俟奏報貴採情僞其悉怛謀等尋歸城兵并州中甲仗塞途相繼空壘來歸臣即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蕃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是此有莫大之利爲恢復之機所以面許奏聞各加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顒俟朝旨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年猶圍逼魯州以此言之

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
議之人豈思事實犬戎遲鈍七贖人稱每欲乘秋犯
邊皆須數歲聚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
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彼然鼓此游詞臣受降
之初指天爲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累表陳
論乞垂矜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被三木與
於竹畚及將即路冤叫嗚呼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
部送者更遣蕃帥譏誚云既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
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忍同圍揚離至乃
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

周文收送鄧叔簡州[redacted]況乎大國負此異族塞忠
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伏惟仁聖
文武至誠大孝皇帝陛下振膺聖之宏圖待懷柔之
上策故南蠻申請朝之願此虜效款塞之誠臣實痛
惜悉怛謀等舉城向化解辮歸義而未加毘邪之爵
不賞康居之功翻以忠愛屠爲仇讐所快身遭此酷
名又不彰職由愚臣隔此非罪雖時更一紀而運屬
千年臣所以具陳根本不憚繁細冀蒙睿鑒追獎忠
魂伏乞宣付中書各加褒贈冀華夷感德幽顯伸冤
警既往之倖心激將來之峻節臣德裕無任懇願之

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救楊嗣復李珏陳夷直　三狀

右臣等聞向外傳說紛然陛下皆遣中使未測其由
臣等相顧憂惶不知死所嗣復等所涉論實負聖明
臣等所以顯書其罪不爲末減只望止於竄逐用戒
辟邪古人稱刑人於市與衆共棄陛下若以嗣復等
罪狀必不可容伏望且降使臣就彼鞫問待得其罪
顯戮不遲如便遣使必貽後悔文宗只緣取宋申錫
更不按問至今人以爲冤臣等於嗣復等實無情故
所利者宗社所惜者聖明不欲令一事駭聽失天下

之望若使四方將相或以此爲詞臣等避罪不言無
以塞責伏望陛下特回宸慮下納愚忠臣等餘年方
敢自保陛下若以臣等事君不盡情涉容奸先罪臣
等實所甘分輒陳肝血不避嚴誅不任懇切兢惶之
至謹附伏待罪望速降敕旨

第二狀

右臣等適以有狀論奏未奉聖旨今聞外之心驚駭
不知所爲臣等若苟務偷安不畏冒死陳奏必恐旬
月之後人情皆以爲冤陛下此時追悔無及臣等昨
者商量之初只以嗣復等所涉議論不可令在藩鎮

止於貶責足以塞辜如更過於此實搖動天下之心
必損聖明之德如以臣等情涉顧望伏望先罪責臣
實所甘分臣等專在中書伏望特開延英賜對得面
陳肝血死無所恨

第三狀

右臣等適再巳陳奏未奉聖旨伏見貞元初宰臣劉
晏緣德宗在東宫時涉動搖之論竟以此坐死旋則
朝廷中外皆以爲寃兩河不臣之地悉恐亡懼德宗
尋亦追悔官其子孫近則宋申錫涉交通藩邸貶官
文宗尋又追悔至于流涕如嗣復等蠖蝛之命至細

至微特賜矜全必彰聖德天下臣子孰不上感天慈
不爾恐四海人情自此憂懼臣等亦兢危不暇無以
裨助聖明伏望特開延英賜臣等面陳血誠以安中
外如蒙聖慈納臣等愚懇伏望更重貶官所冀人心
允愜

張仲武寄回鶻生口駝馬狀

右臣等舊讀實錄不至遺忘伏思累聖以來未有此
例謹按左傳諸侯不相遺俘昔魯受齊俘見譏左氏
諸侯尚爲非禮況在台臣臣等忝備鈞衡須謹繩墨
若苟受私遺不守舊章則何以上戴聖君儀刑百辟

伏望聖恩盡許却還從此便爲故事仍望許臣與一
書報答令其深諭國體其書草續撰進上以聞

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

右胡震博通六經華皓一志家在海郡筋力未衰臣
童幼之時於震受業當謂年逾四紀位列三公雖自
君恩亦因儒訓臣伏以元和二年前揚州士曹參軍
辭玄造緣與臣亡父授經具表論薦憲宗授越州諸
暨縣令臣幸因家門舊事輒敢薦聞伏希聖慈特受
浙東管內一官所冀臣報其舊恩獲繼先志旣顯華
門之士實爲儒者之榮臣不任懇款兢皇之至謹錄

奏聞伏聽敕旨

奉宣術官至將相不忘本師朕深所嘉歎宜依
所奏

論河東等道比遠官加給俸料狀

右河東等道或興王舊邦或陪京近地州縣之職人
合爲樂只緣俸祿寡薄官同比遠元和六年閏十二
月十二日及元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河中鳳
翔鄜坊邠州易定等道令戶部加給俸料錢共當六
萬二千五百貫吏曹出得平留官數百員時議以爲
至當自後訪聞戶部所給零碎無不及時觀察使以

爲虐折皆別將破用徒有加給不及官人近地好官依前比遠伏望今日以後戶部却與實物仍及時支遣諸道並委觀察判官專判此案隨月加給官人不得別將破用如有違越觀察判官遠貶觀察使奏取進止又選人官成後皆於城中舉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其今年河東隴州鄜坊邠州新授比遠官等望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借兩月加給料錢至支給時除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

請淮南等五道置遊弈船狀

淮南（緣彊界闊遠請令出二百人）浙西宣歙江西鄂岳（各出二百人）

右訪聞自有還僧以來江西劫殺比常年尤甚自上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絕行緣所在長吏擁閉道路頗甚怨嗟望每道令揀前件人解弓弩及諳江路者每一百人置遊弈將一人須清白幹稱有見會者充如法造遊弈船船五十隻一百人分爲兩番長須在江路來往淮南遊弈至池州界首浙西遊弈至宣州界首江西遊弈至鄂州界首常須每月一度於界首交牌各知界內平安申報本使其下番人便於沿江要害處置營不得抽歸使下其糧餉春冬衣[redacted]使司

差人就營所支給如三度以下擒捉得賊委使司超與職名其官健以下便以賊贓物賞給務令優厚如兩度有賊不覺察遊弈將科責差替如容縱賊盜不問有贓無贓並委本道差人所在集衆決殺如賊大段巢穴去處仰數道計會一時擒捉倘去根本軍將授官酬賞所貴鄰接之地同力叶心江路盜賊因此斷絕臣等今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蒙聖恩允許未審可否

論兩京及諸道悲田坊

右恤貧寬疾著於周典無告常餼存於王制國家立悲田養病置使專知開元五年宰臣宋璟蘇頲奏所稱悲田乃關釋教此是僧尼職掌不合定使專知請令京兆按此分付其家玄宗不許至二十二年十月斷京城乞兒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錢收利以給之今緣諸道僧尼盡以還俗悲田坊無人主領必恐病貧無告轉致困窮臣等商量緣悲田出於釋教並望更爲養病坊其兩京及諸州各於子錄事耆壽中揀一人有名行謹信爲鄉閭所稱者專令勾當其兩京望給寺田十頃大州鎮望給田七頃其他諸州望委觀察使量貧病多少給田五頃三二頃以充粥飯如

州鎮有羨餘官錢量與置本收利充為穩便若可如
此方圓不在更給田之限各委長吏處置訖聞奏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二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三　會昌一品制集

論用兵論兵狀請詔書留在內廷降者赦有於堂案令■拾舊藁得二分之一

田年請許党項讐復回鶻嗢沒斯部落事狀

請密詔塞上事宜狀

請賜嗢沒斯等物狀

請於太原添兵備狀

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狀

論幽州主宜狀

請令符澈與幽州大將書狀

條流太原已北邊備事宜狀天德狀附

天德軍捉到回鶻生口狀

論嗢沒斯特勒等狀并上狀附

請賜嗢沒斯鎗旗狀

論嗢沒斯家口狀

太原振武軍鎮退渾党項等牙市狀

奏宣嗢沒斯所請落下馬價絹便賜與可汗穩便否奏來狀

論田年請許党項讐復回鶻嗢沒斯部落事狀

右臣等雖不習兵鈐昧於邊事然酌其物理情實可

知伏希聖慈特賜詳覧此者陛下常慮回鶻國中雜散未是實情今據我阿泥伊難珠合等書云此間更無活處即是實耗又回鶻安孝順云赤心宰相問漢國中看你回鶻好無足知依倚大國意甚懃懇今若許田牟徇党項貪利之心不自量力犯必死之處絶歸款之誠事捷亦損耗甲兵大虧恩信不成則永爲邊患取笑四夷况窮鳥入懷尚須矜憫遠人慕義曾來犯邊自六月至今未嘗捉烽戍一人奪党項一物披誠款塞望闕哀鳴昨者所獻表章詞懇意順棄而不納先務誅夷此不可一也若回鶻國中無變種落皆安嗢沒斯叛迸而來即須拒絶可汗既自失國才帳已無携挈傷残寄命他所嗢沒斯等迫於飢困各欲求生田牟執稱背國亡命是去年爲悪徒黨都似與德彝室屈爲党項報讐察其用情殊非體國此不可二也漢宣帝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可因其壊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對曰宜遣使弔問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其後南單于果是臣服六十年邊境無事今縱不能扶其微弱豈宜因此幸災此不可三也伏望具詔太原振武排比騎兵於邊上嚴防侵軼待犯國家城鎮然以武力驅除若只於党項退渾小有刼奪任部落自相仇報未可助以甲兵常令大信不渝懷柔得所彼雖戎狄必合感恩待張賈使回足知情實仍望詔田牟不得擅出誂討妄邀奇功兼詔仲武不得納將吏惑詞爲國生事如蒙允許伏望付翰林約此意處分

請密詔塞上事宜狀

一據太原奏事官孫儔稱昨來回鶻到横水柵殺戮軍人百姓今抽在釋迦泊東約西去可汗三百里未知此回鶻是那頡特下爲復是可汗遣來今且須以此回鶻爲罪人云不受可汗指揮擅自刼掠邊界請密詔劉沔與仲武計會先經略此賊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推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

一比聞公主與可汗常別居帳幕每見漢使去即令將密意看方便説諭公主知親廟子孫只合死生爲國常須作計自拔歸投國家不合與可汗同行擾亂邊界如萬一迸得公主亦不得便令赴闕須且留在邊上制置回鶻縱力不能及只要假公主名號制服蕃人

一又慮回鶻於山外安置老弱家口將精兵逼

近城柵攬援百姓如有此事即須堅壁清野
不得與戰其小城堡兵力薄少不堪固守處
並望抽入大城回鶻從得小城亦無用處即
別選驍將潜出兵掠其家口輜重此最是制
勝之術

右謹件如前望各賜密詔潜令以此爲意請賜

回鶻嗢沒斯等物詔

右此者只待張賈徒回令到已數日須早發遣緣回
鶻已入邊界未測多少天德兵力寡少須務懷柔伏
以自古禦戎只有二道一是厚加撫慰二是以力驅

除此事利害較然前古皆有明効漢宣帝厚撫呼韓
大享其利邊境六十年無事漢武力制匈奴海內疲
弊生人減半今嗢沒斯若不稍加恩意令盡歡心須
至以力驅除必恐永爲邊患假使其衆殘破摧伏不
難亦須先加以恩不令疑貳古人云將欲取之必固
與之正謂此也臣等商量縱不與糧食接借其賜物
不可太薄若止於只賜特勒宰相實恐發遣未得須
是稍令優厚於朝廷者無費損可以保全朝野群情
皆望如此伏希聖慈特賜察納

請於大原添兵備狀

右緣嗢沒斯等本國殘破未有所歸逗留塞上今已
歲周雖近有恩賜喻其歸還然本蕃未寧時屬寒冱
馬畜羸乏必難首途回鶻和好多年忠効久著雖在
邊境之內計無侵軼之虞臣等所慮吐蕃變詐多端
不可測度或謂朝廷方備北虜未暇西防或云嗢沒
斯招來黠汗回鶻乘此機勢謀陷豐州緣元和十三
年已曾此來不可無備太原兵額雖存皆被軍將放
却散諸處緩急點集至難臣等商量請發陳許步軍
三千人鄭滑步軍三千人令至太原屯集如此邊有
驚則大同軍正當賊路足應事機如河西有虞便令

取嵐石路過河至亦近便況兩道人心忠義徵發不
難只如一年防秋無所損費臣等詢於物議皆願有
此隄防伏惟聖明特賜允納

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狀

右伏以元和中回鶻累請和親憲宗不許至長慶初
穆宗以北虜代結姻好中國無虞邊境晏然生人受
福所以割慈下嫁用示懷柔今回鶻國已破亡公主
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慰其艱危戎狄必謂國家
公主虜庭本非愛惜便懷輕易之意永無欽重之心
非止甚傷虜情實亦負於公主臣等商量望令苗積

将一二十騎輕賫詔書先至嗢没斯處令其轉差人送入至公主所在若嗢没斯便受朝旨固表恭順之心若辭拒此行足彰背叛之跡因此偵察無所隱情伏希聖旨特賜省察

論幽州事宜狀

右臣等今月五日於紫宸陛下訪問劉約事宜令臣等亦與君賞一書諭以此意臣等將謂君賞久在河朔諳練戎機遂援規模必副聖意君賞只合自出己意潛道款誠事從乖張泯然無跡豈有將朝廷密旨顯示亂軍激其悖心致此章表蕪先君賞與張絳手

跡詞甚卑遜非惟失將帥之體實亦失忠盡之誠近者何重順未得節制初遣茂後諭旨又遣執方致書臣等兩度令元寔申意料重順豈不知是朝廷密諭然竟無大將軍表終守恭順之詞所以授之有名不紊朝典幽州一方自未充融留連中使不受賜衣維以揚志誠累遣將吏上表邀求官爵自此悖慢之氣與鎮魏不同今若便與[redacted]實爲朝廷之耻伏望且逗留旬月更候事宜元恭僚回日伏望不賜詔書族全事體

請令符澈與幽州大將書

若訪聞張仲武是幽州大將張朝先之子沉勇有謀陛下縱欲加恩亦須且挫其氣又幽州旬月之内移易三人因此翻覆多端亦要令其知愧臣等商量且望令符澈與大将已下一書觀其報答詞理足以知其情出鄰道節將於國體無虧其書自謹同封進

條疏太原以北邊備事宜

一雲州之北並是散地備禦之要繫把頭烽今符澈雖修繕已畢把頭烽内並未添兵鎮守事同虚設恐不應機未廢把頭烽以前把頭烽後併合抽却望令巡邊使速與符澈計會却抽舊兵

依前制置如舊兵已少即與太原城下及閑處抽兵共與山東連接處及西北鎮兵不在抽限如更要築堡城亦委逐便制置

三受降城相去四百里自置天德軍及振武節度其東受降城中並在腹内都無大段兵馬鎮守就中中受降城不過三五十人古城摧斷都不修築今虜衆在陰山之北山中盡有過路若突出山南便入二城即天德振武當時隔斷其中受降城本是突厥拂雲祠最是要地今天德人力不及望令太原振武共出三千人速與修

築便令鎮守即天德形勢自壯虜騎不敢窺邊

一東受降城緣是近年新築城內無水城外取餘河水充飲又於城西門掘一二十井若被圍守即須困蹙今築月城護取井水其張仁愿舊城頗當要害張惟清錯奏恐黃河侵壞先賢制置皆有神靈保持綏來二十年基址依舊園疏樹木至今盡在隔河便是勝州相去數里望委巡邊使與劉沔計會如何卻復舊城至爲穩便

以前件臣等伏以回鶻在邊切須有備邊備既壯制置不難訪問利害大約如此其

一要切須得使臣專往自驗機宜謹具條疏如前其間條疏不盡者望委巡邊使與所在節度使商量聞奏謹具如前條疏應接天德討逐回鶻事

一請速降中使齎敕至雲朔天德已來宣諭生熟退渾及党項諸部落等待天德交鋒後任隨便出軍討逐如得牟馬錢物奴婢等任便本主自收官中更不尋問仍據煞戮回鶻多少別議優賞

一自古出師皆有副貳以防主將有故便須得人石雄驍勇善戰當今無敵望授天德軍都防禦副使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助田牟攻討仍勒兼遞赴天德軍

一回鶻藥羅葛元政馬價絹望且勒留在振武令中使與忠順同檢點收管如田牟已用兵其藥羅葛元政便望委忠順收録如請歸降仍作般次送付太原除首領外委劉沔且散配儀沁嵐石等州去塞遠處安置並官給粮食如不肯降即須收係待後處分其趙進用等亦望詔劉沔收管其首領於公館安置長行等散配諸處

一田牟都似不曉兵機奏狀已出三千人拒回鶻計其兵數必是全軍盡出忽有不利城內豈免生虞馬上馳突是戎虜所長攻城圍守戎虜所短田牟只合堅守城壘以俟救兵望速詔田牟輒不得出兵對戰待諸處兵至方可逐便討除

一回鶻馬軍難於支敵依林守險須用勁弩望於浙西取弩手三百人令取河曲路赴天德如所在逢回鶻便令把隘及依叢林射馬河曲路與天德直對兼經歷鹽夏等州所在要處便堪應急到天德後權取田牟指揮

一嗢没斯誠款雖未知真僞然早要別加官爵縱使不誠亦是反間且要奬其忠義爲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朝廷只是責可汗犯順非是要滅回鶻

一回鶻既乏糧食又累年勞苦人心易動必可招降望且遣田牟速招降者許以優賞如有降虜旋給糧食遞過太原取優賞不得留在天德兵並闕

以前臣等商量若待天德奏到已恐不及事機望付翰林各撰密詔令中使何前蕃辞事

勢如已接戰便須准此處分如蒙允許其石雄便須今日降敕未審（會昌二年四月十八日録田牟不待朝旨已出兵非可汗下兵馬故有此處分）

論嗢没斯特勤等狀

右自回鶻近邊人情疑恐聖德所感感懷充宣果得嗢没斯望闕歸心率徒効命必在優賞昭示四方使戎狄遠聞皆感恩信望降中使宣慰嗢没斯特勤及王子等并多攬將軍共七人望各内賜錦綵銀器其嗢没斯下兵馬望賜米五千石度支給絹三千疋以戶部物充度支速差綱般送仍許不分散卸恭待委

知事情續議制

論嗢没斯下將士二千六百一十八人

右嗢没斯下將士既與衣粮又加冠帶賜其軍號實壯邊聲撫循其人莫切於此臣等商量望賜號歸義軍仍望翰林賜敕書宣示嗢没斯下歸義軍將士等其嗢没斯望且令燕充歸義軍使如蒙允許便添入加工部尚書制宣行仍與中書門下敕牒（會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論天德軍捉到回鶻生口等狀

右臣等見今日天德軍奏事官王可度云每有回鶻投降及城來捉得十人五人緣不敢留在軍城問得

事情後便皆處置伏以回鶻窮困情亦可憐屢有殺傷恐傷仁化望付翰林賜田牟仲武詔前後更有此類便遞送太原令配在諸州安置稍爲允愜未審（會昌二年三月四日）

諸賜嗢没斯槍旗狀

右嗢没斯既加軍號甚壯邊城錫以牙旗尤彰寵異臣等商量望依神策諸城鎮使例賜以旗兩口豹尾兩對器仗弁刀一副令中使押領宣賜如以中使行速齎持稍難其槍旗令於太原節度使下揀新好者充賜亦穩便謹録奏聞（會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論嗢沒斯家口等狀

右嗢沒斯旣加軍號請留家口在太原安置與諸弟等苦𠈁先登者臣等商量嗢沒斯赤誠向闕極力捍邊請遣宗族盡歸內地非惟絕其顧望足以堅彼闕心望詔劉沔義忠於雲朔等州揀一空閑城壁與隨事造土屋其嗢沒斯及愛耶勿宰相等家口等即與別造壯淨屋宇安置其應歸漢家口等大口每月給米三斗充粮食委度支供軍使逐月支給仍委劉沔差漢兵句當防援不得令側近部落侵擾

論太原及振武軍鎮及退渾党項等部落孑

市牛馬駱駝等狀

右緣回鶻新得馬價絹訪聞塞上軍人及諸蕃部落苟利貨財不惜駝馬必恐充爲互市招誘外蕃豈惟資助虜兵實亦減耗邊備望詔劉沔忠順義忠守志等切加鈐鍵如有違犯並按軍令馬及互市物並納官如有人糾告便以所得物充賞

奉宣嗢沒斯所請落下馬價絹便賜與可汗穩便否奏來者

右臣等商量賜可汗甚全國體望付翰林賜可汗書得嗢沒斯表稱在本分馬價絹並合落下請充進奉以可汗本國破殘久在邊陲此已量與嗢沒斯已下本分馬價絹便賜可汗兼望賜嗢沒斯詔獎其忠懇緣卿率衆歸國若又落下馬價絹恐可汗與卿結怨轉深事體之間亦慮非便以卿等所請奏進奉馬價絹回賜可汗所冀部落早退令卿等必保安謐望約此意處分訖爲允愜會昌二年七月十九日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三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四　　會昌一品制集

論用兵二

論回鶻事宜狀
請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狀
論回鶻石誠直狀
奏振武以北事宜狀
奏回鶻事宜狀
要條疏邊上事宜狀
驅逐回鶻事宜狀
公卿集議未盡處分析聞奏狀
牛僧孺等集議謹進如前狀
徵發鎮州馬軍事狀
請市蕃馬狀
冀承通分領沙陀退渾馬軍狀
李思忠蕃騎狀
河東奏請沙陀馬軍狀
請何清朝等分領李思忠下蕃兵狀
請賜劉沔詔狀
請發河中馬軍五百騎赴振武狀
請發李思忠進軍於保大柵屯集狀

論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累自精慮回鶻自到把頭烽北已是數日奏報寂然更無侵軼察其情狀只與天德振武界首不殊前日尚書丞郎鄭肅等皆見臣等懇說且欲曲全恩信告諭丁寧縱要驅除只可出於邊將常令曲在於彼未要便與交鋒望更詔劉沔令遣使邀約若事非獲已驅逐不進恐劉沔操書叙朝廷意不盡望付翰林賜劉沔書白臣等今月一日所商量遣石雄斫營事今且駐更審候事勢仍望兼賜遂奏詔處會昌二年八月十七日

請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狀

右臣等昨日已於延英面奏請太原振武天德各加兵備向後不更任未敢援伏蒙聖恩許臣等以進狀請更徵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今回鶻雖已抽退康志亮稱退渾走投嵐石等州臣等料其必歸靈夏又河曲党項回與回鶻有讐至河冰合時深慮可汗突出過河兼與吐蕃連結則為患不細深要防虞其所徵諸道兵恐不可停須及冰未合時前各到所在謹奏具聞奏未審會昌二年八月十日

論回鶻石誠直狀

右自兩日來臣等竊聞外議云石誠直久在京城事無巨細靡不諳悉昨緣收入鴻臚懼朝廷處置內求奉使意在脫身又云石誠直先有兩男逃走必是已入回鶻料其此去豈甚肯盡心臣等伏以自可汗在邊已使苗縝王會楊觀三度告諭又曾領常熙安魯鄉同往逗留塞上終不悛心石誠直是一卑微首領豈能有所感論況自今夏已來兩度點檢摩尼回鶻又寵待嗢沒斯至厚恐誠直之徒必懷疑怨此去豈止於無益實慮生奸伏望速詔劉沔所在勒回實爲允愜仍望兼賜崔巨玄詔會昌二年八月十八日

論振武以北事宜狀

右緣回鶻牙帳漸移向東去振武疆界稍近今以草青馬壯深慮有意窺邊望令劉沔於雲伽關及邊界要害添兵嚴加警備先令鄭許陳滑兩道兵馬於代州就糧今緣把頭烽北一川皆是散地若回鶻萬一馳突更無重兵備禦則退渾部落先被破傷太原北境不免搔擾望付翰林賜劉沔詔令酌量事機審擇回鶻情僞更於把頭烽北添置令速許利害聞奏如蒙允許伏望約此意撰詔處分未審會昌二年十月十日

要條疏邊上事宜狀

一回鶻猶在雲州頗擾邊境振二州蹤跡必無深遠之謀所慮邊上奸人走投回鶻爲其誘計今在雲朔等州斷天德振武驛路切須有備防患未萌望速令度支差使於河西路濬爲堆撥

一元和八年回鶻回邊磧南支取柳谷路打吐蕃天德防禦使周懷義奏到朝廷未測其故人情無不憂恐陳德裕先臣奏請自夏州至天德複置廢館十一所以通急驛又請發夏州兵士五百人於故經略軍應接驛路無護完項臣等未知此路舊館今已廢毀爲復猶有存者望使忠順詔於此路量事再修舊館以通天德奏事疾路

一訪聞麟勝兩州中間地名富谷人至殷繁盍藏甚實望令度支揀幹事有才人充和糴使及秋收就此和糴於所在貯蓄且以和糴爲名兼令與節度使潛計會設備如萬一振武不通便改充天德軍運糧使勝州隔河去東受降城十里自東受降城至振武一百三十里此路有糧東可以壯振武西可以救天德

所冀先事布置即免臨時勞擾

驅逐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累日商量且如八月九日處分太原三道各嚴兵守備更令劉沔遣使告諭待至來春回鶻人馬羸困之時討會驅逐則漢兵免冒寒苦易爲施力臣等思慮量爲得計若如此可行即幽州兵馬望且令於本界屯集待候處分入太原界後即須供出界糧未有用處日費殊廣恐度支物力供饋不辦若虜未合後回鶻更有馳突事當及早驅逐即須速爲討會至十月已後寒凍轉甚恐施力不得須便三五日內

方及事機又緣太原步兵鈍弱素爲河朔所輕無本道奏事官孫寮孫儔自稱太原兵敵回鶻不得即須於河朔側近別徵兵滿取萬人方可濟事須令一兩月內便見成功如此即免費貲財得早安邊境伏以自兩漢每四夷有事必令公卿集議盖以國之大事最在戎機元和中征討王承宗李師道長慶中征討李[illegible][illegible]並令集議況聞向外議論不一互有異同若不一度遍詢群情終爲閑詞所撓望令公卿集議兩日內聞奏所冀博盡群議默服衆心未審 會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公卿集議須便施行其中有未盡處須更令分析聞奏謹具一一如後

一議狀云選將練卒未甚得人今緣邊節鎮將下群守誰人最不稱職文武班中誰人堪任將帥須指陳其事不得泛言

一又云守禦要害未甚有備犄角之設不相輔車之謀不相依今何處置兵即爲要害何處加備即爲相應並須指言去處

一又云來即驅逐去亦勿追昨所令集議出師驅逐去亦勿追如此相守何時得了軍糧日

有所費邊境終無安寧此最関取舍大計須便堪行用

一又云部落能自攻討者不須止遏而邊上諸蕃多者一二千帳少者力又不足各有家口畜產常自護惜昨者回鶻暫到雲州諸蕃奔逃不暇雜虜既無統一誰肯盡心今欲將何部落討逐亦須指言去處

一又云各敕邊將遣自招收其遠征戍卒請漸令抽罷此事朝廷非不素知只緣去年將江淮大道衣粮召募天德官健僅經一年更無

一人應募李忠順請自招召經半年只得六
百人塞上守備處召得一二千人都未濟事
戍卒如何抽罷亦須更別陳方畧
以前謹具如前昨所降敕旨云且須切應
事機不得更爲虛論令詳議狀並未切事
機臣等商量望令牛僧孺與夷行同議仔
細分析兩日內聞奏未審 會昌二年九月二十日
牛僧孺等奉敕公卿集議須便施行其中
有未盡處須更令分析謹連如前
右臣等伏詳公卿所議猶未切要狀云邊將不聞以

攻守之術上聞朝廷則將畧可知也又諸道徵兵其
數不少烏合之衆號令不齊又近者回鶻攻劫雲州
漸入內地節級城守莫能式遏亦未見降近堡柵首
尾救援者竊詳此意只是見大段形勢皆未切事機
朝廷比來待遇回鶻惟推恩信諭其職分使自退歸
所徵戍兵只令守備都未嘗有攻討之意昨來回鶻
迫於飢困至雲州劫奪牛羊已爲侵暴事須與城柵
鬪敵兵法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便云莫能式遏亦似
過誣堡柵既無重兵合須自守令其首尾救援亦是
虛談自古所云烏合之衆皆謂臨時召募未經訓習

如韓信驅市人而戰即是烏合陳許淄清等兵並是
節制之師久經戰伐但令一處指揮自然號令齊一
固不可謂之烏合又云漢兵遠襲恐遺虜擒兵法云
善用兵者致人之師不可自致所謂致人者是令其
自來況虜騎倏忽以來疾如風雹固不合將兵遠襲
今可以計者緣其有家口輜重不離漢境二三百里
遂去未得既有定所便可爲謀魏武破烏丸李靖擒
頡利皆用此計公卿等都不議及亦似未見此勢非
令集議只緣問驅逐守備二計何先今旣云守備過
冬方圖進取斯爲上策便可施行即與昨來加劉沔

招撫使且令告諭理亦相近恐不暇更有訪問未審
會昌二年九月七日

請發鎮州馬軍狀

右太原奏事官孫儔適到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
劉沔料必是緣并州不同恐襲其背所以移營又幽
州進奏官孫方進云仲武破回鶻之時救得室韋部
落主妻兒昨室韋部落主欲將羊馬金帛贖妻兒仲
武並不要只令殺回鶻監使即還妻兒室韋便已領
幽州軍將同去殺回鶻監使緣軍將未回仲武未敢
聞奏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與幽州合勢

向前移營驅除得否更要添多少兵馬孫儔荅云若係移營亦不要添大段兵馬只緣大同軍兵少得易定一千人助大同即得其鎮州馬軍臣等商量不用徵發穩便未審 會昌二年九月十二日

請市蕃馬狀

右訪聞蕃渾半馬多在渾河川恐啓戎心更來侵掠回鶻未退亦須備邊朝廷比來所乏最在戎馬因此收市深得事機宜收壯馬令入東[redacted]保與散失臣等商量望委劉沔誘諭蕃人緣回鶻常有意劫奪恐蕃人作主不得應堪服衣甲壯馬並與收市共以太原見貯戶部物充賞價如市收得後旋送樓煩監收管諸道若有欠闕即量賜與如蒙允許望付翰林賜劉沔詔處分未審 會昌二年九月十一日

請契苾通等分領沙陀退渾馬軍共六千人狀

右奉宣旨思忠請前件馬軍合勢令商量奏來者臣等商量令劉沔與幽州振武天德合出大軍置營柵漸移向前逼蹙即令思忠領蕃渾馬軍深入計思忠兵勢相及可汗牙帳必自有變兼令招其降者即易成功其蕃兵分爲兩廂各令蕃將押領至爲穩便何清朝契苾通是蕃人各令管一廂所冀諳識虜情易爲指使如蒙允許其何清朝計行李未遠望便以中書門下帖追未審 會昌二年九月十三日

李思忠下蕃騎狀

右臣等訪聞退渾與回鶻久爲讎怨恐合勢後不與思忠叶心或生別事須令遂泰審與劉沔商量如有可疑即便假發遣其興唐感義奉臣誠等單及契苾退渾等部落先各有本管都使都督須令部領自去即得兵將各相諳識易於指揮望付翰林賜劉沔忠順遂泰等詔處分 會昌二年九月十七日

河東奏請留沙陀馬軍

右思忠本請蕃騎緣言語相通易於指使若令易定兵去恐不相當親楚又稱向北進軍每頭軍事須得蕃兵一二百騎引行若全令抽却進軍不得臣等商量沙陀兵望許劉沔量留一半其一半依前令與思忠合勢如蒙允許望賜劉沔詔處分 會昌二年十月五日

請何清朝等分領李思忠下蕃兵

右臣等前日商量令契苾通等不受思忠指揮何清朝分領部落臨事取思忠指揮昨日奉宣恐契苾通等不受思忠指揮不要分領臣等亦有深慮不敢不

再陳論沙陀部落比在太原衙內性至循良於人情押熟不令別人管領亦得所屬退渾昨者張獻節經欲責罰便疑爲惡忽恐思忠制御不得却自因此生事契苾通本是蕃中王子先在蔚州且遣分領必上下情通更無所慮又思忠雖志誠効順然使用之初亦未可獨任漢將分領事亦得宜契苾通等雖是蕃人任使已熟切更誡勵豈敢不順思忠臣等所見如此伏望聖聰裁斷未審（會昌二年十月八日）

請賜劉沔詔

右訪聞劉沔頗練兵機惟臨機決策不免遲疑兵書云用兵只聞拙速不聞巧遲深恐過爲慎重漸失事機望賜劉沔詔比緣回鶻未爲擾侵且務綏懷今既殺傷邊人驅刼牛馬頻已有詔速令驅除自度便宜臨機應變不得過懷疑慮皆待指揮朝廷既假以使名令爲諸軍節制邊境之事皆以責成向後或要移營進軍一切自取機便不必皆候進止未審（會昌二年十月十七日）

請發河中馬軍五百騎赴振武

右臣德裕得忠順狀請自至界上親臨賊帳專看事機首爲撲滅緣當道軍馬數少請馬軍一二千騎臣

等商量緣可汗移營已近振武忠順勇於戰鬬必可指蹤河中地閑馬軍有朔方舊法都虞候[redacted]川防戍臣素所諳知望發馬軍五百騎令王縱部赴振武取忠順指揮今當回鶻衰殘亦要及時驅逐事有應變不可憚煩仍望賜絹一千八百疋內三百疋充職掌人優賞以戶部物充度支差綱發遣兼望令中使送如蒙允許望付翰林賜詔處分兼詔示忠順守志其賜忠順狀謹連封未審（會昌二年十二月十日）

李思忠請進軍於保大栅屯集狀

右伏以今年八月制置待諸道進軍移營逼可汗衙帳即李思忠領衙蕃騎深入覆其巢穴續緣劉沔張仲武雖稱冬寒進軍未得請待正初今已及期望詔劉沔張仲武一時進軍以壯思忠兵馬恐不[redacted]令往中受降城今在保大栅屯集稍爲穩便望付翰林賜思忠遂泰詔處分其劉沔仲武詔意謹同封進（會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四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五　　會昌一品制集

論用兵三

譯語人狀
請更發兵山外邀截回鶻狀
殄滅回鶻事宜狀
李靖傳事狀
討襲回鶻事宜狀
昭義三軍請劉稹句當軍務事狀
李彥佐違城駐軍事狀
請賜澤潞四面節度使詔狀

幽州鎮魏使狀
請賜弘敬詔狀
請發陳許軍馬狀
論彥佐劉沔下諸道客軍狀
論陳許兵馬狀
論河陽事宜狀
奉宣王宰宜於磁州商量奏狀
請賜仲武詔
請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
石雄請添兵狀
請問薄重榮賊事宜狀
請問生口取賊計策狀
請諸道進軍狀
論劉稹送誠款與李石狀

論譯語人狀

右緣石佛慶等皆是回鶻種類必與本國有情純扢斯事使到京後恐語有不便於回鶻者不爲翻譯兼潜將言語輙報在京回鶻望賜劉沔忠順詔各擇解譯蕃語人不是與回鶻親族者令乘遞赴京冀得互相參驗免有欺蔽未審　會昌二年正月十日

請更發兵山外邀截回鶻狀

右緣回鶻旣已討除須令殄滅令可汗窮蹙正可梟擒忽萬一透入黑車子部落必恐延引歲月勞師費財望速詔忠順令進軍於山外黑車子去路邀截恐振武軍馬數少其李思忠下沙陀五百騎易定軍馬一千騎便令何清朝押領同去如至陰山北蕃知回鶻猶在舊處便令從北進軍取背則前後受敵必無所逃未審　會昌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殄滅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商量回鶻衰殘取之在速一切須令三月已

前事了陛下若欲早見功劾須激勸人心自古用兵皆懸賞格以此誓衆人必輕生今因景度等往幽州太原振武望三道各賜敕書如兵馬使已下大將取得可汗便授金吾小將軍及大將刺史賞錢一萬貫如取得宰相便授兼御史大夫賞錢五千貫若是小將軍長行取得白身授兼御史中丞賞疋准此今可汗與宰相只有四人直依此酬賞只用二萬五千貫文比一月供軍所費五分之一如此即得義知勸懸虜無逃伏望出自宸衷早賜明敕處分未審（會昌三年正月三十日）

李靖傳事狀

貞觀三年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定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頡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奄至於是大懼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可汗僅以身遁頡利可汗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本國內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唐儉將軍安修仁慰之靖揣知其意謂副將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別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司師進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靖兵將過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

討襲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伏見李靖再破頡利可汗方始擒得望付翰林録李靖傳詔示劉沔曉諭云比者未敢却公主與回鶻接戰朝廷力稍不及會之即易今既取却公主又與回鶻接戰即須剪除令盡不得遺生後患兼令揀退渾沙陀共三千騎挾排比兼驢取三千人十日乾糧及乾蒸餅關塞上五百錢買得一頭牛亦令約人數驢取牛肉乾脯且如此排比待景度幽州使回令劉沔專差宿實軍將至景度數探問事情如仲武使肯出軍討襲即須且讓仲武不得爭功如仲武不■詞言悠慢未有去思即須及塞草未青虜馬羸弱使令番軍擒襲必見成功其李靖傳事謹連奏上伏希聖明採納（會昌二年五月五日）

論昭義三軍請劉稹勾當軍務狀

右伏以元和中李師道自擅一方久爲梟逆及王師
壓境天綱四陳劉悟頗識轉禍之機乃有納忠之効
朝廷獎其歸命寵遇洽渥待以信臣委之雄鎮從諫
因父殁自擅兵權屬寶歷中政務因循事歸苟且與
其符節以紊國章然猶恭守詔條咨諏善道亦修覲
禮一至闕庭驟陟台階實非公議爰自近歲頗聚甲
兵招致亡命之徒遂成逋逃之藪怵於邪說自謂雄
豪及寢疾彌留罔思臣節又令紀綱舊校誘動軍情
樹置騃童再圖兵柄陛下以澤潞玄宗歷試舊地有

上黨故風俗和平人心忠義艱難以後多用儒臣又
以劉悟功著先朝欲全其宗族特令供奉官薛士幹
宣諭示以聖情而將校繼有表章未從明命臣等伏
思劉悟以師道之逆親自梟夷誠合示一軍大順之
源置子孫於無過之地而乃繼師道覆車之軌襲怙
亂之風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固須廣詢庭議以盡群
情臣等商量望令兩省御史臺升文官四品以上武
官三品以上於尚書省集議奏未審（會昌三年五月二日）

李彥佐翼城駐軍事宜狀

右彥佐即至翼城計賊中軍人百姓必有歸降來者
彥佐務推恩信必盡綏懷臣等深慮賊中潛奸人詐
爲降附人數漸廣必有異謀臣等商量望付翰林詔
示彥佐如有百姓歸降量事優卹各令復業如軍歸
降者亦須各有優賞便令將朝廷意旨轉相招誘逐
旋疎理處置不得留在翼城如軍人已歸降者不許
却入賊中即望於界上別立一營令屯集委彥佐揀
幹事軍將別將三五百人主領仍不與器械並不得
令在晉絳界內屯集未審（會昌三年六月五日）

請賜澤潞四面節度使

右臣伏見後漢秦豐叛光武令朱祜盡力攻之至窮

困豐乃將其母子九人降祜光武不舍其罪至洛陽
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祜違詔受降失將帥之任伏
以兵未交鋒便能歸順須存大信猶可曲全今劉稹
告諭不悛加兵自備逆命之罪天地不容若至窮蹙
歸降並不得受臣等謹錄漢朝故事如前望付翰林
錄示元逵彥佐劉沔茂元弘敬及義逸行周等詔令
唯此處分未審（會昌三年六月十九日）

幽州鎮魏使

右緣秋氣已至將議進兵幽州須早取可汗鎮魏須
速平劉稹各要遣使諭旨兼潛探三鎮軍情今日延

英而奉聖旨欲令張賈充使臣等續商量張賈幹濟
有才甚諳軍中事體然性稍貿氣不安恬恐不如且
輟李回充使如以綱埊不可暫闕即兵部侍郎鄭涯
久充戎鎮判官性甚精敏雖無詞辯言亦分明官重
事閑最相宜稱未審 會昌三年七月一日

請賜弘敬詔

又緣令王宰自領陳許兵直抵邢州要詔示元逵弘
敬諭以河陽太原皆隔山險進軍未得緣卿等已東
面進軍賊中憎懼近日頻入晉絳焚燒村舍地邇閑
輔深要防虞恐昭義知西面進軍稍難偷安旬月今

令王宰自領全師直抵磁州以分賊勢望付翰林約
此意撰詔未審 會昌三年八月十一日

論彥佐劉沔下諸道客軍狀

右訪聞諸道客軍皆自有都頭常相觀望不肯効命
請依河朔軍法委彥佐劉沔每三二千人分爲一團
如有應急使用處便點一團令去一切成敗責在都
頭如此則人必齊心將皆懼法臨機赴敵不敢因循
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未審 會昌三年八月十五日

論陳許兵馬狀

右緣魏博討賊遷延頗招物議昨令陳許兵馬直抵

磁州此是制敵深謀攻心上策徐邈丈到京之後方
知陳許發兵便云弘敬全軍自取磁州則是畏懼陳
許須待弘敬出軍表到方得委知若便遣王宰罷行
亦是姑息太過只緣河陽山險攻討艱難王宰頻軍
靡費饋運望索詔示王宰但令從容排比未要速便
道途賊中聞此軍聲必合破膽魏博若全師自出續
上陳許不遲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賜詔處分
未審 會昌三年八月二十日

論河陽事宜狀

右緣河陽奏事官高從真到稱十八日陳後過山遍

谷盡是賊軍茂元兵力寡少頗似危急若賊勢更甚
便要退守懷州非惟損挫威聲必恐驚動東洛皆由
魏博未有陳戰陳彥佐又隔深山所以併力南攻不
得不慮自元和以來賊中用衆皆取軍寡弱處即併
兵用力一處不敵後即移向他處計王宰排比已有
次第倘遣全軍便發救援河陽不止扞蔽洛京足以
臨制魏博如恐全軍費損饋運計王宰必見先鋒望
今日降中使賜詔令宜發先鋒五千人便赴河陽所
冀免落奸計事幾至切不可更遲如蒙允許望賜茂
元王宰行敕詔處分 會昌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第二狀

右訪聞河陽兵力已竭弓矢皆盡地邇東洛實係安危何外人情無不憂恐切望詔王宰發先鋒五千人後須自領全軍繼進仍望今日內發使賜詔處分河陽所貯諸道進助軍器械並望且撥賜茂元循恐器械數少兼望內賜甲一千副弓三千張弁弦箭三萬隻陌刀二千口兼聞河陽軍用罄竭賞給不充自出軍以來並未有恩賜望賜絹三萬匹且以河陰見在物委度支差脚速搬送未審會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奉宣王宰欲令直抵磁州得否宜商量奏來

者

右臣等商量昨者緣魏博久未進軍兼涉物議所以請王宰全軍直抵磁州以分賊勢所冀招義破膽弘敬不敢逗留今既收平恩殺傷不少便許弘敬自當一面必見成功然河朔軍情常須以威臨制弘敬一心雖至忠順終慮將校異端況中外人心皆憂河陽寡弱王宰已排比兵又須恩賜且令全軍赴河陽兼得遥制魏博兩面事勢皆得機宜未審會昌三年九月一日

請賜仲武詔

右臣等見李回說仲武似疑劉稹未有罪狀及見李回說從諫積惡僭侈便忠憤感激告君罪狀如此朝廷固合誅夷臣等商量因處分邊事望賜仲武書諭以深意要云從諫入覲之初茂元縱得痊俟且要留鎮河陽行營諸軍須便有所委茂元疾雖加重朝廷亦免它虞前月二十九日延英面奉聖旨亦以兩道節度同在一處非便臣等商量望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如蒙允許望加劉沔張仲武招撫使例降黄敕處分未審會昌三年九月四日

論石雄請添兵狀

右訪聞冀氏去潞州最近纔二百里已下於此進兵

最當要害冀城亦是大路須備賊奔衝石雄雖兵數已多終是分張處廣[illegible]須切允所請方可責其成功今緣西備蕃戎邊鎮不可抽減向東抽發又不及幾訪聞奏事軍將張弘慶云陳許徐泗兵初到行營軍外子弟有一萬人已上緣未有戰陣閑不得已稍却歸本道今猶有少壯堪充戰卒五六千人皆是父子兄弟人心齊一臨時使用絕勝諸軍冀氏去賊最近石雄又至驍勇假其兵力事必速成陛下方集大勳不可更惜小費臣等商量望賜石雄義逸詔令與陳許徐泗軍外子弟各召二千人並須揀少壯有武藝

堪入戰陣者尤仍望約陳許長行制與鄭注交結因緣貨賄濫授約衡及帥鎮後又與李訓結託所謀狂險中外具悉自訓注爽滅心不自安頗恃甲兵轉懷悖慢先朝外雖優寵中實懷疑及從諫疾病之時曾無誠款昨遣中使臨問兼借名醫輸託異端竟不相見便樹置劉稹令將校繼獻章表不待朝旨便令縫襲以澤潞一鎮有啓聖舊勞艱難已來多用文吏如抱真首創軍幕於國兼有大功身歿之後其子皆赴京闕此謂劉稹愚騃迫於軍情望其愛惜家門稍能悛悔輒敢馳突晉絳侵軼河陽近李丕投降及魏博

收平恩縣得劉稹牓帖並已進來皆呼官軍爲賊逆著即須痛發悖逆如此天地不容想卿遠聞因當奮激卿宜速諭諸蕃部落同戮可汗卿但此邊立功劉稹必當自潰策勳命賞以卿一道爲先卿深體此懷兼示將校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撰詔未審 會昌三年九月二日

請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狀

右緣王茂元雖是將家久習吏事深入攻討非其所長訪聞東纖自閑扛冠侵軼尚未安定茂度支權給衣粮徐泗緣有獎桑望以兩處兵馬皆在行營事體須同不可獨給如蒙允許望速賜詔示未審 會昌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請問薛仲英賊中事宜狀

右臣等昨於延英奏請降中使問薛仲英生口四十人內幾人是赤頭郎聖意以元逵之故不欲更問臣等商量緣薛仲英是賊之心腹必盡知謀計終要遣使出城勘問賊中兵馬多少諸界布置防備何處今欲入兵何處最當要害兼問賊中人情還思歸順否宜對鎮州押衙軍將仔細勘問不要回避必得事情因此不妨便知生口赤頭郎數元逵知勘赤頭郎賊

中事宜必不疑慮因此兼勘河陽魏博生口以此參驗必知未審 會昌三年十月六日

請問生口取賊計策狀

右伏以殘寇未平須廣求良計臣等竊有所見則合上聞遠則韓信近則李靖皆臨刑免死後立殊勳忽有其人亦不可料望令勘事中使宣問如有奇計秘能必取劉稹或可以反間令自相梟戮及能設計取彼州縣兼招得都頭者並仰速具事由聞奏如計畫明切便堪施行即貸其死命令於諸軍效命不妨有可採錄或功戎功可否之間在於宸斷 會昌三年十月十日

請諸道進軍狀

右緣王宰兵已深入須取澤州又恐賊於萬善何東衝突須更赴期齊進正月六日並是良日一日雖是歲首亦合軍機緣軍在行營歲日與常日無異賊中有州縣村閭隨分必須作歲乘其無備必易成功其兩日伏在聖明裁定戎事尚密所降中使望許行程令取事前兩日到行營即待又恐賊中因慶即自有變望密詔王宰石雄義忠等聞彼有變便須星夜進兼先密專使與彼大將書具云初經變革須得王師應接以安人心兵馬並不入潞州只在三數十里

內下營並不驚擾村閭即當秋毫不犯直須待立功軍出潞州新節度使入後處置大段公事了方得抽軍其元逵弘敬緣隔山東又恐漏洩此意並望不賜詔示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論劉稹送款與李石狀

右臣等得李石狀報劉稹潛有款誠伏以王師壓境已是六月賊境累經侵軼頗肆猖狂今事勢困窮人心思變因此請命冀逭靈誅望詔李石且與李恬書不得云已與聞奏但遣將兵屬直界首方敢上聞以此邀之更觀旬月仍望詔元逵弘敬王宰石雄便令稱入切料旬朔之內必有變生今饋運之費計至春末並足如二月已來尚未殄滅然議納其代款事亦不遲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五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六

會昌一品制集

論用兵四

請遣制使至天井冀氏宣慰狀
奏晉州刺史李丕狀
李克勤請官軍一千二百人自引路取涉縣斷
賊三州道路狀
魏城入賊路狀
天井冀氏行營狀
請准兵部式依開元格置跳盪及第一第二功
狀
奏宣石雄所進文書欲勘問宜商量奏來狀
論赤頭赤心健兒狀
論堯山縣狀
奏磁邢洺三州諸縣鎮兵馬狀
潞磁等四州縣令錄事參軍狀
論邢州狀
巡邊使劉濛狀
昭義軍事宜狀
請先降使至党項屯集處狀
論鹽州屯集党項狀

請遣使至天井冀氏宣慰狀

右臣等近訪聞城中之計只待林木陰合以老王師如此遷延必恐過夏伏見元和中憲宗緣淮西久未成功遣尚書右丞許孟容至行營宣慰令面詰責光顏重胤兼取光顏等及大將已下狀皆請一箇月內併賊自後不敢退留累破大城栅憲宗又令梁守謙往逐破郾城續令裴度去竟破淮蔡去秋李回唯至鎮魏兩道王宰石雄並未有制使宣慰臣等商量望令李回至天井冀氏宣慰兼取王宰石雄及諸軍都頭兩道大將等狀令具破賊期限聞奏如蒙允許望令乘遞早發未審 會昌四年三月一日

奏晉州刺史李丕狀 緣揚言作亂而李丕殺安義節之子

右緣安義節度沙陀兵馬三十餘年蕃人之心最尚驍悍戰陣之際固難提防李丕既不主兵無以自衛且令在州綏緝應接石雄行營每欲進兵與其謀度不妨理體無得坐籌如蒙允許望各賜詔處分未審

會昌四年三月十四日

李克勤請官軍一千二百人自引路取涉縣斷賊山東三州道路狀

右奉宣令臣等商量奏來者臣等與得王逢細問王

逢云自領行營兵馬便在榆社並不到儀州其涉縣
道路遠近山川險阻先不曾諳委又恐李克勤所通
涉縣多少未得諳實今請於儀州置軍粮逓運下寨
無側近捉生勘問委知涉縣無賊大兵鎮守方可進
軍又去榆社河東怯懦終不堪用代山向北軍馬王
逢曾經使用即校精強今来是防秋時請委節度使
除蔚州飛狐靈丘與幽州接界外代諸州軍量抽二
千人即得此二千人已敵榆社五千人又向北烽子
約有一千人敵已来極勁耐辛苦一人敵十人量抽
五百人將赴行營每隊與十人五人令入陰偷城非

常得力又云李克勤所請一千二百人太少軍中雖
得一一相似若只與二千二百人無[redacted]三百人已来
堪用臣等商量且差中使押領李克勤赴榆社至晉
州過日先召取李丕與李克勤面議機計審定入兵
處所錄取兩本狀一本封進一本得與義忠其所要
兵馬多少及進軍時日並委義忠與行營大將及克
勤審細商量奏聞如可決行須便應機速去不要更
待進止即事得神速免漏軍機如蒙允許望賜義忠
李丕詔處分未審 會昌四年四月二日

魏城入賊路狀

右伏以饋運尖計本約至五月今若五月未平小寇
即須便過盛暑臣等夙夜思慮切要畋張石雄西而
險阻須得王宰忠義深入方可進軍榆社兵由未足
天井固難獨入以此故遂咸因循訪聞魏城絕當要
害向南十二里至狗脊嶺雖有小山並無險阻二十
五里便至武鄉縣直抵潞州便是平川臣等訪聞王
逢須得一萬精兵方可前進今則近更無徵兵處遠
處又不及事望降中使與石雄商量便將義武步兵
萬人就義武馬軍兼沙陀馬軍五百就榆社沙陀此
外於中武步兵及河中衙隊共揀七千人通前似僅

一萬人并榆社宣武兗海義父馬軍都是一萬五千
精兵足得濟事取魏武路直入旬月必見成功冀氏
翼城猶有一萬八千人但令保險又守城寨權差供
拳一人監領待石雄得武鄉後即令冀氏翼城諸寨
兵馬齊進與石雄合軍仍委石雄與李丕同商量如
此穩便即須排比今月中旬末赴魏城事貴神速不
得漏泄 會昌四年四月五日

天井冀氏行營狀

右昨者初夏頻請進軍所冀未熱之時便見次第今
炎毒已甚迫促稍難殷宗伐鬼方周公東征皆三年

乃赴淮蔡滄景亦三四年王者之師以全取勝爲攻
則狂賊得計稍緩則賊勢日窮光出內庫貨財以資
軍食計量饋運必及冬間緣所道皆有供奉官非惟
節將心不敢安雖於擇使亦恐晋柵甚暑不易祗供
望賜詔各令且回兼詔示王宰石雄亦不可稍緩之
意但云時方炎暑恐供奉在彼有妨戎事任卿自擇
便利不得妄鬧 會昌四年六月四日

請准兵部依開元二年軍功格置跳盪及第
一第二功狀

開元格臨陣對冦矢石未交先鋒挺入陷堅

史衆賊徒因而破敗者爲跳盪

右開元中酬跳盪功止於武官及勲比今日濫例即
事校簿其立跳盪功與格文相當者不問軍將官健
白身便望授監察御史者超兩資授憲官已至常侍
大夫者臨時別望優與處分其先鋒第一功如有官
者便授檢校將軍卿監累官至賓客者即授御史其
第二功無官者授檢校少卿監及中郎將累至賓客
者即與御史

開元格跳盪功破賊陣不滿萬人所叙不得
過十人若萬人以上每一千人聽加一人其
先鋒第一功所叙不得過二十人第二功所
叙不得過四十人

右三等立功人数請依開元格收叙如過此数並望
落下

開元格招得一萬人已上其頭首一人准跳
盪功例一千人已上准第一等例賊数不滿
千人量差等處分

右君依舊格雖有此例今望招得一千人便准跳盪
例五百人准第一等例五百人以下節級處分

開元格每獲一生酬獲人絹十疋

右緣並無軍將言健等第稍似不備今請獲賊都頭
賞絹三百疋獲正兵馬使賞絹一百五十疋獲副兵
馬使都虞候賞絹一百疋都虞候已上仍並别酬官
爵如是官健仍優與職名獲賊十將賞絹七十疋獲
賊副將賞絹三十疋獲賊赤頭郎及劉稹新召宅內
突將賞絹十疋獲賊長行賞絹三疋如是土團練鄉
夫之類不在此例每獲生口便望令所獲人對中使
點勘上曆不得令有虛妄其賞給時亦望令中使自
對而分付

以前件開元格如前臣等商量緣比來大陣

酬賞只是十將已上得官其副將已上至長
行並是甄錄今但與格文相當即便酬官所
冀書盡秀逸澤又緣每陣獲生並有優賞今據
開元舊格等級加恩如此則須賞有名人心
知勸如蒙允許望各賜詔仍封賞格令牓示
三軍未審

奉宣石雄所進文書欲勘問宜商量奏來
狀

右臣等商量賀意此因楊弁作亂之時已涉賊中言
語究其蹤跡必非循良深知王宰不知爲其詿誤若

不尋問旬月後王宰豹自知見朝廷隱忍必懷憂疑
又不一度明辨石雄轉有所疑望付封晉絳所進賊
中文書詔示王宰及守度對王宰追賀意勘問如審
有潛報蹤由便就行營按軍令如涉曖昧即令王宰
差使押領送上都其遊弈差替聞奏仍望詔示石雄
未審 會昌四年閏七月二日

論赤頭赤心健兒等狀

右從兒等敢同元惡久抗王師比屋皆誅未足塞責
然以此軍忠義未嘗失節艱難已後頻立戰功赤頭
赤心昔是賊妄立此名以張聲勢未必人皆敢勇生
死一心所慮王石俱焚人皆懸同兼詔王宰石雄義道
國亮許其自相糺出如是鄆州父兄子弟及從諫處
招到兇惡將從等兼用兵後爲劉稹出死力戰鬭先
把官軍斁罵行營節度使者任自推出即免累及平
人伏料如此號令必不敢容蔽兇黨其合誅戮者亦
自甘心昭示四方稱朝廷弔人伐罪之意如蒙允許
望付翰林約此意詔示未審 會昌四年九月三日

論堯山縣狀

右臣等見鎮州奏事官梁居簡稱城內並無禮於元
逵兇惡頭首推出二十餘人並梟戮訖其餘皆惧殺

戮劫閉城門伏以寇孽既平盡是國家城鎮控制河
朔須存壘垣豈可更令元逵罷兵攻取望中使賜城
內將士勑書招携各令安堵仍賜元逵詔便令抽兵
歸本道并賜盧鈞詔亦令自遣使安存未審 會昌四年九月十八日

奏磁邢州諸鎮縣兵馬狀

右件鎮縣兵馬並准江淮諸道例割屬本州收管所
有解補並委刺史自處置訖[redacted]如鎮遏十將已上
是軍中舊將兼有憲官不願屬刺史者並委盧鈞追
上驅使

潞磁等四州縣令錄事參軍狀

右緣地貧俸薄無人情願多是假攝破害疲甿望委吏部於今年選人中揀幹濟曾有績効人稍優一兩任注擬其俸料待勘數到續請商量聞奏

以前並是積久之弊且要放張所異刺史得主兵權免受牽制官人皆由選擇可委綏輯既無軍鎮干侵自然得施教化臣等商量如前未審 會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論邢州狀

右邢州城門盧弘靖稱劉從諫安置昭義軍額龍罡縣安置邢州額刺史李行備見在縣中安置伏以朝廷制置必在正名劉從諫曾不聞奏擅自移改臣等商量邢州額望依前於城安置刺史便勒移入州內如亭臺有借修廢並勒毀拆訖聞奏龍罡縣依前充縣令理所 會昌四年十月十七日

巡邊使劉濛狀

右緣李回等稱黠戛斯使云今冬必欲就黑車子收回鶻可汗餘燼切望國家兵馬應接黠戛斯使回日已賜勅書許令幽州太原天德振武各於路邀截出兵伏以控馭蕃戎最在誠信既有期約不可參差須

遣使臣早爲布置其劉濛便望從靈武至天德振武取太原路赴京兵力素全番人至衆只要令先事揀練兼修整器械緣累年用兵計所闕者最是兵伏早須爲備擬仍令代北諸軍鎮添補逃亡官健及點檢退渾沙陀等部落撫揀排比至防秋時且各令於把頭烽內要害城鎮屯集待知回鶻指的消息即於山外邀截其天德自西受降城至振武單于陰山賊路如有要路創及添木石填塞處早令下手修繕仍於要路深掘壕壍多置陷馬坑須防黠戛斯向北處逐回鶻入塞唐突緣天德振武兩處兵力寡少恐須臨時接借望委劉濛與節度防禦使仔細商量據下切要闕不得妄令申請其幽州兵馬至多不得先令排比待冬至初續降中使賜詔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各賜詔處分未審 會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昭義軍事宜狀

右今日見石雄報狀盧鈞因出城至斐村送兵馬步軍送回旗劫掠以此知盧鈞都不曉戎事從前發遣兵馬節度使不合出子城諸城門亦合先布腹心把捉聞昭義軍中畏懼石雄稍甚如軍亂未定且要石雄提挈精卒自至澤州移牒索亂軍頭首如送出首

悪其餘不問計必當無事如指揮未定且要分五百
人兼揀好將鎮守端氏城其端氏城是劉從諫近年
修築非常牢固去年劉稹俱命安全慶軍元在端氏
所以敢擾西界今若分兵鎮守端氏即翼城盡無可
虞又恐亂軍潰散於諸處劫掠河陰兵馬切不可抽
亦須稍加警備石雄忠勇思慮恐未周至伏望賜密
詔處分謹録奏聞會昌五年八月十一日

請先降使至党項屯集處狀

右伏以前代伐叛皆須先諭文誥儻未柔服則當臨
以兵威古人云明其有罪敵乃可服緣党項自麟府

鄜坊至于太原徧居河曲種落實蕃其間皆有善良
豈敢盡爲暴害況北有殘虜西有犬戎使其貳心終
成邊隙切要存以大信示以優恩撫納不悛然加顯
戮便須擒盡首惡永絶禍根如此則朝廷誅之有名
彼亦無怨臣等商量望差給舍一人令邊鎮出兵護
送且至叱利鎮城下密召酋長喻以國恩問其屯兵
事由有何冤屈既命親王爲帥又有巡院監察只合
詣闕伸冤豈可便興師旅殘毀城戍焚蕩村閭百姓
何辜受此塗炭其首謀皆叛及打破邠寧鹽州界城
堡罪人並須分別送出仍須是本族酋長不特是族

內平人善惡既分邊境寧靜即且爲容恐待之如初
若不送罪人猶敢嘯聚必當大兵誅討他日不得有
詞如蒙允許臣等續揀擇使臣聞奏仍望付翰林約
此意撰敕書未審會昌六年正月十一日

論鹽州屯集党項狀

右党項久爲劫盜須示嚴刑比者且務含容猶可待
之恩信今者自知惡稔朝廷將欲翦除必恐轉不自
安更懷奸計出師則鳥散山谷抽兵則蟻聚塞垣日
往月來漸成邊患望使王釗士幹詔及其屯集未散
速令攻討如已退散則須乘此兵力驅出南山其打

破城堡及於叱利鎮屯集者即且驅出令於平夏放
牧不得更固山險切須分別許蕃不得枉及無辜務
令邊塞永清蕃族無滯冀因此舉盡殲叛徒未審會昌
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六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七　會昌一品制集

狀

論遊幸狀　論討襲回鶻狀

論幽州事宜狀　論田群狀

論劉稹狀

論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意見二狀

進任晚李丕狀

奏續問得高文端賊中事宜四件狀

論天井冀氏事宜狀

論沼州事宜狀　論回鶻事宜狀

進振武節度使李忠順狀

論潞府事宜狀　論昭義軍事宜狀

論遊幸狀

人君動法於日

右臣竊見近日陛下畋遊稍遠遲宮近夜伏以人君動法於日故日出視朝日入宴息古人云將旦清風戢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將入[redacted]侍君就房有常節伏望陛下深察古人之言向後遊幸不至侵夜

人君動敬天道

古以人君天之所子常宜奉順天道亦猶人臣之事陛下常須戒慎臣雖昏昧不知天道近頻見中朝人說自秋已來五星所行稍失常度此皆天意懸勤儆戒陛下毛詩云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古人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伏惟陛下稍節馳驅以順天意

以前臣伏蒙陛下自遠鎮授之鈞衡若畏避不言實負恩德不敢對諸宰臣論奏謹具密狀以聞不任惶懼迫切之至

討襲回鶻事宜狀

右臣頻奉聖旨緣回鶻漸逼把頭烽早須討襲兼如何取得公主者臣久經思慮非不精詳回鶻皆騎兵長於野戰者在磧鹵難與交鋒雖良將勁卒無以制勝臣比聞戎虜不解攻城則知除馬上馳突其他並不慣習臣料必無游奕伏道又未會祈營倘令石雄以義武馬軍一千騎兼揀退□一千騎精選步卒以爲羽翼銜枚夜襲必易成功臣夙夜籌度無出此計如以爲允伏望各賜密詔處分臣伏望留中不出

論幽州事宜狀

右臣伏見報狀見幽州雄武軍使張仲武已將兵馬

赴幽州雄武軍使令日奏事官吳仲舒到臣宅臣扶疾與之相見細問雄武只有兵士八百人在此外更有土團子弟五百人臣問兵馬至少如何去得仲舒荅臣云只繫人心歸向若人心不從三萬人去亦無益據此說即是仲武得幽州人心又云張絳初廢置陳行泰之時已曾與仲武欲讓與留務是衙門內一二百人未肯仲武行至昌平縣去幽州九十里却令歸鎮臣又問萬一入不得即有何計仲舒云幽州軍糧並貯在媯州及向北七鎮若萬一入未得却於居庸關守險絕其糧道幽州自存立不得伏以陳行泰

張絳皆是邀求符節固不可比仲武先布款誠伏朝廷指揮因此授用必能盡節加之恩寵亦似有名緣在假未獲面奏謹先密奏伏望留中不出

論田群狀

右臣數日來竊聞外議云田牟緣田群抵法不食而終義動人倫無不傷歎伏見後漢時河間尹入潁川人史玉皆坐慜人當死尹次兄初史玉母渾皆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漢帝哀之並赦其死既有故事敢不密陳臣若於中書公論必外為人傳說臣對諸宰臣不敢議及此事今手狀陳奏實願發自天慈必異中外人心無不感悅臣與田牟兄弟唯識其面未嘗交言班行具知非敢謬妄況臣年近六十位忝上公唯願竭肺肝上裨聖德豈敢稍涉情故罔惑聖聰此狀願留中不出

論劉稹狀 太原狀附

右臣適見度支報狀王宰已似納其情款發使之時不以先聞便受表章欲自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是納降之後潜兵掩襲只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武威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緣內養吳當充使悉節將

未便承稟伏望降供奉官今日便赴行營自看進軍擒其無備無許三軍僥立除勳必比諸軍倍加賞賜如劉稹已出潞府須令全家面縛兼郭誼劉公直張谷陳揚庭李仲京等面縛即受領如劉稹自來却令送回輒不得受兼要降供奉官至晋絳行營密諭石雄若王宰已納劉稹即石雄無功可紀累經大陣自當矢石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便看齊入勿失此便

太原

右太原只是貪虛犒賞不足從前人心忠順況一千五百人豈足為事必不可姑息寬縱況兵事未罷深

處所在動心望賜李石詔且令身赴行營於側近徵兵討亂兼遣義忠却赴太原許罪其晉惡其餘一切不問若兵力可及便須前戮頃年張延賞在西川因張朏作亂走至漢州却得入成都今令李石且依有兵處却入則不損朝廷威命兼不妨梱社有兵望降使處分

以前件臣緣假日兵機切速不暇與李紳等參議謹簽狀奏聞如蒙允許便望今日

論鎮州奏事官高迪陳意見二事狀諸官軍回避偷兵處不戰

右高迪稍賊中更無他計只是潛抽兵併向一處排陣引官軍索戰官軍即須探知若攻城寨來即要與戰如不來並不要將兵過逐緣偷兵併來停住三日不得即須却歸本處但三四數處不與戰即賊知官軍覺其情計自然喪氣如此不得便宜後必軍人別有變故每處出軍排陣官軍便過逐與鬪皆是落賊奸計一處小得便宜後知官軍三箇月瘡痍未復即徵兵又向別處切要王宰石雄義忠常簽遣細作探偵知諸處抽兵來即不要戰知抽兵却兵虛處即入兵攻討但常如此支敵萬萬不落便宜

請令鎮州魏博深入下營要分賊勢

右高迪稱鎮州魏博兵馬至多並未分得賊勢緣不離舊處下營一兩箇月一度將兵深入燒掠村閭驅討牛馬與乞火相類賊中並固守城邑外有村閭牛馬賊亦不惜今須令鎮州兵馬移軍下寨扼其要害每移三二十里即得魏博即須令早過漳河若且如今日下營處賊中都未忙忽灼然分賊勢未得又云河北節度使朝廷若會其情甚易驅使每賜詔切要好言語優獎彼此不要令知與元逵詔即須云一切委任元逵與弘敬詔即云一切委在弘敬但稍示親

信必自盡心

以前謹具如前高迪雖是河北軍將臣每度與言頗似忠信盡理付翰林約此意賜元逵弘敬王宰石雄義忠詔所冀速平殘寇謹錄奏聞謹

處

任晛李丕與臣狀共三道

右臣緣小寇未殄前月未與河中留後任晛委曲令轉問李丕有何方畧一一條疏報令得任晛書并封送李丕狀兩道並謹封上進其李丕狀一道論請依前敢黃澤嶺路斷賊要害臣近訪知魏城路又拘春

嶺東西經五月十四日陣被賊掘坑塹至深必恐進兵不得古人云戰不勝則易地而處伏望宸詔義忠朝清潛移兵取黃澤路掩其不備得否令子細籌度如可去便候進止事貴神速須務至密機計儻漏遲備隄防其一 狀請令諸軍各齎十日乾糧深入過險此亦是用奇之計伏望約此意賜石雄王逢詔令如此排比石雄就河府王逢就絳州各醼乾糧緣日色猶烈數日可致兼各賜度支側近軍糧米一二千石充其集事臣緣寇孽未剪每得四遠文狀皆須一一上聞頻瀆宸嚴不任惶惕伏望留中不出

續得高文端賊中事宜四狀

一高文端稱宜下打澤州城恐損官軍兵馬緣賊兵緣有一萬五千人常出一半已上於四面山谷埋伏待官軍打城困乏即四面齊來救援恐落賊奸計其陳許軍請過乾河北過澤州更下一寨城[redacted]連接便築鹿項夾城但從一面起手圍逼澤州每日常須大兵排陣四面抵敵賊救兵賊心危急恐被圍合必有大戰待賊軍退敗乘勢便收澤州如此則不損官軍兵落奸計伏望依此詔示王宰

一請令王逢進軍取賊固鎮兩寨但兩嶺上排陣宜抵賊固鎮寨當川亦須着兵亦抵賊寨緣固鎮兩寨四面懸崖官軍便打必恐損人難收其賊寨更無井水盡喫泉水在寨東南澗內約一里已來但逼賊寨三兩日絕其取水路賊軍無水可喫即須拔寨退走官軍便可進固鎮東十五里是青龍寨在嶺北側上四面並是懸崖取水亦在寨外處依固鎮寨絕其取水路即得青龍寨東去沁州十五里城寨至牢固賊兵約一千五百人內五百人土軍團練全安慶自領伏望依此詔示王逢

一長橋賊都頭王釗約將一萬兵今在洺州城內緣劉稹處置郤失天井關都頭[redacted]茂卿一門又處置郤邢洺兩州救援兵馬使談朝清兄弟三人王釗自此疑懼劉稹姦親暱伏官賈少遇追王釗入潞州並不伏追官健一時叫閙王釗已持兩端必不肯為劉稹用命本是潞州子弟兄有兄弟數人在軍材能最出於衆若招降至多必恐顧惜家口又官健校降後為諸軍所殺亦恐非願唯密得意與王釗令將一萬人郤入潞州

處置得劉稹別與一道節度使兼與檢校高官更別賜錢物高文端云官健受苦日久朝夕難過家屬盡在潞州若遣迴軍必皆情願臣恐弘敬不知王釗不伏劉稹追呼伏望專降中使密賜詔示令依此速致意與王釗取其回意聞奏河朔多異色人若遣傳意計合必達

一臣問高文端賊中誰人作急高文端云潞州城內即有郭誼王協張谷向外即劉公直臣先得元龜狀稱劉公直曾事王晏平常依倚於王宰伏望詔王宰令百方將意與劉公直若肯回戈却

取劉稹亦許別與重官酬仍別賜錢物

以前謹具如前昨日高文端到宅辭臣因子細問得賊中事宜兼共商量計策皆似可謹錄奏聞謹奏

天井冀氏事宜狀

右臣昨日晚見鎮州奏事官高迪云向前已曾向臣言軍中密事今更有切事要言於臣請不令王助知今山東三州歸降已平了天井冀氏却須令堅守城寨不得與戰不二十日內必自變生緣賊已窮麼不可更逼著恐其計窮必為濟河焚舟之計一人敵十人之命官軍與戰必恐不利若萬一小衂却恐延賊旬月之命緣臨洺已投魏博當道兵馬過來不得請召弘敬速撥兵取臨洺路便扼武安潞府知山東兵來必梟擒劉稹向闕臣伏見高迪之言至忠至切伏望速賜弘敬王宰石雄詔處分謹密狀奏聞伏留中不出

洺州事宜狀

右適徐乃文將弘敬委曲呈臣似憂朝廷處置洺州亦未得所臣細問其故徐乃文云安玉已送啓狀與王釗高元武又歸投王釗即日有二萬六千人甚得

軍心都頭盡皆畏伏取郭誼未得已前且要令在洺州勾當緣歸降人皆未甚安忽恐惜留王釗未肯放出萬一有此終不如無伏望速降使賜弘敬詔看彼事宜如王釗出彼未得且令勾當待盧鈞到後令赴闕不遲崔叔途是王釗下都頭甚有膽畧昨來曾謀歸闕盡是叔途王釗未出已前弘敬意且欲留叔途令在闕下伏望於安省安置其弘敬 委曲謹封進上委曲中所云中丞是李回謹錄奏聞謹奏

回鶻事宜狀

右自劉稹平後臣久欲奏聞請降職事情中使宣諭

仲武令早滅却殘虜兼探仲武見劉稹平後有何言說兩度緣延英論事校多未及陳奏昨日奏事官論博言到傳仲武語與臣近稍得回鶻消息人心頗有離異緣可汗欲得投安西其部落百姓皆云骨肉盡在向南願投國家又云與室韋已不得所據此時勢即合歸降不然自相破滅伏望因此機便特降供奉官有才識者充使兼賜仲武詔諭以劉稹已平天下無事唯殘虜未滅常繫聖心仲武擕帶北面招討使合爲國家剪却殘虜成此功業令趨於鎮魏朝廷酬報必極優崇料仲武全策兩道立功皆加寵位又知

朝廷內無冠孽是得捍邊仲武是見機之人必思自效令取歲內百計招降兼示以優待可汗必令得所緣國家與回鶻久爲敵國結怨已深雖近方戢兵終須早有經畧且令招誘最謂得宜臣謹密狀聞奏此狀望留中不出

振武節度使李忠順與臣狀一道

右今日振武奏事官閭丘弘到云却收到河東沒落官健楊惟清等二人稱回鶻可汗在天德北三百里已下臣昨日已見李思忠下軍將閻顒說思忠意緣朝廷冊命黠戛斯恐回鶻可汗必懷疾妬與諸小蕃合勢遮截漢使請令漢兵且於天德住待計會黠戛斯兵馬迎接方可進發今忽近天德已似有驗其邊界事宜李思順皆自有表進訖李思順別有狀一道稱回鶻合祿[illegible]等一人投降曾得狀云可汗見在兵只有一千五百人衣甲約六七十領角有三隻鼓有四面每度與諸蕃打得羊馬數亦至少旋自分却據此通欵事皆請實李忠順疑蕃人詐妄未敢奏聞其別狀謹封進上伏望聖慈早加警備以戒不虞臣此狀請留中不出

潞府事宜狀

右臣伏見報兵馬不肯發赴振武閉城叫反古人云敗軍之氣沒世不復今潞府業被敗之後又失天險只是憚於征役豈敢更爲逆命亦恐是盧鈞姑息太過軍人知其畏懦因此生心然亦須及其事初預爲之備臣比見叛亂之地皆是制置太遲及朝廷徵發賊已處處設備兵法云疾雷不及掩耳又云用兵只聞拙速不聞巧遲去春楊弁便是速討之力旬日而平望賜王宰密詔令府城下揀四千人縱橫排比如已聞作亂不要更待詔旨令一千人守石會關令三千人取儀州路把斷武安緣軍糧兵馬多在山東但

遣邢州不通自然駐旬月不得邢洺之心未可保亦
望審詔王紹溫士[redacted]各令自守不得出兵唯要與武
安路太原兵馬遥爲聲援最切在令山東斷絶即立
可知剪縱萬一無事不妨且賜審詔王宰先知石雄
勇於赴敵計亦知警急必便澤州亦要賜澤州詔守
並須用河陽兵馬不得用昭義舊人亦要賜李甫詔
知有警急發馬步一千人赴晉州屯集以防越軼臣
累慮所及不敢不便奏聞伏望留中不出

論昭義軍事宜狀

右適魏博奏事徐延文見臣云昨日聞三道使出城

一道往魏博恐令弘敬出軍却慮三州不安實非穩
便臣當時說向聖意只令石雄至潞州界首搜索惡
人恐三州未諭朝旨知弘敬忠盡故令中使先往遣
弘敬安存三州並不徵發延文稱若如此處置至爲
切當緣涉縣正當山東系口絶是要地有鎮兵五百
人已下去臨府一百六十里軍糧至多潞州官健月
糧皆在此請受恐潞府扳兵急則投竄涉縣搖動三
州切要國家先遣兵把捉此鎮有昭義舊都押衙焦
長楚是本軍舊人劉從諫降黜令往山東今在邯鄲
若朝廷特賜一詔令鎮守涉縣兼把捉潞河徼子口

至爲穩便如焦長楚不可委信朝廷專揀一武將速
去亦得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蓋以其雖是下
賤能識耕織之故臣不諳澤潞界內山川見延文所
說稍似有理不敢不便密狀聞奏望賜留中不出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七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八　　會昌一品制集

進獻

進上尊號玉冊文狀
進上尊號玉冊文狀
進真容讚狀
進幽州紀聖功碑狀
進黠戛斯朝貢圖傳狀
進侍宴詩一首狀
進新舊文十卷狀
進瑞橘賦狀
進西南備邊狀

辭讓

辭官表
讓太尉第二表連批答
讓太尉第三表
讓官表
讓司空後舉王起自代狀
加司徒請停冊禮狀
請改封衛國公狀
為星變陳乞狀
讓張仲武寄信物狀二

進上尊號玉冊文狀會昌二年

今月二十一日奉宣令臣撰文者臣聞王充云古之帝王建德者須鴻筆之臣褒述紀德又揚雄云廊廟之上高文曲冊用相如臣本以門廕入仕不由進造之選擩學無友未嘗琢磨然心好藝文老而不倦近加衰病久廢含毫祇奉渥恩實懷榮懼謹以撰訖謹連封進不任兢惶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進上尊號玉冊文狀會昌四年

奉宣令臣撰文者伏以陛下聰明神武高視百王伐罪成功清和六合雖有鴻筆猶難揩辭況臣從吏多年文業久廢克勵疲病莫副殊知祗荷明恩倍懷兢惕謹以撰訖謹連進上不任榮抃惶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進真容讚狀

奉宣令臣撰者臣幼昔儒風不能勵已長從吏役無所成名雖曾忝禁林私掌綸命學既懸於刻鵠文有愧於雕蟲陛下假以恩光常加寵飾賜令撰述忝荷殊榮但以彼天者豈測其高酌海者寧知寬廣仰功神武眉德文思雖欲贊揚實慚不逮今已撰訖謹連

封上塵黷嚴扆無地自容不任兢惶榮忭之至

進幽州紀聖功碑狀

奉宣令臣撰述者比狄強悍勇於四夷前代聖王莫能制伏昨者回鶻雖兼危蹙勢已內侵豺狼之師尚餘十萬陛下神武雄斷智出萬方震天威以雷聲碎攙戎而尾解武功盛烈高顯百王豈比周穆犬戎之征荒服不至漢武馬邑之詐群帥無功將垂耿光宜命鴻筆臣學藝荒淺久病殘衰紀軒后之功徒知竭思叙唐堯之德終愧難名採其功狀稍似據實今已撰訖謹連進上輕黷宸扆不任惶越謹錄奏聞

進黠戛斯朝貢傳圖狀

臣二十一日於延英面奏呂述等進救訪黠戛斯國邑風俗編為一傳今修撰已成稍似詳備臣伏見貞觀初因四夷來朝太宗令閻立本各寫其衣服形貌為職貢圖臣謹令畫工汪厲汪晉合素等形狀列於傳前兼臣不揆淺陋輒撰傳序所冀聖明柔遠之德高於百王絕域慕義之心傳於千古輕黷宸嚴伏增兢懼謹封上進

進侍宴詩一首狀

伏以六合清和四夷慕義芳春令節錫宴群臣見喜露之晞陽喜薰風之解慍萬心歡樂累日忘疲伏惟陛下膺德日新文章天縱詞高黃竹思繹白雲含毫而瑞景揚光摘藻而非烟動色臣早司綸綍嘗忝內庭雕蟲薄技實感憲宗穆宗文宗知獎不測不揆淺薄輒進詩一首輕黷宸嚴伏增惶惕謹隨狀奉進

進新舊文十卷狀

四月二十三日奉宣令狀臣進來者伏以楊雄云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臣在幼齡即好辭賦性情所得衰老不忘屬吏職歲深文業多廢意思之所感時乃成章豈謂擊壤庸音謬入帝堯之聰巴渝末曲猥

蒙漢祖之知跼蹐慚惶神魂飛越謹錄新舊文十卷進上輕黷宸嚴

進瑞橘賦狀

今月十九日聖恩賜臣朱橘三顆者伏以遠自湘山移根清禦蒙雨露之渥澤比日月之休光始裴素榮俄成丹實誠宜奉金華之宴助玉食之甘豈謂恩及賤微獲觀嘉瑞臣久參綸命常効雕蟲仰荷皇慈輒獻小賦輕黷宸扆倍積兢惶臣又伏見玄宗朝種柑結實宣付史館祖宗故事敢不奏聞其賦謹隨狀上進臣不任感恩踴躍之至謹奉狀以聞

進西南備邊錄狀

伏以犬戎歷代爲患國之仇讎南蠻自經負恩常懷反側西蜀兩路實繫安危臣頃在西川講求利病頗收要害之地實盡經遠之圖因著西南備邊錄十三卷臣所創立城鎮兼畫小圖米鹽器甲無不該備昔蕭何收秦圖籍第四卷叙維州本末尤似精詳所冀聖慈知臣竭力奉公盡心立事所至之地不敢苟安輕瀆宸嚴伏增戰越

讓官表

臣某言伏以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若情有所隱志

在苟安不自披誠即爲負寵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去邪用相有大舜之功柔遠固存臻漢宣之理故得王道正直海內遐邇底寧干戈永戢文明之化方致雍熙螢爝之光所宜自息豈敢虛矯上負君親臣始自孩童常多疾病逮於壯歲猶甚尫羸歷職江南荏苒八歲移鎮巴蜀首尾三年暑濕所侵遂成沉痼患風毒腳氣十五餘年服藥過虛又得渴疾每日自午巳後瞑眩失常形骸僅存心氣俱竭唯恐脫歸私第殞盡道途臣伏見國史岑文本受委既深形骸頻竭太宗嘗謂左右

知其將盡常處厚積以虛憊不早退身侍立之時仆於王堦之下臣竊以二臣爲戒不敢遑安所冀陛下弘太宗之仁不軫念於無及臣得延處厚之數免自從於明時伏望陛下察臣懇誠矜臣衰耗得罷繁務退守州符稍獲安閑漸自頤養一二年後或冀有瘳臣儻餘齡尚存筋力未朽必當灰身粉骨上報聖慈不任祈恩之至謹奉表 批答不錄

讓太尉第二表 第一表舍人撰不錄同日更進此表

臣某言臣今日巳進讓表驚寵之心不遑啓處再陳恐懇實慎爲煩臣某中謝伏見國初已來授此官唯

有七人尚父子儀猶以懇辭而免近者智興載義皆超拜太傅太保只緣朝廷重惜此官裴度守司徒十年竟不遷授以臣僭越必致顛擠況臣既無汗馬之勞消塵莫効又有負薪之疾曠廢至多唯陛下寵以美名榮皆過實而臣靦顏白旄竊位偷安非止獲朝野之譏實恐受神明之譴輒披丹款猶冀聽從伏望息罷新恩且守舊秩不任祈恩迫切之至謹再奉表以聞臣某云云

省表具知我文祖有文貞房杜左右前後若日月照臨緝熙帝圖肇顯天祿異代同德建勳垂

休克相朕躬光集大命功居第一節貫在三神開智謀識洞耆蔡用夔龍之道振堯舜之風懸衡不欺朗鑑能燭乃者犬戎狂厲參貳伐之權頑童侵虐啓平殄之策替我獨斷挺身群疑予房潛運於先機張華堅執於必克制變奚事訏謨國經畫則共議公朝夜多不寐私室輝䔢綸綍揣摩典章粥兆五年風雨一志剛健不倚謙尊予益光見吳芮蕭何之心盡食蘖飲冰之節今邊烽息照兇酋已殲允賴嗣咨克平夷夏特寵槐庭之拜俾崇鳳沼之榮巍哉三台權映千古未爲寵答繼有讓章體朕至懷宜斷來表所請

知

讓太尉第三表

臣某言臣聞鼎器不盈周公戒其必覆馬力已竭顏氏知其必顛臣竊感之以憂以懼臣某中謝昔子文避祿競之逃死治厲辭卹迫於慎禍伏以上公元極本待勛臣其間或授時賢皆是元老臣既非耆艾又之戰功奉宸筭而曾靡運籌假英威而未嘗推轂有何勞效蒙此殊寵夙夜自思至今戰汗伏見廣德二年九月十七日代宗受尚父汾陽王此官三讓而免至大歷十四年閏五月三日德宗再申前命重受尚父不許陳讓三載而終臣竊思尚父十五餘年得延光寵豈非牢讓而致隨所持昨者恭惟聖慈至深恩意加等稱受典冊未敢固辭臣伏念齒髮雖彫心力猶壯曾頓替陛下升平之運見萬方仁壽之期東封告成大典咸備然後散金娛老歸守丘園貪全盛時不忍自促所以再陳懇款上瀆皇明竭至誠而不敢繁文陳至誠而不爲飾讓心懇詞直庶獲聽從伏望特追新恩却守舊秩臣不任懇迫屏營之至

省表具之褒德賞功禮經備舉疇庸答効國典攸存昔子儀以外止軍功所宜牢讓今卿以內匡時政非合固辭況道濟公忠才兼文武翊諧五載始終一心頃以虜寇初平總息戈甲旋又潞童怙亂須議剪除唯卿竭誠與我同志晉武平吳之計全在張華漢高鎮俗之謀誰先周勃所以舉茲寵秩用答元勛恨更無官以償忠節且三載考績猶進律以甄勞況五矢成功無超位而表異自尋選授非限常程式示恩榮允符公論是宜贊弼用佐經邦王祥之碩德當任楊秉之貞廉稱職未酬萬一無至再三勉服官常

宜斷來表

讓官表 批答不錄

臣某言臣聞道不欲盈玄祖之至誠人惡其上魯史之明規既以迫於愚衷敢慮動而生悔臣某中謝臣頃居宰弼獲戾於時既望汨以懷沙并赴湘而溺死自謂永違白日莫覩青天雖文宗隆履不遺縻分圭瑞而微臣傷弓是懼常蹈春冰伏值陛下大明初升臨照四海知臣常忝禁署諫事務宗念巳廢之舊物憫既傷之勁羽召自滄海擢授黃閤明德每覆其瑕疵至仁常矜其衰疾參預萬務倏已六年來見禋郊

再覩配天之禮干戈問罪三見拘原之功所謂百生遭逢千載際會微倚伏之數惟恐雖史恩存亡之幾所宜知止非慕三公乞骸之請敢希二疏解組之風恐去盛時自貽深戚實以久嬰沉痼年漸衰羸宗族孤單兄弟衰落先臣松檟近在東國家屬數人皆居上國不欲遠離京闕只願歸老田園伏望陛下深鑒孤忠特遂丹懇察臣上報聖德不必須在鼎司敢授閒官優游暮齒所冀自知秕駑無李斯之歎首便保懸輿復責賢之故事進退惶灼伏地涕零不任兢惶感切之至謹奉表陳乞以聞臣某云云

上司空後舉太常卿王起自代狀

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昔東漢以陳蕃爲三公其讓表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臣伏見前件官五朝舊老一代名臣孔門四科實居其首臯蘇九德無不備包足以燮和陰陽允叶人望當唐虞讓德之擧副陛下則哲之知伏望察臣至誠之非飾請所冀展台無蔽賢之咎減文免竊位之譏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加司徒請停冊禮狀

臣伏見今月二十二日制書制授臣司徒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者臣竊位姑賢允宜黜免聖慈寬宥擢授中台踧踖兢惶若臨泉谷伏以朝廷授冊上路乘軒豈可以覥冒之容再塵清廟不稱之服重列天衢爲衆目之所嗤致處士之橫議臣且自愧況在周行人以伐叛之時所宜務簡炎蒸之候不可勞人伏見大和四年裴度受司徒平章事故辭冊禮竟獲允從既有近例足得循守伏望陛下察臣懇款皆自至誠冊命之禮特賜停罷臣不任

請改封衛國公狀

臣今日蒙恩進封趙國公承命哀惶不任感涕臣亡父先臣憲宗寵封趙國先臣與嫡孫寬中小名三趙意在傳嫡嗣不及支庶臣前年恩倒進封合是趙郡臣以寬中之故改就中山亡祖先臣曾居衛州汲縣觧進士及第僅蒙聖恩改封衛國遂臣私誠庶代受殊榮免違先志如蒙允許望賜帖麻施行臣不任悲懇屏營之至謹奉狀奏聞

為星變陳乞狀

臣某言伏以謫見于天以警在位稽於前史皆有明徵臣某中謝臣才非時須量乖公器因緣門蔭遂忝

華資出入蕃宣已逾三紀早負素飡之責常愧周行老無黃髮之謀空竊高位夙夜思省氷炭在心近伏見熒惑順行稍逼上相實俱天譴以致身災武德七年熒惑犯左執法右僕射蕭瑀遜位貞觀十五年熒惑犯上相左僕射高士廉遜位國史之内此例至多臣人微才輕位忝上相倘冐恩寵猶自懷安忽至顛擠必傷玄化雖竭誠報國必不愧於明神盡禮事君志實貫於氷雪所慮物忌其滿天與之災蹈踏兢惶不知所措伏望聖慈察臣單緒海内孤根百口童蒙仰臣覆露一門宗祀須臣[redacted]特免上公退歸私第所冀中衛擊壤復比於老君鄉里懸車不慙於漢相臣不任祗恩皇迫之至

張仲武與臣書四紙 内一紙信物數

今古月日仲武判官華封輿到臣宅送前件書并信物等已聞奏訖臣素具懇誠實非飾讓臣登朝序垂三十年未曾爲宰相撰碑所悉蓋緣雖事薄伎已忝榮名不願當文更受財貨比見文士或已居重位或已是耆年矻矻爲文只望酬報臣心鄙耻所不樂聞大和中幽州刺史李載义撰碑歛取大過軍亂之際然詞頗甚況今陛下聖明御寓風教與新文德邁於

羲軒武功高於周漢河朔節将皆竭忠誠尤宜示以典章令知法度臣忝居台鉉過受殊恩若不守廉隅坐厚賂何以仰裨玄化表率庶僚倘以仲武之情不可全阻許臣量受一千匹已是乖臣本心伏希聖慈鑒臣丹懇仲武書謹封進上臣不任 云云

再讓仲武寄信物狀

右高品孟公度至奉宣聖旨緣河朔體大令臣即受者伏以浩蕩之功生靈共載擊壤之内謳歌必歸昨者藩臣拜章願紀貞石臣謬當臣願獲聖功才力至微神武難備莫能相賛空愧雕蟲豈敢廣受縑素增

其燕翮虧於事體乖臣本心昨日進狀懇辭誠非飾讓實以文至淺陋已慙黃絹之工取又不應蚤昧素系之節愚衷上啓宸鑒未回特降王人重宣聖旨捧戴慙惧進退徬徨臣事君之心實無所隱於希允臣誠懇獲守典章使庶僚與行皇風追暢謹再狀以聞臣不任 云云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八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九　　　會昌一品制集

謝恩故事宰相狀並是舍人或敕使師或以恩賞依須自叙意者即草狀

謝宣示盟沒斯等冠帶訖圖狀

謝恩賜王元逵與臣贊皇縣圖及三祖碑狀

謝恩令所進異域歸忠傳兩卷序中敘元奉敕撰狀

謝宣示所進黠戛斯朝貢圖深愜于懷狀

謝恩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官狀

謝恩所進歸橘賦宜副使史館狀

謝恩讓官批答狀

謝恩不許讓官狀二

謝恩改封魏國公狀

謝恩加特進階狀

謝恩不許讓官狀連宣

謝賜錦綵銀器狀二

謝問疾狀連宣二狀

謝宣示盟斯等冠帶訖圖狀

伏以漢宣帝時呼韓單于來朝京邑然待以客禮未備漢儀至後漢建武二十六年單于纂先人之義歸心中國光武修祖宗之業柔服北邊因其稱藩始知

冠帶厥後綿歷五代僅及千年惟闘征伐之勤莫覩
来廷之盛伏惟陛下功高漢后威服窮荒不勞七月
之師坐俟七旬之格故得盟沒斯誓心向闕稽首歸
忠自獻刑馬之書仍酌留犁之酒永勵臣節以保塞
垣今則榮以彰纓辭其衣毳簪笏就列威儀可觀推
勁捍之心豈勞戴鶡服禮義之化寧比冠雞鑒于丹
青益表神化臣等謬參樞近獲覩成功歡抃之心陪
萬常品

謝恩賜王元逵與臣贊皇縣圖及三祖碑文
狀

高品楊文端至奉宣聖旨賜臣前件圖等伏以桑梓
雖存久隔兵戈之地松楸浸遠已絶霜露之思運屬
承明時逢開泰戎臣効順寰海大同故園山河因丹
青而盡見祖宗基構尋碑坂而可知栝戴天慈載深
感泣不任荷恩榮惕之至

謝恩賜進異域歸忠傳兩卷序中改奉勅撰

奉宣卿所進異域歸忠傳兩卷宜爲賜盟沒斯序中
仍云奉勅撰者臣才識淺近學藝空虛輕瀆宸嚴方
懷兢惕豈望聖慈弘貸特假寵光須賜歸國之臣仍
榮奉勅之字草木乗雨露之澤皆被鮮輝煙霞照日
月之光盡成綵繢顧臣琪陋獲奉殊恩竹帛垂榮傳
于不朽不任荷恩感戴之至今既奉敕撰序與臣自
進不同序中已改兩處訖謹同封進上如允聖意伏
望宣付中書門下

謝宣示進黠戛斯朝貢圖深愜于懷狀

今日欽義行深至奉宣聖旨卿所進圖傳深愜于懷
者伏以陛下大化神明百蠻震疊故遠夷慕義萬里
来朝誠宜圖以丹青録於編簡傳之千古以輝威靈
臣學術空虛文藝淺薄輒爲傳序莫究聖功陛下延
納微誠特賜宣示寵渥所及縉紳爲榮不任荷恩感

戴之至

謝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官狀

伏以遠夷率服大國綏懷一失良圖千古不復悉怛
謀仰天歸命空壁求降攄其款誠已絶羌戎之望執
之爲戮實傷義士之心受降之時臣與其盟詛力不
能救心實懷慙運屬聖明合申幽枉輒敢論奏豈望
聰從陛下用周文之心已同葬骨念汧城之枉仍賜
策書臣忝補鈞衡嘗居戎帥伊感玄造倍百群情臣
不任云云

謝恩所進瑞橘賦宣付史館狀

高品劉傳奉宣聖旨賜臣批示以臣所請宣示史館
特賜允從者伏以橘性不遷楚詞所載聖情封植禁
欒結根此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之應也玄宗朝種柑
結實亦是乘太平之休氣道德之仁風事協祖宗實
光簡冊臣目覩佳瑞慙無潤色之工心感玄猷莫盡
揄揚之美豈謂天慈曲被特允微衷擊壤庸音獲知
於皇鑒雕蟲薄伎謬列於青編千古光榮百生何幸
不任感恩踴躍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謝賜讓官批答狀

高品馮至琦至奉宣聖旨幷賜臣批答以臣昨所陳

請未賜允從者蜉蝣淺命未報君恩犬馬微誠敢忘
臣節追以服藥瞑眩抱疾沉羸心力衰殘形氣減耗
承許俞之命或慮闕遺忽奉密之機實憂不逮輒陳
誠款冀或聽從陛下特降綸言再加褒飾德音撫慰
自合忘生齋奭至深豈敢言病謹當策勵疲羸上副
天慈竭盡肺肝以修官業不任荷恩感戴之至

謝恩不許讓官表狀

今日行深紹宗奉宣聖旨卿大尉官自朕意與不是
他門僥求而不得要更引故事辭讓者臣跪受聖旨
惶灼無地臣昨者以位高疾作器滿忌傾實懼畯室

之憂敢喜在閤之賀輒陳微懇退積慙惶陛下察臣
孤立事君竊援皆由於膺監一心守道進取不近於
回邪勉以至公絕其辭讓臣敢不祗奉明詔克勵貞
規慕孔父益恭之誠遵叔敖愈卑之志豈比罪無所
禱孫賈黷於聖人久不自安崔烈詢於厥子仰思睠
宸倍積光榮不任荷恩感激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謝恩不許讓官表狀 兵罷後上表

行深紹宗奉宣聖旨豈政理有失風俗有乖何遽退
辭一二年分憂不用進表者伏以自古臣得其君最
爲難遇非龍顏英主良平無以効其謀非日角聖姿

冠鄧莫能申其志則知致理不由於臣力成功皆系
於上心伏以陛下明過高光德侔天地常制勝於千
里之外動合機先不取材於三傑之臣皆歸籌畫故
能征伐必克擒縱無遺臣謬忝鈞衡親稟神算竟微
獲兔之効內媿指蹤又無汗馬之勞外施武力每奉
聖詔屢奏丹誠夙夜自思冰炭交集況今四表無事
六氣斯和蕭芍可致於治平文軌盡同於玄化時雨
旣降浸灌何施鴻明照臨爝火宜息昨者輒陳誠懇
上黷宸嚴所冀守介石之誠或能回日寧敢慕捧金
之榮取適當年陛下至德矜愚深慈宥過寬其罪戾

重降恩私唯願盡蠛蠓之生勉伸陳力豈復顧蜉蝣之命更徇微衷上戴皇明尤增覥懼臣不任云云

謝恩加特進階改封衛國公狀

奉今月二十七日敕臣封衛公者仰戴天慈獲遂私懇以感以泣荣惕載深伏以支庶嗣侯雖存故事玄成以兄有讓乃紹扶陽之封耿弇以父屬愛遂繼年平之爵開元中蘇頲特封許國公亦無襲字然地居嫡長受則無嫌伏思亡父先臣開國全趙亡兄已經繼襲未傳臣每念貽謀豈宜不正若苟安殊寵實存幽明輒罄愚衷果蒙聽察況衛國之疆畛審彌業啓

先祖之所成名由茲光大微孫得以啓上實謂至榮祗奉寵章益慚非據臣不任云云

謝恩加特進階狀

伏奉今月十二日制書授臣散官特進者伏以漢氏之制勛望優隆則位加特進服以文見列侍清祠崇亞三台品居第二自非學深張禹功重竇融則何以膺是寵章允茲瞻望臣器本凡薄才在下幸遭逢聖明謬忝樞務近者展采清廟祗事圓丘獲親日月之光已觸殊寵又沐雲霄之澤更荷新恩雖臣殞身豈能上報惟冀飲水効節介石存誠居若對於神明動

罔愆於風雨保其一志少荅鴻私臣不任荷恩惕懼之至

會昌五年十二月三日宰相對後就宅宣示

謝恩不許讓官表狀連宣

卿所讓表等奉欲遂頤養辭位閑休今者社稷安謐系在良平況廿虜殘孽未殄西戎國內不安除殄靖邊藉卿謀與遂茲陳退所不忍聞卿累陳情款不允遂

今日奉宣縱累陳情懇不允遂者臣在苒六年伏竭丹款竟無一善稍補皇猷靦冒難居屢祈退免面請

則每歷煩瀆口陳則莫盡肺肝類以懇誠託於同列因臣不對得為上聞豈意天慈矜愚聖德念舊尚取消塵之効未徵尸素之尤累降近日再宣慈旨實恐蠢蜉蝣之命無以報天所冀盡犬馬之心唯知戀主仰戴皇澤倍切微衷臣不任云云

謝賜錦綵銀器狀

中使田獻銛至奉宣聖旨臣前件錦綵銀器等臣伏聞虞舜舞干而苗人來革周穆徂征而荒服不至即知王者之功莫大於耀德戢兵安人柔遠伏以陛下聖德廣運神武照臨息雷霆之威而蠻夷自服弘天

地之德而邉鄙乂安臣顧以爲猷播於藩師因綴古
今之事庶堅忠義之心豈意慈容厚加寵錫班行榮
聽里閈生光非止闔門之榮實增後代之價仰荷恩
覆倍積兢惶

謝恩賜錦綵銀器狀

高品劉行宣奉宣聖旨以臣撰真容贊特賜前件錦
綵銀器等臣學非稽古文不逮人徒以運遇聖明職
叨宰弼宸心何屬榮寵存加得以淺瀾之詞上述爲
明之德叙帝堯之竒表非可強名讚軒后之英威豈
懃竭思豈謂皇慈曲被厚錫俄霑錦綵煥華麗之文

器物呈彫鏤之妙跪受榮感報效無階臣不任

會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就宅宣并謝恩問
疾狀

卿昨日所上表陳情緣多疾病請退守周行朕
已省覽終不允所奏卿實有疾爲復別有故如
要[redacted]有備陳宜盡肺肝便進狀來況比虜未歸
朝廷事切每有料度皆藉規模且三五年間終
未令卿離中書忽有奏章實難允遂如實有疾
但將息候痊日須强扶持對來仍斷來章

高品駱逐秦至奉宣聖旨者臣承命兢皇不知所處
臣縁抱疾歲久服藥過多形體虛羸筋力不逮實恐
妨廢機務轉積愆尤所以輙獻悃誠願辭繁劇每於
延英奏事陛下常假慈顔心肺肝懷無所不盡更無
他故須有上陳只以衰羸自憂顛仆況臣四海之内
孤獨一身唯將赤誠仰戴明主豈敢輙懷顧望上負
天慈伏望更許兩日將息即見朝謁臣不任 云云

謝恩問疾狀

高品王克諫至奉宣聖旨卿小有違裕昨日於延英
面奏乞假將息實殁予懷且宜順養當就痊平所要
内庫食物及藥物無致嫌疑但具數奏來即令宣賜

者臣緣常服冷藥十五餘年偏痛沿年侵衰傷日甚
風毒脚氣往往上衝頃刻之間心腹悶痛飲食至少
筋力漸羸所以昨日上陳請三數日在家將息陛下
恩深覆育軫父母憐疾之憂德過生成念犬馬至微
之命恤問稠疊沉痼頓痊臣食物未得更無所闕天
慈下降感極涕零臣不任 云云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九

祈告

武宗改名告天地文

祈祭西嶽文

賀廢毀佛寺德音表

瑞橘賦幷序

奉和聖制南郊禮畢詩

郊壇回聖慈召至御馬前詩

寒食三殿侍宴奉進詩

武宗改名告天地文

臣讚承丕緒勵翼七年不敢怠荒以思無逸北制強虜東剪叛徒享此鴻名實由玄造常欲述帝堯之典欽若昊天修周武之法建用王極成于王道以黜異端釋氏之教興於戎狄悖君臣之禮廢父子之親耗蠹蒸人殫竭物命宣尼垂訓不語怪神因而漸除咸一於正襲前聖之業燦而光明臣之本心諒在於此伏以書載五行當被水土名有五義不以山川之稱名稱遠古典今則循漢宣之故事禀皇祖之詒謀採用離明以符土德又臣近因微恙已及二時感此陽和物皆暢茂未逢勿藥之喜獨有向隅之憂如臣政教不明宜有陰譴刑罰不中未合天心伏願舍臣咎愆許臣改悔未保宗廟以安邦家所疾日瘳平復如舊五星度理百福來臻敢不克己厲精格事上帝洗心齋戒嚴奉神祇懇陳至誠仰望照鑒

祈祭西嶽文

惟神作鎮中土據于西陲積高炳靈宅神明之粵少陰協德成天地之功恭聞烈祖玄宗御曆末年祭必受福秘祝昭著金刻猶存近者降澤稍愆宿種未茂精意總達其液驟零旣紓播種之勤已獲流根之潤今因報德再竭至誠恭續奉丕圖勤勞七載恭己思

道豈敢怠荒屬黠虜南侵震驚朔野兵鋒一舉毳幕皆焚潞子嬰兒梟首魏闕參墟叛將面縛軍門成此武功無非幽贊又以釋氏之教出於西夷棄五常之典絕三綱之常殫竭財力蠹耗生人黜其異端以正王度廢可復古諒非近名屬以忽於所慎寒暑成疾曠時且兆於勿藥昧旦徒切於求衣如其政教不明宜有陰譴刑罰不中未合大心實希明神許其改悔未保宗廟以安邦家所疾日瘳平復如舊昔成湯自咎者六零雨消災宋景善言者三法星退舍至誠所感前史昭然誠信不欺惟神正直敢不誓於丹腑嚴

奉明靈敬陳忠悃伏望臨鑒

賀廢毀諸寺德音表

臣某等伏奉今日制拆寺蘭若共四萬六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幷奴婢爲兩稅戶共約四十一萬餘人得良田約數千頃其僧尼令隷主客戶大秦穆護祆二十餘人並令還俗者臣聞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弘聖道以黜異端末季以來斯道久廢不遇大聖孰能拯之臣某等中謝伏以三王之前皆繇拱而理不可得而言也厥後周實成康漢稱文景至化深厚大道和平人自臭於孝慈俗必臻於仁壽豈曾有

外夷之教然中夜之夢東漢楚王英始盛桑門之饌淪於左道桓帝更增華蓋之飾歸於亂政魏之三祖西晉太康雖君非大聖臣非上哲然猶祖尚老莊斯教未行至東晉因吳人之佛漸熾孫權之弊政始建塔廟乃譯梵書[redacted]齊梁陳其教浸盛好大不經之說陋乃詩書因報施濟之談隆於仁孝運祚浮促某祚相尋二百年間五變朝市君無殷宗之福臣靡衛武之年感驗寂寥斯可明矣高宗神堯皇帝方欲剗除斯弊掃刷中區時屬宰臣蕭瑀本梁氏之子孫尊釋覆車之戰轍廢格明詔以迄于今遂使土木興妖山林

增構一巖之秀必極雕鐫一川之腴已布高刹鬼功不可人力寧堪耗蠹生靈侵滅征稅國家大蠹千有餘年伏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陛下明紹於天粹合於道黜覇圖而功盛入聖域而德優常欲天下之動咸貞於一以一言之蔽思必無邪先定宸心獨發英斷破逃亡之藪皆列齊人收高壤之田盡歸王稅正群生之大惑返六合之淳風出前聖之謨爲後王之法巍巍功德煥炳圖書臣竊位樞衡莫能稗益愧無將明之効徒懷鼓舞之心千古未逢百生何幸不任抃賀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瑞橘賦

清霜始降上命中使賜臣等朱橘各三枚蓋靈圃之所植也臣伏以度淮而枳由地氣而不遷吹谷生黍信陽和之所感昔漢武致石榴於異國靈根遐布此西域柔服之應也魏武植朱橘於銅雀華實莫就乃吳人未格之兆也考於前史昭晰可知豈非天地和同靈物効祉去蠻夷之陋獲近太陽感王化之盛更承甘露草木尚爾況乎人心漢宣帝宮館山澤意有所感必詔近臣賦之臣幼學爲文忝列樞近稽首獻

賦曰
美南州之嘉樹受烈氣於炎德固一志於殊方遂不
遷於上國貞柔凝碧謁湘岸之夕陰華實發黃動江
潭之秋色雜丹楓於溪畔映綠篠於巖側翡翠以之
列巢鵷雛於焉棲息雖同霑於雨露竊自得於彫飾
終獲譽於皇朝豈因人而羽翼感洪鈞之獨運斡造
化之玄力思六合之同風採孤根而移植播元氣之
茂育諒英靈之不測遠乎霜飛天閑風落秦川金華
炫耀於朝日玉樹青葱於霽天莪方壺之琴島列靈
沼之清漣上齊松下秀蘇荃桅朱草與屈軼華靈芝

與嶺連靈卉畢植而嘉橘在焉米心獨潤金衣更鮮
天漢之華星燿燿閶闔之珠樹粲然香若園於野露
色疑炫於江煙既而太官獻新奇果列進飛厭苞之
目遠何菲陋之莫倖樹隱方塘比丹墀之効官盤映
皎日與赤瑛而共研東鄙孤臣謬陳三事既乏和羹
之用猶霑可口之味并食不割竊愧晏嬰之知捧之
以拜重感桓榮之賜庶不敗於霜雪未酬恩於天地

奉和聖制南郊禮畢詩

磬筦歌大呂冕裘旅天神燒燎闢閶闔祈穀為蒸人
羽旗灑輕雪麥觥含陽春昌運歲令會王猷從此新
三臣皆就日萬國望如雲仁壽信非遠群生方在鈞

郊壇同與中書二相公豢聖慈召至御馬前
仰感恩渥輙書是詩兼呈二相公

七萃和鑾動三條彩吹回相星環日道蒼馬近龍媒
（古詞臣歌馬蒼）咫尺天顏接光華喜氣來自慚衰且病無以
效消埃

寒食日三殿侍宴奉進詩一首

光轉龍日節參差燕羽高風光搖禁柳霽色暖宮梅
春露晞偃掌飛霞照[redacted]袍雲疑陳組練林植聳干旄
廣樂初跄鳳神山欲抃鼇鳴笳朱鷺起疊鼓紫騂豪

象舞嚴金鎧豐歌耀寶刀不勞孫子法自得太公韜
（巳上四句奉述內樂破陣樂）分席羅玄冕行觴舉綵醪教中時落
羽橦末乍升猱瑞景開陰翳薰風散鬱陶天顏歡益
醉臣節[redacted]楛矢方來貢雕弓已載櫜英威揚絕
漠神算盡臨洮（巳上四句奉述北虜款塞西戎畏威）赤縣陽和布蒼生
雨露膏野平唯有麥田關又無蒿棘秩荣三事功勳
之一毫寢謀慙汲黯秉羽貴孫敖煖若遊玄圃歡如
享太牢輕生何以報祇自比鴻毛

李文饒文集卷第二十

李文饒別集卷第一

賦上十三首

成都二首

黄冶賦并序

蜀道有青城峨眉山皆隱淪所託辛亥歲有以鑄金
術干余者竊歎劉向累世懿德爲漢儒宗其所述作
根於聖道猶愛信鴻寶幾嬰時僇况流俗之士能無
惑於此乎因作賦以正之

漢武帝遵世承丁百變以寧自謂德成堯禹功高湯
武聞升龍於鼎湖乃耳心於斯語有方士李少君譎

詐丕誕來亦進取盛偁化丹砂爲黄金可以登青霄
而輕舉時董大夫侍側帝曰予知其術乎仲舒進曰
臣惟聞天地變化聖人鎔範方士之言臣以爲謟至
如圓方爲爐造化爲冶鼓風爲橐燃陽爲火玄黄之
氣絪緼和粹禀而生者爲仁爲智是以生寶是聚丕終
古不匱天地之鎔範鼓鑄也如是及夫堯舜之化大
道爲鑪中和爲冶聲教爲橐文明爲火以法天爲造
以得賢爲寶是以得其鴻名後天難老至於仲尼無
位大莫能致猶鑄顏於與冉庶於極智聖人之鎔鑄
也取類一本有天地字若乃不務遠德營信秘録祈年永久
以極嗜欲斯則不由於正道無益於景福帝曰善乃
罷方士而去之故得漢道隆盛令名不虧

畫桐花鳳扇賦并序

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暮春有靈禽五色
小於玄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及華落則烟飛雨散
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繪於素扇以償稚子余因作小
賦書於扇上

桐始華兮緑江曙纂鮮葩兮汝朝露樹曄曄兮霞舒
鳥爛爛兮星布彼嘉桐兮貞且猗當暮春兮發英蕤
豈鵷雛之珍族又棲託乎瓊枝彼零露兮其且白滴

曉月兮洒鮮澤豈青鳥之靈儔嘗飲此乎玉液有嘉
穀而不啄有喬松而不適獨飲露而愛桐非人間之
羽翮逮花落而春歸忽雨散而川遊悵丹穴之何遠
想瑶池而已隔爰有妙工圖其麗容宛宛兮若飡珠
於芳藥飄飄兮疑振羽於光風感班姬之素扇空皎
潔兮如霞亦有美人增華點絢雀伺蟬而輕翥南朝畫扇尤重蟬雀
女乘鸞而徹眄未若繪斯禽於珍箑動凉風於
羅薦非欲發長袂之清香掩高歌之孤囀廣玉女之
提携列崑墟之瑶宴乃爲歌曰

青春晚兮芳節闌敷紫華兮蔭碧湍美斯鳥兮類鵷

鸞其體微兮容色丹彼飛翔於霄漢此藻繪於氷紈雖清秋而已至常愛玩而忘飡

再至江南四首

通犀帶賦并序

客有以通犀帶示余者嘉其珍物古人未有詞賦因杼此作盍盡其美焉

君子以良玉比德豈不以溫潤而近人惟駭雞之至實亦含章而可珍色黃中之粹色獲奇彩之彬彬乏章繞葩而攢葉烟霞異狀而輪囷雖復孕玄兎於月魄隱青鸞於鏡塵顧霄漢之悠遠悵工人之弗真匠

者以其雲氣可禦邪光能遠燭剪截本末叢揮藻縟砥若礪金剸如切玉析以爲帶加之盛服御之則樹身褫之則韞櫝似達人之卷舒不專玩乎掌握矧乎白璧雖美尚不掩瑕何玆物之無玷豈待瑩而增華溫兮如玉氣舒虹粲兮若晨光爍霞彼廓落之繁飾諒無足以儔嗟若乃名山岑寂珍圖譎詭柳谷則麟馬粲然扶風則魚龍隱起徒有象而無施故雖奇而莫操然則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莊武殘而龍劍飛先哲所以闕象則服防患則微經帙委珮而去宣子辭璟以歸

鼓吹賦

鼓吹本軒皇因出師而作前代將相有功目假之今藩閫皆備此樂余往歲剖符金陵有童子六七人皆於此藝特妙每曲宴奏之及再至江南並逾弱冠悲流年之倏忽憶前歡而悽愴乃爲此賦

追昔吳會之年思爲衛霍之將懷瀚海而發憤想狼居而在望厭桑濮之遺音感簫鼓之悲壯每聞玆樂心焉猶尚爰有假童（出西京賦）頴秀含聰思慮未敢專和發中聲會曲折變態不窮交遞爍電揮手成風或累叢而碎隱或徐弁而從容管孤引以嘒嘒鼓輕投而

逢逢若乃清景妍和嘉客來萃登高臺而互動對芳樹而並吹見鵰鶚之爭厲聳壯士之憤氣（鵰鶚爭壯士怒皆鼓吹曲名）忽疑朔鴈叫於寒煙胡沙蔽於天地其始也若伐木丁丁響連青冥喧禽萬族聲應崖谷其繼也狼牟鬬角奔兕相觸轉石振於崩溪燎野焚於寒竹其終也如風飆暫息萬籟皆肅天地霽而雷霆收川波靜而魚龍伏昔我往矣子衿青青我今來思突而弁兮諒昔人之多感覩移柳而興悽惜歲年之易往歎親好之長睽於是勉其成人再命迭作念所思而不見慨悲翁之蕭索（所思悲翁並曲名）音豈殊於今昔情自有

於哀樂乃知孔将比於鳴蛙陸反思於唳鶴彼衰退
於憂傷並榮華之昭灼

白芙蓉賦 幷序

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朶蕚盈尺皎如霜雪江南梅雨麥秋後風景甚淸漾舟綠潭不覺隆暑與嘉客泛玩終夕忘疲古人惟賦紅蕖未有斯作因以抒思焉得其髣髴焉

朱明夕霽佳木疑陰蘭木歌其秀色鳥尚流其好音泛回塘兮淸景暮瑗修渚兮碧流深藏有感於邈節更新[redacted]於賞心是時黛葉已繁瑰英始發搖瑞彩於

波上挺纖莖於蘋末忽疑臣妃羅襪暫覩其明月後以庾手肤於遥覩其氷雪煥列宿於長河耀良[redacted]於方折黙白露於葭葵散飛鴻於林樾余乃鼓輕枻入澄瀛（楚詞曰楚人呼池澤中曰瀛）度柳杞越蘭衡斐回容與放志遺榮延汀洲而蒙露出蓮徑而渾乎飛鶬鶊起鴳鶴揮水珠而濺葉漣波紋而抗莖傳羽旄而適性合金絲而寫情管度風而音遠歌臨流而轉淸既而稍懲川陰暫遊霄外極望澌灛靜無夕靄又如游女解珮於漢曲宓妃採蓮於湍瀨舒縕藻以爲屛倚丘荷以爲蓋袭巧笑之芬芳感嘉期之來會嗟夫楚澤之中無蓮不紅惟斯華以素爲絢猶美人以禮防躬銀輝光而流燭玉精氣而舒虹雖有昔其衍采且未匹其華容由是南國之姝以爲麗覿延華頸於沼沚曳羅裾於磯岸且謂降女貴於瑤池徙靈根於天漢悵霄踣兮永絶與時芳兮共玩聽高柳之早蟬悲此歲之過半彼姸姿之昭灼待風雨而消散乃爲歌曰[redacted]

秋水凋兮秋露濃盛華落兮歎芙蓉花紫兮君不識淳實丹兮君不逢想佳人兮容靜度顔如玉兮無冶容

重臺芙蓉賦 幷序

吳興郡南白蘋亭有重臺芙蓉本生於長城章后舊居之側移植蘋洲至今滋茂余頃歲徙根於金陵桂亭奇秀芬芳非世間之物因爲此賦以代美人託意焉昔柳惲爲吳興太守顧座客而歎曰遊汀洲以採蘋憶瀟湘之故人悲白日之已晩惜靑春之不返且欲捨瑰葉於桂山折瑶華於蘭畹客乃儛曰彼有淸川爰生瑞蓮紅葩煒而曄曄翠葉小而田田（此花大於常蓮而葉小於衆荷）頗得薦佳名於君子悅麗色於當年於是縱蘭棹泛淪漣吟朱鷺於簫管鳴鵾鷄於瑟絃臨澌灛以遠望歎華艶之何鮮是日際海澄廓微風不起涵

麗景於碧湍爛朝霞於清沚鮮膚秀穎擢立叢倚疑西子之顏配自館娃而戾止遠以意之若珠閣玲瓏疊映崑峯藥玉女之光色抗霓旗以相從迫而察之若桂棠重複聲詵丹谷思江妃之窈窕發紅羅之紛郁爾其映蘭芷出蘋萍掩菁萋之衆色挺嫣嫣之修莖汯清露以濯秀流鮮飈而發精雖草木之無情亦獨立而傾城若乃行潦既收秋光始霽見涼野之夕陰悵回塘之餘景思摘芳以贈遠更臨流而引領嗟羣失其輝鮮珠璣奪其光顏惟斯物之特麗宜獨秀於豢天在靈境而何降居下澤而何偏有繁華而不

賞嗟淑類而莫傳念莊姜之無子非巧笑之未妍彼天意之所屬諒難得而知焉此花無實從根又不三數年淑人同罕有乃爲歌曰吳山秀兮煙景媚因淑女兮感斯瑞遠雖多兮無厭類蘭徒芳兮何足貴人已去兮代不留獨含情兮託茲地

山鳳凰賦

仲山在群之坤隅高松翳景名翬所集有麗鳥硃色朱瑞色鵲出然應文如綺綉邑人呼爲山鳳凰愛其毛羽重於身命雖遭繒繳終不奮飛比夫雄雞斷尾則殊知異心矣余感而賦之以貽親友懿靈山之岑寂寔珍禽之可依何文章之英麗信羽族之所稀混赤霄而一色與白日而增輝煥若玉女攜宓妃凌丹壑兮遊翠微振桂裳兮弄組綬騰蛟駕兮曳鸞旗粲若天桃發兮山巴春朝霞爛兮雲欲晞或飲于澗或集于礒綠芙蕖之絳采掩虹霓之夕霏既而衛網高懸虞人合圍身桂纖繳足履駭機畏采毛之摧落不凌厲而奮飛乃知玉之敗也以致其瑕井翠之焚也猶襲其寶衣何異夫懷祿鮑寵樂而忘歸玩軒冕而不去惜印綬而無時嗟乎乘君子之器與茲鳥而同譏

孔雀尾賦并序

故人以孔雀見遺死於中途將命者提挈一本作攜空籠與翠尾皆至余憫而爲賦

感君子之嘉惠意未忘於所知携珍禽以贈余諒有貴乎羽儀去舊國之岑寂歷三湘之嶮巇念未飛之衆雛懷獨宿之羈雌忽哀鳴而望絕遂委翼而長辭異黃鵠之高翔揭空籠而載馳想綷羽而不見覩修尾而增悲蘭色華贊金華陸離爲之兮疑拖綠鬖音肆綬纍之兮如飛翠綾嗟綵晃之寄身與鑠翻而一槩雖暫榮而可樂終以飾而買害況德輶如毛而鮮舉福輕乎羽而莫載何必負斯尾之翹翹冒長途而

效愛

智囊賦并序

余嘗感漢晁錯魏桓範皆號為智囊不能全身竟罹大患楊子倘或問多以智殺身雄對曰皐陶以其智為帝謨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余久欲賦之比為逾紀總戎艱言不暇今俟罪江徼傍徨歲深崔筱之中典籍皆闕聊以所記古今興敗粗成此賦

夫天之清氣為人而人之清氣為智者虛心而冲用必存神而索至況恬養以保身豈憂患之能累何興

敗之相詭乃躁靜而殊致或朋遠而無疵或馳鶩而後思故由於彼而入聖門出於此而爭利器若乃淡然玄默應變無方韜隨和而不耀匣干越而寶藏雖不止如炙輠猶淵然如括囊君子所以有斯號者蓋欲保無咎於未光夫智可以養生乃能周物道無夷險用有二拙得於身也祭以免而荷以全失於邦也滅不容而湯不浸彼前軌之昭然曾未戒於危轍嗟乎水濟舟以致遠亦覆舟於長途智排患以解紛亦有患於不虞將必殆於無涯信莫尚於其樞或有奸學務敏擇仁乃廬斯先哲之所履亦庶幾於不渝然

則大智閑閑不嬰世故舉始終而後入先奔流而預慮或衛足之無術故離形而盡去呂易宗於奇貨疾知來於武庫雖乘勢與億中非淑人之所務鴟夷子喟然歎曰昔我經世徒聞智囊索遺珠而不得後明燭其為求與萬物而道天又何譏於大猷今吾所謂智者乘五湖之浩蕩未終老於扁舟

積薪賦并序

此郡嚴壑重複榛林欝盛樵採之子未嘗輟音往往訟流而下詣余求售余因積薪于庭竊有所歎乃為積薪賦

遐嚴居之幽遠有楚澤之放臣方絕學以自娛誠未暇於披榛憋顏手之飯爍咸秉薰之生塵時束緼（一本作緼字）以請火訪逢羙於善鄰乃遇樵客維舟水濱余訊之曰樵採賤業常棲隱淪詩既嘉於刈楚傳亦歎於析薪爾豈延瀨之客不取金而且貧豈叔敖之子以好廉而善辛何乃負擔不已其生實勤客顧余而歎曰貴則近禍富多不仁寄迹於此以養吾真善大雅之知言信芻蕘之可詢既而交加累積高下齊均蓋君井幹疊似龍鱗避洗泉而無浸先曲突以斯陳苟知防患之術終無焦爛之資嗟長孺之昧道常喻

此而求伸雖後来而高處亦居上而先焚使薪爲能言之物豈容入爨而揚芬未若生幽崖之側紏芳桂之輪不近野田之燎免罹匠者之斤冐霰雪以終歲齊天年於大椿

欹器賦幷序

癸丑歲余時任中樞丞相路公見遺欹器贈以古人之物永懷君子之心嘗欲報以詞賦屬力小任重朝夕盡瘁固未暇於體物今者公已歿世余又放逐忽覩兹器悽然懷舊因追爲此賦置公靈筵

昔周道砥平既安且寧赫赫公旦配德阿衡謂難守

者成難持者盈始作兹器告于神明至仲尼憲文武之道思周公之德入太廟而觀器覩遺法而歎息且曰月滿而虧日中則昃彼天道而常然欲久盛而焉得乃沃水而器察徵要終挹彼注兹受之若沖虛則欹傾似君子之困蒙中則端平若君子之中庸既滿則跌霆流電發器如坻隤水若河決非神器之自盈異衢樽之不竭盖欲表人道之隆替明百事之有節然兹器也不以中而自藏不以跌而自傷其過也如彼薄蝕其更也浸發輝光得其道者居則念於豈蓋動乃思於謙受顛既復而不遠悳屢黜而何咎知任重之必及悟物盈之難久雖神道之無形常參然於前後昔與君子同秉國鈞公得之爲賢相余失之爲放臣覩遺物之猶在懷舊好而悲辛欲克己以復禮永德報於仁人

蚍蜉賦幷序

此郡多蚍蜉所居臨流寔繁其類或聚於衽席或入於盤盂終日厭苦而不知可禦之術因戲爲此賦令雅手燁和之

惟江潭之下國況幽居於澤畔何螻蟻之微物亦有徒而凌亂或泮散於經笥或貫緣於食案余乃戲而

問之曰爾能居厚地而濟山阿無乃處吾身而爲大患蟻不能言辭以意宣其旨曰我稟形於造化亦一氣之所甄嘗濟乔師之乏亦聞嬀德之羶觀封穴而知雨驗寸壤而得泉出以時而不息故學者得而偁焉戴粒而遊若巨鼇之冠神岳繞磨而行若日月之麗清天若乃依垣緣壁瑶瑶弈弈其聚無聲其行無迹值晏溫而出遊當初寒而入隙迅雷作而不駭微雨灑而自適生雖瑣細亦有行藏止若群牟之聚進如旅鴈之翔乘其便也雖鱣鯨而可制無其勢也雖蛙蝗而不傷今頗悔爾戢于垣墻豈同青蝇之點白

汙君子之衣裳

振鷺賦幷序

此地帶江緣嶺對竹成林每向夕有白鷺群飛集于林杪余所居在峯岑之上臨眺一川翫其往來有以自適因爲此賦

日之夕矣川陸載陰有群飛之振鷺願儔匹而弄音始遵渚以亂下若濤起於清濤俄矯翼以歸來疑霰集於平林爾其進止有度不徐不疾散雪彩於江煙皎霜容於寒日映楓葉而暫見入蘆花而還失斁矣羽之翩翩感余生之褻慄若乃不爲鵠退常與鴻冥

作回合兮如練忽寥落兮如星恒汀葭之靡靡棲岸竹之青青又似素旌陳於曠野白筆森於廣庭悲夫緑篠枝弱巢非所據蕭瑟而多風亦扶疎而受露豈不知陂澤可宿荊榛易固惡下流而不居恐搏獸之當路逮乎天清潦收獨立漣漪意態閑暇羽毛褵襹或暫往而得游饕或終夕而守空陂隱青莎以延佇若田父之轂輻重[redacted]曰振鷺子飛于彼滄洲聊自適於遐曠本無心於去留思有客於微子愧植羽於宛丘信鼓翕之可玩何必從海上之群鷗

李文饒别集卷第一

李文饒别集卷第二

賦下一十四首

袁州八首

問泉途賦幷序

問泉途思沈侯也沈侯傳師也余與沈侯同侍禁林俱守藩翰出入光寵垂二十年君性樂山水尤好絲竹良辰美景不廢賞心嘗歎人世險艱多言可畏固未得盡其所懷也昔尚子平僻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未知存亡何如耳陶靖節亦僻人生實難生如之何今作賦以問之

昔我與子同升玉堂圓先帝之奕昉披霄漢之輝光君聳駕於長沙余建旆於朱方且欲極山水之臨泛盡人生之樂康謝既好於絲竹陶亦間於壺觴雖爵服之已貴何憂思之未忘寶瑟獨奏於門庭玉顏不畜於洞房今則逝矣前榮可傷於是託意宵夢久而乃寤問冥昧於故人求神道之髣髴或曰生特在於行樂死何用於虛諡或言惟令名之不泯非苦節而安致彼終古之茫茫竟斯言之誰是又曰君有瑤席尚可陳兮君有清香尚可焚兮昔之艷姬復得見兮昔之哀歌復得聞兮誰爲朋友展戲謔兮豈有樽酒

接殷勤兮余聞神之清者上爲列星德之粹者復爲
賢人萬化轉續如在鎔鈞或壽或夭或鄙或仁亦受
氣於蠻貊仍託形於介鱗獨語人沒於泉下不得同
於物化懷君子之素風方俟命於昊穹無乃因武叔
而見弘石追無極而值克鄒有嘲龍而害正有儀尙
之蔽忠苟不罹於此患固無傷於道籍

傷年賦并序

余玆年五十久嬰沉痼楚澤卑濕杳無歸期恐田園
將蕪不遂懸車之適乃爲此賦

五十巳至生涯可知在樂安而猶歎況形神之支離

傷壽有賈生之痛招魂無宋玉之詞邈故園之寥遠
念歸途之未期顧稚子而悽惻想田廬而涕淚有客
戾止問我何悲仲尼晚而喜易郤縠老而敦詩（國語公問
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篤）苟朝聞於聖道雖年往而
未衰余乃對曰心之憂矣子豈知之嗟世路之險隘
紛驚驅之巳瘝法先哲以行止經險阻而勿遑陽息
駕於折阪思保身於不危文飛轡於峭道若遺風而
載馳幸同車之未晚與此路而長辭嗟乎亢必有悔
盈難久特李皏寵而忘返豈黃犬之可思種嬰患而
且籍耻滄波而莫追雋畏勢而自引非罻羅之所羈

宜見險而高舉顧軒冕其如遺雖高華之難企在哲
人之所爲何必求季主以盡性訪詹尹而決疑商有
山兮遂進從園公兮採芝湘有水兮漣漪繼漁父兮
維絲旣已覺於今是豈遑遑於路岐

懷鵩賦并序

荊楚多飛鵩余所居在岑壑之中盖玆鳥族類所託
不足歎其蕃也天寶末年鄴公謫守蘄春時李鄴公
亦以處士放逐晉中夜同宴屢聞鵩音即公執爵流
涕歎曰長沙下國鄴公曰此鳥之聲人以爲惡以好
音聽之則無足悲矣請飲酒不聞鵩音者浮以大白

坐客皆企其聲終夕不厭余因其夜鳴不已感前賢
亦罹其患乃爲此賦我樂遐深幽居北岑積杉松之
翠靄蔽簡篠之清陰■氣常合類陽易沉何飛鵩之
茂族盡棲息乎叢林余以脩短委命行藏縱心旣無
情於息鵩非有歎於巢鴟未嘗張羅於叢薄射宿於
川澤誠不忍於思久惟載懷於華音嗟夫天地之間
含有萬類彼鵷鳳之靈姿故特稟於間氣標靜素於
鴻鵠賦妍華於孔雀獨玆鳥之可傷無一美而自庇
或曰人之所處不宜來萃故聞其音而悽慘覩其貌
而腭眙由是翔集無所摧頹逼廠豈戢翼於棠籠夜

相鳴而悲恩余乃歎曰天有定命聖不能知彼冥數之未兆非畏之而可移梟桀牙而戰勝蛇入箭而福綏造化黙以潛運倚伏難以預期况乎愛子及呈恩斯勤斯齊萬物以遂性豈爽恩而具宜至人入鳥而不亂至治屬巢而不窺我若不容於深谷使其伏竄而何之

觀釣賦并序

余所居止江流之上每值清景必杖策獨遊見釐人漁子則樂而忘返逕生偶就數澤樂閑曠釣魚閑處此江湖之士避世之人也班嗣亦稱魚釣一壑則萬

物不奸其志是知古之賢人皆樂於此彼之善釣者未可量焉因爲觀釣賦

臨江皐以四望愛春水以悠悠赴滄海以東會引清湘而北流此此沭想鴟夷而可覿莫漁父之出遊將欲訪行止於二子永棲遲於一丘徘徊春渚忽值釣舟奏小海之悲曲發阿激之權謳觀其垂綸川上或縱或收悟直鍼之莫致趙直詞鍼寮芳餌之自求追感夫子遑遑歲暮麟鳳不來絃歌誰怨客有皓髮愕而招路問孔氏之何治獨危冥而未悟悲聞道之已晚乃引舟而遠去予寂聽其琴音率投綬而不顧逮乎屈平既放飄爾南征不汎汎以隨波或倏倏而揚清漁父歎其違俗大夫非其徇名遂鼓枻而孤往猶放歌乎濯纓若乃川霧始收秋光何夕蘭露泣而風清竹烟散而潭碧映微月於湍瀨響哀猿於岩壁書長夜而不歸更鳴榔而遠適或有累小務大邈乎難量任公朞年而釣鰲呂望何時而得璜且夫一竿之說所貴不綱九罭未具難希鱒魴顧余情之無欲彼小大而皆忘雖餌食而不敢思寄適於濠梁

斑竹管賦并序

余寓居郊外精舍有湘中守贈以斑竹筆管奇彩爛

然愛玩不足因爲小賦以報之

山合沓兮瀟湘曲水潺湲兮出幽谷緣層巖兮茂奇篠夾澄瀾兮聳脩竹鶺鴒起兮鉤輈白猿悲兮斷續實璀璨兮來鳳根連延兮倚鹿往者二妃不從獨處茲岑望蒼梧兮日遠撫瑤琴兮怨深洒思淚兮珠已盡染翠莖兮苔更侵何精誠之感物遂散漫於幽林爰有良牧採之巖址表貞節於苦寒見虛心於君子始栽截以成管因天姿而具美疑貝錦之濯波似餘霞之散綺自我放逐塊然巖中恭初憂而絕筆散浩默而晝空忽有客以贈鯉遂起予以雕蟲念楚人之

所賦實周詩之變風昔漢代方侈增其炳煥綴明璣以爲押飾文犀以爲玩傳子曰漢末一筆之押彫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翡華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牙之管也徒有貴於繁華竟何資於藻翰曾不知擇美於江潭訪奇於湘岸況乃彤管有煒列於詩人周得之以操牘張得之以書紳惟茲物之日用與造化之齊均方資此以終老永躬耕於典墳

柳栢賦并序

夫受天地之正者惟松栢而已故聖人稱其有心矣其後彫豈無他木莫可儔匹子嘗歎栢之爲物貞苦有餘而姿華不足徒植於精舍列於幽庭不得處園

池之中與松栢相映獨此郡有柳栢風姿濯濯宛若黃揚而冒霜停雪四時不改斯得謂之具美矣惜其生而遐遠人罕知之偶爲此賦以貽親友

惟天地之生物均覆載而不私雖草木之殊性皆榮落之有時感松栢兮得真經隆冬而乃知常集霰於竆節紛束心而不移觀夫竹嬋娟以挺秀松英茂以含滋可蔭蔚於臺榭故封植於園池嗟綠栢之貞若爰自託於幽崖或森森於寒壠或肅肅於江祠何炎徼之僻陋或珍木而在茲齊蓊蔚於蘭若儷芬芳於桂枝遠而象之聳幹參差疑翠旌之陸離迫而玩之布葉低垂若羽蓋之葳蕤又似翠列巢以群棲鸞舊異而來儀含輕烟於夕景泣零露於朝曦待秋實之繁衍綴青珠之纍纍嗟乎材不可備人亦如斯子張之容雖盛柳惠之貞則虧有長孺之正色無思曼之風姿歎此物之具美以幽深而見遺非欲企瓊林於塵外方玉樹於前墀望舊國兮無際思故人兮未期曾不得倚樹而泛瑤瑟攀條而獻蘭芝悵路遠而莫致抑毫端而孔悲顧謂稚子煒起爲謡曰楚山側兮湘水源美斯栢兮託幽根條總翠兮冬轉茂實垂珠兮秋始繁彼變化兮不測焉知非綴世之精魂

白猿賦并序

此郡多白猿其性馴而仁愛所止榛林不犯果熟乃不取與攫相押狖亦畏而避之昔傳奕或言有猿猴賦但悅其變態似優以爲賦玩且不言二物殊性余今作賦以辨之爾

昔周穆之南遊兮奮旅於湘沅旣隻輪而無返化君子以爲猿嗟物變而何常故族類而始蕃或哀吟於永夜或清嘯於朝暾峯合沓以連響水瀰漫而共喧矧三聲之未絕感行客之銷魂觀其雖爲異物而猶善處動不爲暴止皆擇所青松欝而不殘椿梨熟而

後取顧抗纚與㹌挺音廷信莫得而儔侶若乃靈通有
知淮南子僞有神白猨女試劍而方接舉修邇而止馳養猗矣
而未發聘喬柯而已悲凌峻壑而電耀掛長蘿而捷
弄避側足而不履尚有畏於阽危施於射則李控弦
而盈貫用於道則華養形而不衰華佗五禽戲中有猿也彼沐
猴之佻巧雖貌同而心異旣貪婪而鮮讓亦躁動而
不息嗟斯物之既馴有仁愛而可畏故御生以遂性
與感癖所以望思掩淚嗟乎人之化也實可悲辛或
少貴而老賤或始富而終貧中行之後困於畎畝叔
敖之子疲於負薪何止鮫化熊而爲厲哀成虎而不

仁夏欽鴞於瑤席鳴杜鵑於巴岷乃知人世之可厭
不足控持而自珍

二芳叢賦 幷序

余所居精舍前有山石榴黃躑躅春晩敷榮相錯如
錦因爲小賦以狀其繁麗焉

鶤鳩鳴矣衆芳已衰美嘉木之並植惜繁榮之後時
觀其擢纖柯以相糾糅鮮葩而知織金散馬蹄之輝
玉耀雞冠之色一則含情脈脈如有思而不得類西
施之容冶服紅羅之盛飾復似朱草披其蕤長離
奮其羽翼一則凝思悵悵若將翺而未翔疑窈窕女之
性情嬌酣金之薄粧又似黃星爛於霄漢瑞鵲來於
建章彼紅榮之曄曄麗幽叢而有光其舒焰也朝霞
之映白日其含彩也丹砂之生雪床彼紺蘂之粲粲
隱衆蕤而閙芳其繁姿也時蔚之披秋霜其秀色也
鳴鷄之集黃楊由是楚澤放臣小山遊客厭杜衡之
靡蕪忌桂花之絮白玩此樹而淹留倚幽岩而將夕
嗟衰老之已遽念流芳之可惜況鱗悲失浪羽畏虛
彈有揚朱之危涕無越石之暫懽豈獨琴感猗蘭之
曉詩嗟蕙草之殘思欲揖金膏而駐䫉攀珠樹而數
飡顧人間之華艷何足幽賞而盤桓

北歸去晉

畏途賦 幷序

乙卯歲孟夏余俟罪南服自歷陽登舟五月届于盆
澤當隆暑熱熾之候涉濤陽不測之川親愛聞之無
不揮淚今明王祝網幸得生去炎方或有勉余改轅
而陸者因答此賦

余非軒冕來寄廟堂非擄賀客旋軫吊肩枉戶自淮
服而載馳貫岷山而上泝敵氣溢於大浸溫風發於
中路于時行潦復至百川皆注望九派而無濟橫扁
舟而徑度非知漁父之勇已忘脊靡之惧此爲陽侯神將

駿而還伏軾欲絶而自去豈有夘安之感幸杜侯之慮訪潯陽之故里懷靖節之舊居陳一樽之遥奠悲三徑之久蕪當其辭簪組返蓬廬逆妻賔敬稚子歡娛臨流賦詩卧壑觀書對南山之幽靄蔭嘉木之扶踈不爲軒冕之累焉得風波之虞何夫子之早窺居一世之不知然代有覆舟之子皆由任其智力比鷁舳爲輕禽以席帆爲快翼載已重而皆積途旣遠而未息志擾擾以争先日冥冥而作慝旣而戕風鼓怒氛侵改色深則困於巨浪淺則觸於危石雖有神人莫能拯溺談者未知患難之所來常以川流爲怵惕

今余所謂畏途蠡澤敖仲以爲[illegible]蒙莊以爲衽席茍能慮於幾微又何畏於行役

知止賦并序

古人稱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先哲所以趍舍異懷隱顯殊迹盖兼之者鮮矣今余自春秋至西漢取其卿大夫進能知止退不失正者綴爲此賦

觀陽秋與漢冊求知止之大夫魯莫高於柳惠衛莫貴於甯俞吳乃得於延州楚乃尚於於菟雖至聖無執超然不拘揗數行藏以與頽俉卷舒而善遂則由聖門而進退者豈不勇於知止乎在漢留侯與道爲徒厭華屋而不處思赤松以遊娛淸則兩龔美則二踈父子欣以相顧衰老至而歸歟祈祈青衿載負經書靄靄玄冕祖我城隅歎冥鴻之不及皆霣涕以漣洏嗟余生之疢病念寄世之須臾曾涉險而知懼痛摧輪之不虞諒難復於玷缺（韋玄成作詩自著復玷缺之艱難）且覃思於玄虛聊揮金於餘日乃回駕於迷途况乎託比阜以爲宅（應璩詩南臨洛水北據印山託此以爲宅因茂林以爲蔭矣）就東山而結廬（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仲旣得於清曠（仲長統曰欲卜居清曠以樂志）吾陶豈歎於將蕪其遠眺也則伊出陸渾北繞皇

居慶雙闕之蒼翠若天澤之逶迤少室東映於原隰鳴皐西對於林閭其近翫也則溢泉流於一壑嘉木盈於萬株遂披芳蓀泚映芙蕖聽求友之鳴禽見自樂之儵魚徙奇樹於台嶺隱琴葉而垂珠得怪石於震澤聳青岑而韜瑜昔有淮庚種瓜陶相灌蔬竊比君子亦能荷鋤或引蔓於長坂或遵流於清渠傲情人世之外寄迹羲皇之初望夕景於平林眺寒烟於故墟歷巖遠而騰倚見鴈去而相呼酌盈樽而自慰賴鳴琴而不孤懷綺皓而披素卷想瀛洲而觀畫圖何必尚過遊於名嶽（平）尚子嵇長往於五湖嗟夫世於

知止之道若存若無李斯忌於秋鶩惠子疲於據梧盡生涯以自若何智力之有餘廢耿光之未晩期終老於桑榆

劍池賦幷序

丙辰歳孟夏月余扁途豊城弭檝江渚問埋劍之地則左池存焉感其至靈之物亦有淪棄非遇識者無由振拔雖人亡劍去而故事可悲因維册俄頃以爲此賦

天地神物龍泉大阿光耀時促況埋日多往者紫氣衡星時人莫識吳已亡而氣存實乃隆於敵國旣精

感而上達當龍變而不息未遭風雨之會尚假雷生之力豈通塞之有時何顯晦之難測我不自振掘之而得雖潛朽壤之中每受尋音之餓誠宜爽主用之提携旨揮内以清諸侯外以服四夷爲東序之秘寳備有國之光儀一見留於邑長一獲備於台司始謂伸於知己終乃屈於不知旣而長鳴玉匣躍入連漪化鋒鍔兮奮迅煥晶光兮陸離垂尾滄波斷鯨鯢之族矯首清漢襲江海之祇昔時在獄今成廢池寳晉棄於玆地人載懷而孔悲況乎耶溪水涸赤堇山閉巧冶旣歿作者曠世風胡已遠壯武徂逝斯物倘有

知之者誰氏惟人代兮去不留嗟雙劍兮焉可求

望匡廬賦幷序

滄湖口北望匡廬二山影入澄瀾峯連清漢江水無際烟景相鮮泝流而東若存世表因懷遠公陸先生悵然成賦

春水湖平霽天景旭眇赴海之清瀾映干霄之峯嶽波鱗爛而勢微帆屬引而相續輕烟冐於爐峯若香散於空谷飛流洒於星灣疑虹飲於曾曲想遠公之平昔比孟皡之不欲談精義於松間（東林寺有遠公與殷仲堪說易在松擂）寄虛懷於巖足害濯纓而旋返悲忍負與而放逐

恥隨屈賈之波不及宗雷之躅整襟帶於瑶席望玄師於林麓（余受於寺法玄師得法山之祖師也）則徒佩紫青之書未脫朱丹之穀感明王之嘉惠荷天地之覆育飭復扶陽之爵又剖專城之竹披金組於潯鄂照皇明於荒服豹文忽變蔚然以姿蟬綾更新倏然而脫雖漂身於滄浪終有愧於玷辱念大福兮不再來歸東皐兮栱黍粟

大孤山賦幷序

余剖符淮司道出彭蠡澤屬江天清霽千里無波點大孤於中流昇旭日於匡阜不因左宦豈遂斯遊謝康

樂尤好山水嘗居此地竟闕詞賦其故何哉彼孤嶼
亂流非可儔匹因爲小賦以寄友明
川瀆巇道人心所惡必有寄石禦其横鶩勢莫壯於
灔澦氣莫雄於砥柱惟大孤之角立掩二山而磔竪
高標九派之衝以捍百川之注吼若虎視蚴如龍擬
靡搖巨浪神明之所扶不倚群山上玄之所固彼迍
邅而何多信巍然而有數念前世之獨立知君子之
難遇如介石者表揚制横流者李杜觀其側秀雲峯
旁挺奇樹寧憂梓匠之斤豈有樵人之路想江妃之
乍遊疑水仙之或駐嗟瀛洲之方丈盖髣髴如烟霧

攄神驁而虓虓逐風濤而沿泝未若根連坤軸終古
而長存迹寄夜川負之而不去雖愚叟之後生焉能
移其咫步

項王亭賦并序

丙辰歲孟夏余息駕烏江晨登荒亭曠然遠覧因覩
太尉清河公刻石美項氏之材歎其屈於天命且曰
困阨之時生計非蕭張所出余以爲不然矣自古聰
明神武之主未嘗不應天順人以定大業項氏縱火
咸陽失秦中之固遷主夷帝傷義士之心違天逆人
覇業隳矣漢皆反是故能成功據秦遺業東制區夏

數敗於外常有関中爲舊主縞素以義動天下雖項
氏猶存而王業基矣若乃蠖屈鴻門龍潜天漢始降
志於一人終申威於四海則蕭張之計亦不遠乎余
嘗論之漢祖猶龍項氏如虎龍雖困而能變不測虎
雖雄而其力易摧一神一鷙宜乎負絶然艤舟不渡
留騅報德亦可謂知命矣自湯武以干戈創業後之
英雄莫高項氏感其伏劍此地因作賦以弔之
登彼高原徘徊始曙尚識艤舟之岸焉知繫馬之樹
望牛渚以悵然歎烏江而不渡想山川之未改嗟斯
人之何據思項氏之入関披秦圖之割據恃八千之

剽疾棄百二之險固咸陽不留王業已去將衣錦於
舊國遂揚旌而東顧雖未至於陰陵誰不知其失路
恥沐猴之醜詆乃烹韓而洩怒謂天命之可欺何覇
王之不寤嗟乎楚聲旣合漢圖已布歌旣闋而甚悲
酒盈樽而不御當其盛也天下侯伯自我而宰制及
其衰也帳中美人寄命而無處孝敎遁而不云羽一
敗而終仆豈非獨任於威力不由於智慮追昔四隤
之下風烟將暮大咤雷奮重瞳電注叱漢千騎如攙
掀兎謝亭長而依然愧父兄兮不渡旣伏劍而已矣
彼群帥之摘攫雖覇業之無成亦終古而獨步周視

陳迹緬然如素聽喬木之悲風感高秋之零落因獻
弔於玆亭庶神期之可遇

李文饒別集卷第二

李文饒別集卷第三

詩上弁唱和酬荅三十六首

七言九韻雨中自秘書省訪王三侍御知早入
朝便入集賢侍御任集賢校書及升栢臺又與
秘閣相對同院張學士亦余特厚故以詩贈之

秘書省校書郎李德裕

共憐獨鶴青霞姿瀛洲故山歸已遲仁者焉能效鷙
鳥飛舞自合追長離梧桐迥齊鳷鵲觀烟雨屢拂蛟
龍旗鴻鴈衡飈去不盡寒聲晩下天泉池顧我蓬萊
靜無事玉版寶書藏冢瑞青編盡以汲冢來科斗皆

從魯室至金門待詔何逍遥名儒早閣張子僑王褒
軼材晩始入宮女已能傳洞簫應令栢臺長對戸別
來相望獨寥寥

奉酬李校書雨中自秘書省歸見訪時早入
朝便入集賢不遇頃任集賢校書及升栢臺
又與秘閣相對今直書張學士嘗忝同席而
與校書相遠故贍望之詞多■王

台庭才子来欵扉典校初從天祿歸已慙陋巷来玉
趾仍闞細雨霑緑衣詰朝始趁鳳𪁉去此日逐歎雞
黍違憶昨謬官在烏府喜君對門討魚魯直廬相望

夜每聞高閣遥臨月時吐昔聞三入承明廬今来重
至中秘書校文復忝丞相府博物更與張侯居新冠
峩峩不變鐵舊泉脉脉猶在渠忽見校書有情人臨
風不羨潘[redacted]舒憶見青天霧未卷吟玩瑶草不知晚
自憐豈是風引舟如何漸與蓬山遠

山亭書懷

太原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張弘
靖

叢石依古城懸泉灑清池高低裹丈內衡霍相蔽虧
歸田竟何因爲郡豈所宜誰能辨人野寄適聊在斯

奉和山亭書懷

節度掌書記監察御史李德裕

岩石在朱戶風泉當翠楼始知峴亭賞難與清暉留
餘景淡將夕疑嵐輕欲收東山有歸志方接赤松遊

節度副使檢校右散騎侍崔恭

高情樂閑放寄跡山水中朝霞鋪座右虛白貯清風
潛竇激飛泉石路險且崇步武有勝槩不與俗情同

節度判官侍御史韓[redacted]祭

構石狀崖巘翠含城上楼若移廬霍峰遠帶沅湘流
瀟洒主人靜負緣芳徑幽清禪在昏旦豈異東川遊

節度推官監察御史高　銖

鬪石類崖巘飛流瀉潺湲遠壑着宇際孤巒雉堞間
何必到海岳境幽機自閑茲焉得奇趣高步謝東山

給事中陸[redacted]經

激水瀉飛瀑寄懷良在茲如何謝安石要結東山期
入座蘭蕙馥當軒松桂滋於焉悟幽道境寂心自怡

右金吾衛大將軍胡[redacted]証

飛泉天台狀峭石蓬莱姿潺湲與青翠咫尺當幽奇
居然盡精到得似書妍詞豈無他山勝懿此清軒墀

從姪尚書右丞賈

中庭起崖石激玉下漣漪丹丘誰云遠寓象得心期
豈不貴鍾鼎至懷在希夷唯當蓬莱閣靈鳳後来儀
元和十三年大月廿二日題

奉和高侍御陪相公遊開義五言六韻

節度掌書記監察御史裏行賜緋魚袋李
德裕

羊公追勝槩茲地暫逍遥風景同南峴丹青見北朝
石渠清夏氣高樹激鮮飈念法珍餚集聞經醉象調
偶分甘露味偏覺衆香饒便食僧飯故云爲問毗城內餘薰
幾日銷

贈圓明上人 圓公佛頂之最

遠公說易長松下龍樹焚經海藏中今日導師聞佛慧始知前路化成空

贈奉律上人 律公精於毗尼終

知君學地厭多聞廣渡群生出世氛飯色不應殊寶器樹香皆遣入禪薰

戲贈慎微寺王道安上座三僧正

甘露灑空惟一味栴檀移植自成薰遥知暢猷分南北應用調柔致六群

元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題石寺廢移典福寺木塔院陷石于東壁

長安秋夜

內官傳詔問戎機載筆金鑾夜始歸萬戶千門皆寂寂月中清露點朝衣

清冷池懷古 余別有序刻石

區圃三百里常聞驅馬來旌旗朝角道簫鼓燕平臺追昔賦文雅從容遊上才竹園秋水淨風蓮雪烟開牛禍爨將發羊孫謀始回 羊勝公孫詭 袁絲徒伏劍長孺欲成灰 韓安國 興廢由所感湮淪斯可哀空留故池鴈刷羽尚徘徊

述夢詩四十韻

去年七月溽暑之後驟降其夕五鼓未盡涼風淒然始覺枕簟微冷俄而假寐斯熟忽夢賦詩懷禁掖舊遊凡四十餘韻初覺尚憶其半經時悉以遺忘今屬歲杪無事羈懷多感因綴其所遺爲述夢詩以寄一二僚友

賦命誠非薄良時幸已遭君當堯舜日官接鳳凰曹目睇煙霄闊心驚羽翼高 此六句景中作 椅梧連鶴禁壀埒接龍韜 內署北連春宮西接羽林軍 我后憐詞客 先朝曾宣諭卿等是我門客 吾僚並雋髦著書同陸賈待詔比王褒重價連懸璧英詞淬寶刀泉流初落澗 文賦言泉流於脣齒 露滴更濡毫赤豹欣來獻彤弓喜暫櫜 時西戎乞盟南鎮二帥束身趣闕海內無事累月詩稱赤豹黃羆皆貂之貢物 臺非煙含瑞氣馴雉潔霜毛靜室便幽獨虛樓散鬱陶 學士各有一室西垣有小樓時宴語於此 花光晨豔豔松韻晚騷騷畫壁看飛鶴僊圖見巨鼇 內署垣壁比畫松鶴先是西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曾欲臨幸中使懼而塗焉 倚簷陰藥樹落格蔓蒲桃 此句悉入是院署中物皆曾遊者依然可想也 荷靜蓬池鱠冰寒郢水醪 每學士初上賜食皆是蓬萊池魚鱠夏至後賜及頒燒香酒以酒味稍濃每和水而飲禁中有郢酒坊也 荔枝來自遠盧橘賜仍叨 先朝初臨御南方曾獻荔枝亦蒙頒賜自後以道遠罷獻也 麝氣隨蘭澤霜華入杏膏恩光惟覺重攜挈未爲勞 此入

句述以恩賜每有賜興常携拏而歸夕閟黎園騎宵闓禁仗獒每科國謝
扇回交彩毬鵰起飈銀條纈待袁絲回或抱暮夜院門常見歸騎
攬書期蜀客操畫娩常寒暮退食尚忉忉此八句述內庭所覩
龜顧岳金鈿鷰飛曳錦袍曾蒙賜錦袍戈者盖取御特人不戈不愛之義也
溝楊柳蔫天廐驊騮豪學士皆蒙借飛龍馬屢換青春直閑隨
上苑遨晉濟寺與美蓉苑相連常游非美蓉亦謂之南苑也所煙低行殿竹風
析繞墻梔此入句述游日遊戲沐聚散俄成昔悲愁益自嫈每
悵仙駕遠更望茂陵號地接三茅嶺川迎伍子濤伐偶
每濤是伍嗔氣所作子花迷阬步暗石固蘇山牢此兩句又是夢中所作
蘭野凝香管梅洲動舉篙泉無籍絲妓溪鳥避千旌

颸舊心攡絕思歸更着搔無聊燃蠟炬誰復勸金舠
余自到此絕無夜宴酒器中大者呼爲鵝鯢像顧形迹未曾以此相勸嵐氣朝生棟城
陰夜入濠望烟歸海嶠送鴈渡江臯苑馬嘶寒櫪吳
鈎在錦縑未能追校兎空覺長黃蕎木國逾千里風
帆過萬艘閩川終古恨惟見暮潮滔

奉和浙西大夫述夢四十韻大夫本大夫本題
言贈於夢中賦詩以寄一二僚友故今所
和者亦止述翰苑舊游而已[redacted]元稹[redacted]

閑有池塘什還因夢寐遭攀禾工類蔡詠亘敏過曹
莊蝶玄言秘羅含藻思高本猶稱六句皆夢中作三聯亦多微故事也戈

寻排筆陣貔虎謙文翰緣績鳶凰鷄權奇驥騄毫神
樞千里應華衮一言褒李廣留飛箭王祥得佩刀傳
乘司隸馬繼榮翰林毫辨題[redacted]超脫詞鋒豈足專金
剛錐透玉眉鐵劍吹毛自戈矛而下皆述大夫刀筆聽盛文藻秀麗翰苑誤論詣懷
與功多名將人許三公世資基綱宛學士等美顧我曾陪附思君正賛陶近
酬新樂錄仍寄續離騷近蒙大夫寄驚業歌酬和才華此篇續至阿閣偏
隨鳳大夫與稹偏多同直方壺共跨鼇借騎銀杏葉學士初入例借飛龍
爲橫賜錦垂箇新己本篇具水井分珍菓金瓶貯御醪擱
辭珠有戒廉取一本玉字有非叨綾紙侵紅點書詔皆用綾特紙
蘭燈熘碧高麻制例皆通宵撰寫代予言不易承聖旨偏勞稹與

大夫相代爲翰林承旨繞月同棲鵲驚風比夜螢吏傳開鎖契
學士院寄通銀臺每日常開門使勘契開鎖甚煩多神撼引鈴絛院中有急命即鈴索
自稱言以爲常渥澤深難報危心過自操把顏誠懇懇膽口
俱忉忉佩寵雖緺綬安貧尚葛袍覓親多謝絕延薦
必英豪自阿閣而下皆言稹同在翰林日居處浮秘與頻繁承職勤勞長與同寮等事也分
阻盃盤會閑隨寺觀遨學士無過從褻會之例大與稹時時而字一本作相期
於寺觀閑行而已多祗園一林杏慈恩仙洞萬株桃玄都瀰海滄波
滅昆明劫火焚未陪登鶴駕已計墮烏號痛淚過江
[redacted]究辭出海濤尚看恩詔濕已夢壽宵牢本稿言此兩句是夢中作故言
故言夢字再造承天寶新持濟巨鼇猶憐弊簪履重委舊

旌旄渤海以下皆言衞國思撫荷新澤等事北望心彌苦西馳一本有回
首慶橙九霄難詠日兩浙僅容舠暮竹寒窻影衰楊
古堞濠魚飯集稿市鵲鸛起亭皐越州宅臨城盡見城郭戶朽必
休衝斗自謂良弓枉在弢鑿谿旱要摧虎兕便鑄堅逢蒿
漁艇宜張棹棲船稱萬艘量材分用處然不學滔滔

浙西大夫述夢四十韻并浙東相公繼有酬
和裴然繼聲本韻次用　劉禹錫

位是才能取時因際會遭羽儀呈鸑鷟鋩刃試豪曹
洛下推年少山東許地高門承金鉉家有玉璜韜
呂侯罰伏海浪浮鵬翅天風引驥髦便知逢閶闔不識舊

衣褧興發春塘草魂交益部刀形開猶抱膝燭盡遽
揮毫昔士當初筮逢時詠載橐懷鉛辨虫篆素學
鵷毛車騎方休汝歸来欲效陶大夫罷太原從事歸隸師南黨賓
褰誇內署選風騷羽化如乘鯉樓居舊冠鼇笑香焚
濕麝名菓賜乾萄議教蠅棲筆邀懽蟻泛醪代言無
所戲謝表自稱叨蘭熖凝芳澤芝泥瑩玉膏對頻聲
價出宣久夢愧芳草詔令歸馬批章答獻獒幽州嘗獻西域鶻歸
乞盟並見前注銀花懸院牓翠羽映簾縧諷諫欣然納奇觚
率爾操禁中時諤諤天下免忉忉左顧龜成印雙飛
鵠織袍謝宣綠地窓潔巳是心豪五日思歸沐三春

等眾遨茶爐依綠筍恭局就紅桃溟海黍潛變陰陽
灰暗葵僊成脫屣去臣憶奉弓號建節辭烏栖宣風
肴蘭濤土山京口峽鐵甕琵城牢舊說潤州城如甕見歸潤南城
曲島花千樹官池水一篙鶯来和絲管鷹起拂旌旄
宛轉傾羅扇回旋墮玉搔罰籌長豎纛觥盞樣如舠
山是千重障江為四面濠臥龍曾得雨浙東孤鶴尚鳴
皐浙西劍用雄開匣公二弓閑蟄受弢謂自鳳姿嘗在竹公二
鵰羽不離蒿謂自吳越分雙鎮東西接萬艘今朝比潘
陸江海更滔滔

招隱山觀玉蘂樹戲書即事奉寄江西沈大
夫閣老此樹吳人不識因予嘗見乃得此名

潤州刺史李[redacted]德裕

玉蘂天中樹金閨昔共窺落英開舞雪密葉乍低帷內署沈大夫所居門前有此樹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際大夫草詔之月皆與予同翫舊賞
烟霄遠前歡歲月移今来想顏色還似憶瓊枝

奉酬浙西尚書九丈招隱山觀玉蘂樹戲書
見懷之作
江南西道團練觀察使沈[redacted]傳師

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雪英飛舞近煙葉動搖深
素萼年年密衰容日日侵勞君想華髮僅欲不勝簪

寄題惠林李侍郎舊館
棟宇非吾室煙山是我鄰下齡惟待盡一世樂長貧
半壁懸秋日空林滿夕塵秖應雙鶴吊松路更無人
寄茅山孫鍊師
何地最翛然華陽第八天松風清有露蘿月淨無烟
乍聳瑤壇鶴時喫玉樹蟬欲馳千里思惟有鳳門泉
又二絶
石上谿蓀茇紫茸碧山幽藹水溶溶菖花定是無人
見春日惟應羽客逢
獨尋蘭渚訪遊蟬閑衛松窻望翠微遥想春山明月

曙玉壇清磬步虛歸
題奇石 石在淅西公署
蘊玉抱清輝閑庭日瀟灑塊然天地間自是孤生者
送張中丞入臺從事
騶騎朝天去江城曉閣深夜珠光去握芳桂乍辭陰
澤國三千里羇孤萬感心自嗟文履久此曲爲誰
懷京國
海上東風起雲來鷹前先折鏡湖梅遥思禁苑青春
夜坐待宮人畫詔廻
追和太師顔公同清遠道士遊虎丘寺

茂苑有靈峰竚余未遊觀藏山半平陸壕谷爲高岸
岡巒數仞墻巖潛千丈幹乃知造化意回幹資奇玩
鋒勝昔虎踞劒淩嘗龍煥潭黛入海底嵒岑聳霄半
層巒未升日哀猿昇知旦綠篠夏凝陰碧林秋不換
真捷既窈窕回望何蕭散川晴嵐氣收江春雜英亂
逸人綴青藻前哲留篇翰共和哀玉音皆銜文綺段
難追彥回賞徒起興公歎一夕如再升含毫星斗爛
東巡懷古二首
王京兆
河水昔將决衛波溢川涛崿崨金堤下噴薄風雷音

接馬哭未弭爲魚歎方深惟公執珪璧誓與身俱沉
誠信不虛發神明宜爾臨湍流自此回咫尺焉能侵
逮我守東郡悽然懷所欽雖非識君面自謂知君心
意氣荷相合神明無古今登城見遺廟日夕空悲吟
陽給事
宋氏遠家左豺狼滿中州陽君守滑臺終古垂英猷
數仞城既毀萬夫心莫留跳身入飛鏃免胄臨霜矛
畢命在旗下僵尸橫道周義風激河汴壯氣淪山丘
嗟爾抱忠烈古來誰與儔就烹感漢使握節悲陽秋
顔子綴清藻鏗然如素琴徘徊望故壘尚想精魂遊

大和四年六月一日題

秋日登郡樓望贊皇山感而成詠

昔人懷井邑爲有掛冠期顧我飄蓬者長隨泛梗移
越嶺因病感潘鬢入秋悲北指邯鄲道應無歸去期

雨後淨望河西連山愴然成詠

宿雨初收晚吹繁秋光極目自銷魂烟山北下歸遼
海鴻鴈南飛出薊門只恨無功書史籍豈悲臨老事
戎軒唯懷藥餌蠲衰病爲惜餘年報主恩

秋日笑晴郡樓閑眺寄荊南張書記

高檻涼風起清川旭景開秋聲向野去爽氣自山來

霽外鴻初返簷間燕已歸不因烟雨夕何處夢陽臺

故人寄茶

劍外九華英緘題下玉京開時微月上碾處亂泉聲
半夜邀僧至孤吟對竹烹碧流霞腳碎香泛乳花輕
六腑睡神去數朝詩思清其餘不敢費留伴讀書行
讀一本作附

李文饒別集卷第三

李文饒別集卷第四

詩下并唱酬共三十五首

奉送相公十八丈鎮揚州

西川節度使李[redacted]德裕

千騎風生大旆舒春江重到武侯廬共懸龜印銜新
綬同憶鱣庭訪舊居取履橋邊啼鳥換釣璜溪畔落
初今來却笑臨邛客入蜀空馳使者車

酬西川尚書

淮南節度使王[redacted]播

昔年獻賦去江湄今日行春到始悲三徑尚存新竹

樹四隣惟見舊孫枝壁間潜認偷光處川上寧忘結
網時更見橋邊記名字始知題柱免人嗤

題劍門

奇峯百仞懸清眺出嵐烟迴若戈回日高疑劍倚天
參差霞壁聳合沓翠屏連想是三刀夢森然在目前
頃歲入蜀偶題此詩焉上所成數字未穩
今遇連帥尚書盧公再換舊石會昌三年
四月一日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李
德裕

漢州月夕遊房太尉西湖

丞相鳴琴地何年閉玉徽（房公以好琴聞於四海）偶因明月夕
重敞故樓扉桃桁叙坐在美蕃客暫依（南史安陸侯與工仲寶長史庚杲之書稱泛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誰憐濟川楫長與夜舟歸

重題

晩日臨寒渚微風發櫂謳鳳池波自闊魚水運難留
亭古思宏棟川長憶夜舟想公高世志秪似冶城遊

奉和　兵部侍郎鄭澣

太尉留琴地時移重可尋徽絃一掩抑風月助登臨
榮駐清油騎高張白雪音歎言酬唱美良史記王儉

重題

靜對烟波夕栖思棟宇精卧龍空有處馴鳥獨忘情
顧步襟期遠參差物象横自宜雕樂石爽氣際青城

奉和　禮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劉禹錫

木落漢川夜西湖懸玉鈎旌旗還外次舟楫𨗽中流
目極想前事神交知舊遊瑤琴久已絶松韻自悲秋

重題

林端落照盡湖上遠風清水榭芝蘭室僊舟魚鳥情
人琴久寂寞烟月若平生一逕釣樵處再吟鏘玉聲

房公舊竹亭聞琴緬慕風流𥘿期如在因重
題此作

流水音長在青霞意不傳獨悲形解後誰聽廣陵絃

奉和　鄭澣

石室寒飈響孫枝雅器裁坐來山水操絃斷吊餘哀

奉和　劉禹錫

尚有竹間露永無綦下塵一聞流水曲重憶滄浪人

憶金門舊遊奉寄江西沈大夫

東望滄溟路幾重無因白首更相逢已悲泉下雙琪
樹（甫中令武元昌皆已淪沒）又借天邊一卧龍（杜西川官南海）諳人事升

沉絕十載宦遊漂泊過千峯思君遠寄西山藥（大夫嗜鍊鍾陵無好金丹之術）歲暮相期何赤松

錦城春事憶江南五言三首

桐花鳳　百花潭　懐子夜歌並闕

早入中書行公主册禮事畢登集賢閣成詠

明星入東陌燦燦光層宙皎月映高梧輕風發涼候
金門列祿吹鍾室傳清漏簡册自中來貂黄添宜授
更登天祿閣極眺終南岫遥羨商山翁閑歌紫芝秀
杖興念始厚夕惕恩致冦傾奪非我心悽然感田竇

題羅浮石（刻於石上）

清景持芳蔭涼天倚茂松名山何必去此地有群峯

重過列子廟追感頃年自淮服與居守王僕射同題名于廟壁僕射已爲御史余尚布衣自後俱列紫垣繼逬內署兩爲冢宰之代後聯左揆之榮倚寵多同感涕何極因書四韻奉寄

白首過遺廟朱輪入故城已慙聯左揆猶喜抗前旌曳屣忘年舊彈冠久要情重看題壁處豈羨棄繻生

遥傷茅山縣孫尊師三首

蟬蛻遺虛白蜺飛入上清同人悲劒解舊友覺衣輕

黃鶴還將舉班麟儼未行惟應鮑靚室中夜識琴聲

金格期初至飇輪去不停山摧武擔石天隕少微星弟子悲徐甲門人泣蔡經空聞留玉舄猶在阜鄉亭

空宇留丹竈層霞被羽衣舊山聞鹿化遺舄尚鳧飛數日奇香在何年白鶴歸想君旋下泪方欵里閭扉

尊師是桃源黃先生傳法弟子常見尊師稱先師靈迹今重賦此詩兼寄題黃先生舊館

後學方成市吾師又上賓今茅山宮觀道士並是先生弟子洞天應不夜源樹秘如春此並述桃源事棊客留童子瞿山童即先生弟子桃源得仙人蔡子藏在傳記山精避直神先生初至茅山童子翻去生有辟先生疑山神所為書符召至之靈異如此矣其無因握石髓及與餐生人

僕射相公偶話於故集賢張學士廳爲得德裕與僕射舊唱和詩其時和者五人惟僕射與德裕皆列高位淒然懷舊輒獻此詩

賦感隣人笛詩留夫子墻延年如有作應不用山王顏延年五君詠山濤王戎以貴不得列於五君之數

惠泉

茲泉由太潔終不畜纖鱗到底清何益含虛勢自貧闇璣難秘彩美玉詎潛珍未及黃陂量滔滔豈有津

無題

松倚蒼崖老蘭臨碧洞衰不勞鄰舍笛吹起舊時悲

題冠蓋里在襄州南大山下

偶來冠蓋里媿是舊三公自喜無兵術輕秦上閟宮

離平泉馬上作

十年紫殿掌洪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武皇恩厚宴龍津黑山永破和親虜烏嶺全阬跋扈臣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

謫仙嶺南道中作

嶺水爭分路轉迷桄榔椰葉暗蠻溪愁衝毒霧逢蛇草畏落沙蟲避燕泥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

潮雞不堪腸斷思鄉處紅槿花中越鳥啼

到惡溪夜泊蘆島

甘露花香不再持遠公應怪負前期青蠅豈獨悲虞
氏黃犬應聞笑李斯風雨瘴昏蠻日月烟波魂斷惡
溪時嶺頭無限相思淚泣向寒梅近北枝

登崖州城作

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
住百匝千遭遶郡城

歌篇三首

鴛鴦篇

霜夜對月聽小童薛陽陶吹笛　二首闕

南梁行和二十二凡

江城鬱鬱春草長悠悠漢水浮清光雜英飛盡空和
景綠楊陰重官舍靜此時醉客縱橫書公言可薦承
明廬青天詔下寵光至頒籍金閨徵石渠重歸山路
烟嵐隔巫山未深晚花折桐花紅光奪日燃搖風有
毒愁行客杜鵑啼咽花亦殷聲悲絕豔連空山斜陽
瞥映淺深樹雲雨鬱迷崖谷間山雞錦質矜毛羽透
竹穿蘿命儔侶喬木幽谷上下同雄雌不異飛棲處
望秦峯迴過商顏浪疊雲堆萬簇山行盡杳冥青嶂

外九重鐘漏紫雲間元和列侍明光殿諫草初焚市
朝變北闕趨臣半隙塵南梁笑客皆飛霰追思感歎
却昏迷霜鬢愁吟到曉雞故園歲深開斷簡秋堂月
曉掩遺桂鳴鳴曉角霞輝粲撫劍當楹一長歎匆匆
無由學聖賢空持感激終昏旦

李文饒別集卷第四

李文饒別集卷第五

疏狀

諫敬宗搜訪道士疏

駙馬不許至要官私第狀

代高平公進書畫二狀

奏銀妝具狀

奏繚綾狀

亳州聖水狀

王智興度僧尼狀

諫敬宗搜訪道士疏

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何以長久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愼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又云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玄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歎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之道不其至乎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稽玄祖之訓修軒皇之術凝神閒館物色異人將以覿冰雪之姿屈順風之請恭惟聖感必降真僊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所慮赴召者必怪迂之士苟合之徒使物淖冰以爲小術衒耀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武五利無一可驗臣所以三年之內四奉詔書未嘗以一人塞詔實有所懼臣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書稱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又高宗朝劉道合玄宗朝孫甑生皆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豈以宗廟社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具載國史以臣微見儻陛下睿思精求必致真隱惟問保和之術不求藥

廟靈鑒

誰不歡心臣思罄愚衷以裨玄

皇

駙馬不許至要官私第狀

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是親密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玄宗開元中禁止尤切臣訪聞近日駙馬公至宰相要官私第此輩無他才技可以延接惟是漏洩禁密交通中外群情以爲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往來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望宜示宰相其駙馬諸親今後公事即於中書見宰相不令詣私第

代高平公進書畫二狀

鍾張衛索真蹟各一卷二王真蹟各五卷
晉魏宋齊梁陳隋真蹟各一卷顧陸張鄭
田楊董洎國朝名畫各[illegible]卷

伏以前代帝王多求遺迹朝觀夕覽取鑒於斯陛下
睿聖欽明凝情好古聽政之暇將以怡神前件書畫
歷代共寶是稱珍絕其陸探微蕭史圖妙觀一名居
上品所希睿鑒別賜省覽

進玄宗馬射圖狀

伏以玄宗皇帝天縱神武藝冠前王凡所畋遊必存
繪事豈止雲夢殪兕楚人美旅盂之雄涇陽射蛟漢
史稱舳艫之盛前件圖臣謹奉光靈素所寶惜陛下
旁求珍迹以備石渠祖宗之美敢不上獻

奏銀粧具狀

臣有生多幸獲被昌期受寄名藩每叨曠職孜孜夙
夜上報國恩數年以來水旱相繼蒼黎竭微慮粗免流
亡物力之間尚未完復臣伏準今年三月初三日赦
文常貢之外不令進物此則陛下至聖至明細微洞
照一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奸彫瘵之人不勝其弊上
弘儉約之德下敷惻隱之仁萬國群甿鼓舞未息昨
奉五月二十三日詔書令訪茅山真隱將欲師虔誨
守約之道敦務實去華之美雖無人上塞丹詔實舉
王已稱玄風豈止微臣獨懷忭賀況進獻之事臣子
之常心雖有赦不許亦合竭力上貢惟臣當道素號
富饒近年以來[illegible]則異貞元中李錡任觀察使日
職兼鹽鐵百姓除貫出榷酒錢外更置官酤兩重納
榷獲利至厚又訪聞當時進奉亦兼用鹽鐵羨餘貢
獻繁多自後莫及至薛苹任觀察使時又奏置榷酒
上供之外頗有餘財軍用之間實為優足自元和十
四年七月三日敕卻停榷酤又准元和十五年五月

七日赦文諸州羨餘不令送使惟有留使錢五十萬
貫支用猶欠十三萬貫不足須是諸事節用百計補
填經費之中未免懸闕至於□紗等物猶是本州所
出易於方圓金銀不出當州皆須外處回市去年二
月中奉宣令進盝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貯
備都無三二百兩乃諸頭收市方獲製造上供昨又
奉宣旨令進粧具二十件計用銀一萬三千兩金一
百三十兩尋令併合聖節進奉金銀造成兩具進納
訖今差人於淮南收買旋到旋造星夜不輟竭力營
求深憂不迨臣若因循不奏則負陛下任使之恩若

分外誅求則又累陛下慈儉之德伏乞陛下覽前件
榷酤及諸州羨餘之目則知臣軍用短闕本末有由
伏料陛下見臣論奏必賜詳悉知臣竭愛君守官之
節盡納忠蹇直之心伏乞聖慈宣令宰臣商議何以
遣臣得上不違宣旨下不闕軍儲不困疲人不招物
議前後詔敕並可遵承輒冒宸嚴不任戰汗之至

奏繚綾狀

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伏料
聖慈必垂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
盤條繚綾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臣伏見太宗

朝臺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令獻之大亮密表
陳誠太宗賜詔報云有臣如此朕一本有後字何憂再三
嘉歎事載史書又玄宗令中使於江南採鵁鶄諸鳥
汴州刺史倪若氷一本皆作若水陳論玄宗亦賜詔嘉納其
鳥即時皆放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子琵琶捍
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書輒自停織玄宗皆不
加罪忻納所陳臣竊以鵁鶄鏤牙至為微細若水等
尚以勞人損德瀝款效忠當聖祖之朝有臣如此豈
圖王之代獨無其人蓋有蔽者弗言本傳作蓋有位者蔽而不聞而已
非陛下拒而不納又伏覩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俟

伯有位之士無或棄予謂不可者一本作諫字其有遺道
傷理徇欲懷安面刺廷爭無有隱諱則是容納善道
增光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況立鵝天馬掬豹盤
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
臣愚示所未曉昔漢文衣弋綈之衣元帝罷輕纖之
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乞陛下近覽太宗玄宗之
容納遠思文帝孝元之恭已以臣前表宣示群臣酌
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賜
臣不勝優詔報之其繚綾罷進

亳州聖水狀

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丐錢數月以來江
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十家都顧一人取水擬取之
時病者斷食葷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飯危疾之
人俟之病愈其水斗價三千本傳作水斗三十千而取者益之
他水一本作跡字路轉以市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昨點
兩浙福建百姓度江者日三五千人臣於蒜山已加
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恐無益黎甿昔吳時有聖水
宋時有聖火並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觀察使
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

王智興度僧尼狀

王智興於新屬泗州置僧尼誡壇自去冬於江淮以
南所在懸牓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聞
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欲規避王徭
影庇資產自正月以來落髮者無慮數萬臣今於蒜
山度點其過者一旦百餘人勘問惟十四人是舊人
沙彌於是蘇常百姓亦無本州文牓尋已勒還本貫
訪聞泗州置壇次比覺夫到人納二千給牒即回別
無濾事若不特行禁止比至誕節計江淮以南失却
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繫於朝廷濾度 下闕文

李文饒別集卷第五

李文饒別集卷第六

書碑

與桂州鄭中丞書一首
與姚諫議書三首
劉公神道碑
馬公神道碑

與桂州鄭中丞書

某當先聖御極再參樞務兩度冊文及宣懿太后祔
廟制聖容贊幽州紀聖功碑討回紇制討劉稹制五
度黜陟斯書兩度用兵詔敕及先聖改名制告昊天

上帝文并奏議等勒成十五卷正觀初有穎岑二中
書代宗朝常相元和初某先太師忠公一代盛事皆
所潤色小子詞業淺近獲繼家聲武宗一朝冊命典
誥軍機羽檄皆命受撰述偶副聖情伏恐制序之時
要知此意伏惟詳悉謹狀

與姚諫議郃書三首

閏冬極寒伏惟諫議十五郎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某
悲緒外衆差趨押衙至奉示問不任悚荷無由拜伏
陪積贍戀謹因使回奉狀不次閏十二月二十八日
從表文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某狀上

天地窮人物精所弃無復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吊問
閽老至仁念舊盛德矜拯再降專人遠逾溟漲兼賜
衣服器物茶藥至多槁木暫榮寒灰稍暖開緘感切
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卹資儲蕩盡家事一空
百口熬然往往絶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飢惟恨垂殁
之年頓作餧死之鬼自十月末得疾伏枕七旬屬纊
者數四藥物陳棄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羸
憊至甚生意方微自料此生無由再望旌棨臨紙涕
戀不勝遠誠病後多書不得伏惟怒察謹狀
伏蒙又賜口箴不任感戴東都日所惠本留洛中無

人檢得兼以道路艱阻二年来不曾有人至洛以此
前狀諮請倍深惶悚小生舌箴更改三五字不欲兩
本流傳今謹録新本獻上舊本伏望封還如不能遠
寄伏惟必賜焚却下情切望趙總管知廣州時多此
目下旬方此至伏惟照察謹狀

唐故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知
內侍省事劉公神道碑

宸極正位運四時者璇樞太微啓扉分兩垣者上将
其或道兼文武勳著旂常稟嶽立之神姿蘊泉渟之
深識存也出忠入孝殁同歸致也灑澤漏泉始終

一貫求之前古不亦難哉公諱弘規前京兆雲陽人
也派流甚遠珪組相承炳焯周邦光揚史牒曾祖恩
官止同州白水縣令祖信終于漢中郡折衝都尉父
英皇左武衛中郎将歷階勳至游擊将軍上柱國皆
績前緒踐履夷途或剛恕而行俾人歸厚或殺毅以
立顧敵必推不顯當時宜生達者公十有五乃應選
用沖和之美暢茂於四肢喜愠之来不塵於絶境亦
由崑崙片玉嶧陽孤桐生稟異姿終成重器始署雲
騎尉賜緋累遷內侍省內僕寺丞寄侍赤墀飛聲紫
禁值擽不適於規矩抗志已在於丹霄無何丁郎将

憂宣亲服喪杖而後起不辭王事是謂從權俄授徽
事郎內侍省府局令屬蜀闗逆命禁旅徂征護汧隴
梟騎之鋒平井絡鴟張之虜始以義擊俄焉凱歸由
是有輕車都尉之授旋又将命撫循自靈州以届于
邊摘軍五城勤役萬里懋乃休績簡于天心加銀印
赤紱之賜充天威軍使奉詔蠻方再女懷俗傲儻扶
義有叱馭之風感激捐軀忘跕鳶之苦恩禮浹洽要
荒晏如尋自奚官局丞擢翰林院使偃署重深天顔
咫尺導才臣之啓沃廣睿哲之聰明公學富丘墳智
參神化叶機贊命撥揮王猷故事藹然內庭繄賴爰

加內侍伯貳副軍中尉副左街功德之任紫綬龜印
之寵以昭其庸武旅邑漾之師實爲之佐檢校司空
王公謂之授鉞河東也改內給事爲之護軍以金闕
之契睦於元帥以泉海之量接于賓僚三軍㦷愛日
之和列郡靡清風之惠洎振武失守王將遁逃朝庭
軫憂虞爲邊患因命尚書張照節制是邦詔公傾步
騎五千爲之聲援公內運秘計外示閑安詭以巡邊
掩其無備長驅猛銳深入壘門乃以宣労之名俾其
少長皆會然後擒執魁首寘之典刑戮三百餘人閩
城股悚昔武安之阬趙卒莫辯幽冤韓信之戰井陘

徒聞疾闘未若公德刑具舉威惠皆宣乘驛上聞班
師舊鎮司徒既殁承乏總戎而高平公弁秉相門一
時盛惠與公座舟相待朱瑟諧音淡然而成去如始
至尋又奉詔巡邊以觀軍實北至鉤注東達飛狐道
里曲折不遺於掌握兵機奇正盡在於襟靈士懷挾
纊之恩人感投醪之醉壺漿塞路幼艾爭先叟窩山
河存於繪事憲宗悦而加歎嘗置座隅得李恂之圖
書乃知聚落觀千秋之畫地盡見山川加朝議大夫
內侍省內常侍復歸舊鎮報忠勞也上以公器能可
以居重任機權可以參密勿遂發中詔俾還京師改

內飛龍使換右神策軍副使飛龍掌天驥之閑古太
僕之職也禁旅總蘭錡之兵古上卿之寄也公或爲
長或爲副盖選衆而舉惟材是擇翌日命知樞密公
揣摩心術練達國章謀無不成運有餘裕當神武經
綸之際王師戡定之初一日萬機晝嘗三接忠猷隱
於閑聽嘉謀秘於宫闈畧而不書盖温樹不言之義
也真拜內常侍知內侍省事旌其忠力賜名弘規弘
者光大之稱規者規範之謂合此二義表玆一心俄
而淄青干紀兵集淮海以公累護戎事尤邃武經出
爲淮南監軍委以攻討鳴鐘鼓以問罪運籌策以出

奇方厲志於戈矛遽纏哀於風樹抱終身之痛自違
神闕嘗赴難之辰敢避金革起復寧遠將軍依前充
監軍使元惡既殲復掌樞密憲宗憑几大漸召公受
遺穆宗膺圖御宇繄公定策捧日而昇黃道翼龍而
上赤霄名節功勛光照圖史遷忠武將軍內侍省少
監賜上柱國進雲麾將軍服闋授銀青光祿大夫監
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封彭城縣開國子累封沛國
公食邑三千戶賜以長戟列之朱門守約鳴謙不有
其貴屬幽鎮背禍趙魏挺災公內竭謀猷定指蹤之
計外緝機務當政賦之源慮不及私居嘗慎獨懸木

鏡而情無隱伏持權衡而心靡重輕嶷然如山以鎮群動逮長慶季歲穆皇厭代獨留公志伏神明心存王室請立先后以爲副軍雪涕抗詞肯陳大計舉觴瀝款衆議皆從延年離席而社稷已安趙憙横揩而尊卑乃定惟公方之諒無慙德公以名遂身退默能進善人之高蹈也乃推同志固繁機遷左監門衛上將軍知省事復爲河東監軍使拜泣丹墀寵錫金帶鏤鞍后深恩授劉稹之部落吳君寵渥賜陛遜之金環煥赫煇榮莫逾於此穆宗厭代先后嚮明公懇請會朝旋奉俞詔拜特進行右武衛上將軍公以子牟

之戀常懷魏闕汲黯之志惟在漢庭懇辭北轅上不能奪尋除内宅使鴻臚禮賓等使前代特進位次三公居驃騎儀同之上非茂勛俊德曷以處之遷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漢氏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武帝既平百粤内增七校今之中尉寔司其任公閲禮敦詩深知將帥之體安人和衆實有經武之材以清淨檀緇黄以慈惠親戎旅西方之教不肅而成北落之衛隱然難犯吐論必援於經史耽翫惟志於圖書遇物而涇渭自分立誠而風雨如晦權雖侔於魏霍主恩益親寵雖盛於金張人心咸悦非全才曠度

豈能臻於此歟公志氣方彊春秋甚富將欲揚威瀚海耀武龍庭展報國之壯圖恢致君之遠略勞而生疾懇請辭榮天子憂吕蒙之未瘳委丹景之卧鎮近臣挾醫而騈至中使賜藥以交馳心徒傾於太陽命已迫於朝露洒血悽感啓手歸全以十一月二十八日薨於長安來庭里第享年五十二遺表獻名馬雕鞍寶器犀帶臣子之戀不其至乎敬宗當宇流襟廢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賻絹一千匹布四百端錢三千貫上擬三台之耀下賁九泉之榮禮命所加冠於當代朝廷碩臣聞必興歎和壘故校相視潸然昔

李將軍之殂人皆流涕以其信結於士大夫公近之矣況公瞑目之後曾未經旬變起林光哭纏胥極則知日磾已歿何羅之釁遂成許褚既終徐他之嫚莫過惟公岸嶷聳拔挺秀色於晴霄律吕合和流清音於大厦志必存於經濟量莫挹其沖深思若涌泉智如炙輠決勝千里通知四夷察情僞之端達幾微之際故天子虚己以聽詢謀允諧道不取於苟容言必歸於中正居平而特厚之愛臨事而感槩立名體征膺之奉公得亞夫之守節公之掌樞也屬穆皇寢疾逾年公之總戎也屬敬宗朝廷多事公協和將相安

靖邦家勁草不搖喬松自直傳稱公家之利知無不
爲忠也送往事居俱無作色貞也惟公有之矣惜乎
未及中壽俄歸杳冥景巳戢於虞泉名空留於簡冊
可不悲哉夫人密國夫人李氏懿行蘭薰貞風玉瑩
榮封石窌寵章全德逺禮茂於宗姻洵矣光於內則
悲深晝哭痛結泉扉有子五人長曰行立朝散大夫
內侍省宮闈局令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伯賜緋魚袋
次曰行深中散大夫內侍省給事賜紫金魚袋次曰
行元　　　　　　　　　　　　　　　賜綠次
曰行先朝散大夫內府局丞上柱國

　次曰行
　咸以珪璧之姿滌身文圃鴻鵠
之志矯翼禁林朱紫連華閨門雍睦忠出於孝貞五
龍之俊才喪過乎哀有二連之深戚粤以大和元年
十一月十四日卽幽穸於川滻之西禮也青烏啓兆
悲龍樹之長陰白鶴臨風嗟弔賓之遐返永圖不結
乃篆貞珉銘曰
皇王神化仰濟星樞始自絲忽風行八區誰參其任
公實帝俞出吐君命入讚臣謨其一惟后建邦外分蕃
岳粤則淮壤雄惟朔漠誰護其軍公多智畧恒瀚旣

寧王猷允若其二漢家宮室上應太微布列環衛帳張
武威誰司其柄公逵戎機兵王流聘忠賢是依其三內
外之寄安危所注惟公全德乃暢機務矣璧良珪瑞
質凝素霜戟實刀森然輝庫其四天挺奇志貞若渾金
出入三紀賢明一心寒松在巘霜霰寧侵皇澤之厚
川流比深其五趙孟悄景光音遂遠長卿病痟藥石皆
曉靈芝難駐奇香莫返光碎珠泉芳消蘭畹其六鹵簿
詔葬哉闕之東列旌旗於素滻凝簫挽於朔風落槭
槭之霜葉叫離離之晚鴻時一往兮舟壑逝魂歸來
兮松柏中其七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右領軍衛上將軍致
仕上柱國扶風馬公神道碑銘并序
夫龍城長松必備明堂之制荊岑璞玉終爲大國之
寶士或起漁釣而遭時會亦有拔刺椿而賛王業求
之古何代無賢大和六年開府儀同三司右領軍衛
上將軍致仕上柱國岐山公嘗封三百戶扶風馬公
以侯印罷歸至開成六年九月四日薨於永嘉里第
享年六十三詔贈揚州大都督明年二月八日以鹵
簿鼓吹葬於京兆灞陵之原馬公卽國之盡忠衛主
之臣也公諱存亮字季明大父璉皇銀青光祿大夫

考操皇朝議郎房州長史公之先族趙奢嘗以百萬
勁兵號爲馬服制秦吞魏因而氏焉厥後文武派分
英華不絶武則伸威百蠻鑄銅而表海文則研道六
經施帳而授業公繼前業蔚爲茂器終始一貫貞明
六朝德宗時弱冠筮仕風儀夙成帝欲分綺季之芳
翼皇儲之重於是暫離武帳出侍龍樓贊蘭英結珮
之蔡規桐葉剪圭之戲此則史冊之保護也帝欲秩
出納之司綍綈航之貢於是副洪牟而實天庫佐安
國而禆水衡此又孔僅之方畧也帝欲具御車旂宣
明衣服公於是典其寮宷重立規模疊烟霞以散王

侯卷虹蜺而給妃后卿靄施彰於五輅日華搖裔於
九游此又叔孫通之文物也帝欲順時巡以察風俗
先品貫以奉園陵公於是廣靈囿以樹農功耒頹宮
以列珍饌瀍后稷播殖之道遐裔夫捷給之詞此又
卜式之理上林也帝欲昆夷即序士馬無譁公於是
視秩視丘鈴榮加金鈕以奇謀而協上將以忠懇而
暢皇猷尺籍五符之勤訓馬簡士之要雖程功於衛
霍終歸美於程李此又許歷之副趙奢也元和十三
年公自神策軍副使詔受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
知內侍省事兼左衛功德使公於是金湯天壘雷電

皇威斥游隍於五营取材能於七萃備牙爪則數逾
十萬竭心膂則酬必九遷貔貅虎豹之師鵝鸛魚麗
之訓文茵貝冑之盛羽祼靈旂之飾奉元會則霜
委積於殿廷侍郊丘則錦綉施張於原野公珪璋挺
器禮樂資身肇下無睚眦之徒轅門多温恭之士知
吕蒙於行陣重郤縠於詩書晉代名卿咸稷趙襄之
舉漢朝武畧多由去病之門此又方召之佐宣王也
敬宗時宮掖無虞烽燧暴起肆竊王座熊羆彤闈良
媛以羅袂當衝侍臣以桑妻捍患宸慮未經於細柳
天行俄及於[illegible]皇何羅之舉萌日磾之心已動公

於是覽義皇之讐騁豐隆之馭閱[illegible]壁而納[illegible]日闕
獸落而留六龍指麾殄寇之兵調停太官之膳群兇
旣成於京觀褒官方及於乘輿公乃率玄甲而清紫
微奉翠華而入黃道此文耿弇安君父清妖孽也於
是真食井賦紀功析常文錦玉帶綢繆蕃錫公辭榮
畏滿名遂身退坐鎮俎而監淮海衛璀之忠勤也馳
軺車而欵天闕子牟之誠懇也捐寵綬而換松檟揚
王孫之達命也歸鄉里而散金帛蘇季子之行義也
慶忌嫉邪之心萬石周慎之志保貞廉而砰習惡謗
慝而忘身思患觀漏河之初知機見履霜之漸士君

子所以推公之明識也公始罷淮南監軍使詔除內
飛龍使莅華一紀勋勞大開朝晋華騮真延棧皂無
寓鑾詭銜之患遂翹足交頸之安𢌿精爽於北辰播
芳烈於来代旋以股肱近地河関要津爰輟信臣再
監戎旅繡衣晝行於阡陌金組暮貫於松楸焉子爲
臣忠孝備矣既而以疾告老乞還京師累表抗辭留
中未下天子眷懷耆舊注意貞良久而乃從不奪其
志此又終始之大節古今之至人長慶初某忝職内
庭獲覩公之儀表玉山峻嶺瓊樹高柯霍子孟資性
端莊進有常度張子孺小心畏忌每遠權勢御札盈

凡天香涌衣䌽八駿而幸玄洲捧六劍而墜青兕勛
名光焯當代莫儔夫人岐國夫人王氏賢媛早沉於
清渭珠光先閟於黄泉嗣子瓊林使朝議大夫行內
侍省奚官局令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
襲重封一百五十户賜紫金魚袋元某夙稟英才早
聞詩禮守公遺度以紹家風次子幽州監軍使朝議
大夫行内侍省内僕局令上柱國賜緋魚袋元貫朝
議大夫奚官局令上柱國賜緋魚袋元價儒林郎守
內侍省內府局丞上柱國元真等金貂相映朱紫交
輝鳳毛歸美於一門驥足皆期於萬里以某知公故

事見託斯文刻石路隅辰紀佳績俾後代知天子聞
鼓鼙而憶名將鑒丹青而思耆臣乃爲銘
明堂巍巍天駟前施木常乘馬是能星馳鳴咽[redacted]
車馬是司趙秦同出後有[redacted]馬服生趙[redacted]
戰國更覇迭相盛衰趙困長平秦始開基劉累遠孫
前秦無遺劉即范氏累乃龍師厥派緜緜尋源乃知
貞元年中公侍丹墀一善及物知無不爲進退謇諤
行無越思明明大聖信任不疑赫赫貞臣顛危必持
理身清静成國雍熙實本兵柄左右皇威內訓七萃
七萃如雞外遏百蠻百蠻以綏冬有愛日人心所歸

疾風勁草輿論欽之始去禁衛萬夫洟洟建總天廐
六閑允釐羣牧事國形神久疲監視諸侯琴書自怡
金印組綬去之若遺間經潘國優游在斯長慶六年
詔樹豐碑上將刻字文以好辭後十六年蓋臣其萎
原阡松檟兮霜露已滋苑池臺榭兮榛蕪可悲覩塵
根兮空嗟蔓草冢貞珉兮攸媿色絲

李文饒別集卷第六

李文饒別集卷第七

紀六首

掌書記廳壁記

丞相鄭平公新置資福院記

三聖記

重爲益州五長史真記

懷松樓記　　玄真子漁歌記

祭文

祭唐叔文　　祭韋相文崖州

掌書記廳壁記

續漢書百官志偁三公及大將軍皆有記室主上表章報書記雖列於上宰之庭然本爲從軍之職故楊雄偁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皋非夫天機殊健學源濬發含思而九流委輸揮毫而萬象駿奔如庖丁提刃爲之滿志師文■瑟效不可窮則不能偁是職也昔安豐侯竇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表章誰與參之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及竇憲貴寵班固傅毅之徒皆置之我幕以典文章憲卿文章之盛冠於當代魏氏以陳琳阮瑀管記室自東漢以後文才高名之士未有不由於是選其簡才之用亦金馬石渠之亞況河東精甲十萬提封千里半雜胡騎遥制邊朔惟師旅之威容爲列藩之儀表典兹羽檄代有英髦開者吳少微富嘉謨王翰孫逖咸有制作存於是邦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暨太尉臨淮王總節制之師德裕叔父嘗與斯職尋以才識英妙肅宗召拜監察御史厥後僕射高貞公今河陽節度令狐公以人文掌宸翰國子司業鄭公給事河南尹杜公以才華登貴仕繼斯躅者不亦盛歟丙申歲丞相高平公始自樞衡以膺謀帥以右拾遺杜君爲主記明年惜其忠規復拜諫職尋參內庭視草之列次用殿中侍御史

崔君德裕獲接崔君之後文學空虛才術莫追繼清塵於吾祖抱芬烈於前賢先是廳廊之下有豐碑紀其名氏而不書職業今再刊斯記于本署西垣以高平公統戎爲始元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記

丞相鄭平公新置資福院記

夫威鳳之炳然非海晏則不至卿雲之靄然非氣和則不至故君子藏器抱璞含忠韞德不遭遇其時則光名不暉是以千木之退也高於千乘君晏嬰之仕也止於六百石先僕射佩虎符而知足視蟬冕而蔑如由斯志矣先僕射苞文武之道有清直之德良王

筴潤徒蓄寶於荊岑喬木幽深不呈材於廊廟知者
所以歎息也丞相鄒平公鍾是餘慶爲唐寶臣公天
挺奇表角犀特秀居五嶽也稟太華削成之狀方四
時也得清秋爽朗之氣森矛戟以耀穎瑩珪璋而潤
照盆人之傑獻憲宗皇帝以神武之姿墾除蕃害寇
慮濬以泉默英威赫而電斷奇權秘計皆中詔決之
參宸算者惟公與二三麾士揣摩潤色緊公儁首既
平淮夷盪齊毖四罪咸服八表晏然雖則武力之拘
原亦由謀臣之決策洎今上之宅憂也衮龍未襲綰
聑未位召公於東宮舍春殿歔欷前席付以大柄公

乃請偃武論道與天下休息上若涉水而得舟楫馭
馬而有銜轡始拜言以命咎即其時而相說君臣之
遇古無儔也公之爲政貞以制動平以儆物其志在
於識相體弘簡易而已嘗以爲用京房之濾則煩碎
而亂理聽嗇夫之辨則捷給而傷化由是遵坦夷之
路窒邪枉之門不勤人以務遠耻竭澤以言利剡夫
洞虛明之境應必以誠端不言之蹊孰不歸我故奉
聖者儔公爲良相焉公之趨丹墀侍紫垣名冠近臣
寵加贈典先僕射自拜貂而升左揆先夫人由趙郡
而啓大國金印石窌當代榮之建中初先僕射以柱

下史參梓潼軍計典昌榮二部益部之內有林居一
廛庾氏誅茅始傷於寄寓仲長樹果終見於繁蔚牽
公總佩觿志拾青紫方覃思於經籍未馳聲於文章
游焉息焉必在於是及鍾家難乃入爲官暨嘗太尉
鎮是邦也公釋褐從事在賓幄之間逮玆杭戎旌佩
相印曾未一紀繼爲三公下車逾月訪于舊部邵伯
之樹未翦武侯之廬猶在于公邑里遂見高車龍驤
門閭竟容長戟公瞻搆灑泣循陔示思以爲微壞壁
者夫子之居尚毀固朽宅者如來之乘斯遂執若歸
於淨土環以香林乃購之於官以爲精舍又以素門

之上胄者七人居之所以證迷途而資夙植也殿堂
層立軒房四柱鎔金作繪髣髴諸天况乎蜀山葱蒨
下臨於雉堞錦江明滅近繚於郊坰紅樹倚檻青蘿
傍砌海雞乍來靈章長秀彼之聽和音者不惟於寂
慮聞異香者自入於禪薰公之孝思永代作則豈止
何充之宅獨入檀那將與文公之堂俱爲不朽某競
焉孤生流落於代厚公感舊遂不見遺公自內庭升
台司居視草之列二三年間位借先達由是識人倫
者歸公之盛德不倍忝坐驟變寒暑迂懸榻之念忝
授簡之恩且嘗典綸綍獲備官寮報德不讓惧斯文

之關焉長慶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朝議大夫御史中丞上柱國賛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德裕撰

三聖記

大聖祖玄元皇帝

有唐寶曆二年歲次丙午八月丙申朔十五日庚戌王清玄都大洞三道弟子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諸軍事守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賛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德裕上爲九廟聖主次爲七代先靈下爲一切含識於茅山崇元觀南敬造老君殿院及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軀皆按史籍遺文庶垂不朽

老君

按史記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夫君子得其時則駕[redacted]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雨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尹真人

按史記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列僊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也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西服苣勝實莫知所終

重寫前益州五長史真記

益州草堂寺（成都記云在府西七里去浣花亭三里）列畫前長史一十四人（節度不帶尹則帶長史非今府佐也）代稱絕筆余曾於數公子孫之家獲見圖狀乃知草堂繢事靡不造真者昔嚴野旁求徒聞恭像稽山高遯惟上鑄金孰若記之丹青妙盡神照楚國祠廟魯王宮室洎此邦文翁講館皆圖歷代卿相粲然可觀雖有慕於前良曾莫究於形似豈與夫年代已遠遺像猶存入歷室而烟霞暫披拂浮埃而瑶林斯覿余以精舍甚古貌像將傾乃選其功德尤盛者五人模於屣之聽所追維二漢甚

閣皆有圖寫黃霸于定國雖宰相名臣不得在畫像之列卓乎康德行君子而在功臣之右今之所取意在斯乎旣新光靈可想儼若神對吾將與歸因叙其事詔諸來哲大和四年閏十二月十八日西川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贊皇縣開國伯李德裕記

懷崧樓記

懷崧思解組也元和庚子歲予獲在內庭同僚九人丞弼者五數十年間零落將盡今所存者惟三川守李公而已（已殁者西川杜公武昌元公中書常公鎮海路公吏部沈公左丞庾公舍人李公）

洎大和己丑歲復接舊老同升台階或紱數止與己協白雞之夢或未聞稅駕遽有黃犬之悲向之榮華可以悽愴況余憂傷所侵疲薾多病嘗驚北叟之福豈忘東山之歸此地舊隱曲軒傍施俾堄竹樹陰合簷檻晝昏喧雀所依凉飈罕至余盡去危堞敞爲虛樓剪榛木而始見前山除蒙篠而近對嘉樹（廳事前有大辛夷樹而馬草木所敘）延清輝於月觀留愛景於寒榮景甞遊皆有殊致周視原野永懷崧峯肇此佳名且符夙尚盡庾公不淺之意寫仲宣極望之心貽於後賢斯乃無愧丙辰歲丙辰月銀青光祿大夫守滁州刺史

李德裕記

玄真子漁歌記

德裕頃在內庭伏覩憲宗皇帝寫真求訪玄真子漁歌歎不能致余世與玄真子有舊早聞其名又感明主賞異愛才見思如此每夢想遺跡今乃獲之如遇良寶於戲漁父賢而名隱鴟夷智而功高未若玄真隱而名彰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其嚴光之比歟庚二子之間誠有裕矣長慶三年甲寅歲夏四月辛未日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德裕記

漁歌如左

煙波釣徒玄真子張志和

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右一

釣臺漁父褐爲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櫂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

右二

霅溪灣裏釣漁翁舴艋爲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反着荷衣不歎窮

右三

松江蟹合主人歡旅館尊羹亦共飡楓葉落荻花乾
醉泊漁舟不覺寒

右四

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棹歌連鈞車子撥頭船
樂在風波不用仙

右五

祭唐叔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六月巳未朔二十一日巳
卯河東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張弘靖敢昭
告于晋唐叔之靈惟神娠毋裝斧手文爲信殖徒林

之兇以啓夏墟受將須之皷以疆戎索豈止削桐無
戲歸禾有典宜在晋蕃育與周盛衰況式瞻西山神
靈是宅每廷烟夜簇嵐氣朝隮必膚寸而合油然以
過蓄泄在我神宜主之屬淮雨爲災粢盛將廢是用
率兹祀典以薦閟宮伏願降福蒸人撤兹陰沴俾三
農有望萬庾斯豐永儲犧牲以答神祝尚饗

奈元和中掌記戎幕時因晋祠止雨太保高平
公命余爲此文嘗對諸從事僻賞以爲微唐叔
故事迨無遺瀾今遇尚書博陵公移鎮北都輒
敢寄題廟宇會昌四年三月十五日司徒燕門
下侍郎平章事李德裕

祭韋相執誼文

維大中四年月日趙郡李德裕謹以蔬醴之奠敬祭
于故相韋公僕射之靈嗚呼皇道咸寧藉于賢相德
邁皋陶功宣呂尚文學世雄智謀神既一遘讒嫉投
身荒厲地雖厚兮不察天雖高兮難訴野掇澗蘋晨
薦秬鬯信成禍深業崇身喪其亦窮厄跡南陬從公舊
丘永泯軒裳之顧長爲猿鶴之愁嗚呼絕域寤寐而
周儻知公者測公無罪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心若
水其死若休臨風敬弔願與神遊尚饗

李文饒別集卷第七

李文饒別集卷第八

箴

冊扆箴六首并序　　舌箴一首并序

銘

聖祖院石磬銘　　鹿跡山銘

劒門銘

贊

圯上圖贊　　大迦葉贊

冊扆箴并序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倚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診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猶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規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知官箴雖在疎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冊扆六箴具列于後仰塵睿覽伏積兢惶

一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亥不忌無俾姜后猶去簪珥

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二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尚不懷安汲黯乖色能正不冠楊阜殺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殺然一作慨然矣）

三罷獻箴

漢文罷獻詔還騄駬鑾輅徐驅安用千里厥后令王亦能恭己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儉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

四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驁流湎舉白浮鍾魏叡侈汰陵霄作宮中雖不忤而言亦從以覩爲瑱是謂塞聰

五辨邪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徹過問成上書知詐愚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六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黃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

覩貌獻殘斯可誡懼

舌箴 幷序

戊辰歲仲春月戊申夜余宿於洞庭西夢與中書令姚公偶坐如舊相識問余曰君見僕所作口箴乎余對曰去歲君守東周於公會孫諫議某處覩金石之刻遂莞爾而笑曰孫子猶能記之余以仲夏月達于海曲嘗竊思之聖哲之言上可以動天地成典謨次可以正人倫明得失默而不言後代何述焉繫辭云不害則千里之外違之在植其所言而已矣豈不誡其口銘其背以矯當世哉楊子稱執有書不由筆言

不由舌張儀以舌存而交亂亦害不害之效也余感姚公之夢乃爲舌箴云

粤有帝舜洎於殷宗龍命惟允舜命九官自禹至龍允以龍出納朕命誠曰命龍說言乃雍殷高宗夢傅說其代予言故曰說言周有良弼王之猷舌鼓舞而生渙汗乃發傳以言旋作義易以講習施悅天以卷舌屛讒儒以金口駕說伯陽之誡柔存剛缺言貴無瑕辯貴若訥則知門猶開囊不在括是以楊雄悼讒者之究梅福痛忠臣之結著乎先聖之言既明且清國以之寧人之不朽祀無隱情無恃爾言駟馬不及嗟爾君子念茲在茲勿以瘖一言而取辱

相以舌三寸而爲帝師徒見婁敬掉而獲爵不知魏其齰以可悲雖言必有中而適其時子房能用其策難以爭立愛奉春箸建不拔無以免係縲衛無鏊夫莫押叔何哀於是出惟敬仲之難明由匝石之無質楊子曰重則有濃輕則招憂言能如是可以寡尤

聖祖院石磬銘

有美浮石淒若銅音笙竽合奏鸞鶯在林清越盈耳和愉感心懸之玉宇永託僊岑

鹿跡山銘

不動者山不死者仙山在僊存真訣不得猗歟先生

耽道體玄騰駕素鹿遨遊紫烟時憇蓬壺下視桑田一往茲山于今幾年玆山岑寂先生是宅清泉綠蘿猗與世隔我居洞宮人見崖壁空留鹿跡永存幽石

劍門銘

群山西來波積雲屯地險所會斯爲蜀門層岑峻壁森若戈戟萬壑奔東雙飛高關翠嶺中橫黯然黛色樹玆雄屛以衛王國劍門當中有一峯峻嶺横峙望者若列屛此一峯最奇而識者未嘗及也峯拔井幹溪回溝洫巖守重扃隱如臨敵運有隆替地無險阨閉于昏頑開于有德馬錯西伐蜀侯敗績文出陰平禪亦來格粤在憲祖英威四克始剪

蜀妖遂清卬棘蠻夷軌道諸侯述職武臣銘之金石
乃刻

地上圖贊

夫天所以粹清者其氣理也故能四時變化萬物榮
然倦則陰陽爲灾光景不耀而況於人乎人亦肖圜
方之形稟清濁之氣存神索至極物窮情則倚伏之
先見其如視矣子房潛心於神而達之兒其圓狀如
得其粤則有女子之粹矣嬰兒之專和粹所以含至
精專所以研至賾散萬金之資秉毅也祖萬乘之仇
仁勇也學檀[redacted]履方也變名圯上避世也若乃五

日爲期三往增敬則尾生之信議道矣退不離國忠不
忘君則鴟夷之遁非忠矣合時變以蟬蛻望修路以
鴻冥優游於綺皓之門髣髴乎赤松之際豈不著始
善終其黄石者其天地之蘊神明之璽歟不然則無
以覺悟子房輔翼天漢嗟乎喪亂既定韜匱而葆祠
之生也奉符殁而同穴有以見子房之神交不渝矣

大迦葉贊 頭陀第一

惟大迦葉依無上智初分實坐終授衣記晩遇金粟
乃知平地潛形雖足以待慈氏

李文饒別集卷第八

李文饒別集卷第九

平泉山居戒子孫記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
年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先
公每維舟清眺意有所感必凄然遐想屬目伊川嘗
賦詩曰龍門南岳盡伊原草樹人烟目所存正是北
州梨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伊
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之西得喬處士天寶末避
地遠遊爲荒榛首聚徵山尚有薇蕨山陽舊徑唯餘
竹木吾乃剪刜榛驅狐狸如立班生之宅漸成應叟

之地又得[redacted]珍木奇石列於庭際平生素懷於此
足矣吾嘗以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
來賢達多有遺恨至於玄祖潛身於柱史柳惠養德
於士師漢代丙曼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難
及矣越蠡激文牛以肥遁留侯託黄老以辭世亦其
次焉范睢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
委遠名勢又其次也知吾者於斯無衛足之智處有
不鳴之患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
鬻吾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
佳也吾百年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

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憇之樹近代辭令君於禁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泫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唯岸爲谷谷爲陵然後爲可也

平泉山居草木記

余嘗覽想石泉公家藏書目有園庭草木疏則知先哲所尚必有意焉余二十年間三守吳門一蒞淮服嘉樹芳草性之所耽或致自同人或得於樵客始則盈尺今已豐尋因感學詩者多識草木之名爲騷者必盡蓀荃之美乃記所出山澤庶資博聞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樹稽山之海棠榧檜剡溪之紅桂厚朴海嶠之香檉木蘭天目之青神鳳集鍾山之月桂青颸楊梅曲房之山桂溫樹金陵之珠柏欒荊杜鵑茅山之山桃側柏南燭宜春之柳柏紅豆山櫻藍田之栗梨龍柏其水物之美者荷有蘋洲之重臺蓮芙蓉湖之白蓮茅山東溪之芳蓀復有日觀震澤巫嶺羅浮桂水嚴湍廬阜漏澤之石在焉其伊洛名園所有今並不載豈若潘賦閒居稱郁棣之藻麗陶歸衡宇喜松菊之猶存爰列嘉名書之于石已未歲又得番禺之山茶宛陵之紫丁香會稽之百葉木芙

蓉百葉薔薇永嘉之紫桂簇蝶天台之海石楠桂林之俱那衛台嶺八公之怪石巫峽之嚴湍琅邪臺之水石布于清渠之側仙人跡鹿跡之石列於佛榻之前是歲又得鍾陵之同心木芙蓉剡中之眞紅桂稽山之四時杜鵑相思紫苑貞桐山茗重臺薔薇黃槿東陽之牡桂紫石楠九華山藥樹天蓼青櫪黃心桃子朱杉龍骨[redacted]庚申歲復得宜春之笔樹楠稚子金荊紅筀密蒙句栗木其草藥又得山薑碧百合

金松賦 并序

廣陵東南有顏大師猶子舊宅其地即孔北海故臺寺因晚春夕景命駕遊眺忽覩奇木植於庭際枝似檉松葉如瞿麥迫而察之翠葉金貫粲然有光訪其名曰金松訊其所來曰得於台嶺乃就主人求得一本列於平泉今聞封植得地枝葉茂盛叙其所自作此賦

青春已暮白日將夕經顏子之故巷訪孔公之舊宅美珍木之在庭得嘉名於樵客曩擢本於台嶺近徙根於隱隙其柯肅肅可比於貞松其葉纖纖定侔於瞿麥風入葉而成韻露垂柯而流液不受命於嚴霜諒同心於寒柏含春靄而蔥蒨映夕陽而的皪疑翠

尾之群翔若金潭之旁射櫟爽穎於簧竹混晶光於瑶碧奇樹以毌珠而擅名金松以潜顯而莫覿亦猶處子在於隱淪奇才遺於草澤我有衡宇依山岑寂類仲長之清曠如蕭寧之窮僻託根此地似在崖壁殊橘柚之不遷同苹棠之可惜庾封植於園林永愛玩而無斁

靈泉賦 并序

予林居西嶺平壤出泉廣不逾尋而深則盈尺自東鄰故丞相崔公至谷口故丞相司徒李公戺別墅五六皆謂之平泉定發源於此觀其湧不騰沸淡然泂清冬溫夏寒明媚可鑒其靈泉之蘊也予往歲獲戾放逐再罹譴傷泉必變色久而後復昔傳長廣庭有湧泉以其色在夏則冷涉冬而溫乃爲神泉賦況潜靈蘊異実過神泉因效長廣所作偶成此賦傚一作擬山下出泉厥壤非石隨淺深而見底實秋毫之可析其瑩若纖埃之映琉璃微虫之潜琥珀王瑕瑜而不掩鏡妍媸而盡覩且夫動則廣大止則虛明如君子之絕德乃望表而見情發源而東百谷皆盈既處高而就下雖遇坎而亦平最者方聘康衢俄驚覆轍泉色暫晦含晶不發又如塵掩懸黎霧昏秋月累夕而

驕盈旬乃澈爾其脉引清沚瑑匝剃扉淪漣爲照物色殊睥孕藾漾爲瑶碧涵沙礫爲珠璣歷長坂而麟㵎度小山而雲披若乃砥石於宇析波自[redacted]入虛白而透迤浮縹清而繞繞氣潤蘅蘭色滋松蓀含逸響於桐林動孤光於溪鳥於是列植芳菊華豔芊綿漬淯潤而更馥搖霽景而相鮮葉凝夕露叢靄秋烟矣楚人之飡英慕胡公之飲泉況復自亭徂溪實綠數里戀瀑溜於碧潭散浮湍於清沚乘鵠舳以晨泛聽麥歌而夜起見蒹葭之始香疑湘沅之在此重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三遷末荒萬木向榮戚棣華之零落愴時鳥之相鳴恐閔水芳日逝且歸來兮養生

秋聲賦 并序

昔潘岳寓直騎省因感二毛遂作秋興賦況予言齡過半承明三入髮已皓白自中書舍人及午三秦振起清秋可悲尚書十一夫鵝被上泰人文大匠聊爲此作以俟知音

露華肅天氣晶碧空無氛霧海清明當其時也草木陰蟲皆有秋聲自虛無而響作由寂寞而音生始蕭瑟於林野終混合於太清出哀壑而憤起臨悲谷而怨盈朔鴈聽而增逝孤猿聞而自驚此聲也異桐竹

之韻非金石之鳴足以動羈人之魄感君子之情况
乎臨淄藻思薛縣英名遨與華屋之歎預想曲池之
平豈待琴而魂散固聞笛以涕零亦有毁家蔡琰降
北李卿聽朔吹之夜動見霜鴻之曉征既慷慨而訴
□獨洗瀾而流纓雖復蘇門傲世秦青送行詎能寫
自然之天籟究吹萬之清冷客有貞詞瀏亮逸氣縱
横賦摛漏屈之妙文同蟠木之精聊染翰以寫意期
報之以瑶瓊

牡丹賦并序

予觀前賢之賦草木者多矣靡不言託植之幽深採

斸之莫致風景之妍麗追賞之歡愉至於体物良有
未盡惟牡丹未有賦者聊以狀之僕射十一丈蔚爲
儒宗詞賦之首聲氣所感或能相和又見陳思王賦
序多言命王粲劉楨繼作今亦效之邀侍御裴舍人
同作

青陽既暮鶗鴂已鳴念蘭若之方歇歎桃李之陰成
惟翠華之豔爚傾百卉之光英抽翠柯以布素綮紅
芳而發榮其始也碧海霄澄驪珠躍出深波曉霽丹
梓吐實煥神龍之銜燭皎若木之並日其盛也若紫
芝連葉鴛雛比翼奪珠樹之鮮輝掩非煙之奇色倏
忽摛錦紛葩似織其落也朗豔未槭紅衣如脫朱草
柯折珊瑚枝碎霞既爍而轉研紅欲消而猶綷爾乃
獨含芳意幽怨殘春將獨立而傾國雖不言兮似人
覩其露彩猶泫日華初照燁其晨葩情若微笑色雖
妖而自豔類河汾之窈窕逮乎的爍含景離披向風
鉛華春而思蕩蘭澤晚而光融情放縱以自得凝若
煥之冶容既而華豔恍惚繁華遷暈鶯實離之作翅
想江妃而復出望獻瑠之玉娥以蔽光感懷珮之川
悵然如失客顧余曰勿謂淑美難久徂芳不留彼妍
華之閔世非人壽之可儔肯不見龍驤閒宏池臺御

溝堂艷山林峯連壑棲有百歲之芳叢（今京師精舍甲第猶有天寶中牡丹在）無昔日之遊佚豈暇當飛藿之時始嗟零
落且欲同樹萱之忘聊自忘憂

近於伊川卜山居将命者畫圖而至欣然感
聊賦此詩兼寄上浙東元相公大夫使求青

白胎化鶴（乙巳作）

務歲弄詞翰遂叨明主恩懷章過越邸建旆守吳門
西圯陰難駐東皐意尚存慙逾六百石愧負五千言
寄世知嬰繳辭榮類觸藩欲追緱上隱况近子平村
邑有桐鄉愛山餘黍谷暄兒非遊相地乃是故侯園

野竹多微逕岩泉豈一源映池方樹密傍澗古藤繁
邛杖堪扶老▆牛已服轅只應将唉鶴幽谷共翩翻

憶平泉山居贈沈吏部一首 中書作

昔聞羊叔子茅屋在東渠豈不念歸路徘徊畏簡書
乃知軒冕客自與田園疎殁世有遺恨精誠有所如
嗟予寡時用夙志在林閭雖抱山水癖敢希仁智居
清泉繞舍下脩竹蔭庭除幽逕松盖密小池蓮葉初
從来有好鳥近徙躍儵魚少室映川陸鳴皐對蓬廬
張何舊寮宷予與吏部乃金門寮故也相勉在懸輿常恐似伯玉
瞻前慙魏舒

夏晚有懷平泉林居 宜春作

孟夏守畏途揄舟在徂暑愀然何所念念我龍門塢
密竹無蹊徑高松有四五飛泉鳴樹間颯颯如度雨
菌桂秀層嶺芳蓀媚幽渚稚子候我歸衡門獨延佇
誰言聖與哲曾是不懷土公旦既思周宣尼亦念魯
矧余竄炎裔日夕誰晤語眷闕悲子牟班荊感椒舉
悽悽視環玦惻惻步庭廡豈待莊舄吟方知倦覊旅

早秋龍興寺江亭閑眺憶龍門山居寄崔張
舊從事 宜春作

江亭感秋至蘭徑悲露泫杭稻秀晚川杉松鬱晴巘
嗟予有林壑兹夕念原衍綠篠連嶺多青莎近溪淺
淵明菊猶在仲蔚蒿莫翦喬木粲凌苕陰崖積幽蘚
遥思伊川水北渡龍門峴蒼翠雙闕間逶迤清灘轉
故人在鄉國歲晏路悠緬惆悵此生涯無由共登踐

比聞龍門敬善寺有紅桂樹獨秀伊川嘗於
山南諸山訪之莫致陳侍御知予所好因訪
剡溪樵客偶得數株移植郊園衆芳色沮乃
知敬善所有是蜀道菌草徒得嘉名因賦是
詩兼贈陳侍御 金陵作

昔聞紅桂枝獨秀龍門側越叟遺數株周人未嘗識

平生愛此樹攀玩無由得君子知我心因之爲羽翼
豈煩嘉客譽且就清陰息来自天姥岑長疑翠嵐色
芬芳世所絶偃蹇枝漸直璚葉潤不凋珠英粲如織
猶疑翡翠宿想待鵷雛食寧止暫淹留終當更封植

懷山居邀松陽子同作

我有愛山心如飢復如渴出谷一年餘常疑十年別
春思巖花爛夏憶寒泉冽秋憶泛蘭巵冬思翫松雪
晨思小山桂暝憶深潭月醉憶剖紅梨飯思食紫蕨
坐思藤蘿密步憶莓苔滑晝夜百刻中愁腸幾回絶
每念羊叔子言之豈常輟人生如意事十乃居七八

我未及懸輿今猶佩朝紱焉能逐麋鹿便得遊林樾
汎汎滄波舟張惟赤松列惟應詎身恤豈敢忘臣節
器滿自當欹物盈終有缺從玆返樵逕庶可希前哲

思歸赤松村呈松陽子

昔人思避世惟恐不深幽[redacted]巖潛名岳鴟夷泛釣舟
顧余知止足所樂在歸休不似尋山者忘家恣遠遊

近臘對雪有懷林居

蓬門常晝掩竹逕寂無人爲趁飄松霰層行動谷榛
應[redacted]禽魚侶[redacted]與薜蘿親遙憶平皐望溪烟已蔟春

李文饒別集卷第九

李文饒別集卷第十

平泉山居草木記

思山居一十首

清明後憶山中

遙思寒食後野老林下醉月照一山明風吹百花氣
飛泉與萬籟彭彭聲簫吹不待曙華分已應喧鳥至

題寄商山石

綺皓巖中石曾經[redacted]隱淪紫芝[redacted]幾曲紅薜閟千春
聊用支琴尾寧惟倚病身自知來處所何暇問嚴遵

憶種苽時

尙平方畢娶疎廣念歸期澗底松成蓋簷前桂長枝

遙閑芳草合山靜落花遲雖有苽園在無因及種時

春日獨坐思歸

壯齡心已盡孤賞意猶存豈望圖麟閣惟思臥鹿門
無謀堪適野何力可拘原只有容身去幽山自灌園

思登家山林嶺

自知無世用只是愛山遊舊有嵇康嬾今慙趙武偷
登臨未覺疾汎水便忘憂最惜殘筋力攀蘿遍一丘

思鄉園老人

常羨華門翁所思惟歲稔遙知松月曙尚在山窗寢
蘭氣入幽龕禽言傍孤枕晨興步巖逕更酌寒泉飲

寄龍門僧

龍門有開士愛我春潭碧清景出東山閑來翫松石
應憐林壑主遠作滄溟客爲我謝此僧終當理歸策

憶藥苗

溪上藥苗齊豐茸正堪擷皆能扶我壽豈止堅肌骨
味掩商山芝英逾首陽蕨豈如甘谷士只得香泉啜（南陽甘谷有菊水是湖廣者）

憶村中老人春酒（有劉[illegible]叟會[illegible]）二

二叟茅茨下清晨飲濁醪雨殘紅芍藥風落紫櫻桃
巢燕銜泥疾簷蟲挂網高閑思春谷事轉覺宦途勞

憶葛勝木禪床

憶我齋中榻寒宵幾獨眠管寧穿亦坐徐孺去常懸
蛛網垂應遍苔痕染更鮮何人及身在歸對老僧禪

初夏有懷山居

山中有所憶夏景始清幽野竹陰無日巖泉冷似秋
琴尊當累樹皓月入輕舟只有思歸夕空簾且夢遊

張公超谷中石

鼓篋依綠槐横經起秋霧有時連嶽客尚辯徵歌庾
自予去幽石誰人襲芳杜空留古苔石對我岩中樹

初歸平泉過龍門南嶺遥望山居即事

初歸故鄉陌極望且徐輪近野樵蒸至平泉煙火新
農夫饋雞黍漁子薦霜鱗惆悵懷楊僕慚爲關外人

伊川晚眺

桑葉初黄梨葉紅伊川落日盡無風漢儲何假終南
客角里先生在谷中

潭上喜見新月

簪組十年夢園廬今夕情誰憐故鄉月復映碧潭生
皓彩松上見寒光波際輕還將孤賞意暫寄玉琴聲

郊外即事寄侍郎大尹

高秩慙非隱閑林喜退居老農争席坐稚子帶經鋤

竹徑難迴騎僊舟但跂予豈知陶靖節秖自愛吾廬

山居遇雪喜道者相訪

幽居近谷西喬木與山齊野竹連池合巖松映雪低
喜君来白社値我在青谿應笑於陵子遺榮自灌畦

雪霽晨起

雪覆寒溪竹風卷野田蓬四望無行跡誰憐孤老翁

洛中士君子多以平泉見呼愧獲方外之名
因以此詩爲報奉寄劉賓客

非高柳下逸自愛竹林閑才異居東里愚因在北山
徑荒寒未掃門設晝長關不及鴟夷子悠悠煙水間

早春至言禪公法堂憶平泉別業 金陵作

昔我伊原上孫遊竹樹間人依紅桂靜鳥傍碧潭閑
松盖低春雪藤輪倚暮山永懷桑梓邑衰老若爲還

峽山亭月夜獨宿對櫻桃花有懷伊川別墅 金陵作

皎月照芳樹鮮葩含素輝愁人惜春夜達曙想巖扉
風靜陰滿砌露濃香入衣恨無金谷妓爲我奏思歸

春暮思平泉雜詠二十首 自此並淮南作

望伊川

遠村寒食後細雨度川來芳草連谿合梨花映墅開
檉籬懸落照松逕長新苔向夕亭臯望遊禽幾處回

潭上紫藤

故鄉春欲盡一歲芳難再嵓樹已青葱吾廬日堪愛
幽溪人未去芳草行應碍遥憶紫藤垂繁英照潭黛

書樓晴望

幽居人世外久厭市朝喧蒼翠連雙闕微茫認九原
東望盡見嵩少山南名匣丘壠殘紅映巢樹斜日照轆轤薄暮柴扉
掩誰知仲蔚園

西嶺望鳴臯山

高秋對凉野四望何蕭瑟遠見鳴臯山青峯原上出
晨與採薇蕨向暮歸蓬蓽詎假數揮金飡和養餘日

瀑泉亭

向老多悲恨懐然念一丘巖泉終古在風月幾年遊
菌閣饒佳樹菱潭有釣舟不如羊叔子名與峴山留

紅桂樹 此樹白花紅心因以爲號

欲求塵外物此樹是瑤林後素合餘絢如丹見本心
妍姿無點辱芳意此幽深願以鮮葩色凌霜照碧潯

金松 出天台山

台嶺生奇樹佳名世未知纖纖疑大菊落落是松枝

照日含金晰籠烟淡翠滋勿言人去晚猶有歲寒期

月桂 出蔣山淺黃色

何年霜夜月桂子落吳山翠幹生巖下金英在人間
幽崖空自老清漢未知還惟有凉秋夜嫦娥來暫攀

山桂 此花紫色英藻繁

吾愛山中樹繁英滿目鮮臨風飄碎錦映日亂非烟
影入春潭底香凝月樹前豈知幽獨客頼此當朱絃

栢 別樹經霜薹枝叢生冉四

聞有三株樹惟應秘閬風珊瑚不生葉朱草又無叢
未若凌雲栢常能終歲紅晨霞與落日相照在巖中

蓀（生茅山東溪澗濕處花紫色）

楚客重蘭蓀遺芳今未歇葉抽清淺水花照晻妍節
紫艷映渠鮮輕香含露結離君若有贈暫與幽人折

流盃亭

激水自山椒析波分淺瀨囘環疑古篆詰曲如縈帶
雪想羽觴遲惟觀親友會欲知中聖處皓月臨松蓋

東谿

近舍東谿水悠悠起淥波緑鴬留不去芳草日應多
夾岸生奇蘤緣巖擾女蘿蘭橈思無限爲感濯纓歌

鸂鶒

清沚雙鸂鶒前年海上鷗今來應洲嶼思君在江湖
欲起搖荷蓋閑飛濺水珠不能常泛泛惟作逐波鳧

西園

西園景多趣永日自忘歸石瀨流清淺峯岑澹翠微
曉餘紅葉艷晴鳥碧潭輝獨望娟娟月宵分未掩扉

海

昔見歷陽山鷄籠已孤秀今看海嶠樹翠蓋何幽茂
霰雪詎能侵（此樹枝葉獨翠不改容）烟嵐自相揉攀條獨臨憩
況值清陰晝

雙碧潭

清冽與巖湍潺湲皆可憶適来玩山水無此秋潭色
莫辨幽蘭叢難分翠禽翼遲遲洲渚步臨眺忘飱食

竹逕

野竹自成逕繞溪三里餘檀欒被層阜蕭瑟蔭清渠
日落見林靜風行知谷虛田家故人少誰肯共樊魚

花藥欄（花藥四時相續常可留翫）

蕙草春已碧蘭花秋更紅四時發英豔三逕滿芳叢
秀色涵清露鮮輝搖惠風王孫未知返幽賞竟誰同

自叙（非尚子適五嶽）

五嶽遊雖深遍遊心已蕩苟能知止足所遇皆清曠
七十難可期一丘乃微尚遥懷少室山常恐非吾望

晉夏清景想望山居

嘉樹陰初合山中賞更新禽言未知夏蘭逕尚餘春
散滿蘿垂帶扶疏桂長輪丹青寫不盡宵夢歎非真
累榭空留月虛舟若待人何時倚蘭棹相與擷汀蘋

思平泉樹石雜詠一十首

釣臺

我有巖湍思懷人訪故臺客星依釣隱仙石逐槎回
倒影含清沚凝陰長碧苔飛泉信可挹幽客未歸來

似鹿石

林中有奇石髣髴猷潛行乍似依巖桂還疑食野苹
茸長緑蘚映班細紫苔生不是見羈者何勞如頰纓

海上石笋

常愛佬都山奇峯千仞懸迢迢一何迥不與衆山連
忽逢海嶠石稍慰平生憶何以侶我心亭亭孤且直

疊

潺湲桂水湍激石多奇狀鱗次冠煙霞蟬聯亘波浪
今來碧梧下迥出秋潭上歲晚苔蘚滋懷賢益惆悵

重臺芙蓉

芙蓉含露時秀色波中溢玉女襲朱裳重重映皓質

晨霞耀丹景片片明秋日蘭澤多衆芳妍姿不相匹

白鷺鷥

余心憐白鷺潭上日相依拂石疑星落凌風似雪飛
碧沙常獨立清景自忘歸所樂惟烟水徘徊戀釣磯

海魚骨

昔日任公子期年釣此魚無由見成岳聊喜識專車
皎皎連霜月高高映碧渠陶潛雖好事觀海只披圖

泛池舟

桂舟蘭作楫芬芳皆絶世只可弄潺湲焉能濟大川
樹懸涼夜月風散碧潭烟未得同魚子菱歌共扣舷

舴艋舟

魚輕舴艋舟始自鴟夷子雙闕挂朝衣五湖極煙水
時遊杏壇下乍入湘川裏永日歌濯纓超然謝洋塵

二猿

劉瀬水連滸富春山合沓松上夜猿鳴谷中清響合
衝網忽見羈故山從此辭無由碧潭飲爭接緑蘿枝

思在山居日偶成此詠邀松陽子同作

閒思昔歲事忽忽念伊川乘月步秋坂滿山聞石泉
回塘碧潭映高樹緑蘿懸露下叫田鶴風來嘶曉蟬
懷兹長往夢歸去且無緣幽谷人未至蘭苕應更鮮

秉月一作乘與

重憶山居六首

平泉源

出谷總洋芥中園已濫觴逶迤過竹塢浩森走蘭塘
夜靜聞魚躍風微見鳥翔從茲東向海可泛濟川航

泰山石 兗州從事所寄

雞鳴日觀望遠與扶桑對滄海似鎔金衆山如點黛
遥知碧峯首獨立烟嵐內此石依五松蒼蒼幾千載

巫山石

十二峯前月三聲猿夜愁此中多怪石日夕激寒流

必是歸星渚先求歷斗牛（揚州是斗牛分）還疑烟雨霽髣髴是嵩丘

羅浮山番禺連帥所遺

龍伯釣鼇時蓬萊一峯坼（裴淵廣州記羅浮山是蓬萊邊山浮來）飛來碧海畔遂與三山隔其下多長溪（茅君內傳山下有七十二長溪）潺湲淙亂石知君分如此贈逾荊山璧

漏潭石魯客見遺

常疑六合外未信漆園書及此閒溪漏方欣騐尾閭大哉天地氣呼吸有盈虛矣石勞相贈瓊瑤自不如

釣石於谿人處求得

巖光隱富春山色谿又碧所釣不在魚揮綸以自適余懷慕君子且欲坐潭石持此返伊川悠然慰衰夕

懷伊川郊居

衰疾常懷土郊園欲掩扉雖知明目地不及有身歸羃樹秋陰遍伊原霽色微此生看白首良願已應違

晨起見雪憶山居

忽憶巖中雪誰人拂薜蘿竹梢低未舉松蓋偃應多山溜隨冰落林麏帶霰過不勞聞鶴語方奏苦寒歌

憶平泉雜詠

憶初暖

今日初春暖山中事若何雪開喧鳥至澌散躍魚多幽翠生松栢輕烟起薜蘿柴扉常晝掩惟有野人過

憶辛夷（余赴欲門辛夷金陵）

昔年將出谷幾日對辛夷倚樹憐芳意攀條惜歲滋清陰須暫憩秀色正堪思只待揮金日慇懃泛羽巵

憶寒梅

寒塘數樹梅常近臈前開雪映緣巖竹香侵泛水苔遥思清景暮還有野禽來誰是攀枝客玆辰醉始廻

憶藥欄

野人清旦起掃雪見蘭芽始映春泉入惟愁暮景斜

未抽萱草葉幾發款冬花誰念江潭老中宵旅夢餘

憶茗芽

谷中春日暖漸憶撥茶英欲及清明火能銷醉客酲松花飄鼎泛蘭氣入甌輕飲罷閒無事捫蘿谿上行

憶野花（余未嘗春到故園）

雖遊洛陽道未識故園花曉憶東谿雪晴思冠嶺霞谷深蘭色秀村迥柳陰斜悵望龍門晚誰知小隱家

憶春雨

春鳩鳴野樹細雨入池塘潭上花微落谿邊草更長跳風白鷺起拂水綵鴛翔最羨歸飛燕年年在故鄉

憶晛眺

伊川新雨霽原上見春山缺嶺晴虹斷龍門宿鳥還
牛羊平野外桑柘夕烟間不及鄉園叟悠悠盡日閑

憶新藤

遥聞碧潭上春晩紫藤開水似晨霞照林疑綵鳳來
清香凝島嶼繁艶映莓苔金谷如相並應將錦帳回

憶春耕

郊外杏花坼林間布穀鳴原田春雨後谿水夕流平
野老和蓑笠和風吹草輕無因共沮溺相與事巖耕

余所居平泉村舍近蒙常侍大尹特改嘉

名因寄詩以謝

未謝留侯疾常懷仲蔚園閑謡紫芝曲歸夢赤松村
忽改蓬蒿色俄吹黍谷暄多慚孔北海傳教及衡門

山信至說平泉別墅草木滋長地轉幽深悵
然思歸復此作

忽聞樵客語暫慰野人心幽徑芳蘭密閑庭秀木深
疊嵐來澗底急鶴遍川潯誰念滄溟上歸歟起歎音

臨海太守惠予赤城石報以是詩

聞君採奇石剪斷赤城霞潭上倒虹影波中摇日華
儼巖接絳氣谿路雜桃花若值客星去便應隨海槎

前相國贊皇公早葺平泉山居暫還憩旋起
赴詔命作鎮浙右輒抒懷賦四言詩一十四
韻寄

正議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集賢殿學士
賜紫金魚袋作李濬

動復有原進退有期用在得正剛以知微夫惟哲人
會且有歸靜固勝熱安毋慮危將憩於盤止亦先機

右一

植慶在根鍾福有兆珠潛巨海玉蘊崐嶠挺生白
照夜成晝揮翰飛文入侍左右出納帝命弘兹在宥

歷難求試執憲成風四鎮咸人三階以融捧日柱天

右二

造膝納忠建儲固本樹屏息戎彼拆彼鼠寇人掃蹤
我力或屈我躬莫汚三黜如飴三起惟懼再賓爲龍

右三

一麾爲餞昔在治繁常思歸去今則合契行斯中慮

右四

有鳳自南亦翽其羽好婍佳麗于伊之滸五彩含章
九苞合矩佩仁服義鳴中律呂我來思卷薄言遵渚

右五

鑒龍中闢伊原右奔下有秘洞豁起石門竹澗水橫
松衆雪屯岫環如壁巖虛若軒朝昏含景夏清冬溫

右六

南溪廻舟西嶺望跡水遠如空山微似鶴二室峯連
四[redacted]騎聳玉女作歌玉華攢翻雲[redacted]日[redacted]如戴如拱

右七

飛泉挂空如決天潯萬仞懸注直貫潭心月正中央
洞見淺深群山無影孤鶴時吟我嘯我歌或眺或臨

右八

鳥之在巢風起林搖退翔城頭華亂捫天雨止雲旋

亦息于淵人皆知進我獨止焉人皆務明我獨晦焉
邈矣其山默矣其泉

右九

簑丘之田土山之上孫既貽謀謝亦遐想儉則爲福
華固難長寧若我心一泉一壤造適爲足趙然孤賞

右十

其風自西言發帝庭飄波黃素墮於山楹公拜稽首
靡敢受榮歲藏再臨俾撫百城戀此莫處星言其征

右十一

公昔南遷我不反顧言旋驛覩觀其獲安詩今則不追

載寢載舉離憂莫寫歡好易叙悵矣東望近涕如雨

右十二

山秘之舊劉盧之恩舉世莫尚惟公是敦哀我蠢蠢
念我諄諄振此鍛翮扇之騰翥斯德未報拱誓子孫

右十三

迢迢秦塞[redacted]望吳門對酒不飲設琴不鼓何以代面
皆之濡翰何以寫懷詩以足言無寄玉音以慰我魂

右十四

開成元年九月相公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九
月十九日達洛下安居於平泉別墅濟輒述公

素尚賦四言詩兼述山泉之美未及刻石其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除浙西觀察使寵兼入座亞
相之重十二月四日發赴任開成二年有濟自
兵部侍郎除河南尹乃於河南廨中自書于石
立於平泉之山居開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河
南尹裴濟題

諸書載平泉花木

劇談錄李德裕東都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
榭若造仙府有虛檻對引泉水縈回疏鑿像巫峽洞
庭十二峯九派迄於海門江山景物之狀以間行遲

有平石以手磨之皆隱隱見雲霞龍鳳草樹之形初
德裕嘗平泉遠方之人多以異物奉之有題平泉詩
日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
賈氏談録贊皇公平泉莊周圍十里構臺榭百餘所
今基址猶存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致其
間故德裕自製平泉草木記今悉無絶唯鴈翅檜珠
子柏蓮房玉藻等蓋僅有存焉（鴈翅檜葉婆娑如鴻鴈之翅珠子柏柏實皆如白珠子叢生葉上香聞數十步蓮葉蹋葦上花分五朵而實同一）房怪石名品甚衆
多爲洛城有力者取去（石上皆刻支遁二字）唯檀星石及師子
石今爲陶學士徙置梨園別墅（檀星石縱廣一丈厚尺餘有文理成斗極之象師子石高三四尺孔竅千萬遍相通貫其狀如師子首尾眼鼻皆具足）

河南志河南長殿南有婆娑亭貯奇石處世傳李德
裕醒酒石以水沃之有林木自然之狀今謂婆娑石
蓋以樹名
五代史張全義字國維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
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
巢亂後洛陽園池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
嘗在巢賊中以爲譏已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
李文饒別集卷第十

李文饒外集卷第一　　窮愁志并序
予頃歲吏道所拘沉迷簿領今則幽獨不樂誰與晤
言偶思當世之所疑惑前賢之所未及各爲一論庶
乎箴而體要謂之窮愁志凡三卷篇論四十九皆錯
此永日聊以解憂地僻無書心力久廢每懷多聞之
益頗有闕疑之恨貽於朋友以俟箴規

評史
夷齊論　三良論
張辟彊論　爰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漢昭論　漢元論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荀悅哀王商論
張禹論　三國論
羊祜留賈充論　宋齊論

夷齊論
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孟軻
美其德（孟子稱伯夷聖人之清者）蓋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
粟者周王所賦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
至於聞漱媰之言輟飡薇蕨斯可謂不智矣夫薇蕨
者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
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則

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盡未當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祿絜則絜矣仁豈然哉厥後商洛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止絜其身而已然飡紫芝以療饑飲清泉以爲漿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

三良論

秦穆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之矣今不復議唯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譏何也且臣道莫顯於咎繇孝友莫盛於周公咎繇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

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百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以言繼之以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不可磨也豈得以生同榮樂歿共埃塵以爲忠乎晏平仲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斯言得之矣自周漢迄於臣唐殺身成仁代有髦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亡唯紀信乘黃屋以誑楚赴丹爓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漢祚四百繇此而興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在蕭曹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張辟彊論

揚子矣辟彊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穎敏善揣呂氏之情奇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彊啓之向使留侯尚存必執戈逐之將爲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爲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況外有齊楚淮南磐石之固内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爲將相之害哉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應屬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

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溘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殁劫酈商以紿呂祿計亦害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諸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紿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彊之計斯爲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狙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謂必伏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爰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爰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

者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之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崇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爲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殺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盎曰諸呂用事擅相王大尉本兵柄弗能正也然屠而不辞湼而不淄未常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順逆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乎其後絳侯繫[illegible]室盎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

揚子儞盎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陵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雖與並爲仁矣盎唯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守奉害錯之罪釁貫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不昧矣

漢昭論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輙怒者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覩召公不說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欲疎賢士景帝信譖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摧酤任忠臣之效也總弱冠而殂功德未盡良可痛矣

漢元論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辯盖儒而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爲氣粹精爲體氣剛而徤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氣不亂倒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四時不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君運動不在於權軸鎔鑄不由於太冶蕩蕩上帝復何爲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讒說不行人與其

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議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盖自以恭顯爲賢而任之不疑也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荀悅論畧曰高帝天下初起庶事草創文帝躬行玄默遂至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充其終宣帝任廉審刑採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業從諫如流引班固贊賓禮故老優游亮

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爲宰相其旨以爲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微用儒生故以玆爲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也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蔽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龍上書遂致于理其後劉向廢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終其身亦皆英特儁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諧而死惑於讒邪豈得謂之卑於文義乎於讒邪則不斷於鬐後則用讒亦不得謂之優游矣貢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禦姦觸邪矣常斥從容守位未嘗犯顏干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得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而殺之其恃已甚元帝以信讒而殺神又甚焉王業既衰至成哀陵替繼三世而王莽篡奪而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荀悅哀王商論

荀悅論曰夫獨智不用於世獨行不容於時昔人所以自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又曰以六合之

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余三復斯論潸然出涕仲尼聖人也猶美顏子之行藏與我同志稱甯武愚不可及歎蘧瑗卷而懷之則聖人遵養時晦可謂至矣以仲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毀以仲尼之仁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足以避斥人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魯哀之世而逼迫多懼殆於危亡由是思之無非命也況王商者哉世人皆以貌寢質渾爲數奇敦厚碩大爲多福樂昌威重眞漢相容貌懾單于而遘愍於時遇讒而殞豈命之否也龍虎不能免於患及命之泰也蛭螾皆得保其生余

又聞之國之衰也忠賢先去故管仲知隰朋不久而齊國亂范痤令棁宗析死而晉王亥伍胥戮而夫差亡汲黯出而劉安悖徒歎新都之奪孰救樂昌之禍昔秦繆以三良爲殉君子曰秦繆之不爲盟主也宜我棄善人之謂也

張禹論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疎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覇業之基以安固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斷之在獨蓋爲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斷之於己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晉康送文公興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第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馬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孫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

王宜無信用帝雖信愛禹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纂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鬪於鄭鷁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以上方斬馬劒斷佞臣頭斯言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睢爲師表張禹爲鑒戒

三國論

魏蜀吳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累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隷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降唯守空宮亡之淹速繫於師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生殺之柄不牽帷墻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吳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烟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爲濟觀魏文帝與吳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覩三國之事可不戒慎哉

羊祜留賈充論

任愷庾尹（庾爲河南尹名純廟諱字又非使所以不書山）以賈充邪僻欲其疎遠勸晉武令西鎮長安唯羊祜密表留之祜豈悅賈充者哉良以愛君體國發於至誠耳晉氏傾奪魏國初有天下其將相大臣非魏之舊臣即其子孫所寄心腹唯賈充而已充亦非忠於君者自以成濟之事與晉室當同休戚此羊祜所以願留也昔漢高不去呂后亦近於此漢高雙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況呂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猛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也後

世冀戴其君者得不念於此哉

宋齊論

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寖微王道陵替纘緒之初如革大運降宥解網以悅衆心仁義之風薄骨肉之情嚴前史評之詳矣然政未得中改之可也如弓之高下者抑舉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豈獨人事哉唯用其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豈有不忠於前朝而能忠於後王者毀泉臺春秋之所譏先儒之所惡宋齊之君有一于此必爲矣政泉臺見妖尚不可毀況無妖者乎燕人之思召伯甘棠勿翦楚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臣也猶見思若此雖時移政改莫匪舊臣若伯益贊禹稱大舜之德曹參事惠帝守蕭何之憲魏文帝初受漢禪群臣皆贊魏德唯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爲人臣者罔念於此可謂有百心矣

李文饒外集卷第一

李文饒外集卷第二

窮愁志

論

舊臣論　陰德論
臣子論　忠諫論
管仲害霸論　慎獨論
王言論　退身論
豪俠論　英傑論
臣友論　天性論

舊臣論

或問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事之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皐陶益稷乎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事漢高之心事惠帝者其蕭曹乎曹參尚不易蕭何之規况高祖之道昔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且穆生豈爲己也蓋傷廢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而其不去者爲得免胥靡之恨哉魏晉以降居相位者皆覥面愧心而已又有攘臂於其間者擠擯先王之道以謫舊過改張先王之道以媚新君棄先王之故老以掩其舊用先王之罪人以協其志若天地間無神明則已儻有神明豈得而誅之矣

陰德論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之言以爲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絕而及于顯默爲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二十二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丙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敢負獻公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丞相於史皇孫敬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於閒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囚是全四海之命（漢書稱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是恩及四海也又）奏記霍光決定大策既而顯徵卿之美削士伍之辭其源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爲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張杜有後豈用濟雖深而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臣子論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

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乎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redacted]理煩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常爲人用而自然可貴也（世謂三劉之傳）也然世亦有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吕以

安劉氏近日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豔時人稱爲上官體實爲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忠諫論

人臣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爲惡多矣畏天下之人知之將謂諫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已如晉獻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已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辭訐若考叔啓大遂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大鴈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群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婕不爲王白馬令言帝欲不諦（劉李二人名各不便故書官）敵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以血污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張

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乃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日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予爲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卿在相位予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管仲害霸論

昔管仲對桓公曰宮中之樂無所禁御亦不害霸也舉

賢而不能任此害霸也余竊覩敬仲此對是欲一齊國之政滿桓公之志然則非專任亦不能致霸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桓公所以能九合諸侯爲五霸之首中代蜀主之任孔明苻堅之用景略雖關羽不能移樊世不能惑蜀與秦皆君安國理非專任之效歟桓公得敬仲則興隆霸業漢元信石顯而反殺明德信任同而理亂異者何也所任用非其人也近世有以宮中之樂餌其君者而竟肯日行紀綱日壞朋黨蠹熾讒言益昌得非竊管仲之術遺管仲之道狂罔僻所謂至智也者有不爲大道積者乎又曰跔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豈斯之謂也

愼獨論

士君子愛身防患無踰於愼獨矣能愼顯覿詩曰相顯謨覿不爲暗欺忠信參於外雖有盜賊不能爲患矣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斯之謂也賊入趙孟之門者覩其盛服將朝不忘恭敬悔受君命至於觸槐所以知其不爲患也向使趙孟未闢寢門尚安衽席思變詐之數無肅敬之容焉盜者必激其怒心增其勇氣焉得保其首領哉推是而言人不可以不誠矣若乃懷詐飾智意忌貌親人已見其肺肝而自謂無迹

天已奪其魂魄而不寤將亡此汲黯所以面折孫弘留言李息莊周偁賊莫大於德焉一本無焉字有心以有眼爲德者尚不可以有心眼況爲惡者乎

王言論

夫帝王與群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唯在簡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姦臣之心唯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漢將軍言郭解家貧文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嚴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甚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姦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獨諳

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騁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爲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詞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瀾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姦人之雄游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爲臣者當戒於斯愼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退身論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藏弓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顧優游而不獲

裴頠勸廢賈后華者以廣可優游卒歲傳亮贊識微而不免比四子者
皆神敏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而自誅
其身猶有所恨況常人哉其難於退者以余忖度頗
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機不測
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狡獸閉關以待暴
客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
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
者不可以去檝是以惧禍而不斷未必皆貪祿而患
失矣何以知之余之前在爲司諫病辭免尋即遠就
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以天高不聞身遠受害近

者自三公鎮于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
人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
豈不知身退罹殃蓋恥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
者豈容易哉如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
招福斯言過矣唯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雎
得蔡澤退而不辱虞丘得叔孫去而不困其次劉毅
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郤子
以紓亂皆保其後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
終不及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
斯可以免矣

豪俠論

夫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
有是名哉爰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汲
黯好遊俠任氣節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斯言豈
徒望蔡楊子所謂孟軻之勇類於是夫俠者蓋非常
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爲本義非俠不立
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
校君父之命爲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
者正爲梁王殺爰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
俠哉唯鉏麑不賊趙孟承基不忍志寧紇干承基爲承乾賊于志

麑見其執表書哀不忍害之也斯爲真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
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弘如發蒙耳黯寔氣義之兼者
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
爲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儒復問
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曰學道者唯猛
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由是而知士之無氣義
者雖爲桑門亦不足觀矣

英傑論

帝王之於英傑當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
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

以恩愛結之而齋以體貌則怨不爲周篤馭之術唯漢高祖盡之黥布歸漢高祖方踞床洗(音跣)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音張)服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踞厠見衛青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隷人畜之此不得不絶大漠而盡葷粥搶抗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卧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狂狷與兒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以浮辭足(子句反)言宜洞開胷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爲辱矣祿山夷狄之諂詐者

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闘之氣擊刺之才去闗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内殿西序難障之下非其所據果畜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爲梗蓋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隷畜之豈有斯恨

臣友論

君之擇臣士之求友當以志氣爲先患難爲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爰盎不距於劇孟且夫周文有闗夭而禦侮孟宣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於此乎太倉令淳于公數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爲仁孝況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望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

而幼孺自效(幼孺名敞非便故不書姓)此所以可貴也若人良士秪可以淡水相成虚舟相値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良士之於人如是焉若識劇孟朱亥哉

天性論

余開成中作鎭淮服聞東宮爲人所搆天子赫然大怒召宰臣及公卿大僚議於内殿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後穆時大略不出於此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聞所

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嘗謂諸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必不可用其特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王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文宗聰明睿智聞之必稍寤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三數月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者必當易寤況一子乎是以漢高覩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玄成退讓令傳淮陽元帝聞史丹稱器人於絲竹默然而笑皆外感中悟屈己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文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李文饒外集卷第二

李文饒外集卷第三　　窮愁志

論

賓客論　諫議論
代國論　文章論
任臣論　人物志論
朋黨論　虛名論
食貨論　近倖論
奇才論　方士論
小人論

賓客論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隷知他人言不可故再之）稟上聖之姿稍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爲累也漢武爲[redacted]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濞有枚乘鄒陽不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爲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僊黃白未害爲善終以左吳被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

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
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綱之疏
闊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
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
客館開東閣以延賓客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
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
萬機嚴明御下人自中濾不敢爲非宰相惟有平津
政出一空（音孔出呂覽）自然無傾奪之勢其賓客故人不
居顯位未足爲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
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爲不可

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
吾丘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
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何益於
謀議哉況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
門與柳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爲嘗所議以勢利爲先
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嚴繼之客不相
往來又後姦智獻奇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
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
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
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閤謝絕賓客則朝廷
靜矣

謀議論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崇辱觀其立論可知也切
於時機明於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
終有後咎鼂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
怨誹所由生享其利而自罹其害謀闔意中言高旨
遠其道可懷其術則疎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賈山
王陽是也謀議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
言雖切於人情意常篤於權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
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無高位余門客崔世

叔即朱廣平之維私也（崔世叔名把蘭諱）又常預燕公代公
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其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
公好言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辭及之與代公言初
若涉川未知其止寥郭廣大莫見津涯味之既深思
意逾寄代公常爲西北邊將帥論四夷事慮必精遠
則崔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於君子聞其言可以知
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代國論

自古得代國之女以爲妃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
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

一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嘗爲一國之所奉受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爲厲矣必生妖妄之色蠱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於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言之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㚔女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世符堅納慕容姊弟秦宮有鳳兮之謠敗於坵將(符堅於五將山被執)梁武取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隨文嬖陳主之妹終以殞身此皆禍敗之著明者也又夏姬入荆子反疲於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世祖怠於爲政戎狄乃

亂華矣所以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文章論

魏文典論倂文以氣爲主氣之淸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唯蘇庭碩叙事之外自爲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纇文旨旣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七言詩有同況詩於四韻三叢詩有舉原娶三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辭賦多用協韻將於元勳色田與信是)也意盡而止或篇不拘於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二韻二十一韻者今之大字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

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旣雕良寶所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任臣論

欲知國之隆替時之盛衰察其任臣而已非常之才固不常有齪齪廉謹足以從政矣其次愚魯樸鄙之

人亦不害國唯異於人者可以懼矣（世所謂差人也）何者陳侯愛鄭紹以興偁楚之怒伯陽任公孫以成謀杜之夢屠黍偁國之興也天遺之以賢人國之衰也天與之以亂人是也然此人將至必有異物爲此先兆故知遠君子近小人汙澤所以興利也鵜鶘止於魯知下展禽之故也鵜鶘集于魏沼不用管寧之應也是以鸜鵒來而師乙歎鵩鳥至而賈生懼（戴鵀作一本集）張𫚕（作一本）悲微禽尚能爲害況異於此者昔殷宗惧而修德以消雉雊之變魏明樂以酬身不免應楊之恨可以儆戒哉

人物志論

余嘗覽人物志觀其索隱精微研幾玄妙實天下奇才然品其人物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爲灋家是不究其成敗之術也（僧一行傳謂盧仲輕重唯太公管仲樂毅諸者之佐不及太公亦不宜比商鞅鞅與其趨同類耳）可以子產西門豹俱爲器能是不辯其精麤之迹也子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仲尼敬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甚者曰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樂毅中代之賢人潔去就之分明君臣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識存亡之機曹丘生招權傾金毀譽在口季布以爲

非長者焉可以比君子哉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少有范增不能用陳平去之然偁明能合變斯言謬矣項羽坑秦卒以結怨關中棄咸陽而眷懷舊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頭與漢王挑戰漢王笑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及將敗也自爲歌曰力拔山兮氣盖世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爲雄於韓信氣又過之所以能爲漢王敵聰明睿智不足偁也

朋黨論

治平之世教化興行群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讎是也東漢桓靈之朝政在閹寺綱紀以亂風教寖衰黨錮之士始以議論抵物於是危言危行刺譏當世其志在於維持名教斥遠佞邪雖乖大道猶不失正今之朋黨者皆依倚倖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竊儒家之術以資大盜（大盜謂倖臣也）所謂教猱升木嗾犬害人究居城社不可薰鑿漢之黨錮爲理世之罪人矣今之朋邪又黨錮之罪人矣仲長統曰才智者亦姦宄之羽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誠如是言然辨之未盡如

是者皆小才小勇秪能用詭道入邪徑鼠牙穿屋虺毒螫人如巨海陰夜百色妖露焉能自百爲恠哉大道之行當廢矜矣

虛名論

夫與膏肓同病者不可治也與衰亂同風者不可理也劉向上書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又曰分曹爲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忠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漢與幽厲之世

同風矣于寶晉總論曰朝寡全德之士鄉乏不貳之老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晉文與元成之際同風矣所謂虛曠名重者蓋譏山濤魏野之儔耳後之竊虛名者曾不得與山魏徒隸齒而覗覦於世未嘗自愧趨之者如飛蛾赴火雖耻不及豈蚩蚩𧟌蟨之謂哉虛名者以衆多爲其羽翼時不敢害後来者以聲價出其口吻人不敢議以此相死自謂保太山之安可以痛心矣

食貨論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奸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爲鼓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論領此職者竊天子之財以爲之賂聚貨者所以得升矣貴操其奇羸乘上之急售於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三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倖得其寶賂多託賈人污吏處之顛類牧羊而蓄豺豢無而縱欄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盗用貨泉多張空簿國用日蹙生人日困楊雄上書言漢武運帑藏之財填廬山之壑今貨入權門甚於是矣孟獻

子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盗臣子輿以利國爲非楊雄以榷酤與數稱其職者必皆挾工商之術有良賈之才壽昌習分銖之事弘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奇才論

開成初余作鎮淮甸會有朝之英彦廉問剖符于東南者相繼而至余與之讌言皆曰聖上謂丞相鄭公覃李公固言李公石曰李訓禀五常之性服人倫之教則不及卿等然天下之才卿等皆不如也三丞相默然而退余曰李訓甚狂而愚曾不及於徒隸焉得

謂之奇才也自古天不有常勢不可變也昔陳平之患呂宗而計無所出嘗閒居深念陸賈由户而進不之覺也賈揣知其情言曰將相和則社稷安矣因爲畫策陳平乃藉由是以黃金爲絳侯壽將相交歡以敗産祿近世五王之誅二張也漢陽王召大將軍李多祚謂曰將軍爵服隆貴誰人與之曰太一本皆作大字帝與之將軍貲産富侈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將軍子弟榮祿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因謂曰感太帝恩乎多祚漼然泣下又謂曰今太帝之子深居鶴禁危若綴旒將軍豈有意乎多祚遂感慨受命與之定策元

載之國無朝恩也以崔昭尹神州裨昭日請死中宰醴以爲朝恩年祈秋毫之數小人以爲能君子所以不忍爲也卜式言天久不雨欄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位而反居相位可爲之甚痛哉

近倖論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疎遠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

得蔽君矣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撾鼓之娛微行沉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近歡弘恭石顯所以得竊政矣唯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爰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内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大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饌因與北門大將軍王駕鶴

等結歡共籌陰計而朝恩竟敗大舉大事非北門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李訓因守澄得幸雖職在近密而日夕遊於禁中出入無礙此時挾守澄之勢與天子契若魚水北軍諸將望其顧眄與目覩天顏無異若以中旨諭之購以爵賞即諸將從之勢如風靡矣訓捨此不用而欲以神州靈臺游徼搏擊之吏抱關擁篲之徒以當精甲利兵亦猶霜蓬之禦烈火矣賴中人覺其變未及其亂向使訓計盡行所誅者不過侍從數百人而已其徒尚數千人與北門協力報怨則天下橫流矣何以知之昔竇武之舉事

也以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中官矯詔令張奐率
營士與陣對陣乃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
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自旦至食時兵降畧盡由
是知自前代以來禁軍唯畏伏中官宰臣焉能使其
效死嗟乎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
旣經李訓搯撅則天下大勢亦不可用也

方士論

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擒滅六國兼羲唐之帝
號漢武剪伐匈奴恢廓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
雖不能尊周孔之道以爲教化用湯武之師以行弔
伐而美才遠畧自湯武以降鮮能及矣豈不悟方士
之詐哉蓋以享國旣久歡樂已極馳騁弋獵之力疲
矣天馬碧雞之求息矣魚龍角觝之戲倦矣絲竹鞞
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爲奇以方士爲玩亦庶幾黃金
可成靑霄可上固不在於齋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荀
卿稱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
也余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嘗於便殿言及方士皆
譎詐多[redacted]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宮中無事以此
遣悶耳余嘗覽曹植論言左慈封君達之類家王及
植兄弟以優笑畜之耳斯言信矣大抵方士皆冒辯

者爲之隱身巖穴不求聞達如山鹿野麋是其志也
豈樂軺車之召哉敢自衒其術而欺明主者亦鮮矣
時旣不用逐之可也殺之非也昔以其詐而可知則
公孫卿欒大無非行詐殺其干勢利以自衒者足以
大戒蘭艾同焚斯爲甚矣貞觀末高宗不誅天竺方
士那羅邇娑寐逐之歸國斯可爲後王鑑矣

小人論

世所謂小人者便僻巧佞飜覆難信此小人常態不
足懼也以怨報德此其甚者也背本忘義抑又次之
便僻者疎遠之則無患矣飜覆者不信之則無尤矣
唯以怨報德者不可預防此所謂小人之甚者背本
者雖不害人亦不知感昔傷蛇傳藥而能報飛鴞食
椹而懷恩以怨報德者不及傷蛇遠矣背本忘義者
不及飛鴞遠矣至於白公負卵翼之德辛郵遺翟流
之恩陳餘弃父子之交田蚡忘跪起之禮此可與叛
臣賊子同誅豈止於知己之義也世以小人比穿窬
之盜殊不然矣夫穿窬之盜迫於飢寒莫保性命於
高貲者有何恩義於多藏者有何仁愛旣無恩義仁
愛則是取資於道拾金於野若能識廉耻而不爲是
有償金者之行矣若能忍飢饉而不食是有蒙袂者

之操矣所以陳仲弓覘梁上之盜察非惡人以是而言盜賊未爲害矣然操戈鋋抉弓矢以衆暴寡殺人取財者則謂之盜比於以怨報德者亦未甚焉何者人之父子兄弟有不相知者有德於人者是已知之矣焉得負之哉

李文饒外集卷第三

李文饒外集卷第四　　　　窮愁志

論

貨殖論　　近世良相論
近世節士論　　析群疑相論
禱祀論　　黄冶論
祥瑞論　　冥數有報論
周秦行紀論（牛僧孺周秦行紀附）　　梁武論
喜徵論

貨殖論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可以曰天機幹河嶽使左右貴倖役當世好人若孝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爲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老而不死縱人生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休兄弟光華子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榮禄鄧析猶謂之真人况兼有崇樂乎後世雖有兼之者如用斧鉞於糞上施梓梏於朽株無害於身矣則大易之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亡不足信矣昔秦時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唯貴於錢神漢台不愁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氏樂一瓢之飲

晏平仲祀不掩豆儀休相以拔葵皆爲薄命之人矣如斶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壽則壽窮達夭壽皆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好人之譽終身不可得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與歎而已

近世良相論

客謂余曰楊子灋言有重黎顔騫二篇（顔子名淵廟諱不書）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良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夫股肱與若同體四海之所瞻也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爲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

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謇諤救其患難而已唯聖人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令德不至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廷辯固未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訐而犯上致元帝二后有信讒邪之惡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獨諸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制動思在無邪松柏所以後凋蔡霍由是不採貴不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此謂故右僕射鄭司徒故左僕射陳司徒）鮮之爲瑞也仁而不觸玉之爲寶也廉而不劌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朗令終天下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王丞相故鄭丞相）好古洽聞旋覆肅敏幾可以成務智足以取捨仁愛樂善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正似倪寬者韋丞相李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韋司空故侍中李司空）困於饒虓以盡天涯雖韜光不沈而竄謫長鍛靈均之九死無悔柳惠之三黜非辜既沒不與號于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此謂故淮李司空也）余亦同病莫保其主知我者以爲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明寘稍息以

俟知音耳

近世節士論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已聞之矣敢問士君子身在下位而義激衰世者有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丁生魏生是也昔蓋寬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唯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爲文吏所詆挫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寬饒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好是正直矣梅福南昌一尉耳與王章無薦寵之私無遊宴之好當王鳳

之世權歸外戚上書曰鵲鷇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
蒙戮則智士深退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
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
梅福可謂不畏強禦矣余頃歲待罪廟堂六年竊位
而言責之官執憲之臣屬薦丁生稱其有清直之操
亦有毀之者曰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惑是說未
及升之於朝而一旦觸群邪犯衆怒爲一孤臣獨夫
正言無避亦與昌梅福之比也昔貫高兗能以不生
自王而高祖賢其然諾戴就不忍以臣謗其君而辭
安感其壯節周燕卒恨於不食陸績豈辭於禁錮世

歷千祀有此幾人魏生爲酷吏所逼終不誣服詞義
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貫高戴就之儔也嗚呼田叔孟
舒皆任顯於朝而魏生亦與狄丞寬遂盡道途疑其
幽魂必上訴於天矣或曰自古名節之士鮮受厚福
豈天意於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危亂不
顯非險難不彰免鈇鑕全性命者尚十無二三况福
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恬然安樂
則天下之人盡爲之矣又何貴於名節者哉

折群疑相論

夫相之相在乎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
是也爲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爲百獸所伏然
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嘗昌後不能爲
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涖淮海藩
縣有盱眙而山多瑕玉剖而爲器清明洞徹雖水精
明水不如也而價不及凡玉終不得爲至寶以其不
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
深亦可窮此其大略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爲
命婦人以色爲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
者雖孟嘗聊小蔡澤折頞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
鉤弋之拳李夫人之賤亦爲萬乘之偶然不如而粹

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
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禱祝論

語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祭則受福豈非聖人與天地
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契無所請禱而禱必感
通唯牧伯之任不可廢也失時不雨稼穡將枯閑閣
責躬百姓不見若非避群望則皆謂太守無憂人之
意雖在畎畝不絕歎音余前在江南毀淫祠一千一
十五所可謂不諂神黷祭矣然歲或大旱必先令掾
屬祈禱積旬無效乃自躬行未嘗不零雨隨車或當

實而應其術無他唯至誠而已將與祭必問居三日清心齋戒雖禮未中於洞酌而意已接於神明所以洽飛八年歲皆大稔江左黎庶謳歌至今古人乃有剪爪致詞積薪自誓精意上達雨必滂沲此亦至誠也苟誠能達天性能及物焉用以肌膚自苦燋爛爲期動天地感鬼神莫尚於至誠故備物不足報功禴祭所以受福余以爲人患不誠天之去人不相遠矣

黃冶論

或問黃冶變化余曰末之學也焉却無有然天地萬物皆可以至理索之夫光明砂者天地自然之寶在石室之間生雪床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折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光明外澈採之者尋石脉而求此造化之所鑄也倘至人道與者用天地之精合陰陽之粹濟以神術或能成之若以藥石鎔鑄術則疎矣昔人問楊子鑄金而得鑄人以孔聖鎔冶顏子至於殆庶幾亦恭造化之鑄丹砂矣方士固不足恃劉向葛洪皆下學上達極天地之際謂之可就必有精理劉向鑄作不成得非天意寡此神機不欲世人皆知之矣

祥瑞論

夫天地萬物異於常者雖至美至麗無不爲妖覩之宜先戒懼不可以爲禎祥何以言之桓靈之世多鸞鳳丘墳之上生芝草神僊之物食之上可以凌倒景次可以保永年生於丘墳豈得爲瑞若以孝思所致則瞽瞍之墓曾晳之墳宜生萬株矣何者爲仁孝之瑞唯甘露降於松栢縞鹿素烏馴擾不去皆有縞素之色足表幽明之感貞元中余在甌越有隱者王過好黃冶之術暮年有芝草數十莖産於丹竈之前過自以爲名在金格暢然滿志逾月而遇病卒齊中書抗有別業在若耶溪忽生芝草百餘莖數月而中書去丈餘姚守盧君在飛時(盧君名從)有芝草生於晉御屋梁上五綵相鮮若樓臺之狀其歲盧君爲叛將景鍠所害豈遺骸於屋梁之下並耳自所驗非自傳聞由是而言則褒姒驪姬皆爲國妖以禍周晉緑珠窈娘皆爲家妖以災喬石不可不察也又黃河清而聖人生徵應不在於當世明矣郗吝玄石爲魏室之妖啓將來之端亦不可不察也是以宜先戒懼以消桑穀雉雊之變耳

冥數有報論

宣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謂無也欲人嚴三綱之

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出於天命福祿由於其數昔衛卜協於沙丘爲謚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于木㝡朝歌未滅而周流丹烏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蛇矣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覩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於女室可也唯不宜以綏於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胷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遠然而樂曾不知貴

雀遊於茂林而狹羿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荊楚保釐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姓姜不知其名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懺余者必因天譴譖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冤不以爲恨也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詣余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愕眙洒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緣業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纘緒召入禁廷及右

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人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君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杖鉞南燕秋暮有邑子王生引鄭䠒道士至經術質皆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節符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憲闈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余執憲我亦竄逐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爲余言之豈禍患不可核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自古銜冤殺世者多矣其報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

道爲茫昧余嘗論之仁人上哲必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把而不校釋門達磨了空喻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弱無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者乃中人耳悍強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其在臨歿之際方寸不撓魂魄不散唯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火滅溘然則無能爲矣達於理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存不生不滅自可以超然出世升躋神明其次精多魄強則能爲厲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在此也

周秦行紀論 牛僧孺周秦行紀附

言發于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言而知其內識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太牢氏(凉國李公嘗呼牛僧孺曰太牢凉公名不便故不書)好奇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麟六十年兩角犢子恣狂顛龍蛇相鬬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録多造隱語人不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之漸用田常有齊之由故自卑秩至于宰相而朋黨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撼者皆遭誣坐莫不測目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曆余得太牢周秦行紀(周秦行紀附於下)反覆覩其太牢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

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於狂顛及至戲德宗爲沈婆兒以代宗皇后爲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甚矣懷異志於圖讖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故貯(一作太牢)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開元中御史汝南(一作周)子諒彈奏牛僊客以其姓符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麟六十之數自裴晉國與余凉國(名不便)彭原程趙郡紳諸從兄嫉太牢如讎頗類余志非懷私忿蓋惡其應讖也太牢作鎮襄州日判復州刺史樂坤賀武宗監國狀曰閑事不足爲賀則

特姓敢如此耶會余復知政事將欲發覺未有由值平昭義得與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爲人臣陰懷逆節不獨人得誅之鬼得誅矣凡與太牢膠固未嘗不是薄流無賴輩以相表裏意太牢有非望而就佐命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於太牢愛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罷豈非王者不死乎遺禍胎於國亦余大罪也倘同余志繼而爲政宜爲君除患曆既有數意非偶然若不在當代其必在於子孫須以太牢少長咸寘於法則刑罰中而社稷安無患於二百四十年後嘻余致

君之道分隔於明時嫉惡之心敢辜於早歲因援毫而攄宿憤亦書行紀之跡于後

周秦行紀　牛僧孺撰

余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臯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趍進行不知狀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閽人曰郎君何至余荅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一作門外爲誰)黃衣曰有客

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尹入余問誰氏宅黃
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敞以珠
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下間左右曰拜（一有
迓拜于字）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
廟郎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業宛下將歸失道
恐死豺虎敢託命乞宿太后幸聽受太后遣軸
簾起席曰妾故漢文君母君子唐朝名士不相
君臣幸無簡敬便（一作便）上殿來見太后着練衣
狀貌瓌偉不甚粧飾慰余曰行役無苦手召坐
食頃聞殿內庖廚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箸（一作

佳）偶有二女侍（一作件）相尋況又遇佳賓不可不
成一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牛秀才良久
有二女子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挾腰
長面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顧指
曰此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有一人
圓題柔臉穩身貌舒光彩射遠近時時好顧多
服花繡年低薄后后指顧曰此元帝王嬙余拜
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
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有五色雲
下聞笑語聲寖近（一有太字）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

馬跡相雜羅綺繡列旁視不給有二女子從
雲中下余起侍前立者一人纖腰身修幹容甚
閒暇衣黃衣戴黃冠年二十以來太后顧指曰
此是唐朝太真妃余即伏謁肅拜如臣禮太真
曰妾得罪先帝皇朝不然妾在后妃數中此禮
豈不虛乎不敢受卻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身
小材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顧而指曰
此齊帝潘淑妃余拜如王昭君妃復拜
太后命進饌少焉食至芳潔萬品皆不得名字
粗欲之腹不能足食已更置酒其器盡寶玉語

太真曰何久不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數幸
華清宮從不暇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
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潘妃（一有而）
對曰潘妃向玉奴說懊惱東昏侯（一有疏字）狂終
日出獵故不得時謁太后問余曰今天子（一有為）
誰余對曰今皇帝名适代宗皇帝長子太真笑
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太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
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諱第言之
余曰民間傳英明聖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
進酒加樂樂皆少年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

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手(西京雜記云高祖與夫人百鍊金環照見指骨)引琴而鼓(一有字)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逆旅到此又諸娘子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盍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以牋筆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日笙歌地煙草幾經秋又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長新如今猶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詩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

木強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床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無復聽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拖金縷衣再三趣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教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衫具帶貌甚美多媚與潘氏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

無詩乎綠珠拜謝作詩曰此地元非昔日人笛聲空起(一作怨)趙王倫紅殘鈿碎(一作紅殘綠碎)花枝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與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況實爲非乎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妃名)身死國除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固勿言他乃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一有後字)復爲株累欵追(一本作爲株纍若欵)單于婦固自用宜善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

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得也昭君泣以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遂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人送往大安郎西道旋失使人行往(一本作所在字)時始明余就大安里問其人人曰去此十數里有薄后廟余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見者余衣上香經年不歇竟不知其(一作如)何

梁武論所論出於釋氏故全以釋典明之

世人疑梁武建佛刹三百餘所而國破家亡其禍甚酷以爲釋氏之力不能拯其顛危余以爲不然也釋氏有六波羅密檀波羅密是其一也又曰難捨能捨大者頭目支體其次國城妻子此所謂難捨也余嘗深求此理本不戒其不貪能自徹不有其實必不慊人所實與老氏之無欲知足司城之不貪爲實其義一也庸夫謂之作福斯爲妄矣而梁武所建佛刹未嘗自損一毫或出自有司或厚斂坻俗竭經國之費破生人之産勞役不止杼柚其空閭伍偏方不堪其弊以徼身福不其悖哉此梁武所以不免也

喜徵論

陸賈稱蟢子垂而百事禁不徵其故何也凡人將有喜兆必垂於冠冕余常思之蓋以人肖圓方之形稟五行之氣有生之最靈者也如景如火忽有歘然感氣發於圓首之上其崇盛也如陽氣發生烟滃熅煦其變衰也如秋氣索然寂寞沉悴雖不能自覩其鑒明者必可察之唐舉許負疑用此術所以望表而知窮達何以明之淑春愛景必有蟢子垂於簷楹之間室有明燭膏爐必垂於屏幃之際喜氣將盛故集於冠冕之上以此推之無所逃也

卷終

後序

唐有天下幾三百年賢相名儒接武而出固未易歷數也然考其功烈文章光明偉大卓然足以垂不腐者蓋亦無幾自房杜姚宋之後相之有聲者衛公李文饒而王楊燕許之後儒之可宗者文公韓退之而已故世之論衛公者必以功烈言而鮮及於文章論文公者必以文章稱而或畧於功烈殊不知衛公之文章常出乎功烈之外而文公之功烈不在乎文章之下借令衛公當文公時則必以文章顯矣文公得衛公位則必以功烈著矣觀幽州紀聖功碑異域歸忠傳序會昌功烈非衛公孰能形容之文公論淮蔡之敗可立而待折王庭湊之兇焰而奪之氣胷中所蘊固不止於文章也夫道之在天下操之則爲心盡之則爲性持之則爲志養之則爲氣存之則爲神是道也見之設施則爲功烈寓之言語則爲文章易地皆然豈有彼此之異哉元和十五年文公嘗爲袁州剌史大和八年衛公亦嘗爲袁之長史文公之去袁也崇廟貌以祀之列豊碑以記之其文集之行於世者又鋟木於郡庠至於衛公則不然祠堂數椽地石刻數尺許蕭然岑鑿之上佛屋之側文之流傳者僅

有十五賦其全集則未之見豈世之知衛公者一於
功烈鮮及於文章歟紹興己卯冬建安
邵公來守是邦下車之初嘗訪韓李遺集而衛公文
集獨未有表而出之